托馬斯·曼

布登勃洛克一家

一个家庭的沒落

上册

傅惟慈譯

董衡巽序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編輯委員会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托馬斯·曼

布登勃洛克一家

一个家庭的沒落

下册

傅惟慈譯
董衡巽序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編輯委員会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THOMAS MANN

BUDDENBROOKS

根据 Bibliothek Fortschrittlicher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 (Aufbau–Verlag GmbH. Berlin) 1952 年版譯出

布登勃洛克一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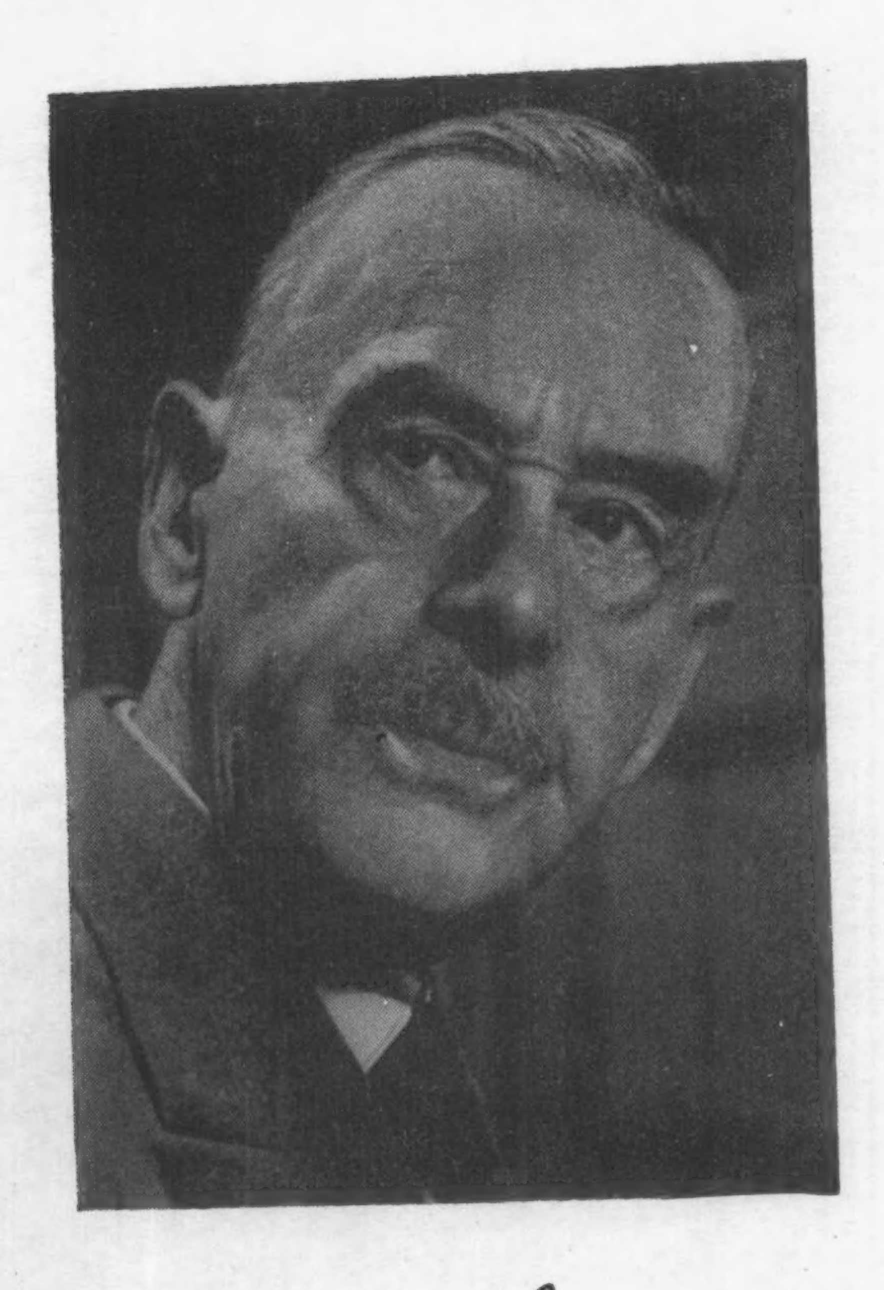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91 字数54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張24 $\frac{3}{8}$ 插頁5

196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00001—13500册 (精) 0001—1200册

（共二册）定价（4）2.45元



譯本序

一

《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品。它描写一个資产阶級家庭的沒落，而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一个家庭的范圍。它通过布登勃洛克一家在經济、社会地位和道德等方面的衰落和瓦解，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市民社会灭亡的必然性。

这部小說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它着墨最多的只是家庭的日常生活，可以說不外乎婚丧喜庆那一类的事。由于描写的深微細致、丰富多姿，它仿佛是現实生活展开在我們的眼前，同时又比現实生活来得集中、完美和有剪裁。

这部小說的作者托馬斯·曼(1875—1955)是德国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托馬斯·曼出身于德国北部呂貝克的一个大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他在慕尼黑一家保險公司里做見习生。由于对創作发生了兴趣，便参加杂志的編輯工作。他写了一些短篇小說之后，在意大利开始写他第一部长篇小說，这就是他的成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发表于一九〇一年。

从这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他写了长篇小說《国王陛下》(1909)和一些中短篇小說。《国王陛下》諷刺了資产阶級企图利用封建殘余势力来获得社会威望。那些中短篇小說表現了托馬斯·曼作品反复出現的主題——艺术与社会的不相容：一方面当时的社会不需要艺术和艺术家，另一方面，艺术家本身脫离实际，脫离生活，无法达到他們理想中的美的境界。

一九二四年，他另一部长篇名著《魔山》問世了。这部小說以一个疗养院为中心，描写欧洲許多封建貴族和資产阶級人物，其中有普魯士軍官、俄国貴妇人、荷兰殖民者、天主教徒……。他們都是社会的寄生虫。整个疗养院瀰漫着病态的、垂死的气氛，象征着整个資本主义文明的沒落。作品通过人物之間的思想冲突，揭示出頹廢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血緣关系。小說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最后以参加战爭来摆脫无聊的、空虛的生活，說明作者看到欧洲資产阶級社会生活与战爭之間的內在联系。

在托馬斯·曼的早期作品中，忧郁悲观的情調比較濃厚，这是受了叔本华、尼采等頹廢反动哲学的影响，同时也因为脫离現实斗爭的緣故。所以另一位德国作家列昂·孚希特万格說："沉思比行动好——这就是托馬斯·曼在那些年代的哲学。"①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对德国帝国主义者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不予以批判，反而加以肯定。也正是这个时候，他的哥哥，思想比他进步的亨利希·曼同他进行公开的論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之后，托馬斯·曼开始有了变化。尽管他对魏瑪共和国还抱有幻想，但是他开始关心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思想較显著的轉变是在三十年代。那时候，第一次大

① 見《譯文》1956年9月号。

战的阴影还没有在人們的脑子里消除，而欧洲的上空又聚集着烏云：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相继夺取了政权。托馬斯·曼对法西斯主义采取了明确的否定态度："在那时期已經发生了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法西斯运动，一种以精神上和科学上的蒙昧主义为特征的、用民族主义来反对人道主义的、把人道看作业已堕落过时的东西的运动。"① 他在《瑪利欧和魔术师》(1930)那个中篇小說里，批判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横行不法，并通过魔术师奇波拉的被枪杀，預言了法西斯統治的末日。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托馬斯·曼被迫离开祖国，流亡到瑞士。由于他对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寄与幻想，便于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定居下来。

在流亡期間，托馬斯·曼完成了許多巨著。他用笔杆来参加反法西斯主义斗爭。《綠蒂在魏瑪》(1939)借歌德的形象，批判了法西斯主义思想宣傳，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一个人道主义德国的憧憬。在这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論文，同他早年受到的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影响作了清算。一九四三年完成的《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四部曲取材于希伯来傳說。小說描写犹太人善良的性格和高尙的品德，借此駁斥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排犹謬論。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浮士德博士》描写一个二十世紀艺术家的悲剧。这个艺术家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給資产阶級堕落文化。最后他内心空虛，发瘋自杀。作者在这部小說里对資产阶級文化下了判决：这是毫无創造力的腐朽的文化。托馬斯·曼在逝世前还写了《騙子費立克司·克魯尔的自白》。这部小說以輕松滑稽的笔調描写冒險家克魯尔，諷刺資产阶級的思想原則。可惜小

① 見《譯文》1956年9月号。

說沒有完成，作者就与世长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作者还发表了許多政論文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言行。美国的日益法西斯化，引起作者的憎恨。他指責非美活动委員会迫害进步艺术家，并警告美国人民說，美国发生的事件与当年德国一样。在"紧急状态"名义下的政治审問、精神奴役……都是法西斯主义的症候，战爭的凶兆。就象被迫离开德国一样，托馬斯·曼再一次离开对他进行"卑鄙攻击"的法西斯化了的国家。

正是在反法西斯斗爭中，托馬斯·曼逐漸对苏联有了认識。他贊揚十月革命，說自己"深深崇拜"①。在《反对布尔什維克主义是我們时代的大蠢事》(1946)一文中，他进一步认为，未来的世界，"沒有共产主义的因素""是难于想象的"②。由于作者思想的限制，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还是十分模糊的，然而他終于对社会主义社会有了一定的认識。

托馬斯·曼在八十年的生命历程中，看到資本主义世界許多重大的历史演变：宗法制社会市民阶級的消亡，投机企业家的大发橫財，資产阶級抛棄革命时代的理想，帝国主义的战爭，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形形色色反动思潮的泛濫，社会习俗的堕落腐化……。象罗曼·罗兰、肖伯納、安納托尔·法朗士和亨利希·曼等許多二十世紀欧洲批判現实主义作家一样，托馬斯·曼的思想演变过程，就是对資本主义社会逐漸深刻的认識过程。托馬斯·曼象編年史家一样，把資本主义社会各阶段的衰落腐朽现象記載在他的作品里。比起罗曼·罗兰来，托馬斯·曼"向过去告别"的道路也許更为艰苦。他曾經相信过叔本华哲学，感染

① 見《譯文》1956年9月号。

② 見《世界知識》1955年17期。

过尼采思想，也为沙文主义的毒菌侵蝕过……，而这一切又同他的阶級意識有着千絲万縷的关系。为了摆脱形形色色反动思想的影响，他經过曲折痛苦的思想斗爭，終于认識到一个人不能脱离政治，并投身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軍国主义的斗爭中来。

二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副标題已經道出了它的主要內容："一个家庭的沒落"。这个家庭便是德国北部商业城市呂貝克的名門望族——布登勃洛克。故事发生的时間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这四十年間，这个資产阶級大商人家庭經历了四代，由开始的繁荣走向了沒落。

象高尔斯华綏的《福尔賽世家》和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諾夫家的事业》一样，《布登勃洛克一家》所描写的資产阶級家庭的各个阶段，标志着資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变化。从老約翰·布登勃洛克到曾孙汉諾·布登勃洛克这四代之間，整整經过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里，德国資产阶級由宗法社会里的市民阶級演变到壟断的資产阶級。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兴亡史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資本主义走向壟断資本主义这个历史过程。

比起英法两国来，德国的資本主义发展得較迟而又較快。十九世紀初期，德国还是一个經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政治的分裂和专制制度的統治阻碍德国資本主义經济的发展。所謂"市民"，即早期的資产阶級，經济实力原是很薄弱的。二十年代工业开始发展，三十年代建立了統一的貿易地区之后，資本主义經济开始踏上发展的道路。靠拿破侖战爭时代供应粮食起家的老約翰·布登勃洛克，正是在这个时候发財的。他开設了一家大商

号"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还拥有大量的农庄、粮棧、輪船和地产。他們不但經济实力雄厚，在社会地位上也是全城的"頂儿尖儿"。

資本主义經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資本的集中，引起竞爭。这首先表現在商业上。馬克思在《哲学的貧困》里說，在当时"各民族的經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謀利潤的狂热病"。① 在这种"专謀利潤"的竞爭中，濫設騙局、瘋狂投机已經成了風气。然而布登勃洛克公司的当事人却不了解这一点，他們还遵守市民社会的"商业道德"，所謂"誠实"、"謹慎"、"溫和"、"不图暴利"等等。这势必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擇手段、专抓一本万利生意的"暴发戶"哈根施特罗姆，却漸漸成为布登勃洛克的勁敌。

小約翰继承家业后，由于斗爭激烈，生意清淡，再加时局动蕩，女儿婚事上又失算，他經营商业感到非常吃力。然而他并不去探究这是什么原因，却企图在宗教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他不但不曾想到需要有新的战略来适应新的环境，留給儿子的仍然是这样一句保守的祖傳的箴言："白日精心于事务，然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間能坦然就寢。"

第三代托馬斯經营公司时，正是盛极而衰的当口。由于战爭、投机等天災人禍，托馬斯連遭打击。他感到精力枯竭，丧失了对职业的信心。他剛剛意識到要用新的經营方式，想做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却慘遭天災，而一直富有冒險精神的哈根施特罗姆公司却靑云直上。如果說，托馬斯这样精明的商人都难于应付尔虞我詐的商界斗爭，那么他的儿子，脆弱的汉諾更是无法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3頁。

适应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布登勃洛克公司終于敗落下来，祖父手里买进来的住宅轉卖給"空閒"不够的暴发戶。托馬斯一死，买卖清理，公司歇业。汉諾病死后，他母亲盖尔达带着仅有的財产回了娘家。

从此以后，象梅布姆和克罗格等家一样，显赫一时的名門望族布登勃洛克只存在于人們的記忆里了。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沒落是資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这一点托馬斯·曼在写这部小說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意識到的。作者甚至还沒有认識到他所描写的那些人物就是資产阶級。在他看来，这些大商人只是"市民"。所以他后来幽默地說道："德国市民发展到資产阶級那时候，我大概是睡着了。"① 作者原来的創作意图不过是想写布登勃洛克的最后一代汉諾。可是"想写史詩的冲动促使我从头开始，收罗故事发生的全部的更早的历史……这样就产生了一部貌若家族史的社会小說"。②

这种"想写史詩的冲动"不只是刹那間的灵感，它是由作者全部的生活經驗产生的。托馬斯·曼后来回忆道："我实际上是写出了一部关于自己的家庭的小說。"③ 托馬斯·曼的祖輩都是殷实的商賈，也經营粮食。他的父亲是粮食公司的最后一代股东，也兼职参議。作者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充分地利用了自己家里的旧卷宗，书信和家庭傳說，小說中許多人物以他家的亲友为模特儿。作者还将呂貝克故居的許多具体情景描繪进小說里去，所以小說出版后不久，这所故居便被人們称作"布登勃洛克

---

① 見伊里奇·海勒著《諷諷的德国人：托馬斯研究》，第 38 頁。

② 見洛伊·帕斯考著《德国小說》，第 262 頁。

③ 見《譯文》1956年 9 月号。

之家"了。

尽管托馬斯·曼沒有完全意識到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沒落是資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結果，也沒有用許多篇幅去描写他們在商业界的斗争及其失敗，但是他能在家庭生活的描写中，揭露出整个社会的沒落与腐朽。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的要求平分房产，他三个女儿的嫉妒，計划安冬妮婚事的失算，浪蕩子克利斯蒂安的揮霍，蒂布修斯的取走克拉拉名下的遺产，女佣人强夺参議夫人的遺物，汉諾对家业的厌恶……，这一切都是沒落的迹象。它們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們是傾軋投机的商业風气和腐化墮落的社会道德在布登勃洛克家庭內部的反映。作者这样的描写，使我們感觉到排挤、投机和欺騙的商业風气，冒險，壟断的新的社会勢力，象是无边无际的黑夜，尽管布登勃洛克某些成員在那里掙扎，奔命和冲撞，他們始終找不到一絲光明，逃避不了衰亡的命运。甚至到他們消亡的前夕，他們还不能解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他們看来，这是一个"顚三倒四的幻境"，一出"使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一場无法解喩的"恶梦"。

作者还通过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內心活动，表現这个家庭的沒落。这些心理描写所以是眞实的，深刻的，是由于它們有物质基础。它們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經济地位衰落在精神領域內的反映。一个社会集团，由于其經济利益不能适应新环境而趋于衰亡的过程中，它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心理，亦即这个集团的理想、道德观念及其特有的情緒也必然走向沒落和退化。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起初只是动搖犹豫，可是等平日潛伏着的各种矛盾总爆发的时候，他的思想彻底崩潰，使这个信奉"商业道德"，維护家族荣誉的最后的台柱失却信心，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描写这个沒落家庭主人精神世界的崩潰，加深了作品的主題思想。

三

“資产阶級撕破了籠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溫情脉脉的紗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純的金錢关系。”① 这个眞理在《布登勃洛克一家》里得到深刻的表現。人与人之間的金錢利害关系是这門望族沒落的原因之一，也是小說批判資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西欧十九世紀批判現实主义作家中，有不少是描写金錢的腐蝕作用的。巴尔扎克的《人間喜剧》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間的冷酷无情。莫泊桑的《俊友》告訴我們：在那个社会里，一个人的向上爬过程就是他人的毁灭过程，爱情只不过是墊脚石罢了。高尔斯华綏的《福尔賽世家》中，家庭成員之間活象交易所里的商人一样，把“自己的一个錢当别人的两个錢用”，那种对爱情的占有欲露骨得連“紗幕”都沒有了。

布登勃洛克一家初初看来似乎还有些不同，家庭成員之間似乎还有一层“溫情脉脉的紗幕”。他們一家人不是有許多共同的賞心乐事嗎？父女妻儿之間不是有許多溫情絮語嗎？是的，他們有时候是十分融洽、十分和諧的。然而当他們家道衰落、相互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們翻臉了，爭吵了，甚至互相謾罵了。这个时候，你揭我的底，我出你的丑；他們的矛盾表面化了。

我們看一看他們的一次爭吵。那是在參議夫人死后不久，兄妹三人分配母亲的遺物。这一回，連一向懶散的克利斯蒂安也准时赶到了。他在分配遺物时，“流露出来的热心却几乎达到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9頁。

貪婪的程度”。我們听听他那声嘶力竭的叫喊：

“我呢？我呢？……你們不应該把我抛在脑后啊……”

“我呢？……我也要分一部分食具！我能分到多少羹匙和叉子？我看我簡直什么东西也沒分到！”

“我不要錢，我要被单和食具。”

这是克利斯蒂安。托馬斯呢，他是这样冷靜，这样胸有成竹：

“……你听着啊，我已經把一整套茶具連同銀托盘分給你了。至于那套节日用的鍍金的食具只有我們家才用得着……”

“亲爱的，你要这些东西作什么啊？你拿去一点用也沒有……这些东西最好是留給有家的人用……”

当克利斯蒂安宣布他要結婚的时候，托馬斯发作了。他不允許这个敗家子将公司的財产外流。于是兄弟俩隔着桌子对罵起来，而安冬妮却在一旁哀求："湯姆……克利斯蒂安……母亲还沒有入殮呢！"当然，安冬妮的劝解，并不妨碍她替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爭夺"还沒有入殮"的母亲的遺物。

这場爭吵写得很出色。我們仿佛看到神經衰弱的克利斯蒂安每一条神經末梢都在顫动着；安冬妮渴望母亲的房子，紧張得每个細胞都处于战斗状态；托馬斯急得連平时冷靜理智的外表都不再讲究了。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我們也可以这样說，他們各有各的苦衷。托馬斯想保持公司的实力，安冬妮要沒有房子便无家可归，克利斯蒂安所以"要被单和食具"，为的是結婚。所以这場爭吵說明：在家道衰落的时候，为了一些微物細故，他們的內部就陷于四分五裂，正是矛盾的不可調和，又加剧了家庭的沒落。同时，我們也可以看出資产阶級本性的表現和他們之間的金錢利

害关系。

小說中，金錢利害关系表現在遺产的爭夺上，也集中地表現在婚姻的締結上，尤其是表現在安冬妮的婚事上。作者通过这些生动精彩的描写告訴我們这样一个眞理：資本主义社会沒有眞正的婚姻自由，異性的結合不是建立在相互愛慕、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双方的家私資产为主要条件。

安冬妮有过一次恋愛、两次結婚的經历。同大学生莫尔頓的恋愛，因为对方的家产放在公司的天平秤上分量太輕，失败了。然而这却是安冬妮唯一的一次恋愛，两次婚姻都是沒有感情的結合。格倫利希千方百計将她弄到手，騙取了八万馬克的陪嫁費。他在破产之后，发現安冬妮坚决要回家，而他无法榨取更多的錢財时，就干脆"去你的吧"，"你这笨鵝！"安冬妮看中佩尔曼內德，不是她眞正的愛他，而是他門第虽差一些，却还算相当。她就又一次完成了家庭义务。不料那懶汉一看陪嫁費数目不小，居然清理买卖，想靠利息享福了。后来又因为他道德败坏，安冬妮才再次闹离婚。

对于布登勃洛克一家来說，这几場戏剧性的婚姻与其說是悲剧，不如說是喜剧，一出諷刺喜剧。这出喜剧揭露了当事者的思想品德：小約翰·布登勃洛克的逼婚出于"公司利益"，安冬妮的同意为了"家庭义务"，格倫利希和佩尔曼內德的攀亲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說，其中沒有一个人是看重愛情的。安冬妮和格倫利希的結合还有其更深刻的揭露意义：布登勃洛克一家既然将婚姻当生意做，格倫利希便趁机买空卖空做投机。小約翰可謂精明，他打听对方的家底。可是，他打听的人都同格倫利希有債务关系，巴不得格倫利希同布登勃洛克一家攀上亲，自

己的利益不致受损失。小約翰·布登勃洛克就这样上了当，格侖利希就这样钻了空子。“誠实”、“溫和”的“商业道德”同欺騙、投机的商业風气之間的矛盾就这样深刻地交織在安冬妮的婚事上。这就同布登勃洛克一家沒落的主要原因紧密地結合起来了。

这里，我們能不能提出这样的假設：安冬妮要是違背父命又怎样呢？眞的同莫尔顿結合了又是怎样呢？走这一条路的下場，她父亲早就提出过警告：“如果你当眞想单枪匹馬、固执輕率地走你自己选擇的歧途，那你就不能再当我的女儿……根本不能再成为我們家的一名可敬的成員。”在这个以錢为本的社会里，要脫离資产这么雄厚的家，在安冬妮是不可能想象的，再加上自幼受了光宗耀祖的“家庭义务”的教导，她只好乖乖地遵从父命。另外，在这个家族史上也不是沒有前車之鉴，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不是因为同“小鋪”結婚从此与布登勃洛克一家断絕了金錢关系嗎？他的三个女儿所以嫁不出去，多半也是因为沒有陪嫁費的緣故。

如果再留意一下，我們就能发現：这家人从老到小沒有一个不是以这种方式結婚的。老約翰与安冬內特結婚后，“她沒給过他很大的快乐”。小約翰所以认为他妻子是“上帝給安排好的終身伴侶”，是因为他父亲“让他注意这位豪富的克罗格家的女儿，她会給公司带来一笔可观的陪嫁費”。托馬斯和盖尔达之間也沒有眞正的感情，他少年时代的情人小安娜因为出身貧賤，早就被他抛棄了：“早晚有这样一天的……有什么办法呢？反正会过去的。”

这就是信奉“金錢拜物教”的資产阶級的“婚姻自由”。安冬妮的婚事只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四

讀完这部作品之后，我們可能产生这样的感觉：作者写出一个家族沒落的必然性，同时揭露了資产阶級許多丑恶的方面，然而对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命运，我們仿佛为之惋惜。这种感觉恐怕是符合作者的思想实际的。托馬斯·曼在某些方面正是以哀过于恨的感情来描写这門望族的沒落的。

在作者看来，瘋狂投机、追求暴利是十分可恶的，这是社会的沒落在商业上的表现，因而抱着批判的态度。在他心目中，市民社会才有理想的風气："溫和"、"自由"、"开朗"、"和諧"。那时候，即便經商吧，也有着所謂商业道德。可是如今这种良好的風气已蕩然无存了。于是作者借它来对照当今的社会。作者描繪老約翰在世时家庭多么和諧、融洽，說明作者对那时候社会生活的好感。然而作者又非常深切地感觉到以布登勃洛克为代表的社会集团的消亡，是无法挽回的事情。正是这种思想感情驅使作者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沒落唱起一支輓歌。他仿佛是在悼念：你看，这样紛华欢乐的生活消逝了，这样融洽无間的家庭瓦解了，这样光华显赫的望族沒落了……。

这里，問題在于作者把資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对立起来，并且美化了早期阶段。在我們看来，資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間，并不存在着一道商业道德上的鴻沟。如果說，資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后来，商业上欺騙成風、剝削慘重，那么这只是继承了市民社会的自由竞爭和中間剝削。它們是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也許程度有所不同，然而資本主义社会的商人既是不从事劳动生产的中間剝削者，經商与欺騙之

間就根本划不出一道分界綫来。所謂“商业道德”，对于資本主义社会来說，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由于时代不同，认識不同，我們从作者某些描写里，可以得出与作者主观认識不同的結論来。作者描写一八四八年那次革命事件，是想表現小約翰·布登勃洛克的气魄，他的責問如何使革命者无言对答等等。作者显然是不了解那次革命的意义的，所以那次革命不仅是因为情节发展需要才描写到，而且那些参加革命的人仿佛是一群一哄而起而又一哄而散的烏合之众。他們与小說中出現的其他一些工人形象显得馴服忠誠，蒼白无力，甚至滑稽可笑。然而我們却能了解到：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豪华奢侈建立在剝削工人劳动的基础上，他們家那本“金边的記事簿”浸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而且人民的革命与商人的剝削之間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这一些，自然是作者未必意識到的。

作者并不了解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意义，这是因为作者虽然批判了資产阶級，但毕竟还是屬于資产阶級的人。又因为他的理想在于沒落的市民阶級，因此他把市民社会的沒落看成整个社会的沒落。正是这种沒落的情緒，使他同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发生共鳴。他在叔本华哲学中找到事物发展的归宿，从而使《布登勃洛克一家》蒙上一层悲观的、宿命的色彩。

在叔本华看来，世界只是意志的表象。意志盲目，不断地提出欲望。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人生便永远痛苦。摆脫痛苦唯一的办法，便是在哲学或艺术中寻求暂时的解脫，而意志的根本征服在于死亡。托馬斯·曼后来承认，他当时使主人公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在死亡中寻求生存，是为了让他摆脫痛苦的生活，获得“自由”①。当然，我們可以說，主人公当时所以这样貪婪地閱

① 参看《叔本华》，《托馬斯·曼三十年文集》，第395頁。

讀叔本华的作品，是因为这种頹廢的哲学十分迎合他当时的心情。同时，我們也应該看到，在这些描写中，作者并沒有比主人公站得更高。作者使主人公因牙痛而死等过于偶然的情节，多少包含着宿命論的思想观点。

五

象許多現实主义作家一样，托馬斯·曼笔下的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同生活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他們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大商人家庭的产物，同时他們都有鮮明的个性。正是在这些个性特点里，我們可以分辨出同一剝削阶級的不同印記。

作者着重描写了四个人物：托馬斯、安冬妮、克利斯蒂安和汉諾。

托馬斯还在幼小的时候，我們都預感到他将是布登勃洛克一家未来的主人。人人都夸奖他"誠实"，是一个"商人"的材料。祖父临死时，对他的贈言是"帮助你父亲"，而对克利斯蒂安却是"要作一个有用的人！"托馬斯并沒有辜負长輩的期望，小約翰死后，他便挑起生活的重担来了。

托馬斯上台的时候，家庭的事业虽已盛极而衰，总还算牢固。他表現出比祖父与父亲更大的魄力，在活动上，旣能进取又能稳健。他在社会事业和市政建設方面兴趣广野心大，因而成为市长的"左右手"。他在竞选議員时还击敗了勁敌哈根施特罗姆。

托馬斯以全副精力投入經商活动，凡事以家业为重：他母亲給女婿应得的財产，他同母亲大吵一場；安冬妮因第二个丈夫道德敗坏回娘家，他装出无所謂的神气，婉言劝她回去，以免家丑

外揚；安冬妮的女婿威恩申克的案情看来后果严重，托馬斯便决定采取不聞不問的态度，以免波及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威望……。总之，他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都服从于他家的事业，他感情的激昂和振奋，以至他心境的忧虑和沮丧，都是和家庭的利益直接关連的。他不是沒有內心矛盾，如同安娜的恋爱，但他能自觉地放棄个人的好恶，服从家庭利益。在他的身上，沒有对他的家业說来是沒有意义的言笑和行动。他的阶級本性和个性特征相輔相成，結合得如此紧密，去掉一个，另一个便不能存在。这是作者典型塑造的成就。

然而，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刻正表現在这里：象托馬斯这么精明能干的商人，发家致富的思想滲透到每个細胞的經理，还挽救不了这門望族沒落的命运。根本原因就在他所继承的祖傳的經商思想和方式，不能适应資本主义商业經济的发展。这象是一股巨大的洪流，任何一点逆流会被它冲击得无影无踪。

我們記得，被一家人目为百无一是的"窝囊廢"克利斯蒂安一生中倒也說过一句正确的話："认眞研究起来，哪个买卖人都是騙子。"这句話引起托馬斯无比的憤怒：这不但亵瀆了商人的称号，而且还汚辱了以"誠实"、"溫和"为世代經商道德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当安冬妮向他建議买下敗落地主封·梅布姆的青麦时，托馬斯爆发出何等激烈的責問："你这是劝我作一件极端有失身分，极端骯髒的勾当么？难道我要混水摸魚？殘酷地剝削别人？利用这个地主窘急的情况发一笔横財？逼着他用低一半的价錢把全年的收成卖給我，从中謀取暴利？"

可是，客观情况的发展逼着他思考：为什么哈根施特罗姆公司欣欣向荣、而自己的公司日見蕭条呢？当外部矛盾日益尖銳，公司連遭失敗的时候，他回味克利斯蒂安的話，衡量安冬妮的建

識，他动摇了，决定做一次冒險买卖。也就是說，他企图适应新的环境，虽然这等于是承认商业与欺騙无異，放棄了“商业道德”。可是，由于他举棋不定，犹豫动摇，这次暴利生意的失敗，使他大失所望。这个时候，家庭內部的矛盾也到达了高潮：托馬斯个人幸福幻灭，弟弟越来越成敗家子，儿子沒有希望继承他的事业……。托馬斯才深切地体会到他一生活动的空虛，引起思想上的总危机，只能用一些剩余的意志力勉强支持自己毫无意义的生存。

作者通过这个人物从信心十足到最后希望幻灭，深刻地表現了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沒落的历史命运。

安冬妮是一个十分眞实的資产阶級妇女的形象。她的性格具有很多方面：驕傲、自負、天眞、坦率、爱虛荣、爱炫耀。可是，我們誰也不会忘記她主要特征是爱虛荣。

对于她的性格，我們开始是从她对待自己婚事的态度来认識的。她不喜欢、甚至討厌格侖利希，又偏偏在他求婚期間，她遇見大学生莫尔頓，两个人便眞摯地相爱了。她对于莫尔頓的自由、平等思想是不了解的，从她的社会地位看，她本人早已享有莫尔頓攻击的那个社会集团的种种特权，因此无法切身体会这些思想的全部內容。只是在婚姻問題上，她感到不够自由。所以“自由”这个概念在她听来是“偉大的”同时又是“朦朧的”。那时候，資产阶級的习俗似乎还沒有彻底熏陶这个天眞的少女，她第一次領略到“自由”的空气。只是这种空气象海濱的空气一样，对于她是这样的新鮮，而又这样的陌生。

但是，她是一只长期禁閉在金絲籠里的鳥。她稍微吸了一口新鮮空气，又感到不如呆在籠里来得舒服，她又乖乖地回进金絲籠里去了。荣华富貴是她不能抛却的生活理想，她接受了她父

亲的訓辞："我們是一条鎖鏈的許多环节。"在我們看来，那条鎖鏈虽由黃金鑄成，却是最冷酷无情。可是安冬妮却不是这么想。"家庭义务"是她的第二生命，她心甘情願当一个"环节"，放棄个人自由，服从道德职責。她撕毁与莫尔頓的誓約，在滿載荣誉的記事簿上亲手添了一件賞心乐事。

統治阶級道德观念的可怕就在这里：它不单逼着人去做他所不願意做的事情，而且做了以后还以为这是光荣的，崇高的，是充滿了自我犧牲精神的。

作者在小說的前半部描写了她是怎样的性格，发掘了形成她这个性格的社会原因。这以后，便写她的性格特征在各方面的表現了。我們看到，名門望族的虛荣感是这样地深入到她的灵魂：对哈根施特罗姆一家人因妒忌而不屑一顾，对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三个妒忌的小姐反唇相譏，为托馬斯竞选議員表現出无比的热忱，为她富于离婚的法律知識而到处夸耀……。

和托馬斯一样，她也是献身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事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更为怀念往日的光荣，对于未来充滿更大的信心，这是因她閉着眼睛，不正視現实的緣故。如果說，托馬斯临死之前才认識到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劫数难逃，安冬妮則至死也不省悟。我們可以說她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灭亡的殉葬者。

安冬妮的一生正处在这个家族走向衰落的最后几十年，她自己的遭遇也是同这个社会和家族的沒落分不开的。然而这并沒有使她灰心。处境越不幸，她的虛荣心越不容侵犯。她不是夸耀現在，便是追緬往昔的荣华。眼前能夸耀的东西越来越少，对过去荣华的追緬就越发頻繁，到后来她的夸耀是这样空洞，甚至可笑，使人感到她簡直是在譏諷布登勃洛克一家了。最后她竟吹嘘沒有发生过的事情：她告訴别人說，在托馬斯出殯那天"很

多人淌眼泪一直淌到硬鬍子里”，而实际上“并沒有这回事”。然而，只要这样讲能满足她的虛荣心，有沒有这件事于她有什么相干呢？

同托馬斯一样，安冬妮的个性特征同她阶級本性是不可分割的。虛荣、驕傲原是名門望族給她打下的阶級烙印。而追緬已往的荣华，竭力維护家族的名声，又成了她这个沒落阶級分子的个性特征。

本书的人物描写，常用性格差異的手法。为了表现生活的錯綜复杂，又为了便于讀者記住人物的不同性格，作者常常使关系越亲的人性格差異越大。仔細讀来，甚至次要人物亦莫不如此。自然，这方面区别最明显的还是托馬斯和克利斯蒂安两兄弟。克利斯蒂安是一个与他的兄姊十分不同的資产阶級子弟的典型。比起托馬斯来，他是誠实的，直率的，也沒有他哥哥那么多的心計。可是，他活在世界上从来沒有关心过别人，也沒有想到过自己对家庭的責任。他只关心一个人：他自己。他的全部注意力沒有超出个人的生活瑣事，他尤其惦記那看不見摸不着的病症。他同托馬斯一样，也是个有才能的人。不过他的才能不是施展在家业上，而是表現在怎样模仿别人的姿态与声調，再有就是說廢話。对于家庭的事业，他是个多余的人，对这門望族的瓦解，却是个份內人。

作者着重描写他精神生活的貧乏和空虛。这是他的寄生性的集中表現。任何一个剝削阶級的家庭都有它的寄生性，这是敗家子产生的物質基础。如果說，分析到最后，布登勃洛克一家人都是社会的寄生虫的話，那么，克利斯蒂安的寄生性就表現得最为明显，最为集中，最为严重。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末代汉諾也是着重描写的人物。他的悲

剧在于社会环境与个人志趣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作为布登勃洛克唯一的继承人，他的责任是重振家业。这是在他未出世的时候社会已經給他規定好的任务。然而脆弱、怯懦、敏感的气质使他不可能适应明爭暗夺的商业生活。他希望家里人不要干扰他，让他独自沉醉于音乐。他想："眞能这样，我眞是感激不尽！"然而他的父亲沒有放过他。他的艺术才能不仅得不到鼓励与发揮，而且还不断地受到干扰：他父亲要檢查他的功課，灌輸給他以商业知識，带他去参加商业活动……。但是这一切并沒有使汉諾"潜移默化"。相反，托馬斯的压力越大，汉諾越是內向，越是陶醉于艺术，陶醉于一件对于布登勃洛克公司毫无用处的东西。

使汉諾厌恶的还有学校生活。这个时期的教育也象社会一样发生了变化。"过去旧式的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愉快的目的，受教育的人安詳、从容、带着快乐的理想主义，如今威信、責任、权力、职务、事业这些观念都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普魯士的紀律严明的精神在这里占了絕对統治地位。"这种"紀律严明"对于教育腐敗的眞相来說正是一个諷刺。在汉諾的老师中，有的"好吃喝"，"爱穿戴"，有的兼办宿舍，专門招待富家子弟，也有的"給分数向来不是按照錯誤的数目，而是根据他在試卷上化費的紅墨水的多少"……。至于施行軍国主义教育的校长，"簡直就象《旧約》中上帝那样神秘、曖昧、乖僻、嫉妒、可怕"。要"不致淪为他的盛怒之下的犧牲品"，只有"在他面前謙卑得无地自容，把他捧到九霄云上"。

汉諾对于这种学校生活，也象对于商业生活一样地害怕。这就更使他沉湎于音乐，来摆脫精神上的束縛和苦悶。所以汉諾的喜爱音乐，不仅是他天生的秉性，还应該說是他对于社会的逃

避。至于汉諾的死因，与其說是生理上的羸弱，不如說是社会环境窒息了他的心灵。这是資本主义社会一个具有艺术才能的人的悲剧。

六

小說在描写艺术上特色在于以深微精細的笔調，层层叠叠地展开生活画面。它不是作无休止的平靜的流泻，也不是照相般的复制，而是在那些生活画面中，显示出生活的兴味，发掘出生活的秘密。

小說以許多篇幅写婚丧喜庆那一类家庭的生活。这是一幅色彩鮮明的風俗画。作者以濃厚的情趣，生动多样的叙述，細致入微地描繪这些生活場面。宴会排場、婚丧礼节、礼仪款式乃至服飾装束无一不历历在目。也許从一些关于史地的著作里，我們也可以知道人們在彼时彼地是怎样生活的，然而使我們知道得那样具体，仿佛亲临其境似的，恐怕只有依靠这种史詩类的文学作品了。作者把它們写的这样亲切，自然同他对那种生活的熟悉和怀念有一定的关系。我們今天虽不会去羨慕那个时候資产阶級的生活方式，不过，我們喜欢涉猎文学世界的人，是对于各种各样的風俗画都有兴趣的。同时，我們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善于描繪風俗画的。有的作家写得干巴巴的，只有光禿禿的树枝沒有密茂的綠叶；也有的将世态习俗一一写进作品里去了，可是它們显得那样乏味，那样沉悶，那样缺乏生活的气息。

这里，值得探討的也許是：为什么小說再三出現婚丧喜庆一类的日常的生活，不但不使我們感到厌煩反而增加兴味呢？人

物的眞实和动人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叙事的方面看，我們可以注意两点。作者用"睹一斑而窺全豹"的方法：同类性质的事充分描写的只有一次。这是其一；其二，那些場面既是生活习俗的描繪，又是故事发展的新阶段。因而我們看到的主要不是平静罗列的描写，而是情节的进展。例如，小說中对长輩的死，馳騁描写的只是第二代参議夫人。那时候，家庭內部矛盾已表面化，仅仅由于母亲在，才能保持表面的和睦。参議夫人病死的过程写得"山雨欲来風滿楼"的样子，甚至使人感到有些过火，这是为了宣告宁静、欢乐的生活即将結束。接着便是高潮——兄妹三人分遺物，兄弟翻臉。而参議夫人的出殯則是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孟街的住宅里最后一次招待客人。又如，洗礼宴只写小汉諾的，亲友欢乐祝賀，不料有人說了一段很不吉利的話。这是乐中之哀，使我們預感小汉諾的前途凶多吉少。《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是充滿着这一类波瀾起伏的日常生活的描写。

小說偶然也出現似是重复的描写，但它們都有其目的，或为前后呼应，或为增强今非昔比、物是人非的效果。例如，安冬妮、小汉諾和托馬斯三人先后都去海濱，但写法不尽相同。这固然牵涉到写景的方法問題，却也能見出作者安排的匠心。

写安冬妮避暑，作者全面地描写了海濱的景色，因为这是第一次展开在我們的面前，以后两次就从略了。不仅如此，作者还描写了三个不同阶段的情景。安冬妮在海濱时，天气晴朗，海面平静开闊。正是在这暫时擺脫逼婚的糾纏而心曠神怡的时候，她第一次听到"自由"这两个字，它仿佛象閃閃发光的海水，一望无际地向那迷蒙的地平綫伸展出去……。小汉諾是为了逃避令人窒息的学校生活才去海濱的。过了一段无拘无束的生活之后，天气晴雨无常，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在这个沒落家庭的最末

一代幼小的心灵里，他感到幸福的暂短易逝。托馬斯去“避暑”已是暮秋时节，他的生命和精力也已經近了黄昏。海濱湿雨綿綿，海浪一个接着一个盲目地冲击着，犹如人生不幸的遭遇，使托馬斯感到神秘、麻木和命运的不可理解。这三次各具特色的海濱生活是布登勃洛克一家衰落史各个阶段的路标。

疏密有度、情景交融还不是这些場面吸引人的全部原因。在一些精彩的章节里，作者能做到性格、故事和場面三者融为一体。它們常常有一个中心故事，然后圍繞这个故事进行性格描写，人物的行动展开之后，故事又发展到另一阶段。例如第八部第八章的聚餐，中心故事是威恩申克的案情問題，各类人物心里各有打算：安冬妮气憤已极，三个老处女表示冷淡，威恩申克自己滿不在乎，参議夫人十分关切，而托馬斯则感到事情不妙，以不插手为上策……。这样，每个人物的性格既突出了，他們之間的矛盾又深了一层，而故事仍在进行着。能在“静”中写出“动”来，恐怕是小說反复描写那些日常生活而又能使人增加兴味的秘訣。

这里，我們还必須提到小說的結构。《布登勃洛克一家》主要写一个家庭，以它的衰落为中心故事。从人物的活动来看，小說也許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主要介紹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和他們的亲友。第二部至第四部主要写安冬妮和她的婚事。第五部至第十部主要写托馬斯，从他最初的雄心勃勃到最后的幻灭以至死亡。第十一部主要写小汉諾的生活及其病死。这四个部分各有重点，和全书的中心故事相連，每个部分不只是写它的中心內容，还圍繞着它写了許多人物許多事件。作者根据主题思想的要求，疏密有度地安排各部分內容在全书所占的不同比例。再加上每部乃至每章写法頗有变化，生动的生活画面便重

重叠叠地在我們面前展开。这样，我們看到的是一个天然渾成的整体，而并不感到有人工的痕迹。

当然，結构完整的根本条件在于內容，在于主題思想的貫連，人物形象的完整，故事情节与主題的統一等等，然而結构的完整也必須讲究外部的联系。托馬斯·曼在小說里还利用許多伏綫，使四十年的生活前后貫連，融为一体。例如，孟街住宅街門上的拉丁文格言“上帝預見一切”，作为布登勃洛克一家沒落的見证人的三个老处女，托馬斯的牙病，服务了四十年的永格曼小姐……，这些人物和事件都是前后呼应的伏綫。它們有的是千里伏綫，隐于前，显于后，或者看似順笔便墨，却含有隐曲的提示。細細讀来，书中纵横交錯的无数綫索，好比蛛絲馬迹，历历可循。这是小說結构上的一个特色。

小說的文字風格，以平稳含蓄、从容不迫、生动酣暢的描写为主，后半部則稍带忧郁凄凉的笔調，間或插入輕淡而有力的譏誚。風格的变化有时随作者对待人物的态度不同而異，如海濱避暑、彈鋼琴那些篇章抒情意味很濃；托馬斯的性格写得含蓄；写克利斯蒂安莫須有的病象常带譏誚口吻；至于格倫利希的几次对白，簡直是舞台上反面人物的台詞了。

史詩类文学作品的容量是最大的：它不单能以語言描繪广闊的社会生活，而且还能包含抒情、戏剧等其它文学类型的一些艺术特征。

托馬斯·曼不仅是一位多产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淵博的学者。他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都有深湛的研究。仅就文学来讲，他十分熟悉歌德、席勒、莱辛、托尔斯泰等艺术大师的作品，而且写过不少专論。对他写这部小說有影响的是“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〇年間英国、俄国和斯堪提納維亚的小說”，“瓦格納的史

詩式的舞台歌剧”，“福楼拜和龔古尔弟兄的卓絕技巧”。[1] 可見，他在写这部規模宏大的小說之前，在艺术上是很有准备的。

《布登勃洛克一家》在艺术方面不是无懈可击的。某些章节写得平板，性格既不突出，故事也中断下来，个别人物的性格写得有些累贅。这种不够精练的毛病在青年作家身上是难免的，正如孚希特万格說的那样，《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成熟和結构的匀称多少有些形式化，因为事实上托馬斯·曼当时幷沒有那么成熟，而只是想表現得更成熟些。”[2]

有修养的讀者也許更能看出小說在艺术上的缺点。不过，我們不要忘記，作者开始写这样規模的作品的时候，还只是二十出头的年輕人，这在世界大作家的創作史上也是不多見的。从这一点看，托馬斯·曼的艺术才能已經足使我們惊訝的了。

董衡巽 1962年6月于北京

---

① 見《譯文》1956年9月号。

② 同上。

（共 二 册）

統一书号：10019·1[illegible]

定　　价：　2.45 元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下面是什么？……下面是什么？……”

“不錯，怪事，下面到底是什么，c'est la question, ma très chère demoiselle①!”

布登勃洛克参議夫人和她的婆婆并排坐在一張白漆的长沙发上，沙发用淡黄緞子蒙着面，椅背上装飾着一个鍍金的獅子头。她向坐在自己身旁安乐椅上的丈夫望了一眼，就来給她的小女儿解圍。小女孩这时正坐在窗戶前边祖父的膝头上。

“冬妮！”她提示說，“‘我相信，上帝……’”

嬌小的八岁的小安冬妮穿着一件閃光的薄綢衣，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小脑瓜稍微从祖父的面孔旁边扭开来一些，藍灰色的眼睛茫然地、努力思索着向屋子里張望，嘴里又重复了一遍：“下面是什么？”接着慢吞吞地念下去：“‘我相信，上帝……’”这时她的脸光亮起来，迅速地說完了这个句子：“‘……創造了我以及一切生物，’”她这时已經念順了口，不禁喜形于色，一字不差地

① 法文：問題正在这里，我亲爱的小姑娘！

一口气把教义問答上的这篇文章背下去。这本教义問答正是在这一年——公元一八三五年，得到一个非常明智的市議会批准，新近修訂出版的。一旦順利地开了头，她心里想，就好像在冬天同哥哥坐着小雪橇从“耶路撒冷山”上滑下来似的：要想也沒有功夫想，要停也停不住。

“‘創造了衣帽鞋履，’”她背道，“‘飲食餚饌，家宅妻子，田畝牲畜……’”正念到这里，老約翰·布登勃洛克先生突然笑起来，响亮地却又抑制地吃吃笑起来，事实上，他早就忍俊不禁了。他覺得很高兴，因为終于找到了个机会跟教义問答开个玩笑。說不定正是为了这个他才要考一考他的小孙女。他打听冬妮有多少田地和牲口，問她一口袋麦子要多少錢，开始跟她作起买卖来。他那圓圓的紅扑扑的臉膛——他无論多么装腔作势也不能使这副臉膛带上怒容——鑲嵌在扑着粉的雪白的头发中間，一綹类似发辮的头发垂在他那灰鼠色的外衣的寬領子上。虽然已經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他的衣著却仍然保持年輕时的式样；只是在鈕扣和大衣袋中間沒有縫着金銀絲带罢了，至于长褲子他却一生也沒穿过。他的寬大的双下巴舒适地休憩在白色綢花胸巾上。

大家都随着他的笑声笑起来，但这只不过是出自对一家之长的敬意。安冬內特·布登勃洛克老太太(她的娘家姓杜商)也嘻嘻地笑起来，那神情和她的丈夫一模一样。她是一个身材丰滿的妇人，密密的白色鬈发一直压到耳朵上。身上穿着一件沒有什么装飾的黑灰条紋的衣服，这件衣服显示了她的天生的朴素的性格。她那双生得特別纖巧、白嫩的手，握着一只天鵝絨的針綫口袋，平摆在膝头上。随着年岁的增长她的面貌也越来越像她的丈夫了；这眞是一件怪事。只有从她的眼形和幽黯、灵活

的眼睛才可以看出一点她体內的一半拉丁血統。虽然她生于汉堡，然而从她祖父这边来說，祖先却有着法国—瑞士的血統。

她的儿媳妇，伊丽莎白·布登勃洛克参議夫人，娘家姓克罗格，她笑的样子，可以說是继承克罗格一家人的傳統，开始时嘴唇噗的一响，接着把下顎紧貼在胸前。正如同克罗格家所有的人那样，她神态非常高雅，尽管她不能称作是一个美人，然而她那清亮的、抑揚有节的声音，嫻靜、安詳而輕柔的动作，却能討得每个人的欢心和信任。她的淺紅色的头发在头頂上編成一个发髻，两旁燙成松散的大鬈遮住耳朵，这和她那略带雀斑的嫩白的肤色非常相配。她的鼻子略嫌过长，口比較小；下嘴唇和下巴中間沒有陷洼，这恐怕要算她五官中的一个特点了。她穿着一件短小的紧身坎肩，衣袖高高地鼓起，坎肩下面系着一条貼身的亮花薄綢裙子。从衣領里露出她那完美无瑕的頸脖来，脖子上系着一条穿着一串閃閃发光的钻石的緞带。

参議[1] 带着些不耐煩的样子坐在安乐椅上，身子略向前傾。他身上穿的是一件肉桂色的外衣，寬大的翻領，上寬下窄的袖口，手腕以下紧紧地扎住。下面的瘦腿褲是用白色亚麻布作的，褲縫上縫着黑色带子。他的下巴被一条高高的硬領紧紧扎住，硬領外面系着一条絲領带，蓬蓬松松地把露出的一块花背心整个遮住……他的藍色的略微下陷的眼睛炯炯有神，生得和父亲一样，只是他的似乎带有一层梦幻的色彩。他的面容比起父亲的来却更有棱角，更严峻，鼻子高翹而弯曲，一半掩盖在金

① 参議，德文原文是 Konsul，这是当时外国贈与德国一些有名望的市民的一种荣誉头銜。这些人住在德国的較大的工商业城市中，作为某一国家的經济利益的代表人。如布登勃洛克就是尼德兰的参議。Konsul 現在一般譯作領事。这里因为有特殊的含义，故譯作参議。

黄的鬈曲的髯鬚后面的面孔也不如老人的丰满。

布登勃洛克老太太把手按在她的儿媳妇的手臂上，望着她的怀里輕輕地笑着說：

"他总是这样，mon vieux①，是不是，貝西？"

她发"总"这个音的时候，把 i 念成了 ü②。

參議夫人沒有出声，只作了一个手势，她胳膊上的金手鐲輕輕响了一下；接着她作了一个习惯的动作，把手从嘴角往鬢角一划，似乎是把一縷散乱的头发掠上去的样子。

但是參議这时却一半带着笑容一半带着責备的語气說：

"父亲，您又拿神圣的事情开心了！……"

他們正坐在孟街一座寬大的老宅邸二楼的一間"風景厅"里，这处屋子是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不久以前购置的，他們一家人搬到这里来住的日子还不多。屋子里四壁悬着沉重的带彈性的壁毯，壁毯和墙壁中間隔着适当的空隙。毯子上面織的是大片的風景画，为了和鋪在地上的薄地毯調和，用的也是柔和的色彩。这些田园風景都是十八世紀的風格，什么快乐的采葡萄的人啦，勤劳的农民啦，系着花花綠綠头带的牧羊女啦。这些牧羊女或者是坐在清澈見底的小溪旁，怀里抱着洁白的小綿羊，或者是跟秀美的牧童接吻……这些画面上大部分塗染着一抹昏黄的落日余輝，为的是和油漆家具上的黄色套子和两扇窗戶上的黄緞窗帘色彩相配。

从屋子的广袤看来，室內的家具并不多。一張嵌着金綫的細腿圓桌并沒有摆在沙发前，而是在一架風琴对面的墙前边，琴面上放着一只盛横笛的盒子。屋子里除了一排沿着墙均匀地

① 法文：我的老人或老伴。

② "总"德文是 immer，布登勃洛克老太太讀成 ümmer。

摆着的高背椅子外，就只有窗戶前边一張小縫級桌和沙发对面一張精巧华美摆着古董玩物的小书案了。

对着窗戶的那面墻壁有一扇玻璃門，从玻璃門望出去是一間幽暗的带圓柱的大厅；左边是通向餐厅的高大白色的双扇門。在另一面墻壁上的半圓的凹洼里，壁炉里的木柴在閃亮的鍛鉄栅門后面噼噼啪啪爆响着。

这一年天气冷得早。才只是十月中，窗外馬路对面圣瑪利教堂庭院四周的小菩提树叶子却已經枯黃了，冷風从教堂的哥特式的尖頂和墻角后边嘘嘘地吹过来。正落着一場寒冷的細雨。因为布登勃洛克老太太的緣故，屋子已經安上了双层窗戶。

这一天是星期四，按照这一家人的規矩，每两星期家人要在这一天团聚一次；然而这一天，除了住在本城的亲戚本家以外，他們还請了几位熟朋友吃一頓便餐；所以这时候——下午四点钟光景，一家人正坐在逐漸降临的薄暮里等待着客人……

小安冬妮并沒有让祖父打断她的滑雪橇的游戏，只是不高兴地把她那本来就有些上翹的上嘴唇撅得更高一点而已。这时候她已經滑到“耶路撒冷山”的山脚下来了；可是就是她自己也沒法子把滑行的雪橇驟然止住，只好又滑出界外一大段……

“阿門，”她說，“我还知道別的呢，爷爷！”

“Tiens[①]！她还知道別的呢！”老头喊着說，装出一副好奇得不得了的样子。“你听見沒有，媽媽？她还知道点儿事呢！难道誰也不能告訴我……”

“要是什么东西燒起来，”冬妮說，每說一个字就点一下头，“那是閃电打的。要是燒不起来，那就是雷劈的！”

---

① 法文：你瞧！

說到这里她把胳臂交叉起来，望着四周一張張笑嘻嘻的面孔，一点也不怀疑自己会得到人家的贊賞。然而布登勃洛克老人对她这种卖弄小聪明却很不以为然，他一定要知道，是誰把这种愚蠢的事傳授給这个孩子的。結果发現这个人是新近从馬利安威德給孩子們請来的一位保姆——伊达·永格曼小姐。这时参議不能不出头替这位伊达說几句好話。

“您未免太严了，爸爸。即使这孩子有些自作聪明吧，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紀孩子对这些事情不能有她自己的想法呢？”

“Excusez, mon cher!……Mais c'est une folie①！你是知道的，我不喜欢让孩子的脑袋装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什么，雷劈东西嗎？好啦，劈就让它劈去吧，可是别拿你那个普魯士女人惹我心煩了！”

原来这位老先生和伊达·永格曼不大合得来。他并不是一个心地狭小的人。他很見过些世面，早在一八一三年他就坐着四匹馬的馬車到德国南部去給普魯士兵买过麦子，因为那时他正在作軍队的粮食买卖。此外他还去过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他是一个开明的人，对那些在他的三角屋頂的故乡城門外的事物并不是一概加以非难的。然而撇开生意上的交往不談，在社交酬酢方面，他却比他的那位参議儿子更喜欢划一条严格的界限，对于“外乡人”总是表示冷漠。所以那天当他的孩子从西普魯士旅行回来，把这位少女——她这时剛不过二十岁——带回家来的时候，老人为了参議的这件善举很发了一場火。他发这場脾气时，說的差不多只是法文和北德的土話。伊达是一个开旅館人的女儿，这个人在布登勃洛克一伙到达馬利安威德前不久死

① 法文：对不起，亲爱的，可是这是胡說八道！

去了。伊达在家事和照顾孩子方面都表現得很能干，又由于她的忠誠和她的普鲁士人的阶級观念使她非常适合于目前在这个家庭里的职务。她是一个一脑子貴族阶級观念的人，对上流社会和一般阶层，对中产阶級和财势稍差的中产阶級的界限辨别得很清楚，要是冬妮跟一个在她眼中只是景况不錯的中产阶級家庭的同学交朋友，她就很不乐意……

正在这个时候，这位普鲁士小姐恰好从圆柱大厅的玻璃門外走进来：她是一个高身量大骨骼的女孩子，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洁，相貌很老实。她手里領着克罗蒂尔德，一个非常瘦小的女孩子。克罗蒂尔德穿的是一件印花布小衣裳，灰土色的头发沒有光澤，生得一副老处女的苦相。她出身于一支貧穷的远亲，是在罗斯托克作农庄管家的侄子的女儿。因为她和安冬妮年紀相仿，人又听話，所以就由这家扶养着。

"什么都准备好了，"永格曼小姐說，她本来不会发 r 这个音，现在发这个音也只是在喉嚨里嗚嚕的一声。"小克罗蒂尔德在厨房里可真帮了不少忙，特林娜簡直用不着作什么事了……"

对于伊达的奇怪的发音，老布登勃洛克不覺在他的縐花胸巾后面笑了一声；參議却撫摸着他的小侄女的面頰說：

"你作得对，蒂尔达，工作和祈禱，应該这样。我們的冬妮应該跟你学习，她很喜欢懶散、驕傲……"

冬妮把头低下来，翻起白眼瞧她祖父，因为她知道他像往常一样一定会替她說話的。

"不要这样，"他說，"抬起头来，冬妮，Courage①！一人难合百人意。人跟人不一样。蒂尔达是一个乖孩子，可是咱們也不是

① 法文：勇敢些！

比不上她呀。我說得对不对，貝西？”

他征求他的儿媳妇的意見，因为她总是支持他的意見的；而安冬內特太太却总是站在參議一边，她这样做与其說是因为对他心服，倒不如說是出自她的聪明。老少两代就是这样像 chassé croisé① 一样，交叉地拉起手来。

“您对他眞好，爸爸！”參議夫人說，“冬妮一定得努力作一个聪明勤儉的妇人……孩子們放学了嗎？”她問伊达說。

可是正坐在祖父膝头上望着窗外反光鏡的冬妮几乎同时地喊起来：“湯姆和克利斯蒂安从約翰尼斯街上走过来了……还有霍甫斯台德先生……还有医生叔叔……”

圣瑪利教堂的钟敲了起来：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敲得不太有节奏，以致人們一时弄不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然而那声音是非常庄严的。等到大钟和小钟又輕快又肃穆地一齐鳴响起来，报告了四点钟时辰以后，下面大門上的門鈴也嘹亮地响起来，声音一直傳进大門道里边来。果眞是湯姆和克利斯蒂安到了，他們带进来第一批客人，让·雅克·霍甫斯台德，一位詩人和他家的顾問医生格拉包夫。

第二章

让·雅克·霍甫斯台德先生是本城的一位詩人，为了今天这种場合，他口袋里一定已經写好了几首小詩。他的年岁不比老約翰·布登勃洛克先生小許多，衣著也完全是同一風格，只不过他的衣服是綠色的而已。他比他的老朋友瘦削些、活潑些，他

---

① 法文：交叉。法国一种双人舞的舞步。

的一对灵活的小眼睛微微泛着綠色，鼻子又尖又长。

“感謝之至，”他和男主人們握过了手又向女主人彬彬有礼地欠了欠身——特别是向参議夫人，他对她特别悦服——以后，这样說道。他行礼的姿势是年輕一代无論如何也模仿不来的，臉上总是浮着一层温文有致的笑容。“非常感謝你們的邀請，亲爱的朋友們。我們，我和医生，在匡尼希街遇到了这两位小朋友，”他指了指湯姆和克利斯蒂安，这两人穿着藍色的短外衣，系着皮带，正站在他旁边。“他們剛放学回来。很精神的小伙子，您說对不对，参議夫人？托馬斯，又規矩又实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商人，誰也不用怀疑。克利斯蒂安，我看可眞是个小精灵，怎么着？眞有点 incroyable① ……可是我并不想隐瞞我对他的 engouement②。他得深造，我认为；他很聪明，很有天資……”

老布登勃洛克先生拿出他的鍍金的鼻烟盒来。“簡直是个猴子！他会不会成个詩人，霍甫斯台德？”

永格曼小姐把窗帘拉攏，屋子不久就籠罩在蜡烛的微微搖閃着的柔和而舒适的光輝里，蜡烛是插在一架水晶的枝形挂灯架和小书几上的枝形灯架上的。

“喏，克利斯蒂安，”参議夫人喊他說，她的头发泛着金色的閃亮，“你今天下午学什么了？”原来今天克利斯蒂安上的是习作、算术和唱歌課。

他是一个七岁的男孩子，现在模样儿已經长得和父亲毫厘不差，看着都令人有点可笑。他那和父亲酷似的深陷的小圓眼睛，和父亲酷似的高翹的鷹勾鼻子也逐漸成形了，从他顴骨下面的一两条皺紋看来，他的面容不会永远保持現在这种童稚的丰

① 法文：卓絕、独特。

② 法文：偏爱。

潤的。

“我們笑得要死，”他开始滔滔不絕地說起来，他的眼睛从一个人的臉上移到另一个人臉上，“你們猜施藤格先生对齐格蒙特·克斯特曼說了些什么？”他弯着腰，搖晃着头，装腔作势地向着空中說，“从外表看，我的好孩子，从外表看你又圓又滑，可是心里啊，你比誰都黑……”他說話时不但模仿着老师的奇怪的发音，把“黑”念成“賀”，而且，把老师对“外表圓滑”装出的一副厌恶的表情很滑稽地形容出来，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簡直是个猴子！”老布登勃洛克只是笑着重复了一句，霍甫斯台德却高兴得不知所以，“Charmant① !”他喊道，“妙极了！你們一定得认識馬齐路斯·施藤格先生才成！完全是这副样子！唉呀，簡直太妙了！”

托馬斯并沒有这种模仿的才能，所以只是站在他兄弟的身旁笑着，他誠心誠意地笑着，一絲儿妒意也沒有。他的牙齿生得不太好，很小，略带一些黃色，鼻子却非常秀美，眼睛和臉型都极像他的祖父。

主客們这时都已經落了座，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沙发上。他們或者跟孩子們談話，或者談談今年气候的早寒，談談这所房子……霍甫斯台德在鉴賞小书儿上摆着的一个很精致的墨水壶，这墨水壶是一件塞弗勒的磁品，一只黑白斑点猎犬的形状。格拉包夫医生的年紀和參議相仿，稀疏的鬍鬚后面生着一張长而和善的面孔，臉上永远浮現着温和的笑容。他这时正在观看桌子上面陈列的物品，蛋糕啊，葡萄干面包啊，各种样式的盐缸啊等等。这都是亲戚朋友們为温居送来的“面包和盐”。然

---

① 法文：妙极了！

而这些"面包"都是一些丰实甜美的大蛋糕，盐也是盛在沉重的金器皿里。从这一点看来，这些礼品一定也是来自富有的人家的。

"我不愁沒有事情做了，"大夫指着这些甜点心吓唬孩子們說，接着他摇了摇头，从桌上拿起一个沉重的盛胡椒、盐、芥酱的瓶架来。

"这是莱勃瑞西特·克罗格先生送来的，"老布登勃洛克先生說，作了个笑脸。"我們的这位亲家总是很大方。他那所布格門前别墅建成的时候，我就沒有送他們这么貴重的礼。可是他的习性一貫是这样……貴族派头，花錢大手大脚！一位 à la mode[1] 紳士……"

門鈴又响了几次。来的是万德利希牧师，一位矮胖的老紳士。他穿着黑色的长袍，头发扑着白粉，一張白白的、笑嘻嘻的面孔上生着一对灰色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已經鰥居多年，自认为是一位旧时代的独身汉，正和与他同来的經紀人格瑞替安先生一样。后者的身材很高，总是习慣地把一只瘦手拳成一个望远鏡的样子放在眼睛上面，仿佛在鉴賞一幅油画似的，他是一位大家公认的艺术鉴賞家。

这时，議員朗哈尔斯博士陪着夫人也来了，他是这家人的多年老友，此外还有葡萄酒商人科本，一張紫红色的大脸夹在高高的垫肩中間，他的妻子的肥胖程度也不減于他……

最后当克罗格一家人进来的时候，四点半钟已經过了。克罗格家祖孙三代都来了，老克罗格、克罗格参議夫妇、以及两个孙子——亚寇伯和尤尔根。这两个孩子和湯姆、克利斯蒂安年

---

[1] 法文：时髦的。

紀相仿。克罗格參議夫人的父母亲、木材批发商鄂威尔狄克和他的太太，几乎是和克罗格一家人先后脚步进来的。这一对老夫妻非常恩爱，直到今天他們仍然用燕尔新婚的暱名相呼，就是在大庭广众前也是如此。

“貴客总是来得迟，”布登勃洛克參議一边說着，一边上前去吻了吻他岳母的手。

“可是一来，就来一大堆！”約翰·布登勃洛克向着克罗格全家人一揮胳臂，一面和老克罗格先生握手……

萊勃瑞西特·克罗格，所謂时髦的交际家，是一位体格魁偉，仪表堂堂的人物，虽然头发上还薄薄地扑着一层白粉，衣著却非常入时。天鵝絨料子的背心上釘着两排閃閃发光的鉆石扣子。他的儿子尤斯图斯蓄着短短的頰鬚和两撇上翘的小髭子，不論是身材还是举动，都酷肖他的父亲，甚至連揮手的姿势也跟他的父亲一样，又从容又优雅。

誰也不忙着入座，大家只是站着有一搭无一搭地随便閑談，等着今晚那一桩最主要的事情。最后，老約翰·布登勃洛克先生把手臂伸給科本太太，一边提高了嗓子宣布說：“喏，mesdames et messieurs①，要是咱們大家都有食欲的話……”

永格曼小姐和使女已經把通向餐厅的白色双扇門打开，主客們开始从容徐緩地向餐厅走去；大家心中拿得很稳，在布登勃洛克家里准撈得着一頓丰美可口的晚餐……

第三章

当大家都向餐厅走去的时候，这家房子的少主人用手摸了

① 法文：太太們，先生們。

摸左胸前的衣袋，听得到里面嘌嗦地一声紙响，那在交际場合摆出来的笑容驟然从他臉上消失，換上一副焦灼不安的神情，額角上筋絡也凸了起来，彷彿他正在咬着牙似的。他往前走了几步，装作要上餐厅的样子，但是立即站住了，有所乞求地用眼睛望了望他的母亲，后者走在一堆客人旁边，和牧师万德利希一起，正要迈門檻。

“对不起，亲爱的牧师先生……跟您說两句話，媽媽！”牧师和气地点了点头，布登勃洛克參議把老太太拖到風景厅的窗戶前边。

“簡单的跟您說說吧，高特霍尔德又来了一封信，”他很快地低声說，一面盯着她的有所詢問的黑色的眼睛，一面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沒有启封的迭着的信封。“信封是他的笔迹……这是第三封信了，爸爸只給第一封写了回信……怎么办？信是两点钟来的，我早就应該把它交給父亲，可是我怎么能在今天这样一天惹他不痛快呢？您說怎么好？現在要是把他請出来还来得及……”

“不要，你作得对，让，再等一等！”布登勃洛克老太太說，她出自习慣地用迅速的动作握住儿子的手臂，又不安地接着說，“你想他信里会写些什么呢？他一点儿也不让步，这个孩子，非堅持要这座房子的一份补償金不可……不，不，让，現在別把这封信拿出来……或許等到晚上，上床以前……”

“怎么办？”參議又重复了一句，搖了搖他那垂下的头，“我不知道劝过父亲多少次，劝他答应他的請求……不应該让別人瞧着彷彿我这異母兄弟霸占住家业，背后搗鬼，故意跟高特霍尔德作对似的……就是在父亲面前我也得避这个嫌疑。但是說老实話，我是咱們公司的股东之一。現在我和貝西住二楼还不是合理

地付一定的房租……讲到我在法兰克福的那位姐姐，事情已經安排妥当了。她的丈夫現在在爸爸还在世的时候就拿到一笔賠償費，相当于这所房子的四分之一……这是一桩很有利的买卖；爸爸办得很順手，就是从公司方面着眼也是一件可喜的事。要是爸爸对于高特霍尔德一点也不肯通融，那未免会使人……”

“沒有的話，让，你对这件事的立場誰都看得清。可是使高特霍尔德认为我这作继母的只替自己的孩子打算，有心离間他們父子的感情，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事……”

“是他自己把事情作錯了啊，”参議这句話差不多是喊出来的，但是他向餐厅那边瞥了一眼，立刻把嗓子压低了。“都是他自己不好，才把事情弄得这么糟。您自己評判評判这件事吧！他为什么不能头脑清醒些啊！为什么他非得跟这位施推威英小姐，跟她那个……小鋪……結婚，”参議說到“小鋪”这两个字时又恼怒又有些难为情地笑了，“这是父亲的一个弱点，对小鋪特别起反感；高特霍尔德应該知道尊重老人的这点小脾气……”

“哎，让，最好还是爸爸能够让让步！”

“我怎么能劝他这样作呢？”参議低声說，手激动地抹了一下腦門，“我也是股东之一，我本应該說：父亲，把錢給他吧！可是我既然也是一个股东，我就要維护公司的利益，如果爸爸认为沒有义务为一个不听話的忤逆儿子从企业資金里抽出这笔款来……这是一万一千泰勒啊，不是什么小数目……不成，我不能劝他这样作……但是我也不能拦着他。但願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我眞怕跟爸爸談这件 désagréable① 事……”

“等晚上再說吧，让。来吧，人家等着我們呢……”

---

① 法文：不愉快的。

參議把信放回衣袋里，把手臂伸給母亲，两个人并排跨过門檻，走进那間灯烛輝煌的餐厅去。这时候主客們已經在长桌四周坐好了。

这間屋子悬着天藍色底子的壁毯，在一根根細长的厅柱中間，白色的男女神的画像在天藍色背景的衬托下仿佛像浮雕一样凸显出来。厚大的紅色窗帘已經遮起来，除了餐桌上的銀色烛台外，屋子的四角还各自摆着一架高大的鍍金的枝形烛台，每只架子上点着八支蜡烛。和風景厅相对的一堵墻前边摆着一架龐大的碗橱，碗橱上面悬着一幅油画，意大利的一个海港，在烛光照耀下雾气弥漫的藍色画面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沿着四壁摆着紅緞子面的直背大沙发。

当布登勃洛克太太在靠着窗子一面坐着的老克罗格先生和万德利希牧师两人中間坐下来以后，从她的臉上已經找不出任何焦灼不安的痕迹了。

“Bon appétit[①]!”她說，一边輕快而热忱地向大家点了点头，她的目光把全桌的人扫了一遍，一直望到坐在最下边的孩子身上……

第四章

“請允許我們向主人表示崇高的敬意!”科本先生的宏亮的喉音压住了大家嘈杂的語声，他說这句話的时候，一个穿着肥大的花条圍裙、后脑勺扣着一頂小白帽、裸露着粗紅的臂膀的女僕在永格曼小姐和楼上參議夫人的一个使女的帮助下正把热气

① 法文：(祝大家)胃口好!

騰騰的菜湯和烤面包片端到桌上来。客人們开始用謹慎的动作舀起湯来。

“崇高的敬意！这么寬敞，这么华丽……眞得說，这所房子实在値得一住，眞得說……”科本先生和这所房子的旧房主沒有交往；他发家致富的历史并不久，也不是什么世家出身，因此說話时还常常带着些很俗气的口头語，像不断地重复“眞得說”啊等等。此外“敬意”这个詞的发音他讀得也不完全对。

“这并沒有破費什么，”格瑞替安先生冷冷地說了一句——他一定知道这座房子的底細，一面从拳着的手掌里仔細地欣賞着那幅油画。

席位是尽量按照男女參杂的原則安排的，而且故意把本家的人夾在来客中間。然而这种安排也不能严格实行，譬如說吧，鄂威尔狄克一对老夫妻就像往常一样几乎是膝头挨着膝头地依偎在一起，不时地彼此情意纏綿地点着头。老克罗格先生挺腰直背地安然坐在議員朗哈尔斯太太和安冬內特太太两人中間，不停地在两位夫人面前搖手揮臂說些預先准备好了的小笑話。

“这所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霍甫斯台德先生从桌子的斜对面問老布登勃洛克說，布登勃洛克老人这时正用一种快活的、略带一些諧謔的語調和科本太太談着話。

“公元……让我想想……一六八〇年左右，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的儿子对这些年代日期記得比我清楚。”

“八二年，”參議証实地說，向前俯了俯身子。他坐在桌子的下端，挨着參議朗哈尔斯，身旁沒有女伴。“是在一六八二年的冬天完工的。当时正是拉登刊普公司非常兴隆地走上坡路的时候……眞叫人痛心，这么一家公司竟在最近二十年內破产了……”

談話不覚停頓下来，沉默了大約半分钟，每人都望着自己眼前的盘子，脑子里想着这个曾經这么煊赫一时的家族，这一家把这所房子建筑起来，在里面住了很多年，以后家势却下落了，貧困了，不得不搬出去……

"唉，眞痛心，"經紀人格瑞替安无限惋惜地說，"要是你們想一想，是什么样的精神錯乱把他們引向崩潰的……如果狄特利希·拉登刊普当时不把盖尔馬克这个家伙招进来当股东，該不会落得这个下場吧。这个人一来拿权，我就暗暗地在头上絞手。这件事是我从非常可靠的地方知道的，諸位先生，这个人背着拉登刊普拚命地干投机生意，用公司的名义东开一張支票西开一張汇票……最后事情被揭穿了……銀行不信任了，公司的准备金不够了……你們簡直想像不出来……是誰在管理貨棧啊？大概也是盖尔馬克吧？他們这一党就像耗子似的在那里搭了窩，一年又一年的！可是拉登刊普一点儿也不在意……"

"他就像害了半身不遂一样，"参議說，臉上罩着一层阴沉抑郁的神色。他的身子稍微向前俯着，用勺子攪动着湯，一对深陷的小圓眼睛时不时地向上席的人扫一眼。

"他的身上就好像压着一副重担似的；我想，这种背負着重担的感觉是不难体会的。是什么使他跟盖尔馬克，跟这位只有寥寥无几的資金却又声名扫地的人搭起伙来呢？他一定是迫切地需要随便一个什么人分担一部分他那沉重的責任，因为他感到他身不由己地朝着沒落的路上奔去……这家公司算破产了，这一古老的家族也沒落了。威廉·盖尔馬克只不过在瀕臨崩潰的边緣最后推了一下罢了……"

"您的意見，亲爱的参議先生，"万德利希牧师陪了个笑臉說，一面給他身旁的女伴和自己的杯子里斟上紅酒，"是不是认

为即使沒有盖尔馬克和他那些胡作非为，事情仍然是要按照目前的下場結局呢？”

“也許不一定是这样，”参議沉思地說，并沒有明确地向某一个人說，“可是我认为狄特利希·拉登刊普之和盖尔馬克結伙是一件必然的事，一件无法避免的事，他的命运就是要依靠这个才能体現的……他一定是在一种无法抗拒的必然性的重压下才这样作的……我肯定地认为，他多多少少知道他这位伙友干的是什么勾当，他对于貨棧的情形也决不是一无所知。只不过他已經僵固了……”

“啱，Assez①，让，”老布登勃洛克把匙子放下說。“这是你的一个成見……”

参議有些心不在焉地笑了笑，把杯子举向他的父亲。可是萊勃瑞西特·克罗格說：“还是让我們談談快乐的現实吧！”

他一边說一边用一个輕盈而优美的动作把面前的一瓶白酒提起来，这只酒瓶的瓶塞上印着一只銀色的小鹿；他提着瓶頸，把酒瓶稍微斜側着一些，看上面的封条。“C. F. 科本，”他讀道，轉过来向葡萄酒商人点了点头說：“唉呀，沒有你我們可真不成啊！”

餐桌上换上了带金边的迈仙②盘子，安冬內特太太用犀利的目光瞧着使女們更換盘子，永格曼小姐在联結厨房和飯厅的一个傳声筒的喇叭口里发号施令。这时上了一道魚，万德利希牧师一面謹慎地往自己的盘子里撥菜，一面說：

“当前的快乐也不是容容易易得来的。現在跟我們这些老年人一块儿寻欢作乐的年輕人也許很难想像，事情可能并不是

① 法文：够了。

② 地名，在德国薩克逊，以产磁器著名。

向今天这种情况发展的……我大胆說一句，很有几次我个人的命运也和布登勃洛克一家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每次我看到这些东西，”——說到这里他把头轉向安冬內特太太，一面从桌子上拿起一把沉重的銀調羹来——“每次我看到这些調羹就禁不住問自己道，这是不是一八〇六年我們那位朋友、哲学家雷諾尔抓在手里的那套啊？是不是拿破侖皇帝陛下手下那位軍曹抓在手里的那套啊？于是我就想起来咱們在阿尔夫街上相遇的那个場面来，太太……”

布登勃洛克老太太低下头来笑了笑，那笑容有些难为情，却又充滿了对往昔的追忆。坐在餐桌下端的湯姆和冬妮本来就不願意吃魚，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大人們談話，这时几乎是異口同声地喊起来：“噢，对了，您說說吧，奶奶！”牧师知道她不願意自己讲述这一件多少使她有些难为情的遭遇，就开始再一次替她讲起这个老故事来。这个故事小孩子就是听一百遍也不膩，再說桌上說不定还有一两个人沒听过呢……

“是这样的，你們想像一个十一月的下午，天气寒冷，大雨傾盆，我剛办完一件教区里的任务从阿尔夫街上往回走，心里想着当时的困难日子。布呂希尔公爵已經走了，法国兵正駐在城里，到处人心惶惶，虽然从表面上倒也看不出什么騷乱的迹象。大街上靜悄悄地沒有人。人人都坐在家里，小心戒备着。屠夫普拉尔师傅只是因为手插在褲袋里站在門口，气呼呼地罵了一句：‘这簡直太混帳了，簡直太沒王法了！’馬上拍地一声，一顆子彈被射进脑袋里去……我那时心里就想：你倒抽空到布登勃洛克家里去看望看望，安慰安慰他們呀；布登勃洛克先生头部正生丹毒，下不了地，太太因为家里駐上队伍，一定也少不了一些麻煩事。

“就在这一分钟，你們猜我看見誰迎着我走来了？正是我們这位高貴的布登勃洛克太太！可是她的样子多么狼狽啊！她在大雨里急急忙忙地走着，連帽子也沒有戴，只在肩膀上斜披着一条披肩。她簡直不是在走路，而是跌跌撞撞地向前冲，头发乱成一团……一点不錯，太太，头发披散着，根本沒有梳理。

“‘眞是巧极了，正想去看您！’我說，因为她并沒有看到我，所以我只好冒昧地拉住她的胳臂，我已經感覚到事情有些不对头……‘您这么忙，是上哪儿去啊，亲爱的？’她发覚是我，瞧了我半晌，才迸出一句話来：‘是您……再会吧！什么都完了！我去跳特拉夫河！’

“‘上帝不允許的！’我說，我感到我的面色煞白。‘这不是您去的地方，亲爱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一边說，一边在礼貌許可的范圍內，紧紧地扯住她。‘发生什么事了？’她喊道，全身顫抖着：‘他們在打劫銀器呢；万德利希！就是这件事！让正在生丹毒起不了床，不能帮我！再說，就是他起得来，他又能作什么呢？他們搶我的調羹，我的銀調羹，万德利希，我去跳河去！’

“我继續扯住她不放，一面說一些在这种場合下非說不可的話安慰她。

“我說：‘勇敢点儿，亲爱的！一切都会好轉的！’又說：‘我們去跟这些人讲讲理，您别太激动！我求求您。咱們一块儿去！’于是我就从街上把她領回家来。和布登勃洛克太太离开家的情景一样，楼上餐厅里正有一队駐軍在搗弄盛銀器的大箱子。

“‘先生們，’我毕恭毕敬地問，‘跟你們哪一位我可以談两句話？’这些人大笑起来，向我喊：‘跟我們大伙儿，老爹。’可是就在这时候其中一个人走了出来，这个人身量細长，像一棵树，蓄

着捻蜡的上鬚，一双又紅又大的手从装着綠边袖章的袖头里挺伸出来。‘我叫雷諾尔，’他自我介紹說，一面用左手敬了个礼，因为他的右手正拿着五六把銀調羹。‘雷諾尔軍曹。您有什么事？’

“‘軍官大人，’我想用面子拘住他，‘您不覚得您現在作的这件事同您的高貴的身份不适合嗎？……我們这座城对皇帝陛下是誠心順服的……’——‘您說这話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說。‘战争是战争！弟兄們用得着这些家具……’

“‘你們行事可要愼重些，’我打断他的話，这时我情急智生想出个主意，‘这位太太，’我說，在这种情况下逼得人什么話都說得出来，‘这所房子的女主人不是德国人。她可以算做是您的一个同乡，她是法国人……’——‘什么，法国人？’他反問了一句。你們猜猜，这个老兵油子底下說了句什么？——‘是逃亡出来的，对不对？’他說，‘这么一說，她是哲学的敌人啊！’

“我差点笑出声来，可是我使勁忍住笑。‘我看得出来，’我对他說，‘您是个聰明人。让我再說一句，我覚得您这种行徑有失体面。’——他沉默了一会，臉倏地一下紅起来，把手里的五六把匙子往箱子里一甩，喊道：‘我不过是看看这些东西，誰告訴您我想打什么別的主意？这些东西眞不錯！要是我們弟兄哪个人拿一件作为紀念品的話……’

“他們还是拿了很多去作紀念品。不管呼吁他們拿出良心也罢，呼吁上帝主持公道也罢，都不抵什么事……他們大概除了那个可怕的矮个子① 以外，不相信別的上帝……”

---

① 指拿破侖。

第五章

"您看見过他沒有，牧师先生？"

盘子又換了一道。这次端上来是一块龐大无比的撒着面包渣的紅磚顏色的火腿，火腿上面澆着棕色的酸醬汁，旁边配着这么一大堆蔬菜，仿佛只要这些蔬菜就够使全座的人吃得飽飽似的。萊勃瑞西特·克罗格自告奋勇担任切火腿的工作。他很自然地把胳臂肘随意地翹起来一点，修长的食指伸出来按在刀叉背儿上，全神貫注地一片片切着油汁津津的火腿片。布登勃洛克参議夫人的拿手菜，"俄国盆"这时也端上来了，这是各种水果制成的略带些酒味的芬芳扑鼻的什錦甜菜。

沒有，万德利希牧师感到很遺憾，他从来沒有亲眼看見过波拿帕特。可是老布登勃洛克和让·雅克·霍甫斯台德都亲眼見过他；老布登勃洛克是在巴黎見过他，那时正值拿破侖大軍远征俄国之前，在推勒里宮举行閱兵式，霍甫斯台德是在但澤市……

"說实話，他那副相貌实在不和善，"他一边說一边揚着眉毛把搭配在叉子上的一口火腿、甘藍和土豆送进嘴里去。"虽然人家都說，他在但澤心情很暢快。当时流傳着一个笑話，說他白天里整天跟德国人賭錢，賭注很大，晚上又跟他的将軍們賭。有一次他从桌上抓起一把金元来說，'N'est-ce pas，拉普①，les Allemands aiment beaucoup ces petits Napoléons？'——'Oui, Sire, plus que le Grand！②'拉普回答道……"

---

① 拉普(Jean Rapp, 1772—1821)：拿破侖手下的一个将軍。

② 法文："德国人很喜欢这些小拿破侖，是不是，拉普？"——"是的，陛下，比大的还喜欢。"所謂"小拿破侖"指的是当时通用的一种金币。

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因为霍甫斯台德故事讲得很生动，甚至还模仿了两下那位皇帝的表情——老布登勃洛克說：

"不是开玩笑，我对于他那偉大人格眞是佩服……气魄多么宏偉！"

參議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不，不是这样的，我們年輕一代的人不了解这个人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地方，这个人謀杀了恩格亨伯爵，在埃及屠杀了八百名战俘……"

"这些事可能都被人夸大了，都是以訛傳訛。"万德利希牧师說。"伯爵可能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叛逆之徒，至于判决那些俘虏死刑，說不定是一次軍务会議愼重考虑后认为是必要的决議呢……"于是他談到几年前出版的、他讀过的一本书，这本书是皇帝的一位秘书写的，很值得一讀……

"話尽管这么說，"參議堅持自己的意見，这时他面前烛台上的一支蜡烛扑扑地抖动，他随手把烛芯修剪了一下。"我还是不能了解，我还是不能了解人們对这个怪人为什么这么崇拜。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信奉宗教的人，我心里怎么也不能产生这种感情。"

他的臉上显出一副沉思梦想的神情，头甚至略略向一边歪着些，他的父亲和牧师似乎交換了个眼色，各自淡淡地一笑。

"不錯，不錯，"老布登勃洛克似乎解嘲地說，"不管怎么說，小拿破侖到底不是坏东西，是不是？我这个儿子似乎对路易·菲利普更崇拜。"他接着說。

"崇拜？"让·雅克·霍甫斯台德口气有些譏諷地說，"眞是奇怪的結合！菲利普·艾嘉里台和崇拜……"

"我认为眞有許多事我們可以从七月王朝学习的……"參議

神情严肃地說，“法国立宪政体对于讲求实际的新思想、对于新时代的利益的那种友好的、乐于施助的态度……是我們应該深深感謝的……”

“讲求实际的思想……不錯，……”老布登勃洛克让他的顎骨休息了一刻，手里玩弄着金鼻烟壶。“讲求实际的思想……哼……我可不贊成这个！”他一談到厌恶的事就不觉說起土語来。“什么职业学校啊，技术学校啊，貿易学校啊，像雨后春笋似地到处滋生出来；普通学校和旧式的教育反倒成为荒唐可笑的事了，所有的人脑子里想的只是什么矿山啊……工业啊……怎么賺錢……不錯，这些事情都值得一作！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到底有些愚蠢，你們說是不是？我自己也說不上来，为什么我厌恶这个……自然了，让，我也并不是絕对认为……七月王朝也許是个好政权……”

議員朗哈尔斯，格瑞替安和科本都站在参議这方面……一点不錯，他們认为法国政府以及德国作的同样的努力是叫人起敬的……科本先生又把“起敬”这个字的发音讀錯了。一吃上飯，他的臉比以前更紅了，咻咻地喘着气。万德利希牧师的臉色却一直是那么蒼白，神情也一直是那么文雅、精神焕发，虽然他安閑舒适地不停地一杯又一杯地喝酒。

蜡烛慢慢地、慢慢地越点越短，烛焰时不时地在流蕩的空气里倒向一边，扑扑地抖动一陣，这时桌子上便散发着一股輕微的蜡的气息。

大家都坐在笨重的高背椅子上，从笨重厚大的銀器皿里吃着丰美的菜餚，啜着濃烈的美酒，一边交換着各人对事物的看法。不久話題轉到商业上，大家不知不覚都說起方言来，用起那沉重却更順口的語言来，这种語言似乎本身就含着商人的簡

洁的特色和那种安閑的随随便便的劲头。有时候他們甚至故意把土音說得很重，用来跟自己开个善意的玩笑。他們說“在交易所里”的时候故意把冠詞省掉，把尾音 r 念得跟短 ä 差不多，一面做个得意的面孔。

这場談話太太們听了沒有多久就不再感到兴趣了。克罗格太太提出一个話題，她給大家介紹一种最好的用紅酒烹鯉魚的方法，讲得大家馋涎欲滴……“把它切成大小适中的段儿以后，亲爱的，就加上葱头、丁香和面包渣，放在煎鍋里，以后再放点儿糖，一勺儿奶油，往火上一擱……可是千万不要洗，亲爱的，千万把血留着……”

老克罗格正用最有意思的笑話饗客，他的儿子，参議尤斯图斯和格拉包夫医生并排坐在最下首，邻近孩子們的席次。他借这机会和永格曼小姐談起話来，說一些挑逗她的話；她眯縫着一双棕色的眼睛，手里作着一个习慣的动作——把刀叉直竪起来，輕輕地前后移动着。連鄂威尔狄克夫妻倆也活跃起来，高声的談笑。鄂威尔狄克老太太又給丈夫起了一个亲暱的外号：“你这头小綿羊！”她一边說，一边笑得一頂軟帽前后乱摆。

当让·雅克·霍甫斯台德談起他那百談不厌的題目——意大利旅行的时候，桌上的分組談話又复汇集在一个話題下面，他十五年前曾和一位汉堡的闊亲戚到意大利游历过一次。他說起威尼斯，罗馬，維苏威火山，談起包盖塞别墅，歌德曾在这里写了一部分他的《浮士德》。他又談到那散发着一股幽凉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噴泉，修剪得整齐有致的林蔭路，在树蔭下散步簡直是最高的享受，他談到这些事情时显出一副悠然神往的神情。談起林蔭路，不知有誰插嘴說布登勃洛克家在城門外边也有一座荒蕪了的大花园……

“老实說，”布登勃洛克老头說，“每逢我想到我——直到現在还沒能把这个园子布置得像点样，就恼恨自己！最近我又去了一次，那副原始森林的样子实在使我感到很羞愧！要是把草刈平了，把树頂好好修剪成个什么形状，地方真不坏呢！”

可是参議急切地提出反对的意見。

“别这样做，爸爸！夏天我非常喜欢在那荒草里漫步；如果那天然美丽的風景遭到剪刀一番修剪的災难以后，这一切自然景色就都被毁掉了……”

“可是既然这里的自然景色是屬于我的，难道我沒有权力按照我的心意整理整理它嗎？”

“唉，父亲，你不知道，每次我躺在那茂密的灌木林下面，深草丛里，我就有一种感覚，仿佛我是屬于大自然的，我一点也沒有权力支配它……”

“克利山，别吃的太多了，”老布登勃洛克忽然喊起来；“别管蒂尔达，她不要紧……她的飯量比七个庄稼汉加在一起还大，这个小丫头……”

一点儿也不錯，这个长着一張老太婆似的长臉的不爱說話的干瘪姑娘，吃飯的能力实在惊人。人家問她要不要添湯的时候，她拉长了嗓子細声細气地說：“是——的，要——！”吃魚也好，吃火腿也好，她除了一大堆配搭的蔬菜以外，每种都要了两次，每次都揀最大的拿了两块。她专心致志地像个近視眼似地俯在盘子上面，不出什么声音，不慌不忙，一大口一大口地把一切吃得一干二净。每逢老主人問她話时，她总是柔声細气地摆出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回答：“啊，叔——叔！”声音拖得很长。她一点也不畏縮，只是不住嘴地吃，不管这东西合不合她的口胃，也不管别人是不是笑話她。她就像一个在闊亲戚家白吃飯的人一

样，有一副天生不知饜足的腸胃，她沒有表情地笑着，只是拣好吃的把自己的盘子摆得滿滿的。她消瘦、饥餓、很有耐性、不达到目的永远不罢休。

第六章

这时候用两只車花玻璃大盘子端上来“普来登布丁”；“普来登布丁”是用杏仁糕、草莓、餅干和鸡蛋果子冻层层叠起来制成的。就在这个时候桌子下首也沸騰起来，孩子們也得到了他們最喜爱的甜食，燃着①的梅子布丁。

“托馬斯，来，孩子，替我办一件事，”約翰·布登勃洛克从褲子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交給托馬斯說，“第二間地窖右边，第二个架子上，波尔多紅酒后边，要两瓶，办得了嗎？”托馬斯很会办这种小差事，跑出去不一会儿就拿回两瓶滿布蛛网灰尘的酒瓶来。金黃的儲存多年的甜葡萄酒从这外表并不起眼的容器里斟到大家吃尾食时用的小酒杯里。酒剛剛斟好，万德利希牧师认为时机已至，手里擎着酒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开始向主人祝賀。餐桌上頓时安靜下来。他的头向一边歪着一些，白凈的臉上微微浮上一层詼諧的笑容，一只沒有拿酒杯的手不时作着优美的小动作；他用的是日常談話的那种自然动听的語調，正是他讲道时喜欢用的那种……“来吧，誠实的朋友們，为了主人們在这所新居里平安如意，为了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在座的也好，不在座的也好，身体健康，让我們一齐把这名貴的酒干了吧……祝他們幸福吉利！”

---

① 布丁上微微澆一层酒，端上来的时候，把酒点着。

"不在座的嗎？"参議一面对着别人伸过来的酒杯俯身还礼，一面暗自思忖道。"万德利希指的是不是法兰克福的人，也許还有汉堡的杜商家里的人？还是別有所指呢？……"他站起身来，为了和父亲碰杯，不禁充滿深情地望着父亲的眼睛。

接着是經紀人格瑞替安站起来向主人祝賀，他說了不少时候；他結束祝辞时，又用尖細的嗓子提議为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干一杯，祝它永远兴隆茂盛，为本城增添光荣。

約翰·布登勃洛克为了所有这些友好的祝賀表示謝意，首先是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其次是以公司老經理的身份——他又叫托馬斯取来一瓶葡萄酒，因为剛才估計錯了，看来两瓶并不太够。

萊勃瑞西特·克罗格也致了祝詞。他并沒有站起来，因为他认为坐着祝賀会給人一种更亲切的印象。当他向两位女主人，安冬內特太太和参議夫人祝賀的时候，他搖着头揮动着手，作出极其动人的姿势。

当他說完了祝辞，桌上的普来登布丁也差不多都吃得干干净净，葡萄酒瓶也露了底的时候，让·雅克·霍甫斯台德先生慢騰騰地站起来，清了清喉嚨。在座的人不由得異口同声地"啊"了一声，坐在下首的孩子們都高兴得鼓起掌来。

"Excusez① !我要来献一献丑……"他說，用手指輕輕擦了一下他的尖鼻子，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張紙来……大厅里馬上变得鴉雀无声。

他双手擎着的是一張五彩斑烂的紙，許多小紅花和金色的花紋曲綫构成一个橢圓形的框子，他高声朗誦框里写的字：

---

① 法文：請原諒！

“老友布登勃洛克为乔迁新邸設筵温居，我亦叨陪末座，为此特賦詩志念。一八三五年十月。”

念完了这两行字以后他翻过篇来，用他那略有些顫抖的声音讀道：

高貴的友人，当你們
迁入这所壮丽的宅邸，
請允許我用这首小詩
道出我对你們的无限敬意。

祝賀你，我銀发飄拂的老友，
和你的尊貴賢明的夫人，
你的子媳賢孝，克紹箕裘，
你福寿无疆，子孙繞膝。

你倆締結了百世良緣，
一个勤劳，一个貞洁美丽，
一个生着烏尔岡① 能干的双手，
一个容顏宛如阿那狄俄墨涅·維納斯②。

永远沒有愁云阴霾
遮暗你們欢乐的情緒，
每天新升的燦烂朝阳
把更多幸福照进你們家里。

---

① 烏尔岡(Vulkan)：罗馬神話中的火神和鑄造之神，是維納斯(Venus)的丈夫。

② 阿那狄俄墨涅(Anadyomene)：維納斯的别号之一，意为“海上升起者”。

你們的家宅日益兴隆，
我为你們感到无限欢喜。
我的目光道出我的摯情，
用不着多說贅言絮語。

在你們这华丽的屋宇，
你們永远会生活得幸福如意，
請不要忘記你們的这位老友
他在陋室里乱塗了这几行短句！

讀到这里，他鞠了一个躬，大家不約而同热烈地鼓起掌来。

“太好了，霍甫斯台德！”老布登勃洛克喊道，“让我为你的健康干一杯！这簡直妙极了！”

当參議夫人跟詩人碰杯的时候，她的臉上淡淡地泛上一层紅暈；因为她注意到当他念到“維納斯·阿娜乔敏尼”的时候，他是向她这方面欠身致意的……

第七章

欢乐已經达到了最高峰。这使得科本先生感到非要把背心上的鈕扣解开一两顆不可；然而这是与礼仪不合的，就是上了年紀的老先生也不敢这样放肆。莱勃瑞西特·克罗格仍然跟宴会开始时一样，腰板笔挺地坐在位子上，万德利希牧师像过去一样臉色蒼白，彬然有礼，老布登勃洛克虽然略微把身体向椅背后面靠了些，然而却一絲不苟地遵循着宴会的礼节，只有尤斯图斯·克罗格显然有一些醉意了。

可是格拉包夫医生哪里去了？参議夫人悄悄地站起身来离开餐桌，因为她发覺下边永格曼小姐、格拉包夫医生和克利斯蒂安的位子都空了，同时从圓柱大厅那边隐隐約約地傳来压抑的呻吟声。使女这时正上过牛油、干酪和水果，参議夫人随在她身后很快地离开了餐厅。一点也不錯，在那边黑灯影里，在一圈圍着中間柱子放着的軟椅上，小克利斯蒂安正半躺半坐地趴在上面，低声地令人心碎地呻吟着。

“唉呀，太太！”和大夫一起站在克利斯蒂安身边的伊达說，“这个可怜的孩子病势很不輕呢！”

“我难过，媽媽，我眞难过啊，該死的！”克利斯蒂安嗚嗚咽咽地說，他的一双深陷的圓眼睛在那不相称的长鼻子上面不安地轉动着。因为难过得不知道所以，他不覺顺口駡了一句“該死”。可是参議夫人說：“誰要是說这个字，上帝就懲罰他，让他加倍地难过。”

格拉包夫医生摸了摸他的脉；他那副和气的面孔似乎变得更长，更温和了。

“消化不好……不要紧，——参議太太！”他安慰孩子的母亲說。接着他用慢吞吞的、医生所慣有的那种装腔作势的腔調說：“最好让他上床躺着……給他服一点小儿散，能喝一杯甘菊茶发一发汗更好……自然，別胡乱吃东西，参議太太，一点不要乱吃。可以吃一点鴿子肉，一小块法国面包……”

“我不吃鴿子！”克利斯蒂安拚命喊着。“我什么都不再吃了！我难过，該死的，眞难过呀！”好像說这个坏字眼能减輕一些他的痛苦似的，他这么热心地喊出这个字。

格拉包夫医生寬恕地、差不多可以說是忧郁地笑了笑。啊，他不久就能吃飯的，这个年輕人，他会像其余的人一样生活下去

的。他会像他的祖先上輩一样，像他的亲戚朋友一样坐在公司的办公室里打发日子，一天吃四頓最丰富最可口的飯菜。唉，托上帝保祐，他，弗利德利希·格拉包夫，可不想来破坏这些日子过得富裕舒适的商人家庭的生活习慣！他只是等人召喚了来，安排一两天的飲食单——一点鴿子肉，一片法国面包……不錯——还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再三安慰說，这是小病，算不了什么。他虽然还很年輕，却已經給那么多可敬的市民診过脉，这些人，当吞下他們最后一条熏火腿、最后一只塡火鸡以后，或者是在他們办公室的靠背椅上猝然与世长辞，或者是經过暂短的病痛，在他們那寬大的老式床上长眠不醒。他們的病叫中風，也叫癱瘓，总而言之，他們出其不意地一下子便溘然长逝……不錯，不錯，而他呢，弗利德利希·格拉包夫呢，每次碰到这种算不了什么的小病，却能預先告訴他們那严重的后果。甚至有些时候，当他們吃完了飯往办公室走的路上，只是稍微感到有些头暈，根本沒有請格拉包夫医生来的时候，他也能告訴他們那后果的……唉，上帝保祐吧！他，弗利德利希·格拉包夫本人是不討厌塡火鸡的。今天那澆酱汁的面包丁火腿味道确实不坏，而那道普来登布丁——又是杏仁糕，又是草莓，又是奶油，虽說那时大家已經吃得胸滿肚脹……"不能乱吃，参議夫人。一点鴿子肉，一小块法国面包……"

第八章

餐厅里主客們正紛紛离开席面。

"招待不周，諸位先生，諸位太太！那边屋子里給爱抽烟的預备有雪茄，給大家預备有咖啡，太太們要肯賞光的話，可以再来

一杯甜酒……后边彈子房里有台球，誰願意打都可以去；让，你領着大家到彈子房去吧……科本太太，可以不可以給我这种光荣[1]？"

大家吃得心滿意足，一边兴高采烈地談着这頓丰富的酒宴，一边从折疊門向風景厅走去。只有参議留在后面，他在召集那些想玩台球的先生們。

"您不想玩一局嗎，岳父？"

不，萊勃瑞西特·克罗格要和太太們多周旋周旋，可是尤斯图斯很可以去玩一局……此外，議員朗哈尔斯，科本，格瑞替安和格拉包夫医生也都留下来。让·雅克·霍甫斯台德說他过一会儿就来。"我等一会儿就来，約翰·布登勃洛克要吹笛子，我一定得听一听……Au revoir, messieurs[2]……"

这六位先生走过圓柱大厅的时候，从風景厅里已經傳出来最初的几声笛音，用風琴伴奏的是参議太太。吹的是一首优美的短調，清脆的笛声在广闊的屋宇里迴蕩着。参議一直注意傾听着，直到他听不見那声音为止。如果他能留在風景厅，坐在一只安乐椅上，沉湎在充滿幽美音乐的柔情幻梦里，該多么好啊！可是他必須尽主人之誼……

"拿几杯咖啡几支雪茄到彈子房来，"他对一个正从前厅走过的使女說道。

"不錯，利娜，拿咖啡去，听見沒有？咖啡！"科本先生用从脹滿的胸膛里挤出来的声音重复着說，一边想用手去撫那女孩子的紅紅的手臂。他說咖啡的"咖"字时，是从嗓子底下挤出来的，彷彿他已經在喝着咖啡似的。

---

① 指科本太太可以不可以把手伸給他，由他領着她走。

② 法文：再見，先生們！

“我敢說，科本太太一定从玻璃窗里看見了。”克罗格参議說。

朗哈尔斯議員問道：“你住在那上面嗎？布登勃洛克。”右边有一座楼梯通到三楼，那里是参議一家人的臥室；可是前厅的左边也有一排屋子。主客們抽着烟从寬大的白漆雕木栏杆的楼梯上走下来。参議在楼梯中間一个平台上站了一会儿。

“这里中二楼还有三間屋子，”他解釋說，“一間吃早点的屋子，一間是我父母亲的臥室，另外一間对着花园，沒有派什么用場；屋子旁边有一条窄窄的走廊……咱們往前走吧！——这儿，請看，这条过道可以走运貨馬車，馬車可以从前門一直通到后面的面包房巷。”

下面的一条寬大的、起回声的过道的路面是用大块的方形石板鋪的。大門这一端和另外一端都各有几間类似賬房的小屋子；而直到現在仍旧往外冒沙洛登酱汁酸味的厨房与通向地下室的門却在楼梯的左边。楼梯右边，一排形状笨拙、然而却粉刷得煥然一新的木头房子从墙上凸出来，平悬在离地相当高的半空里——这是使女的下房。她們出来进去只能从走車的过道、借助一架笔直的凌空悬着的梯子。梯子旁边放着几架龐大无比的旧式木柜和一只雕花箱子。

再穿过一扇高大的玻璃門，走下几层平坦的可以行車的台阶，就走到院子里去了。左边是一間不太大的洗衣房。从这里人們可以望得到那布置得井井有条的小花园，虽然在現在这个时节花园却因为秋雨連綿显得一片潮湿灰暗。为了抵御霜冻，花墙上已經遮上草席。其他的景象就被亭門，被一間凉亭的罗可可式的正面遮蔽住了。主客一帮人都从院子里向左轉去，沿着两堵墙中間的一条路走过第二道院子，直奔最后一进房子。

这里他們順着光滑的台阶走到下面一間圓屋頂、泥地的地

下室里去。这間屋子是作儲藏室用的，屋子里还悬着一条往上系粮食口袋用的绳子。他們不往下走，却从右边一架整齐的楼梯上了二楼，參議开开一扇白色的門，把客人引进彈子房去。

屋子很寬敞，靠着墙稀稀落落地摆着几把硬背椅子，看着有点空曠、阴沉。科本先生一进屋子就筋疲力尽地噗咚一下坐在一張硬背椅子上。

“让我先旁观一局！”他喊道，一边从外衣上撣去那蒙蒙的細雨珠。“天曉得，在你們房子里走一周簡直等于作一次长途旅行，布登勃洛克！”

这里也同風景厅一样，在黄銅栅栏里燃着熊熊的炉火。从三个窄长的大窗戶里可以望到外边被雨水冲刷得潮湿光洁的紅色屋頂，再望过去是一座座灰沉沉的庭院和三角形的屋脊……

“咱們玩一局Karambolage① 好不好，議員先生？”參議一边問，一边从架子上取下球杆来。接着他在屋子里轉了一个圈，把两个台子上的兜囊关上。“誰願意跟我們打？格瑞替安？医生？All right②。那么格瑞替安跟尤斯图斯就到那座台子上去吧……科本，你一定得參加。”

这个酒商从椅子上站起来，含着一口烟沒有吐，楞楞地听着屋子外面一陣疾風呼嘯着吹过来，斜卷着雨点打在窗玻璃上，噼噼啪啪一陣乱响，紧接着那風势好像带着尖銳的嘯声順着烟囱鉆进屋子里似的。

“作孽！”他罵了一句。随口把嘴里的烟噴出来。“您看‘屋倫威尔号’进得了港嗎？布登勃洛克。眞沒遇見过这种坏天气……”

一点不錯，从特拉夫港口来的消息都很糟糕；克罗格參議同

---

① 台球的一种打法，自己彈出之球需連撞其他二球。

② 英文：好吧。

意这一点，他这时正往自己球杆的皮头上塗粉。据說沿着海岸到处都是狂風巨浪。天气簡直坏得和一八二四年差不多，就是那一年圣彼得堡发了大水……喏，咖啡来了。

大家斟上咖啡，啜了一两口，就开始打起台球来。話題轉到关税同盟① 上……噢，布登勃洛克一談起关税同盟不禁眉飞色舞起来！

“多么偉大的創举，諸位先生！”他喊起来，他剛打完了一杆，听到另一个台子上正談到这一个題目，馬上把身子轉过来。“我們应該抓住最早的一个机会赶快加入……”

科本先生却很不以为然，非常反对这样作，他甚至气咻咻地連呼吸也变粗起来。

“那我們还談什么独立？談什么独立？”他感到受了委屈似地，气势汹汹地倚着台球杆問道，“都撇开不管了嗎？咱們还是先看看汉堡同意不同意加入普魯士人搞的这个鬼名堂吧！为什么咱們要急急忙忙地上这个圈套啊，布登勃洛克？上帝保祐吧，咱們跟关税同盟有什么关系，我可眞想弄清楚！咱們現在不是一切都很順利嗎？……”

“是的，你跟你那些紅酒很順利，科本！此外，也許还有俄国的土产，这一点我不想爭辯。可是此外再也沒有什么貨物进口了！至于出口，自然罗，我們总算还运往荷兰跟英国一丁点谷物……唉，不是这样的，可惜并不是一切都很順利的。从前咱們这里有的是別的买卖可作呢……但是如果加入了关税同盟，梅克倫堡和施萊斯威-霍尔斯台因就会重新向咱們打开大門……那时候商业将会繁荣到什么程度，就很难估計了……”

---

① 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各邦組織的統一关税同盟。这是德国走向經济和政治統一的第一步，吕北克市在一八六八年加入这个同盟。

"你听我說，布登勃洛克，"格瑞替安插口說，他这时正俯在台球桌上用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握着台球杆子比来比去，"这个什么关税同盟……我对这个完全不了解。可是要說我們的制度么，那眞是又簡单又切实可行，你說是不是？就拿市民宣誓清結关税法說吧……"

"一个很好的老制度。"参議承认这一点。

"怎么能这样說，参議先生——您认为的好处在哪里呢？"議員朗哈尔斯有一些气恼地說："我并不是一个商人……可是說老实話——哼，我覚得这种市民宣誓已經慢慢成为瞎胡鬧了。它已經淪为形式了，誰都不把它当成一回事……吃亏的是政府。人們流傳着一些难以令人置信的丑事。我深信，从政府这方面看，加入关税同盟……"

"那就要发生冲突——！"科本先生怒冲冲地用球杆敲着地板。他把"冲突"这个字又讀錯了，这时他完全沒有心腸顾到他的发音了。"发生冲突，我这話一点錯儿也沒有。可是您說的話，参議先生，請恕我直言，却有点不知所云。"接着他就激昂地談起仲裁委員会，談到国家福利，談到市民宣誓和自由联邦来……

感謝上帝，幸亏这时让·雅克·霍甫斯台德来了！霍甫斯台德和万德利希牧师手挽着手走进屋子里来，来自另外一个无忧无虑的时代的两位天眞愉快的老头儿。

"喏，諸位老朋友，"霍甫斯台德开口說，"我說点儿东西給你們听；一个笑話，挺滑稽，法国式的几句小詩……你們注意听啦！"

面对着玩台球的人，他舒舒服服地坐在一把椅子上。这些人都暫时停止了球戏，有的倚着球杆，有的靠着球案，注視着霍甫斯台德。只見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張紙片，把他那戴着图章戒

指的細长的食指按在尖鼻子上，用一种快活的、朗讀史詩的腔調念道：

有一天，薩克斯元帅[①]和驕傲的庞帕多[②]，出外去兜風啊——乘着一辆金澄澄的馬車，甫瑞龙[③]見了大声喊——看这一对配得多妙！一个是国王的宝劍——另一个是他的劍鞘！

科本还楞了一会神，但轉眼間就把冲突和国家福利忘在脑后，和别人一起大声哄笑起来，笑声响彻了整个大厅。只有万德利希牧师一个人走到一扇窗戶前边，但是从他聳动的肩膀判断，他一定是在那里独自个吃吃地窃笑呢。

他們在后边这間台球室里继續耽擱了好一会，因为霍甫斯台德还預备了很多类似剛才說的这种小笑話。科本先生到底把背心的全部鈕扣都解开了。他的情緒很高，因为他覚得在这里比在餐桌上舒服多了。他每打出一个球就用德国北部的方言說一两句詼諧話，隔不多时就心滿意得地自己念叨着說：

有一天，薩克逊元帅……

这首小詩一經他那粗嗄的大嗓子朗誦便显得有些不倫不类。

第九章

主客們再一次重聚在風景厅里的时候，天已經相当晚了，已

① 莫利茨·薩克斯(Hermann Maurice de Saxe, 1696—1750)：法国的一个元帅。

② 庞帕多(Pompadour, 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③ 甫瑞龙(Frelon)：一个虚构的弄臣的名字。

經是将近十一点钟的光景。但是客人們差不多也是馬上就告辞的。参議夫人让客人們吻过手以后，立刻回到楼上臥室里去看生病的克利斯蒂安。她把监督使女收拾餐具的事交給永格曼小姐去作。安冬內特太太也回到中二楼臥室里去，客人們由参議陪送着下了楼，走过过道，一直送到大門口。

一陣劲風卷着雨点斜打过来，克罗格老夫妇身上裹着厚皮大衣，急急忙忙钻进他們的一輛华丽的大馬車里。他們的馬車早已在門前等候多时了。挂在門前鉄柱上和悬在横过街心的粗鉄鏈上的油灯发出昏黃的光芒，在風中不安地抖动着。这条街是一个斜坡，下面通到特拉夫河。街两旁这里那里一所住宅的临街建筑向街心傾探出来，有的房子还带着临街罩棚和木凳。石板路面有的已經破損了，潮湿的野草从裂罅里滋生出来。高处的圣瑪利教堂已經隐蔽在暗影和雨点里边了。

“Merci[1]，”莱勃瑞西特·克罗格握着那站在馬車旁边的参議的手說。“Merci，让，今天过得太好了！”接着車門碰的一声关上了，馬車动轉起来。万德利希牧师和經紀人格瑞替安也道着謝辞別了。科本先生穿着一件披肩特别加厚的外衣，戴着一頂闊沿的灰色礼帽，胳臂上挎着他的肥胖的老婆，用他的粗嗄的嗓子說：

“再見，布登勃洛克！进去吧，别着凉。感謝之至，我很久沒有这么好好地吃过了！怎么样，我的这种四馬克一瓶的酒还对你的脾胃吧，再見，再見……”

这一对夫妇和克罗格参議一家人向着特拉夫河走下去，議員朗哈尔斯，格拉包夫医生和让·雅克·霍甫斯台德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

① 法文：謝謝。

布登勃洛克站在离大門几步远的地方，两只手深深插在淡色的褲子口袋里。他身上只穿着一件布料的上衣，夜寒微微使他发抖。直到他傾听着客人步履声逐漸消逝在这寂靜潮湿、街灯昏暗的巷子尽头以后，才轉过身来。他抬起头来望了望这所灰色房屋的尖頂，目光在街門上边的格言上停了片刻，那是用老体字母雕刻的一句拉丁文："Dominus providebit"①。他把头稍微低了低，走进門里去，謹愼地把那沉重的吱呀作响的街門上了門。接着又鎖上大屋門，慢慢地走过空闊的門道。一个使女正托着茶盘从楼梯上走下来，可以听到玻璃杯在盘子里玎玲玲地震响声音，參議問她："老主人在哪儿，特林娜？"

"在餐厅里，參議先生……"她的臉孔变得和她的手臂一样紅，因为她是从乡間来的，动不动就害羞。

他順着楼梯走上去，当他走过黑暗的圓柱大厅时，一只手不覺还摸了一下那装着信封的上衣口袋。他走进餐厅，在一个屋角里，烛台上的几支殘烛还在燃燒，照亮已經收拾干净的餐台。空气里还殘留着一股沙洛登醬汁味。

屋子深处，約翰·布登勃洛克正舒适地背着手在窗前踱来踱去。

第十章

"約翰，我的孩子，你上哪去？"他停止了踱步，把手向他的儿子伸过来，那白白的，略微嫌短但形状纖美的布登勃洛克特有的手。他那矍鑠的身形在深紅色的窗帘前面模糊不清的显現出

① 拉丁文：上帝預見一切。

来，摇曳的烛光使他的影子也有些动蕩不定，只有他的塗粉的假发和縐花的胸巾发着白色閃光。

“还不累嗎？我在这儿走一走，听着刮風的声音……天气太坏了！克罗特船长剛离开利加，正在旅途中……”

“唉，父亲，有上帝帮助，一切都会平安的！”

“上帝的帮助我能信靠嗎？我知道，你和上帝的交情很不錯，你可以……”

参議看到父亲的情緒这样高，心中的愁悶消减了許多。

“我直截了当跟您說吧，”他开始說，“我来不只是为了向您道晚安，爸爸，我还要……但是您一定不要生气，可以嗎？这封信今天下午就来了，我一直不敢拿出来惹您心煩……在这样一个快乐的晚上……”

“高特霍尔德先生，Voilà[①]！”老人拿起这封火漆固封的淡藍色的信封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約翰·布登勃洛克老先生亲启……你这位異母兄弟可真是一位謹愼小心的人，让！他最近寄来的第二封信，我記得我幷沒有回信吧？看，他第三封信又来了……”他用一只手撕掉信封上的火漆，打开那薄薄的信紙，他的紅扑扑的面孔逐漸变得阴沉起来。他把身子斜側着，好让烛光照在字迹上，用手背猛的拍击了一下那信紙。連这字体也表現出一派叛逆不孝的样子；布登勃洛克一家，别人写的字都是笔迹秀丽，稍微向一面傾斜，独独这張紙上的字体却高大挺直，笔划粗重，很多字下面还仓促地划着弯弯的杠子。

参議稍微向后退了两步，退到墙边摆着椅子的地方，然而幷沒有坐下来，因为父亲一直在站着。他只是不安地一把抓住了

① 法文：那就是！

一只椅子的高椅背，默默地注视着他父亲。老人歪着头，皺着眉，嘴唇一翕一張地很快地动着，他在念信：

父亲！

关于那件您已熟知的事情我又写給您一封情詞迫切的信，可是您并沒有回答我；我本以为凭着您的正义感，您会体会到我收不到回信的那种憤慨心情的，然而我这样想显然是想錯了。我只收到我写給您的第一封信的复信（我并不想談那是怎样的一封复信）。我一定要坦白地向您說，您的固执的态度只会加深我們父子之間的鴻沟，您这样做是犯罪的，有一天在上帝的审判前您一定不能逃脫这种責任。自从我听从了我自已心灵的驅使，然而却違背了您的意旨，和我現在的妻子結了婚并接受了一个买卖因而伤了您那漫无底止的尊严以后，您就这样殘酷无情地把我拒諸千里以外；您現在对付我的这种态度，不論从天理和人情两方面讲都說不过去。如果您以为您对我的要求只要置之不理，我就会默然引退，那您实在打錯了主意。——您在孟街购买的新居价值十万馬克，此外我还听說，您那位继配夫人生的儿子兼您的公司的股东——約翰，現在作为房客也住在您家里。在您百年以后他就要成为公司和房产的唯一继承人。您既然已經和我的那位住在法兰克福的異母妹妹以及她的丈夫談妥了条件，我也不想妄加干涉。而您对于我，您的长子，却这样大发雷霆（这是違背基督教精神的），不肯予以一手之援，一点也不肯把我对于这所房屋产权的补償費給我。我結婚安家的时候您曾給过我十万馬克，并答应以后給我同样数目的遺产，当时我并沒有爭执，因为那时候我对您的財产情况并沒有充分的了解。現在我却看得清楚一点了，我认为在理論根据上我并沒有丧失掉继承权，所以在这次事件上我要求拿到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五馬

克，也就是房价的三分之一。是什么恶势力使我一直到現在不得不受这种不合理的待遇，这一点我不想妄加臆測；但是我本着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商人的正直的良心，我要对这种恶势力提出抗議。让我最后再向您說一次，如果您仍然犹豫不决，不肯重視我的正当合法的要求，那么我就无法再尊重您作为我的父亲，无法再尊重您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誠实的商人。

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

"对不起，我实在不高兴再念一遍这种胡說八道了——Voilà！"約翰·布登勃洛克气恼地把信向他的儿子一丢。

信紙飄飄摆摆地飞下去，当它落到参議膝前的时候，他一把把信抓住。他的惊惶、忧郁的眼光一直追随着父亲的动作。老人拿起倚在窗户前的一只熄烛器，气冲冲地順着餐桌向对面一个角落的枝形烛台架走去。

"Assez，我說。N'en parlons plus[1]，到此为止！上床去吧！En avant[2]！"烛光一个接着一个地熄灭了，熄烛器的长杆子上系着一个小銅帽，只要用它往蜡烛上一扣，烛火立刻熄灭。等老人轉身向他儿子这边走来的时候，烛台上只剩下两支蜡烛还在燃燒。在黑暗中儿子的身影几乎看不出来了。

"Eh bien[3]，你站在那儿做什么？怎么不說話呢！你总应該說几句話吧！"

"我說什么呢，父亲？——我一点主意也沒有。"

"你动不动就沒有主意了！"約翰·布登勃洛克語調有些恼怒地說，虽然他自己也知道，他这句断語是不尽符合事实的，在

---

① 法文：够了，不要再談这个了。

② 法文：走吧。

③ 法文：喂。

决定取舍的关头，他的儿子兼伙友常常会想出更高明的主意，这一点他自己是自愧弗如的。

“可詛咒的恶势力……”参議接着說，“这句話太刺耳了！您难道不能了解，这句話使我多么痛心嗎，父亲？他竟責备我們做事違反基督徒的精神！”

“你竟让他这封一派胡言乱語的信吓坏了嗎——啊！？”約翰·布登勃洛克曳着熄烛器的长杆子怒冲冲地走过来。“違反基督徒精神！哼！眞有意思，这位爱財如命的虔誠教徒！我眞不懂你們这些年輕人是怎么想的？一脑子基督教的狂热幻想……还有……理想主义！认为我們老年人都是沒有心肝的犬儒之徒……对了，你們脑子里还有什么七月王朝啊，什么讲求实际的精神啊……宁願用粗暴的話把老父亲侮辱一通也不想放棄几千泰勒！……他居然还把我看作是个商人！好吧，作为一个商人，我知道什么是 faux-frais[①] -faux frais！”他用巴黎人喉音 r 厉声地重复了一句。“我不会为了使我这位得意忘形的忤逆儿子恭順一点，就俯首听命地听他挾制的……”

“怎么回答您的話呢，亲爱的父亲？我可不願意让他把話說中了，当眞我成了那个‘恶势力’！作为一个当事人，这件事也与我利益攸关，正因为这样我不劝您坚持您的主張，可是我也是一个忠誠的基督徒，在这一点上我也不次于高特霍尔德，可是……”

“可是！一点不錯，让，你这个‘可是’說得很有道理！事实的眞象是怎么样呢？当初他跟他的施推威英小姐搞得火热的时候，跟我左吵一次右吵一次，最后尽管我坚决反对，他还是和这

① 法文：沒用的开支。

个門戶不称的女人結了婚，那时我就写信告訴他：mon très cher fils①，你跟你的小鋪子結婚了，一切話都不用說了。我不会完全剝夺了你的继承权，我不想弄得滿城風雨，可是我們的情义从此算断絕了。我現在給你十万馬克作为結婚費，在我的遺囑里我还要給你十万馬克，然而你的全部都在这里了，此外你再多一个銅子儿也拿不到了。他当时并沒有說什么。如果我們現在业务更发达一些，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和你的妹妹得到更多一些財产，如果从你們的財产中拿出一部分来购置一所房子，这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要是您能了解我現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就好了！为了能使家庭和睦，我一定得劝您……可是……"参議靠在椅子上輕輕地叹了口气。約翰·布登勃洛克拉着熄烛器的长杆子往那搖曳不定的朦朧黑影里凝視着，竭力想看清儿子臉上的表情。一支蜡烛燒尽了，自己熄灭了，只剩下一支在那边閃爍地搖曳着。仿佛是，每隔一会就有一个白色高大的人形带着安靜的笑容从壁毯上浮現出来，轉瞬又复消失不見。

"父亲，和高特霍尔德的这种关系实在让人抑郁气餒！"参議輕輕地說道。

"胡說，让，不要感伤吧！什么使人抑郁气餒呢？"

"父亲，……我們今天这么欢快地在这儿聚会，我們兴高采烈地度过了这一天，我們都很驕傲，很幸福，意識到我們作了一些事情，有了一些成就……我們的公司，我們的家庭都有了一定的声名地位，得到人們普遍的承认和尊重……可是，父亲，和我哥哥，和您的大儿子結下的这种仇恨……在我們靠着上帝慈悲

① 法文：我最亲爱的孩子。

辛苦地建筑起来的这座大厦上是不应該有着暗痕的……家庭必須是和睦的，必須是团結一致的，父亲，不然災禍就要扣門了……”

“你这都是胡說，让！瞎說八道！固执的年輕人……”

两人都沉默了；最后一支蜡烛越燃越暗。

“你在作什么，让？”約翰·布登勃洛克問，“我完全看不見你了。”

“我在算，”参議簡短地回答。烛光跳动了一下，瞧見他挺直了身軀，目光冷冷地、全神貫注地盯住那跳动的烛光，这种表情在今天整个一晚上一次也沒有在他的眼里出現过。——“假如您拿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五馬克給高特霍尔德，拿一万五千給法兰克福的人，加在一起就是四万八千三百三十五馬克，假如您不給高特霍尔德，只給法兰克福的人二万五千馬克，这样就等于替公司贏得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五馬克的利潤。其实还不仅只是这一点。假如您給了高特霍尔德他的一部分房屋財产的賠償費，这就等于破了例，也就是說，跟他的金錢关系还沒有了結清楚，他在您死后就有权要求跟我，跟我的妹妹一样多的遺产，这样就等于使公司損失几十万馬克。这笔損失是公司本身和作为未来唯一业主的我无力担承的……不能这样，爸爸！”他用力地一揮手，表示下了决心，身子挺得更直一些。“我劝您不要对他让步！”

“好吧，就这样！N'en parlons plus! En avant!① 上床去吧！”

最后一支蜡烛在銅帽下边熄灭了。两个人走过了漆黑的圓

① 法文：不要多說了！就这样吧！

柱大厅，走到外边上楼的地方，彼此握了握手。

“晚安，让……有勇气嗎，你？这些小煩恼算不了什么……明天吃早飯再見！”

参議順着楼梯走上自己的臥室，老人也摸索着栏杆回到下边的中二楼房間里去，于是这座宏大的重門深鎖的老房子完全隐沒在黑暗和寂静里了。驕傲也好，希望也好，忧虑也好，一切都休憩了，只有外面寂静的街头上細雨还淅淅瀝瀝地下着，秋風还在尖屋頂和房角背后銳声呼嘯着。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两年半以后，已經是四月中旬时节。这一年春天来得比往年早。就在这个时候在布登勃洛克家里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使得老約翰·布登勃洛克高兴得不时吟唱，也使他的儿子乐得心花怒放。

一个星期日早晨，九点钟左右，参議坐在早餐室的一張棕色大写字台前边。这張写字台在窗戶前边摆着，圓拱形的桌盖借助一个小巧的机关已經推进桌心去。他面前摆着一个厚厚的皮包，鼓騰騰地装滿了文件。然而他拿出来的却不是什么文件，而是一本封面燙着花紋的、金边的記事簿。只見他专心一志地俯在上面，正用他那秀丽、纖細的笔体振笔疾书。除了偶尔把他的鵝翎笔向沉重的墨水瓶里浸一浸外，他一刻也不停歇。

两扇窗戶都敞开着，春風从花园里挾裹着一股新鮮溫柔的香气吹进屋里，时不时地把窗帘輕輕地沒有声息地吹拂起一点来。花园里，初放的蓓蕾正浴在溫煦的阳光里，两只小鳥正无所忌憚地一問一答地啁啁叫着。日光也照进屋子里来，炫人眼目地照射在早餐桌上的雪白的台布上，也照射在古老的瓷器的金

边上……

通向卧室的两扇門敞开着，可以听到約翰·布登勃洛克的声音，他正在低声哼唱一支滑稽的老調子：

这个人儿老实又能干，

殷勤和蔼，總是討人喜欢；

他会煮湯也会搖搖籃，

只是一身橙子味，又苦又酸！

他正坐在一張小搖籃旁边用一只手均匀地搖动着。小搖籃悬着綠緞子床帷，摆在参議夫人挂着帳幕的大床前边。她和她的丈夫为了使僕人少跑一些路，暫时搬到下面这里来住，让老夫妇俩睡在中层楼的第三間屋子里。安冬內特太太在她的有条紋的上衣上系了一条圍裙，濃密鬈曲的白发上戴着一頂綢帽。她正在后边桌子上忙碌着，桌子上堆着各种法兰絨和麻布衣料。

布登勃洛克参議全神貫注在工作上，差不多一眼也不向隔壁的屋子里望。他的臉上带着一副严肃的、由于虔誠而近于痛苦的神情。他的嘴微微地張着，下巴略微往下垂着，眼睛不时为泪水迷濛起来。他写道：

"今天，一八三八年四月十四日，清晨六时，我的爱妻伊丽莎白夫人（母姓克罗格），叨天恩佑，平安地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在举行洗礼后将命名为克拉拉，是的，主这样仁慈地保佑了她，因为根据格拉包夫医生的診断，嬰儿的产期有些过早，产妇临产以前的种种征象都不很好，痛苦也比較大。啊，你諸神的主宰啊，除了你以外，有誰能这样在一切苦难危險中帮助我們，教給我正确地认識你的意旨，好使我們敬畏你，遵从你的意旨和誡条！啊，主啊，引导我們，指点我們大家吧，只要我們一天活在世上……"——他的一支笔继續熟练順暢地写下去，这里那里他按

照商人的习惯写了一个花体字。他一行又一行和上帝交談。在两頁以后他这样写道：

“我給我的幼女写了一份一百五十泰勒的保險书。主啊，你領导着她走上你的正路吧，請你賜給她一顆純洁的心，让她将来有一天也能进入那极乐的天堂里。我們知道，使一个人从灵魂里相信亲爱的耶穌的全部爱都是为他而发，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因为我們那世俗的、脆弱的心灵……”三頁以后，参議写了“阿門”两个字，然而他的笔并沒有就此擱下，它带着輕輕的沙沙声继續写下去，又写了許多頁。它写到那能使疲憊的旅人恢复辛劳的甘美的泉水，写到救世主的血殷殷的伤口，写到崎嶇的小路和康庄大道以及上帝的光荣。我們不想隐瞞，有时参議写到一个段落的时候，确实也感到已經写得差不多了，这时他很想擱下笔走进他妻子的臥室去，或者到办公室去。可是这怎么成呢！他是在跟他的創世主、他的救主在談話啊，怎么能这么快就厌倦了呢？如果現在就停笔，这不等于窃夺了献給主的祭品嗎？……不成，单单为了懲戒这种不虔誠的欲念，他就又从《圣經》里援引了更长的篇章，他为他的双亲祈福，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自己祈禱，也为他的哥哥高特霍尔德祈禱——最后，他临結尾又摘引了一句《圣經》里的格言，写了三个“阿門”，这才把沙子撒在本子上，吁出了一口气，倒靠在椅背上。

他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上，慢慢地往回翻着这本子，这里那里他停下来讀一段紀事，或者一段沉思的紀录，这些記載都是他亲手写下来的。每讀完一段，他心里就再一次为了充滿对上帝的感激而喜悅起来，因为无論他处在什么危險里，上帝总是使他化險为夷。一次他出天花，危在旦夕，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生命已經无望，然而他还是活过来了。又有一次，还是在他的童年时

期，人家筹备婚礼他去看热闹。这家人正在酿啤酒（当时还有这种老习惯，在自己家里酿酒），一只酿酒的大木桶摆在大門前边。不知怎样，这只大桶翻了过来，匡朗一声巨响扣在这孩子头上。那声音惊动了左邻右舍，大家都跑过来，六个人費了很大力气才把桶豎起来。他的头被磕碰得稀烂，鮮血順着胳臂腿一个劲地往地下淌。人家把他抬进一家鋪子里，因为他胸口还有一口气，所以还是派人去請来医生和外科医生。可是大家都劝他父亲听天由命，看来这孩子是沒有什么指望了……可是結果怎么样呢？万能的上帝在医治的时候显示了神通，又使他痊愈了！——当参議让这件儿时的慘剧在脑子里再重演了一遍以后，他又拿起笔来，在他的最后一个“阿門”后边添了一句話：“啊，主啊，我要永世地贊美你！”

另外一次，当他还很年輕的时候，在去貝尔根的途中，上帝拯救了他，使他免遭灭頂之禍。关于这件事簿子里这样記載着：“每次碰到漲潮的时候，駛行北海的貨船进港以后，都要費很大力气才能从堵塞的小艇中間穿过，靠攏我們的碼头。那一次我正站在一只平底船的船边上，脚踏着桨架，脊背靠着一只小救生艇，努力往碼头那边駕弄这条平底船。突然我蹬着的那个橡木桨架断了，我一个倒栽葱猛地跌进水里。我第一次冒上水来，近处却沒有人够得着我，能够把我拉上来；等我第二次浮到水面上来的时候，平底船正从我头上面駛过去。船上面虽然有很多人想救我，但是他們必須首先把小艇和平底船支开，不使这两条船压到我的头上。如果这时不是这条航綫上的另一只小艇的纜绳自己绷断了，即使他們把船支开也許是徒劳无益了。只因为那条小艇的纜绳断了，小艇飄蕩开去，我这才叨天之佑露到空处来。虽然我第三次沒能浮出水面，但是人們看到了我的头发，船上的人

东一个西一个都俯在甲板上，探着身子打捞我。一个俯在船首的人揪住了我的头发，我也趁势抓住他的胳臂。但是他自已也立身不稳，所以他就扯直了喉嚨大吼起来，直到别人听見，急忙跑过来按住他的腰，把他抓稳了为止。我拚命拉住他不放，急得他直咬我的胳臂。这样我終于被拖出水来……”下面是一段很长的表示感謝的祈禱文，参議眼睛潮潤地把它讀完了。

在另一处他写道：“如果我有意抒发我的感情，我还有无数事例可以援引，只是……”参議越过了这一段，翻到他新婚燕尔和初作父亲的一段日子，开始从这里那里摘念一段。坦白地說，他的婚姻并不是人們所說的那种恋爱的結合。他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注意这位豪富的克罗格家的女儿，她会給公司带来一笔可观的陪嫁費。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議，从那时起便一直尊敬他的夫人，认为她是上帝給安排好的終身伴侣……

他父亲第二次結婚毕竟也是这种情形。

这个人儿老实又能干，

殷勤和蔼，總是討人喜欢……

父亲正在臥室里低声哼唱。可惜的是他对这些古老的紀录和簿子并沒有多大兴趣。他的两条腿牢牢地站在現代，不太关心这一家人过去的历史，虽然从前有一段日子他也曾时不时用他那花体字往这本厚大的金边簿子里記載些什么，这些記載主要是关于他第一次婚姻的。

参議把这一部分打开，这些紙比起他自己記录的那些紙显得坚实些，也粗糙些，而且已經发黄了……是的，約翰·布登勃洛克一定是爱着他这第一个妻子，一个布来梅商人的女儿的。他和她共同度过的那一年短促的时光好像是他一生中最美的日子了。“L' année la plus heureuse de ma vie①，”他这样写道，这

句話下面还划着一条水波綫，他并不在乎安冬內特太太看到这句話……

后来高特霍尔德出世了，这个孩子使約色芬丧了命……关于这件事，在这些粗糙的紙上写着一些奇怪的記載。約翰·布登勃洛克似乎一点不隐瞞他对这个新出世的孩子的痛恨，从这孩子在娘肚子横踢竪打給母亲带来最初的难堪的痛苦那一时刻开始，直到他活潑健康地落了地而約色芬的沒有血色的臉却埋在枕头里与世长辞了，他从来沒有饒恕过这个莽撞的闖到生活里来的孩子的杀母之罪。然而高特霍尔德却渾渾噩噩結結实实地一天比一天长大了……参議不了解父亲这种心理。他认为，作母亲的虽然死了，却已經尽了一个妇人的最高的天职，“如果是我，我就把对她的爱情温柔地轉移到她賦予了生命的小东西身上，”他想道。……然而父亲在自己长子身上看到的却只是自己幸福的无情的破坏者。过了些时候他又和安冬內特·杜商，一家有錢有地位的汉堡人家的女儿結了婚，夫妻倆互敬互爱地过活……

参議信手翻閱着这本簿子。他最后讀到关于自己的子女的記載，湯姆出痳疹、安冬妮害黃疸病的事，克利斯蒂安風疸怎样痊愈了。他讀到他几次外出旅行，到巴黎，到瑞士，到馬利安巴特；最后一个地方是和他的妻子一起去的。他又翻到最前面几張斑駁破損的类似羊皮箋的书頁，那里有他的祖父老約翰·布登勃洛克的墨水已經褪色的花字体笔迹。这些紀录开始写的是这家人嫡系祖先的一支年代悠久的家譜。十六世紀末叶他們知道的第一位布登勃洛克曾在巴尔西姆住过，这个人的儿子当过

---

① 法文：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年。

格拉包市的参議員。另外一个很富裕的(这几个字下面划了綫)以裁縫为职业的布登勃洛克在罗斯托克結了婚，生了一大堆孩子，也有夭逝的，也有活下来的。又有一位在罗斯托克作商人的，这人已經取名为約翰了。最后，又过了无数年代，参議的祖父終于迁居到这里并創立了这家大粮号。这位祖先的事迹已經历历可考了：他什么时候出过紫斑，什么时候害过真性天花；什么时候从第三层楼板上摔到烘谷炉上，虽然他很可能撞到一根横梁上死于非命，然而他却从九死一生里逃出来；什么时候他害热病，燒得脑筋昏乱——这一切都巨細无遺地記載了下来。这位老祖宗又在他的紀录里对子孙后代写下許多箴言誡訓。这里面有一句用粗大的黑字体描写的，画着框，显得特别醒目："我的孩子，白日精心于事务，但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間能坦然就寢。"此外他又諄諄嘱告，他有一本威丁堡出版的老《圣經》应該傳給他的长子，而且以后也应該世世代代由长子继承……

布登勃洛克参議把那只皮制的文件夹拉近一些，把其他的文件拿出来挑着看。这里面有怀念着游子的母亲写給远在異乡的儿子的信，因为年代湮远，这些信紙都已发黃碎裂，信紙上还有受信人的批注："接奉来諭，敬悉一切"。这里面有汉薩自由市頒发、画着紋章、盖着印章的市民証书，印信保險单，祝賀詩，以及别人請求布登勃洛克家哪个人作教父的函件。这里面有儿子从斯德哥尔摩或者阿姆斯特丹写給父亲和股东的充滿人情意味的商业函件，信里面一方面报告了麦价稳定的令人欣慰消息，同时也提出了迫切的請求，探問妻子儿女平安……这里面有参議专門記載他游历英国和布拉班特时的一本日記，日記本的封面上有一張爱丁堡宮堡和草料市場的銅版画。这里面还有高特霍尔德写給父亲的憤怒的信——令人煩恼的函件和让·雅克·霍

甫斯台德的祝賀詩——快乐的收尾……

一陣清脆、迅疾的钟声从写字台上面的一張画上发出来。这張色彩暗淡的油画画的是一座教堂和一个古老的市場，但是教堂頂上安着一架眞正的小钟。这时它用那細碎的声音敲了十下。參議关上装文件的皮夹，小心翼翼地把它保藏在写字台的一个暗屜里，然后走回臥室去。

臥室里的四壁挂着深色大花布帷，产妇床褥上的高大帳幔也是用同样的料子作成的。空气里瀰漫着一种继之忧惧痛苦而来的宁靜休憩的气氛，屋里的空气被炉火烤得暖洋洋的，散发着香水和药物的混合气味。从紧閉着的窗帷后只能透过来朦朧的光綫。

两位老人正并排站在搖籃旁边，俯身端詳在酣睡中的嬰儿。參議夫人穿着一件精美的綉花短衫，一头紅发梳得齐齐整整。她的臉色虽然还显得有些蒼白，却带着幸福的笑容。她把一只秀美的手向走过来的丈夫伸去，腕上的金手鐲发出輕微的敲击声。她伸手时出于习慣地把手心向外一摆，这好像更增加了她动作的亲切感……

"貝西，你身体怎么样？"

"非常好，非常好，亲爱的让！"

他握着她的手走近了一点，站在两位老人的对面，俯身在搖籃上面。可以听到嬰儿的急速的呼吸声，有一分钟，他吸着那嬰儿呼出的温暖的、含着奶香的气息，心里說不出的感动。"上帝祝福你，"他輕輕地說，一面吻了吻这小生命的前額。他看到嬰儿的黄黄的皺癟的小手指簡直和鸡爪子一模一样。

"她吃得眞多，"安冬內特太太說。"看，眼看着她在长个子……"

“你們信不信我的話，她准像內特，”約翰·布登勃洛克今天因为幸福、驕傲而紅光滿面，“她的眼睛漆黑晶亮，真沒見过……”

老太太不願意应承这一些。“哪里的話，哪儿有这么小就看得出像誰来的……你要进教堂嗎，让？”

“不錯，已經十点了——到时候了，我在等着孩子們……”

孩子們立刻在外面作出声响来。他們在楼梯上乱嘈嘈地吵嚷起来，这时人們听到克罗蒂尔德叫他們安靜的噓气声；但是孩子們馬上就走进屋子来，他們都已穿好皮大衣，因为在圣瑪利教堂里这时当然还是冷得和寒冬一样，他們走路的时候一个个都躡手躡脚，悄沒声息，这是因为，第一，他們怕把小妹妹吵醒，第二，在作礼拜之前不应該心神浮躁。他們的臉庞都因为兴奋而紅通通的。今天是什么样的节日啊！鸛鳥一定是一只力量很大的鸛鳥，不但送来了一个小妹妹，还带来許多好东西：一个海豹皮的书包給托馬斯，一个有真头发的大洋娃娃給安冬妮，多么奇妙的洋娃娃！一本五彩的图画书給听話的克罗蒂尔德，虽然她却只是怀着感謝的心情一声不响摆弄她的糖果袋，这袋糖果也是她的一件礼物，——給克利斯蒂安的是一整台傀儡戏，有苏丹王，有死神，有魔鬼……

他們吻了吻母亲，得到允許再向綠緞子帳子后面小心地望了一眼。这时父亲已經披上斗篷，把贊美詩拿到手里，于是孩子們默默地規規矩矩地随着父亲向教堂走去。这时在他們身后响起了刺耳的哭声，这位家庭的新成員剛剛从睡眠里醒过来……

第二章

夏天一来，有时候剛剛是五月或六月初，冬妮·布登勃洛克

就搬到城門外外祖父母那里去住，而且她每次去总是怀着滿心的欢喜。

住在郊野里，住在那布置得非常豪华的别墅里是一件舒服事。这座别墅有寬闊的建筑物，有很多下房和馬厩，有巨大的果树园、花园和菜园，順着傾斜的地势一直迤邐到特拉夫河边上。克罗格家里生活很豪华。他們家的富丽堂皇气象和冬妮父母家里那种殷实然而略嫌死板的富裕环境是有区别的。在外祖父母这里一切还要奢华得多；年輕的布登勃洛克小姐对这件事的印象很深。

这里絕对用不着帮助人在屋子里或者甚至在厨房里作杂事，而在孟街的家里，除了祖父和媽媽对这一点不甚注意外，父亲和外祖母却常常叨唠她，不是叫她把什么地方的灰尘拂掉，就是叫她向她那位又听話又虔敬又勤儉的堂姐妹克罗蒂尔德学习。当这位小姑娘坐在摇椅上向丫环僕人发号施令的时候，她那从母亲体內傳来的貴族习性又抬起头来了，这家里除了丫环僕人以外还有两个年輕姑娘和一个車夫伺候两位老主人。

不管怎么說，每天清晨醒来，发現自己睡在一間高大的四壁裱糊着花緞的卧室里，剛一伸出手去首先摸到的就是那柔軟的緞子被，这总是一件舒服的事；此外，坐在露台前边吃早点，从敞开的玻璃門外流进来花园里的清新的气息，喝的不是咖啡、茶，而是一杯蔻蔻，每天都喝誕辰用的蔻蔻，外加厚厚的一块新鲜蛋糕，这也是值得一提的事。

自然，除了星期日以外，这頓早点冬妮总是独自享用的，因为外祖父母要等冬妮上学半天以后才下楼来。当她就着蔻蔻吃下她的一块蛋糕以后，就拿起书包，迈着碎步走下露台，穿过修葺得整整齐齐的临街花园走到街上去。

她长得很可爱，这位小冬妮·布登勃洛克。她的茂密的鬈曲的头发从草帽底下松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淡金色的头发顏色变得越来越深了。她的眼睛是灰藍色的，炯炯有神，微微撅着一点的嘴唇給这張嬌憨的小面庞添上一些頑皮的神情，这种神情就是在她的秀丽的身姿上也找得出来；她的細細的小腿上穿着雪白的袜子，走路的时候跳跳躂躂，滿有自信地微微搖摆着身子。很多人都认識这位布登勃洛克参議的小女儿，当她走出花园的大門，来到种着栗树的林蔭路上的时候，很多人向她打招呼。也許是一个头上戴着有淡綠色飄带的大草帽的卖菜妇正赶着一輛小車从村里来，亲热地向她招呼："好啊，小姐！"也許是那个大个子搬运夫馬蒂逊，穿着黑色的短外衣、肥腿褲子和扣絆鞋，看見她走过来恭恭敬敬地摘下他那頂粗劣的圓筒帽……

冬妮站了一会，等着她的小邻居玉尔新·哈根施特罗姆出来，她們俩总是一起上学。玉尔新是个高肩膀的孩子，一双大眼睛漆黑有光，她就住在旁边一座挂滿了葡萄藤的别墅里。他們一家不久以前才在本地落了戶，玉尔新的父亲，哈根施特罗姆先生跟一个年輕的法兰克福女人結了婚。这个女人生着一头異常濃黑的密发，耳朵上戴着全城找不出第二份的大钻石。她娘家的姓是西姆灵格。哈根施特罗姆先生是一家出口公司——施特倫克和哈根施特罗姆公司——的股东，对本市的一些活动抱着很大的兴趣和热心，总是野心勃勃。然而由于他的婚姻，一些古板守旧的人家像摩侖多尔夫、朗哈尔斯和布登勃洛克等对他都相当疏远；虽然他在各种委員会、同业公会或者理事会里都是积极活动的一員，可是他并不很得人心。他似乎千方百計跟这些名門旧族的人作对，他狡黠地阻撓人家的主張，努力貫彻自己的計划，借以向人家証明他自己比别人高明多少倍，是怎样一个

不可缺少的人物。參議布登勃洛克談到他的时候說："亨利希·哈根施特罗姆总是跟别人找麻煩……他似乎专門跟我作对，只要有隙可乘，就反对我……今天在救济总会里鬧了一場，前两天在財政局里……"約翰·布登勃洛克接着說了一句："眞是个小人！"——又有一次父子两人吃飯的时候又气恼又沮丧……出了什么事了？哎，沒什么……他們沒作成一笔大生意——运往荷兰一批裸麦；施特倫克和哈根施特罗姆从他們鼻子底下把这桩交易搶走了；簡直是一个狐狸，这个亨利希·哈根施特罗姆……

冬妮常常听到这种談話，这不能不在她心上引起对玉尔新·哈根施特罗姆的某些恶感。她們同路上学只不过是因为她俩是邻居，平常她俩却总是吵嘴。

"我父亲有一千泰勒！"玉尔新說，明知道自己在撒弥天的大謊。"你父亲呢？"

冬妮因为嫉妒和自卑而沉默不語。过了一会，她不动声色地順口說："我今天喝的蔻蔻茶香极了……你早点吃什么，玉尔新？"

"哎，我差点忘了，"玉尔新回答說；"你要不要吃我一个苹果？——呸！我才不給你呢！"說着把嘴唇撅起来，一双黑眼睛因为滿足而变得湿潤潤的。

有时候玉尔新的哥哥亥尔曼也跟他們一块儿上学，他比她們稍微大两岁。她还有一个哥哥叫莫里茨。莫里茨因为身体不好，請先生在家里教。亥尔曼生着金黄色的头发，可是鼻子却有一点扁。因为他老是用嘴呼吸，所以不断地吧嗒着嘴唇。

"胡說！"他說，"爸爸的錢可比一千泰勒多得多呢。"在亥尔曼身上，冬妮最感到兴趣的一点是他带到学校去的第二份早点——不是面包，而是一块橢圓形带葡萄干的奶油檸檬糕，軟軟

和和的，里面还额外夹着几条腸子或者一块鵝脯肉……这东西好像很合他的口胃。

对于冬妮·布登勃洛克說起来，这眞是件新鮮的东西。檸檬蛋糕加鵝肉，眞使人馋涎欲滴！他让她往他的飯盒里看了看，她忍不住把自己的願望說了出来，她眞想嚐一块。

亥尔曼說："今天我不能給你，冬妮，明天我可以多带一块来給你，要是你願意拿点什么来跟我交換的話。"

第二天冬妮走到巷子里等了五分钟，可是玉尔新还沒有来。又过了一分钟，亥尔曼一个人走了出来；他搖着用皮带拴着的飯盒，輕輕地吧嗒着嘴。

"喏，"他說，"这儿有一块加鵝肉的檸檬蛋糕；一点肥的也沒有——完全是瘦肉……你給我什么？"

"一先令，成不成？"冬妮問。他們倆站在林蔭路中間。

"一先令……"亥尔曼重复地說。他忽然咽了一口吐沫說："不，我想要点别的。"

"要什么？"冬妮問；为了这点美味蛋糕她想她什么都肯出的。

"一个吻！"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喊了一句，一下子用两只胳臂抱住冬妮，不分头臉地乱吻起来。然而他始終沒有挨到她的臉，因为她以惊人的敏捷把头向后仰过去，左手拿着书包頂住他的胸脯，使尽全力用右手在他臉上打了三四下……他脚步蹒跚地向后退了两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妹妹玉尔新像一个黑魔鬼似地从一棵树后边跳了出来，怒火冲天地扑到冬妮身上，扯下她的帽子，拚命地抓她的臉……从这件事以后，他們的友誼差不多也就告一段落了。

且說冬妮之所以拒絕哈根施特罗姆吻她，显然不是出自羞澀。她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姑娘，她的卤莽放纵惹得她的父母、特

别是参議为她操了不少心。她虽然头脑聪明，功課学得很快，然而她的品行却实在很有欠缺，弄到后来連女校长，一位亚嘉特·菲尔美林小姐，也不得不亲自到孟街登門拜訪。她因为困窘，遍体汗津津的，非常客气地劝告参議夫人說，应該严厉地管教这个小姑娘，——因为这个孩子不顾师长屡次劝戒，又在街上闖了一次禍。

冬妮从城里走的时候，她跟誰都认識，跟誰都談話，这并不是有失体面的事；相反地，参議对这一点是表示贊許的，因为他认为这表示他們家人不摆架子，对人和气、有礼貌。冬妮常常和托馬斯一起在特拉夫河边上的堆棧里閑蕩，在燕麦和小麦堆上爬上爬下，和坐在賬房里的工人、記賬員聊天。这些賬房又小又暗，窗口齐着地面。有时候冬妮甚至在外边帮助往上拖粮食口袋。她认識那些穿着白圍裙，托着木盆走过大街的本地的屠夫們，她认識那些赶着馬車用鋁鉄桶从乡下往城里运送牛奶的女人，冬妮常常让她們用車送她一程；她认識在金銀首飾店的木头小屋子里干活的花白鬍子的老师傅們，这些小屋子就建筑在市場的拱道下边；她也认識市場上卖魚、卖果子、卖菜的女人，甚至站在街角上嚼烟叶的脚夫她也认識……好了，用不着再一一列举了！

可是冬妮决不仅限于跟人打打招呼而已。有这么一个人，臉色蒼白，沒有鬍鬚，誰也說不准他究竟多大年紀。清晨他常常带着忧郁的笑容在大馬路上散步。这个人神經非常脆弱，誰要是猛的大喊一声——比方說，在他身后“咳”“呵”地一叫——，他就吓得瘸着一条腿乱跳；而冬妮每次看見他总不放过他，一定让他跳几跳。此外，街上还有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太婆，头非常大，无論什么天气她总支起一把碩大无朋、七穿八孔的破伞，冬妮每看見

她就要嘲弄她，叫她“破伞太太！”或者“香蕈！”。这种行为当然不怎么得体。还有，冬妮常常跟两三个气味相投的伙伴到約翰尼斯街里一条横胡同里去，这里面住着一个卖布娃娃的老太婆。她生着一双奇怪的紅眼睛，独自住在一間小屋子里。冬妮几个人到了她的住房前边就拚命地扯門鈴，等老太婆一出来，她們就假作殷勤地問，痰盂先生痰盂太太住不住在这儿啊，問完了就尖声笑着跑开了……这一切恶作剧都有冬妮·布登勃洛克的份儿，而且她作的时候好像心安理得似的。如果那个受害的人吓唬她两句，你就会看到这位小姐怎么样倒退一步，撅着上嘴唇，把漂亮的小臉蛋儿往后一揚，“呸”的啐一口，摆出一半恼怒一半譏誚的样子，仿佛在說：“你敢！我是参議布登勃洛克的女儿，告訴你……”

她在城里走来走去，宛如一个小皇娘娘似的，她完全有权力依照自己的心情旨趣对臣屬寬容或者殘忍。

第三章

让·雅克·霍甫斯台德給参議布登勃洛克的两个儿子下的断語，显然恰当中肯。

托馬斯生来就是个商人，注定为公司未来的继承人。他現在正在一处带哥特式拱頂的老式学校念实用科学。托馬斯聪明、灵活、理解力很强，每当他的兄弟克利斯蒂安摹仿教师的动作时，他总是非常开心地呵呵大笑。克利斯蒂安在普通中学念书，天資一点也不差，然而不如托馬斯那么严肃认真。他摹仿教师摹仿得逼眞逼肖——特别是那位教唱歌、图画等輕松課程的能干的馬齐魯斯·施藤格先生。

施藤格先生的背心口袋里永远插着半打左右削得尖尖的鉛笔。他头上戴着火紅的假发，穿着一件寬大的淺棕色的外衣，长得一直拖到脚面。脖子上的硬領几乎高到額角。他人很机敏，喜欢說一些語意双关的話，例如："你应該划一条弧綫，我的好孩子，你划的是什么？你胡画了一条綫！"或者他对一个懶学生說："你在三年級蹲了三年，在六年級岂不要蹲上六年！"他最喜爱的課程就是在唱歌課上练习《綠色的森林》这首歌。他預先让几个学生到外面走廊上，等到課室里唱到"我們愉快地走过田野和森林……"这句歌詞的时候，走廊上的学生就低声哼唱最后一个字作为回声。有一次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他的表兄弟尤尔根·克罗格和他另外一个同伴安德利亚斯·吉塞克，一个消防队长的孩子，被委派去作这个工作。該发出柔和的回声的时候，他們把煤斗叮啷当啷地滚下楼梯去。为了这件事他們下午放学以后不得不留在施藤格先生的住处等候处罰。然而他們在那里过得很愜意。施藤格先生把早晨发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吩咐管家給布登勃洛克、克罗格和吉塞克每人一杯咖啡，接着把他們打发走了……

事实上，在这所圓穹屋頂的老学校——原先是一座寺院学校，教学的老夫子們都是一些脾气温和的好好先生，領导他們的校长，一个喜欢聞鼻烟的和善老头，本人就主張待人以寬。因之这些教师們也就取得一致的意見，认为学問和欢暢的情緒彼此并不排斥。他們相竞以温文尔雅的精神从事工作。中年級有一位教拉丁文的姓师的先生从前作过牧师。这位牧师身材頎长，生着棕色的髯鬚，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最引以为荣的就是他的职业恰好暗暗嵌着他的姓氏，他不止一次让学生翻譯 pastor ① 这个拉丁字。他的口头禪是"受到无限的限制"，但是沒有人知道，

他这样說是不是有意在开玩笑。有时候他表演一种口技，把舌头鉗在嘴里，然后倏地往外一吐，发出清脆的一响，好像香檳酒塞子彈开的声音一样，弄得全班学生都楞楞地不知所措。他喜欢跨着大步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对个别的学生談說他未来的生活，談得有声有色。他这样作的目的，显然是想刺激学生們的想像力。最后他态度严肃地回到功課上去，就是說，让学生朗誦几首他写的小詩。在这些詩里面他巧妙地把变格規則和煩难的語法結构都編排进去。他自己也常常得意洋洋地高声朗誦这些詩，特别把节奏韵律念得清清楚楚。

湯姆和克里斯蒂安的童年时代……沒有什么特别値得紀叙的大事。在那些日子里籠罩住布登勃洛克家庭的是一片阳光，在商号里生意特别兴隆。虽然偶然也发生一次暴風雨，一場小災禍，像下述的这种：

史篤特先生是一个裁縫师傅，住在鑄钟街。他的老婆买卖旧衣服，因此和上流社会也有来往。史篤特先生穿着一件羊毛衫，遮住他那露到褲子外面的便便大腹……給布登勃洛克家的小少爷作了两套衣服，工料一共七十馬克；因为这两个人的請求，他同意在賬簿上記了八十馬克的賬，把多余的錢給了这两个孩子。这是一笔小生意；虽然并不怎么干淨，可是也不是什么絕无仅有的希罕事。可是，命运捉弄人，这件事被揭穿了。史篤特先生不得不在羊毛衫上面披上一件黑罩衫，到參議的办公室来对案，湯姆和克利斯蒂安当着裁縫的面受到一次严厉的审詢。史篤特先生叉着两条腿，斜側着头，毕恭毕敬地站在參議的安乐椅旁边，极力想把事了結下来。他說什么“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

① 拉丁文：牧师。

事”，說什么“事情旣然已經鬧出来了”，他如果能得到七十馬克也就知足了。可是參議对这个騙局却气得不得了。他严肃地考虑了很久，結果是把孩子們的零用錢提高了，《圣經》上不是写着嗎，“不要誘惑我們！”

这一家人在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身上显然比在他的兄弟身上寄托了更大的希望。托馬斯举止有节，性格虽然活潑但不張狂；相反地克利斯蒂安常常是喜怒无常，有时候他会作出一些滑稽突梯的傻态，有时候又会把全家人吓得七魂出窍……

有一次，一家人正坐在餐桌上吃尾食水果，大家愉快地聊着天。突然間，克利斯蒂安把一个咬了一口的桃子放回到盘子里，臉色变得煞白，一双深陷的圓眼睛在他那大鼻子上瞪得大大的。

“我永远不吃桃子了，”他說。

“为什么，克利斯蒂安……老說这种蠢話……你怎么啦？”

“你們想想，要是我一不小心……把这个大核吞下去，它正卡在我的嗓子眼里……堵得我出不来气儿……我跳起来，憋得两眼发藍，你們也都急得跳起来……”他忽然惊惶失色地呻吟了一下，不安地从椅子上欠起身来，仿佛要逃走似的。

參議夫人和永格曼小姐真的跳了起来。

“老天爷呀——克利斯蒂安，你沒有真吞下去吧?！”从他的动作看，好像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似的。

“沒有，沒有，”克利斯蒂安說，漸漸地安靜下来，“我是說，假如我把它吞下去！”

參議本来也吓得面色蒼白，这时开始責罵起他来，連祖父也惱怒地拍着桌子，宣布以后要严禁这种捉弄人的把戏……只有克利斯蒂安以后真有一段很长的时期不敢再吃桃子。

第四章

大約在这一家迁入孟街新居的六年以后，在一天寒冷的正月里，安冬內特·布登勃洛克老太太終于病倒在她的中层楼臥室里的大床上了。她这次所以臥床不起倒并不只是因为年老虛弱的緣故。一直到她病倒的前几天这位老太太始終精神充沛，鬢角上的茂密蒼白的鬈发也始終梳得一絲不乱，給人一种端庄威严的感覚。城里的一些重大的宴会，她都和她的丈夫孩子一起出席，遇有布登勃洛克自家宴客，她也亲自參加主持，一点也不让她那位仪态大方的儿媳妇占先。但是突然有一天，她感到身体有某种不适，最初診断是輕性腸加答。格拉包夫医生給她开了一張食譜——一点鴿子肉和两片法国面包。但接着她就肚腹絞痛，嘔吐不止，她的身体一蹶不振，陷入一种令人担忧的頽唐不支的状态。

当格拉包夫医生和參議在屋外楼梯上簡单而严肃地商談了一陣以后，当另一位医生，一个长有黑鬍鬚的面容沉郁的矮矮胖胖的人也开始跟着格拉包夫医生一起走出走进以后，这所房屋的面貌似乎整个改变了。人們走路时都躡着脚，說話只是低声耳語，楼下过道也不許轰隆隆地走馬車了。一种新奇的不平常的东西好像拜訪了这所老屋子，一个秘密，每个人在另外一个人的目光里都讀得出这个秘密；死亡的概念已經进了家門，正默默地統治着一間間寬闊的大屋子。

然而誰也沒有空閑着，因为不断有客人来探病。病人在病榻上纏綿了十四五天。头一个星期結尾，病人的一位哥哥，杜商老議員就带着他的女儿从汉堡来探視病人。几天之后，參議的

妹妹和她的丈夫，法兰克福的一位銀行家也赶来了。这些来客都住在他們这里，忙得永格曼小姐手脚不停閑。她又要为客人布置臥室，又要准备早餐用的虾米、紅酒，同时厨房里烹調的事也比往日加多起来……

楼上，約翰·布登勃洛克正坐在病榻旁边，握着老伴內特的黯无血色的手。他皺着眉，下嘴唇微垂着，茫然向前凝視。挂钟每隔一定的时間就发一声空闊的嘀嗒声，那間隙似乎拖得很长，然而比起病人的微弱短促的呼吸来，时钟的嘀嗒声显然还勤得多。一个穿黑衣的护士正在桌旁調制牛肉茶，这是他們打算让病人飲用的；隔不多会就有一个家里人悄悄地走进来，又悄沒声息地走出去。

老人也許正在回忆，四十六年以前他怎样坐在第一个妻子的病榻旁边。也許正在比較当时那种痛楚絕望的心情和今天这种深沉的哀愁。因为今天他自己也是一个老人了，当他注視着他的老妻的完全变了样子的面容，那毫无表情、无比的冷漠的面容，他已不复有过去那种强烈的感情了。他的这位妻子既沒給过他很大的快乐，也沒給过他很大的痛苦；但是她聪敏地在他身旁过了这么多漫长的年头，从沒忘記过自己的身份，如今她也要寂然地离他而去了。

他并沒有回忆很多事情。他只是凝眸返顾自己的一生和抽象的生命。生命好像突然間变得又遙远又奇異了，他不禁微微地摇了摇头。他一度投身于其中的无謂的喧囂紛扰如今都已悄然引退了，只寂然地把他留下，让他惊奇地傾听着从远方傳来的那喧鬧声的余音……他不时自己叨嘮着：

“奇怪啊！奇怪啊！”

直到布登勃洛克老太太沒有掙扎地吐出她最后一声短促的

叹息，直到在餐厅里行了奠祭仪式，扛夫們抬起那口为鲜花遮滿的棺材，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外走的时候，——他仍然是过去那种心情，他甚至連哭也沒有哭一声。他只是感到惊詫似地微微地摇着头，臉上浮着一层苦笑，不时叨念着“奇怪啊”！这个字成了他的口头語了……約翰·布登勃洛克的寿命无疑地也到尽头了。

从此以后，他跟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心不在焉地沉默着，即使有时他把小克拉拉抱在膝上，給她哼唱一只滑稽的老曲子，像什么“大馬車咕嚕嚕地走过来……”啊，什么“看，一只蒼蝇在墙上嗡嗡飞……”啊，他也会忽然沉默起来，好像从一长串模模糊糊的冥想中猛然醒轉过来似的，重新把孙女儿放在地上。他摇着头，念念叨叨地說“奇怪，奇怪”！然后独自轉向一边去……有一天他說道：“让，到时候了吧？”

不久以后，一張印工精細、由父子两人署名的启事就分散到城里各个人家去了。启事上說，老約翰·布登勃洛克由于年迈老耄，不能继續操持商务，自本日起，把先祖一七六八年創建的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連同一切資产与債务交由其子暨过去的伙友約翰·布登勃洛克继承。今后該人即为公司的唯一股东，特此恭告諸位亲友周知，并請继續眷顾……最后是老約翰·布登勃洛克的签名，声明他今后将不签署公司的任何文件。

这張启事一发出，老人就拒絕再踏进办公室的門了，而他那种对万事冷漠的态度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三月中旬，距离安冬內特夫人逝世只有两个月左右，偶然害了一点伤風就把老人撂倒了，沒有多久以后，一天夜里，又輪到这一家人圍在他的病床四周了。他首先对参議說：“一切如意，让，要永远有勇气！”

接着对托馬斯說：

“帮助你父亲！”

又对克利斯蒂安說：

“要作一个有用的人！”

——以后他就不言語了，他把所有在場的人望了一遍，最后又念叨了一声“奇怪”，就把头轉向墙壁去……

直到咽气，他也沒有提到长子高特霍尔德。另外这位长子虽然接到参議的信，要他在父亲临終以前来見一面，却也一直保持着緘默。可是在老头故世的第二天清晨，訃聞还沒有发出去，参議正从楼梯上走出去，預备到办公室里办几件要紧事的时候，这时忽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布来登街上的西格蒙特·施推威英內衣商店的店主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忽然匆匆忙忙地从門道里走过来。高特霍尔德四十六岁，身材短胖，濃密的淡黄的鬢鬚中夹杂着不少銀絲。他的腿很短，穿着一条带格的粗料褲子，肥得和口袋相似。在楼梯上他正碰到向下走的参議，他把那遮在灰帽子的闊沿下的一双眉毛向上一挑，接着擰在一起。

“約翰，”他說，幷沒有把手伸給他的弟弟，“怎么样了？”他的嗓音很高，但听着幷不刺耳。

“他昨天夜里过去了！”参議激动地說，一把握着他哥哥的手，那手里还提着一把雨伞。“他，咱們的好父亲！”

高特霍尔德把眉毛垂得那么低，低得連眼皮几乎都闔上了。沉默了一刻他郑重地問道：

“他直到最后也沒有改变看法嗎？”

参議立刻把握着他的手放下来，甚至向后退了一步。他的深陷的圓眼睛閃了一閃，回答說：“沒有。”

高特霍尔德的眉毛在帽沿下重又聳上去，一双眼睛凝神盯住他的兄弟。

“你从主持公道的精神上来讲，我可以有所希冀嗎？”他說这句話时声音很低。

現在輪到参議把目光低垂下来。接着他把手往下一甩，作了个表示决心的动作，继續俯視着地面，用平静而坚决的語声回答說：

“在这沉重、严峻的时刻，我以一个兄弟的身份向你伸出手去；然而如果談到商业上的事，我只能以这家声名昭著的公司經理的身份跟你談，你知道，我今天已經是这家买卖的唯一的所有主了。作为一个經理我有自己的職責和义务，你不能希冀我作一件有背于我的職責的事；在这件事上，沒有其他情誼說話的余地。”

高特霍尔德走了……但是出殯的那一天他又来了，他夹在那拥挤的人群中間：亲戚、朋友、商业界的相知、各大商号的代表、搬运夫、职員、堆棧工人……这些人把屋子、楼梯、走廊塞得水泄不通。城里所有的馬車都賃了来，长长的排滿了一条孟街。高特霍尔德也来参加葬礼，这使参議喜出望外。他不但自己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她那个母姓施推威英的妻子和三个已經长大了的女儿；弗利德利克和亨利叶特，两个人都是又高又瘦，菲菲，十八岁的最小的一个，似乎生得特别矮，特别胖。

布登勃洛克家的祖塋在布格門外，紧傍着公墓的矮树林。在墓穴旁边主持葬礼的是圣瑪利教堂的科灵牧师。科灵牧师生得身体粗壮，一顆粦粦大头，說話很粗野。他歌頌了死者的虔敬上帝、食用有节的生活，认为那些“酒徒色鬼和大肚子汉”应当引以为戒——很多人听了他这种不文雅的辞句都不以为然的搖了搖头，不禁想起新死去的万德利希牧师的温文典雅的辞令来。等到一切仪式都举行完毕，死者安然入土以后，七八十輛出租馬車的

車輛开始轆轆地向回轉动的时候……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請求参議一起走，因为他想单独和参議說几句話。这样子他就和这位異母兄弟并肩坐在一輛高大笨重的馬車后座上。他把一条短腿搭在另一条上，显得特别和气，一派乞求和解的样子。他說，他越来越认識到，参議沒有第二条路，只能照目前这样行事；他自己也不願意再怀恨已經亡故的父亲。他决計放棄提出来的要求，而且甚至想进一步退出一切商业活动，倚靠他的一部分遺产和能剩余的一点資金过活；因为一方面他对內衣这一行业不感到多大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一行生意淸淡，他也不願冒險投入更大的資本……“他違背父命，自己也沒有得到幸福！”参議暗自思忖道，篤念上帝的心更深了一层；可能高特霍尔德想的也正是这个。

回到孟街以后，参議伴着他这位哥哥到楼上早餐室；弟兄两人穿着薄礼服在春天的郊野里站了这么久，都感到有些寒顫，便首先对飲了一瓶白兰地。高特霍尔德和他的弟媳略微应酬了几句，又摸摸孩子的头，就告辞了。几天以后，他又出席在城門外克罗格的别墅里举办的一次“儿童日”……他已經着手清理他的商店了。

第五章

有一件事使参議感到很痛苦：祖父竟沒有来得及看到孙子投身到商业生活里来。这是今年复活节前后的事。

托馬斯离开学校这一年正好十六岁。最近两年来他长得很結实，也行过了坚信礼。在行坚信礼的时候科灵牧师还用聳人听聞的字眼对他作过一番戒酒的劝告。从这以后他开始穿上成

年人的服装，这使他的年紀显得更加成熟了。他的脖頸上挂着祖父贈給他的一只金表鏈。表鏈上挂着一块金牌，上面鐫着这一家族的紋章。在粗糙不平的质地上画着一片平平的沼澤地，上面孤单单地立着一棵光禿禿的柳树。至于那个更古老的鑲綠宝石的印章指环(可能从前住在罗斯托克的一位祖先，那位家境寬裕的裁縫师傅就带过它)，連同那一本厚大的《圣經》現在却已由参議继承下来了。

正如同克利斯蒂安的面龐越长越像父亲，托馬斯的模样却长得跟祖父一模一样，特别是他那圓圓的、紧繃繃的下巴和那輪廓秀丽的笔直的鼻子更像祖父。他的头发斜分着，向后梳成两个小蓬，露出下面青筋毕显的窄窄的鬢角。头发的顏色是棕黃色的，相形之下，长睫毛和眉毛，显得特別淡。順便説一下，他总喜欢把一条眉毛富于表情地往上一挑。他的动作、語言和笑容，都是很稳重、很有分寸。他笑的时候总是露出他那不太整齐的牙齿。現在他怀着热誠而严肃的心情迎接了这一职业。

他踏入商业生涯的第一天眞是非常隆重的日子。这一天吃过早飯后，父亲就带他到公司的办公室里，把他介紹給經理馬尔庫斯先生，会計哈威尔曼先生和其他的人員，其实这些人他早已很熟識了。接着他第一次坐在写字台前的轉椅上，孜孜不倦地干起盖章、分类和抄写的工作。下午父亲又带他到特拉夫河畔的几个仓庫里去轉了一周。这些仓庫各有自己的名称，像什么“菩提树”啦，“橡树”啦，“狮子”啦，“鯨魚”啦等等。在这些仓庫里托馬斯早已混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熟了，但是作为一个新同事被介紹給仓庫的人这还是第一次……

他以全副心神投入了这个事业，处处模仿着父亲那种一語不发埋头苦干的劲头。父亲总是咬着牙工作，在日記里写下了

很多祈求上帝保佑的禱詞；因为他必須把公司因为老掌柜逝世而付出的一大笔开支补偿过来，这已經成为他的神圣的职責了……一天夜里，时間已經很晚了，参議坐在風景厅里把他們現在的处境詳細地分析給他的妻子听。

已經十一点钟了。孩子們和永格曼小姐都已經回到走廊旁边的一排屋子里去睡觉了。因为三楼这时除了偶尔給来客一用外已經空出来了。参議坐在黃沙发上，嘴里銜着一支雪茄，正在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本地报紙的經济栏。参議夫人坐在丈夫身边，正弯着腰綉一块錦緞。她的嘴唇微微动着，用綉針数着針脚。在她身边的一張小巧的縫級桌上摆着一只烛台，点着六支蜡烛；那个枝形的大吊烛台却沒有点上。

約翰·布登勃洛克这时年紀已过四旬，近几年来，面容显見得蒼老多了。他的一双圓圓的小眼睛似乎比过去陷得更深，相反地，鷹勾鼻子和顴骨却显得更突出了。淡黃的头发在鬢角分縫的地方仿佛淡淡地扑了一两下白粉。参議夫人这时也已年近四旬，但是她那美丽的、甚至可以說是光彩照人的外貌却依然不减当年。她的肤色白得好像沒有血色，臉上生着不多几点雀斑，这一点并不損伤她的嬌嫩。她的淡紅的头发燙得非常美，在烛光下閃閃发亮。她用她那清徹、碧藍的眼睛斜睨了丈夫一眼，对他說：

“有一件事我想让你考虑一下，亲爱的让，我們是不是应該再雇一个佣人啊……我覚得，我們很需要一个。当我想到我的父母……”

参議把报紙攤在膝上，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他的目光变得专注起来，因为这里談到一件增加开支的事。

“是的，亲爱的貝西，”他开始說，故意把話音拖得很长，以便

把反对的話的措辞說得更委婉一些。“雇一个佣人嗎？从两位老人去世以后，我們家里还留了三个使女，不算永格曼小姐，我覚得……”

“哎，这所房子这么大，让，有时簡直弄得我一点办法也沒有。我对林娜說：‘林娜，好孩子，后面的屋子不知道有多久沒打扫了！’可是我也不能过分支使她們啊，前面这些屋子也都得弄得清爽整齐，她們的事儿本来也就够多的了……要是雇一个男僕，支使他跑跑腿什么的，那就方便多了……从乡下雇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佣人并不难……瞧，我差点把这件事忘了，让，路易斯·摩侖多尔夫正要把他們的安东辞退；我看他伺候人吃飯手脚很俐落……”

“老实說，”参議說，感到不安地挸动了一下身子，“我以前倒沒想到这个。我們如今很少赴宴会，自己也不常宴客……”

“不錯，可是咱們家还是短不了有客人来，你知道这不能怪我，亲爱的让；虽然你知道，我是很喜欢招待客人的。有时你的商业界的朋友从外地来，你留人家吃一頓便飯，他还沒有找到旅館，自然要在咱們家过夜。有时来一个傳教师，也許要在咱們家住上八九天……再过一个星期馬蒂亚斯牧师就要从康史塔特来……再說雇一个佣人工錢也微不足道，我看……”

“可是积少成多呀，貝西！我們家里已經在付四个人的工錢，此外公司里还养着一大批人。”

“咱們当眞多一个人也雇不起了嗎？”参議夫人歪着头看了她丈夫一眼，笑着說。“我一想到我娘家的那些佣人……”

“你娘家，亲爱的貝西！看起来我倒要問問你，你对于咱們家的家底到底清楚不清楚？”

“不清楚，你眞問着了，让，我眞是心中无数……”

“好，这倒不是什么說不清楚的事，”参議說。他在沙发上重新坐坐好，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上，吸了一大口烟。他的眉毛稍微皺起一点来，背誦如流的說出一串数目字……

“把話說得簡单些，妹妹出嫁以前父亲手里大概净剩九十万馬克，公司的股份、地皮自然不算在內，給了法兰克福八万馬克作陪嫁费，給高特霍尔德十万安家費：剩下的是七十二万。接着买了这所房子，算上我們从阿尔夫街上那所小房子得到的一笔款，——这里連同修繕、添置家具也用去十万多，还剩下了六十二万馬克。又給法兰克福两万五千购置产业的补偿費；还剩下五十九万五千。要不是这几年我們又賺了二十万，把这几笔开支抵补了一部分的話，父亲去世时留給我們的資財就是这一点了。加上賺的錢，我們的全部資財是七十九万五千。从这里又給了高特霍尔德十万，給法兰克福二十六万七千，再加上父亲遺囑里指定給圣灵医院、商业人員寡妇救济金等几笔小額捐款。这样我們只剩下大約四十二万馬克，也許还可以算上你的十万妝奩費。这就是我們目前經济情况的一些大概数字。自然罗，財产的数目不是完全固定的，总有些小升降。我們并不是豪富之家，亲爱的貝西。而且还有一件事我們也不能忽略，那就是，我們买卖虽然小了，可是开支还是跟从前一样大，架子已經搭起来了，就很难收縮了……你能了解我的这番話嗎？”

参議夫人把刺綉放在膝上，迟疑地点了点头。“很能了解，亲爱的让。”她說。虽然她并不是每句話都能了解，而且根本想不通，为什么举了这么一大笔一大笔的款項，却雇不起一个佣人。

参議把他的雪茄重新吸亮了，揚起头来，把烟吐出去，继續說下去：

“你也許在想，你的父母百年以后，我們还有希望得到一笔

可观的款子，不錯，这是实情。可是……我們也不能毫无打算地对它抱着过大的希望。我知道你父亲很損失了几笔冤枉錢，而这些損失都是尤斯图斯造成的，这一点也不是什么秘密。尤斯图斯的为人么，可以說和藹可亲，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能干的商人，而且运气也不佳。根据一些消息，他很作了几笔亏空生意，又由于流通資本不足，他和銀行家交涉，貸了几笔款子。好几次为了使他不致遭受風險都不得不由你父亲拿出相当大一笔錢来給他救急。这种情形将来也在所难免，而且我怕一定免不了。原諒我說句老实話，貝西——我觉得作为一个退休的人，你父亲那种随便、乐天的态度对他老人家是很合适的，可是你哥哥是一个买卖人，他就不应該也采取这种态度了……他有一点心躁气浮，你說对不对？你的两位老人又是一切飲食服用，应有尽有，这一点我倒是很替他們高兴，只要他們的經济条件允許，日子过得不能再讲究了……”

参議夫人寬大为怀地笑了笑；她知道她丈夫对她娘家讲求排場的习惯是不以为然的。

“这些話不用多說了，”他把雪茄烟头放在烟灰盘里接着說，“讲到我嘛，我唯一的希望是天主能保佑我，让我有力气多干几年，在他的仁慈的保佑下，把公司的資产恢复到过去的规模……我希望你現在对这些事情能看得清楚点了，亲爱的貝西——！”

“可不是嘛，让，完全清楚了！”参議夫人急忙回答說，她今天晚上已經放棄了雇佣人的念头了。“咱們去休息好嗎？夜已經很深了……”

过了几天，有一次，参議从公司回来，兴致非常高，一家人在餐桌上还是商量好，决定把摩侖多尔夫家的安东雇下来。

第六章

“我們把冬妮送到寄宿学校去，送到卫希布洛特小姐那儿去吧，”布登勃洛克参議說。他說話的語調很坚决，事情就这样办了。

托馬斯作生意很有才干，克拉拉越来越长得健壮活潑，就是可怜的克罗蒂尔德，她那大胃口誰看着也一定会覚得痛快，只有冬妮和克利斯蒂安两个人，正如我們在前面提过的那样，不太令人滿意。讲到克利斯蒂安，最近差不多每天下午都要被施藤格留下喝咖啡。其实这还只是一件最无关紧要的事，但是参議夫人最后还是认为这种情况太多了，不得不給这位老师客客气气地写了一張便条，請他撥冗到孟街一行，商談一下这个問題。施藤格先生果然来了，他戴着节日用的假发，脖子上扣上最高的硬領，背心口袋上插着一排削得尖尖的长矛般的鉛笔，和参議夫人坐在風景厅里。克利斯蒂安藏在餐厅里偷听他們这場談話。这位优秀的教育家虽然有些拘束，却仍然口若悬河地宣讲他的教育理論，他談到“画弧綫”和“胡画綫”二者的迥然不同，提到美丽的綠森林和煤斗的事。在这次拜訪中他不断地說“因而”这个字，他覚得这个字和目前这种富丽堂皇的环境非常适合。过了一刻钟光景，参議也回来了。他首先把克利斯蒂安从餐厅里赶走，接着就为自己孩子的頑皮向施藤格先生深致歉意。“噢，参議先生，不要这样說。这个学生脑筋敏捷，性格活潑……因而……只是有些浮躁，如果我能这么說的話，嗯……因而……”参議非常客气地領着他在屋子里轉了一周，以后施藤格先生就告辞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一件事。

最糟糕的是，下面这些事被揭发出来：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一天晚上擅自和一个好朋友到戏院去了。这一天演的是席勒的《威廉·退尔》；扮演退尔的儿子瓦尔特的是一个年輕的姑娘，一位梅耶—德—拉—格兰日小姐。这位小姐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不管和她扮演的角色的身份适合不适合，她在舞台上总是带着一个鑲钻石的胸針。沒有人怀疑这些钻石是赝品，因为尽人皆知，这是年輕的参議彼得·多尔曼送給她的礼物。彼得·多尔曼是霍尔斯登門外瓦尔街上已故的大木材商人多尔曼的儿子，他和尤斯图斯·克罗格一样，也是本城人所謂的"紈袴子弟"——也就是說，他們的生活有一些放蕩不羈。彼得·多尔曼已經結了婚，而且有了一个小女儿，可是很久以来他就和妻子鬧翻了。現在他自己过着独身汉的生活。父亲給他留下了很大一笔遺产，老人生前的买卖他也在继續經营着，可是人們都說，他現在已經在嚼老本儿了。他的时間大部分都在俱乐部和市政厅地下室的啤酒館里度过，連早飯都在那里吃。清晨四点钟人們常常可以在街上遇見他。此外，他又不断到汉堡去作买卖。但是他最大的癖好还是听戏，不論是什么戏他一出也不放过，而且对演戏的角儿感到很大兴趣。过去几年中，他为了表示傾倒，曾向許多年輕的女演員贈送过钻石礼品，梅耶—德—拉—格兰日小姐是最后一位荣获他这份厚礼的……

让我們回到本題上来吧。且說这位年輕的女士扮演瓦尔特·退尔，照例戴着那个钻石胸針，扮相異常美妙，演技又这样动人，弄得小学生布登勃洛克心蕩神馳，眼睛也为泪水浸湿了。他內心强烈的感情逼着他非用行动表示一番不可。于是趁休息的时候他跑到戏院对面一家鮮花店里，用一馬克八个半先令买了一束鮮花。这位大鼻子、深眼窩的十四岁的小人，手里

捧着鲜花，昂头闊步地直奔后台走去。因为路上沒有人拦着他，他一直走到化装室門前，几乎撞到正和彼得·多尔曼参議站着談話的梅耶一德一拉一格兰日小姐身上。参議看見克利斯蒂安捧着一束鮮花走进来，笑得前仰后合。然而这位新紈袴子却煞有介事地对着瓦尔特·退尔翩然行了个礼，把花递給她，搖晃着头，声音因为激动而弄得苦澀不堪：“小姐，您表演得多么动人！”

“咳，克利山·布登勃洛克，眞是个好样儿的！”多尔曼参議用他那寬嗓子喊道。梅耶一德一拉一格兰日小姐把她秀丽的眉毛一挑，問了一句：“是布登勃洛克参議的孩子嗎？”接着她就亲切地摸了摸她这位新傾慕者的臉。

这就是当天晚上彼得·多尔曼在俱乐部里当作笑談宣讲的全部故事。这件事像閃电似地傳遍了全城，不久竟也傳到校长耳朵里去了，校长又把它当作談話資料轉告給布登勃洛克参議。参議听了这件事怎样反应呢？他好像受到沉重的一击，大为震惊，几乎連生气也顾不到了……当他把这件事說給他的妻子听的时候，他坐在風景厅里簡直像一个失魂丧魄的人。

“这就是咱們的儿子，他竟变成……”

“让！我的上帝，这要是让你父亲听見，他一定会大笑一場。星期四你把这件事告訴我爸爸和媽媽，爸爸一定覚得非常有趣……”

讲到这里，参議的一腔怒火再也忍不住了。“哼！一点不錯！我也知道他会覚得很有趣，貝西！他会很高兴，因为他的輕浮的秉性，他那佻蕩的癖好不但傳給了尤斯图斯，傳給这个紈袴子，而且也傳到他外孙身上了。……該死的，你逼着我不得不把这些說出来！他去找这种人！他把零用錢献給这个卖唱的女

人！——他自己不知道他在作什么；可是他那天生的癖性已經露头了！那种癖性已經露头了！……”

这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再加上冬妮的行为也不端正，像我們前面說过的那样，这也更使参議惴惴不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冬妮虽然不再戏弄那个沒有血色的人，让他独脚跳舞，再也不到卖布娃娃的老太婆家去拉門鈴，可是她却总喜欢把头向后一仰，越来越显露出一派頑皮不逊的样子。特别是当她在城外外婆家住过一个夏天以后，她那傲慢、虛浮的恶劣品行更是暴露无遺。

一天，她和永格曼小姐一起讀克劳倫的《咪咪利》，突然被参議撞見了。参議感到很嫌恶，他拿起这本小书翻了两頁，沒有說什么，就把它鎖起来，以后这本书再也沒有見过世面了。不久以后，冬妮——安冬妮·布登勃洛克——独自和一个中学生，他哥哥的一个朋友在城外散步的事也被发現了。看見他倆散步的是那个和上流社会有来往的史篤特太太，她到摩倫多尔夫家买旧衣服的时候，談起这件事，說布登勃洛克小姐現在也許到了年紀了，应該……后来摩倫多尔夫議員夫人当作笑話似地把它告訴了参議。散步的事被阻止了。然而不久就发現，城門里边的一棵中空的老树，由于树洞沒有用石灰塡严，被冬妮小姐当成了傳信的信筒。她不但从里面拿出那个中学生写来的一封封的情书，而且也把自己写的信放在里面。这件事被揭穿以后，人們感到有必要把这位十五岁的冬妮更严密地看管起来。需要把她送进一所寄宿学校去，送进米倫布林克七号卫希布洛特小姐办的寄宿学校去。

第七章

苔瑞斯·卫希布洛特是一个駝背，駝得很凶，身材比一張桌子高不了多少。她今年四十一岁，然而她从不注意自己的仪表，穿着一身衣服好像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在她那一层疊一层的灰色发鬈上面頂着一頂軟女帽，帽上的綠飄带一直垂到狹窄的孩子似的肩膀上。除了一支瓷地上有她母亲的肖像彩繪的鵝蛋形大胸針以外，她那寒酸的黑色的外衣上从来沒佩带过任何别的装飾品。

这位身材矮小的卫希布洛特小姐长着一对聪明銳利的棕色眼睛，鼻子微微勾着，薄薄的嘴唇紧閉起来的时候流露出一副坚决果断的神情……她的整个短小的軀干和一抬手一投足都带着一股力量，看去虽然未免可笑，却能引起人們的敬畏。这一点恐怕大部分也要归功于她說話的方式。她說話时下巴急遽地前后掣动着，头也随着迅速点动着，以助声势。她說話从不夹杂方言，咬字清晰、正确，竭力把每一个字音念得頓挫有节。可是母音字她却故意念得有些夸張，例如"波特"她讀作"包特"或者甚至"巴特"，又例如她叫自己那只老爱狂吠的小狗"巴比"，而不叫"包比"。有时她对一个寄宿生說："孩子，不要这样傻[1]！"一边說一边屈着食指在桌子上邦邦地敲了两下，她給人一个印象，仿佛这是一件确凿不移的事似的；如果那个法国人包頻內小姐喝咖啡时放的糖太多了，卫希布洛特小姐总是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只手的手指在桌布上彈着，念念叨叨地說："要是我，就把糖罐

---

① 这里，她把 dumm（傻）讀作 domm 了。

子都搬来！"說得包頻內小姐的臉立刻绯紅起来。

小的时候——天哪——小时候她的身体該是何等細小啊！——苔瑞斯·卫希布洛特管自己叫"塞色密"，她至今仍旧保留着这个名字，让那些最好、最用功的学生，走讀的也好，寄宿的也好，这样叫她。"叫我'塞色密'吧，孩子，"她第一天就这样对冬妮·布登勃洛克說，又在她的脑門上啧地吻了一下……"我喜欢人这样叫我。"她还有一个姐姐，凱泰尔逊太太，名字却叫耐利。

凱泰尔逊太太已經有四十八岁光景了。丈夫死后，一文資財也沒留下，她就在妹妹这里定居下来，住在楼上一个单間小屋子里，和学生們同桌吃飯。她的穿着和妹妹一样，相形之下，身材却显得高大異常。她的細瘦的手腕上总戴着一副毛綫腕套。她沒作过教师，不懂得什么威严，她生性就是与人无忤，一团和气。如果卫希布洛特的哪个学生闖了禍，她总是天眞地大笑起来，笑得那么厉害，甚至連声音都岔了，弄得后来塞色密不得不拍着桌子厉声喊一声"耐利"——她喊"耐利"的声音听着好像"納利"——，这时凱泰尔逊太太才被震懾住，收住笑声。

凱泰尔逊太太像个小孩似地挨她妹妹的駡，处处不敢違拗她的妹妹。事实是，塞色密从心坎里瞧不起她这位姐姐。苔瑞斯·卫希布洛特讀的书很多，几乎可以說是个博学的女人。她有自己的幼稚的信念，有自己坚定的宗教信仰，她相信目前这种艰辛枯燥的生活将来有一天会得到补偿。为了保持这些信念她煞有介事地不断掙扎奋斗。然而凱泰尔逊太太却沒有受过什么教育，心地非常单純。"我的好耐利！"塞色密說。"天啊，她簡直是个孩子，她从来沒有过矛盾，沒有过斗爭，她总是很快活……"在她这些話背后流露着輕蔑，也流露着同样多的嫉妒；这是

塞色密性格上有缺点的一面，虽然这个缺点也还是可以原諒的。

这所坐落在城郊的紅磚房子，四周环繞着修葺得異常整齐的花园，房基很高，底层主要被課室和食堂占去，楼上和頂楼作为臥室。卫希布洛特小姐的学生数目不多，因为这里只收年紀比較大的寄宿生。連走讀生在內，一共只有高年級三班。此外塞色密招收学生也很严格，只收那些一致公认的显貴家庭的女儿……冬妮·布登勃洛克就受到很亲切的欢迎，我們剛才已經說过；晚餐席上，苔瑞斯甚至破格作了一种紅色的混合甜酒——“必舍夫”。这种酒要凉着喝，調制这种酒是她的拿手……“还要一点儿必舍夫嗎？”她亲切地点着头劝让說……这句話那么能刺激人的食欲，誰听了也不会拒絕的。

卫希布洛特小姐坐在长餐桌的上首，身下边垫着两个沙发垫，精神奕奕地瞧着大家用飯，沒有一处她照顾不到的；她尽力把自己的一副佝僂的小身軀坐得毕挺，不时警告地敲着桌子，喊“納利”和“巴比”，或者狠狠地盯包頻內小姐一眼，当后者显露出自己的意图，想把所有的牛肉冻据为己有的时候。冬妮分配到的座位是在另外两个寄宿生中間。一面是阿姆嘉德·封·席令，一个梅克倫堡地主的女儿，生着淡黃色的头发，体格健壮。另一面是盖尔达·阿尔諾德逊。她的家住在阿姆斯特丹，是一个秀丽的、有自己独特的美点的姑娘。她生着一头濃重的深紅色头发，两只棕色眼睛离得很近，面庞白嫩、漂亮，略微带着一些驕傲。坐在冬妮对面的是一个爱饒舌的法国姑娘，她长得像一个黑人，戴着一对大金耳环。桌子下首坐着一个干癟的嘴唇上还挂着苦笑的英国姑娘——布朗小姐，她也住在这里。

有了塞色密調制的必舍夫酒，大家很快地就熟起来了。包

頻內小姐昨天晚上又作恶梦了，她說……啊，quelle horreur[①]！她一作恶梦就喊：“救命啊，救命啊！强盜，强盜！”把大家都从床上喊起来了。接着又談起来，原来盖尔达·阿尔諾德逊不是像别人似的彈鋼琴，而是拉提琴，她爸爸——她母亲已經不在人世了——答应送給她一只眞正由斯特拉狄瓦利[②]制的提琴。冬妮缺乏音乐才能；圣瑪利教堂里唱的是什么贊美詩她都分辨不出来……噢，阿姆斯特丹的 Nieuwe kerk[③] 的管風琴有 vox humana——人的声音——那声音多么雄壮！——阿姆嘉德·封·席令又談起她家里养的牛来。

这个阿姆嘉德从第一次会面就留給冬妮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她是冬妮接触到的第一个貴族出身的女儿。能以封·席令作姓，这是什么样的福气啊！冬妮的父母有城里最漂亮的房子，祖父母也都是最显赫的人物；可是他們也只不过簡单地姓“布登勃洛克”，姓“克罗格”而已，这是多么令人遺憾的事，这位高貴的萊勃瑞西特·克罗格的外孙女对于阿姆嘉德的貴族血統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常常暗自思忖，这个富丽堂皇的“封”字加在自己头上該适合得多了——因为阿姆嘉德，我的老天，一点也不知道珍視她这种好运道。她梳着一只粗辮子，两只藍眼珠泛着和善的光輝，說話时一口梅克倫堡口音，她整天跑东跑西，就是一点儿也不想想这个問題。看上去她一点也不高貴，她从不夸耀她的高貴門第；事实上，她根本不懂得高貴是怎么回事。“高貴”这一个詞根深蒂固地胶着在冬妮的小脑袋里，她一心认为盖尔达·阿尔諾德逊倒是担当得起这个字。

---

① 法文：多么可怕！

② 斯特拉狄瓦利（Stradivari, Antonio, 1644—1737）：意大利提琴制作家。

③ 荷兰語：新教堂。

盖尔达和众人有一点不同，她身上有一股独特的異国風調；她不顾塞色密的責难，总喜欢把自己秀丽的紅头发梳成一副特别触目的式样，此外，很多人认为她拉提琴也很"蠢"——这里应該說明一下，"蠢"这个字是一个很厉害的贬抑之詞。尽管如此，大多数女孩子还是同意冬妮的意見，认为盖尔达·阿尔諾德逊是一个高貴的女孩子。不論是她那——以她的年紀而論——发育得丰滿的体态，不論是从她的举动，或者她的零用物品，都表示出她的高貴的出身。以她的零用物品为例吧，她有一套从巴黎买来的象牙化装用具，冬妮特别賞識这物件的价值。因为冬妮自己家里就有各种各样物品是她父母和祖父母从巴黎买回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值錢的。

这三个女孩子很快地就結成了一个小圈子。她們三个不但是同班，而且同住在楼上一間最大的寢室里。十点钟以后，到了安歇的时候，一边脫衣服一边閑聊天，这是多么有趣，多么惬意的时刻啊！当然，只能悄沒声儿的，因为隔壁的包頻內小姐已經作起强盗的恶梦来了。和她同住的是小伊娃·尤威尔斯。伊娃是汉堡人，父亲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現在住在慕尼黑。

带条的棕色窗帘已經放下来了，桌上点着一盏紅灯罩的矮灯，屋子里散蕩着一股淡淡的紫罗兰味和新浆洗的衣服味。一种充滿了慵倦、懶散、梦幻的幽靜舒适的情緒籠罩住几个女孩子。

"我的老天，"阿姆嘉德說，她身上的衣服已經脫了一半，正坐在自己的床沿上。"諾伊曼博士的口才多么好！他一进教室，往讲台桌上一站就滔滔不絕地談起拉辛来……"

"他的脑門很高，很美，"盖尔达說，她正在两扇窗戶中間的一面鏡子前面借着烛光梳头。

"可不是！"阿姆嘉德赶忙应声說。

“你开头談他，只不过是为了听到这句話，阿姆嘉德，你一直用你那双藍眼睛盯着他，倒好像……”

“你爱上他了吧？”冬妮問道。“我的鞋带解不开了，盖尔达，你帮我一下……这样！好了！你爱上他了嗎，阿姆嘉德？跟他結婚吧；你們俩挺相配，他将来会到高等学校去当教授。”

“天哪，你們俩眞討厌。我一点也不爱他。我决不跟作教員的結婚，我要嫁一个……”

“一个貴族嗎？”冬妮手里的袜子不知不覚地落下来，她沉思地望着阿姆嘉德的面孔。

“我还不知道。可是这个人非要有一座大庄园不可……啊，孩子們，現在說起这件事都高兴！我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管理家务……”她把被子盖在身上，梦幻地仰望着天花板。

“你的灵魂大概已經看見五百只牛了，”盖尔达从鏡子里看着她的朋友說。

冬妮还沒脫好衣服；可是她就那样把头往枕头上一倒，把手臂支在頸脖后面，也凝神望着天花板。

“沒有問題，我要嫁一个商人，”她說，“他一定得非常有錢，我們好闊綽漂亮地安置一个家；我想我这样的家庭和我家的公司一定能办得到，”她鄭重其事地加了一句。“是的，你們看吧，我一定办得到这一点。”

盖尔达已經把睡前的头发梳理好了，这时正拿着象牙柄的鏡子刷牙，她的牙齿很洁白、很大。

“我也許根本不結婚了，”她說話的声音不太自然，因为她嘴里的薄荷牙粉妨碍着她。“我看不出为什么非結婚不可。我对这件事一点也不感覚兴趣。我要回阿姆斯特丹去跟爸爸演二重奏，以后就住在出嫁的姐姐家里……”

"多么可惜!"冬妮立刻喊起来。"多么可惜，别这样，盖尔达! 你应該在这里結婚，永远住在这里……听我說，要不你就跟我的哪个哥哥結婚吧……"

"跟那个大鼻子嗎?"盖尔达問道，她嬌柔地打了个呵欠，懶散地輕輕嘘了一口气，随手用鏡子把口掩起来。

"跟另外那个也成，这倒沒什么关系……天哪，你們可以漂漂亮亮地安一份家! 一定让室內装飾匠雅可伯斯承当这件事，要他把漁夫街的新居装飾起来，他的艺术眼光很高。我一定天天去到你們家作客……"

正談到这里，隔壁包頻內小姐发話了：

"啊! Voyons, mesdames[1]! 上床吧，S'il vous plaît[2]! 你們今天晚上是不会結婚的!"

星期日和假期，冬妮都是在孟街或者在城外外公外婆家过。碰到复活节星期日天气又好，在克罗格家广袤无比的大花园里寻找鸡蛋和糖作的小兎[3]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啊! 夏天到海濱去避暑，住在旅館里，吃客飯，洗海水浴，騎驴，又是多么美妙的事! 有几年参議的业务很好，布登勃洛克一家还到了更远的地方去旅行过。此外圣誕节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事，特别是这一天可以收到三份礼物：家里，外祖父母家和塞色密那里，在塞色密那儿这一天晚上必舍夫酒像小河似地喝也喝不尽……然而最盛大的一次还要算在家里过的圣誕节，因为参議一向主張这个神圣的节日要过得庄严、隆重、富于节日的气氛。这一天晚

---

① 法文：小姐們，該睡覚啦!

② 法文：求求你們!

③ 照德国人的习俗，在复活节这一天把鸡蛋和糖作的兎子藏在室外草木丛中，让孩子們去寻找。

上布登勃洛克一家人都怀着非常肃穆的心情集会在風景厅里，而僕人和所有外来的旁亲戚、孤老无靠的人則簇拥到圓柱大厅里。这些来客参議照例要一一握过他們那冻得发紫的手。等人們都到齐了，从門外傳来了四声合唱，这是圣瑪利教堂的唱詩班的孩子唱的。这一切都这么隆重，弄得人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这时从高大的白色屏門門縫里飄进来一陣陣的樅树的香味，参議夫人翻开那本字体奇大的家傳的老《圣經》，用緩慢的声調朗讀起記述耶穌誕生的一节。等到外面的合唱队又唱过一支贊美歌后，大家便一面唱着《噢，樅树》这支歌，一面排成肃穆的行列，穿过圓柱大厅向餐厅走去。寬大的餐厅里四壁悬挂起織着雕像的壁毯，用白百合花装飾起来的樅树閃爍发亮，一陣陣散发着清新的香气，一直高聳到天花板下面。摆滿礼品的长案从窗戶一直排到門前。屋外边，在那冰雪封冻的街头上有意大利拉風琴的人演奏音乐，从市中心隐隐傳来圣誕夜市的喧囂声。这一天除了小克拉拉以外，孩子們都参加在餐厅里举行的午夜夜宴，鯉魚和塡塞的火鸡由大家吃个尽兴……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冬妮·布登勃洛克拜訪了两处梅克倫堡的农庄。一年夏天她和她的朋友阿姆嘉德一起在封·席令先生的田庄上度过几个星期，这座田庄坐落在特拉夫門德对面一个河灣的旁边。另外一次她和堂妹蒂尔达一起到伯尔納德·布登勃洛克先生經营着的那个地方去。这所农庄人們称作"負义的农庄"，因为它一个銅子的收益也沒有；可是作为一个避暑的地方，这里却沒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岁月就这样流逝过去，总起来說，冬妮的青年时代称得起是一个幸福的时代。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六月的一天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布登勃洛克一家人正坐在花园里凉亭前边，他們剛在这里喝过咖啡。凉亭里四壁粉刷得雪白，穿衣鏡上繪着飞翔的禽鳥。后墙上立着两扇油漆的屏門，如果不仔細看，很难看出这是两扇假門，只是在上面画着两副門柄而已。因为屋子里悶热，所以他們把一套輕便的带瘢节的原色木制家具搬了出来。

參議，參議的妻子，冬妮，湯姆和克罗蒂尔德圍着圓桌坐了个半圓形，桌子上沒有撤去的餐具在斜阳里閃着亮。克利斯蒂安歪着身子，愁眉苦臉地默誦西塞罗反对卡蒂林納的第二篇演說辞。參議吸着雪茄埋头讀他的《商报》。參議夫人已經把手里的刺綉擱在怀里，正笑眯眯地看着和伊达·永格曼一同寻找紫罗兰的小克拉拉。这时草坪上这里那里正开着紫罗兰。冬妮用两只手支着头，专心一意地讀霍夫曼的《謝拉皮翁弟兄》，湯姆用一根草莖輕輕地搔她的脖子，而她却很懂事地故意不理睬他。还有克罗蒂尔德也在讀一篇故事。故事的題目是《又瞎、又聾、又哑，却很走运》；她穿着一件花布袍子显得又瘦又老气。她一

边看书一边把桌布上的餅干屑撮在一起，用五个手指头抓起来放到嘴里細細地咀嚼。

天空的顏色变得越来越淡了，几朵白云浮在上面凝然不动。这座小花园連同它那对称的小路和花坛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又燦烂又明媚。

“喂，湯姆，”参議把口里的雪茄拿出来，兴致勃勃地說，“我对你說过的和凡·亨克朵姆公司办的那笔黑麦买卖快要談妥了。”

“他們出多少？”托馬斯感兴趣地問道，停止了捉弄冬妮的把戏。

“六十泰勒一千公斤……不坏，是不是？”

“太好了！”湯姆立刻知道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

“冬妮，你那姿势并不 Comme il faut① ！”参議夫人說。冬妮听了把一只胳臂肘从桌上拿下来，眼睛沒有离开书。

“这有什么关系，”湯姆說。“她高兴怎么坐就怎么坐，反正她还是冬妮·布登勃洛克。无可爭辯，蒂尔达和她是咱們家最美的两个人。”

克罗蒂尔德吃惊得要死。“天哪！湯姆——？”她喊道。不能理解，她怎么会把两个短音节拖得这么长。冬妮却沒有反唇相譏，她知道湯姆的嘴比她厉害。他准得又答辯一句什么，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起来。她只是把鼻翅張大一些，粗声吸了一口气，聳了聳肩膀。可是等到参議夫人談起胡諾斯参議家即将举办的一次舞会，接着話題又轉到一种时兴式样的漆皮鞋的时候，冬妮却把另外一只胳臂也从桌子上拿下来，兴趣濃厚地参加了

① 法文：合規矩。

这場談話。

“你們說个沒結沒完，”克利斯蒂安抱怨地說，“我这里可是在受活罪！我眞希望我也是个商人——！”

“不錯，你每天想換一个职业，”湯姆說。——正在这个时候，安东从院子走过来，茶盘里托着一張名片。所有的目光都有所等待地向他投去。

“格侖利希，代理商，”参議讀道。“从汉堡来。一个討人喜欢的人，受到人們得力的推荐。他父亲是傳教师。我跟他商业上有来往。現在要談一件事……安东，你告訴这位先生說，請他到这儿来吧——你不覚得有什么不方便吧，貝西？”

一个年紀在三十二岁左右，中等身材的人穿过花园走来，一只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他迈着細碎的步子，头略微向前傾着；身上穿的是一件黄綠色的毛料长尾礼服，戴着灰色的綫手套，稀疏的淡金色的头发下露着一副笑嘻嘻的緋紅的面孔，只可惜一只鼻翅旁边生着一个无法遮掩的肉瘤。他的下巴和嘴唇剃得光凈凈，只按照英国式留着两綹长长垂下来的鬢鬚；这两道鬢鬚却是毫不含糊的金黄色。——从很远的地方他已經揮摆着自己的淺灰色的大礼帽頻頻向这边行起礼来……

他最后又迈了一大步，跨到众人跟前，上半身画了个半圓形，作为向在座的人普遍地鞠了个大躬。

“我打攪了，打攪了你們的清兴，”他說話柔声細气，态度非常文雅。“这里有的人在讀书，有的人在談天……我一定要請求原諒。”

“欢迎，欢迎，亲爱的格侖利希先生！”参議說，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这时都已站起来，一一和客人握过手。“我很高兴能在办公室外面，能在我家里見到您。让我給您介紹，貝西，这是格侖利

希先生，我业务上的一位老朋友……我的女儿安冬妮……我的侄女克罗蒂尔德……托馬斯您已經认識了……这是我第二个孩子，克利斯蒂安，还在中学讀书。”

格侖利希先生每听見一个名字就鞠一个躬。

“容許我再說一次，”他說，“我不想打攪大家……我来談一点生意上的事，如果参議先生肯屈尊陪我去花园里走一圈的話……”

参議夫人回答說：

“您不要先忙着跟我丈夫談生意吧，如果您肯賞光先在我們这儿坐一小会，我們将感到非常高兴，請坐吧！”

“感謝之至，”格侖利希的样子好像很感动，于是他在湯姆搬过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然而只是坐在椅子边上，帽子和手杖都放在膝头上。他用一只手捋了一下一边的鬢鬚，又輕輕地咳嗽了一声，那声音听来大概是“咳一姆”！这一切給人的印象是，仿佛他在說：“好了，开場白算过去了。下面說什么呢？”

参議夫人立刻提出个話題来。

“您的家是在汉堡吧？”她把針綫活放在怀里向客人說，头稍微向一边歪着。

“可不是，参議夫人，”格侖利希回答道，又一次欠了欠身。“我的家住在汉堡，可是我的时間大部分化在旅途上，我的事务很忙。业务呢，咳一姆，如果能这样說的話，相当发达……”

参議夫人把眉头一揚，嘴唇动了动，似乎滿怀敬意地說了句：“是这样嗎？”

“对我讲来，不停的活动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条件。”格侖利希先生的身子一半轉向参議說。他看到冬妮小姐的目光正落在自己身上，不禁又干咳了一声。那是少女們用以打量陌生的

青年人的冷峻而挑剔的目光，那种目光似乎随时都可以轉成輕蔑和不屑。

“我們在汉堡也有一家亲戚，”冬妮說，她这样說只是为了要說話而已。

“杜商家，”參議解釋說，“那是先慈的母家。”

“噢，那我太清楚了，”格侖利希先生赶忙說。“我很荣幸，和杜商家多少也有些熟識。这是令人欽佩的一家人，又能干，又和气。咳一姆。老实說，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有这一家人的精神，那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了。他們信奉上帝非常虔誠，心腸又慈善，总之一句話，正是我理想中的眞正基督教精神。另一方面，这一家人也很通达人情，旣高貴又風雅，实在使我欽佩。參議夫人！”

冬妮心里想：“他从哪儿先摸着我爸爸媽媽的脾气呢？他說的都是他們爱听的話……”她正这样想着，却听見參議称贊地說：“这两种風尙对于任何一个家庭都是非常适合的。”

參議夫人也忍不住衷心贊佩地作了一个她慣常作的手势：手掌朝着客人向外一翻，臂鐲发出一陣輕脆的玎玲玲的敲击声。

“您眞說到我的心坎里去了，亲爱的格侖利希先生！”她說。

格侖利希先生又一次鞠了个躬，然后坐下来，捋着鬍子，干咳了两声，似乎在說：“我們継續談吧。”

參議夫人提起一八四二年五月格侖利希先生的故乡汉堡城經历的几天恐怖的日子……“老实說，”格侖利希先生說，“这次大火眞是一場大災，一場令人胆寒的災殃。約略估計起来損失达到一亿五千三百万之巨。說起来我眞要感謝上蒼……这次火災我竟絲毫也沒有受到損失。大火为害最烈的地区主要是圣彼得和圣尼古拉两个教区——多么美丽的花园，”他自己把話头停

下来，接过参議递来的一支雪茄。"——在市区里面，面积这样大的花园眞是少見！花儿开得五色繽紛……哎，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喜爱花，喜爱一切自然景物。那边那些丽春花可眞把花园点綴得不同凡俗……"

格侖利希先生称贊这所房子地点适中，称贊整个城市，称贊参議的雪茄，他对每个在坐的人都說了几句討人欢喜的話。

"冒昧地問一句，您讀的是什么书，安冬妮小姐？"他笑着問。

冬妮不知道为了什么把眉头一皺，目光避开格侖利希回答說："霍夫曼的《謝拉皮翁弟兄》。"

"眞的！这个作家写了一些非常出色的作品，"他說。"——啊，請原諒我……我忘記您第二位公子的名字怎么称呼了，参議夫人。"

"克利斯蒂安。"

"这是一个漂亮的名字！我特别喜欢的是那些名字，如果我能这样說的話，"格侖利希又把脸轉向主人，"从这些名字本身就能看出来叫这类名字的人是信奉基督的。在您府上，我看到，約翰是父子相傳的名字……誰看到这个名字不想到救世主的那位心爱的門徒呢？再以我自己为例吧——請原諒我提到我自己，"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我和我的大部分祖先一样，取名本迪可思，这个名字当然是'本內迪可塔'这个字念俗了而来的。布登勃洛克先生，您是在讀——？啊，西塞罗！这位偉大罗馬演說家的作品讀起来可費力。Quousque tandem, Catilina[①]……咳—姆，我的拉丁文还沒有完全忘掉！"

参議說："在这点上我和先严的看法正相反，我一直反对幼

① 拉丁文："到什么时候，卡蒂林納"，这是西塞罗反对卡蒂林納的第一篇演說辞中的一句話。

小的头脑强塞硬記这些希腊罗馬著作。为了走入实际的生活，有不少严肃重要的事情必須懂得……”

“参議先生，”格侖利希急忙答言說：“我还沒有来得及談出自己的意見，您就把我的話說了。这种作品讀起来費力，而且——剛才我还忘了說——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不說别的，在这些篇演讲辞里我就記得几处可以算得上有伤大雅的文笔……”

談話暫时沉寂了一会，冬妮想：現在該輪到我了。因为格侖利希先生的目光正落到她身上。果然，格侖利希把話題轉到她身上来了。格侖利希先生突然把身体向上一挺，向参議夫人作了一个短促、急遽、然而姿势优美的手势，感情洋溢地耳語說：“我求求您，参議夫人，請看。——您这位小姐，我請求您。”他忽然把喉嚨提高了，好像只要冬妮听見这句話似的。“請您保持着这个姿势再多坐一分钟……！——請看，”他又恢复了剛才的低声耳語，“阳光怎样在您这位小姐的头发上戏嬉！——我从来沒看見过比这更秀丽的头发！”由于迷恋傾倒，他最后一句話是朝着空中說的，仿佛他是在对上帝或是对自己的灵魂独語似的。

参議夫人愉快地笑了笑，参議說：“請您不要再往这个女孩子的脑子里装进恭維話吧！”冬妮又一語不发地皺了皺眉毛。几分钟以后格侖利希先生起身告辞了。

“我不再打攪您了，参議夫人，我不再打攪了！我本来是来談业务的……可是誰有力量拒絕……現在該去办事了！可以不可以請参議先生……”

“我想我用不着跟您說了，”参議夫人說，“在您留在此地的期間，如果能住在舍下，我們将会多么高兴……”

格侖利希先生有一刹那几乎感动得說不出話来。“我深深地感謝您，参議夫人！”他滿臉流露着感激的神情說。“可是我不

应該滥用您对我的好意。我在汉堡旅館租了几間房間……”

“几間房間！”参議夫人心里想，而按照格侖利希先生的看法，她也正应該这样想。

“不管怎么說，”她最后說，又一次热情地向他伸出手去，“我希望我們这次不是最后一次会面。”

格侖利希吻了吻参議夫人的手，他又等了一会儿，看冬妮小姐是不是也把手伸給他，然而冬妮小姐并沒有这样作。于是他用上半身画了个半圓形，然后向后退了一大步，又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把头向后揚了揚，用一个大揮臂的动作把灰色礼帽戴在头上，和参議一起离开这里……

“真是个和藹可亲的人！”等到参議回到自己家人中間，坐定了以后，又称贊說。

“我覚得他有点蠢；”冬妮不等别人問就发表意見，她特别把后一个字說得很重。

“冬妮！上帝保佑，你怎么能这样評論人家！”参議夫人有一些气恼地說。“他是这样一个富于基督教精神的年輕人！”

“这样一个有教养、通达人情的人！”参議也附和着說。“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說的是什么。”参議和他的妻子常常出于互相尊敬一唱一和的，这就使他俩愈加相信彼此是情投意合了。

克利斯蒂安把他的大鼻子聳了聳說：“他說話的样子多么神气！……有人在談天！我們根本就沒說話，又是什么丽春花把花园点綴得不同凡俗了！他有时候作出一副样子就仿佛自己跟自己大声說話一样。我打攪了——我一定要請求原諒！……我从来沒看見过更美丽的头发！……”克利斯蒂安模仿格侖利希先生的样子模仿得維妙維肖，連参議也忍不住笑起来。

“可不是，他太装腔作势了！”冬妮又开始发表意見說。“他

老是在談自己！他的业务很发达，他喜爱自然，他喜欢这样的名字，那样的名字，他叫本迪可思……这跟咱們有什么关系呢，我倒眞想知道一下……他說这一切，只不过是想炫耀炫耀自己！”她忽然很生气地喊了一句。“他跟你說的，媽媽，和跟你說的，爸爸，都是你們喜欢听的，他只是为了討你們的欢心罢了！”

“不应該拿这点来責备人，冬妮！”参議神色严肃地說。“一个人第一次和别人見面，显露出自己优越的一面，說一些动听的話取悅于人——这是很自然的事！”

“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錯，”克罗蒂尔德慢吞吞地細声細气地說，虽然她在全座中是格侖利希先生最少理睬的人。托馬斯却一直沒发表意見。

“总而言之，”参議总結地說。“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篤信基督的有教养的人。而你呢，冬妮，你已經是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啦，人家对你这样謙恭殷勤，你也不应該一味地挑人家的短处。我們誰都有短处，你呢，恕我坦白地說，最沒有权利責难别人……湯姆，咱們該办事了！”

冬妮独自叨嘮道：“金黃黃的兜腮鬍子！”她又像剛才那样把眉毛皺了皺。

第二章

几天以后冬妮正从外面回来，她走到孟街和布来登街的拐角处忽然碰見了格侖利希先生。“我在府上沒有看到您，小姐，我眞是难过极了！”他說。“我不揣冒昧去府上看望您的母亲，知道您不在家，眞让人万分遺憾……幸而在这里又遇見了您，我多么高兴啊！”

格侖利希向她說話，布登勃洛克小姐不得不站住；可是她那半閉着的、忽然变得幽暗的眼睛却始終停留在格侖利希胸部左右。她的嘴角浮現着一絲嘲諷的、殘忍无情的笑容，当一个年輕姑娘端詳一个她决定拒絕不睬的人往往是这样的……她的嘴唇动了动——她該怎样回复他呢？咳，一定得找一句話能把这位本迪可思·格侖利希一下子永远碰回去，清除掉……然而一定得是一句巧妙、辛辣、非常有分量的話，这句話得一方面尖銳地刺伤了他，一方面要让他敬服……

“可惜这种高兴不是双方面的！”她說，目光一直盯着格侖利希先生的胸部；当她把这支毒箭射出去以后，深为自己这句刻薄話洋洋得意。她把头向后一揚，一張面孔漲得通紅，把格侖利希一个人扔在那里，就匆匆走回家去了。到了家她才知道，家里的人已經約好格侖利希先生下星期日来吃烤牛肉。

格侖利希先生还是来了。他穿着一件式样并不太新穎然而却剪裁得合体的上窄下寬的礼服，这件衣服給他添了一派稳重庄严的气魄，——他滿面紅光，自始至終陪着笑臉，稀疏的头发一絲不乱地分着，鬢鬚塗着香水，燙着波紋。他吃蛤蜊肉，吃菜湯，吃炒鰈魚，吃配奶油土豆和花甘兰的煎牛肉，吃樱桃酒熏的布丁，吃夹罗克福尔甘酪的黑面包，他每吃一道菜都要寻找一句不同的贊美詞，而且能饒有風趣地說出来。譬如說吧，他举起盛甜食的勺子来，眼睛望着壁毯上的一个人形，自言自語地大声說：“上帝寬恕我吧，我实在沒有別的办法；我已經吃了一大块了，可是这个布丁太饞人了，我一定要求我們大方的女主人再給我一块！”接着他向参議夫人扮了个滑稽相。他和参議談商业和政治，他的論据又严肃又老练，他和参議夫人談戏剧，談社交和化妆；他对湯姆、克利斯蒂安和那个可怜的克罗蒂尔德、甚至

对小克拉拉和永格曼小姐都有几句恭維話……冬妮始終保持着沉默，他那方面呢，也沒有敢再接近她，只是时不时地側头望着她，臉上流露着一副旣伤心又复脉脉含情的神色。

格侖利希先生这一天晚上告辞后，更加深了他第一次拜訪时留給人們的印象。“一位教养良好的先生，”参議夫人夸奖說。“一位令人起敬的虔誠的教徒，”参議称贊道。克利斯蒂安这次模仿他的言語行动模仿得更像了。只有冬妮眉头深鎖地向大家道了“晚安”，因为她朦朧地意識到，这决不是最后一次她和这位以異乎寻常的速度討得她父亲欢心的人見面。

不出所料，一天下午她拜訪了几位女友回家以后，果然发現格侖利希先生安然自得坐在風景厅里，他正在給参議夫人朗讀瓦尔特·司各特的《威佛利》小說。他的发音非常完美，因为据他說，由于业务的发达，他也需要常常到英国去。冬妮坐在稍远的地方，手里拿着另外一本书，格侖利希先生低声下气地問：“我讀的这本书不怎么合您的口胃吧，小姐？”她听了把头一揚，很尖酸刻薄地回答了一句話。这句話大概是：“非常不合口胃。”

然而这句話并沒有使他难堪，他开始談起他那过早逝世的双亲，告訴大家說，他的父亲是一位傳教师，一位牧师，他篤信宗教，同时也非常通达世俗人情……这以后，格侖利希先生回汉堡去了，他來辞行的时候冬妮沒有在家。“伊达！”冬妮对永格曼小姐說，她有什么知心話都說給永格曼听。“这个人可走了！”可是伊达·永格曼却回答說：“孩子，你就等着瞧吧……”

一个星期以后在早餐室里演了这么一幕戏……冬妮九点钟从楼上下来，发現她父亲仍然坐在咖啡桌前，留在母亲身旁，冬妮見了有一点吃惊。她让父母吻过了自己的前額后就生气勃勃地坐在位子上。她胃口很好地拿过糖、奶油和綠色的香草牛酪

来。她的眼睛因为剛起床还有一些紅肿。

“我还来得及看到你，爸爸，多么好啊！”她一边說一边用餐巾垫着拿起热鸡蛋来，用調羹打开。

“我今天等着睡懶觉的人呢，”参議說。他吸着一支雪茄，不断用一張卷着的报紙輕輕敲着桌子。参議夫人这时已用緩慢而嫻雅的动作吃过她的一份早餐，把身体靠在沙发背上。

“蒂尔达已經在厨房忙碌上了，”参議語意深长地說，“如果我不是跟你母亲談一桩有关我們的小女儿的正事的話，我也早应該去办事了。”

冬妮又好奇又吃惊地先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母亲，她嘴里正含了一口奶油面包。

“你先吃早点吧，孩子，”参議夫人說，冬妮却忍不住把刀子放下来，喊道：“快告訴我，是什么事，爸爸！”然而参議却仍然玩弄着报紙，不慌不忙地說：“你先吃吧。”

冬妮这时已經沒有食欲了，她一面默默地喝咖啡，就着鸡蛋和綠奶酪嚼面包，一面暗自猜測这件事情。她臉上的一股朝气已經不見了，面色显得有些蒼白。人家递給她蜂蜜她也謝絕了，不久就輕声說，她已經吃完了……

“我亲爱的孩子，”参議又沉默了一刻，才开腔說，“我們要跟你商量的問題就在这个信封里。”他这时不用报紙，而改用一个淡藍色的大信封敲着桌子，“簡单地說吧：本迪可思·格倫利希先生我們都一致认为是一位誠实可亲的人，他最近写給我一封信，信里面說，在他停留在此地的一段日子，对我們的女儿非常傾慕，这里他正式提出求婚的要求，我們的好孩子对这件事是什么想法呢？”

冬妮垂着头，身子向后仰靠着，右手把餐巾上的一只銀圈慢

慢地轉来轉去。突然之間，她把眼睛抬起来，那双眼睛已經变得阴暗起来，含着一汪泪水。她声音嘶哑地說：

"这个人干么要我——？我怎么惹着他了?!"她哭出声来。

参議看了他的妻子一眼，窘迫地望着眼前的空盘子。

"亲爱的冬妮，"参議夫人温和地对她說，"为什么这么激动呢！你可以放心，你的父母总是为你的幸福打算，不是嗎？他們不会劝你拒絕别人提供給你的一个机会的。我相信，直到現在你对格侖利希先生还沒有特別的感情，可是我向你保証，日子多了感情就会有了……像你这样一个年輕的小东西是不会明白你究竟喜欢什么人的……你的理智和你的感情一样，只是一片模糊……你应該給你的感情一些时間，还应該让你的头脑打开，听取那些为我們的幸福操心打算的人，听取那些有經驗閱历的人的劝告……"

"我一点不了解这个人——"冬妮委委屈屈地說，一面用那麻紗布的小餐巾擦眼睛，餐巾上还沾着鸡蛋污迹。"我就知道他留着黃騰騰的連鬢鬍子，买卖发达……"她那上嘴唇因为啜泣而抽搐着，神情特别招人疼。

参議突然一陣心軟，把椅子移到她跟前，微笑着撫摸她的头发。

"我的小冬妮，"他說，"你还要知道他什么呢？你还是一个孩子，你知道，即使他在这里不是住四个星期，而是住一年，你也不会更好的了解他……你是个小女孩，你用自己的眼睛还看不透这个世界，你必須信賴那些关心你幸福的人……"

"我不懂……我不懂……"冬妮心慌意乱地嗚咽着，她像个小猫似的紧紧地用头偎貼着人家撫摸她的手。"他到咱們家来……对每个人說几句好听的話……就走了……接着写信来，

說他要跟我……我不懂……他怎么会想到这个……我从那儿惹着他啦?!……”

参議又笑了。“这話你已經說过一次了，冬妮，这句話只表示你的幼稚无知。我的小女儿千万不要想，我这是强迫她、折磨她……这一切都可以平心静气地衡量一下，而且一定要平心静气地考虑好，因为这是一件关系到自己終身的大事。我也預备先这样回格侖利希先生一封信，既不回絕他，也不答应他……需要考虑的事情非常多……喏，怎么样？就这样办吧！現在爸爸要去办事了……再見，貝西……”

“再見，亲爱的让。”

“你还是吃一点蜂蜜吧，冬妮，”等到屋子里只剩下她和她女儿两个人的时候，参議夫人說，冬妮却始終一动不动地低着头坐在她的座位上。“一个人总要吃飽了……”

冬妮的眼泪漸漸干了。她的脑子里热烘烘的，挤滿了杂七杂八的思想……天啊，这是什么样的事啊！她固然早就知道，她有一天将要做一个商人的妻子，和一个人締結一門美滿有利的姻緣，而且这个人必須配得上自己家的門第、財产……然而現在却破題儿第一遭突然真有一个人誠心实意地要和她結婚！遇到这种事該怎么应付呢？对于她，对于冬妮·布登勃洛克說来，現在突然被卷进那些她从来只是在书本上讀到的沉重可怕的語汇里，像什么“允諾”啊，“求婚”啊，“終身大事”啊……天啊！突然間出現了一种什么样完全不同的处境啊！

“你呢，媽媽？”她說，“你也劝我，劝我……允諾嗎？”她迟疑了一会儿才說出“允諾”这个字来，因为她覺得这个字听来那么夸張、不順口，可是結果她还是說出来，她有生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說出这样两个字。她为自己剛才那种心慌意乱感到有些难为情，

她已經不像十分钟以前那样，认为和格侖利希結婚是一件荒唐透頂的事了，相反地，她目前地位的重要性开始在她心里产生出一种得意的感覚来。

参議夫人說：

"劝你結婚嗎，孩子？爸爸这样劝你了嗎？他只是沒有劝你回絕罢了。要是劝你回絕，不論是他是我，都是不負責任。这次人家提的亲事眞称得起是一門美滿的婚姻。我亲爱的冬妮……你可以舒舒适适地住在汉堡，享受一种优裕的生活……"

冬妮木然坐在那里。在她眼前忽然閃出一种幻影，身穿綾緞的侍僕們，正如同在外祖父的客厅里所見到的那样……当格侖利希太太早晨喝巧克力茶嗎？这句話是問不出口来的。

"正如同你父亲說的那样：你还有时間考虑，"参議夫人接着往下說。"但是我們一定要让你知道，这种能使你获得幸福的机会并不是每天都有的，而且这門亲事正是你的責任和你的命运預先給你安排妥当的。一点儿也不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对你讲清楚。今天摆在你面前的这条路是你命中注定的，你自己也知道……"

"是的，"冬妮沉思地說，"当然。"她很知道她对家庭、对公司担負的責任，而且她很以这种責任自豪。她，安冬妮·布登勃洛克——搬运夫馬蒂逊在她面前要摘下粗旧的礼帽深深地鞠躬的安冬妮·布登勃洛克，以参議女儿的身份像个小公主似地在城里游来蕩去的安冬妮·布登勃洛克——对自己家族的历史了如指掌。她知道她家的远祖，住在罗斯托克的成衣匠家境就很富裕，从那时候起，他家一直在走上坡路，一天比一天兴盛。她有職責为发揚光大自己門楣和"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尽她的一份力量——和一家高貴富有的家庭締結婚姻……湯姆在办公室

里工作不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嗎？……不錯，这門亲事正是再适合不过的；只是要撇开格侖利希先生……她的面前又浮起这个人的影子，他那金黄色的鬢鬚，緋紅的、笑嘻嘻的面孔，鼻翅上的肉疣，他那細碎的步子，她好像摸到了他的羊毛的衣衫，听到他柔声細气的話語……

"我很知道，"参議夫人說，"如果我們能平心靜气地思考一下，就会想得通……說不定我們已經能把事情决定下来。"

"啊，不！"冬妮喊道，随着喊声她突然又迸发出一股怒气。"跟格侖利希先生結婚，太荒唐了！我一向只是用尖酸的話刻薄他……我簡直不了解，他怎么会忍受得住我！他多少应該有一点骨气吧……"

說到这里，她开始往一块黑面包上抹起蜂蜜来。

第三章

这一年布登勃洛克一家人甚至在克利斯蒂安和克拉拉的假期中也沒有出外旅行。参議宣称，业务不許他脫身。此外，也由于安冬妮的悬而未决的婚事，使这一家人不得不滞留在孟街宅邸里。参議亲手給格侖利希先生写的一封极富于外交辞令的信虽然已經发出去，可是这件事情却由于冬妮的执拗而耽擱下来。一提起这事，冬妮总是像个小孩似地哭鬧撒嬌。"我不嗎，媽媽！"她会說。"我受不了这个人！"她把最后两个字咬着牙說出来。要不她就郑重其事地对参議說："父亲！"——冬妮平常是叫"爸爸"的——"我永远也不允諾这門亲事。"

如果不发生下面这件事，冬妮小姐的这門亲事一定还要长时期停滞在这一点上。这件事大約是在早餐室里那場談判后十

天左右发生的，这时正是七月中旬。

一天下午——一个晴朗溫暖的下午；参議夫人不在家，冬妮一个人拿着本小說靠着風景室窗戶坐着，这时安东递給她一張名片。她还沒有来得及看那名字，一位穿着窄腰寬下摆的礼服、豌豆色褲子的紳士已經走进屋子里来了。来的不是別人，正是格侖利希先生，他的臉上摆出一副乞求哀悯、含情脉脉的样子。

冬妮吓得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作了个动作，仿佛要逃进餐厅似的……这怎么可能呢，如何跟一个向自己求过婚的男人談話呢？她的心噗通噗通地一直跳到嗓子里，臉色煞白。只要是和格侖利希先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管是父母一本正經地商談也好，对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决定突然意識到的重要性也好，她都覚得是一桩有趣的事。然而如今他就在这里，就站在自己面前！会发生什么事呢？她覚得自己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格侖利希先生迈着快步，張着手臂，头向一边側着向她走过来，那姿势仿佛是在說："我在这里！杀死我吧，如果你願意的話！""眞是天意！"他喊道。"我第一个就遇見您，安冬妮！"他这次叫的是"安冬妮"。

冬妮右手拿着那本小說，笔挺地站在椅子旁边。她噘着嘴唇，咬牙切齿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迸出来，每說一个字把头急遽地向上一揚：

"您—这—是—作—什么！"

眼泪早已涌上她的眼圈。

格侖利希先生自己也太兴奋了，他沒有意会到冬妮小姐的抗議的語調。

"我怎么能等得下去呢……我怎么能不急忙忙地赶回来呢？"他情急地問道。"一个星期前我接到令尊的亲笔信，这封信

使我充满了希望！您想想，安冬妮小姐，我怎么能再这样悬在半空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跨上一部馬車……連忙赶到这里来……我在汉堡旅館定了几間房間……馬上就到这儿来，为了从您嘴里听到那有决定意义的最后的一个字，这个字会使我得到不能以言語形容的幸福……”

冬妮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眼泪由于惊呆已經吓回去了。原来这是父亲写的一封愼重的信的妙用啊，这封信本来是想把这件悬而未决的事无限期地往后推宕的！——她咭咭哽哽地說了三两遍：“您誤会了。——您誤会了……”

格侖利希先生把一只靠背椅拉过来，紧挨着冬妮窗前的座位坐下来，他逼着她也坐下，然后向前俯着身子，把她的一只低垂着的手握在自己手里，感情激动地說下去：

“安冬妮小姐……从第一眼看到您，从那一天下午……您还記得那天下午嗎？……当我第一次在您的家人中間看到您，看到您那高貴的、秀美絕倫的身影……您的名字就永远写在我的心里……”他又糾正自己說，“銘刻在我的心里。”“从那一天起，我唯一的願望、我最迫切的願望，就是能得到您作我終身的伴侶。您父亲的信給了我一綫希望，我恳求您把这一綫希望变成幸福的現实……您說对嗎？我想我的希望不会落空吧……您一定会答应的！”說到这里他又握住她的另一只手，目不轉睛地盯住她那因惊惶而瞪得大大的眼睛。他今天沒有戴着手套；他的手很长很白，手背上凸現着一縷縷的青筋。

冬妮楞楞地望着他那緋紅的臉，望着他鼻子旁边的肉疣，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碧藍，和鵝的眼睛一样。

“不，不！”她恐怖地迅速地喊道。接着她又說：“我不会允許您的！”她竭力想保持鎮靜，但是眼泪仍然流了出来。

“为什么您这么怀疑我，这样躊躇不决？”他用很低沉的、几乎是譴責的語声問道。“您是一个嬌生慣养的小姐……可是我向您发誓，我以一个男子汉的身份向您担保，您作了我的妻子我什么都不会让您缺少，我会用双手捧着您，您在汉堡的生活一定能不委屈您的身份……”

冬妮跳了起来，她把自己的手撤回来，眼睛里泪水仍然一个勁地往外涌，她拚命地喊起来：

“不，……不！我已經說不了！我明白地拒絕了您，难道您还不明白嗎，我的上帝啊？！……”

格倫利希先生这时也站起身来。他向后退了一步，伸出胳臂，两只手掌朝上翻着，像一个有名誉有威望的人那样一本正經地說：

“布登勃洛克小姐，您知道嗎，我是不允許这样受别人侮辱的？”

“然而我并沒有侮辱您，格倫利希先生，”冬妮說，她也后悔剛才的話說得太过分了。天哪，为什么让她經历这种事呢！她作梦也沒想到这样的求婚方式。她一向以为只要說一句：“您向我求婚使我感到光荣，可是我不能接受，”于是这件事便告一段落了……

“您向我求婚使我感到很荣幸，”她尽量心平气和地說；“可是我不能接受……我現在一定得……一定得离开您，請您原諒，我沒有时間了。”

可是格倫利希先生擋住她的去路。

“您拒絕我嗎？”他沮丧地問道。

“是的，”冬妮說；为了礼貌的緣故又加了一句：“很不幸……”

格侖利希先生长叹了一口气。他向后退了两大步，上半身向一边側着，食指指着地毯大声喊："安冬妮——！"他的声音听着有点吓人。

他俩就这样面对面地僵立了一刻；他气冲冲的、姿势像在命令人，冬妮面色蒼白，涕泪纵横，顫抖着，用湿手帕捂着嘴。过了一会儿他轉过身去，背着手，在屋子来回踱了两趟，好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最后他靠着窗戶站住，凝視着玻璃窗外面逐漸凝集的暮色。

冬妮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向玻璃門走去；可是她还沒有走到屋子中間，格侖利希先生又复赶到她的身边。

"冬妮！"他輕輕地叫了一声，一面溫柔地握住她的手；他的身子往下縮，往下縮，慢慢地跪倒在她身边。他的两撇金黃色的鬢鬚貼在她的手上。

"冬妮……"他又叫了一声，"您看看我……您把我逼到这个地步……您究竟有沒有心肝，有沒有同情心？……請您听我說……您看到您脚底下的这个人，他已經注定了要毁灭，要墮落，如果……是的，他会死于悲伤，"他恼恨地停頓了一会儿，又接着說，"如果您鄙視他的愛情！我躺在这里……您会这么忍心地对我說：'我討厌您'嗎？"

"不，不！"冬妮忽然用安慰的語調說。她的泪水已經干了，心头涌上一股怜憫与感动的情緒。天啊，他一定是多么热愛她，才把这件她自己覚得非常陌生、非常无足輕重的事作到这步田地！她眞地經历到这种事了，这会是可能的嗎？这种事只有在小說傳奇里才讀得到的，而今在日常生活里竟眞有这么一位穿着大礼服的先生匍匐在自己脚下，哀哀懇求！……她本来覚得跟他結婚是一件荒謬透頂的事，因为她认为格侖利希先生太蠢了。

可是，天啊，在这一刻他可是一点儿也不蠢！他的声音、他的面孔都流露出这样一种眞实的担心害怕，这样一种恳切的、絕望的乞求神情……

“不，不，”她重复着，非常感动地俯下身去，“我不討厌您，格侖利希先生，您怎么能說出这样的話！……您起来吧……我求您……”

“您不要把我杀死嗎？”他又問了一次，而冬妮也又一次回答，“不，不……”她的声音就像母亲在安慰自己的孩子似的。

“这就如同您答应了我一样！”格侖利希先生喊着跳了起来。然而他一看到冬妮的惊慌的面色，就立刻又跪倒，胆怯地寬慰地說：

“好了，好了……您現在不要再說了，安冬妮！今天不再談这件事了，我求求您……咱們以后再談……另外一次……另外一次……再見……我要回去了……再見！——”

他很快地站起来，一把从桌子上拿起他的灰色大礼帽，吻了吻她的手，就从玻璃門匆匆忙忙地跑出去。

冬妮看見他在圓柱大厅里拿起他的手杖，以后消失在走廊里。她站在屋子中間，心慌意乱，一点力气也沒有，一只下垂的手里还握着块湿淋淋的手帕。

第四章

参議布登勃洛克对他的妻子說：

“我眞想不通，冬妮有什么微妙的理由，迟迟不肯答应这門亲事！可是她到底还是个孩子，貝西，她喜欢玩乐，什么参加舞会啊，听男孩子献殷勤啊，一直是乐此不疲的，因为她知道自己

的相貌又美，家庭出身又好……說不定她自己也在暗暗地、有意无意地物色着对象，然而我是懂得她的，我知道她的心还沒有許給什么人，正像俗話說的那样……要是問起她来，她会东想西想，犹疑不决——可是她不会想到哪个可意的人的……一旦她允諾了，她就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能非常美滿地安頓下来，保她心滿意足。过不了几天她也就会爱上她的丈夫……这个人不是个風流倜儻的人，这是事实，但是他的仪表在什么場合也拿得出去。再說，恕我說一句商界用語，誰也不能向一只羊要五条羊腿！……要是她想等着找一个人，相貌又美，門戶又相当——喏，这就要托上帝的保佑了！冬妮·布登勃洛克迟早会物色到一个人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总有点冒險，再說一句商人的話，魚群每天有，但不見得每天网到魚！……我昨天上午跟格侖利希談了不少时間的話，这个人一直沒有断絕求婚的念头。我看了看他的賬簿……他自动把賬簿都拿出来給我看……我对你說，貝西，这些賬簿真值得用鏡框鑲起来！我向他表白了我极度欽佩的意思。他的生意說起来历史虽然不长，可是实在有起色，实在有起色。資产大約有十二万泰勒，这还只是就目前的規模讲，因为他每年盈利却非常可观……我跟杜商家打听过，他們的回答听来也不坏；格侖利希的确切情况他們虽然不知道，可是他們說他过的是 gentleman① 的生活，交往的是上流社会，生意出奇地兴隆，越作越大……我也問过几位汉堡人，譬如說一位姓凱塞梅耶的銀行家的話也使我非常滿意。总而言之，你很知道我的心理，对这門只会带給咱們家、和咱們公司好处的亲事我一心希望能早点成功！——咱們孩子这样精神上受压迫的

---

① 英文：紳士。

样子使我心里很难过。她好像四面被包圍起来，垂头丧气，連話也少說；可是让我直截了当地拒絕了格倫利希我也下不了这个决心……还有一件事，我說了又說，貝西，那就是最近两年咱們家的境遇不是非常得意的。这并不是說咱們是气运衰了，决不能这样說，克勤克儉的工作总会得到酬报的。生意平静无波……唉，只是太平静了，但是这一点也还是亏我謹愼小心才爭取到的。从父亲故世以后，我作的买卖就沒有什么进展，基本上停滞在原处沒动。目前这个时代也許不利于商人……总之，沒有什么値得高兴的事。咱們的女儿已經到了出嫁的年紀，如今又現摆着一門誰都覚得可以名利双收的亲事，她就应該結这門亲！等着不是好办法，貝西，不是什么好办法！你再跟她談談吧，今天下午我已經尽我的力量劝了她一次……”

冬妮精神上感到压迫，这一点参議是說对了。她虽然不再說“不”，可是“好”字还是不能說出口来——上帝帮助她吧！她自己也不了解，为什么她始終执拗着不肯答应。

在这一段日子里，时而父亲把她拉到一边，跟她談几句“正事”，时而母亲叫她坐在身边，逼着她最后打定主意……这件事他們始終瞞着高特霍尔德伯伯一家子，因为这一家对孟街的人总怀着些譏笑的情緒。可是除了高特霍尔德一家以外，这件事連塞色密·卫希布洛特都知道了，她像往常一样，唇齿清晰地劝說了一大通，甚至連永格曼小姐都說：“小冬妮，你用不着担心，孩子，你总会跟上流人在一起的……”此外，冬妮每次走进外婆家那間令人心羡的花緞糊壁的客厅，也总免不了要听克罗格老太太說：“順便問你一声，我听人家說起你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太任性，孩子……”

一天星期日，她陪着父母和兄弟們一起坐在圣瑪利教堂里，

科灵牧师大声疾呼地宣讲圣經，他正讲到女子到了年紀应該离开父母，跟随着丈夫。突然間他变得声色俱厉。冬妮吃了一惊，抬头盯着他，看他是不是在望着自己……謝天謝地，他沒有，他的一顆碩大的头顱轉向另一边，他似乎只是向一般信徒們作一般的宣讲。虽然如此，这是对她发动的一次新攻势，句句話都針对着她而发的，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見的。一个年輕的、稚气未退的女孩子，他說，还沒有自己的意志，沒有自己的見解，然而却違抗父母善意的劝告，这是犯罪的，这种人"主"是要从他口里唾棄出去的……讲到这句話的时候（这句話也是科灵牧师最喜爱的用語之一），他非常激昂地把它喊出来。冬妮看到他炯炯的目光直射到自己身上，随着話語他又威吓地把手臂一揮……冬妮看到，坐在自己身旁的父亲怎样举起一只手来，似乎在說："啊！别这么重……"然而无庸怀疑，科灵牧师一定是得到了父亲或者母亲的授意才这样說的。她滿臉通紅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使勁低着头，覚得所有的人都在瞧着她似的。下一个星期日她說什么也不肯上教堂去了。

她走到哪儿都悶声不响，臉上很少見笑容，一点食欲也沒有。时不时地她会叹一口气，那声音听着让人心碎，仿佛內心在痛苦地斗爭着似的。叹完了气她总是悲悲慘慘地望着别人，那副样子实在可怜。她一天比一天消瘦，从前那种生气勃勃的勁儿也不見了。最后參議說：

"不能这样下去了，貝西，咱們不能这样虐待这个孩子了。得让她到外边散蕩散蕩，休息一下，静静地把事情思索一下；你会看到，到那时她就会想通了。我分不开身，再說假期也快完了……可是我們在家里休息倒也沒有什么。昨天可巧特拉夫門德的老施瓦尔茨考甫到这儿来了，就是那个总領港狄德利希·施瓦

尔茨考甫。我只随意一説，他就欢欢喜喜地答应让咱們姑娘在他家住一个时期……我当然要贴补他一些……她会有一个舒舒服服的住处，可以洗海水浴，呼吸新鲜空气，把脑子澄清一下。湯姆送她去，一切都安排好了。最好不要拖延，明天就走……”

冬妮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議。她这时虽然看不見格侖利希先生，然而她知道他也在城里，正在和自己的父母磋商，等待时机……随时他都可能来到自己面前，叫啊，哀求啊，跟她糾纏一通。到了特拉夫門德，住在一家生人家，她就会安全多了……于是她高高兴兴地很快地整理箱子，在七月末的一天，和伴送她的湯姆一起登上克罗格家的华貴的馬車，兴致勃勃地和家里人告别了。当馬車駛出城門外去，她不覺輕松地叹了一口气。

第五章

到特拉夫門德去是一条直路，中途要由擺渡过一条河，过河后走的仍然是直路；这条路两个人都很熟悉。萊勃瑞西特·克罗格家的馬是一匹梅克倫堡产的高大的栗色馬。灰色的馬路就在这匹栗色大馬的节奏均匀的沉悶的蹄声中輕快地滑过去，虽然頂上日头有些灼热，馬蹄揚起的灰尘又把本来就是枯燥的景色遮住了。这一天家中破例一点钟吃午飯，兄妹两人两点正出发，这样他們在四点钟稍过一些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因为假如說平常的馬車需要走三小时的話，克罗格家的馬車夫姚汉就要斗胜，非要在两个钟头左右走到不可。

冬妮戴着頂平頂的大草帽，擎着一把鑲淡黃色花边的淺灰色阳伞，伞尖斜抵在后罩篷上。她的头在梦幻的半眠状态里尽在草帽下打瞌睡。她穿着一件纖秀可体的朴素的衣服，顏色和

阳伞一样，也是灰色。她叠着双脚，可以看到脚上穿的十字絆的皮鞋和白袜子。她从容舒适地向后斜倚着身体，姿势非常大方。

湯姆这一年已經二十岁了。他穿着一件剪裁得非常适体的藍灰色服装，草帽推到后脑勺上，一支又一支地吸着俄国紙烟。他的身材不高，可是顏色比头发和睫毛濃暗的髭鬚却已經茂密地孳生出来。他习慣把一条眉毛微微挑起一点，这时他正这样坐着凝視着揚起的尘土和飞逝过去的道旁树木。

冬妮說：

"哪次我来特拉夫門德也沒有这次这么高兴……，最主要的原因你知道，湯姆，可是你不許笑我；我眞希望能够更远地躲开那位金黃髭子先生……其次，住在施瓦尔茨考甫家，紧靠着海边，一定会看到特拉夫門德的从未見到过的景致……我不让那些海濱避暑的客人糾纏我……这种事我已經干膩了……再說我現在也沒有这种心情……而且，这里对那个……人也不是什么禁区，你会看到的，不定哪天他一定会一点也不客气地出現在我眼前，滿臉陪笑……"

湯姆把吸剩的紙烟扔掉，又从烟盒里拿出一支来。这只烟盒盖上鑲嵌着一幅一輛三套馬車受狼群襲击的美术画，这是一个俄国主顾送給參議的礼物。这些紙烟，这类带黃紙管嘴的烈性玩艺儿，湯姆最近抽上了癮；他成盒的吸，而且还有一种坏习慣，一直把烟吸到肺里，說話的时候再裊裊地噴出来。

"不錯，"他說，"你說得对，海濱花园里碰头碰脑都是汉堡人。把整个花园买下来的弗利采參議本人就是汉堡人……听爸爸說，目前他的买卖非常賺錢……可是你要是尽避着这些人，很多有趣的事你一定看不到……彼得·多尔曼一定也在那儿，这

个时节他不会在城里的；他的买卖本用不着人看管，反正总是那么半死不活的……滑稽！喏……尤斯图斯舅舅逢到星期日也一定出来走动走动，在輪盘賭那儿照顾两盘……此外摩侖多尔夫家和吉斯登麦克家我想也是全家必到的，另外还有哈根施特罗姆一家人……”

“哈！——一点不錯！哪里能缺了薩拉·西姆灵格呀……”

“她的名字叫劳拉，小姐！别給人家乱安名字。”

“当然还有玉尔新陪着……听說玉尔新今年夏天要和奥古斯特·摩侖多尔夫訂婚，玉尔新一定肯的，他們俩本来就很相配！你知道，湯姆，我真討厌这些人！这些暴发戶……”

“这还用說！施特倫克和哈根施特罗姆公司买卖作得一帆風顺，道理就在这儿……”

“当然了！可是他們怎样作买卖，誰也一清二楚……不顾死活排挤别人，你知道……一点不遵守商业道德，不承认优先权……祖父談到亨利希·哈根施特罗姆的时候說：‘他們能让公牛生犢子，’这是我亲耳听祖父說的。”

“不錯，不錯，这倒沒什么关系。只要能賺錢人家就看得起。讲到这两个人的婚事，这倒是桩好买卖。玉尔新当了摩倫多尔夫夫人，奥古斯特得个好位置……”

“咳……你簡直在故意气我，湯姆……这些人我真看不上眼……”

湯姆笑起来。“天哪，你要知道，还是应該跟这些人交际应酬的，正像爸爸最近說的那样：他們是走上坡路的人，譬如拿摩侖多尔夫这家人說吧……还有，我們也不应該否认哈根施特罗姆一家人的精明能干，亥尔曼作买卖已經是一把好手了，莫里茨虽然肺部不好，还是毕了业，考試成績非常优異。据說他人很聪

明，正在学法律。”

“就算你說的对吧……可是不管怎么說，使我高兴的是：总还有别的家庭不在他們面前卑躬屈膝。譬如我們布登勃洛克家的人吧……”

“算了吧，”湯姆說，“咱們还是别自我吹嘘吧。一家人有一家人的短处，”他看了一眼馬車夫姚汉的寬脊背，低声說下去。“就拿尤斯图斯舅舅的事說吧，眞是天曉得！爸爸一談到他就搖头，我听說克罗格外公好几次不得不拿出一笔款来接济他……咱們那几位表兄弟也不很成器。尤尔根想入学深造，可是一直沒拿到中学毕业証书……亚寇伯在汉堡的达尔貝克公司听說也一点不令人滿意。虽然他的进款不少，可是总是鬧穷。要是尤斯图斯舅舅不接济他，反正他会从罗蘼莉舅母那里拿到。我觉得咱們还是别挑人家的毛病吧。要是你想和哈根施特罗姆家較量一下长短的話，我看你还是和格侖利希結婚吧！”

“咱們上这輛馬車是为了談这个問題嗎？不錯，也許你的話有道理，我应該和他結婚。可是現在我不考虑这个問題。我要先把这件事忘掉，咱們現在是到施瓦尔茨考甫家去。我一点也不熟悉这家人……他們人很好嗎？”

“噢！狄德利希·施瓦尔茨考甫，这个老头很不錯……他要是不把‘格罗格’酒灌进肚子，是不会滿嘴說土話的，有一次他到我們鋪子去，我和他一起到船員俱乐部去……他像个无底洞似地灌酒。他的父亲生在一艘挪威貨船上，以后就在这条航綫上当船长。狄德利希受过很好的教育，总領港是一个职权很重的位置，待遇也很不錯。他是一条老海狗，但是对于周旋应付女人却很在行。你就留神吧，他一定会向你献殷勤的……”

“喝！他的妻子呢！”

"我不认識他的妻子，我想她待人大概很热誠。他們还有一个儿子，我上学的时候他不是在毕业班，就是比毕业班低的一班，現在大概是大学生了……看啊，那就是海！用不了一刻钟就到了……"

他們在一条紧傍着海的林蔭路上又走了一段路。路两旁种着幼小的山毛櫸。海水在阳光下呈現一片碧藍，非常平靜。一座圓形的黃色灯塔出現在远方。他俩望了一会儿海灣，堤岸，小鎮的紅屋頂，海港以及碇泊着的船只上的船帆索具。他們的馬車从市鎮最外边的几所房屋中間穿过去，又走过一座教堂，便沿着"临海街"的一排房子駛过去，最后停在一座整洁的小楼房前面。这座楼房的阳台上爬滿了葡萄藤。

总領港施瓦尔茨考甫站在大門前，看到馬車走过来，把一頂水手帽子摘下来。他是一个矮壮結实的汉子，生着通紅的臉膛，碧藍的眼睛，灰白的硬扎扎的鬍鬚像个扇面似的从一只耳朵連着另一只耳朵。他的嘴角微微向下垂着，嘴里銜着一只木烟斗，紅白的半圓形的上嘴唇棱角显然，唇上的鬍鬚完全剃淨。他的嘴給人一种威严而誠实的印象。他穿着一件飾裝着金边的外衣，敞着扣子，露着里面一件雪白的斜紋布衬衫。他叉着腿站在那里，肚子微微向前挺着。

"我說的是实話，小姐，您能在舍下住一个时期，眞是我們的荣幸……"他小心翼翼地把冬妮从車上扶下来。"您好，布登勃洛克先生！令尊好嗎？参議夫人怎么样？我眞高兴极了！……喏，請进来吧，我的妻子已經預备好一点不像样的点心。——您到彼得森客店去歇歇吧，"他轉过来对馬車夫說，馬車夫这时已經把箱子搬进屋子去了。"他們照料牲口很尽心……您也在我們这儿住一夜嗎，布登勃洛克先生？……啊，怎么不能呢？牲口

需要喘喘气，反正天黑以前也赶不回去了……”

“啊！在这儿住一点也不比在外面旅館里差，”过了大約一刻钟，人們在露台上圍着咖啡桌子坐定以后，冬妮感叹地說。“这里的空气多么好！連海藻味这里都可以聞得見，我这次又能到特拉夫門德来，眞太高兴了！”

穿过阳台上爬滿葡萄藤的柱子可以望見阳光下水波閃爍的寬闊的河口、水面上的小船和一座又一座的棧桥。再望过去就是“普瑞瓦”——凸入海中的梅克倫堡半島——上的擺渡房。桌子上摆着的藍边茶杯又深又大，像个小鉢子。和家里精巧的細瓷器比較起来，这些盘盏显得很笨拙。可是桌子上的食品却很引人，冬妮的位子前面还摆着一束野花，此外长途旅行也使人胃口大开。

“是的，小姐自己会看到，她在这里一定养得又紅又胖，”主妇說。“臉上血色不太好，如果我能这样說的話；这都是城里空气不好的緣故，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宴会……”

施瓦尔茨考甫太太是史路图普地方一个牧师的女儿，年紀大約在五十岁上下。她生得比冬妮矮一头，相当削瘦。她的头发还是黑油油的，梳得光亮整齐，罩在一只大发网里面。她的衣服是深棕色的，扣着小白領和白袖头。她打扮得干凈俐落，对人亲切热誠。她热心地向客人推荐自己烘的葡萄干面包。面包摆在船形的籃子里，四边堆滿了乳脂，糖、牛油和蜂窝蜜等等。面包籃的一端装飾着一道珍珠形的綉花边，这是他們八岁的美丽的小女儿梅塔的手艺。这个小女孩正坐在母亲身边，穿着一件方格絨的小衣服，翹着两条淡黄色的小辮子。

施瓦尔茨考甫太太表示歉仄說，替冬妮布置的房子不好——冬妮剛才已經在这間房子里梳洗过了——过于簡单……

“哪儿的話，太好了！”冬妮說。这間屋子面对着海，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說着她把第四块葡萄干面包浸在自己的咖啡里。湯姆这时在和老头談論在城里修繕的“屋倫威尔号”……

突然間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夹着一本书闖进阳台来。他摘下皮帽，滿臉通紅、局促不安地向大家鞠躬。

“喏，孩子，”总領港說，“你来晚了……”接着他向客人介紹說：“这是我儿子——，”他說了一个什么名字，冬妮沒有听清楚。“正在念书，預备做医生……在家里度暑假……”

“很高兴认識您，”冬妮按照她学来的礼貌应答說。湯姆站起身来，把手伸給他。年輕的施瓦尔茨考甫又鞠了一个躬，把手上的书放下，然后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他的臉羞得通紅。

他中等身材，体格纖細，生着稀有的白净的皮肤和淡金色的头发。他的臉型略长，初生的髭鬚和他剛剪过的头发一样呈現着淡淡的顏色，几乎不能望見；和他的发色相配的是他那白皙得出奇的皮肤，仿佛是透明的玻璃一样，动不动就变得緋紅。他的藍眼睛比父亲的略深一些，也流露着那种虽然不很灵活，然而却是善意地探索的目光。他的五官匀称，相当可爱，他吃起东西来的时候，还露出非常整齐的密密的牙齿，像磨洗过的象牙一样，亮晶晶的。他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紧身夹克，口袋上釘着兜罩，背上有一根松紧带。

“可不是，我来得太迟了，請原諒，”他說，語調有些迟緩、沉着。“我在海濱看了一会书，想起来看表，时間已經不早了。”以后他就一声不响地吃起东西来，只偶尔抬起眼皮来打量湯姆和冬妮两眼。

过了一会，主妇又請冬妮吃东西的时候，他也搭腔說：

“这种蜂窩蜜您尽管吃吧，布登勃洛克小姐。这是自然

产品……什么該吃、什么不該吃，这一点我們倒还知道……您一定得吃飽了，这里的空气耗損体力……加快一个人的新陈代謝。要是您吃的不多，体重就要減輕……”他說話的时候身子向前俯着一点，有时不瞧着說話的对方而望着另一个人，那样子很自然，很能引起别人的好感。

他的母亲爱怜地听完了他的話，又探詢地瞧了瞧冬妮的脸色，想知道她对这一番話有什么反应。可是老施瓦尔茨考甫这时插进来說：

“算了吧，医生先生，不要摆弄你那套新陈代謝的理論了吧……我們一点也不想知道这个，”年輕人听了这話笑起来，又紅着臉望了望冬妮的盘子。

总領港提过两三回他儿子的名字，可是冬妮哪次也沒有听清楚。听起来似乎是“莫尔”，又像是“莫尔德”，老头的那种平板土俗的地方音，簡直叫人无从听清。

吃过飯以后，狄德利希·施瓦尔茨考甫把外衣大敞开，露着里面的白背心，一边坐在太阳底下舒适地眨眼睛，一边和他的儿子吸起他家的短木头烟嘴来，湯姆这时也点起他的香烟来。两个年輕人不觉叙起在学校时的軼事，他們談得很热鬧，冬妮也禁不住参加进去。他們学施藤格先生的口头語：“你应該画一条弧綫，你在作什么？你胡画了一条綫！”可惜克利斯蒂安不在这里；他模仿得可比这个更像呢……

有一回，湯姆指着他們面前摆着的花，随便地对他的妹妹說了一句：“要是格侖利希先生在这儿，又該說‘这花把屋子点綴得不同凡俗’啦！”

冬妮听見这句話，气得滿臉通紅，推了他一下，又羞澀地扫了小施瓦尔茨考甫一眼。

这一天咖啡許久許久沒有端上来，他們也不得不一直坐在一起。已經六点半钟了，普瑞瓦半島那边暮色已經悄然降下来了。这时总領港站起身来。

“对不住，諸位，”他說，“我要到領港办事处办一点事……我們八点钟吃飯，要是諸位贊成的話……或者今天再稍微晚一点，梅塔，怎么样？……你的意見呢——”这里他又叫了一声他大儿子的名字——“不要老懶坐在这儿了……去啃你的书本去吧……布登勃洛克小姐也要把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或者也許要到海边去走走……只是你别再打攪人家了！”

“狄德利希，你眞是的，为什么他就不能在这儿坐着呢？”施瓦尔茨考甫太太温和地責备丈夫說。“要是客人去海濱散步，他为什么就不能陪着去呢？他这是在假期里呀，狄德利希！……咱們的客人他就不能陪着应酬应酬了？”

第六章

第二天早晨，冬妮在她那間家具蒙着鮮艳的印花布的整洁的小房間里醒过来。她感到一陣快乐和激动，一个人一睜眼望到一片新天地往往会有这样感覺的。

她坐起来，用手臂环抱住膝头，揚着蓬乱的头，眯縫着眼睛望着从窗板縫里透进来的耀眼的狹窄的日光，一面懶洋洋地清理昨天的各种的經历。

她几乎完全把格侖利希先生忘了。城市啊，風景厅里的那幕丑剧啊，家人和科灵牧师的劝誡啊，也同样都撇在脑后了。在这里，她每天早晨都会无忧无虑地醒过来……施瓦尔茨考甫这一家人眞是热心腸的人。昨天晚上他們就預备了橙子酒款待客

人，而且大家都为冬妮能住在这里高兴地碰杯。这頓晚餐吃得非常滿意。老施瓦尔茨考甫說些海洋上的故事来娛客，他的儿子則談說他在那里讀书的哥廷根的情形……可是她一直还不知道他的名字，这有多么奇怪！她曾經聚精会神地听着，可是整頓晚餐中沒有人再叫过他的名字，她当然不能启口問，这是于礼貌不合的。她努力思索……老天啊，这个年輕人究竟叫什么啊？莫尔……摩尔德？再說，这个莫尔或者摩尔德她很喜欢。他笑得那么頑皮，那么天眞！譬如他想要水喝，可是他不說水，却說几个字母再加一个数碼，弄得老头儿直冒火，这时他就那么笑起来。不錯，他說的是水的化学公式……然而只是一般的水，讲到特拉夫門德这里的水，那公式一定要复杂多了。因为人們随时会在水里找到一只水母……大官們自然可以有他們自已对甜水的想法……說到这里他又挨了父亲一頓申斥，因为他說"大官們"这个詞語气不够尊敬。施瓦尔茨考甫太太一直打量着冬妮的表情，看她对这个年輕人有沒有欽佩的表示——的确如此，他說話确实很有趣，又活潑又博学……他对她有点关心太过了，这位少主人。她抱怨說吃飯的时候头昏脑热，一定是血太多了……他怎么回答呢？他端詳了她一会，說：不錯，額角上的血管漲得很高，然而这并不一定是血多，相反地，倒也許是血液不够或者紅血球少的毛病……她說不定有些貧血呢……

从一座木头雕刻的挂钟里跳出一只杜鵑来，清脆响亮地叫了几声。"七，八，九，"冬妮数道，"起来！"她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打开窗板。天空有几块浮云，可是太阳并沒有被遮住，从罗宫登曠場和那里的一座灯塔望过去，可以看到波紋粼粼的大海。右边海被梅克倫堡弧状的海岸环抱着，可是正面它却无限地伸展出去，直到远处那淡綠、碧藍相間的条带和雾气沼沼的地平綫

融合在一起。“一会我要洗澡，”冬妮想，“可是首先我得好好吃一顿早点，不要让新陈代謝把我的身体弄亏損了……”她笑了笑，开始用迅速、輕快的动作洗臉、換衣服。

九点半敲过一小会，她走出自己的小房間。湯姆过夜的那間屋子門敞开着；他一清早就赶回城去了。甚至这里，在这間作卧室用的后楼，也聞得到一股咖啡味。这好像是这所小房子的特有的气味，冬妮沿着一座用普通的木板作栏杆的楼梯走下来，越往下走那咖啡的香味也就越濃。她穿过楼下的一条走廊，光采煥发地走进阳台去。走廊旁边就是总領港的起居間兼飯厅和办公室。这一天早晨她穿的是一件白色斜紋布的夏装。

咖啡桌上只有施瓦尔茨考甫太太和她的儿子两人，一部分餐具已經撤去了。施瓦尔茨考甫太太在她棕色衣服上罩着一件藍格子的圍裙。身旁摆着一只盛钥匙的籃子。

“非常对不起，”她站起来迎着冬妮說，“我們沒有等您一起吃，布登勃洛克小姐！我們这些普通人家起得很早。要作的事情很多……施瓦尔茨考甫已經上班了……我想您不会不高兴吧？”

冬妮这方面也道了歉。“您千万别认为我老爱这么睡懶觉。我也挺不好意思，可是昨天晚上那果子酒……”

这家的少主人听到这里笑起来。他站在桌子后边，手里拿着他那只木头短烟袋，面前摆着一張报紙。

“哼，都是您不好，”冬妮說；“早安！……您接二連三地跟我碰杯……弄得現在我只好喝凉咖啡了。要不然我一定吃过早飯，洗过海水浴了……”

“不，对于一个年輕的女士，那太早了！七点钟水还相当冷，您要知道；才十一度，从热被窩里出来那未免太冰人了。”

“您怎么知道我願意洗温水，先生？”說着冬妮在桌子旁边坐

下。“难为您还替我热着咖啡，施瓦尔荚考甫太太！……可是让我自己来斟吧……謝謝您！”

主妇瞧着她的客人吃下最初几口早餐。

“小姐第一夜睡得好嗎？可不是，褥子里塡的是海草……我們是普通人家……我希望您胃口好，痛痛快快过一个上午。小姐在海濱上一定会遇到不少熟人……要是您觉得方便的話，我的儿子可以陪您去。請原諒，我不能再陪着您了，我一定得照料午飯去了。我們今天預备烤香腸……我們总得尽量款待款待我們的客人。”

“我今天专門吃蜂窩蜜，”当屋子里只剩下他們两人的时候，冬妮开口道。“您看，我知道什么該吃什么不該吃吧！”

小施瓦尔荚考甫站起来把烟斗放在阳台的圍墙上。

“您尽管抽烟好了。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在家里吃早飯的时候，屋子里总有父亲抽的雪茄味……您說說，”她忽然問道，“一个鸡蛋的营养价値和四分之一磅肉的一样，这是眞的嗎？”

他的臉又漲得通紅。“您是在寻我的开心嗎，布登勃洛克小姐？”他半笑半恼地反問說。“昨天晚上父亲把我好申斥了一頓，說什么我充內行啦、炫耀自己啦……”

“我問这句話可是出自无心！”冬妮不由得楞了一会，連飯也停止吃了。“炫耀自己！怎么能这样說人家！……我还是很喜欢长点見識呢……眞是的，我簡直是只笨鵝，您会看到的！在塞色密·卫希布洛特那儿我老是归在最懶的学生堆里面。而且我认为您知道得很多……”內心里她在思忖：“炫耀自己？一个人和别人初次見面，总要显示自己的长处，說几句好听的話討人喜欢——这沒有什么奇怪的……”

“不錯，从某一方面看，他們的价値相等，”冬妮的話使他很

高兴，他就回答說。“讲到某些营养价值……”

这样，冬妮吃着早飯，这位年輕的施瓦尔茨考甫就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滔滔地讲起来。以后他們又开始談起塞色密·卫希布洛特，談起冬妮在寄宿学校的一段生活和她的几位女友，談到現在又回到阿姆斯特丹的盖尔达·阿尔諾德逊，談到阿姆嘉德·封·席令，遇到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海边上就可以望到她家的白房子……

过了一会，冬妮把早飯吃完了，擦嘴的时候，她又指着报紙問：“上面有什么新聞嗎？”

小施瓦尔茨考甫哈哈笑起来，带着諷嘲和惋惜的神情搖搖头：

“唉，沒有什么……这上面能登什么呢？……您知道，这种鎮上的小报眞是貧乏透頂的东西。”

“噢？……可是爸爸媽媽老是离不开它。”

“是这样的！”他的臉又紅了。“您看，我这不是也在讀它嗎？因为不讀它就沒有其它的可讀了。可是只看到些什么某某大商人要举行銀婚庆祝式了，这实在引不起人的兴味……我說的是实話！您笑了……可是您有机会应当讀讀别的报紙，譬如說《哥尼斯堡哈同新聞》啦……或者《萊茵报》啦……您会发現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不管普魯士国王說什么話……”

“他說什么了？”

“他說……不，这話我在女士面前不能說……”他的臉又紅起来。“他对这些报刊說了些很不好听的話。”他的臉上浮起一层冷嘲的笑容，弄得冬妮有片刻很不得勁。“这种报刊跟政府，跟貴族，跟傳教师和地主有点过不去。您懂嗎？……他們很机灵，懂得怎样牵着新聞檢查官的鼻子轉……”

“是嗎？您是什么意見，您也跟貴族不太过得去嗎？”

“我嗎？”他很困窘地反問說……冬妮站起身来。

“啱，这問題咱們以后再談吧。我現在去海濱成不成啊？您看，天差不多整个儿是藍的。今天不会下雨了。我非常想跳进海水里去。您肯陪着我到海边去嗎？……”

第七章

她戴上她的大草帽，撑开阳伞，因为这一天虽然有些許海風，天气却很热。小施瓦尔茨考甫戴着呢帽，手里拿着一本书，走在她的身边，不时地从旁边打量着她。他們沿着海濱走着，穿过海濱公园。公园里的石子路和薔薇花坛静静地曝晒在阳光下，一絲阴影也沒有。在海濱旅館、咖啡店和被一道长廊联起来的两座瑞士房屋的对面，音乐堂静静地掩映在樅树林里。这时大約是十一点半钟光景，避暑的旅客多半还滞留在海濱。

这两个人穿过安着游椅和秋千的儿童游戏場，紧傍着温水浴室走过去，不慌不忙地踱到罗喜登曠場。太阳像一个火团似的烤着草地，青蝇在草地上嗡嗡营营地飞来飞去。从海水那边傳来一陣陣的轰轰的声音，又沉悶又单調。遙远的地方不时翻卷着白色的浪花。

“您念的是什么书啊？”冬妮問道。

年輕人用两手拿着书，很快地从后往前翻了一遍。

“这种书不适合您讀，布登勃洛克小姐！除了血管啊，內臟啊，疾病啊，沒有别的……您看，这里正讲到肺水肿，就是德国人称作积水症的那种病。肺叶上存滿了积水，这种病是由肺炎引起的，非常危險。严重的时候，病人不能呼吸，会活活地憋死。

这些事书本上都是无动于衷地只作一番客观的描写……"

"啊，真可怕！……可是要是一个人想作大夫的話……等以后格拉包夫医生退休了，我会想法让您当我們的家庭医生的，您看着吧！"

"哈！……您念的是什么呢，如果允許我問的話，布登勃洛克小姐？"

"您知道霍夫曼嗎？"冬妮問道。

"原来您是在讀关于那个乐队指揮和金罐的故事嗎？不錯，写得很生动……，这种书对太太小姐更合适。現代的男子一定得念另外一种东西。"

"現在我一定得問您一件事，"又走了几步以后，冬妮下决心説。"那就是，您的名字到底怎么称呼？我一次也沒听清楚……弄得我非常煩躁！我悶头猜了好久……"

"你猜了好久嗎？"

"唉呀——您不要揭人家的短儿了！按道理讲我本不該問，可是我眞是好奇得很……我知道我完全不需要知道您的名字。"

"这有什么，我的名字叫莫尔頓，"他説，臉紅得比哪次都厉害。

"莫尔頓？很美！"

"噢，美么？……"

"可不是……这总比叫新茨或者昆茨好听。很新奇；有点像外国名字……"

"您眞是个浪漫主义者，布登勃洛克小姐；您念霍夫曼的作品念得太多了……事情簡单得很：我的祖父一半是挪威人，姓莫尔頓。我的名字就是随他起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冬妮步步小心地从海边上的高高的芦葦丛里穿行着。一排

圆錐形頂子的木亭出現在前面海濱上，水边上散放着一些柳条圈椅。一家家的游客正在附近温暖的沙滩上晒太阳：太太們戴着藍色的太阳鏡，拿着从图书館借来的书，男人穿着淺顏色的衣服，无聊地用手杖在沙滩上画着各种图形，皮肤晒得烏黑油亮的孩子戴着大草帽在沙地上打滚，堆沙子，挖水坑，作泥餑餑，钻水，光着腿在水淺的地方扑騰水，玩船……右边一座木制的浴亭一直伸进海水里。

“我們徑直到摩侖多尔夫家的亭子去吧，”冬妮說。“我們得稍微拐一个弯。”

“好……可是您不是要找您那些朋友嗎？……我可以坐在后边那些岩石上……”

“不錯，我得去跟他們打个招呼。但是說老实話，我实在不想去。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能寻个安静……”

“安静？要避开什么？”

“是的！避开……”

“您听我說，布登勃洛克小姐，我要問您一件事……可是这留待以后再談吧，等我們有工夫的时候。現在請容許我跟您說再見。我坐在那边的石头上。”

“我把您介紹給他們好嗎，施瓦尔茨考甫先生？”冬妮郑重其事地問道。

“不要，啊，不要……”莫尔顿急忙回答說，“謝謝您的美意。我不是屬于这一流人的，您知道。我坐在那边石头上。”

当莫尔顿·施瓦尔茨考甫向右边轉，朝着浴場旁边被波浪冲洗着的一处岩石堆走去，冬妮也向聚在摩侖多尔夫的浴亭前的一群人走去。这群人人数很多，包括摩侖多尔夫，哈根施特罗姆，吉斯登麦克和弗利采儿家人。除了海濱浴場的业主汉堡的

弗利采參議，以及以閑蕩聞名的彼得·多尔曼以外，其余的都是女人和小孩儿。因为这一天并非假日，男人大半都在城里的办公室里。弗利采參議已經有了一把年紀，一張清秀的面孔上鬍鬚刮得干干凈凈。这时正在上边浴亭的台阶上用望远鏡眺望一只出現在远方的帆船。彼得·多尔曼戴着一頂闊沿草帽，留着一撮水手式的圓鬍子，正站着和太太們談話。和他談話的太太們有的坐在鋪在沙滩上的毯子上，有的高坐在帆布椅上。摩侖多尔夫議員夫人娘家姓朗哈尔斯，手里玩弄一只长柄的望远鏡，头上的灰发蓬松着。哈根施特罗姆夫人坐在玉尔新身边；玉尔新的身材虽然始終沒有长高，可是已經学她母亲的样子戴上一副钻石耳环；吉斯登麦克夫人坐在自己的女儿和弗利采參議夫人旁边，后者是一个滿臉皺紋的矮小的女人，戴着一頂軟帽，甚至在浴場里她也沒忘了尽地主之誼。她东奔西跑，累得面孔通紅，精疲力尽，一心盘算着舞会啊，儿童集会啊，抽彩啊，帆船旅行啊等等……她雇来为她閱讀的女伴坐在离她稍远的地方。孩子們正在水边玩。

吉斯登麦克父子公司是一家新兴的大酒商，最近几年来把C. F. 科本公司比得黯然失色。吉斯登麦克的两个儿子——爱德华和施台凡——都已經在父亲創办的买卖里担負起职务。——彼得·多尔曼虽然也算是个紈袴儿，却一絲也沒有尤斯图斯·克罗格那种嫻雅的仪态；他是另一种类型，一个憨直的紈袴子弟，他的特色就在于那种善意的粗鹵。他在社交界故意作得肆无忌憚，因为他知道女士們特別欣賞他那种喧嚣的沒有遮拦的談吐和豪放不羈的作風，认为他与众不同。有一次在布登勃洛克家的宴会上，一道菜迟迟不上来，客人們等得发悶，主妇也很局促不安，这时他用他那粗大的嗓門大吼了一声，让全桌人都听

到："我的肚子等得不耐烦了，参議夫人！"

这时候他也是正用他那粗大的轰隆隆的大嗓門在讲一些頗有問題的笑話，他不时添上几句北德的方言当佐料……摩侖多尔夫議員夫人笑得直不起腰来，接二連三地喊："老天呀，您不要再往下說了，参議先生！"

冬妮·布登勃洛克受到哈根施特罗姆一家冷淡的接待，却受到其他的人热烈欢迎。甚至弗利采参議也急急忙忙地从浴亭的台阶上迎下来，因为他希望，至少明年布登勃洛克一家人能帮忙使浴場热鬧起来。

"您的僕人，小姐，"多尔曼参議尽量把字音說得准确，他知道布登勃洛克小姐不太喜欢他的作風。

"布登勃洛克小姐！"

"您到这儿来了？"

"多么好啊！"

"您什么时候到的？"

"看，打扮得多么迷人啊！"

"您住在哪儿？"

"住在施瓦尔茨考甫家？"

"住在領港的家里？"

"眞想得妙！"

"多么新奇的办法！"

"您住在城里嗎？"海濱旅館的經营人弗利采参議，又重問了一句，他一点不想让人知道他的懊丧……

"下一次舞会您也賞光参加好嗎？"他的妻子問道……

"噢，你在特拉夫門德住不了几天吧？"另外一位太太替她回答了。

“您不覺得布登勃洛克一家都落落寡合嗎，亲爱的？”哈根施特罗姆太太輕輕地对摩侖多尔夫議員夫人說……

“您还沒有下水吧？”有人問道。“年輕的姑娘們，今天有誰还沒有下过水呢？小瑪利、玉尔新、小路易絲三个人嗎？安冬妮小姐，您的朋友們义不容辞要陪伴您的……”

几个年輕的姑娘从一伙人里走出来，准备跟冬妮一起去洗浴，彼得·多尔曼少不得自告奋勇要陪着少女們走过海滩去。

“呀！你还記得当初咱們一起上学的情形嗎？”冬妮問玉尔新·哈根施特罗姆說。

“記——記得！您动不动就发脾气，”玉尔新滿臉陪笑的說。

他們从海滩上一条用木板拼湊的窄走道上向浴場走去；当他們走过莫尔頓·施瓦尔茨考甫拿着一本书坐在那里的那堆岩石的时候，冬妮远远地匆匆地向他点了几次头。不知是誰問道：“你和誰打招呼呀，冬妮？”

“噢，就是那位小施瓦尔茨考甫，”冬妮回答說，“他陪着我下来的……”

“总領港的儿子嗎？”玉尔新·哈根施特罗姆問道，用她的一对漆黑的眼睛紧紧盯过去。莫尔頓在那一边也正帯着些悒郁的神情打量着这一群衣着华丽的人。冬妮大声的說：“真可惜，像奥古斯特·摩侖多尔夫这些人也不在这儿……平常日子在海濱一定怪悶的！”

第八章

冬妮·布登勃洛克的美丽的夏季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比她任何一次在特拉夫門德过得都愉快有趣。沒有重担窒压着她，

她的容光重又煥发起来；她的言談举止也恢复了往日那种活潑的、无忧无虑的神情。有时星期日参議带着湯姆和克利斯蒂安到特拉夫門德来，总是心滿意足地望着她。那时他們就到旅館去吃大餐，坐在咖啡店的帳幕下边听音乐喝咖啡，看大厅里的人玩輪盘賭，像尤斯图斯·克罗格和彼得·多尔曼这些寻乐的人总是簇拥在輪盘四周。参議倒从来沒有賭过。

冬妮晒太阳，洗海水浴，吃配着薑汁餅的煎腸子，和莫尔頓一起去远足。他倆或者沿着公路到邻区的浴場，或者沿着海濱爬到高处的"望海亭"，从那里可以向海陆两面远眺。再不然就到旅館后面的一座小树林里去，树林高处悬着一口大钟，是旅館通知客人吃飯用的……有时他們也划着小船到特拉夫河对面的普瑞瓦半島上去，島上可以找到琥珀……

莫尔頓是一个健談的旅伴，虽然他的論点有时失之偏激武断。不論談到什么事物，他都能下一个严格而公正的断語，而且他的口气一点也不給人商量的余地，虽然說話的时候他的面孔漲得通紅。当他宣称所有貴族都是白痴和禍水，并且随着作了一个憤慨然而笨拙的手势时，冬妮感到很寒心，禁不住責备了他几句。然而另一方面她又很驕傲，因为他推心置腹把自己的看法說給她听，而这些看法他就是对自己的父母也不公开……有一次他說："我告訴您一件事：我在哥廷根的屋子里有一架完整的人骨骼……您知道，就是用鉄絲联起来的那种骨头架子。啱，我把一套旧警察制服給它穿上……哈，妙得很，您說是不是？可是看上帝的面上，您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訴我父亲！"——

冬妮自然免不了时常和城里的相識在海滩或者海濱公园交际应酬，参加这样一个那样一个舞会或者乘帆船出游什么的。这时候莫尔頓就不得不一个人去"坐岩石"了。从第一天起这些

岩石就成为他們两人之間的一个固定术語了。"坐岩石"意思就是說"寂寞无聊"。逢到落雨天，雨幕宛如一个灰色的罩子似的把大海整个儿籠盖起来，海水和低垂的天空翕然吻合，海滩和道路湿漉漉地滿是积水，冬妮就說："今天咱們两人都要坐岩石了……就是說留在阳台上或者臥室里。沒有什么别的事可作了，您只好給我演奏几首学生歌曲，莫尔頓——虽然这些歌我听了也煩得要命。"

"是的，"莫尔頓說，"咱們坐下吧……可是您知道，跟您在一起，就沒有岩石了！"在父亲跟前他是不說这类話的，虽然母亲听了却不妨事。

"作什么？"一次午飯后冬妮和莫尔頓同时站起来，准备到外边去，总領港問他們，"年輕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啊？"

"啊，安冬妮小姐允許我陪她走几步路，到望海亭里去。"

"是这样的，她允許了么？——你自己說說，我的孩子，你坐在书房里背背你那套神經系統是不是更好一点呢？等你回哥廷根的时候，你一定把什么都忘光了……"

可是施瓦尔茨考甫太太充滿柔情地說："狄德利希，老天啊，为什么他不該去呢？让他去吧！他这是度假期呀！咱們的客人他就不能陪着玩一玩嗎？"——这样他俩还是去了。

他俩沿着海滩走，紧傍着水边，那里沙子为潮水冲平，又被晒硬，走起来一点也不費力。地面滿布着一种常見的白色的小貝壳和另外一种长圓形蛋白色的、比前者略大的小貝壳。另外就是黃綠色的潮湿的海草，上面带着空心的小圓果，踩上去便发出拍地一声脆响。此外还有水母，有的是普通的海水色，有的是紅黃色、有毒，游泳时触着它皮肤便像火燎似地作痛。

"您知道我从前多么傻，"冬妮說。"我想从水母身上取下五

彩的小星来。我用手帕包回家一大包水母，整整齐齐地摆在露台上，让阳光把它們晒死……我想那些小星一定会留下来！好……等我过一会去看，只剩下一大片水印，淡淡地发着一股腥气……”

他們走着，耳旁是层层波浪的带节奏的澎湃声，迎面吹拂着清新的带咸味的海風。那風是毫无阻拦地颯颯地从耳边吹过去，在人身上引起一陣适意的暈眩，一陣輕微的昏懵的感覚……他俩在海濱充滿嘶嗦碎响的无限宁謐里向前走去，大海的每一个細小的声响，无論是远是近，都被这种宁謐賦予一种神秘的意义……

左面迤邐着一串石灰和乱石构成的裂罅累累的斜坡。这些斜坡的形状彼此都很相似，突出的棱角不时把蜿蜒的海岸遮住。海滩到了这里轉成嶙嶙的乱石，他們便找了一处往上爬，預备穿过矮林間一条山徑爬到望海亭去。望海亭是一个用带树皮的粗木柱和木板搭成的圓亭，亭中四壁画滿了格言、短詩、縮写的名字和爱情心形……亭子里分隔成一間間的小屋。冬妮和莫尔頓拣了一間面对海水的屋子，坐在靠里边的一条粗木板凳上。这間屋子和浴場的板屋一样，一陣陣发散着木材的香气。

在下午这个时刻，山上这个地方非常安静肃穆。几只小鳥啁啾地叫着，树叶的沙沙声和潺潺的海濤交織在一起。海水在下面深处扩展开，遙远处浮現出一只海船的桅檣。一路上海風一直在他們的耳边呼嘯，这时走进避風的地方，他們突然感到一陣令人沉思的寂靜。

冬妮問道：“它是来的还是去的？”

“什么？”莫尔頓語調沉滞地說，仿佛他的思想剛从一个遙远的地方被喚回来似的，他急忙解釋說：“是去的！这是駛往俄国的‘施亭博克市长号’。——我不想跟了这船去，”过了一会他又

补充說。“那里情况一定比咱們这儿更糟！”

“好了，”冬妮說。“現在您又要向貴族开火了，莫尔頓，我从您的面容看出来了。您这样真不好……您认識过哪个貴族呀？”

“不认識！”莫尔頓差不多气忿地喊道。“謝天謝地！”

“不錯，您看！我可认識一个。一个姑娘，她叫阿姆嘉德·封·席令，我以前和您說过的。她可比你我脾气都好；她差不多不理会自己姓‘封’，她吃香腸，談論她們家的母牛……”

“当然有例外的人，冬妮小姐！”他担心地說。“可是您听我說……您是一位小姐，您什么都讲究亲眼看。您认識了一位貴族就来下断語說：他是很好的人啊！不錯……然而实际上人們也用不着結識一个貴族，就能判断他們全体。这里牵涉到的是社会結构的原則問題，您可懂得！是的，您对这一点說不上什么来……怎么？某些人只要一落生就成为人类的选民，就是大老爷……就有权鄙視我們这些賤民……而我們呢，就是作出天大的功績也爬不上他們的高位？……”莫尔頓說話时流露出一股天真善良的冤气；他也試着在作一些手势，可是当他看到那姿势非常笨拙，便又放棄了。然而議論却仍然滔滔地发表下去。他的情緒已經激动起来。他坐在那里，身子向前俯着，大拇指摸弄着上衣的扣子，温柔的眼睛里射出一道挑战的光芒……“我們市民阶层，我們这些一向被看作第三阶級的人，只要求一种建立功勛的貴族存在，我們不承认那些懶汉貴族，我們反对目前这种阶級等級的划分……我們要求一切人都自由平等，沒有人隶屬于别人的，大家都只受法律的管轄！……不应該再有特权和横暴！……一切人都是政府的权利平等的儿女，而且正如同上帝与俗人之間沒有中間阶层存在一样，市民跟政府也应該发生直接的关系！……我們要新聞自由，工商业自由，貿易自由……我們

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基于平等的地位进行竞爭，有功者受賞！……可是我們却被縛住手脚，堵住嘴……我还要說什么来着？对了，您听听这件事：四年以前他們重新审訂了有关大学校和报刊的同盟法。这部法律可眞好！凡与現行制度或事物不很吻合的眞理，一律不許刊載或宣讲……您懂不懂？眞理被窒息了，被禁止傳揚……請問，这是为了什么？这是因为一个腐朽过时的愚蠢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是人都知道，迟早一定要被摧毀……我相信，您还不能了解这是多么卑鄙！这种暴力，当前这种粗暴昏庸的警宪制度的暴力，是不了解精神界和新时代的……我只要再給您說一件事……普魯士国王作了一件多么忘恩負义的事！当初一八一三年，法国人还在我們国土上的时候，他召集我們，答应我們立宪……我們应召而来，我們解放了德国……”

冬妮用手托着下巴，从旁边打量着他，这时认眞地思索了一刻，他是不是眞地亲自參加了驅逐拿破侖的战爭。

“……您以为，他实踐了他的諾言了嗎？哪会有这种事！当今的这位国王是一个慣会花言巧語的人，一个梦想家，一个浪漫主义者，跟您似的，冬妮小姐……因为有一件事您必須注意：当哲学家和詩人把一个眞理，一个观点，一个原理剛剛否定、抛棄掉的时候，一位君主就会慢慢地走过来，就会把它撿起来，认为这正是最新最好的东西，奉之为金科玉律……不錯，这就是君主的眞面目！君主不但是人，而且是平凡庸碌的人，他們总是远远地落在事物的后边……唉，讲起德国来，就好像令人想起一个參加过进步团体的学生，过去在參加自由的战爭中他也曾朝气蓬勃、激昂、豪迈，如今却已經变成一个可怜的庸庸碌碌的人……”

“是的，是的，”冬妮說。“您說得都很好。可是請允許我問一个問題……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您自己又不是普魯士

人……”

“噢，这沒有什么关系，布登勃洛克小姐！不錯，我称呼您的姓，是有意的……我本来还应該用法文字‘demoiselle’来称呼您，这样就更能显示出您地位的高貴！难道我們这里比普魯士更自由、更平等一点嗎？人們有更多的公民权利嗎？束縛、等級、貴族——这里跟那里都一样！……您同情貴族……要我告訴您是什么緣故嗎？因为您自己也是一个貴族！一点也不錯，难道您还沒有意識到这一点嗎？……您的父亲是一位大財主，您是一位公主。您和我們这些人之間有一条鴻沟，我們是不屬于您这种門第显赫的世家的圈子里的。您也許为了开心跟我們中間的一个人在海边上散一会儿步，可是等您再回到您那得天独厚的选民圈子里，別人就只好坐在岩石上了……”他的声音非常激动，听着都有些異样。

“莫尔頓，”冬妮忧郁地說。“这么一說您每次坐在岩石上都非常生气了！我不是一再想把您介紹給他們嗎？”

“您看，您这又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問題，像年輕的女士那样，冬妮小姐！我談的是原則……我說我們这里博爱的人道精神一点也不比普魯士多……如果談到我个人，”他沉吟了一会儿，輕声說下去，他那異样的激动仍旧沒有从語調里消失，“那么我指的不是現在，也許說未来更合适……一旦您成为某某夫人永远消失在您那高貴的圈子里以后……別人只好終生坐在岩石上了……”

他沉默下来，冬妮也沉默着。她不再凝視他，而把眼睛轉向另一边，看着身边的木板墙。一种难堪的寂靜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間。

“您还記得，”莫尔頓又說，“有一次我对您說要問您一个問

题嗎？是的，您要知道，这个問題从您到这里的第一天下午就一直糾纒着我……您不要乱猜！您不会知道我想的是什么。我下一次再問您吧，等有机会的时候；不用忙，这問題和我一点儿也不相干，純粹是出于好奇心……今天不問了，今天我只泄露給您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您看这个。”

說到这里莫尔頓从外衣袋里扯出一段五彩条紋的窄緞带，直勾勾地望着冬妮的眼睛，臉上露出一副胜利和期待交織的表情。

“多么漂亮，”她一点不了解地說。“这是什么意思？”

莫尔頓神情严肃地說：“意思是說：我屬于哥廷根的一个学生社团——現在您懂得了吧！我还有一頂帽子，也是同样顏色。可是在暑假里我把它給穿警察制服的骨骼戴上了……在这里我不敢让人看見我戴着它……我能不能信得过您不向旁人泄露？要是我父亲知道这件事，就要闖禍了……”

“您干么这么說，莫尔頓！您可以信得过我！……可我还一点不懂……你們是不是都立了誓反对貴族？你們要作什么？”

“我們要自由！”莫尔頓說。

“自由？”她問。

“是的，自由，您知道，自由……！”他重复說，說着他作了一个不确定的、有些笨拙的、然而激昂的手势，伸出手臂去，向下、向大海一揮，不是向梅克倫堡海岸把海灣約制住的一面，而是向开闊的海洋那一面。那边，閃閃发光的藍、綠、黃、灰各色的波紋，壮丽地、一望无际地向着迷蒙的地平綫伸展出去……

冬妮順着他的手势望去，两人的手本来都擱在那張粗糙的木凳子上，这时不覚紧握在一起。两个人望着同一处辽闊的远方。他俩沉默了許久許久，海水靜靜地、沉悶地向上拍击着……

冬妮突然覺得她和莫尔頓情思交融起来，她对“自由”这个概念也有了一个偉大、朦朧、充滿了預感和渴望的了解。

第九章

“眞奇怪，莫尔頓，在海边上一个人永远不会感到煩悶。要是您在别的地方这么仰天躺上三四个钟头，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想……”

“是啊……可是我必須坦白說，从前我也常常感到煩悶的，冬妮小姐；不过这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

秋天来了，已經刮起来第一陣勁風。襤褸稀薄的灰色云片从天空上疾馳而过。渾浊澎湃的海水一望无际地为泡沫盖住。汹涌的巨浪森严可怖而又冷靜地向岸边滚过来，威猛地聳起，形成一道暗綠色的宛如鋼鉄鑄成的光澤閃閃的拱墻，然后带着轰然巨响摔到沙滩上。

避暑的季节已經完全过去了。往日游客拥挤的那一段海岸如今只摆着寥寥几把圍椅，一部分浴亭也已經拆掉，显出一幅死寂的景象。但是冬妮和莫尔頓每天下午仍到海滩上一处較远的地方安頓下来。就是那黃色的石灰墙开始的地方。那里波浪冲击到“海鷗石”上，浪花濺得老高。莫尔頓替她堆起一座小沙丘，拍得很結实；她仰靠在上面，两条腿交疊着。她脚上穿着白袜子，十字扣絆鞋，身上穿的是一件大扣子的白灰相間的秋季短外衣。莫尔頓面对着她側身躺着，用手支着下顎。时不时地一只海鷗掠过海面，发出一声犀利的驚鳥的鳴声。他們望着綠色的波浪，裹着海草像一堵墙似地逼人地移过来，接着在他們对面的一座石壁上撞得粉碎……带着这种永恒的、疯狂般的轰鳴，那声音使

入耳聾口噤，使人丧失了时間感。

最后莫尔頓移动了一下身軀，仿佛要使自己从沉思中醒轉来似地，他問道："您不久就要走了吧，冬妮小姐？"

"不……为什么問这个？"冬妮神思不屬地問道，她沒有了解他的心意。

"是的，天哪，今天已經是九月十号了……我的假期眼看就完了……这种日子还能继續多么久呢？您喜欢城里的社交界吧……？和您跳舞的一定都是温柔多情的男人吧，您說說……不，我想問的不是这个！現在您一定要回答我一个問題，"說着他把用手掌托着的下顎移正了些，凝視着她，表示下了决心。"这个問題我早就悶在心里了……您知道不知道？就是，格侖利希先生是什么人？"

冬妮打了一个寒噤，飞快地盯了他一眼，接着目光左右游移起来，那眼神就像一个人偶然听見一句話触及自己一个遙远的梦境似的。格侖利希剛向她求过婚时那种感覚——一种自以为地位重要的感覚又在她的心头复活了。

"您想知道的是这个嗎，莫尔頓？"她严肃地問道。"好，我說給您听。您知道第一天下午托馬斯提起这个名字，我眞非常痛苦；可是既然已經让您听見了……好吧：格侖利希先生，本廸可思·格侖利希，他是我父亲商业上的一个朋友，汉堡的一个殷实的商人，在城里的时候他向我求过婚……沒有！"她看見莫尔頓身体动了一下便搶先回答說。"我拒絕了他，我不能下决心答应他这件終身大事。"

"为什么不能呢……請容許我問一声？"莫尔頓笨拙地問道。

"为什么？啊，天呀，因为我受不了他这个人！"她几乎是气忿地喊出来……"您眞应該认識认識他，看看他是什么样子，什

么举止。别的先不談，单凭他那金黃黃的鬢鬚——看着太虛假了！我敢打賭，他一定塗过給圣誕节核桃鍍金的那种粉末……再加上他人也虛伪得厉害。他慣会在我父亲母亲面前拍馬屁，听他們怎么說話，他就沒有廉耻地随声附和……”

莫尔頓打断了她的話。

“这句話是什么意思……您还得告訴我一件事，什么叫‘这样点綴不同凡俗’？”

冬妮神經质地吃吃地笑起来。

“是啊……他就这样說話，莫尔頓！他不說：‘这样眞漂亮’，或者‘这样布置很好看’，他說：‘这样点綴不同凡俗’……他这人就是这样自作聰明，我告訴您！……此外他还不顾死活地糾纏人；他纏着我不放，虽然我哪次都只是把他譏笑一通。有一次他在我跟前演了一幕活剧，他差点失声哭出来……請您想想，一个男子汉抹眼泪……”

“他对您一定非常傾倒，”莫尔頓輕輕地說。

“可是他傾倒不傾倒关我什么事！”她惊訝地喊道，把靠在沙堆上的身子向旁扭了扭……

“您眞是殘忍，冬妮小姐……您平时老是这么殘忍么？您对我說說……您受不了这位格侖利希先生，可是从来就不曾有人中过您的意嗎？……有时我在想：也許您的心是冷酷的？我要告訴您一件事……这是实情，我可以向您发誓：一个男人因为您不肯了解他而流泪，并不是蠢……一点也不假。我不能保准，一点也不敢保准，我自己是不是也会……您自己看看，您是不是一位嬌慣坏了的千金小姐……您老是譏笑那些爬在您脚底下的人嗎？您的心眞是冷酷的嗎？”

一陣暫短的嬉笑过后，冬妮的上嘴唇突然顫动起来。她張

大了眼睛、忧郁地望了他两下，盈盈的泪珠涌上眼眶，她低声說：“不，莫尔頓，您认为我是这样的嗎？……您不要把我当作这样的人吧！”

“我也不认为您会是这样的！”莫尔頓笑着喊道，可以听得出那笑声里的激动和抑压不住的欢喜……他把身子翻过来，臉朝着下面躺在她旁边，用胳臂肘支着身子，騰出两只手来握住了她的一只手，一面用他那碧藍的、善良的眼睛又兴奋又心醉地望着她的面孔。

“您……您不会譏笑我吧，如果我对您說……”

“我知道，莫尔頓，”她輕輕地打断了他的話，一边側着头看着另外一只手，她用这只白净的手捧起一把細沙，又让它慢慢从手指間漏出去。

“您知道……！您……您，冬妮小姐……”

“是的，莫尔頓。我很看重您。我很喜欢您。在我认識的人中，我最喜欢您。”

他猛地坐起来，揮舞了两下手臂，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跳了起来，立刻又臥倒在地上，躺在她身边，他向她喊，他的声音由于过分高兴而哽塞住，顫抖着。一时瘖哑无声，一时重又响亮起来：“啊，我謝謝您，我謝謝您！您看，我現在这么幸福，我生来从沒感到过这么幸福！……”說着他开始吻起她的手来。

忽然他低声說：“您不久就要回到城里去了，冬妮，我的假期还有两个星期也結束了……那时我也回到哥廷根去。可是您肯不肯答应我，在我回来以前……在我成为一个大夫以前……您不忘記我們在海濱上度过的这一个下午？那时我就可以在您父亲面前提出我們的事，不管困难多么大……在这期間請您不要听任何格侖利希先生的話，啊，时間不会是很长的；您看着吧！

我要工作，像一个……容易得很……”

“好，莫尔頓，”她一边看着他的眼睛、他的嘴和他那握着自己手的两只手，一边幸福地、神思不屬地說。

他把她的手拉得更近一些，靠近自己的胸膛，低声乞求地說：“您既然这样說，可以不可以給我一个担保……？”

她沒有回答，她甚至沒有看他，她只是把倚着沙堆的上半身向他靠攏了一点，莫尔頓迟緩地、謹謹愼愼地在她嘴上接了一个长吻，以后两人各自向沙滩的一端望去，羞愧得了不得。

第十章

最亲爱的布登勃洛克小姐：

投寄这封信的人已經有多久沒有看到这位秀美絕倫的小姐的芳顏了？他願意借这寥寥几行字告訴您，您那美丽的面龐始終縈迴在他的脑海里，而且在这些漫长难捱的日子里他一直沒有忘記在府上客厅里的那一个宝貴的下午。那一天您曾經吐露过一句諾言，虽然您当时羞澀难当，話語只是半吞半吐，可是那句話对他却不啻是至高无上的幸福。自从您为了要靜心思考而从这世界上悄然引退以后，好几个漫长的星期又已逝去，我現在能不能存抱希望，认为那考驗的日子已經完結了呢？投寄这封信的人大胆随信附寄一枚指环，把它呈献給您，最亲爱的小姐，作为他永恒不变的痴情的鉴証。請允許他向您致以最誠摯的敬礼并亲切地吻您的手。

您的最恭順的僕人

格倫利希

亲爱的爸爸：

噢上帝，我真是气忿得了不得！随函附寄的信和指环都是格侖利希刚寄給我的，我的头因为激动而剧痛起来，我除了寄交給您以外，别无方法处置它們。他根本不想了解我，他像作詩似地写的所謂"諾言"的話根本不是事实，我迫切地求您立刻向他說明白，我現在比六个星期以前更加一千倍地不能答应他的婚事。告訴他，让他别緊着和我糾纏，他弄得自己非常可笑。对您，我亲爱的父亲，我可以坦白說，我的心已經别有所屬。这个人爱我和我爱他的程度也远非言語所能形容，啊，爸爸！关于这一点我能写上好儿篇紙，我說的是莫尔頓·施瓦尔茨考甫先生，他正在学医，一旦当了医生，他就要向我求婚。我知道，女儿嫁給商人是我們家的傳統，但是莫尔頓也是一个可敬的人，只不过是另一类型，一位学者。他家并不富有，我知道您和媽媽都很重視这一点，但是我必須告訴您，亲爱的爸爸，我虽然年輕，但是我从别人的生活中已看出来，只有財富并不一定幸福。吻您一千次。

您的爱女

安冬妮

再者，我发現这只金戒指的成色很次，也太薄。

我亲爱的冬妮：

来信收到。所談的問題我已按照你的囑託和格侖利希先生談过，把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委婉地轉告他，然而这件事的結果則很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大为震惊。你現在已經成年，正处于所謂举足輕重的年紀，我认为我有責任告訴你，一失足将成千古恨。格侖利希先生听了我的話絕望已极，他大声疾呼地說，他爱你至深，他不能忍受失去你的痛苦，如果你坚决不改变你的主意，他

就要了結自己的生命。关于你告訴我的另外一个人的情誼的事我还不能把它当眞，所以我希望你对于戒指一事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把这一切事自己再认眞考虑一番。按照我的基督教信念来看，亲爱的女儿，我认为尊重别人的感情也是人的一种职責，万一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感情遭到你的固执冷酷的蔑視竟而犯了輕生之罪，我們不知道，你将来有一天在最高裁判者的面前是否也要負一定的罪愆。有一件事我曾經不止一次口头和你談过，現在我願意再次提醒你注意。我很高兴有机会把它用书面写出来。因为虽然口讲更生动，更能产生直接的效果，笔写却也有其另一面的优点：书写的人能从容地选詞擇字，用自己仔細斟酌过的形式和位置把它固定下来，供人反复閱讀，从而收到逐漸浸潤的效果。——我亲爱的女儿，我們生到世界上不是为了那些我們短淺的目光所看到的个人的狹隘的幸福，因为我們不是分散、独立、各不相屬的一群生物。我們是一条鎖鏈的許多环节。如果沒有走在我們前边那些人指引我們的路，很难想像我們能有今天这个样子。而我們的前人在追随再上一代人的考驗过的宝貴的路程时，也是战战兢兢不敢左顾右盼的。我认为你的道路早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經界限分明地摆在你的眼前，如果你当眞想单枪匹馬、固执輕率地走你自己选擇的歧途，那你就不能再当我的女儿，不能再当你那在天国安息的祖父的孙女，而且根本不能再成为我們家的一名可敬的成員。这件事，亲爱的安冬妮，我求你在心里衡量一下。

你的母亲，托馬斯、克里斯蒂安、克拉拉、克罗蒂尔德（最近几个星期克罗蒂尔德是在"負义"农庄她父亲处度过的）以及永格曼小姐都衷心問候你；想到不久就又能拥抱你我們都很高兴。

眞摯爱你的　父亲

第十一章

下着傾盆大雨。天、地和海水似乎融合为一体，疾風在雨中馳騁，把雨水刮在玻璃窗上。雨点在窗上汇集成許多条小溪，把玻璃弄得模糊不清。从烟囱里发出陣陣凄凉絕望的声音……

莫尔頓·施瓦尔茨考甫剛吃过午飯，銜着烟袋走到阳台前面，想看一看天空怎么样，忽然在他面前站着一位穿黃格子紧身風雨衣、戴着灰礼帽的紳士。門前停着一輛車門紧閉的出租馬車，棚子湿漉漉地閃着光，輪上滿是淤泥。莫尔頓不知所措地盯着来人的通紅的臉膛。他蓄着鬢鬚，看去仿佛用給圣誕节核桃鍍金的粉末塗过似的。

穿風雨衣的先生看莫尔頓的那副神气就好像在看一个僕人似的，眯着眼睛、視而不見地望过他去，一面柔声細气地問："总領港先生在家嗎？"

"是的……，"莫尔頓結結巴巴地說，"我想我父亲……"

听到这个字这位先生盯了莫尔頓一眼；他的眼睛藍得像一只鵝的眼睛。

"您就是莫尔頓·施瓦尔茨考甫先生嗎？"他問。

"是的，先生，"莫尔頓回答說，一边努力摆出一副稳重懂事的面孔来。

"啊！眞的……，"穿風雨衣的先生脫口贼道。接着他又說："您可以不可以通报您的父亲一声，年輕人，說我要見見他。我的名字叫格侖利希。"

莫尔頓領着这位先生走过阳台，把走廊右边通到写字間的一扇門替他打开，然后回到臥室去通知父亲。等施瓦尔茨考甫

先生走出去以后，这个年輕人在一張圓桌旁边坐下，用胳臂肘往上一倚，似乎在埋头讀报紙的样子。他讀的正是一張那种除了某某参議銀婚紀念別的什么消息也不刊登的“可怜的报紙”。他的母亲虽然正坐在昏暗的窗戶旁边补袜子，他却并沒有看她。——冬妮这时正在楼上自己的屋子里休息。

老領港員走进他的写字間里，从他的神气可以看出他对剛吃过的午餐非常滿意。他那制服外衣敞着扣子，露出里面圓鼓鼓的白背心。紅通通的臉膛上配着水手式的花白的髯鬚。他心滿意足地用舌头前后左右地舐着牙齿，弄得他那神情忠厚的嘴型現出离奇古怪的样子。他急遽簡短地向客人弯了弯腰，样子似乎在說：“我們只能这个样子！”

“辛苦了，”他說；“这位先生有什么事見教？”

格侖利希先生也矜持地俯了一下身子，他的嘴角略微往下一垂。接着他輕輕地嗽了一下喉嚨：“咳—姆。”

写字間是一間不很寬綽的小屋，四壁的下面那几尺装了壁板，以上的地方都是石灰墻。雨点不断地敲击着玻璃窗，窗上挂着被烟熏黃了的窗帘。門右边摆着一張粗糙的长桌，桌面盖着紙。桌子上面的墻上釘着一張欧洲大地图和一張波罗的海的小地图。天花板中央悬着一艘張着滿帆的精巧的船只模型。

老領港員要他的客人在門对面一張绷着已經有裂紋的黑漆布的波浪形的沙发上坐下来，自己則舒适地坐在一張带靠背的木椅上，两只手搭在肚子上。格侖利希先生在沙发上只是端端正正地坐着一点边儿，脊背沒有挨着靠背，他身上仍然紧紧裹着那件風雨衣，帽子擱在膝头上。

“我再說一遍，”他說，“我的名字叫格侖利希，家在汉堡。为了让您更清楚认識我，我可以向您提一下，我是布登勃洛克参議

商务上的一个密友。”

“哎呀，失敬！我眞荣幸，格侖利希先生！可是您要不要提一提精神？走了这么长路喝一杯甜酒？我馬上叫厨房准备……”

“請允許我告訴您，”格侖利希先生态度冷靜地說，“我的时間有限，我的馬車还在等着我。而且我只要跟您說两句話。”

“您說吧，”施瓦尔茨考甫先生有些扫兴地說。出現了片刻沉默。

“領港老先生！”格侖利希先生开口說，他下了决心似地把头一摆，又略微向后一揚。可是他馬上又把話打住，为了加强这句称呼的效果。他的嘴巴閉得紧紧的，像一只用绳子系紧的錢包。

“領港老先生，”他又叫了一声，接着就一口气說下去：“我来找您是为了一位年輕小姐的事。她从几个星期以前就住在你府上。”

“是布登勃洛克小姐嗎？”施瓦尔茨考甫先生問道……

“不錯，”格侖利希先生低着头不动声色地回答說；几条深陷的皺紋浮現在他的嘴角上。

“我……覚得有必要告訴您，”他以宛如吟誦的声調說下去，眼睛直勾勾地从屋內一件东西轉到另一件东西上，最后又向窗戶望去，“不久以前我正式向这位小姐求了婚，双方的家长对这件事完全同意，虽然在形式上我們还沒有举行什么仪式，小姐自己却已經明明白白地答应了我这門亲事。”

“眞的嗎？”施瓦尔茨考甫先生兴致勃勃地說……“这件事我还一点沒听見呢！恭喜您，格……格侖利希先生！恭喜恭喜！您眞选着了一位好姑娘，一位頂括括的……”

“您太过奖了，”格侖利希先生故意冷淡地回答。“至于我这次到您府上来，”他继續用歌唱般的高嗓門說，“敬爱的領港老

先生，是因为最近在我們婚姻的途徑上出現了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仿佛又是从……您家里产生出来的？”最后几个字他是用疑問的語气說的，似乎在說：“傳到我耳中的难道竟是眞事嗎？”

施瓦尔茨考甫先生只是把花白的眉毛挑得老高，用两只手，用他那棕色的、生着金色毫毛的海員的手抓紧了椅子的扶手作为回答。

“是的。这是事实，我是这样听說的，”格倫利希先生用无可奈何的語气肯定說。“我听說，您的儿子、那位医学生……竟……当然不是有心如此……侵犯了我的权利，我听說，他利用小姐住在这儿的机会，从她嘴里哄到了她几句諾言……”

“什么？”总領港喊起来，撑着椅子扶手跳了起来……“这眞是……哼，这簡直太岂有此理……”他两步就走到門前边，一把把門閂拉开，向着走廊里厉声大吼，那声音連咆哮的海濤都能盖住！“梅达！莫尔頓！到这儿来！你們俩都到这儿来！”

“如果我只顾了要求自己已有的权利，”格倫利希先生脸上掠过一絲笑影，“竟打乱您作父亲的打算，那我眞是抱歉之至，領港老先生……”

狄德利希·施瓦尔茨考甫轉过头来用他那眼眶上滿是小皺折的碧藍的眼睛凝視着他的臉，仿佛无論如何也不能了解他的話似的。

“先生，”过了一会他才說出話来，从他的声音听去仿佛他被一口厉害的燒酒嗆住了……“我是个普通人，我不懂得那些勾心斗角的鬼把戏……但是如果您的意思是說……喏，那么我告訴您，您算走到死胡同里了，先生，您把我作父亲的道儿想歪了！我知道，我的儿子是什么人，我也知道布登勃洛克是什么人，我心里很懂得自重，也很有些傲气，不会替儿子作这种打算的！……

現在輪到你了，孩子！你說說，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見的这个究竟算什么，啊？……"

施瓦尔茨考甫太太和他的儿子站在門前边；母亲还蒙在鼓里，只顾整理自己的圍裙，莫尔頓却摆着一副不知悔改的罪犯的面容……格侖利希先生在他們进来的时候連站也沒有站起来；他笔直地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風雨衣的扣子扣得紧紧的。

"怎么，你作了这种蠢事了么？"老領港头儿呵斥莫尔頓說。

年輕人把一只大拇指插在上衣的两个扣子中間；他的目光阴郁，鼓着面頰，显出一副气忿和不屑的神情。

"是的，父亲，"他說，"布登勃洛克小姐和我……"

"好，那么我就告訴你，你是个不懂事的家伙，是个蠢貨，是个渾蛋！你明天就給我滾回哥廷根去，听見沒有？明天一清早！这都是小孩干的荒唐事，連說都不值一說的荒唐事，从此再也别让我們听見这个！"

"狄德利希，我的老天，"施瓦尔茨考甫太太搭起手来說，"不能这样武断。这么簡单地就把事情决定了！誰知道……"她停住了，从她的眼睛里閃着美丽的希望的光輝。

"您要和小姐說話嗎？"老領港头儿粗声粗气地对格侖利希先生說……

"她在自己的屋子里呢！正在睡覺！"施瓦尔茨考甫太太怜憫地說，話語里充滿了感情。

"很遺憾，"格侖利希先生站起身来說，虽然他反而輕松地出了口气。"我再說一遍，我的时間有限，馬車正在外边等着我呢。請允許我对您的大丈夫气概和有骨气的表現表示欽佩和滿意，"說着他对着施瓦尔茨考甫先生用帽子在半空从上往下一划，"打攪了，我向您告辭。再見。"

狄德利希·施瓦尔茨考甫并沒有向他伸出手去：他只是把他那魁梧的軀干急遽地略微向前一弯，仿佛是在說："我們只能这样！"

格侖利希先生迈着匀整的步伐从莫尔頓和他母亲两人中間穿过去，直向大門走去。

第十二章

托馬斯坐着克罗格家的馬車来了。分别的日子已經到了。

这位年輕人是上午十点钟到的，他和主人一家在起居室里吃了一頓点心。他們像第一天似地圍着桌子坐着，只是这时夏季已經过去了，天气很冷，又刮着風，不可能再坐在阳台上，另外莫尔頓这时已經不在了……他已經回到哥廷根去。冬妮甚至沒能跟他好好地說几句告别的話儿。老領港头儿站在旁边說："好了，这件事算告一段落。走吧。"

十一点钟兄妹两人上了馬車，馬車的后边捆着冬妮的大箱子。她面色蒼白，虽然穿着一件柔軟的秋季短外衣，却因为寒冷、疲劳和旅途的兴奋不断索索发抖，此外还有一种凄凉的感情时不时地突然涌上来，使她胸头痛苦得喘不过气来。她吻过了小梅达，和主妇握过手，又点头答应施瓦尔茨考甫先生的話，施瓦尔茨考甫說："喏，您常常想着我們点，小姐。我們招待得不好，您不怪罪我們吧？"

"好，祝您一路平安，在令尊面前，在参議夫人面前替我們問好……"接着車門砰的一声关上。棕色大馬用力一拉挽绳，施瓦尔茨考甫一家三个人揮舞起手帕……

冬妮把头挤在車篷中的一个角隅里，从窗戶向外凝望。天空

滿布着灰白的云片，特拉夫河涌起的小浪头被風刮得疾疾滚动。不时有几点雨珠敲在窗玻璃上。在“临海街”的尽头人們在門口坐着补魚网；赤脚的孩子迎着車跑来，好奇地打量着馬車。他們永远不会离开这里……

当馬車駛过最后几所房子，冬妮探着身子又向灯塔望了一眼，接着就把身子向后一靠，閉起眼睛来，她的眼睛这时又疲倦又刺得疼，这一夜她因为兴奋差不多沒有睡覺，早晨为了整理箱子，又起了个大清早，連早飯也沒有胃口吃。她口干舌燥，嘴里淡淡的沒有味。她覺得自己已經支持不住了，她一任自己的眼睛一分钟不停地往外涌着热泪，也不想去管它。

她剛一闔眼皮，便覺得自己彷彿又是在特拉夫門德的阳台上。莫尔頓·施瓦尔茨考甫宛然正在自己面前，他好像正在跟她說話，像慣常一样向前俯着身子，时不时地用他那温柔的目光有所征詢地望一下第三者；他笑的时候露出多么美丽的牙齿啊，可是他自己却显然一点也不知道他这个美点……想着想着她逐漸平靜松快起来。她把历次跟他談話所听到的事逐一回忆了一遍，她暗自发誓要把这一切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保存在記忆里，这个想法使她感到快慰和滿足。什么普魯士国王作了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啦，什么本市新聞是一份不屑一讀的报紙啦，什么四年以前关于大学校的联邦宪法修改过啦，这些事以后对她将永远是宝貴的可資慰藉的眞理，永远是秘密的宝藏。她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就可以思索一番。不管走到街中心也好，在家人中間也好，吃飯的时候也好，她都可以想到它們……誰知道呢，說不定她会走上别人为她規定好的道路，和格倫利希先生結婚，这又有什么关系？可是当他跟她說話的时候，她会突然想到：我知道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东西……貴族都是——从原則上讲——

不足挂齿的人！

她滿意地自己笑了笑……但是，突然間，在車輪的轆轆声中，她逼眞地听到了莫尔頓的語声，那声音清楚得令人不能置信，她分辨得清他那溫柔的、略有一些拖沓的嗓子发出的每一个声音，她全神貫注地傾听着他怎样在說："今天咱們都得坐岩石了，冬妮小姐……"这一件細小的回忆重又使她的感情动蕩起来。她的胸膛因为忧伤和痛苦而紧縮起来，她毫不反抗地一任泪珠滾滾淌出来……她蜷縮在一个角落，用手帕捂着臉，痛哭起来。

托馬斯嘴里銜着一支紙烟，不知所措地向外面大道望了一刻。

"可怜的冬妮！"最后他撫摸着她的外衣說。"我从心里为你难过……我完全了解你，你知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的事总得經受过去。相信我的話吧……我是了解的……"

"啊，你什么也不了解，湯姆！"冬妮嗚咽着說。

"喏，不要这么說，譬如拿我說吧，这件事現在已經决定了，明年初我就要到阿姆斯特丹去。爸爸給我安排妥了一个位置……在凡·戴尔·凱倫公司……那时我就要离别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

"唉，湯姆！那是离开父母和兄弟姐妹呀！算得了什么！"

"不錯——！"他把声音拖得相当长。他嘆了一口气，仿佛欲有所言，但是又沉默住。他一面把紙烟从一边嘴角移到另一边嘴角，一面挑起一条眉毛来，把头轉过去。

"用不了过多少天，"过了一会他又开口說。"自然而然就会把它忘掉……"

"我就是不想把它忘掉！"冬妮絕望地喊道。"遺忘……难道这是安慰嗎？"

第十三章

以后他們走过了那处渡口，走过以色列鎮的街道，走过耶路撒冷山和布格城門外的曠地。馬車从布格城門穿过去，城門右边监獄的圍墻高高聳起，馬車沿着布格大街轆轆地駛过去，穿过考貝尔格……冬妮望着两旁灰色房屋的三角山墙，悬在街心上的油灯，圣灵医院以及医院前边叶子几乎落尽的菩提树……天啊，这一切景象和过去完全一样，一切都令人起敬地屹立在这里，絲毫沒有更改，而她每次回忆起来却只把它当作一場应該忘却的旧梦！这些灰顏色的三角山墻正是那世代相傳的古老和熟悉的东西，就要把她迎接进来，她就要在里面继續生活下去。她已經停止哭泣了，她好奇地向四周环顾着。面对着这些街道和这些从儿时就熟悉的面孔，离别的哀愁差不多已經麻痹下来。就在这一刻——馬車这时正轆轆地走过布来登街——搬运夫馬蒂逊从車旁走过来。他毕恭毕敬地把自己那頂粗旧的圓筒帽子摘下来，但臉却阴沉着，仿佛行礼只是为了履行义务，心里仿佛在說：我这个卑微的臭搬运夫……！

馬車拐进孟街，肥壮的棕色大馬鼻息咻咻地在布登勃洛克家大門前停住，蹄子仍然踏动不停。当安东和利娜跑过来忙着往下解箱子的时候，湯姆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妹妹扶下車来。可是他們一时还进不去房子，因为这时三輛运貨大馬車正首尾銜接着往大門里挪动。車上高高地装着鼓騰騰的粮袋，可以看到袋子上写着的粗体黑字“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字样。运粮車搖搖摆摆地从寬大的过道和一座斜坡台阶走到下面院子里去，发出一陣轰隆隆的沉重的回响。一部分谷物显然是要卸在后边的

房子里去，其余的却要轉运到“鯨魚”“獅子”和“橡树”等粮站去……

当兄妹俩走进过道的时候，参議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耳朵上还夹着一支鋼笔。他伸着手迎着他的女儿。

“欢迎你回家来，我的亲爱的冬妮！”

她吻了他一下，用自己的哭得紅肿的眼睛望着他，眼睛里流露着一种好像是羞愧的目光。然而他并沒有生气，他对那件事避口不談。他只說了一句：“时候不早了，我們还等着你吃第二次早餐呢。”

参議夫人，克利斯蒂安，克罗蒂尔德，克拉拉和伊达·永格曼都站在楼梯平台上准备迎接她……

冬妮回孟街的头一夜睡得又香又甜。第二天，九月二十二日一清早，她精神抖擻地走进早餐室来，她的情緒已經平定下来。时間还很早，还不到七点钟。屋子里只有永格曼小姐一个人在准备早餐咖啡。

“嗳，嗳，小冬妮，我的孩子，”她說，一边用她的睡意惺忪的棕色小眼睛上下打量着她。“这么早就起来了么？”

冬妮在书案前边坐下，书案的盖子这时正好推上去。她把两臂交迭在头后，向窗外望去。院子里的石板路湿漉漉地閃着光，显得很黑，花园很潮湿，到处是一片枯黄。她望了一刻，就低下头来，出自好奇心地胡乱翻起书桌上的名片和信件来……

紧挨着墨水瓶放着那本很熟悉的封面燙金的金边大記事簿。簿子里的紙各式各样的都有。前一天晚上一定还有人用过它，眞是件希罕事，爸爸这次竟沒有像往常那样用皮夹把它夹起来，鎖在里面那只特备的抽屜里。

她把簿子拿过来，信手翻开，最初只不过随意浏覽，但随即埋头讀起来。她所讀的大部分是一些簡单的、她所熟知的事物。但是每一个在上面記事的人都从他的前人那里继承了一种庄严而朴直的文体，一种出于本能、不由自主而遵循的紀傳体，这种文体很能說明这一家人对于自己的傳統和过去历史的謙虛因而也愈加令人起敬的尊重。对于冬妮說起来，这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她自己过去也有很多次翻閱这本簿子。然而这里面記載的东西却从来沒有給过她像今天清晨这样的印象。哪怕是家庭史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呢，这里也同样被視若一件大事、郑重其事地記載下来，她被这种郑重严肃的精神打动了……她把胳臂肘支在桌子上，越来越出神地讀下去，她很驕傲，神情严肃。

就是在自己的短短的历史中也同样一項不缺。她的出生，她儿时历次患病，她第一次入学，她被送进卫希布洛特小姐的寄宿学校，她受坚信礼……这一切参議都仔仔細細地用他那流利、纖巧的商人字体記載下来，而且他对每一件事实都怀着一种几乎是虔誠的崇敬；即使是一件最細微的事情也罢，难道那不是奇妙地操纵着这一家人命运的神的意旨和安排嗎？……在她那从祖母安冬內特继承下来的名字下面，将来还要記載些什么呢？然而不論記載什么都好，后代人一定会怀着同样的虔誠心閱讀，正像她現在讀过去的事迹那样。

她把身子向后一靠，长出了一口气，她的心沉重地跳动起来。一种自尊自大的感情从她心头洋溢出来，她一貫熟悉的那种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的感覺像一陣急雨似地冲击着她。"鏈条中一个环节，"爸爸曾这样写道……对的，对的，她正是鏈条中的一个环，她受到一种崇高的責任感的感召，要以行动和决心帮助創造她自己家庭的历史！

她翻到这本簿子的最前面，这里，在一張粗糙的对开紙上記着这一家人的家譜，中間划着一些括弧、小題目和醒目的年月日期，显然是出自參議的手笔。从这一族人的远祖和一个牧师的女儿布利吉塔·淑琳結婚起直到一八二五年約翰·布登勃洛克參議和伊利莎白·克罗格結婚止。簿子上記着，这一对夫妻生了四个孩子……下面一一記載着孩子們的誕生年月和教名。在长子后面已經注明，他于一八四二年复活节进入祖傳的商号中作学徒。

冬妮长久地望着自己的名字和名字后面的空白。突然間，她的臉上換了一副躁急、狂热的面容，咽了一口吐沫，嘴唇急遽地顫动了一刻，她一把抓起笔来，不是蘸，而是往墨水壶里一投，便在簿子上写起来。她的食指弯曲着，灼热的头斜倚在肩膀上，她的笔迹拙劣，字体从左向右傾斜，高而且大。她写的是："……一八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和汉堡商人本迪可思·格侖利希先生訂婚。"

第十四章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我的好朋友。这个問題很重要，一定得解决。直截了当地說，按我們家傳統的規矩，姑娘的陪嫁費是七万馬克。"

格侖利希先生用一个商人的短促而探詢的目光斜着瞥了他未来的岳父一眼。

"事实上……"他說，这个"事实上"跟他沉思着用手指捋着的左边的鬢鬚长短分毫不差……这三个字說完了，他的手指也捋到了鬚尖。

“敬爱的岳父，”他接着說，“您知道，我对一切可尊敬的傳統和規矩是万分敬重的。只是……在目前这件事上这样拘泥于傳統是不是有些过分呢？……商业正在扩展……家境蒸蒸日上……总之，环境不同了，比以前更好了……”

“我的好朋友，”参議說，“您知道我在商业上从来都不是斤斤計較的！哎呀……您沒有让我把話說完，不然您就会知道，为了适合新情况我很願意，而且已經准备好满足您的希望，我于原来的七万之外痛痛快快地再加上一万。”

“那么共合是八万……”格侖利希先生說；以后他的嘴又动了动，好像要說：不太多，可是就算了吧。

两个人客客气气地把条件讲好，参議站起来的时候心满意足地把褲袋里的钥匙串摇得叮当作响。因为他讲妥的八万馬克才正是布登勃洛克家姑娘的傳統陪嫁费。——

談判以后，格侖利希先生告辞回汉堡去了。冬妮并沒有感覚她的新处境有什么不同。不論她在摩侖多尔夫家、朗哈尔斯家、吉斯登麦克家或者自己家跳舞也好，在城外空地和拉特夫草地上滑冰也好，接受年輕人的殷勤献媚也好，誰也不干涉她……一月中她有一次参加人家訂婚典礼的机会，那是摩侖多尔夫家为他們的长子和玉尔新·哈根施特罗姆举办的訂婚仪式。“湯姆！”她說。“我不想去。我討厌这种事。”然而她还是去了，而且她这一天过得很痛快。

此外，自从她在家庭大事簿里添上那几笔字以后，她得到允許或者和参議夫人一起或者独自一人到城里任何一家商店去大批置办东西，为自己置办一份像样的妆奩。两个縫衣女工整天坐在早餐室窗戶旁边忙着縫衣服，綉姓名冠首字母，她們每天要就着綠奶酪吃一大堆黑面包……

“倫特佛尔把麻布送来了嗎，媽媽？”

“还沒有，孩子，可是这儿送来了两打茶巾。”

“好极了。——他答应在今天下午以前要送到的。天哪，这些褥单还得縫边呢！”

“比特利希小姐問枕头套的花边在哪儿放着呢，伊达。”

“在过道右边裝麻布的柜子里，冬妮，我的孩子。”

“利娜——！”

“你自己跑一趟算了，宝貝儿……”

“老天爷，要是我結婚只是为了上下跑楼梯的話……”

“結婚礼服的料子你想好了沒有，冬妮？”

“Moiré antique①，媽媽……沒有Moiré antique我就不結婚。”

十月、十一月就在这种紛忙中过去。圣誕节前两天，格倫利希先生来了，为了能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人中間度过这个神圣的节日。另外老克罗格夫妇邀請他过节他也沒推辞。他对于他的未婚夫人表現出一派的温柔体貼，正如別人的期待一样。沒有多余的装腔作势！沒有在大庭广众下的糾纏厮磨！也沒有不合时宜的柔情蜜意！当着父母面，在前額上輕輕的謹慎的一吻就算在婚約上盖了印……有时候冬妮未免有些詫異，覚得他現在的快乐和当初受到拒絕时所表現的那种痛不欲生的神情不太相称。他只是以一个占有者的愉快臉色打量着她……自然罗，有时候碰上他独自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会被嬉笑戏謔的情緒攫住，他尝試着把她拖到自己的膝头上，用自己的鬢鬚靠近她的臉；用快乐得发抖的声音問她：“我把你捉住了吧！我还是把你弄过来了吧？……”每逢这样的时候冬妮就回答：“眞是的，您忘

① 法文：一种絲料子。

了自己的身份了！”說着很灵巧地挣脫了身子。

圣誕节刚一过，格侖利希先生就回到汉堡去，他那繁忙的业务迫切需要他亲身自去照应。布登勃洛克一家人虽然沒有明言，也默然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冬妮在訂婚前对他进行熟悉了解的时間已經足够了。

住房的問題是通过书信往来安排好的。冬妮非常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她表示希望在汉堡市区內定居，再說格侖利希先生的办公处也在市区，而且就在医院大街上。但是新郎却倚靠了男子汉的那种說一不二的固执勁取得了处理这个問題的全权。他在郊区，爱姆斯比脫附近购置了一座别墅……一个远离市区而且富于浪漫色彩的处所，如果新婚夫妇想找一处世外桃源，这里眞是再适合不过——“procul negotiis[1]”——啊，他的拉丁文还沒有这么快就完全忘光！

十二月就是这样过去的，四六年一开春婚礼就举行了。婚礼前一天晚上举办了一場非常風光的宴会，半城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冬妮的女友們（其中也有阿姆嘉德·封·席令，她是乘着一輛塔楼似的馬車到城里来的）跟湯姆和克利斯蒂安的朋友們（这里面有消防队长的儿子，studiosus juris[2]，安德利阿斯·吉塞克，也有“吉斯登麦克父子公司”的施台凡和爱德华）在餐厅和走廊里跳舞，这两处的地板上都撒了滑石粉……摔罐子[3]，自然首先是彼得·多尔曼参議的事，凡是被他弄到手的陶器罐子，他都把它們在大过道的石板地上摔得粉碎。

---

① 拉丁文：远离尘囂。

② 拉丁文：法学系大学生。

③ 照德国习俗，在婚礼举行前夕，要摔碎一些陶罐，迷信认为碎片能带給新人幸福。

鑄钟街的史篤特太太这次又有了个机会挤进上流社会来。在結婚这一天她也跑来和永格曼小姐以及女裁縫一起帮助冬妮化妆。上帝可以作証，她从来沒有看見过更美丽的新娘。人虽然很肥胖，她却毫不在乎地跪在地上，一面贊賞不置地抬着眼睛往上看，一面往白色的 moiré antique 上系桃金娘小树枝……冬妮是在早餐室里化的妆。格侖利希先生穿着燕尾服和緞子背心在門外等着。他那緋紅的面孔摆出一副又严肃又端正的神色；左鼻翅旁边的肉疣子上扑着一点粉，金黄色的鬓鬚也特别精心地燙得卷卷的。

这时本家亲族都已聚集在婚礼就要在其中举行的楼上圓柱大厅里。每个人都穿着盛装华服。那边坐着克罗格老夫妇，两人虽然都已經到了風烛殘年，却仍然和往常一样是最出風头的人物。那边是克罗格參議和他的两个儿子：尤尔根和亚寇伯。亚寇伯和另一家亲戚杜商家都是特地从汉堡赶来的。那边是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和他的那位娘家姓施推威英的妻子。他俩的女儿弗利德利克、亨利叶特和菲菲也都在身边，看样子三个人哪个都嫁不出去了……住在梅克倫堡的远支本家是由克罗蒂尔德的父亲，伯尔恩哈德·布登勃洛克先生代表參加的。他从“貧义”农庄来，睜着两只大眼睛要見識見識这位闊亲戚的豪华的宅邸。法兰克福的亲戚只送来了礼物，因为路程太远了……然而另一方面却也来了两位唯一不屬于亲族的客人，家庭医生格拉包夫大夫和冬妮的半师半友卫希布洛特小姐。塞色密·卫希布洛特在她偏側的鬈发上罩上一頂嶄新的綠色軟帽，穿的仍是一件黑衣服。“祝你幸福，好孩子！”当冬妮傍在格侖利希先生身旁走进大厅里的时候，她对冬妮說，又挺起腰来咂地一声吻了一下她的脑門。——家里人对新娘子感到很滿意；冬妮虽然因为兴

奋紧張面色有些发白，看去却美丽大方，而且兴致也很好。

大厅里滿用鮮花布置起来，右边豎起一座礼台。婚礼是由圣瑪利教堂的科灵牧师主持的，他免不了借这个机会又大談了一頓戒酒的好处。一切都是按照老規矩老习惯进行的。冬妮自然温順地說出那个“是”字，而格侖利希先生則首先“咳—姆”一下，清了清喉嚨。典礼进行之后大家都享用了一頓又丰富又精美的酒宴。

当客人們在楼上——科灵牧师在正中——正在大嚼的时候，参議夫妇陪着一对准备起程的小夫妇已走到外面的雾气迷濛、雪花飄舞的冷空气里。一輛大馬車正停在大門口，箱子行囊都已捆好。

冬妮一再向大家表示她不久一定回家看看，又請父母也一定要很快地去汉堡看她。說完了这些話以后，她就兴致勃勃地上了馬車，让母亲小心地把暖和的皮毯子給她圍起来。这时她的丈夫也坐下来。

“还有……格侖利希，”参議說，“新花边在上边的手提包里放着。您在到汉堡以前拿下一点来放在大衣里边，好不好？这种过境税——能躲过去总还是躲过去的好。再見！再見，再說一次，亲爱的冬妮！上帝祝福你！”

“你們在阿林斯堡找得到找不到一处舒服的下脚地方？”参議夫人問道……

“已經訂下了，亲爱的媽媽，房間都訂好了！”格侖利希先生回答說。

安东，利娜，特林娜，索菲都和“格侖利希太太”告了别……

正預备关車門的时候，冬妮忽然一陣心血来潮。虽然行动起来很不方便，她还是从裹在她身上的皮毯子里掙扎出来，不顾

格侖利希先生喃喃抱怨，从他的膝盖上斜爬过去，热情地抱住她的父亲。

“再見了，爸爸……我的好爸爸！”接着悄声在他的耳根說：“您对我满意嗎？”

参議无言地紧紧地摟住她一刻；接着把她向后推开了点，感情激动地摇着她的两只手……

現在一切要作的事都作了。馬車門砰地一声关上，馬車夫抽了一下鞭子，駕車的馬拉动車子，車厢上窗玻璃开始哐朗朗地震动起来。参議夫人一直让她的麻布手巾在風中飄摆着，直到馬車轆轆地沿街駛下去，消逝在雪花迷濛的雾气里。

参議沉思地站在他妻子的身旁。她正用一个优美的姿势把肩上的皮披肩圍得更紧一些。

“她走了，貝西。”

“是的，让，第一个离开咱們家的人。——你想，她跟着他会幸福嗎？”

“啊，貝西，她自己很滿意。这是我們在世界上能寻得出的最牢靠的幸福。”

他們回到客人的身边。

第十五章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沿着孟街一直走到“五幢房”。他故意繞开上面的布来登街，这样就可以不用一次又一次地向熟人脫帽打招呼。他把两手插在自己温暖的灰黑色皮領大衣的大口袋里，走在冻硬的、透明发亮的积雪上。他仿佛在凝神思索着什么事，积雪在他的靴子底下吱吱作响。他要到哪儿去沒有人知

道……天空是藍色的，清徹而寒冷；空气新鮮、砭人肌骨，有一股清新的味儿——是一个晴朗无風、零下五度、寒气凛人的天气。这一天是典型的二月天气。

托馬斯从"五幢房"走下去，穿过"面包房巷"，再从一条狹窄的横街走过去，就到了"漁夫巷"。这条和孟街平行的街，陡直地通到下面特拉夫河。托馬斯向下走了几步路以后就停在一幢小房子前面。这是一家非常小的鮮花店，一扇狹門和一个小得可怜的厨窗，窗戶里面一块綠玻璃板上并排摆着几盆球莖植物。

他走进去，門上边的一只鉛鉄鈴立刻像个看家小狗似地响起来。屋里边一个披着土耳其披肩的有了一把年紀的矮胖妇人正在柜台前边和年輕的女店員說話，她要在几盆花中間选擇一盆。她又用手摸，又用鼻子嗅，挑来拣去，嘴里也喋喋不休，弄得自己不得不直用手帕擦嘴。托馬斯很客气地向她行了个礼就走到一旁去……她是朗哈尔斯家的一个旁亲戚，一个好脾气、爱多嘴的老处女。她出身于一个有資格列入本城第一流社会的家庭中，虽然她自己却不屬于这一社会。沒有人請她赴豪华的宴会和舞会，只有人請她喝喝咖啡。在本城中，除了少數几个人外，大家一致称呼她"洛特新姑姑"。她用胳臂挾着用皺紙裹好的一盆花向門外走去，托馬斯又一次向她行过礼以后，才高声对卖花的女孩子說："請你給我……几朵玫瑰花……好，随便吧……就要法国的吧……"

当洛特新姑姑把身后的門关上，消逝以后，他才輕輕地說："好了，放到一边吧，安娜……你好啊，小安娜！是的，今天我到这儿来心情很沉重。"

安娜穿着一件朴素的黑色女衣，外面罩着白圍裙。她美丽得出奇，像一只小羚羊一样嬌嫩。她的面型有一些像馬来人；

颧骨略高，黑色眼睛比較狹长，泛着柔和的光彩，皮肤呈淡黄色，这在欧洲人中是非常希有的。她的手也是同样颜色，非常嬌小，这双手生在一个女店員身上，簡直过于美丽了。

她走到小房子右面的柜台后边去，人們从橱窗外面望不到这里。托馬斯也跟着她走到柜台这边来，他把身子探过去，吻着她的嘴唇和眼睛。

“你都快冻僵了，你这可怜的人！”她說。

“今天是零下五度，”湯姆說……“我什么也沒有理会，我来的时候一路上只顾发愁了。”

他坐在柜台上，握住她的手，继續說：“啊，你听見我的話了嗎，安娜？……今天我們一定得理智一点。事情已經到了这个地步了。”

“哎呀，上帝……！”她凄凄惨惨地說，又害怕又心焦地把圍裙提到眼睛上。

“早晚有这样一天的，安娜……好了！不要哭了！我們要理智一点，不是嗎？——有什么办法呢？反正会过去的。”

“什么时候……？”安娜嗚咽着問道。

“后天。”

“啊，上帝……为什么后天就走呢？再过一个星期……我求求你！……哪怕五天呢！……”

“这不成，亲爱的小安娜。一切都定規下来，都安排好了……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等着我……我一天也不能多拖延了，虽然我自己也非常想这样作！”

“这个地方离得多么远啊……！”

“阿姆斯特丹么？哪里話，一点也不远！再說我們总能互相想念着对方，不是嗎？而且我还要写信！你听着，我一到那儿，

立刻就写信来……”

“你还記得嗎？……”她說，“一年半以前，在射击大会上？……”

他兴奋地打断了她的話……

“上帝，是的，一年半以前！……我还以为你是意大利人呢……我买了一朵石竹花插在鈕扣孔里……那朵花到現在我还存着呢……我要把它带到阿姆斯特丹去……那天草地上多么热，尘土多么大！……”

“是的，你从附近小棚子里給我买来一杯檸檬水……我还記得，就像今天的事一样！到处是猪油餅和人的气味……”

“可是那还是很美的！我們是不是一看对方的眼睛立刻就知道我們是怎么回事了？”

“你那天还想跟我坐旋轉木馬……可是沒有坐成；我还得卖花！不然女主人就要罵了……”

“是的，沒有坐成，我看得很清楚。”

他輕輕地說：“这是唯一一件我沒有答应你的事。”

他重新又吻她，吻她的嘴唇和眼睛。

“再見吧，我的亲爱的小安娜！……是的，我必須要跟你告别了！”

“啊，你明天还要来一次，是不是？”

“当然，也在这个时候。而且后天早晨我也要来，如果我分得开身的話……可是現在我要跟你說一件事，安娜……我去的地方相当远，是的，不管怎么說，阿姆斯特丹要算个远地方……而你呢，却要留在这里。但是你不要自輕自賤，你听見了嗎？……因为直到今天你从来沒有輕賤过自己，我可以这样跟你說。”

她用一只空手掀起裙角来，掩着臉嗚咽着。

“可是你呢！……你呢？……”

“事情怎样发展，只有上帝知道，安娜！人不会永远年輕的……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你从来沒有提过結婚这类的事……”

“不，不！……我怎能要求你这样的事……”

“一个人不能事事都随自己的意，你知道……如果我活下去，我就要继承公司，就要找一門門当戶对的对象……是的，在快要分別的时候我跟你說坦白話……而你呢……事情就是要这样发展的……我祝你一切幸福如意，我亲爱的小安娜！但是你千万不要自輕自賤，你听見了嗎？……因为直到今天你从来沒有輕賤过自己，我可以这样对你說……！”

屋子里很暖和。小鋪子里瀰漫着泥土和鮮花的潮湿气味。窗外面冬日的太阳已經开始西墜了。一抹像塗在磁器上的淡淡的晚霞温和純淨地点綴着特拉夫河彼岸的天空。人們把下巴埋在大衣的高竪起来的衣領后面，从橱窗外面匆匆走过。至于在这家小鮮花店屋子一隅里相互話別的一对，却沒有一个人看到。

第 四 部

第 一 章

亲爱的媽媽：

接到来信，謝謝您告訴我阿姆嘉德·封·席令同珀彭腊德的梅布姆先生訂婚的消息。阿姆嘉德本人也給我寄来一張請柬（金边的，非常精致），另外她还写了一封信，信里說她对于这位新郎簡直愛得入了迷。这位先生一定是个又漂亮又高貴的人。她該是多么快乐啊！誰都結婚了；我还接到伊娃·尤威尔斯从慕尼黑寄来的一份喜帖。她嫁了个釀酒厂的經理。

現在我一定要問您一件事，亲爱的媽媽：为什么我一直也沒听到布登勃洛克家的人到这里来看望我們的信儿呢？难道你們是在等待着格侖利希的正式邀請嗎？我看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我想他根本沒有这个意思，有时我提醒他，他总是說：哎呀，哎呀，孩子，你父亲有許多别的事要作呢！也許你們认为，你們来会打扰我嗎？啊不，一点也不是这样！再不然，你們就是认为会引起我思家的情緒，对不对？哎呀老天呀，你們难道就不知道我是个懂得道理的人么？我已經走进了生活，已經成熟了。

我剛才在一位邻居凱塞劳太太那里喝过咖啡。这一家人很討人喜欢，另外我們的左邻姓古斯曼的（虽然我們两家的房子离得很远）也很喜欢交际。我們有两位常来往的朋友，都住在城外我們这一带。一个是克拉森医生（关于这个人的事我以后再告訴你），另一个是銀行家凱塞梅耶，格侖利希的密友。你想像不出来他是一个多么滑稽的老头儿！他的白鬍子剪得短短的，头上黑白相間的头发稀疏疏的，看去像一撮絨毛，一陣風刮来就飄飄地摆动。因为他总喜欢像小鳥似地滑稽地搖摆着脑袋，說話又說个沒完，所以我老是叫他"喜鵲"。可是格侖利希却不許我这样叫，他說喜鵲偷东西吃，而凱塞梅耶却是一位正人君子。走路的时候他总是佝僂着腰，搖晃着两只胳臂。他头上的絨毛只遮住后脑勺的一半，再下面就露出肉縫縷縷的赤紅的頸頸。他全身带着一股說不出来的快活神情！有时他拍拍我的嘴巴子說：您这个善良的小妻子，格侖利希娶了您这样的人是多么大的福气！接着他找出一副夹鼻眼鏡来（他随身带着三副夹鼻眼鏡，都拴在一根长带子上。带子总是在他的白背心上絞成一团），聳着鼻子把眼鏡夹在上面，張着嘴打量起我来。他看得那么出神，弄得我后来不禁当着他的面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他一点也不生气。

格侖利希忙得不得了，每天早晨坐着我們那輛黃色小馬車进城去，很晚才回来。有时他也坐在我身边看报。

如果我們出去作客，譬如說到凱塞梅耶那里，到阿尔斯特达姆的古德斯蒂克尔参議那里，或者到市参議院街的博克議員那里，我們就非得租馬車不可。我早就不止一次跟格侖利希說，得置一輛馬車，因为住在城外这个地方实在非常需要。他也差不多可以說是答应了，但是說起来也奇怪，他根本不喜欢跟我一起

出去。有时我跟城里的人談話，他就露出一臉不高兴的样子。他是不是嫉妒呢？

关于我們的別墅，亲爱的媽媽，我已經仔細地給你描述过了。这所房子非常漂亮，現在由于购置了新家具，更增加了它的美丽。楼厅上的大客厅您什么毛病也挑不出来：蒙着一色的棕緞。客厅旁边的餐室壁板非常考究，椅子都是二十五馬克一把的。我現在坐在里面的小书房也作起居室用。此外还有一間屋子专为吸烟玩牌用。在走廊另一端占据了楼厅另一半的是一間大厅，現在那里面也挂起黃色窗帷来，看去十分堂皇富丽。楼上是臥室、浴室、更衣間和下房。給我們赶那輛黃馬車的是一个小馬夫。两个使女我也还滿意。我不知道她們手脚是不是老实，可是感謝上帝，我用不着在每一个銅子上打算盘！总而言之，一切都沒有辱沒咱們家的名声！

亲爱的媽媽，現在輪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我故意留在信末尾告訴您。最近一段时期我感到身体有些異样，健康状况不十分正常，您知道，但也說不上是生病。我找了个机会跟克拉森医生談了这件事，这位医生身軀十分矮小，却生着一个大头，头上戴着一頂其大无比的闊边帽子。他总是带着一只圓骨头柄的西班牙式的手杖，动不动就用手杖柄去拂弄鬍子。因为多年来他染了又染，那鬍子現在已經差不多变成淺綠色的了。哦，您真应該看一看这个人！他不回答我的問話，只是动一动眼鏡，眨一眨小紅眼睛，挤一挤他那土豆似的鼻子，嘻嘻笑着，这样厚顏无耻地望着我，弄得我簡直手足无措。以后他給我檢查了一遍，对我說，一切都非常正常，只是应該喝一些矿泉水，因为我也許有一点貧血。噢，媽媽，請您把这件事委婉地告訴父亲，好让他把它記在家庭記事簿里。其他情况，不日当再奉告。

您的恭顺的女儿

安冬妮

一八四六年四月三十日

亲爱的托馬斯：

接到你报告和克利斯蒂安在阿姆斯特丹会晤的信，感到非常快慰。相信你俩一定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日子。关于你兄弟經奥斯特恩德渡海继續赴英旅行的事我至今还沒接到任何消息，希望上帝保佑他这一次旅行已經順利成行。克利斯蒂安旣已决定放棄学术研究的道路，但願他不再蹉跎时日，及早从他的老板李查德逊那里学到眞实的本領，希望他今后走商人这条道路能够一帆風順！特利尼德街的李査德逊先生是我們家买卖上一位至友，这你是知道的。我能把两个孩子都安插在这样一家同我家有多年友誼的公司里，自己认为是很大的幸福。这种作法带来的好处你現在或許也已覚察到了：我对于凡·戴尔·凱倫先生在这一季度已經提高你的薪金，而且今后将設法使你有額外收入一事感到很滿意。我深信你在工作中一定也以勤恳的表現报答人家的厚遇，而且将来也不会辜負人家的。

听到你的健康状况不太佳的消息感到很忧心。你来信提到的那种神經质的病象使我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来。那时我正在安特卫普作事，为了这种病不得不到爱姆斯去就医。如果这种方法对你也有用的話，我自然乐于在各方面尽力給你帮助，虽然在如今这种政局动蕩的年代里，对于家中别的人这种开支还是能节省就节省的好。

虽然如此，我和你的母亲在六月中还是到汉堡去了一趟，去看望你的妹妹冬妮。她的丈夫虽然不曾邀請我們，却非常热誠

地招待了我們。我們在他家作了两天客，这两天他整天跟我們周旋，連他的业务也荒忽了，而且弄得我連进城去看望一次杜商家的时間也沒能騰出来。安冬妮已經有五个月身孕了；她的医生劝我們放心，說一切都順利正常。

我还要提到凡·戴尔·凱倫先生的一封信，从他来信我很高兴地知道你在公事以外也是他家座上一位受欢迎的客人。从你的年紀来說，我的孩子，过去是你的双亲栽培扶养你的时期，如今已經該是你收获这种教育的果实的时候了。我願意談一談自己的事情，希望这些話对你有所裨益：当我像你这般年紀的时候，不論在貝尔根还是在安特卫普，我都尽量替經理的內眷們效一些小劳，把关系搞好，这給我带来很大的好处。这样作除了能和上司的家庭建立較为亲密的来往，給人种种便利外，而且会在經理夫人身上替自己找到一位辯护的人。遇到那种你千避万躲却还不免发生的事，譬如說在工作上有了失誤，或者經理有了不滿的时候，这种辯护人也是极为有用的。

談到你将来的事业計划，我看到你在計划中表現出的那种活生生的兴趣非常高兴，虽然我也不能表示全部贊同。你的出发点是把我們这个城市附近一带的产品——例如：粮食、冬油菜、皮革、棉花、油、油餅、兽骨等項——看作是本城鋪号的最自然、最长久的經营品种，因而打算除了从事委托业务以外更将轉向这些貨品的經营业务。我过去也有一段时期有过这种打算，那时在这些行业中竟爭还很小（如今却已激烈起来了），而且在情况和时机許可的范圍內，我甚至还作了一些尝試。我在英国一次旅行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这个国家里也能替我的企业建立一些联系。抱着这个目的我一直走到苏格兰，而且也确实結識了一些对自己的商业极为有利的人。但是我立刻就看出来向

那里作出口生意本身含有危险性，因之决定不再向这方面作进一步的发展了。同时我心里永远深深印着我們的老祖宗——我們公司的創办人——留下的一句告誡之辞："我的儿子，白日精心于事务，但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間能坦然就寝。"

这句遺訓我有生之日都要奉为金科玉律。虽然当一个人看到那些不遵守这种原则的人彷彿更为得意的时候，有时也不免会徬徨怀疑起来。我想到的是施特倫克与哈根施特罗姆公司，当我們的业务平稳得几乎停滞不前的时候，他們却蒸蒸日上。你知道，由于你祖父故世咱們的营业范圍减縮了以后，一直沒有再行扩充。我祈求上帝，但願我能把这买卖在現在这样的規模上遺交給你。我們的經理馬尔庫斯先生是一位經驗丰富、思慮縝密的好助手。只要你外祖父家用錢謹愼一些就好了，他們留給你母亲的遺产对咱們家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

我为了商业上的事务和市政活动忙得焦头烂額。我現在是貝尔根航綫董事会的董事，这次又連續当选为市民代表参加財政局、商业局、經济审查組和圣安尼救济院的工作。

你的母亲，克拉拉和克罗蒂尔德衷心問你好。此外請我向你致意的还有許多人：有摩侖多尔夫参議、鄂威尔狄克博士、吉斯登麦克参議、經紀人高什、C·F·科本以及本号的馬尔庫斯先生、船长克魯特和克罗特尔曼等人。願上帝賜福給你，我的孩子！好好地工作、祈禱，克勤克儉地生活吧！

爱你并惦念着你的父亲

一八四六年八月二日

敬爱的岳父母大人：

这封信的签署人欣慰地向你們稟告，你們的女儿，我的爱妻

安冬妮，已在半小时前平安地分娩。按照上帝的意旨，她生的是一位女孩。我內心的快乐和激动，实在难以訴諸笔墨。产妇和嬰儿都非常健康，克拉森医生对这次临蓐过程非常滿意。产婆克罗斯吉奥吉斯太太也认为这次分娩順利已极。由于我心情的激动，不得不就此停笔。請允許我对两位大人表示我的崇敬和恩爱。

格侖利希

如果是男孩子的話，我倒替他取了一个漂亮的名字。現在我想叫她梅达，可是格侖利希贊成叫她伊瑞卡。

冬

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

第二章

“你怎么啦，貝西？”參議說，这时他正走到桌子前边端起别人給他盛的一盘湯。“你不舒服嗎？你哪里不舒服？你的臉色很难看。”

擺在寬闊的飯厅中的圓桌变得很小了。除了两位老人以外，每天桌子上只有永格曼小姐，十岁的小克拉拉和那削瘦、謙卑、不声不响地悶头吃飯的克罗蒂尔德。參議向四周看了看……每个人的面孔都拖得长长的，一副愁眉苦臉的样子。发生了什么事了呢？他自己也正忧心忡忡，焦灼非常，交易所被施萊斯威—霍尔斯台因这件紛乱的事件弄得动蕩不安……而現在却又有一件令人惴惴不安的事悬在头頂上。过了一会儿，等安东到外面去端菜以后，參議才听說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特林娜，女厨子特林娜，本来一向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女孩子，这次却

突然間公开叛逆起来了。最近一个时期她結交了一家肉店的伙計，建立起一种精神上的联盟，这件事使参議夫人非常煩恼。而这个永远带着血腥气味的家伙一定已經影响了她的政治見解，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极其恶劣的变化。参議夫人只是因为她把調味汁作坏了責备了她两句，她就把两条赤裸着的胳臂往腰上一插，說出下面的話来："您等着瞧吧，参議太太，用不了多少时候，世界就会变样子的！那时候我要一身綾罗地坐在沙发上，让您来伺候我了……"自然，她馬上就被辞退了。

参議搖了搖头。最近一段日子他自己也感受到各种各样令人忧虑的現象。当然了，那些比較上了年紀的搬运夫和堆棧工人仍然非常恭順，脑子里什么邪念也沒有；可是在年輕的工人中間，从这个人那个人的表現中却已清楚地看到，这种叛逆的新精神已經盘据在他們头脑中……春季里，街头上鬧了一次乱子，虽然当时一部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宪法已經起草好了。尽管这部宪法不久以后受到莱勃瑞西特·克罗格和另外几个保守的老士紳們的反对，仍然由議院批准生效了。这以后选出了人民代表，召集了市民代表会。但是局势仍然沒有平靜下来。到处一片混乱。每个人都要修改宪法和选举法，市民彼此爭吵不休。"要按等級制的原則选举！"一部分人說；約翰·布登勃洛克也是持这种主張的人。"要普遍的选举权！"另外一些人說；亨利希·哈根施特罗姆是提出这种口号的一个人。又有第三部分人說："按等級制进行普选！"說不定提这个口号的人自己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此外，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比如有人喊什么取消市民和居民的界限啦，扩大市民权的范圍，使非基督教徒也有机会成为市民啦，……非常混乱。布登勃洛克家的特林娜脑子里钻进来坐沙发穿綾罗的思想是不足为奇的！唉，以后还要糟呢。从一般情

势来看，事情要向非常危险的方面轉折呢。

这是一八四八年十月初旬的一天，碧藍的天空上悠悠地飄着几片浮云，被阳光照成銀白色。太阳的威力这时候到底已經不强了，在風景厅的壁炉里，木柴在那高大閃亮的栏杆后面已經辟辟啪啪地燃起来了。

生着深黃色头发和一对冷峻的眼睛的小克拉拉正坐在窗前縫級桌边縫一件什么东西。克罗蒂尔德坐在参議夫人身旁一張沙发上，手里作的也是一样的活計。虽然克罗蒂尔德·布登勃洛克才二十一岁，比她那位出嫁了的堂妹大不了許多，她的狹长的面孔上却已开始显出深深的皺紋来了。她那生下来就灰暗无光的头发决称不起是金黃色，她把头发梳得光溜溜的，更使得她的面貌毕肖一个老处女了。然而她倒也心滿意足，不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也許她需要的就是赶快蒼老，赶快跳出牵腸挂肚的煩恼圈子而已。因为她沒有分文的財产，她知道在这广大的世界上是不会有人娶她的。她委委屈屈地看到自己的将来。她将来只有靠了她有財势的叔父从救济名門出身的貧女的慈善机关里弄出一笔錢，在一間小房子里吃利息罢了。

参議夫人这时正在讀两封信。冬妮的是报告小伊瑞卡平安健壮的信，克利斯蒂安則热心地报告他在倫敦的生活和活动，而对于他在李査德逊先生那里的职务只是三言两語就交代过去……参議夫人年紀虽然才将近四旬半，却遇到和每一个金发白肤的女人同样的命运，早衰得很厉害。虽然用尽一切化妆品，她那和微微泛紅的头发顏色非常相配的細嫩的皮肤近年来却已枯皺起来，而且若不是从巴黎弄来一張染色的药方（眞要感謝老天爷！），她的头发也会开始毫不容情地灰白起来。幸亏这張处方才暫时把她的头发顏色保住。参議夫人打定主意不使自己

成为一个白发蓬蓬的老人。一旦这种染发药失灵，那她就要戴上一副和她年輕时一样顏色的假发……在她那梳得仍然非常讲究的头发頂上綴着一条白緌子边的絲带，这只是老年人慣常要戴的女帽的一个开端，是那种女帽的一个暗示。她身上穿的絲袍子肥大寬松，钟形的袖口滚着柔軟的紗边。像往常一样，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副金手鐲，不时发出輕脆的敲击声。——这时候是下午三点钟。

忽然間从街上傳来叫囂呼喊声，仿佛人們正在狂呼乱叫，吹口哨，脚步杂沓，喧嘩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

“媽媽，这是什么呀？”克拉拉看着窗外的一个小返光鏡問道，“他們怎么啦？他們为什么这么高兴！”

“天哪！”参議夫人喊道，她把信一扔，慌慌張張地跳起来跑到窗戶前边。“果然是……噢，我的老天爷，真在鬧革命了……这就是那些人……”

事实是，这座城已經有一整天籠罩在惶恐不安中了。早晨布来登街本狄恩布店的玻璃窗被人扔石头打得粉碎，只有上帝知道，本狄恩先生的玻璃窗跟崇高的政治有什么关系。

“安东！”参議夫人声音顫抖着向飯厅喊过去，安东正在那里摆弄銀器……“安东，你下来！关上街門！把所有門窗都关上！来了人了……”

“好吧，参議夫人！”安东說。“我出去沒有什么危險吧？我是个給主人干活的……要是他們看見我的号衣……”

“这些坏坯子，”克罗蒂尔德拉长了声音凄凄慘慘地說，一直沒有停歇手里的活計。正在这个时候参議穿过圓柱大厅走进玻璃門来。他胳臂上搭着大衣，手里拿着帽子。

“你要出去嗎，让？”参議的妻子惊惶地問道。

"是的，亲爱的，我一定要去开代表会……"

"可是那些人，让，革命已經……"

"唉，你眞是的，貝西，沒有那么严重……我們是在上帝的手掌里。他們已經走过咱們的房子了。我从后門出去……"

"让，如果你爱我的話……你要去冒生命的危險嗎？要把我們孤零零地丢在家嗎？唉，我害怕，我眞是害怕。"

"亲爱的，我求求你，你不要这么过于惊慌吧！这些人只不过要在議会前边或者市場空地上发一陣疯罢了……也許国家再損失几块玻璃；沒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要到哪儿去，让？"

"去开代表会……我現在去就已經晚了，买卖的事把我耽擱住了。今天要不去，可是一件丢臉的事。你想你的父亲会不去嗎？他虽然年紀那么大了……"

"好吧，那么願上帝保佑你，你就去吧……可是要小心，我求求你，千万大意不得！照看着我父亲一点儿！要是他遇見什么事……"

"你放心吧，亲爱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参議的妻子从后面向他喊……

"啊，四五点钟吧……要看情况。要討論的事很严重，我說不准时刻……"

"唉，我害怕，我眞是害怕！"参議的妻子反复地說，一面心神不定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第三章

布登勃洛克参議匆匆忙忙地走过自己房屋的这块广大地

基。当他走到外面面包房巷的时候，他听見身后有脚步声。他看見那是經紀人高什，裹在一件长大的袍子里，宛如一位画中人物。高什也正穿行在这条窄巷里，急急往会場奔去。看見参議，他用一只瘦长的手把耶穌教徒的帽子往上一掀，用另外一只手作了个表示恭順的漂亮姿势，一面压低了嗓子嗄嗄地說："参議先生……我給你行礼了。"

这位經紀人塞吉斯門德·高什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单身汉，虽然行动有些乖僻，却是一个世界上最老实最善良的人。他酷爱文学，脑子里常常有些别开生面的想法，他的一副刮得干干净净的臉上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只鷹鈎鼻子、尖尖的向前兜出来的下巴，輪廓鮮明的面型和一只嘴角下垂的大嘴。他总是紧紧地閉着两片薄薄的嘴唇，故意摆出一副神秘、險恶的神气。他渴望把自己扮作一个又粗野又美丽的恶魔型的險恶角色，一种介乎梅菲斯托菲利斯和拿破侖之間的阴險邪恶、旣有趣又可怕的人物，而且事实上他的确扮得不坏……他的斑白的头发忧郁地低低拂在前額上。他把自己沒有天生駝背視为一件憾事。总之，他是城中商业界老一輩人里面的一位怪異而又可亲的人。他是他們中間的一員，因为他經营着一爿規模虽然不大，然而却穩固，令人起敬的小代理商店，如果从市民性这一点着眼，那这爿店足以当之无愧。可是另外一方面在他的那間窄小幽黯的柜房里却摆着一只大书柜，摆滿了各种語言的詩集。而且人們謠傳說，他从二十岁起就埋头致力于罗貝·德·維加的全部戏剧的翻譯工作……在一次业余演出席勒的《唐·卡洛斯》的剧中，他扮演了多明戈这个角色。这件事可以說是他生命中的頂峰。他的嘴从来沒有吐出来过平凡的字眼，即使是在生意經的談話中不得不用那些普通商业用語时，他总是紧咬牙关，作个怪相，似乎在

說："你这个坏蛋，我要咒罵你那躺在墓地里的祖宗！"在許多方面他都是已故世的让·雅克·霍甫斯台德的继承人和門生；只是他秉性更为忧郁善感，沒有上一世紀老約翰·布登勃洛克那位朋友的那种笑謔詼諧的風度。有一次他想投机，化了六个半泰勒买了两三張股票，这笔錢他在交易所一下子都蝕进去了。这时候他的演剧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屁股坐在一張凳子上，扮出一副在滑鉄卢打了个大败仗的脸相，用一只拳头抵住前額，怨天尤人地瞪着眼睛，嘴里一叠連声地咒罵："該死，該死！"如果說他靠为人买卖地基而弄到手的一笔笔稳当而微薄的盈利已經使他从心底感到厌膩，那么这次蝕本，这次上天为他这个狡詐之徒发出的悲剧性的打击对他不啻是一次享受，一道好运，他久久对这件事仍然回味不已。只要别人一問："高什先生，我听說，你遭到一件不幸的事！我眞替你难过……"他总要回答："哎呀，我的亲爱的朋友！ Uomo non educato dal dolore riman sempre bambino!①"說不定沒有人能懂他这句話。也許是引自罗貝·德·維加的著作吧？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位塞吉斯門德·高什确实是一位学問淵博的值得另眼相看的人物。

"我們生活的是什么一个时代啊！"他一边傴着腰、倚着拐杖在布登勃洛克參議身边走着，一边跟他搭訕說。"这是暴風雨般的动蕩时代啊！"

"您說得对，"參議回答說。"时代动蕩不定。每个人对今天这次会議都怀着紧張兴奋的心情。选举制的等級原則……"

"不，您听我說！"高什先生接着說下去。"我在街上呆了一整天，我注意观察了这些庶民。那里面有不少滿威武的小伙子，

① 意大利文：不識愁苦滋味的人終生是幼稚的赤子。

精神奕奕，眼睛閃着仇恨的光芒……"

約翰·布登勃洛克开始笑起来。"您这人真爽直，我的朋友。您好像覚得他們干得挺不錯，是嗎？不，你听我說：这一切都是儿戏！这些人要干什么？一群沒有教养的青年人抓住这个机会想鬧鬧乱子罢了……"

"自然了！只是我們也不能否认……肉店伙計貝克麦耶用石头扔本狄恩先生的窗玻璃的时候我是在場的……他簡直像一头勇猛的小豹子！"最后一个字高什先生是特别咬紧了牙齿迸出来的，接着他又說下去："哎，我們不能否认，这件事也有它崇高的一面！您知道，至少这是一件新鮮事，一件不平常的事，暴力，粗野，一陣狂風驟雨……唉，人民是无知的，我知道这一点！可是我的心，我的这顆心是和他們在一起的……"他們已經走到那座用黃油漆粉刷的簡单的建筑物前边了。市民代表会的会址就在这所建筑物的底层。

这所大厅本是屬于一个名叫苏尔克灵格寡妇开的啤酒館和舞厅的，但是有些时候却由市民代表会的先生們使用。一道窄窄的鑲着石板路的走廊，右边是散发着啤酒和飯菜气味的飯館，人們穿过右边一扇綠色的板門，便走进一座大厅。这扇板門又窄又低，沒有鎖也沒有把手，誰也想不到門后边是这样寬敞的一間大屋子。大厅里空曠、阴冷，仿佛是一座谷仓；粉刷成白色的天花板上突露着房梁，四壁也粉刷雪白。三个相当高大的窗戶框漆成綠色，沒有窗帘。窗戶对面一排排的席位像在一座圓形剧場一样层层升起来。最下面是为发言人、紀录和列席的議会議員們准备的桌子。桌子鋪着綠色的枱布，上面摆着一座大钟、档案和文具。門对面的墙上釘着許多衣架，挂滿了外衣和帽子。

参議和他的同伴从小門里一走进大厅，一陣嘈杂的人語声

就迎面傳来，他們显然是来得最晚的两个。屋子里已經挤滿了市民代表，他們的手有的插在褲袋里，有的背在背后，有的在空中揮舞，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正在爭辯不休。代表团的一百二十名代表中出席的至少有一百名。一部分乡区代表由于当前的形势不得不留在家里。

离門口最近的地方站着几个地位比較低微的人，两三个无足輕重的小店主，一个中学教师，孤儿院院长敏德曼先生和那位很有人緣的理发师温采尔先生。温采尔先生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个子，蓄着漆黑的大髭子，一張聪明的面孔，紅通通的两只手。他今天早晨还給参議刮过髭子，然而在那里却和参議处于平等的地位，他只給上流社会刮臉，差不多只給摩侖多尔夫、朗哈尔斯、布登勃洛克和鄂威尔狄克几家作活。由于他熟諳本城的事务，为人圓通机警，虽然出身低微，却很知道自重，所以也被选为市民代表。

“参議先生知道最新的消息嗎？”他目光严肃地迎头向他这位顾主热心地招呼說。

“什么最新的消息，我的亲爱的温采尔？”

“今天早晨还沒有人知道呢。請允許我告訴您，参議先生，这是新消息。那些人不到議会前边去，也不到市場去了！他們要到这儿来胁迫市民代表会！这是吕伯薩姆編輯采訪得来的……”

“哎，这不可能！”参議說。他从站在最外边这一群人中間挤过去，向大厅中間走去，他看見他的岳父，参議朗哈尔斯博士和杰姆斯·摩侖多尔夫正在那里站着。“眞有这回事嗎，諸位先生！”他一面和他們握手一面問道。

事实上，会場上沒有一处不在談論这件事，嘩乱的人群正向

这边走来，已經可以听到声音了……

“这群流氓！”莱勃瑞西特·克罗格冷冷地語含輕蔑地說。他是坐着馬車来的，他那过去具有騎士風度的高昂挺拔的身軀在八十岁高龄的重荷下已經傴僂起来。可是今天他笔挺地站在那里，眼睛半閉着，嘴角傲慢不屑地垂着，嘴角上面的白色上髯尖尖地向上翹起来。两排宝石鈕扣在他的黑色天鵝絨背心上閃爍发亮……

离这一伙人不远的地方站着亨利希·哈根施特罗姆，一个矮小肥胖的人，淺紅色的鬍鬚已經开始花白，紅格子的背心和外面的敞开的外衣上挂着一条沉重的表鏈。他和他的另一位股东施特倫克先生站在一起，根本沒有向参議打招呼。

再远一些站着布商本狄恩，一个看去相当富有的人。他正在給圍在自己四周的一大群人仔仔細細地讲自己窗玻璃被砸的事……“一块磚头，大半块磚头，諸位先生！嘩啦一声打了进来，掉在一卷綠顏色的方格布上……这群痞子……哼，現在就看政府怎么样处理了……”

鑄钟街的施篤特先生在一个角落里滔滔不絕地讲着什么。他在羊毛衬衣上面罩着一件黑袍子，正参加一場辯論，只听見他气憤塡膺地反复叨嘮：“聞所未聞的卑鄙丑行！”——他把“卑鄙”，念成“卑皮”。

約翰·布登勃洛克四周轉了一遭，这里和他的老朋友 C. F. 科本打打招呼，那里又和科本的竞爭对手吉斯登麦克参議打打招呼。他和格拉包夫医生握了握手，又和消防队长吉塞克，建筑师烏格特，主席朗哈尔斯博士（参議朗哈尔斯的兄弟）以及一些商人、教員、律师等人随便交談了几句。

会議还沒有开始，但是大家已經热烈无比地辯論起来。所

有的人都詛咒那个无聊的文人，那个編輯，那个呂伯薩姆，大家都知道这些人是他教唆来的……他打的到底是什么算盘呢？大家聚到这里为的是决定选举人民代表是按照等級原則，还是采取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議会已經建議采用后者。但是人民要的是什么呢？他們只不过要掐住这些大人先生們的頸子，如此而已。眞見鬼，这些先生的处境沒有比今天更尷尬的啦！大家把議会委員会包圍起来，想了解委員会的意見。把布登勃洛克参議也包圍起来，因为人們想，布登勃洛克一定知道市长鄂威尔狄克对于这件事的态度。自从去年議員鄂威尔狄克，尤斯图斯·克罗格参議的一位內兄，被选为議会主席以后，布登勃洛克家和市长也有了戚誼，因之，在人們眼中的威望也随之提高了……

突然間門外响起了一陣聒耳的喧嘩声……革命已經鬧到会議厅的窗戶底下了！室內正在鬧鬧嚷嚷地交換意見，这时也立刻沉寂下来。大家惊惶失措地把手攤在肚皮上，有的面面相覷，有的向窗外望去，窗外边拳头在空中揮动，响起一片震耳欲聾的狂乱囂張的呼喝声。但是出人意外地，过了一会儿仿佛那些暴动的人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外面也变得跟大厅里一样寂靜。就在这籠罩住一切的寂然无声中，在莱勃瑞西特·克罗格坐着的最下面一排議席附近，有人淸淸楚楚地說了一句話。那声音冷靜、緩慢、沉重有力地打破了四周的寂靜——“这些流氓！”

从一处角落里，一个瓮声瓮气的嗓子气呼呼地喊道：“聞所未聞的卑鄙丑行！”

接着布商本狄恩的急促而顫抖的声音像在說一件什么秘密似地喊喊喳喳地响起来：“諸位先生……諸位先生……你們听我說……我知道这座房子……天花板上面有一扇暗門……我小的时候从那里面打过猫……可以从那扇門爬到隔壁的房頂去，安

全地逃走……”

“可耻的怯懦！”經紀人高什从牙縫里咝咝地說。他叉着胳臂靠着主席台站着，垂着头，目光狰獰可畏地向窗外凝視着。

“怯懦，先生？这怎么能叫怯懦呢？老天有眼……这些人眞在扔石头啊！我可領教过了……”

这时候外面的叫囂声又重新响起来，然而已不复是开始时那种暴風雨式的狂喊高呼了。那声音只是平靜地、持續不断地响下去，听去仿佛是一片迟緩的、几乎可以說是心滿意足的哼唱，中間夹杂着一两声口哨和个别的叫嘯，像什么“原則”啊，“市民权”啊等等。代表們凝神靜气地傾听着。

“諸位代表，”过了一会儿主席朗哈尔斯博士压低了嗓音对在場的人說。“我希望大家同意我宣布开会……”

主席的話說得极为婉轉，然而代表們却沒有一个人給予絲毫的支持。

“开会有什么用，”一个人耿直而坚定地說，他的語气好像不容别人反对。这是一个名叫法尔的农民型的人，他来自李采奥尔乡区，是小施瑞斯塔根村的代表。誰也記不起来他曾經在会議上說过話。可是在当前这种場合上連最純朴的人的意見也有了分量了……法尔先生一点不怯場地凭着他天生政治見解道出了全体代表的意見。

“願上帝保佑我們！”本狄恩先生惴惴不安地說。“坐在上面那些位子上，从外边街上可以望得到。这些人要扔石头啊！哎呀，老天有眼，我是領教过了……”

“这个渾賬門作得这么窄！”酒商科本絕望地喊道。“要是我們想出去，准得挤成一团，准得挤成一团！”

“聞所未聞的卑鄙丑行，”施篤特先生瓮声瓮气地說。

“諸位代表!”主席又一次向大家呼吁說。“請大家允許我說一下……我一定得在三天內把今天会議紀录整理好交給現任市长……再說全城的人都在等着这次結果刊印公布出来。今天究竟要不要开会，我至少希望大家表决一下……”

但是除了少数几个代表对主席表示支持以外，沒有一个人准备进入会議程序的討論。看来投票表決也不会有什么結果。不应該再去刺激外面的群众。誰也不知道，他們要的是什么。不应該通过什么决議——不論是哪个方向的——去惹恼他們。只有等着，平心靜气地等着。圣瑪利教堂敲了四点半钟。

他們彼此証实，这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耐心等待。大家对于外面的喧嚣声已逐漸习慣了，那声音时起时伏，一时停歇，一时又重新沸騰起来。人們已开始安靜下来，要求把身子摆得更舒服些，于是有的坐在下层的座位上，有的坐在椅子上……这些勤奋的公民的活动的本能禁不住又跃跃欲試起来……这里那里开始談起买卖来，有的地方甚至談妥了几項。經紀人开始湊近几个大商人身边……这些被圍困住的先生們像是被一陣暴風雨截留住的人一样，談起别的事情来，但是每隔一会就摆出严肃的面孔来傾听一下雷声。五点钟了，五点半钟了，暮色沉沉地降下来。时不时有人叹息着說，自己的妻子正等着他喝咖啡呢，听了这話本狄恩先生禁不住又提起那扇暗門的事。但是大多数人的想法跟施篤特先生一样，施篤特先生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說：“这扇門不是給我这样胖的人預备的。”

約翰·布登勃洛克想着自己妻子的囑托，一直守在岳父的身边，他对岳父說：“希望你不要把这件小風波太放在心上。”說着他臉色露出一些担忧的神情。

在萊勃瑞西特·克罗格的白色假发复掩下的前額上突起出

两条青筋，显然他的心情非常焦躁。老人的一只纖細的手撫弄着背心上的发蛋白石光的扣子，另一只戴着钻戒的手放在膝头上索索地发抖。

“荒謬絕倫，布登勃洛克！”他的声音带着无限的疲倦。“我厌煩得要死，这就是我的全部感覚。”然而他立即泄露出来那不过是謊言，因为他突然咬牙切齿地說：“Parbleu①！一定得用鉛彈、火药对付这些卑鄙骯髒的家伙，好让他們懂得什么叫尊敬……这群暴徒！……这群流氓！……”

参議含糊其辞地劝解着：“可不是……可不是……您說得对，这眞是一出不成体統的滑稽戏……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定得学会不动声色。天已經晚了。这些人馬上就会走的……”

“我的馬車在哪儿？……馬上給我备馬車！”莱布瑞西特·克罗格怒不可遏地吩咐說。他的一腔怒火突然暴发出来，他全身顫抖着。“我告訴他五点钟来！……我的馬車在哪儿？……会不开了……我在这儿作什么？……我可不想受人耍弄！……我要我的馬車！有人在欺侮我的馬車夫嗎？您去看看，布登勃洛克！”

“亲爱的岳父，看在上帝的面上，請您平靜一点吧！您太激动了……这对您身体是不合适的！自然罗……我这就去看看您的馬車。我自己对这种局面也厌膩极了。我要跟那些人說說，让他們回家去……”

虽然莱勃瑞西特·克罗格表示不同意，虽然他忽然用冷靜而輕蔑的語气命令說：“站住，留在这里！您不要自己降低身份，布登勃洛克！”然而参議仍然用迅速的步伐走过大厅去。

---

① 法文：天啊！

当他走到小綠門旁边的时候，塞吉斯門德·高什追上了他，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抓住他的胳臂，低声地問他，那声音听去令人毛骨悚然："上哪去，参議先生？……"

这位經紀人的面孔足有一千条深深的皺紋，他的臉上带着一副毅然置生死于度外的神情，尖翹的下巴几乎撅到鼻子尖上，灰色的头发阴沉沉的盖到太阳穴和前額上。他把头紧紧地縮在肩膀里，这次他眞的装成一个身有殘疾人的形状了。他嘶哑地喊道："您瞧，我决心跟这些人談一談。"

参議說："不，您还是让我去吧，高什……也許那些人里面我认識的人更多……"

"也許是这样吧！"經紀人声音瘖哑地說。"比起我来，您是一位更偉大的人。"这时他把嗓音提高了，继續說："可是我要陪着您，我要站在您身边，布登勃洛克参議！让这些反叛的奴隶把他們的怒火泄到我身上吧……"

"唉，这一天，这一晚上！"当他向外走的时候，他自言自語地說……显然他从来沒有感到像現在这样幸福过。"啃，参議先生！这些人就在这儿！"

两个人穿过了走廊，走到大門前边，通向人行道有三层窄窄的台阶，他們就站在上面两层上。大街呈現出一副生疏的面貌。街上一片死寂，四周房屋的敞开的閃着灯光的窗戶后边人影幢幢，那是一些好奇的人正在俯瞰聚集在市民代表大厅前一片黑忽忽的暴乱群众。暴乱群众在数目上不比大厅里聚会的人多，他們不外是碼头和堆棧的年輕工人，脚夫，国民学校的学生，商船上的水手和住在城里僻街陋巷、蓬門湫舍的一些人。这里面也有三四个妇女，这些人一定也像布登勃洛克家的女厨子一样希望从这次事件里得到某些好处。有几个参加暴乱的人因为站累

了，就在馬路石边上坐下，吃起面包来，双脚放在路旁沟渠里。

眼看就要六点钟了，虽然暮色已經很深，街头鉄鏈上悬着的油灯却仍然沒有点起来。这一次前所未有的对正常秩序的公开破坏，使布登勃洛克参議从心底感到气憤，而他开始說話时声調带着几分傲慢和恼怒也正是这件事实的結果："你們这些人，你們干的这是什么样的蠢事！"

吃晚点心的人一下子从人行道上跳了起来。站在后边的人，站在馬路另外一边的人都踮起脚尖。几个替参議工作的碼头工人摘下帽子来。大家都注意傾听着，有的人触了触旁边的人的腰，压低了嗓音說："这是布登勃洛克参議！布登勃洛克参議要发表演說呢！别出声，克利山，不然他发起火来可凶着呢！……这是經紀人高什……看！他簡直像个猴子！……他是不是脑子有点毛病？"

"寇尔·斯摩尔特！"参議重新开始說，他的一双細小深陷的眼睛盯住一个二十三岁的罗圈腿的堆棧工人，这个人手里拿着帽子，一嘴的面包，正站在台阶前边。"你說說，寇尔·斯摩尔特！是时候了！你們在这儿足足鬧哄了一下午了……"

"是的，参議先生……，"寇尔·斯摩尔特咀嚼着面包說。"是这么一回事情……說实在的……我們正在鬧革命。"

"这眞是胡鬧，斯摩尔特！"

"是，参議先生，您是这么說，可是我們覺得这件事……我們不滿意这个世道……我們要求另外一种制度，过去的旧东西不中用了……"

"听我說，斯摩尔特和你們这些人！誰要是有脑筋，誰就回家去，别再搞什么革命，扰乱社会秩序……"

"神圣的秩序！"高什先生从牙縫中迸出这个字来。

“我再説一遍，不要扰乱社会秩序！”布登勃洛克参議斬釘截鉄地說。“連街灯都沒有人点了……你們鬧革命鬧得也太不像話了！”

然而寇尔·斯摩尔特却只把嘴里的一口面包咽了下去，他站在一大群人的最前边，叉着两条腿，他要抗辯……

“是的，参議先生，您是这样說！可是我們要反对这种选举制度啊……”

“老天爷，你这蠢貨！”参議喊起来，气得忘記說方言了……“你說的都是最莫名其妙的話……”

“是的，参議先生，”寇尔·斯摩尔特有一些胆怯地說，“現在这样子虽然也不錯。但是革命还是一定得搞。到处都在鬧革命，不管是柏林也好，是巴黎也好……”

“斯摩尔特，你們要的到底是什么呢！你說說看！”

“是的，参議先生，我就說說看：我們要一个共和国……”

“你們这些傻瓜……你們已經有共和国了。”

“是的，参議先生……那么我們就再要一个。”

站在四周的人，有几个懂得这件事的，开始粗声粗气地大笑起来，虽然听淸楚寇尔·斯摩尔特的話的人并不多，这种愉快的情緒还是傳播开来，直到最后这些共和政体的信徒們全体都意兴飞揚地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好些市民代表手里拿着啤酒杯从大厅的窗戶后面露出好奇的面孔……唯一一个对事情这样急轉直下而感覚失望痛心的是塞吉斯門德·高什。

“好，你們这些人，”布登勃洛克参議最后說，“我看，現在最好的是，你們往家里走吧。”

寇尔·斯摩尔特被自己无意引起的这个收場弄得愕然不知所措，这时回答說：“是的，参議先生，就这么办吧。事情慢慢地

就会平静下去的。我很高兴，您沒有怪罪我，再見，参議先生！”

人群开始散去，个个的心情非常輕快。

“斯摩尔特，你等一会儿！”参議喊道。“你看見克罗格家的馬車沒有，城堡外边的那輛四輪馬車？”

“看見了，参議先生！那輛馬車来了，它在那边的广場上等着呢……”

“好，那么你快点跑去，斯摩尔特，告訴姚汉让他馬上把車赶来；他的主人要回家。”

“好吧，参議先生！……”寇尔·斯摩尔特把帽子往头上一扔，把皮帽沿低低地拉到眼皮上，迈着大步摇摇晃晃地顺着大街跑过去。

第四章

当布登勃洛克参議和塞吉斯門德·高什回到会場上去的时候，大厅前的景象較之一刻钟以前显得愉快多了。主席台上的两盞大石蜡油灯已經点了起来，在黃色的灯光下代表們或立或坐地聚在一起，不断地往閃亮的大銀杯里斟啤酒，彼此碰杯，一面兴致勃勃地高談闊論。苏尔克灵格太太，那个开酒館的寡妇也在这里，她正在热心地招待她的这些被圍困的客人，一面甜言蜜語地劝說大家应該喝点酒提提精神，因为看样子包圍一时还解不了。这样她利用了这几点钟騷乱的时間，把她那色淡而性烈的啤酒兜售了很多。这两位談判代表走进来的时候，酒館的侍役正挽着袖子摆着笑臉又拖进来許多瓶啤酒。虽然天已經黑了半天，时間已經很晚，不能再进行修改宪法的討論，然而却沒有一个人提議散会，要求回家去。反正今天喝咖啡的时間已經

过去了……

参議和許多走过来祝賀他成功的人握过手以后，便立即向他的岳父那边走去。萊勃瑞西特·克罗格似乎是唯一一个情緒沒有轉佳的人。他冷淡地、心不在焉地高高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当他听到自己的馬車馬上就来的消息以后，不屑地回答說："这些暴徒准許我回家了嗎？"他的声音微微顫抖着，这与其說是由于他的高齡，还不如說是由于激怒更恰当些。

他把皮外衣披在肩膀上，他的动作僵直，一点也显不出人們一向在他身上看到的那种优美和嫻雅的風度，参議要求搀着他，他只随便道了声"Merci"就把手插在他女婿的胳臂下。

一輛华丽的馬車，車夫座上悬着两盞大灯，已經停在門口了。門前边的路灯这时也已經点了起来，参議心里很高兴。他俩上了馬車，当馬車轆轆地沿着街道駛过去的时候，萊勃瑞西特·克罗格始終一語不发地僵直地坐在参議的右边。他半閉着眼睛，膝头上盖着毯子；身体并沒有靠向靠背。在他的銀白色的上鬢下面，两条纵紋从他下垂的嘴角一直通到下巴上。这場屈辱在他心头点燃的怒火正在銷毀他，磨蝕他。他望着对面的空座位，眼神又慘淡又寒冷。

街上比星期日下午还热鬧。触目尽是节日气氛。人民被革命的这样幸运的收場所陶醉，四处游逛。甚至有人引吭高歌，馬車駛过去的地方，这里那里有一些青年人高声欢呼，并且把帽子抛到空中去。

"我眞的覺得您太为这件事动肝火了，岳父，"参議說。"只要平心靜气地想一下，看得出来这件事从头至尾不过是胡鬧……不过是一出滑稽戏……"为了从老人那里得到一句答話或者反应，他开始以活潑的声調談起一般的革命情况来……"如

果这些无产者能认識到，他們現在这样作对自己的利益毫无补益……咳，老天爷，到处都是这样！我今天下午跟經紀人高什談了一会儿話，就是那个用詩人和剧作家的目光观察一切事物的怪人……您知道，岳父，革命在柏林是在美学家的茶桌上傳播开的……以后人民把它搶过去，不顾死活地干起来……看他們鬧得出什么結果来吧！”

“請費心把您那边的窗戶打开，”克罗格老头說。

約翰·布登勃洛克迅急地瞥了他一眼，赶忙把窗玻璃放下来。

“您覚得不很舒服嗎，岳父？”他焦急地問道……

“很不舒服。”萊勃瑞西特·克罗格板着面孔回答。

“您需要吃点什么，休息一会，”参議說，为了作点什么，他把岳父膝头上的皮褥子拉严了一些。

突然，正当馬車轆轆地駛过布格街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当馬車駛离那停立在朦朧暗影里的城墻約有十几步的时候，走过来一群笑鬧叫嚣着的街头儿童，这时一块石头从开着的窗戶外飞了进来。这是一块不足为害的小石块，还沒有鸡蛋大。不知是哪一位克利山·施努特或者海納·烏斯为了庆祝革命把它投出来的，显然投石头的人并沒有怀着什么恶意，也許根本不是对着馬車扔的。石头毫无声息地飞进窗戶来，沒有声音地打到萊勃瑞西特·克罗格盖在厚皮褥子下面的胸脯上，又毫无声息地从皮褥子上滚下来，落到地上。

“渾賬！”参議气忿地說。“今天晚上这些人都瘋了嗎？……沒有打伤您吧，岳父？”

老克罗格一語不发，他令人担忧地一語不发。馬車里光綫太黑，看不清他臉上的表情。他直挺挺地坐在那里，比从前挺得

更直更高，一点也沒有挨靠背。过了一会他迟緩地、冷冷地、費力地从內心深处說出一句話：“这群流氓。”

参議恐怕再使他受刺激，沒有回答他的話。馬車带着隆隆的声响从城門穿过去，三分钟以后，駛到一条寬闊的街上，眼前就是圍着克罗格住宅的鉄栏杆，栏杆尖一律鍍着金。园門后面是一条两旁种着栗树的大道，直通到阳台，門两旁明晃晃地点着两盞金罩子大灯。参議在灯光下看到他岳父的面孔时，不由的吃了一惊。那張臉是姜黃的，肌肉松弛，皺紋累累。一个浮現在嘴角上的傲慢冷峻的表情已經变成一副歪曲痴呆、松軟下垂的老迈的丑相了……馬車停在阳台前边。

“扶我一下，”萊勃瑞西特·克罗格說，虽然这时先下車的参議已經把皮褥子掀到一边，把胳臂和肩膀伸过来預备給他扶着。参議搀着他在鋪着砂子的路上慢慢地走了几步，走到通向餐厅的白石台阶前面。老人在台阶下面腿忽然向下一軟，头沉重地垂到胸脯上，以致他那垂下来的下頦和上顎相碰，嘓啦的响了一声。他的眼睛向上一翻就黯淡下去……

萊勃瑞西特·克罗格，这位时髦的騎士，已經回到他的祖先那里去了。

第五章

一年又两个月以后，一八五〇年一月的一天落雪又降雾的早晨，格侖利希夫妻俩坐在餐厅里，身旁是他們的三岁的小女儿。这間屋子的墻壁鑲着淺黃色的木板，他們坐的椅子是用每把二十五馬克的价錢买来的。

因为蒙着雾气，两扇窗子的玻璃都一片迷蒙，只能模模糊糊

地望到外面的几株光秃秃的树和灌木的影子。墙角里的一只用磁磚砌的不高的壁炉里火光熊熊，把屋子塡滿了一种芳香的融融的暖意。从壁炉旁边的一扇开着的門，遙遙可以望見小书房里的花草的綠叶；对面一边，通过半掩的綠色紗布的窗帘可以看到用一色棕緞布置的客厅和一扇高大的玻璃門。門框四边堵着棉花卷，門外一座小露台隐藏在灰蒙蒙的濃郁的雾气里。除了这两个通道以外，屋子里还有一扇通向走廊的門。

圓桌上的雪白的錦緞上面鋪着一块綉花的綠桌布，桌布上摆着透明的金边磁器，好像貝母似地泛着乳白的光。一只茶炉吱吱地燒着。在一只精工雕刻的銀质面包篋里摆着奶油面包片和圓块。这只面包篋的口很淺，形状像一只微卷的鋸齿边的大叶子。一只钟形的玻璃罩下面堆着带网紋的小黃油球，另一只下面放着各种各样的干酪，黃的、白的、带大理石紋的、綠色的。自然了，男主人面前少不了还放着一瓶紅酒，因为格侖利希先生早餐总要吃些热菜。

格侖利希先生鬢鬚是新燙过的，在这样清晨时刻他的臉色显得特别紅潤。他背朝着客厅坐着，已經穿戴整齐，上身是黑色外衣，下面是大方格的淺色褲子。他正按着英国习慣拿着一块嫩煎排骨饕餮大嚼。他的妻子虽然认为这很可以表示他們高貴，但也覚得非常之厌膩，她无論怎样努力，也不能下决心把她一向吃慣的面包鸡蛋换成这份排骨。

冬妮穿的是睡衣；她特別喜欢穿睡衣。在她眼里，什么也不如漂亮的便服更高貴風雅，因为出嫁以前父母不許她放纵这种感情，因此她現在結了婚就加倍沉湎在这里面。她有三套这样柔軟寬松的衣服，剪裁这几套衣服比剪裁一套舞会礼服还更能显示一个人的風趣、慧心和智巧。今天她穿的是一件深紅色的

睡衣，顏色和护墙板上面壁毯的色調非常配和。这件大花的衣服料子柔軟如棉，上面到处綉着同样顏色的細碎的小玻璃珠，宛如雨珠噴濺，一圈又一圈的紅色天鵝絨的带子密密麻麻地从領子一直纒到底边。

她的濃密的金灰色头发上同样也系着一条紅色天鵝絨带子，前面的发卷一直复到前額上。虽然她的身体已經发育到最成熟的阶段，这一点她自己也知道，她的略微撅起一点的上唇却依然保留着儿时那种天眞活潑的神情。她的灰藍色的眼睛，眼皮有一些发紅——她剛才用冷水擦过。她的一双手純粹是布登勃洛克家的手，虽然略嫌短小，却白嫩纖細，細嫩的手腕裹在柔軟的袖口里。她正在用这双手舞弄刀叉，拿杯子，她的动作今天不知为了什么有些慌慌乱乱。

她的小女儿伊瑞卡坐在她身旁一把高椅子上。这个小姑娘穿的是一件臃肿可笑的淺藍色厚毛綫衫。她长得肥肥胖胖的，淡黃的短发卷曲着。她用两只手抱住一只大茶缸，臉整个埋进去，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不时发出一声表示滿意的叹息。

格侖利希太太搖了搖鈴，他們的使女婷卡从走廊上走进来，把孩子从高椅上抱出去，准备把她抱到楼上游戏室去。

“你可以带她在外面散半个钟头的步，”冬妮說。“可是不要比半个钟头更长，要穿上那件厚一点的夹克，听見了嗎？……外面在下雾。”——屋子里只剩下她和她的丈夫。

“你不要惹人家笑話你了，”沉默了一会她开口說，显然她在继續一場中断的談話……“你有什么反对的理由？你倒是說一說你的理由啊！……我不能老是看管孩子……”

“你不喜欢孩子，安冬妮。”

“喜欢孩子……喜欢孩子……我沒有时間！家务事把我整

个占住了！早晨一醒，我脑子想到二十件事要做，上床的时候，我想到四十件还沒有做的……”

“咱們不是有两个女佣人嗎？像你这样年紀青青的……”

“两个女佣人，不錯。婷卡要洗衣服，要收拾打扫，要伺候人。女厨子也忙得手脚不得閑。你一清早就要吃排骨……你好好想想，格侖利希！反正伊瑞卡早晚也得請一位保姆，一位家庭女教师……”

“以我們的經济能力讲，不便这么小就替她雇保姆。”

“我們的經济能力！……天老爷，你太让人觉得可笑了！难道我們是叫花子？难道最必要的东西我們也非要节省掉不可？据我所知，我光是陪嫁就带过来八万馬克……”

“哼，你那八万馬克！”

“当然罗！……你是不把这笔錢放在眼里的……你沒有把它当一回事，因为你和我結合是出于爱情……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現在还爱不爱我了？就是我提出正正当当的要求，你也跟我为难。不給孩子雇保姆……跟每天的飯食似的我們一时也缺不了的馬車，你連提也不提一声了……如果我們的經济能力不許可置一輛馬車，不許可我們像个样子地进城会客，为什么你非要让咱們住在乡下不可呢？为什么老不高兴我进城呢？……你最高兴的是，让咱們一輩子埋在这里，让我一个生人面孔也看不到。你老是那么不通人情！”

格侖利希先生給自己斟了一杯酒，把玻璃罩子揭开去拿干酪。他一句話也不回答。

“你还爱我不爱了？”冬妮重复地說……“你这样一声不吭太沒有礼貌了，这倒让我想起从前的一件事，想起在我們家風景厅里……那时候你装扮出另外一副面貌！……从我們結婚第一天

起你就只是晚上陪我坐一坐，而且也只是为了看看报紙。最初你对我提出的要求至少还稍微考虑考虑。可是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心里已經沒有我了！”

“你呢？你在使我傾家蕩产。”

“我？……我使你傾家蕩产……”

“不錯。你的懶惰、好揮霍和讲求享受正在使我傾家蕩产……”

“噢，你不要把我受的好教养也当作錯处来責备吧！我在娘家的时候連一根手指头也不用抬。現在我必須辛辛苦苦地学会管理家务，可是我也有权利要求你不要拒絕我的最簡单的需求。父亲是个有錢的人，他作梦也想不到我会缺少佣人使喚的……”

“那么你就等着咱們也分得这笔財产的时候再雇第三个女僕吧。”

“你是盼望我父亲死嗎？！……我說的是我們也是有产业的人，我不是空手到你家来的……”

虽然格侖利希先生正在咀嚼东西，也不得不笑了一笑，困窘、痛苦、沉默地笑了笑。这使冬妮很困惑。

“格侖利希，”她的声音变得比較平静了一些……“为什么你又笑，又說什么經济力量……是不是我对咱們財产的想法完全不对？你是不是生意作亏了？你是不是……”

正在这时候，响起了敲門声，有人急急地敲了两下廊子上的門，接着凱塞梅耶先生走了进来。

第六章

凱塞梅耶先生大衣和帽子都已經脫掉，像是一个熟客人似

的沒有让人通报就走进屋子来，在門旁边站住。他的外表和冬妮給她母亲的一封信里所描述的毫厘不差。他的躯干比較短壮，既不太胖也不太瘦，身上穿的是一件黑色的、已經磨得有些起亮的上衣，同一顏色的褲子，又紧又短。白背心上挂着一条細长的表鏈，上面横七竪八搭着两三条系夹鼻眼鏡的绳带。剪得齐齐整整的白鬢鬚和他那紅通通的臉膛是个尖銳的对照，除了下巴和嘴唇还露在外面外，几乎把整个面頰都遮盖住。他的嘴小而灵活，样子使人发笑，整个下牙床只剩下两顆牙。当他把两只手插在直筒子似的褲袋里，带着一副紊乱、沉思、心不在焉的神情站在那里的时候，他那一对圓錐形的黃牙紧紧抵住上嘴唇。虽然当时屋內一絲風儿也沒有，他头上的毛茸茸的斑白的軟发却輕輕地拂动着。

最后他終于把手从褲袋里拿出来，欠了欠身，让下嘴唇搭拉下来，費了好大力气从胸脯上的乱成一团的绳索中解开一条系眼鏡的带子。接着他一下子把眼鏡夹在鼻子上，作了一副最使人发噱的怪相，端詳着这一对夫妻，口里念念叨叨地說："啊哈。"

因为他过分喜欢用这个口头語，所以这里必須說明，他可以用最不同、最独特的样子表达它。比方說，他可以把头一仰，把鼻子一皺，張大了嘴，摇摆着手，拖长了鼻音，像个中国小銅鑼儿似的把这个声音哼出来……他也可以不带这么丰富的含义，只是簡单随便地，柔声細气把这个字說出来，而其結果也許更令人发噱，因为他的"啊"字总是含混不清，带着濃重的鼻音。今天的"啊哈"是一个短促而快乐的"啊哈"，伴随着这个声音他把头急遽地一摆，似乎他这时的心情非常之快乐……然而我們却也不能信以为眞，因为事实是，銀行家凱塞梅耶的外表越快乐，他的心情越凶險。如果他跳跳蹦蹦，"啊哈"之声不絕于口，夹鼻眼鏡

戴上又摘下，胳膊搖来摆去，嘴里說个不停，作出一千种滑稽可笑的样子，那么我們可以断定，恶毒的念头一定正在嚙咬着他的內心……格侖利希先生眨着眼睛，带着毫不掩飾的不信任望着他。

“你今天这么早？”他問……

“不錯，不錯……”凱塞梅耶先生回答，把他的一只皺癟的、通紅的小手在空中搖了搖，似乎是在說：別着急，这就有让你吃惊的事了！……“我有事情跟你談！馬上就得跟你談，我的亲爱的！”他說話的样子非常可笑，每个字他都要在嘴里轉弄一周，然后用他那沒有牙的、乱动的小嘴非常費力地吐出来。“r”在他口里滾轉，听去就好像他的上顎塗了肥油似的。格侖利希先生眨巴着眼睛，愈发露出不信任的神色。

“您走过来，凱塞梅耶先生，”冬妮說。“您坐下。您来得眞好……請您注意听听，当个仲裁人。我剛和格侖利希抬了半天杠……請您說一說：三岁的小孩是不是应該請一位保姆了？您說說！……”

然而凱塞梅耶先生好像根本也不注意她。他坐下来，一边把他的小嘴尽量張得很大，皺着鼻梁，一边用一根食指揉弄着他新剪的髭子，发出一种令人不耐的沙沙声。他透过自已的那副夹鼻眼鏡，带着无从描述的快乐神色打量着漂亮的早餐桌、銀面包筐和紅酒瓶上的商标。

“是这么一回事，”冬妮接着說，“格侖利希說，我让他傾家蕩产！”

听到这里，凱塞梅耶先生瞟了她一眼，然后又望了望格侖利希先生……接着就纵声大笑起来！“您使他傾家敗产？……”他喊道。“您……您让他傾家嗎？……噢，上帝！哎呀，上帝！竟有

这种事！……眞是笑話！……眞是滑天下之大稽！”接着他发出一連串不同色調的“啊哈”来。

格侖利希先生显然有一些坐立不安，他尽自在椅子上挪动身体。一会儿用他那长长的食指捋一捋脖領，一会儿用手很快地梳攏一下自己的金黄色的鬢鬚……

“凱塞梅耶！”他說。“您庄重着一点。您是不是神經失常了？不要再笑了！您要喝酒嗎？要不要抽一支雪茄？您到底笑的是什么？”

“我笑的是什么……好，您給我一杯酒，給我一支雪茄……您問我笑的是什么？您是覚得，您的夫人在敗您的家嗎？”

“她太追求浮华了，”格侖利希先生恼怒地說。

这一点冬妮并不想爭論。她平靜地向后仰靠着，双手揣在怀里，手摆在睡衣的天鵝絨带子上，上嘴唇带着些刁鉆的神情撅着，她說：“不錯……我是这样。这件事很清楚。这是我从媽媽那儿学来的。克罗格家的人都有喜欢奢华的風尙。”

她本想以同样平靜的語調宣布，她性格的确輕佻、急躁、喜欢冒險。她的强烈的家族本性几乎不允許她接受自由意志和性格自我发展的說法，相反地，它使她以一种几乎可以說是宿命的冷靜去接受自己的性格……她不想区别它；也不想有所改正。她不知不覚地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无論是什么癖性，好的也罢，歹的也罢，都是天生而来，世代相傳的，因之也都是可尊敬的，人們必須对它表示崇敬。

格侖利希先生已經吃完早飯，两支雪茄的香气和炉火的暖气交織在一起。

“您还有兴趣嗎，凱塞梅耶？”主人問道……“您再吸一支吧。我再給您斟一杯葡萄酒……您是說要跟我談談？很紧急嗎？发

生了什么大事？……也許您覚得这里太热了吧？……一会儿咱們一起坐車进城去……吸烟室比这里凉爽一点儿……”可是这一切努力都只赢得凱塞梅耶先生把手在空中一摆，好像他要說：您說这些話一点也不頂事，亲爱的！

最后大家站了起来，冬妮留在餐室里照管着使女收拾餐具，格侖利希先生領着他这位业务上的友人穿过小书房，他心事重重地用手指捻弄着左边的髫鬚尖，低着头在前面走，凱塞梅耶先生跟在他后面，摆动着胳臂走进了吸烟室。

十分钟过去了。冬妮在客厅里耽擱了一会，用一把花花綠綠的毛撢子亲手拂拭了一下小写字台的光澤閃閃的胡桃木桌面和另一只桌子的曲腿。然后她慢慢地从餐厅走回起居室。她的步伐十分安詳、端庄。布登勃洛克小姐作了格侖利希太太以后显然一点也沒有减少过去的驕矜。她永远把身躯挺得笔直，下額微微向后收斂着一些，居高临下地俯視一切。她的一只手拿着一只精巧的油漆的钥匙筐，另一只手輕巧地插在深紅色睡衣侧面的口袋里，故意让睡衣上松軟的大皺褶在身上左右摆动。然而从她嘴角上天眞純洁的神情却可以看出来，她的这一切端庄矜持只不过是她那无限童稚无邪的游戏的一种表现而已。

她在小书房里来回走了两遍，用一把小銅壶把大叶植物的黑土澆湿了。她非常喜爱她的棕櫚，因为这些棕櫚树长得枝茂叶盛，更使屋子里平添了許多华貴气象。她小心謹愼地撫摩了一下粗莖上滋生出的一支新芽，又輕輕地摩挲了一会那些龐大綺丽的叶面，用剪刀从这里那里剪去一两个枯黃的尖儿……突然她注意傾听起来。吸烟室里的談話几分钟以来已經变得非常热烈，这时声音忽然提得这么高，以致在小书房里每个字也能清清楚楚地听到，虽然当时門关得很紧，窗帘也很厚。

"您还是不要喊吧！看在老天爷面上，您别发这么大的火，"听得出这是格侖利希先生的喊声，他那柔細的嗓子生来就不是为嘶嚷用的，听去仿佛是在尖叫。"您再抽一支雪茄吧！"他补加了一句，竭力使声音温和。

"好，非常感謝，請您給我一支，"那位銀行家說，接着出現了片刻沉默，凱塞梅耶先生一定正在点烟。一会儿听見他說："簡短地說，您究竟是願意还是不願意吧？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凱塞梅耶，請您再把期限放寬一点吧！"

"啊哈？哼……不成，亲爱的，絕对不成，别提这个話了……"

"为什么不呢？您为什么忽然这样心血来潮了？看在老天爷面上，請您讲一讲情理吧！您已經等了这么久了……"

"一天也不能多等了，亲爱的！就是八天吧，多一小时也不成了……但是如果我們求那个人……帮一把……"

"不要提名字，凱塞梅耶！"

"不提名字……好。如果我們能求求您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岳……"

"不要深說了……！老天爷，您别作蠢事，好不好？"

"好，就不深說吧！要是我們能求求那家有名的公司扶助一下，求求那家您的信誉与之息息相关的公司，您觉得怎么样呢？亲爱的，这次布来梅破产他們損失了多少？五万？七万？十万？难道比十万还多？这次事件他們也受了連累，受了很大的連累，这一点連屋頂上的小麻雀也瞞不了……这是人們心理的問題。昨天……好，就不提名字！昨天……这家有名的公司还是根深蒂固，还保护着您不受挤兌，虽然他們并不是有意地这样做……今天它自己却資金枯竭，因之，格侖利希先生的資金就更是枯竭而又枯竭……我說清楚了吧？您难道沒有觉察出来嗎？

您不是第一个感覺出这次动蕩来的嗎？人們怎样对待您？用什么眼色看望您？博克和古德斯蒂克尔还是那么殷勤客气、那么信任人嗎？信貸銀行的情形又怎样呢？"

"請您把期限放寬一些吧！"

"啊哈！您是在睜着眼睛說胡話嗎？我知道，他們昨天就打了您一悶棍。着着实实打了一悶棍，很有刺激作用……您看見了！……您不要难为情。您願意瞞着我，說他們跟从前一样鎮靜可靠也好，这是您的兴趣……啱一哼，亲爱的！您給参議写信吧。我等一个星期。"

"分期付款，凱塞梅耶！"

"分期付款，見您的鬼！除非一个人能肯定对方有支付的能力，他才会同意分期償还！难道我需要試驗一下您的支付能力？您的支付能力我可是比手掌看得还清楚。啊哈……分期付款，眞是滑稽之至……"

"請您把声音压低一点，凱塞梅耶！您不要老是这么怪声怪气地大笑吧！我的处境很严重……是的，我承认，很严重，可是我手头还有几笔买卖……一切可能好轉。您听我說，我再說一句，您把期限放寬一些，我給您两分利息……"

"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太笑話了，亲爱的！啱一咳，我是主張貨买及时的！您答应給我八厘利息，我展了一次期。你答应一分二、一分六，我又都展了一次期。您現在可以答应給我四分，可是我却不敢再展期了，一点也不敢再打展期的念头了，亲爱的！自从卫斯特法尔兄弟在不来梅摔了个嘴啃地以后，每个人都想跟那个公司暂时解脫关系，先把自己的脚跟站稳……剛才已經交代过，我是主張貨买及时的。只要約翰·布登勃洛克一天稳固可靠，我就收留你的签字一天……同时我还可以把你拖

欠的利息归到本金里面，可以提高利率！可是一个人把一件东西留在手里必須有一个条件，必須这件东西能增殖，或者至少稳固……如果这件东西开始貶值，那么他就把它出手……坦白地說吧，我要我的本金。”

“凱塞梅耶，您臉皮眞厚！”

“啊—啊哈，臉皮厚，眞是滑稽！……您究竟要怎么办！說什么您也要求一求您的岳父！信貸銀行正处在惊濤駭浪里，再說您自己又不是一点毛病也沒有……”

“不，凱塞梅耶……我向您賭咒，您靜靜地听我說！……好，我什么也不隐瞞，我开誠布公地跟您說，我的处境确实很严重。您和信貸銀行不是唯一的两处……好几处要求我把票据兌現……好像大家都約好了似的……”

“这沒有什么奇怪。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場大清洗……”

“不，凱塞梅耶，您听我說！……您好不好再抽一支雪茄……”

“我手里这支还沒抽完一半呢！別用您的雪茄跟我糾纏了！您还是还債吧……”

“凱塞梅耶，您現在別让我跌倒……您是我的朋友，您常在我桌上吃飯……”

“您也許沒在我家吃过吧，亲爱的？”

“不錯，不錯……可是您現在別拒絕我这笔貸款吧，凱塞梅耶……！”

“貸款？您还要貸款嗎？您神經沒有錯乱吧？您还要借一笔新的……？”

“不錯，凱塞梅耶，我向您发誓……很小的一笔……微不足

道！……我只是要支付几笔零星欠款，几笔分期清偿的賬，也有几笔到期的賬，这样我就能建立起信誉，爭取时間……您只要支持我，准保您作一笔大买卖！我剛才已經說了，我手头很有几笔生意……一切都会向好里轉变……您知道，我是个很活跃，也很机警的人……"

"不錯，我知道您是个傻瓜，是个笨蛋，我的亲爱的！您可以不可以对我讲讲，您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想用您的机警搞什么？……也許在这广闊的世界上还有一家銀行肯把一枚銀币放在您的桌上？或者还有一位老岳父？……哎，沒有啦……您的兴隆时代已經过去了！您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鄙人不胜敬佩！啱一啄，对您表示心悦誠服……"

"見鬼，您說話輕一点不好么？"

"您是个傻瓜！又活跃，又机警……不錯，但是吃亏的永远是您自己。您不懂什么叫規矩老实，可是您从来沒有从这里得过什么好处。您和人家耍手腕，詐弄到手一大笔資本，結果却落得付我一分六而不是一分二的利息。您把您的名誉看得一錢不值，却一絲便宜也占不着。您的良心不如屠戶家养的狗，可是归根到底您还是个倒霉鬼，是个傻瓜，是个蠢笨的穷光蛋。这种人世上并不少見，眞是滑稽之至！……为什么您老是提心吊胆，不肯把您这些事向那个人公开，向他求救呢？是因为您覚得良心有愧嗎？是因为四年前您做了些手脚，那件事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地方嗎？您是不是怕某件事……"

"好，凱塞梅耶，我写信。但是如果他拒絕了呢？如果他見死不救呢？……"

"咦……啊哈！那么咱們就让它小小地破一次产，演一出小小的破产的喜剧，我的亲爱的！我并不心痛，一点也不心痛！从

我个人来讲，您东拼西凑給我弄来的那些利錢，差不多已抵补上我的損失了……反正等以后在你的破产財团里我也会猛着先鞭的！亲爱的，您留神瞧吧，我吃不了亏的。我了解您这里的情況，可尊貴的先生！我的衣袋里早已提前装好財产清单……啊哈！我会好好照看，不让一只銀面包篋和一件睡衣漏掉的……"

"凱塞梅耶，您常在我桌上吃飯……"

"請您别拿桌子椅子攪和我了！……过一个礼拜我来听回信。我現在要走进城去，少許运动对我非常有好处。再見，我的亲爱的！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早晨……"

凱塞梅耶好像正动身往外走；是的，他已經走了。听得見他那奇特拖拉的脚步在走廊上擦擦地响，想像得出来，他怎么在空中摇摆着胳膊……

等格侖利希先生走进小书房的时候，冬妮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銅噴壶，直勾勾地望着他的眼睛。

"你站着作什么……你看什么……，"他說，露了露牙。两只胳臂在空中欲动又止地摆了摆，上身左右摆动着。他的赤紅臉膛从来不会完全蒼白。这次也是一样，只是出現了紅白相間的斑点，仿佛是个害猩紅热的病人。

第七章

約翰·布登勃洛克参議是下午两点钟到达别墅的，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旅行大衣走进格侖利希家的客厅来，一进門就抱住自己的女儿，亲热中流露出几分痛苦的神色。他的面色灰白，显得比以前蒼老了許多。一双小眼睛深深陷进眼窩里，鼻子在凹陷的两頰中挺伸出来，看来又尖又大，他的嘴唇仿佛比过去更窄

了。髯鬚也和头发一样，变成花白色。最近他已經不把髯鬚蓄成从太阳穴到面頰中部的两綹，而是让它在下巴和顎骨下面蓬松地长成一片，一直长到脖頸上，一半掩藏在硬領和領巾后面。

参議最近經历了一連串不如意的事，耗尽了心血。托馬斯害咯血症，凡·戴尔·凱倫先生特地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不幸的事通知了他。他把业务交到一位可靠的代理人手里，立即兼程赶到阿姆斯特丹去。他弄清楚自己孩子的病馬上还不致发生危險，然而却急需靠南方、靠法国南部的晴朗气候治疗，而且当时还有一件巧事，就是托馬斯的老板的一个年輕的儿子也正在計划作休养旅行，于是等托馬斯的病略有起色，經得住旅途風霜以后，他立即让这两个年輕人搭伴动身到帕烏去。

参議剛剛到家，就受到这个一时震撼了他家业基础的打击，这就是使他一下子损失掉八万馬克的不来梅破产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公司开出的几張"卫斯特法尔兄弟"承兌的貼現汇票，由于后者倒閉的緣故，一古脑儿被退了回来。公司并沒有失去支付能力，而且确实一刻也沒有延緩就把事情办好，显示出自己的經济力量。虽然如此，这样一次風險，这样一次流动資本的減縮，在銀行界、"在朋友中"和在国外商号里所引起的那种驟然的冷淡、观望和不信任，参議仍然都一一嚐到了……

他重新立定了脚跟，把一切通盘考虑了一番，安排好，鎮靜下来，准备重整旗鼓……然而正当他苦战中間，正当他埋头在电报、函件和賬单中間，又发生了这件事：格倫利希，他的女婿，格倫利希，失去支付能力了。他在一封語句混乱、哀哀乞怜的长信里恳求、祈求、哀求参議資助他十万到十二万馬克！参議簡单地、輕描淡写地把这件事告訴了自己的妻子，然后給格倫利希回了一封措詞冷淡的信。他并沒有应許什么，只是說，他将到格倫

利希家中当面和格侖利希以及那位銀行家凱塞梅耶談一談。接着他就动身来了。

冬妮在客厅里迎接了他。她非常喜欢在这間用黄緞子布置的客厅里招待客人，今天她也沒有違反常例，因为她虽然感到这一次情形有些严重，不平常。却不清楚事态的真相。她今天神采煥发，样子旣美丽又严肃。她穿着一件胸前和手腕鑲着䌸子的淡灰色衣服，按照最新式样做的肥大的袖口和舒展开的肥大的裙子，脖子上戴着一只钻石領針。

"您好，爸爸，到底又看到您了！媽媽好么？……湯姆有什么好消息？……您脫下外衣来，坐下来，亲爱的爸爸！……您要不要洗一洗臉？我让人把楼上一間招待来客的屋子收拾好了……格侖利希也正在梳洗……"

"让他去吧，孩子，我在这里等着他。你知道，我来是为了和你丈夫談一件事……談一件非常、非常要紧的事，亲爱的冬妮。凱塞梅耶先生在这里嗎？"

"在这里，爸爸，他正坐在小书房里看簿子……"

"伊瑞卡在哪儿？"

"在楼上，跟婷卡在小孩臥室里，她很好。她正給囡囡洗澡……当然不是用水……一只蜡囡囡……她只是……"

"当然罗。"参議长叹了一口气，接着說，"我的孩子，我想你还不知道你丈夫……現在的处境吧！"

他在摆在大桌子四周的一把靠背椅上坐下，冬妮坐在他脚前一只用三个座垫堆起来的矮椅上。她右手的手指輕輕地撫弄着脖子上的钻石。

"不知道，爸爸，"冬妮回答說，"我必須承认，我什么都不知道。老天爷，我眞是一只笨鹅，您知道，我什么也看不出来。最

近有一次凱塞梅耶跟格侖利希說話，我听見了几句……談到最后，凱塞梅耶先生的样子仿佛不过是在开玩笑……他說話总是那么滑稽。我听見他們一两次談到您的名字……”

“你听到他們說我的名字嗎？怎么說来着！”

“不知道，爸爸，沒听見他們怎么說……从那天起格侖利希就懊丧起来……可不是，簡直让人受不了！……直到昨天……昨天他脾气又柔順了，問了我十来遍我爱不爱他，如果他跟您有所請求的时候我会不会在您面前替他說一句好話……”

“啊……”

“是的……他告訴我，他給您写了信，您要到我們家来……好，現在您果然来了！真弄得我有些心神不安……格侖利希把那玩牌的綠桌摆到这儿来……摆了一桌子紙和鉛笔……为了以后您、凱塞梅耶还有他自己在这儿談事情……”

“听我說，我亲爱的孩子，”参議說，一面用手撫弄着她的头发……“我現在一定得問你一件事，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告訴我……你是不是从心里爱你的丈夫？”

“当然罗，爸爸，”冬妮說，扮了一个非常幼稚的虛情假意的面孔，正如多少年以前人家問她“你以后不再逗弄那个卖囡囡的老婆婆了吧，冬妮？”她作的臉相一样……参議沉默了一会儿。

“你是不是这样爱他，”他又問，“以致沒有他就生活不下去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便按照上帝的意旨他的境遇有所改变，他不能如以前那样再供給你这些东西……”他朝着屋里的家具、窗帘，朝着玻璃罩子底下鍍金台钟以及她的衣服急促地揮了一下手。

“当然罗，爸爸，”冬妮用一种安慰人的語調說，每逢別人跟她严肃地說話的时候，她总是用这种語調回答的。她从父亲的

臉望过去，望着窗戶外面，那里帘幕般的迷蒙細雨正无声无息地落着。有时大人給小孩子念一遍童話故事，却不識分寸地插进一些什么道德啊、責任啊、以及諸如此类的大道理，小孩子的臉上往往显出一副迷惘和不耐、虔誠和厌倦交織的神情——冬妮眼睛里这时流露的正是这种神色。

参議默然凝視了她一分钟，沉思地眨着眼睛。是他对她的答話滿意了嗎？这一切事他在家里和路上都已深思熟虑过了……

誰都可以了解，約翰·布登勃洛克的第一个，同时也是最眞誠的打算是：不管他的女婿需要的款項是多是少，他一定要尽力廻避。然而当他想到他当初多么——用一个温和的詞吧！——迫不及待地促成这門婚事，当他的記忆里涌現出她的小女儿在婚礼举行后临別时的臉色和問他的話："您对我滿意嗎？"这时候他就禁不住引咎自責地頹丧起来。他暗中对自己説，这件事要百分之百地根据她的意志而决定。他很知道她同意这門婚姻并不是出自愛情，但是他也估計到另外一种可能：四年的时間、习慣以及孩子的誕生也許产生了很大的改变，現在冬妮也許覺得自己和丈夫結成血肉相連的关系，不論从基督教义上还是从人情上讲，根本不能考虑分离这一事。如果是这种情形，参議思忖道，出多少錢他也不能計較。自然，基督教的精神和妻子的本分都要求冬妮无条件地伴随着自己的丈夫走进不幸里去，然而如果她眞地表示了这种决心，参議又覺得就这样让她女儿平白无故地舍棄掉一切自幼享受慣的生活上的安乐舒适在情理上是説不过去的……他又覺得自己有責任防止这場灾禍，不論出什么代价也要扶持住格侖利希。想来想去，他最后考虑的結果还是认为最好是把他的女儿和外孙女接回家去，而让格侖利希先

生走自己的路。但願上帝保佑，别让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不管怎么說，参議最后还有一条法律条款可以依恃：丈夫如果长期无力贍养妻子，夫妻可以离居。然而首先他需要探詢一下自己女儿的看法……

“我知道，”他說，一面继續温柔地撫摸着她的头发，“我知道，亲爱的孩子，你所依据的道理是好的，是值得称贊的。只是……哎，我不能认为你观察到的事情眞是应該观察的那些，就是說，眞是事态的眞象。我剛才問的不是你在这种情况或那种情况下大概会怎么做，而是你現在，今天立刻要怎么做。我不知道，你对这情况知道多少或者猜到了几分……所以我有責任，虽然这是个令人痛苦的責任，告訴你，你的丈夫已經无力償付債务；他的业务已經不能继續維持了……我想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吧……”

“格倫利希破产了？……”冬妮从座垫上欠起一半身子来，抓住参議的手，低声問道……

“是的，我的孩子，”他用严肃的語調說。“你沒有想到吧？”

“我沒有明确地想到什么……”她咭咭哽哽地說。“这么一說，凱塞梅耶不是在开玩笑……？”她目光呆痴地望着斜側的棕色壁毯說下去……“噢，老天！”她突然喊了一声，沉重地坐到座墊上。直到这一刻，“破产”这一个詞儿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才显露在她的眼前，这个詞从她小时候起就带給她的一切模糊可怕的概念……“破产”……这比死更可怕，这是混乱，崩潰，毁灭，侮辱，羞耻，絕望和災禍……“他破产了！”她重复道。她被这个命运攸关的字打击得丧魂失魄，以致她根本沒有想到向人乞援，連向她父亲請求帮助都沒有想到。

他揚着眉毛用他那对深陷的小眼睛看着她。他的眼睛又忧

愁又疲倦，同时又流露出极其紧张的神色。

"我剛才問你的是，"他温柔地說，"亲爱的冬妮，你是不是預备永远跟着你丈夫，甚至跟着他过苦日子？……"他立刻感覚出来，自已直覚地选用了"过苦日子"这样厉害的詞儿是为了恐吓她，于是又补加說："他也許能再振作起来……爬起来……"

"当然罗，爸爸，"冬妮回答說。这句話并沒有阻住她淌出泪水来。她用一块鑲綫子边、綉着她姓名縮写的手帕掩着脸嗚咽着。她哭的样子还是小时候那样：一点沒有做作，一派天眞烂漫。她撅着上嘴唇的神情非常惹人心痛。

她的父亲继續用眼睛打量着她。"你是眞心这样想嗎，孩子？"他問。他也和自已的女儿一样不知所措。

"我非得要……"她抽抽搭搭地說，"难道我非得……"

"当然，并不是非这样不可！"他的語气輕松了一些，但是他馬上又感到自疚，急忙改正过来。"我不想一定强迫你这样，亲爱的冬妮。假如你对你丈夫的感情并沒有把你紧紧地系牢的話……"

她用一双泪水盈眶的、茫然莫解的眼睛望着他。

"怎么，爸爸……？"

参議把身体左右扭动了一下，想到了一个打破僵局的办法。

"我的好孩子，你知道，如果我眼看着让你受这些痛苦委屈而不管，我会感到多么痛苦。而由于你的丈夫这次的不幸，买卖的破产和你們家产的解体，这样痛苦的日子馬上就要来到……我的希望是使你躲过最初这一段不愉快的日子，暂时把你和我們的小伊瑞卡接回家去。我想你也会願意这样做的……？"

冬妮沉默了一会儿，一边擦干了眼泪。她小心翼翼地向她的手帕上呵了气，然后把它貼到眼睛上，想把眼睛上的紅肿去

掉。过了一会儿她用坚决的語調問道，并沒有提高声音："爸爸，这是不是要怪格侖利希？是不是因为他輕率、不老实才遭了这場事？"

"非常可能！……"參議說。"这就是說……不，我不敢肯定，孩子。我告訴过你，我还要跟他和那个銀行家仔細地談一談。"

冬妮似乎完全沒有理会这句答話。她只是蜷縮在三个錦緞靠垫里，胳臂肘支在膝头上，用手托着下巴，垂着头，梦幻似地望着屋子。

"哎，爸爸，"她輕輕地差不多連嘴唇也不动地說，"要是当初不……"

參議虽然看不見她的面孔，但是我們知道，当初她住在特拉夫門德的时候，許多夏日的傍晚，她倚在自己小屋子的窗戶上，浮現在她臉上的正是这样一副神情……她的一只胳臂放在參議的膝头上，手松軟无力地向下垂着。仅仅是这只手就流露出无限的苦悶和柔順的自暴自棄，就流露出对于一个遙远的地方的回忆和甜美的眷恋。

"当初……？"布登勃洛克參議問道，"要是当初不怎样，我的孩子？"

他心里已經預备好听到这样的自白：要是当初不結这門亲事該多么好啊；然而冬妮只叹了一口气說："哎，沒什么！"

她的脑子仿佛正被某些思想盘据着，她正被那思想带到遙远的地方，几乎忘記了"破产"这件事。參議不得不自己說出他极願意得到証实的話来。

"我想我猜到了你的思想，亲爱的冬妮，"他說，"而且我一点也不犹豫地向你承认，四年前我认为是明智有益的一步，此时此刻我自己也追悔莫及……从心底里感到悔恨。我相信我在上帝

面前是无辜的。我相信我那时是在尽我的責任替你寻找一家适合你門第出身的归宿……可是上天却另有安排……你千万不要想你父亲当时輕率、鹵莽，拿你的幸福作儿戏！格倫利希最初跟我們家来往的时候有着最可取的优点，他是牧师的儿子，篤信宗教，通达世故……后来我又打听了他的事业的情况，同样也是最美滿最适合不过的。我又調查了他的經济情况……这一切还埋在黑暗里，埋在黑暗里等待明朗化。但是你并不怪罪我，是不是！"

"不怪罪您，爸爸！您怎么能說出这样的話！算了吧，您不要再为这件事忧心了，可怜的爸爸……您的臉色那么白，要不要我給您拿一点健胃剂来？"她用胳臂摟住他的脖子，吻了吻他的面頰。

"謝謝，不用，"他說；"沒有什么……不用了。不錯，我最近的日子太不好过了……有什么办法呢？碰到了这么多不順心的事。这是上天对我的考驗呀！可是虽然如此，我禁不住还是常常想，我是有些愧对你的。孩子。这一切都要看你怎样回答我剛才提出的問題了。你老实对我說吧，冬妮……結婚后这几年你对你的丈夫有沒有发生爱情？"

冬妮又重新哭起来，她一面用双手握着麻紗手帕捂着眼睛，一面嗚嗚咽咽地說："哎，您为什么要問这个呀，爸爸！……我从来沒有爱过他……我一直討厌他……难道您不知道嗎……？"

約翰·布登勃洛克这时臉上的神色究竟表达了他的什么心情，这是很难說的。他的目光又惊惶又忧郁，可是他紧紧閉着嘴唇，弄得嘴角和两顋紧皺在一起。这是他作了一笔賺錢的生意以后的表情。他輕輕地說："四年了……"

冬妮的眼泪忽然干了。她握着那块湿手帕，在座垫上挺直了身子，气冲冲地說："四年……哼！四年里他也不过有时候晚

上陪我坐坐，看看报紙罢了……！”

“上帝送給你們一个孩子……”参議有些感动地說。

“是的，爸爸……我非常爱伊瑞卡……虽然格侖利希老說我不爱孩子……我永远也不能和这个孩子分开，我跟您說……至于格侖利希——不是这样的！……格侖利希——不是这样的！……而且現在他又破产了！……啊，爸爸，要是您打算把我和伊瑞卡接回家去……我很願意！現在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参議又紧紧閉住嘴唇；他感到非常滿意。虽然主要的一点还需要碰一下，但是从冬妮所表現的毅然决然的情形看，他就是这样做也不会有很大風險了。

“从剛才这些話来看，”他說，“有一件事你似乎一点也沒有想到。你一点也沒想到求人帮忙……而且就是求我帮助。剛才我已經向你表示过了，我在你面前并不是一点內疚也沒有的，如果……如果你希望……等待着……我插进手来……挽回这次破产，尽我所能地償还你丈夫的欠債，維持住他的买卖……”

他紧張地盯着她，她的面部的表情使他很滿意。她臉上是失望的神色。

“需要多少錢呢？”她問。

“問題不在这里，孩子……需要数目很大、很大的一笔錢！”布登勃洛克参議点了几下头，仿佛是仅只想一想这笔錢，那重量已經压得他东搖西晃了。

“我也不应該向你隐瞞，”他接着說，“咱們的公司在这以前已經受了很大的損失，再支付这样一笔款将会使它元气大亏，它恐怕很难……很难再恢复过来了。我說这些話决不是……”

他沒有把話說完。冬妮跳了起来，甚至向后退了几步，她手里还握着那块縧子边的湿手絹，大声地說：“好了！够了！千万

别这样做！”

她甚至表現出一副英雄气概。“公司”这个字了結了一切。非常可能，这个字甚至一度战胜了她对格侖利希先生的厌恶。

“您不要这样做，爸爸！”她非常激动地說。“您自己也想破产嗎？够了！决不能这样！”

正在这一刻走廊的門犹犹豫豫地开了一道縫，格侖利希先生走进来。

約翰·布登勃洛克站起来，他的姿势好像在說：解决了。

第八章

格侖利希先生的臉紅一块白一块，然而他对自己的衣着仍然是一絲不苟。他穿的是同样的黑色带褶的規規矩矩的燕尾服，同样的豌豆色的褲子，正和他第一次到孟街拜訪的服装一样。他委靡不振地站在那里，眼睛看着地板，声音柔細无力地說：“岳父……”

參議冷冷地弯了弯腰，接着用一个有力的动作整理了一下領带。

“謝謝您到我們这里来，”格侖利希先生接着說。

“这是我的責任，我的朋友，”參議回答說；“只是我怕在你这件事上这是我唯一一件力所能及的事了。”

他的女婿迅急地瞥了他一眼，站立的姿势更加頹唐了。

“我听說，”參議继續說，“您那位銀行家凱塞梅耶先生正在等着我們……您准备用什么方式进行这場談判呢？我听您的吩咐……”

“請您随我来，好嗎？”格侖利希先生含糊不清地咕噜着。

布登勃洛克参議在她女儿前額上吻了一下說："到上面去看你的孩子吧，安冬妮！"

他轉身跟格侖利希先生穿过飯厅向起居間走去，格侖利希时而走在他前面，时而走在他后面，一路替他掀門帘。

凱塞梅耶先生正在窗边站着，他向后轉身的时候，头上細軟的花白头发都蓬松地掉下来，接着軟軟地垂到头盖骨上。

"銀行家凱塞梅耶先生……商业家布登勃洛克参議，我的岳父……，"格侖利希先生严肃而謙虛地給两人介紹。参議的面孔絲毫表情也沒有。凱塞梅耶先生垂着手鞠了个躬，把两顆黃色的犬齿抵在上嘴唇上說："您的僕人，参議先生！不胜荣幸之至！"

"請您原諒，让您久等了，凱塞梅耶，"格侖利希先生說。他对于这两位客人同样地殷勤客气。

"咱們就談正事吧？"参議說，一面向左右望了望，似乎在寻找什么……格侖利希搶着回答說："請两位这边来……"

当他們走进吸烟室的时候，凱塞梅耶先生兴致勃勃地說："旅途还愉快吧，参議先生？……啊哈，赶上落雨了？不錯，眞是最坏的季节啦，气候恶劣，道路泥濘！要是下一点霜，落一点雪么……！偏偏沒有！只是下雨，泥濘！討厌极了……"

参議想，这眞是一个怪人。

这間小屋子的壁紙印着深色的花紋，屋子中央摆着一張綳了綠台布的大方桌。这时外面的雨越来越大了，屋子里非常黑，格侖利希先生一进屋就把桌上銀烛台上的三支蜡烛点起来。盖着各家公司章記的淡藍色的商业函件和污損的、有的地方已經撕毀的单据，带着不同的日期和签字，攤滿在綠台布上。此外桌上还有一本厚厚的总賬簿和削好了的鵝毛笔尖、鉛笔以及閃亮

的銅制墨水壶和沙粉盒。

格侖利希先生招呼客人的神情和姿势十分肃穆、周到而愼重，仿佛客人是在参加一次葬礼。

"亲爱的岳父，請您坐在靠背椅上吧，"他柔声細气地說。"凱塞梅耶先生，您坐在这边好不好？……"

最后大家都就了座。銀行家坐在家主人的对面，而参議則坐在桌子橫側一把靠背椅里。椅子的靠背几乎抵着走廊門。

凱塞梅耶先生身子向前俯着，搭拉着嘴唇，从背心上的一团乱绳索中解下一只夹鼻眼鏡，聳着鼻梁，張着嘴把眼鏡卡上。接着他搔了搔自己的剪短了的髯鬚，发出一陣擦拉擦拉的刺耳的声音。他把胳臂往膝头上一支，对着桌上的函件頷了頷首，快活地喊了一句："啊哈！一部伤心史全在这里啦！"

"請允許我更詳細地了解一下这些情况，"参議一边說，一边去拿眼鏡。忽然間格侖利希先生伸出两只手来，伸出两只青筋突起的长手籠住桌面（他的手显然在抖动着），声音激动地喊："等一等！請等一等，岳父！啊，請您让我先解釋一下！……是的，您什么都会看到，什么也逃不过您的眼睛，……可是請您相信我的話；您看到的是一个命运坎坷的人的情况，而不是他犯了什么罪！岳父，請您把我看做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懈地和命运战斗，然而却被命运打倒了！在这个意义上……"

"我会看清楚的，我的朋友，我会看清楚的！"参議显然有些不耐煩地說。格侖利希先生把他的手抽回来，把一切付諸命运。

經过了很长的一段靜默，靜默得令人可怕。在顫抖的烛光中三位先生紧靠着坐在一起，四周被黑暗的墙壁包圍着。除了参議翻弄函件时的沙沙声以外，任何响动也沒有。只有外面的雨声一直淅淅瀝瀝地响着。

凱塞梅耶先生已經把他两手的大拇指插进背心的袖口里，正在用其余的几个手指在肩头上练习彈鋼琴，带着説不出的愉快的神情瞧瞧这个，望望那个。格侖利希先生身子不靠椅背地坐着，手摆在桌子上，神思黯淡地凝視着前方，时不时提心吊胆地斜着瞟他岳父一眼。参議正在翻看賬簿，用指甲一項一項地指划着款数，比較日期，一面用鉛笔記下一些很小的、几乎无法辨认的数碼。現在他已經"了解到情况"了，他的紧張的面孔流露出惊惶的顏色……最后他把自己的左手放在格侖利希先生的胳臂上，感动地說："您眞是不幸！"

"岳父……"格侖利希叫了一声。从这位值得怜憫的人的面頰上流下了两顆大泪珠，一直流进他的金黃色的頰鬚里。凱塞梅耶先生怀着极大的兴趣瞧着这两滴眼泪怎样向下流，他甚至欠起一点身子来，向前探出去，咧着嘴，目不轉睛地盯着对方的臉。布登勃洛克非常替格侖利希难过。他自己遭受的那場事已經使他心腸軟了，他心头这时涌起无限的哀怜之情。但是轉瞬間他就克制住自己这种感情。

"这怎么可能呢？"他悲慘地摇了摇头……"仅只是四年的工夫！"

"这还不容易嗎！"凱塞梅耶先生兴致勃勃地回答說。"四年里一个人足可能弄到一敗塗地！只要想一想，不久以前，不来梅的卫斯特法尔兄弟还是多么欢蹦乱跳就可以了解了。"

参議眯縫着眼睛看着他，实际上他却什么都沒看到，什么都沒听清楚。他一点儿也沒有把現在眞正盘据在他脑子里的思想說出来，他正在狐疑地、百思莫解地問自己，为什么这一切单单在这时候发生啊？格侖利希在两三年以前就很可能陷入今天的境地了；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事。然而他却源源不絕地

得到貸款，他从銀行借錢，从殷实的門戶如博克議員和古德斯蒂克尔参議等处为自己的企业一次又一次地通融款項，他开出的票据一直像現金一样流通无阻。为什么单单在这时候，单单在現在——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的老板非常清楚，他所謂的“这时候”指的是什么时期——突然发生了总崩潰，各方面不謀而合地同时撤回信貸，不顾一切情面，不顾商业上最起碼的道德发动了一次对格侖利希的圍剿？如果参議沒有想到，在格侖利希跟自己的女儿締婚以后，他这位女婿也沾了布登勃洛克公司的声誉昭著的光的話，那他也未免太天眞了。然而格侖利希的信用难道只是百分之百、不折不扣地依賴着参議嗎？难道格侖利希本人是一个什么也不算的人嗎？那么参議过去打听来的消息，查看过的賬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不管是什么情形吧，在这件事情上他决定不再帮一点忙的想法比以前更为坚定了。誰也免不了打錯算盘！显然格侖利希很懂得做作，使人相信他和約翰·布登勃洛克关系紧密。这种可能已經流傳很广的可怕的誤解必須一下子永远澄清过来。让这个凱塞梅耶也大吃一惊！这个小丑到底有沒有良心？从他左一次右一次借給早已应該破产的格侖利希錢，而又勒索越来越苛刻的利錢这件事看来，清楚之至，他猜测到約翰·布登勃洛克不会使自己的女婿跌倒，因而正恬不知耻地独自投这个机……

“这倒无关紧要，”参議冷冷地說。“我們談正經事吧。如果让我以商人的身份发表我的意見的話，那我不得不說，这种情况固然表示了当事人时运不佳，但是也十足表示了他咎由自取。”

“岳父……”格侖利希先生結結巴巴地說。

“您这种称呼我听着很刺耳！”参議迅速、严峻地打断了他的話。接着他把臉向銀行家那面稍微轉了轉，說道：“您向格侖利

希先生追索的欠款是七万馬克，先生……”

“加上未付清的旧欠和归入本金中的利息一共是七万八千七百五十五馬克零十五先令。”凱塞梅耶先生洋洋自得地回答。

“很好……您无論在什么情形下也不肯多等待一些时候了嗎？”

凱塞梅耶先生沒有說話，只是哈哈大笑起来。他咧着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然而从他的笑声里却听不出什么譏嘲的味道，相反地，他笑得很善良，他甚至看着參議的臉，仿佛想請他一同大笑一場似的。

約翰·布登勃洛克的深陷的小眼睛变得暗淡起来，眼睛的四周忽然出現了一道紅圈，一直泛到顴骨上。他提出这个問題只是为了走一走形式，他很知道，仅只是这一家債权人同意延期，对于整个局势仍然不能有所轉变。然而这个人用以駁斥他的請求的这种方式却使他痛苦、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一揮胳臂把面前摆的东西一下子远远推开，拍地一声把鉛笔扔在桌面上，說道：“那么我也把話說清楚，我不想再和这件事打任何交道了。”

“啊哈！”凱塞梅耶先生一边喊，一边在半空中搖晃着胳臂……“这句話說得干脆；这句話說得有劲头。參議先生办事的方法眞俐落！三言两語就都解决了！眞是老手！”

約翰·布登勃洛克連一眼也不瞧他。

“我帮助不了您，我的朋友，”他沉靜地对格侖利希先生說。“事情已經到了这个地步，只好任其发展了……我对这件事实在无能为力。您必須沉着鎮定，从上帝那里去寻求安慰和力量。我认为我們这場談話到此可以結束了。”

突然之間凱塞梅耶先生的面孔呈現出一副严肅的表情，那样子非常奇怪；他立刻向格侖利希先生頜首，鼓动他說話。格

侖利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拚命地絞手，弄得指节不断发出輕輕的响声。

“岳父……参議先生……”他声音顫顫抖抖地說，“您不会……您不会甘心让我失败破产的！請您听我說！这笔款一共不过十二万馬克……您有力量救我！您是个有錢的人！随便您把这笔錢当作什么都可以……当作最后一次析产，当作您女儿继承的一部分遺产，当作一笔生利的貸款……我要好好干……您知道，我是一个活跃、机警的人……”

“我沒有什么話好說了，”参議說。

“請允許我問一句……您难道沒有这种力量嗎？”凱塞梅耶先生問道，一面皺着鼻子从他的夹鼻眼鏡后面打量着参議……“我要請参議先生考虑一下……現在正好是一个天賜的良机，可以显示一下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的力量……”

“請您不必为我們公司的信誉操心吧。为了証实我的支付能力，我犯不上随手把錢扔在水沟里……”

“笑話，笑話！啊——啊哈，‘水沟’，誠然太滑稽了！但是参議先生不认为：令婿如果破产会使您自己的信用也罩上……蒙上一层……不利的暗影嗎……？”

“我只能再提醒您一次，我在商业界的信誉完全是我个人的事，”参議說。

格侖利希一籌莫展地看着他的銀行家的脸，又开始說：“岳父……我求求您，請您想一想您作的是什么！……难道这只关系着我一个人嗎？哎，我……就让我毁灭吧！可是您的女儿，我的妻子，我經过这样热烈的追求才得到的妻子……还有我們的孩子，我們两人的无辜的孩子……让她們也受苦！不，岳父，这我受不了！我宁可杀死我自己……請您相信我說的是实話！願上

天饒恕你犯的罪！”

約翰·布登勃洛克靠在椅子上，臉色蒼白、心突突地跳着。这是这个人第二次用感情向他猛攻，这个人的表露感情的样子看去絲毫也沒有做作。正像那一次他把自己女儿从特拉夫門德寄来的信告訴格侖利希那样，他不得不再次飽聆令人不寒而栗的恫吓，他这一代人的对人类感情的狂热崇敬又一次貫穿他的全身，虽然，这种崇敬和他的冷靜的讲求实踐的商业精神是永远格格不入的。然而这种侵襲持續了不过一秒钟。十二万馬克……他心里重复了一遍，立刻沉着坚定地說：“安冬妮是我的女儿。我知道怎么样保护她，不使她无辜受累。”

“您这是什么意思……？”格侖利希先生問道，他的神情逐漸呆痴起来……

“您会知道的……，”参議回答說。“現在我沒有什么話好說了。”他站起身来，用力一推椅子，轉身向房門走去。

格侖利希先生一声不出地僵坐在那里，一副丧魂失魄的样子，他的两边嘴角索索地抖动，却吐不出一个字来。相反地，当参議这样不顾一切毅然行动以后，凱塞梅耶先生的愉快兴致却又回来了……一点不錯，他的愉快兴致又占了上風，而且超越出一切尺度，变得肆无忌憚起来！夹鼻眼鏡从他高聳起的鼻梁上滑下来，孤零零地呲着两只黄犬牙的小嘴張得快要裂开似的。他的两只小紅手在空中划动着，头上的細发飄摆着，环繞着一圈白色頰鬚的面孔因为高兴过度而扭曲变形，呈現出一种辰砂顏色。

“啊——啊哈！”他高声大叫，喊得嗓子都劈裂了……“这真是滑稽之至，滑稽透頂！可是参議先生，您要把这样一位最惹人心疼的稀世奇珍的女婿埋到坟墓里，我劝您还是仔細考虑一下的好……这样灵活机警的材料在上帝創造的广大可愛的人世間

可寻不到第二份儿！啊哈！早在四年之前，刀口已經擱在我們喉嚨上一次了……绳索已經套在脖子上了……可是那时交易所里忽然傳嚷开跟布登勃洛克小姐訂了婚的消息，虽然当时訂婚的事还沒有一点影子……敬佩之至！啱一咳，眞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凱塞梅耶！”格侖利希先生尖叫了一声，两手痙攣地揮动了一下，好像在推拒一个鬼怪，接着便跑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里，頹然坐在一張椅子里，用两手捂着脸，头垂得低低的，髯子尖一直碰到大腿上。他甚至把膝盖向上抽动了两次。

“这件事我們到底是怎样干的？”凱塞梅耶先生继續往下說。“我們用的是什么法子把这个小姑娘連同八万馬克騙到手的？噢一吆！这件事办的妥妥貼貼！—連六分之一的‘灵活和机警’也用不了就把事都办妥貼了！把一份整理得漂漂亮亮、干干淨淨的賬簿往救命恩人岳父大人面前一放……可惜的只是这些賬簿和殘酷的事实并不符合……因为殘酷的事实是，四分之三的陪嫁費已經抵作欠債了！”

参議站在門旁边，手握着門柄，脸变得煞白。沿着他的脊梁骨直往外冒冷气。难道他在这間烛光搖曳的小屋子里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騙子手和一个恶毒到疯狂地步的猴子嗎？

“先生，您的話让我感到厌恶，”他自己也不太有信心地說。“特别是因为这里面也牵涉到我，您这种含血噴人的疯話就更让我厌恶……并不是因为我輕率卤莽而葬送了我女儿的幸福。我曾經从可靠的方面了解过我的女婿的情况……其余的都是老天爷的意旨。”

他轉身过去，他不想再听下去了，他打开房門。可是凱塞梅耶先生却从后面喊过来：“啊一哈！了解过情况嗎？从誰那儿？从

博克那儿嗎？从古德斯蒂尔那儿嗎？从彼得逊那儿嗎？从馬斯曼和蒂姆公司那儿嗎？告訴您，这些人都是事中人！这些人都因为这場婚事保住了他們的借款而乐得心花怒放呢。……”

参議砰地一声把身后的門关上。

第九章

冬妮认为手脚不老实的那个女厨子多拉，正在飯厅忙着作什么事。

“請格侖利希太太下来一趟，”参議吩咐道。

“准备好吧，孩子，”冬妮一下来，他就对她說。他和她向客厅走去。“赶快把一切准备好，伊瑞卡也要立刻穿戴好……我們进城去……我們在旅館住一夜，明天动身回家。”

“是的，爸爸，”冬妮說。她的面孔通紅，显出張惶失措的样子。她的两只手慌乱地、沒有目的地在身旁摸索了一陣，自已也不知道，該从哪里下手准备。她对于目前发生的事还不能信以为真。

“我应該带什么走，爸爸！”她又胆怯又焦急地問。“所有的都带嗎？所有的衣服？带一只还是两只箱子？……格侖利希真破产了嗎？……噢上帝！……那么我还能带走我的首飾嗎？……爸爸，佣人也都打发走……可是我沒有錢开发他們……格侖利希本来应該在这一两天給我家庭开支錢……”

“沒有关系，孩子；这些事这里自然会有人管的。只拣那些非用不可的东西带上……带一只箱子……一只小的。你的东西以后会有人送来的。快一点，听見沒有？我們已經……”

正在这个时候，門帘从中間一分，格侖利希先生走进客厅

来。他踉踉蹌蹌地走进来，張着两只胳膊，头向一边歪着，那姿势似乎在說："我在这里！要是你忍心，就把我杀了吧！"他急急忙忙地向自己妻子走去，双膝一屈跪在她脚跟前。他的神情非常可怜。他的金黄色的頰鬚已經乱成一团，礼服滿是皺紋，領带歪到一边，領口敞着，脑門上冒着汗珠。

"安冬妮……！"他說。"看看我……你有沒有怜悯心？……你听我說……你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毁灭了的人，陷入絕境的人，如果……是的，如果你厌棄了他的爱情，这个人就要因为痛苦而死去！我現在匍匐在你脚下……你忍心对我說，'我討厌你，我要离开你'嗎？"

冬妮哭了起来。正如当初在風景厅里的情形一模一样。她又看到这張因为恐惧而变了样的脸，这对直勾勾地望着她的乞求的眼睛。她又一次既惊慌又感动地看到，这种恐惧和乞求完全是真实的，一絲虛伪的成分也沒有。

"你站起来，格侖利希，"她嗚咽地說。"請你站起来吧！"她想拉着他肩膀把他扶起来。她不知道自己还該說些什么，便一籌莫展地向她父亲望去。参議抓住她的手，朝着自己的女婿弯了弯腰，拉着她向走廊門走去。

"你走嗎？"格侖利希先生喊道，从地上跳起来。

"我已經跟您說过了，"参議說道，"我不能眼看着我的清白无辜的女儿遭受不幸，撒手不管，我願意再补說一句，您一定也不忍心这样。不，先生，您已經把我女儿的財产糟踏完了。您要感謝造物主，他让这个孩子有一顆这么純洁、这么善良的心，让她这样毫无嫌棄之情地离开您！再見吧！"

这时格侖利希先生完全失掉理智了。他本来可以說一些暫时分别，希望她再回来和他重新生活之类的話，这样他也許还能

有得到遺产的希望；但是这时他的思考力、他的灵活和机敏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本来也可以拿起放在玻璃鏡架上的那只摔不坏的大銅盘，然而他却拿起身边的一只繪着花的一摔就碎的瓷瓶扔在地上，把它摔得一片片的……

“哈！好！好！”他喊道。“去你的吧！你以为我在为你哭丧嗎？你这笨鵝？才不是呢，您弄錯了，我的最亲爱的！我只是为了你的錢才跟你結婚，可是因为你的錢太不够了，你尽管回家去好了！我已經厌煩你了……厌煩了……厌煩了……！”

参議領着他的女儿走出去，一句話也沒說。可是他馬上又轉进来，走到格侖利希先生身旁。这时格侖利希正在窗前站着凝視外面的落雨。参議輕輕地触了他的肩膀一下，带着警告意味地低声說：“請您克制着自己一点！向上帝禱告吧！”

第十章

自从格侖利希太太带着她的小女儿迁回孟街的老宅以后，这所大房子很久很久籠罩着一种低沉的气氛。一家人走路都躡着脚尖，誰也不願意談到“那件事”……只有这出戏的主角本人是个例外，她和别人相反，非常喜欢談論它，而且談得津津有味。

冬妮和伊瑞卡搬到三楼的一間房子里，当年老布登勃洛克夫妻在世时，这間房子本来是由冬妮父母住的。冬妮看到她爸爸并沒想到替她单雇一个女佣人，未免有些失望。当他用温和的話語向她解釋，現在最适合她的莫过于暫时放棄城中的社交活动，因为从情理上看她在这次上帝用以考驗她的禍难中固然毫无过錯，然而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妇人，她的身份却限定她只能离群索居。这場談話确实曾使冬妮沉思了半小时之久，然而冬妮

秉賦一种奇妙的才能，不論任何新环境她都能怀着欢喜的心情应付裕如。不久她就热爱上自己扮演的这个无辜受难的少妇的角色，她穿着一身黑，像一个少女似地把自己美丽光滑的金灰色头发平分两半，虽然缺少外出交际的机会，然而她在家却也能得到补偿；她的严重的、不平常的处境使她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她常常乐此不疲地和人談論她对于婚姻，对于格侖利希先生以及对于生活、命运等一般問題的看法。

并不是每个人都乐于傾听她的宏論的。譬如說，参議夫人虽然认为自己丈夫的这一措施正确，尽了作父亲的义务，然而每逢冬妮一开始說这件事，她总是把自己的美丽的素手輕輕一摆地說："Assez①，我的孩子。我不願意听这件事。"

克拉拉才十二岁，听不懂这些事，而克罗蒂尔德又笨得要命。"噢，冬妮，多么让人伤心！"这是她能够拖长了声音、惊奇地表达出来的全部話語。然而另一方面，冬妮却找到永格曼小姐这样一位注意的傾听者。永格曼小姐已經三十五岁了，她现在很有資格吹嘘自己說，她的头发是在上流人家中当差而变灰白的。"不用害怕，小冬妮，我的孩子，"她說，"你还年輕，你还可以再結一次婚。"此外她把全部力量用在教育小伊瑞卡上，她非常喜爱这件工作，她給她說十五年前参議的孩子听过的那些軼聞故事；特别喜欢說馬利安卫德的一个叔父的事，这个人是因为"伤心"害呃逆症死的。

然而冬妮最喜欢的談話对象却是她的父亲，而且冬妮和他談話的次数也最多，有时是在午飯后，有时是在清晨第一次早餐桌上。她和父亲的关系一下子变得非常亲密起来，远非旧日可

---

① 法文：够了。

比。在这以前，她对于父亲在城中享有的权势，对他的虔誠、一絲不苟的严格的才能和勤奋，表示敬畏之心多而恩爱情誼少；可是那次在她家客厅里的談話中他却向她展露了人性的一面，他跟她作了这样一次严肃的推心置腹的談話，他把最后抉擇的权力交到她的手里，他，这样一位永远不犯錯誤的人，居然带着几分謙卑向她承认，自己有些愧对她，凡此种种，都使冬妮又驕傲又感动。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她自己从来不会想到父亲有愧对她的事；然而他既然这样說了，她也就这样相信了，而她对他的感情也因此更加温暖、更加温柔了。讲到参議自己，他并沒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他相信自己应該加倍爱护他的女儿以补償命运对她的不仁。

約翰·布登勃洛克自己并沒采取任何措施对付他这位騙子手女婿。冬妮和冬妮的母亲固然从几次談話中已經知道，格倫利希先生为了弄到手八万馬克用了什么不誠实的手段，然而参議却非常謹愼，沒有使这件事傳揚出去，更沒有想到提起訴訟。他覺得自己做为一个商人的光荣已經受了严重的損伤，他上了这样一个大当，实在是个耻辱，然而他却只願悶声不响地独自和这耻辱搏斗。

虽然如此，格倫利希先生的破产宣布后——順便說一声，这次破产連累了汉堡不少商号受到頗为可观的損失——参議立刻坚决地办理起离婚手續来。因为在这件离婚案里，冬妮认为自己扮演了一个眞正訟案里的中心人物，心中充满了难以描述的光荣显耀的感覺。

“父亲，”她說，在这种談話的时候她从来不叫参議“爸爸”。“父亲，我們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你想一切都很順利嗎？条律非常清楚，我已經仔細研究过了！‘凡丈夫无力贍养家庭……’

他們一定能看到这一点。如果有儿子，将由格侖利希留养……”

又有一次她說：“父亲，关于我們結婚那几年的事我又想了許多。那几年我非常想住在城里，可是这个人却坚决反对，哼，原来是因为这个！他一直不高兴我进城交际，拜訪客人，原来也是为了这个！在城里要比在爱姆斯比脫危險更大，住在城里他的眞情实况就可能被我探听出来……眞是一个大騙子！”

“我們不应該下这个断語，孩子，”参議回答說。

最后在离婚判决了以后，她又一本正經地說：“您把它登記在家庭記事簿里了嗎，父亲？还沒有嗎？噢，那么让我来写吧……請您把书桌的钥匙給我。”

于是她在四年前亲笔写的几行字后面驕傲地、用心地添写上：“这次婚姻于一八五〇年二月經过法律程序宣布解除。”

她放下鋼笔，沉思了一会儿。

“父亲，”她說，“我很了解，这件事在我們家庭史上是一个污点。我已經想了很多。这种情形就如同这本书上有了一块墨水斑迹一样。可是您放心吧……怎样把那污点再擦下去是我的事！我还年輕……您不认为我还相当漂亮么？虽然施篤特太太第一次看見我的时候，曾經对我說：‘哎呀，老天，您眞見老了，格侖利希太太！’可是我不能一輩子老像四年前那种笨鵝的样子啊……日月催人老……总而言之，我还会結婚的！您看着吧，再寻一門好亲事会把一切抵补过来。您說是嗎？”

“这都握在上帝的手里，孩子。可是現在絕对不应該談論这种事。”

从这一时期起冬妮常常喜欢說“生活就是这样……”这句話，說到“生活”这个詞的时候，她总是把眼睛一瞪，作一个既美丽又严肃的眼神，样子似乎在說：她把人的生活和命运看得多么

透啊……

托馬斯在这一年的八月里从帕烏回来了。餐厅里飯桌的席位比以前增多了，冬妮也有了一位新的傾吐心事的对象了：她愛她这位哥哥，也很尊敬他，当初在从特拉夫門德回家的路上他就了解过她的痛苦，同情过她，另外冬妮也全心把他看作是未来的公司經理和一家之長。

"是的，是的，"他說，"我們兩人什么都經历过了，冬妮……"說着他把眉毛一揚，把口中的俄国紙烟从一个嘴角換到另一个嘴角上。他脑子里想的也許是那个生着馬来人面型的鮮花店的小姑娘。这个女孩子不久以前和她老板的儿子結了婚，現在已經把漁夫巷的鮮花店接过手来了。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虽然还有一些蒼白，却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人物。仿佛最近几年来他已經受完了最完美的陶冶和教育。他的头发在两边耳朵上梳了两个小蓬，上鬍蓄的是法国式样，两梢捻得尖尖的，用火剪燙得朝天翹着。他的躯干粗矮，肩膀比較寬，这一切使他的風度几乎有些像軍人。然而实在說起来，他的体质并不很强；在他那窄小的太阳穴上，在头发宛如两个小弯似地折回去的地方，青筋很明显地暴露着，他又很容易害寒热病，善心的格拉包夫医生虽然費尽心血也沒有給他治好。至于他的身体的个别部分，比方說下顎啊，鼻子啊……特別是两只手（多么典型的布登勃洛克家的手），都長得更酷肖故世的祖父了！

他說的法文夹着西班牙語的口音，他对某些专門写諷刺、辛辣文章的近代作家的偏愛能使任何人都大吃一惊……全城人里面，只有那位阴郁的經紀人高什先生是他的唯一的知音；他的父亲对他的这种嗜好严厉地斥責了一頓。

虽然如此，參議的眼睛里却仍然流露着他对于自己長子的

驕傲和喜悦。托馬斯回家不久，参議就又激动又喜欢地欢迎他重新作为公司中的一个合作人。此外参議自己現在对于公司的事也越来越滿意了，特別是从这一年年底克罗格老太太去世以后。

这位老太太的故世，大家都淡然处之，她的年紀实在太老了，最后只是一个人孤寂地生活着。她到上帝那里去了，而布登勃洛克家則得到了一笔巨款，大約十万泰勒，这使公司的营业資本大为增强起来。这正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事。

克罗格老太太的去世还有一件后果。参議的內兄尤斯图斯由于自己商业屡次失意，早已心灰意懶，这次一把遺产拿到手，立刻就清理了債务宣布告退。这位紈袴儿尤斯图斯·克罗格——近代騎士的慣会享受的儿子——并不是一个幸运儿。由于他的輕浮善变，大手大脚，他在商业界一直沒能建立一个坚实稳固的地位。双亲遺留下的产业他在沒有到手以前已經亏空了一大部分；現在他的长子亚寇伯又給他带来很大的焦虑。

据說这位年輕人在汉堡这个大城里結交了一群浮华浪蕩的朋友，几年来給父亲糟蹋了很难弥补的一大笔錢，而当克罗格参議拒絕供給他花銷的时候，参議的妻子，一个优柔懦弱的女人，却把錢一笔又一笔地暗中寄給这个浪子。这样在这一对夫妻間出現了一些不愉快的暗影。最后，这一切发展到最高峰，几乎在格侖利希停止支付的同时，在亚寇伯·克罗格工作的达尔貝克公司的所在地汉堡也发生了一件令人不痛快的事……发生了一件不体面的騙案……大家对这件事都閉口不談，也沒有人問过尤斯图斯·克罗格；但是不久就傳說亚寇伯在紐約謀到一个位置，馬上即将远渡重洋。在他动身以前，人們又在家乡看到过他一次。他这次回来一定是为了在父亲寄給他的旅費以外再从母亲手里弄到些錢。他是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輕人，气色却很

不健康。

长話短說，事情最后弄到尤斯图斯参議开口閉口只說“我的儿子”，仿佛他只有一个子嗣似的……他指的是尤尔根。他的这个儿子虽然沒有犯过錯儿，然而脑筋却似乎过于迟鈍。他勉勉强强地在中学毕业以后，又在耶那待了一个时期学习法律。他显然学习得旣无兴趣，又沒有成效。

約翰·布登勃洛克对于自己妻子家的这种日趋雕零的迹象感到非常痛心，因之也更担念起自己儿女的前途来。他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勤奋老誠的长子身上，这是很有道理的。讲到克利斯蒂安，李查德逊先生来信曾經这样說：这个年輕人虽然在学习英語上表現出无比的才能，但在商业事务上却常常缺少足够的兴趣。此外他又耽溺于这个大都会一些娛乐活动，例如戏剧等。克利斯蒂安在自己写来的信中表示他非常想望旅行，热切請求家里允許他接受在“那边”謀到的一个位置。他所謂的“那边”指的是南美洲，也許就是智利。“这都是冒险精神在作祟，”参議說，回信叫他暂时在李查德逊先生那里再待一年（这是第四年），再丰富一下自己的商业知識。以后父子間还有几封书信来往，討論他的計划。一八五一年夏天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終于搭船到瓦尔帕瑞索① 去了，他已經在那里找到一个位置。他是直接从英国启程的，事前沒有回家来。

两个儿子的情形大致就是这样。讲到冬妮，参議非常滿意地看到她以何等坚决和自信卫护她在城里的地位，卫护作为布登勃洛克家族的一名成員的地位……一个离婚的女人要看人家多少幸災乐禍的面孔，要受多少偏見的譏誚，这一点不用說也想

① 瓦尔帕瑞索：智利的一个商港，十九世紀这里主要受英国資本的統治。

像得到。

“哼！”她說，她剛剛散步回来，面孔紅漲漲的，一进風景厅的門就把帽子往沙发上一摔……“这个摩侖多尔夫（要不就是这个哈根施特罗姆，这个西姆灵格，这个玉尔新，这个家伙）！您猜怎么着，媽媽！她不向我打招呼……她連招呼也不打！她等着我先招呼她！您說有这个道理沒有？我在布来登大街昂着头从她旁边走过去，狠狠地盯着她的臉……”

“你做的太过火了，冬妮……不应該这样，做什么事都应該有个分寸，为什么你就不能先招呼摩侖多尔夫太太一下呢？你們的年紀一般大，她現在是結了婚的女人，正像你从前那样……”

“我决不先招呼她，媽媽！这种賤女人！”

“Assez，亲爱的！你怎么說这种粗話……”

“噢，真叫人气破了肚皮！”

她有时想，哈根施特罗姆这一家人現在也許覚得更有理由看不起她了，特别是当他們想到自己一族人时运昌盛的时候，这种思想更使冬妮对这些“暴发戶”的仇恨滋长起来。老亨利希是在一八五一年开春死的，以后他的儿子亥尔曼——就是那个拿檸檬蛋糕換耳光的亥尔曼——就和施特侖克合作继續經营着兴隆的出口买卖。不到一年他和胡諾斯參議的女儿結了婚。胡諾斯參議是全城最闊的人，他做木材生意賺了大錢，給他三个儿子每个人留下两百万財产。亥尔曼的兄弟莫里茨虽然肺部不健康，在大学学习却非常出色，現在已經在城里定居下来，从事律师职务。一般人都认为他头脑清晰，机警狡展，甚至对文学艺术也通达一二，因之事务很快地就騰达起来。他的外表沒有西姆灵格一姓人的那些特征，他的面孔焦黃，牙齿生得尖尖的，很

不整齐。

甚至在本家里面冬妮也必須小心維护着自己的尊严。高特霍尔德伯父自从在生意上歇手以后，只是无所事事地在他的一所簡陋的住宅里踱来踱去。他总是穿着一条肥腿褲子，迈着两条短腿，一边不住地从一只鉛鉄盒子里往外拣止咳糖片吃(他非常喜欢吃甜食)……随着年紀的增长，他对于那位受父亲寵爱的異母兄弟的憤激之情也逐漸平和下来，轉为乐天知命的态度。然而在自己的三个尙未出嫁的女儿面前，他对于冬妮这場不幸的婚事却仍然不免流露出一些暗中称快的顏色。讲到他的那位母姓施推威英的老婆和他的三位千金小姐（这三个人已經是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岁的三个老小姐了)，他們对这位叔伯姐妹的不幸的遭遇和这件离婚案件却表現出高度的兴趣，远比她們当初对冬妮訂婚和結婚的兴趣为大。自从克罗格老太太故世以后，每星期三的“儿童日”就移到孟街举行了。每逢这种亲友集会的日子，冬妮都很要費些力气招架一番。

“唉呀，老天，你这可怜的人！”菲菲装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样子說。她是三姐妹中年紀最輕的一个，生得矮短粗圓，說話时吐沫飞濺，每說一个字身体就搖提一下，样子非常滑稽。“已經判决了嗎？这么一說，你又恢复老样子了？”

“唉，正相反，”亨利叶特說，她跟她的大姐一样生得瘦长、枯干。“冬妮現在的处境可比沒結婚时慘得多呢。”

“我也是这样說，”弗利德利克附和說，“与其这样，眞还不如根本不結婚呢。”

“噢，不能这样說，亲爱的弗利德利克！”冬妮說，他把头向后一揚，思忖一句旣有分量又富机智的反駁。“你这样說可說錯了！不管怎样說，我对生活是比从前认識得更清楚了，你知道，

我不再是过去那种笨鵝了！再說，比起很多根本沒結过婚的人，我再次結婚的机会反倒更多一些呢。”

“是这样嗎？”三姐妹異口同声地說……他們把 sh 念成 s 的声音，这样語調就显得更带刺儿、更带着不能置信的味儿了。

塞色密·卫希布洛特却非常良善，非常有心眼，她对这件事一个字也不提。冬妮有时候到米倫布林克七号那所小紅房子去拜訪这位旧日的老师。这里一直还住着一群年輕的女孩子，虽然这所寄宿学校已經开始逐漸过时了。有时这位精明的老小姐也被邀請到孟街来，吃一餐鹿肉或者一餐塡鵝。这时候她就踮起脚尖来，感动地、带着爱情地在冬妮前額上“啞”地吻一下。至于她那位懵懂无知的姐妹，凱泰尔逊太太，最近耳朵很快地变得越来越聾了。关于冬妮的事，她几乎可以說一点沒听到。她那种在不合时宜的場合傻呵呵地訴苦似的大笑的毛病比从前更厉害了，弄得塞色密不得不接二連三地拍着桌子喊“耐利”。

年复一年地过去，布登勃洛克参議的女儿离婚的事在城里人和家里人身上留的印象漸漸淡薄下去。連冬妮自己也只是当她看到結实地一天比一天长大的小伊瑞卡臉上这一点那一点和本迪可思·格倫利希相似的地方，才偶尔想起来那件不幸的婚事，她又穿起漂亮的衣服，把脑門上的头发燙得鬈鬈的，又和过去一样在相識的人中間拜訪走动。

每年夏季，她有机会离开城市一段时間，她仍然从心里感到高兴……参議的健康状况需要他到各地作較长时間的休养。

“你們不知道什么叫年紀老了啊！”他說。“我的褲子上沾了一块咖啡斑，我只是用凉水擦了擦，馬上就会犯极厉害的風湿疼……从前我什么事不敢作啊？”此外他有时也犯暈眩症。

他們到札茲布倫去，到爱姆斯和巴登—巴登去，到吉兴根

去。从那里他們作了一次又有兴趣又开眼界的旅行，經过紐倫堡到慕尼黑，穿过薩尔兹堡近郊和伊施尔到了維也納，然后經过布拉格，德果斯頓，柏林回到家里……虽然格侖利希太太因为最近害起神經性消化不良症，在各个浴場都不得不严格遵守医疗程序，她却覚得这几次旅行是最称她心願的一新耳目的壮举。她一点也不隐瞞，在家里确实呆得有些厌膩了。

“噢，老天，您是懂得什么叫生活的，父亲！”她說，一边沉思地望着天花板……“当然罗，我也懂得了生活……可是正因为如此，我才覚得老是这样像块死木头似地坐在家里前途是有点暗淡的。希望您不要认为我这是不喜欢跟您在一起，爸爸……要是我眞这样忘恩負义，那我眞值得揍一頓了！然而，要是讲起生活来，您知道……”

但是最使她厌煩的还是越来越充塞了父亲这所寬闊的老宅子里的宗教气息。随着参議身体的衰老病弱，他的宗教热誠也与日俱增，而参議夫人自从上了岁数以后，也开始对宗教信仰发生了兴趣。飯前祈禱在布登勃洛克家本来一向就实行的；最近却又新立了个规矩，一早一晚，家里人連同佣人都要集合到早餐厅里，靜听一家之主亲口讀一两段《圣經》。此外牧师和教士到孟街来拜望的事也一年多似一年，因为孟街上的这所显赫的宅邸在路德派和革新派的人士中，在国内外教会中，多年来就以好客聞名——順便說一句，在这里人們也可以称心地大嚼一頓——从祖国各地时常有一些穿着黑衣服、长发披拂的人到这里来小住几日……他們滿有把握可以談一談拯救灵魂的話，吃几餐滋养身体的飯，临了还能为他們的神圣事业募化一笔小款。本城的牧师更經常是布登勃洛克府上的座上客……

湯姆非常机警懂事，他臉上連一絲笑容也不露，可是冬妮却

肆无忌惮地开玩笑。只要被她抓到机会，她总要把这些神圣的先生們嘲弄一番。

有时候，遇見参議夫人头痛什么的，管理家务安排菜单的事就落在冬妮头上。有一天恰巧一位外地教士来作客，这人飯量之大，在全家中都引为笑談。冬妮恶作剧地派了一道油脂湯。这是一道别具風格的本地菜，是用酸白菜和午餐所有的菜煮在一起的大杂燴——火腿啦，土豆啦，酸李子啦，烤梨啦，菜花啦，豌豆啦，綠豆啦，蘿蔔啦，无所不有，另外还加上果子汁。这种菜除了自小吃惯了的人无論是誰也难以下咽。

“味道不錯吧？您喜欢吃嗎，牧师先生？”冬妮一再地問……“不喜欢？唉呀老天爷，誰能想到这件事！”說着她作了个鬼臉，把舌尖在上唇前面吐了吐，正像她每次想出或者做出一件頑皮的事的样子。

这位胖胖的先生突然把調羹放下，天眞地說：“我等着吃下道菜吧。”

“不錯，还有一点尾食，”参議夫人急忙說……因为在“大杂燴”以后还有别的菜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結果下面虽然还有一道苹果冻作餡的炸餅，这位上了当的牧师却不得不空着肚子离开飯桌。冬妮低着头吃吃地笑个不停，湯姆竭力忍着笑，一条眉毛挑得很高……

又有一次冬妮正和女厨子史廷娜站在过道里談家务，这时从康斯特塔来的馬蒂阿斯牧师从外面回来。这位牧师这次已經在布登勃洛克家呆了几天了。特林娜一听見門鈴声，立刻脚步蹣跚地（她还沒有脫去乡下人走路的习惯）跑去开門。也許牧师这时想对她說一句亲切的話，同时考查考查她的誠心，便和顏悅色地問她說“你爱不爱主？”……說不定他还想給她点什么呢，如

果她承认忠于救世主的話。

“啊，牧师先生……”特林娜忸怩不安地說，她的眼睛瞪得很大，臉緋紅。“您指的是哪个，老主人还是少主人？”

格侖利希太太在餐桌上少不得把这个故事大声宣讲一番，弄得参議太太也忍不住噗哧一声笑起来。她笑的样子純粹是克罗格家人的样子。

参議自然要严肃恼怒地低头望着面前的盘子。

“这是个誤会……”馬蒂阿斯牧师困窘地說。

第十一章

下面这件事发生在一八五五年夏末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坐在風景厅里等着参議在楼下换衣服，他們和吉斯登麦克一家約好一齐消磨这一天假日，到城外一处游艺园去散步。除了克拉拉和克罗蒂尔德以外（这两个人每星期日下午要到一位朋友家縫袜子捐助黑人孩子），一家人都預备在游艺园里喝喝咖啡，如果天气好的話，还打算在小河里蕩一蕩船……

“爸爸眞要把人急瘋了，”冬妮說，爱用厉害字眼是她的老习慣。“他能不能有一回准时收拾好？每次他都是在写字台前坐了又坐，坐了又坐，不是要办完这个，就是要办好那个……天老爷，也許这些事眞是那么重要，这我可不知道……虽然我不相信，他把笔早擱下那么一刻钟，咱們就得宣告破产。好吧，等十分钟已經过去了，他老人家忽然想起約会来了，于是急急忙忙往楼上跑，两級楼梯并作一步迈，虽然他自己也知道，这样跑上楼来一定要头暈心跳……每次来客人，每次出行之前都得演这么

一出！难道他就不能先把时間打出来嗎？难道他就不能及时把工作擱下，慢慢走上来嗎？簡直眞沒道理。如果我的丈夫这样，我就要好好跟他說說，媽媽……”

她穿着当时流行的閃光緞料子的衣服，坐在参議夫人身旁沙发上。参議夫人穿的是一件比較厚的凸花灰緞衣服，鑲着黑緣子边，戴的是緣子和絹网織成的軟帽，下巴底下用一个蝴蝶結系住。帽子的飄带一直垂到胸前。她的梳得很光滑的头发仍旧保持着原来的发紅的金色。在她的两只雪白的、淡青的血管若隐若現的手中抱着一只手提包。湯姆仰靠在她身边的一只安乐椅上吸紙烟，克拉拉和罗克蒂尔德在窗戶旁边对面坐着。可怜的克罗蒂尔德每天吸取这样好、这样丰富的滋养，却絲毫不見效果，这眞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她越来越瘦，就是她身上的一件絲毫也談不上式样的黑衣服也掩盖不住这个事实。在她的一張消瘦、平板、灰暗的臉上，在她的平滑的灰土顏色的头发下面，生着一个蒜头鼻子；她的鼻梁虽然还算挺直，但是鼻头上却滿布細孔……

“你們想，不会下雨嗎？”克拉拉說。这个小姑娘有一个毛病，問人家問題的时候从来不把声音提高，而且总是眼神严厉地定睛望着人家的面孔。她穿的衣服是棕色的，只綴着一副白色的小翻領和两只白色袖头。她坐得笔挺，两手交疊在膝头上。在这一家人中，佣人最畏惧的是她；最近一早一晚家里的祈禱也由她主持，因为参議每次朗誦都引起头部不适。

“你今天晚上戴你的新头巾嗎，冬妮？”她又問。“雨会把它淋坏了的。太可惜了。我认为你們最好改个日子再出去……”

“不成，”湯姆說，“吉斯登麦克家也要去。沒有关系……气压表是突然降下去的……只不过是一陣暴雨，一陣子就过

去……下不长的。爸爸还沒有准备好，我們可以靜心坐一会，等着雨下过去。”

参議夫人仿佛在推什么似地把手一抬。“你想会有暴風雨嗎，湯姆！你知道我最怕这个了。”

“沒什么，”湯姆說。“今天早晨我在碼头上和克魯特船长談过。对于天气的事他百无一失。只是一場暴雨，連强一点的風都沒有。”

这一年九月的第二周带来了姗姗来迟的悶热。由于整天刮东南風，暑热比七月还要厉害。一片暗藍的異样的天空悬在屋頂上，远在天边的地方发出淡白色，宛如沙漠上的太空一样。日落以后，狹窄的街巷里的房屋和人行道都像炉灶一样发出郁悶的热气。今天風向忽然轉变，刮起西風来了，气压表立刻突然降下去……还有一大片天空是藍色的，但是灰藍色的濃云却已經像羽毛褥子似地慢慢地涌上来。

湯姆加添說：“我认为这場雨下得非常适时。假如咱們在这种空气里走路，一定会弄得疲憊不堪。这种悶热是反常的。这种天气我在帕烏沒有遇見过……”

正說到这里伊达·永格曼領着小伊瑞卡走进屋子来了。小伊瑞卡套在一件硬綳綳的、发散着肥皂和淀粉气味的新浆洗过的印花布衣服里，看去像个小滑稽人，她的眼睛和緋紅的面頰活像格侖利希先生；可是上嘴唇却是冬妮的。

善良的伊达头发已經全灰了，甚至可以說花白了，虽然她年紀才剛四十出头。这是她一族人的特征，她的一位死于噎咯症的叔父也是三十岁就白了头发。她的棕色的小眼睛仍然像从前那样灵活……奕奕有神，流露着忠誠的神色。她在布登勃洛克家已經呆了二十年了，她驕傲地看到，她在这里已經是一个不能

缺少的人了。她管理厨房和食物儲藏室，掌管洗衣服的柜子和装瓷器家具的柜橱。她給小伊瑞卡朗誦书籍，給她縫洋囡囡的衣服，跟她一齐作功課。中午的时候带着一包奶油面包把她从学校接出来到“磨坊堤”去散步。不論哪位太太見着参議夫人或是她的女儿都說：“亲爱的，您家的这位保姆多么得力啊！天哪，我告訴您，这样的人簡直用金子也換不来啊！二十年！……她就是过了六十岁也还会这么健壮的！眞是結实的身子……看看那对眼睛，多么忠实！我眞羡慕您，亲爱的！”可是伊达·永格曼也很知道矜持。她懂得自己的身份。有时在“磨坊堤”上一个普通人家的使女領着孩子坐在她坐的那条板凳上，搭訕着跟她說話，这时永格曼小姐就要說：“小伊瑞卡，这里風大。”說罢立刻离开这里。

冬妮把她的小女儿拉到自己身边，在她的玫瑰色的小臉蛋儿上吻了一下，参議夫人也笑着向她伸出手来，虽然她那笑容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她这时正担心地望着那越来越阴沉的天空。她右手的手指神經质地敲着沙发垫，一双明亮的眼睛游移不定地望着側面的窗戶。

伊瑞卡在祖母身边坐下，伊达腰板挺直地坐在一張矮椅的前沿上，开始織毛綫活。这样大家悶声不响地坐了一会儿，等着参議。空气很沉悶。外面最后一块藍天被遮盖住了，藍灰色的天空沉重地、臃肿地低垂下来。屋內的各种顏色都黯淡下去，壁毯上風景画的色彩，家具和幃幔上的金黃都黯然失色，冬妮的綢緞衣服不再閃閃发光了，人們的眼睛也失去了光澤。剛才还在圣瑪利教堂树梢中間嬉戏，把黯淡的街头上尘土卷揚起来的西風，这时也平靜下来。霎时間大地上万籟俱靜。

这一瞬是突然降临的……一切都无声无息，令人可怖的寂

静。空气的郁闷似乎增加了一倍，大气气压仿佛在一秒钟內突然增加了許多，人們头脑昏沉，心臟窒息，呼吸不能暢順……一只燕子低低地掠过下面街道，羽翼几乎触着了路面……而这种无可逃避的压力，这种紧張，这种全身都感受到的与时俱增的抑压也确实变得难忍难捱了，如果它仅仅再延长短短的一刹那，如果不是在它迅疾地达到頂点之后立刻就松弛、緩和下来的話……不知在什么地方无声地出現了一个小漏洞，人們似乎馬上就寻得出那漏洞的所在。……几乎是与此同时，这大雨傾盆落了下来，預先几乎連一滴雨点也沒有預示，沟道就頓时水流滚滚，变成一片汪洋……

托馬斯由于多年害病，已經学会了注意自己神經的反应，在这气候反常的几秒钟里他弯下腰，拂了一下头，把嘴里的紙烟扔掉。他环顾了一下在座的人，看一看别人是不是也感覚到或者注意到同样的事。他好像覚得母亲也有些異样；别的人却似乎一无所覚。这时參議夫人正望着外面密密的雨点，圣瑪利教堂已經完全被雨帘遮蔽住了。她叹了口气說："感謝上帝。"

"好了，"湯姆說。"两分钟內天气就凉快了。一会儿外面雨珠都挂在树上，我們可以到阳台上去喝咖啡。蒂尔达，把窗戶打开。"

嘈杂的雨声立刻冲进屋子里来。外面震耳欲聾的喧囂。到处是砰砰訇訇，噼噼拍拍，浙浙瀝瀝的声音，到处泡沫飞濺。風又刮起来了，在濃密的雨幕中任情逞威，一会儿把它撕断，一会儿又把它前推后蕩。空气果然一分钟比一分钟凉爽起来。

突然利娜冲了进来，使女利娜匆匆跑过圓柱大厅，一头闖进屋子里来。伊达·永格曼禁不住用斥責的語調喊道："老天，你这是做什么？"

利娜的沒有表情的藍眼睛睜得大大的，牙床动了半天也沒有說出一个字来……

“啊，参議夫人，啊，快点去……哎呀，老天爷，吓死我了……！”

“好了，”冬妮說，“她又把什么打碎了！一定是好瓷器，媽媽，瞧您使喚的人……！”

可是这个女孩子却惊惶失色地喊道：“啊，不是，格侖利希太太……那倒好了……是主人，我正給他拿靴子，参議先生坐在椅子上就不能說話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捯气。我知道，事情不对了，参議先生臉都黄了……”

“快去請格拉包夫！”托馬斯一边喊，一边向門外跑去。

“我的上帝！噢，我的上帝！”参議夫人喊道，两手捣着臉，也向外边跑去。

“去請格拉包夫……坐馬車去……馬上！”冬妮气也喘不过来地說。

大家一窩蜂地跑下楼梯，穿过早餐室向臥室跑去。

可是約翰·布登勃洛克已經溘然长逝了。

第五部

第一章

“晚安，尤斯图斯，”参議夫人說。“近来好么？請坐吧。”

克罗格参議温存地輕輕拥抱了她一下，又和当时也在餐厅里的外甥女握过手。克罗格参議这时年紀已經五十四五岁了，他除了唇上留着短鬚以外，又蓄起一圈濃密的鬢鬚来，只把下巴露在外面。他的鬍鬚已經完全灰白。在他的寬闊的粉紅色的头盖骨上稀朗的头发梳得一絲不乱。他穿着一件非常考究的燕尾服，胳膊上戴着很寬的一道黑紗。

“你知道最新的消息么，貝西？”他問。“是的，冬妮，这个消息你一定特别感到兴趣。痛快地說吧，我們布格門外那块产业已經出手了……卖給了什么人？不是卖給一个人，是卖給两个，地基要平分开，房子也要拆开，中間横着截上一道栅栏。以后商人本狄恩在右边，商人索潤逊在左边，就要各自盖起一座狗窝来……有什么办法呢，願上帝保佑吧。”

“眞沒听說过，”格倫利希太太說，把手一叉，放在膝头上，仰起臉来看着天花板……“外祖父的产业！好，这座产业算是毁了。它的魅力就在寬闊疏朗……认眞讲起来，眞有些寬闊的过

分，但是它所以高貴不俗也正在这里。那寬敞的大花园……一直伸展到特拉夫河岸……那隐藏在花园深处的房子，还有那馬車道和栗树林蔭路……現在要分成两半了。本狄恩要站在一边門口抽烟斗，索潤逊要站在另一边。可不是，尤斯图斯舅舅，我也只能說句‘願上帝保佑吧’，再沒有什么人有这种身份气魄可以住整所宅子了。外祖父沒有看到这件事，真是他的运气。”

当时空气里还籠罩着沉重而严肃的居丧的气氛，冬妮虽然滿腔怒火，也不敢用更厉害、更激昂的詞句发泄出来。这一天是参議去世后两星期开讀参議遺囑的日子，时間是下午五点半钟。参議夫人把她的哥哥請到孟街来，为了让他和托馬斯以及公司的經理馬尔庫斯先生一起討論死者对遺产的安排分配。冬妮事先就表示一定要参加这次家庭会議。她說，她有責任参与公司和家庭的事务。她努力使这次商談带上一次隆重的会談、一次家庭会議的性质。她把窗帘全部掩上，在那层蒙着綠絨、桌面全部拉开的餐桌上本来点着两盏石蜡油灯，她却嫌不够，又把一只鍍金的大烛台上的所有蜡烛都点亮。此外她还把一大落紙和几支削尖的鉛笔摆在每个人位子前，虽然誰也想不出这些紙笔究竟有什么用場。

黑衣服給她的身段平添了不少少妇的窈窕。最近一个时期参議已經成为她的心中非常亲近的一个人了，这次他的亡故給她带来的悲痛或許比給任何人带来的都大，就是今天她想念参議也还痛哭过两次。虽然如此，在这次隆重的小型家务会議上她将扮演个要角这件事却使她的美丽的面頰罩上一层紅暈，使她的眼光閃爍发光，使她的举动变得又庄重又兴奋……但是另一方面，参議夫人却被恐惧和悲痛、被一千种居丧和葬礼的繁文縟节弄得身心交悴。她那圍在帽带的一圈黑絲子里边的臉显得

更加蒼白，一双淡藍色的眼睛也暗淡无光，只有那光滑的金紅色的头发仍然寻找不出一根白头发来……这仍然是巴黎染发药水的功效呢，还是已經悄悄換上了假发？这件事只有永格曼小姐一个人知道，而这件事永格曼小姐不論对家中哪位太太都是守口如瓶的。

三个人坐在餐桌的一端，等着托馬斯和馬尔庫斯先生从办公室回来。墙上白色的神像栩栩如生地凸显在天藍色的背景上。

参議夫人开口說："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尤斯图斯……我让人把你請来……簡单地說，是为了克拉拉的事。我亲爱的让去世了，这个孩子选擇监护人的責任不得不落到我的头上，她需要有三年的监护人……我知道你不喜欢招攬閑事，你对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职責已經够多的了……"

"我只有一个孩子，貝西。"

"算了，算了，尤斯图斯，我們应該有基督教的精神，应該有怜憫心，像《圣經》上所說的：我們要寬恕欠我們債的人。想一想我們在天之父吧。"

她的哥哥有一些吃惊地看着她。在这以前，这些話只能从去世的参議口里听得到……

"不談这个吧！"她接着說下去，"这个职务不会給你带来多少麻煩的……所以我想求你接受这个监护人的职务。"

"很高兴，貝西，真的，我很願意作这件事。能不能見見要我保护的人。这个好孩子，有点过于严肃了……"

克拉拉被叫进来。她穿着一身黑，面色蒼白，步履迟緩地走进来。她的举动又悲苦又拘謹。自从父亲去世以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几乎一刻不停地作禱告。她的黑色的眼睛直

勾勾的，痛苦和对上蒼的畏惧似乎使她痴呆了。

尤斯图斯舅舅一向是很殷勤的，他搶上前去一步，几乎是俯着身子和她握了手。接着又对她說了几句寬慰的話。当她用自己的几乎麻木的嘴唇从参議夫人那里受了一吻以后，便轉身走出房去。

“你的那个乖孩子尤尔根怎么样啊？”参議夫人重新打开話头。“他在威斯瑪尔生活得好嗎？”

“很好，”尤斯图斯·克罗格回答說，他聳了一下肩膀重又坐下。“我相信，他这回算找到个合适的位置了。他是个好孩子，貝西，是个老实孩子；可是……自从他两次考試失敗以后，自然最好还是……他对法律也沒有什么兴趣，目前威斯瑪尔邮局的差事很說得过去……我听說，你們的克利斯蒂安要回来了，是嗎？”

“不錯，尤斯图斯，他快要回来了，願上帝保佑他一路平安！哎，眞是天涯海角！虽然让死后第二天我就給他写了信，这封信现在也到不了他的手，就是他接着信，也还要坐两个月的海船。但是他这次非回来不可，我一定得見到他。虽然湯姆說，他說什么也不同意克利斯蒂安辞掉瓦尔帕瑞索的位置……可是請你替我想想：我差不多已經八年沒有見到他了！而且又是在这样的境況里！不，在这种艰辛的日子里，我一定要他們都在我身边……这对作母亲的說来是非常自然的要求……”

“当然，当然，”克罗格参議附和着說，因为她說着已經眼泪盈眶了。

“現在托馬斯也同意了，”她继續說道，“克利斯蒂安在什么地方能比在他父亲留下的买卖里、在湯姆的商号里更受重視呢？他可以留在这里，在这里作事……哎，我总是提心吊胆，怕那里的气候对他身体有害……”

这时候托馬斯·布登勃洛克陪着馬尔庫斯走进大厅里来。弗利德利希·威廉·馬尔庫斯多年来一直是故世的参議的全权代理，他身材頎长，穿着一件棕色的长尾礼服，戴着黑紗。他說話的声音很低，吞吞吐吐，又有一些結巴，每說一个字都要考虑很久。說話的时候他不是伸直了左手食指和中指，慢吞吞地梳理那乱蓬蓬的几乎把嘴也遮盖起来的棕紅色的髭鬚，就是不停地搓手，一双滚圓的棕色眼睛茫然地向四处轉动，給人一种冥頑不灵和心不在焉的印象，实际上他却是全神貫注在这件事情上。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这样年輕已經作了这家大商号的老板，在臉色和举止上未免都流露出一种身居显要的神气；但是他的面色仍然是蒼白的，两只手，除了一只上面戴着的祖傳的鑲着綠宝石的大印章戒指在閃亮外，也像黑衣袖下面的衬衫袖头一样白，这是一种冷冰冰的蒼白，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双手完全是冰冷枯干的。修得異常整洁的橢圓的手指甲略微泛着一些青色。这双手在某些时刻，在某些类似痙攣的不自覺的手势中，表达的是一种畏縮的、敏感的、柔懦的和惊惧的自我克制，这一点在布登勃洛克上几代人的手上是找不出来的，而且和他們的手型也是不适合的。他們的手虽說也相当纖秀，却比較寬大，沒有失去平民的样子……湯姆进屋后作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通向風景厅的折門，好让那边的暖气通进大厅来。在風景厅里炉火在鍛鉄栏杆后面熊熊地燒得很旺。

以后他和克罗格参議握了握手，就在桌子旁边对着馬尔庫斯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来。他发現冬妮也在座，不覺显出惊異的顏色挑着眉毛望了她一眼，他本来想說什么，可是冬妮那种把头一揚，把下巴向后一抽的样子，却使他把要說的話吞回去了。

“怎么，現在还不能称呼你‘参議先生’么？”尤斯图斯·克罗格問道……“看来荷兰人要求你作他們的代表这一希望是落空了，我的老朋友？”

“是的，尤斯图斯舅舅；我认为这样最好……你看，我本来可以立刻继承父亲的参議头銜的，連同許許多多别的职务一起；但是第一，我覚得自己年紀还小……第二，我跟高特霍尔德伯父一說，他非常高兴，馬上就接受了。”

“你很知情达理，孩子。很精明……这是十足的紳士風度。”

“馬尔庫斯先生，”参議夫人說，“我的亲爱的馬尔庫斯先生！”說着她把手向他伸过去，手掌向上一翻，馬尔庫斯先生慢吞吞地握住她的手，眼睛里虽然流露着感激的神色，却照例向旁边側視着。“您知道，請您来是为了什么事，我知道您是不会拒絕的。先夫在他的遺囑里曾經表示，希望您在他去世以后不要自視为外人，希望您能以股东的身份继續在公司里发揮您的才干，替公司作事……”

“当然，这还用說，参議太太，”馬尔庫斯先生說。“承你們看得起我，給我这样优厚的职位，我对这种荣幸沒齿难忘，实在說来，我能給公司尽的力量眞是微乎其微。上帝可以作証，我对于您和令公子賞給我的这个位置，除了滿怀感激地接受以外，沒有第二句話可說。”

“很好，馬尔庫斯先生，我們衷心感謝您这样欣然接受了这个重責。这样职責也許不是我所能胜任的。”托馬斯不假思索地脫口說道，一边把手伸向桌子对面的这位股东。因为对这件事两人早已取得默契，現在只不过走一下形式而已。

“俗話說：不是冤家不对头……你們俩得把这句空話推翻了！”克罗格参議說。“現在咱們来研究研究財务情况吧。話先

說在头里，我关心的只是我的保护人的陪嫁費，其余的我都管不着。你这里有沒有遺囑的副本，貝西？你呢，湯姆，你有沒有个粗粗的算計？”

“都在我脑子里呢，”湯姆說，他一边来回移动桌子上的一支金笔，一边向后仰靠着椅背，遙望着風景厅，給大家分析情况……

事实是，參議遺留下的財产比任何人所能想像的还要多一些。大女儿的妆奩自然是全部牺牲了，一八五一年公司由于布来梅倒閉風潮所受的損失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外一八四五年和今年一八五五年的动蕩和战乱也使公司損失不貲。然而另一方面布登勃洛克家继承克罗格的一笔四十万馬克的遺产，虽然尤斯图斯事先揮霍了許多，实际到手的也达到三十万馬克。約翰·布登勃洛克生前虽然像每个商人似地不断地訴苦，然而十五年中毕竟还賺了三万泰勒，抵补了一部分損失。这样，全部財产，除了不动产不計算以外，一共大約有七十五万馬克。

托馬斯本人对于公司的营业情况不能不說了如指掌，然而父亲在生前仍然沒有让他知道資产的总数。如果說在宣布这个数目的时候，參議夫人表現的是平靜的謙虛，冬妮目光直勾勾的、带着一副渾然莫解的逗人爱的矜持，却又掩不住滿臉的担忧和困惑，仿佛在問：这是不是很大一笔数字？非常大嗎？我們还算是富有的人家嗎？……馬尔庫斯先生仿佛漠不关心地、慢吞吞地搓着手，而克罗格參議显然听得有些不耐煩。托馬斯自己，在宣布这个数字时，則是怀着滿腔驕傲，那驕傲使他紧張、激动，以致他的神情看去几乎有些抑郁不乐。

“我們早就应該达到百万的数字了！”他的两手微微顫抖着，显然正在抑制着內心的激动……“祖父在最順手的时候手里已

經有了九十万的資本……从那时候起一家又付出多少心血，得到多么大的成功，作了多少笔得意的买卖！再加上母亲的陪嫁和继承的遺产！哎，可惜的是另一方面又是接二連三的破散！……我的上帝，我知道这是事情自然发展的規律。我要請你們原諒，現在我完全是站在公司立場說話，不是站在家庭的立場……这么多笔陪嫁費，左一次右一次地付給高特霍尔德和法兰克福的款子，公司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支付几十万……这还是公司的主人只有两位兄妹继承人……好吧，不說啦，我們可有的是事情要做呢，馬尔庫斯！”

一刹那間，他的眼光里强烈地輝耀着对行动、胜利和权力的追求以及想要征服幸福的野心。他觉得所有的人都有所期冀地注視着他，看他能不能发揚公司和这一古老家庭的声誉，或者至少保持着旧有的威望。在証券交易所里他就常常看到別人斜睨着他，上下打量他，那是一些老商人的快活的、怀疑的、多少带一些嘲笑的目光，那目光似乎在問：“这个担子你担得起嗎，孩子？”我担得起！他暗中答道……

弗利德利希·威廉·馬尔庫斯专心致志地继續搓手，尤斯图斯·克罗格說：“喂，冷靜些，湯姆老朋友！时代不同了，現在不是你祖父給普魯士軍队批发粮食的时代了。”

接着开始了一場細致的談話，对遺囑里的大小事情的安排都仔細地討論过，每个人都发了言。克罗格参議的兴致特别好，他不断地称呼托馬斯为“大权在握的侯爵殿下”。“根据傳統的規矩，貨庫应該随着王位走。”他說。

此外大家自然一致认为，一切資財应該尽量集中起来，伊丽莎白·布登勃洛克太太在原則上被认为是总继承人，全部財产仍然都留在买卖里。馬尔庫斯先生声明，作为一位股东，他将拿

出十二万馬克来扩大流动資本。托馬斯准备加进五万馬克去作为他个人的投資，克利斯蒂安也暫定这个数目，如果他也願意自己有所建树的話。当念到遺囑中下面这一条时，尤斯图斯·克罗格表現得特别热心：“关于我的亲爱的小女克拉拉的陪嫁費一事，我交留我的爱妻决定其数字。”“十万怎么样？”他建議道，說着他把身体向后一靠，一条腿搭在另一条上，用两只手向上捻他的灰色的短髭鬚。最后大家把这笔款項定为八万馬克。

“如果我的亲爱的长女冬妮再次結婚，”遺囑接着写道，“由于她第一次結婚已得到八万馬克，这次陪嫁費将以不超过一万七千泰勒为度……”冬妮太太作了个又优美又激动的姿势，两臂向前一揮，把袖子擄到后面去。她一面望着天花板，一面叫喊道：“格侖利希……哼！”那声音听去像一声战斗的吶喊，像一声短促的号角声音。“您知道不知道，这个人是怎回事，馬尔庫斯先生？”她問道。“有一天風和日暖的下午，我們正坐在花园里……凉亭前边……您知道，馬尔庫斯先生，就是我們的那座凉亭。好！突然来了个什么人？一个留着金黃色頰鬚的人……这个騙子！……”

“算了，”托馬斯說。“我們以后再談格侖利希先生的事，好不好？”

“好，好。可是你总也承认这一点的，湯姆，你是个聪明人，就是說，生活中的事情不是每一件都是公正、善良的，虽然不久以前我还是个脑子单純的人，可是我的經历已經让我了解到这一点了……”

“是的……”湯姆說。他們继續談下去，談到一些零碎的东西，参議在遺囑里对于那本厚大的傳家的《圣經》，对于他的钻石

鈕扣以及另外許多物品的如何分配都作了一些指示，他們把这些指示都研究了一番……这一天尤斯图斯·克罗格和馬尔庫斯先生是在他們家吃的晚飯。

第二章

一八五六年二月初，离家八年的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終于回到故乡来了。他是从汉堡乘邮車回来的，穿着一套富于热带風光的黃色大格的衣服，带回来一只劍魚的长喙和一根粗大的甘蔗。他一半神思不屬、一半困窘地迎接了參議夫人的拥抱。

就是第二天早晨一家人到布格門外的墓地去的时候，他也仍然保持着这样一副神情。他們到墓地去是为了在參議的墓前献一只花圈：一家人并排站在被积雪封盖的小徑上，站在一块巨大的石板前面，石板中間鐫着家庭紋章，四边是在这里长眠的人的名字……他們面前还有一根直竪的大理石十字架，插在一片树叶落尽的小丛林的边緣上。这一天除了留在“負义”农庄看顾她的生病的父亲的克罗蒂尔德以外，一家人都来了。

冬妮把花圈放在石板上父亲的名字上面，这几个金色字母鐫痕犹新，接着她不顾墓前的积雪跪在地上，低声祈禱起来。她的黑色头紗在風中飄摆，肥大的外衣蓬松地摊在身体的一边，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只有上帝一人知道，在她这样嬌美的姿势里潛藏着多少苦痛和宗教感，潛藏着一个美丽的妇女的多少自尊自負。托馬斯当时的情緒并沒有使他深思到这一点。但是克利斯蒂安却从側面凝視着她的妹妹，他的臉上交織着嘲弄和忧惧的神情，一似在說：“你能这样装到底嗎？你站起来的时候难

道不感到难为情嗎？多么尴尬的局面！"冬妮站起身的时候，觉察到他这种目光，然而她一点也沒有难为情。她把头向后一揚，整理了一下头巾和外衣，便稳靜地、倨傲地轉身走开，这显然使克利斯蒂安松了一口气。

去世的参議对上帝、对釘在十字架上的天主的狂热的爱，并沒有傳給他的子孙。他的子孙們只怀抱着一般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正常的感情，而他的活着的两个儿子却各有各的个性，其中之一表現出对感情外露的行为的厌恶。托馬斯对于父亲逝世的悲痛远比对祖父的逝世为大，这一点倒是无可怀疑的。然而他却从来沒有跪在坟墓前边，从来沒有像他的妹妹冬妮那样伏在餐桌上像小孩子似地抽抽噎噎地啼哭，他不能像格侖利希太太那样，在烤肉和尾食的中間，和着眼泪，用一些偉大的字眼頌揚起故世的父亲的为人和禀性来，他觉得这样作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他不慣于这种感情迸发，他尽管哀痛但从不失仪，他只会黯然不語，抑郁地垂下头来……当别的人誰也沒有提起或想到死者的时候，他臉上的表情一些沒有改变，眼眶里却突然充满盈盈的泪水。

克利斯蒂安的情况又与他不同。当他的妹妹这样天真、幼稚地感情迸发的时候，他几乎也不能維持自己的常态；他把头低伏在盘子上，似乎一刻也忍受不下去，馬上就要偸偸躲开，有好几次他甚至低声、痛苦不堪地打断她："天哪……冬妮……"他的大鼻子聳起无数的小皺紋。

是的，每当談話轉到亡人身上，他就流露出不安和困窘不堪的神色，看来他似乎不但对这种以粗陋的方式来发泄低沉严肃的感情怀着畏惧，尽量躲避，就是对这种感情本身也很害怕，避之唯恐不暇。

还沒有人看到他为父亲的去世淌过一滴眼泪。如果把这一切都归之于他的长期离家，理由似嫌不够。最奇怪的是，他本来是不喜欢这种談話的，現在却常常把他的妹妹冬妮拉到一边沒人的地方，听她繪声繪影地述說父亲去世那天下午的情形，因为格侖利希太太是最善于述說往事的。

"他的臉色焦黃嗎？"这是他第五次問这个問題了……"那个使女冲进屋子里的时候，她向你們喊什么？……他的臉色完全变黃了嗎？……死前一句話也沒能說嗎？……使女說什么？……他嘴里还发出什么声音来？'喔……喔'的声音？"他沉默住，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間，他的一双深陷的小圓眼睛若有所思地在屋子里东瞧瞧、西看看。"可怕啊，"他忽然喊了一声，可以看到，当他站起身的时候，打了个寒战。他在屋中踱来踱去，目光始終惶惑不安，带着冥想的色彩。冬妮觉察到，每逢她为悼念亡父痛哭失声的时候，她这位哥哥不知出于哪种原因总是羞澀得无地自容，可是他却偏偏喜欢摆出一副令人可怖的沉思的面孔，大声模仿亡人临死前的叫声（这是他費了莫大力气才从使女利娜那里問到的），这真使冬妮惊奇不止……。

克利斯蒂安并沒有比年幼时变得更漂亮。他的臉色憔悴，蒼白。臉皮生得紧绷绷的，一只勾背大鼻子又瘦又尖地挺在两边顴骨中間，头发已經显著地稀疏起来。他的脖子又細又长，两条細瘦的腿向外弓着……此外他旅居倫敦的一段日子似乎在他身上留下一层不能磨灭的影响，再加上他在瓦尔帕瑞索主要也是和英国人来往，所以他的整个仪表都带着些英国派头，这对他倒也很合适。不論是他那剪裁得舒适合体的衣服式样，还是結实耐穿的羊毛料子，不論是他的寬大坚实、制作精致的皮靴，还是他那棕紅色的濃密的髭鬚遮住嘴巴的嘲諷神气——什么都

带着些英国風。甚至他的一双手——他的手因久处热带变得非常白皙、充滿毛細孔，指甲剪得又圓又短，非常洁凈，甚至这一双手也給人一个英国人的印象。

“你說說，”他突然問道，“你有过这种感觉嗎？……这是很难描述的……有时候一个人被一口硬东西噎住了，弄得他整个脊背从上到下地痛起来……”这样說着，他鼻子又皺滿了小皺紋。

“有过，”冬妮說，“这是很平常的事。有时忙着喝水……”

“是嗎！”他感到不滿足地反問道。“不，不，我怕咱們倆想的不是一回事。”他的臉上浮現出一种不安的严肃神情。

他是家中的第一个排遣了愁緒恢复了开朗的心情的人。他过去那种模仿馬齐魯斯·施藤格先生的才能現在仍然沒有忘掉，他仍然能学着施藤格的語調讲上个把钟头。吃飯的时候他打听戏院的消息，有沒有好戏班子，演的是什么戏……

“我不知道，”湯姆說，为了掩盖心中的煩躁，故意把語調装得极端冷淡，“我現在沒有心情注意这些事。”

克利斯蒂安一点也沒有听出他的口气来，他开始談起看戏的事……“我簡直沒有法形容我多么喜欢看戏！我一听到‘戏’这个字就感到非常幸福……我不知道，你們里面有誰熟悉这种感情，哪怕只是看幕布呢，我也能一动不动地坐着看几个钟头……那种喜悅的心情就跟我們小时候走进这間屋子里来領圣誕节礼物时的一样……不用别的，只要听一听乐队調整乐器的声音就够了。我情願只为听听这个声音而进一次戏院！……我特别喜欢看的是爱情場面……有些女角演到用手捧住爱人的头的时候，演得那么奇妙……讲到演員……我在倫敦和在瓦尔帕瑞索和演員們很有些接触。开始的时候，我对于能在日常生活中跟他們一起談話，很引以为荣。在戏院里我注意看他們每一

个动作……真是有趣！一个角色說完了最后一句台詞，泰然自若地轉过身去，緩緩地，从从容容地走向后台，虽然他也知道，全場的目光都在盯着他的脊背……他們怎能作到这个地步！……从前我老是渴望，有朝一日能到幕后边去一次——是的，現在呢，可以这样說，后台对我已經像在家里一样熟悉了。你們想像一下吧……在一座上演輕歌剧的戏院里——这是在倫敦，一天晚上，幕已經升起来了，可是我还站在舞台上呢……我正在和瓦特克魯斯小姐說話……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好了！突然間，全体观众摆在你面前了……我的老天，我簡直說不上我是怎么样从舞台上跳下来的了！”

圍桌而坐的一圈人中只有格侖利希太太笑起来，那笑声显得非常孤单；然而克利斯蒂安左右看了看，仍旧讲了下去。他談到英国咖啡館里的歌女，談到一位戴着扑了白粉的假发的女郎，她用一根长手杖敲着地板走出台来，唱了一只叫什么“That's Maria”①的歌……“馬利亚，你們知道不知道，馬利亚是一个最堕落的人……假如有个女人作了一件极端罪恶的事，‘That's Maria!’馬利亚是一个最堕落的人，你們知道，是一个道德敗坏的人……”說到最后一句話时，他摆出一副厌恶的臉色，鼻子一皺，手指拳曲着举起右手来。

“Assez，克利斯蒂安！”参議夫人說。“我們对这个并不感觉兴趣。”

但是克利斯蒂安的目光茫然地从她身上越过去，即使沒有她的抗議他也不預备說下去了。从他的深陷的小圓眼睛游移不定的神情来看，显然他正陷入一种不宁的沉思里，或許就是沉思

① 英文：《那就是馬利亚》。

馬利亚和道德敗坏吧。

突然他开口說："奇怪……有时候我咽不下东西去。不，这沒有什么好笑的；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当我脑子里掠过这样一个思想，我或者咽不下东西了吧，我眞地就咽不下去了。一口食物已經到里面了，可是这里，喉嚨啊，肌肉啊……却都干脆拒不接受了……它們不服从意志的指揮了，你們知道。是的，事实是，我沒有平常那种要往下咽的勇气了。"

冬妮失声喊出来："克利斯蒂安！我的老天，你說的是什么蠢話！你連咽东西的勇气也沒有了……不要这样，你不要把自己說得这么可笑了！……你告訴我們的是一些什么希奇古怪的事啊……！"

托馬斯沉默不語。但是参議夫人却插口說："这都是神經的緣故，克利斯蒂安，是的，你这次回家眞是再好也沒有了；要是不回来，那边的气候还会使你的病加剧呢。"

飯后他坐在摆在餐厅里的那架小風琴前面，模仿鋼琴家演奏的样子。他有意做作地把头发向后一甩，搓一搓手，抬头环顾了一下听众；然后，沒有声音地——他沒有踏动風箱，因为他根本不会彈奏，他和布登勃洛克家中大多数人一样，一点音乐的才能也沒有——郑重其事地俯着腰，乱按了一通低音鍵盘，算是奏了几段疯狂的曲子，最后把身体向后一靠，陶醉地仰望着天花板，好像打了个胜仗似地用两手砰地一声关上琴盖……甚至克拉拉也忍不住笑起来。他幻想自己眞的演奏了一場，充滿了热情和自我欺騙，充滿了乖癖的好詼諧的英美人性格中的那种使人无法不发笑的滑稽。他这样做作一点也不会引起别人不愉快的感覚，因为他作得那么自然，那么信心十足。

"我常常去听音乐演奏，"他說；"我非常喜欢看那些人擺弄

乐器！……真的，作一个艺术家是多么美的事啊！”

說着他又表演起来。但是突然間他停了下来，他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这个表情来得那么突然，仿佛一副假面具从他的面上掉了下来似的。他站起身，用手梳理了一下稀疏的头发，坐到另一个位子上。从此以后他一直沉默不語，情緒非常恶劣，他的眼睛惶惑不安，从他臉上的表情看，仿佛他正在傾听着一种神秘恐怖的声音。

“……有时候我覺得克利斯蒂安的举止有些奇怪，”格侖利希太太一天晚上对他的另一位哥哥托馬斯說，这时屋中只有他們两个人……“他喜欢怎么說話呢？我覚得，他总欢喜过分渲染一些細节……我不知道这么說对不对。他看問題也总是从一个和旁人完全不同的角度，是不是？……”

“是的，”湯姆說，“我很懂得你的意思，冬妮。克利斯蒂安作事很欠审愼……我很难把自己意思恰当地說出来。他缺少些什么，缺少一般人称作均衡、称作心灵平靜的东西。一方面他在别人言行失检鬧出笑話的时候不能保持冷靜……他不懂得怎样掩飾过去，他一点也不会，相反地，他这时会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沉着冷靜。另一方面，他也能在另一种情形下失掉控制自己的力量，那就是当他自己滔滔不絕地說一些最不討人喜欢的話，恨不得把他的最隐密的心事和盘托出的时候，常常使人哭笑不得。这和一个人发燒囈語有什么两样呢？一个說譫語的人同样也是語无倫次……哎，事情非常簡单，克利斯蒂安过于关心自己了，过于关心自己內心的事情了。有时候，一陣顚狂上来，他就要把內心的这种最瑣細最深沉的东西揭出来，說給别人听……一个头脑健全的人是不会对他內心的这种瑣細的感覚感到兴趣的，他根本不想去知道，原因很簡单，这些事他羞于說出口。把这些話

說給別人听，这眞需要厚臉皮才行，冬妮！……你知道，除了克利斯蒂安以外，別人也可能說他喜欢看戏；但是人家用的是另外一种語气，只是随便一談，簡单一句話，人家說得更有节度。可是克利斯蒂安是怎么样說呢？他那种語气給人的印象是：看，我对戏剧的酷爱是不是与众不同、是不是非常值得一談呢？他拚命在选詞擇字上下工夫，装出一副样子，仿佛他为了要表达某种极端微妙、隐密和奇特的思想他正在絞尽脑汁似的……”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沉默了一会他继續說下去，把手中的烟蒂扔到鍛鉄栏杆后面的壁炉里去……“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有过这种傾向，所以我自己也有时候思索，为什么一个人要这样又担心、又好奇地作无益的自我的探索呢？但是我覺察到，这只会使我精神分散，懶于行动，使我心旌摇摇……但是对我来說，首要的是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心灵的宁靜。如果說对自己发生兴趣，对自己的感情进行深入的观察，世界上倒也不是完全沒有人应該这样做。但是那是什么人呢？那是詩人，詩人們有資格优先探索自己的生活，用明确美丽的話語把它表达出来，以丰富別人的精神世界。可是我們呢？我們只是一些普通的商人，我們的自我观察是毫不足道的。我們最多也不过只能說說乐队調整乐器的声音使我們心舒气暢啦，我們有时不敢咽东西啦等等而已……哎，去它的吧，我們最好还是坐下来，像我們的祖先上代那样，在事业上作出点儿成績来吧……”

“不錯，湯姆，你把我的心里話說出来了。我一想到，哈根施特罗姆这一家人越来越摆架子……摆臭架子，你知道……母亲不喜欢听这个字，可是我还是覺得，这是最恰当的一个字。他們也許认为，除了他們一家子以外，城里就再沒有高貴的人家了？哼，我眞要笑，我眞要大笑一場……！”

第 三 章

自从这位兄弟回家以后，“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老板的察看的目光常常在他身上长久徘徊不去。最初几天他观察他的时候，总是装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样子，竭力不使别人注意。几天以后，在他的平静的声色不动的臉上虽然看不出他有了什么結論，他的好奇心却似乎已經滿足了，主意似乎已經打定了。在和家里人一起的时候，他用淡漠的語气和他談一些无足輕重的事情，遇到克利斯蒂安表演什么的时候，他也和别人一样大笑一場……

过了大約七八天，他对他說：“这么一說，我們要在一起共事了，年輕人？……据我所知，你已經同意了媽媽的主張，是不是？……喏，你已經知道，馬尔庫斯也入了股份，按照他投資的数目，如今他也算是一位股东了。我想，作为我的兄弟，你可以把他从前的位置，經理的位置接过来……作公司代表，这是对外讲……至于你具体的工作，我还不知道你在商业方面的知識如今进展到什么程度。我猜想，直到現在你恐怕游蕩得多了一点，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做英文文牘对你总算最合适了……可是我还要求你一件事，亲爱的。你既然是东家的兄弟，比起一般职工来地位自然要优越得多……但是我想我用不着嘱咐你，你最好是以平等的地位和克尽职守来慑服别人，千万不要濫用自己的特权，行动有失檢点。这就是說，你也应該遵守上下班的时間和公司的制度，你覺得怎么样？……”

接着他又談到薪金的事，提出了一个数目，克利斯蒂安沒有怎么思索就接受了。克利斯蒂安的面色显得有些窘迫，精神不

太集中，显然他一心盼望急速把这桩事了結，而不太关心自己的利益得失。

第二天托馬斯把他領到办公室去，这样克利斯蒂安就开始为这家老公司服务了……

参議死后公司的业务并沒有受到什么影响，一直踏踏实实地开展下去。但是不久人們就注意到，自从托馬斯·布登勃洛克把繮绳攬到手中以后，公司便出現了一种活潑的进取的精神。时不时地采取了一些大胆的行动。老主人在世时，所謂公司的信誉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理論，一个装飾品，如今却有意識地在尽量加以利用……交易所里的先生們常常彼此点头說："布登勃洛克家一定要賺大錢了。"他們认为托馬斯把正直的弗利德利希·威廉·馬尔庫斯先生像个鉛球似地墜在脚底下是非常有道理的。馬尔庫斯先生的影响在公司的业务上是一股保守的势力。他用两根手指慢条斯理地撫摩着上髭，把各种文具和永远摆在自己桌上的一杯水安放得有条不紊，对于任何一件事总是带着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上下左右地打量个够。此外他还有一个习慣，在上班的时間內他总要五六次地跑出院子去，走进洗衣室里把头放在水龙头下面冲洗，振作精神。

"这两个人眞是相輔相成，"几家大公司的老板彼此談論說，也許胡諾斯参議就这样对吉斯登麦克参議說，而在水手和仓庫工人中間，在一些小戶人家里便也照样学舌，因为这位年輕的布登勃洛克能否把买卖干起来，全城人都很关心……甚至鑄钟街的施篤特先生也对他那位和上流社会有来往的老婆說："这两个人在一起可以取长补短，你信我的話沒錯！"

讲到在业务上拿权的人，那自然还要屬这位年輕的股东。只要从他善于应付雇員、船长、仓庫里的工头、車夫以及碼头工人

这件事来看，便足以証实这一点了。他能够极其自然地用他們的語言說話，同时又和他們保持着一个无从逾越的距离……但是假如馬尔庫斯先生用土話对某一个憨直的工人說："你摸清楚我的意思了沒有？"大家听了就覚得那么不自然，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的那位股东就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么一来全办公室都会哄堂大笑。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一心想保持并发揚这家老公司多年建立起的声誉，他喜欢在每一場为取得这一胜利的日常的战斗里亲自出馬，因为他很知道，許多笔好生意都是靠了他胸有成竹的文雅的举止，靠了他的討人喜欢的殷勤的态度，靠了他的圓通的手腕才作成功的。

"一个商人不应該老坐在办公室里！"他对"吉斯登麦克父子公司"的施台凡·吉斯登麦克說，施台凡是他旧日的同学，一向把他奉若神明。他說的每一句話施台凡都牢記在心里，以便以后再把它当作自己的意見傳播給别人，"作生意也需要个性，我的淺見如此。我不相信，巨大的成功能从办公室里得到……至少这种成功引不起我的兴趣。只靠坐在办公桌上打算盘是不会得到成功的……我总想亲眼观察事情的发展，亲自动口、动手来指揮它……用我的意志、我的才能、我的幸福……不論你叫它什么都好，用我的这些东西的直接影响去控制它。可惜这种商人事必躬亲的風气，已經逐漸不时兴了。时代前进了，可是我覚得它把好东西遺落到后面了……交通越来越发达了，市价行情越来越容易探听到……投机冒險的范圍縮小了，随之利潤也減少了……是的，老一代的人不是这种情形。拿我的祖父說吧……他以普魯士軍队粮食商的身份乘一輛四匹馬的馬車到德国南方去，这位老先生戴着白粉蓬蓬的假发，穿着短筒的舞鞋，他到处

施展他的魔力，卖弄他的技能，赚的錢不計其数，吉斯登麦克！——哎，我眞怕越往后商人的生活越枯燥无味了……”

他常常这样发牢騷，因此他最喜欢的莫过于他亲自作成的生意了。譬如說他在同家里人散步的时候，偶然走进一家磨坊，和那个受寵若惊的磨坊主閑聊天，聊得很对劲，容容易易、随随便便地就讲妥了一笔好买卖。……这种本領他的另一位股友是学不来的。

……讲到克利斯蒂安，他在开始一段日子里似乎眞正很热心、很愉快地把全副精力投入事业里。一点不錯，仿佛在商业活动里他感到特别舒暢、感到其乐融融。接連着很多天，他似乎連吃飯也很有胃口，他吸着短烟斗，肩膀在他的那件英国式的常礼服里摆得端端正正，表現出一派的舒适愉快。每天早晨他和托馬斯前后脚到下边的办公室去，在馬尔庫斯先生旁边，斜对着他的哥哥的一个轉椅上坐下来——他和公司的两位股东一样也有一張轉椅。他首先翻看一遍报紙，舒舒服服地把清早的一根紙烟吸完。接着他从办公桌下面的柜櫥里拿出一瓶白兰地酒来，伸一个懶腰，活动一下筋骨，口里“呐”的叫了一声，让舌头在牙齿中間轉一下，接着便开始兴致勃勃地作起事来。他的英文书牘写得非常熟练、有力。正如同他說英文一样，他写英文也同样流暢，毫不費力地一揮而就。

他在家里人中間，仍然免不了像往常那样把自己心緒說給别人听。

“商人眞是一个美丽的、使人充滿幸福之感的职业！”他說。“規矩、朴实、勤儉、愉快……我生来就适宜作商人！作为家庭中的一員，你們知道……簡单地說，我的日子从来沒有过得像現在这样舒服。早晨朝气勃勃地走进办公室，看看报紙，抽一支烟，

想想这个，想想那个，喝一口白兰地，再作一点点工作。于是吃午飯的时間到了，跟家里人一起吃过飯，休息一会儿，然后再上班去……有时要写些东西，摆在你面前的是最好的、洁白平滑的公司信箋，一支好鋼笔……尺子，裁紙刀，印章，一切都是上等貨色。有条不紊……人們就用这些按部就班地办起事来，一件接着一件，直到最后把一切都办妥当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回家吃晚飯的时候，一个人从心眼里感到滿足……四肢都感到滿足……两只手也感到滿足……！”

“老天，克利斯蒂安！”冬妮喊道。“你又說一些可笑的話了！两只手也感到滿足……”

“可不是！一点也不假！你不相信嗎！我的意思是……”他开始热心地解释起来，竭力想把自己的意思說明白……“你可以把拳头攥起来，你知道……你不能攥得很紧，因为你剛工作完，渾身都疲倦无力。可是你的手心不是潮湿的，它不会使你气悶发躁……它非常舒适，非常熨貼。你的心里不由得就产生一种快乐知足的感覺……你可以一动不动地坐下去，一点也不心煩……”

大家都默然不作声。过了一会托馬斯竭力掩藏着自己的反感，装做一副无所謂的样子說：“我覚得，工作并不是为了……”但是他沒有說下去，他沒有引証克利斯蒂安的話。“至少我工作是为了另外的目标，”他补充說。

可是克利斯蒂安并沒有把他这句話听进去，他的眼光游移不定，他又在沉思另外一件事。果然沒有过多久，他就說起瓦尔帕瑞索的一件故事来，一件謀杀案，这是他亲眼看見的……“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家伙把刀子拔出来——”这类故事克利斯蒂安装了滿滿一肚子，每次他說这类故事的时候，格侖利希太太总是

听得津津有味，而参議夫人，克拉拉和克罗蒂尔德則吓得毛发悚然，永格曼小姐和伊瑞卡也是張着嘴、屏气凝神地傾听着，只有托馬斯不知为什么緣故一点也感不到兴趣。他总是說几句冷淡的譏嘲的話，不論他的語气还是他的表情都使人一望而知，他认为克利斯蒂安是在夸大其辞、自我吹嘘……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克利斯蒂安把故事說得有声有色罢了。托馬斯是不喜欢听他的弟弟曾經到远方游历过，比自己的見聞更广呢？或是他对于这类玩弄刀枪的故事，对这类对混乱和統治着異乡的暴力的頌歌感到厌恶呢？……不管怎么样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克利斯蒂安一点也不注意自己哥哥的这种冷淡的态度；他全副精神都投到故事叙述上，根本顾不到注意故事在别人身上所起的效果，不論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他一把故事說完，就沉思地、心不在焉地东張西望。

如果說，日子长了，布登勃洛克两兄弟的关系处得并不好，克利斯蒂安却一点也沒有想到对他的哥哥流露什么怨恨的情緒，或者甚至心怀不滿；他不想表示什么意見，下什么断語，或者說一句貶損的話。他一声不出地承认着他哥哥的优越地位，承认他比自己更严肃，更有能力，更有才干，承认他应該享受更大的尊严，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絲毫不容怀疑。然而也正是这种无限的、无可奈何的、无条件的順从激怒了托馬斯，因为克利斯蒂安无論遇到任何事都是不动心机地听凭托馬斯作主，以致他給人的印象，反而像一点也不看重托馬斯的优越、才能、严肃和他的尊严的地位似的。

他似乎一点也沒有覺察到，这位公司的主人虽然口里不說，心里却越来越不喜欢他了……而克利斯蒂安的工作热情自从第一个星期过去以后，特别是在第二个星期以后显著地降低，也

更使托馬斯感到自己有理由憎恨他。讲到克利斯蒂安工作热情减退这件事，首先就表現在他工作前的准备事項逐漸拖长上：看报啊，早餐后吸一支紙烟啊，喝一杯啤酒啊，这些事开始的时候本来被看作是工作前的一种雅致的艺术，一点富于趣味的享受，可是后来这些事情所占的时間却越来越长，終于延长到一整个上午。接着又很自然地发展到克利斯蒂安开始不受上班时間的約束了，每天早晨他銜着紙烟，姗姗来迟，中午他到俱乐部吃午飯，回来得很晚，甚至根本不回来了……

这个俱乐部的会員主要是一些单身的商人，在二楼的一所酒館里設有一些舒适的单間房屋，人們可以在这里吃飯，无拘无束地談天，这些談話常常并不是完全无伤大雅的，因为这里还設有輪盘賭具。会員中也有一些像克罗格参議和彼得·多尔曼这样虽然已經娶妻育子但是行为比較佻蕩的人。警察局长克瑞梅在这里被称为“噴水唧筒队长”。这是吉塞克博士、消防队长的儿子安德利阿斯·吉塞克給他的綽号。吉塞克是克利斯蒂安的老同学，現在已經在城里开业作律师了。虽然他被公认为一个放蕩的花花公子，克利斯蒂安却一見面就和他恢复了旧日的友情。

克利斯蒂安，或者像大家更喜欢叫的那样——克利山，早在过去就和这些人多少都有些认識，有的更是他的老朋友，因为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已經故世的馬齐魯斯·施藤格的学生。因此克利斯蒂安一到这里就受到这些人热烈欢迎。虽然不論是商人，还是医生、律师，沒有誰认为他的才智有什么出众之处，但是他那使大家消遣解悶的本領却得到众人普遍的承认。而且在这里他表演确实也作得最出色，故事也說得最动人。他在鋼琴前边模仿音乐家，他模仿英国和大西洋彼岸的演員和歌剧演員，他用

最无伤大雅、妙趣横生的話語叙述他在不同的地方鬧的一些爱情故事——因为沒有人怀疑：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是一个花花公子——他报告他在海船上、火車上，在圣·保利，在怀特柴佩尔，在原始森林里經历过的一些冒險……滔滔不絕地說着，說得有声有色，非常引人入胜，他的声音拖得比較长，有一些凄婉的意味，他像是英国幽默家那样又詼諧又天眞。他讲了一个故事，說一条狗怎样被装到箱子里从瓦尔帕瑞索寄到旧金山去，而且这是一条癞狗。天知道，他讲这个故事有什么用意，然而这个故事一經他的嘴說出来便显得非常滑稽。当四周的人沒有一个不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他却坐在那里，臉上罩着一层难以解釋的又惶惑又严肃的神情，一条細瘦的罗圈腿搭在另一条上面，深陷的小圓眼睛若有所思地游移四顾……他的这种表情，連同他那高翘的弯鼻子，細瘦的长脖頸以及稀疏的金紅色的头发給人一种印象，仿佛大家笑的不是别的，而是他本人，他自己成为众人的笑柄……然而他却沒有这样想。

在家里，他特别喜欢說的是他在瓦尔帕瑞索的办公室，那里的酷热的气候，和一个名叫琼尼·桑德施托姆的年輕的倫敦人，一个游手好閑的非常有趣的家伙，关于这个人，他說，“該死的，我就从来沒有看見他作过事。”虽然如此，这个人却仍然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商人……他說：“天气这么热！喏，老板走进办公室来了……我們八个人像蒼蝇似地横七竖八地躺着抽紙烟，这样至少可以驅逐蚊子。見他的鬼！‘好啊，’老板說，‘你們不干活嗎，諸位先生?!’……‘No, Sir![①]’琼尼·桑德施托姆說，‘您这不是看見了么，Sir。’說着我們一齐把烟往他臉上噴。見他的鬼！”

---

① 英文：不，先生！

“为什么你一个劲説‘見他的鬼’啊？”托馬斯恼怒地問。然而他恼怒的并不是这个。实际上他认为克利斯蒂安所以这样津津有味地說这个人的故事，是因为可以借題发揮，公开地对工作表示譏嘲和輕蔑。

一到这时母亲就故意把話題引到别处去。

“世界上有很多丑事，”布登勃洛克参議夫人暗自思忖道。“連亲兄弟也会互相忌恨、鄙視；虽然听起来非常可怕，实际上却的确有这种事。最好是不談这个，装糊塗，不要太认眞。”

第四章

五月里发生了一件事。这一年已經六十岁的高特霍尔德伯父——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参議在一个愁慘的夜晚，忽然害心臟痙攣症，痛苦地死在他的母姓施推威英的妻子怀抱里了。

这位可怜的約色芬太太的儿子，比起安冬內特太太生的他的几个更得寵幸的弟妹們来，一辈子过的是失意的日子，但是他早已学会了安分知命，到了晚年，特别是在他的侄子把尼德兰的参議爵銜让給他以后，他一天到晚只是从鉛鉄盒子里撿止咳糖吃，內心里的憤懣早已渙然消釋了。如果說有人心里还挾着旧嫌，虽然不能明确地表示出来，却一直耿耿于怀的話，那不是别人，那是他家的几位妇女：不仅是他的那个好性子的、头脑簡单的妻子，就是他的三个老閨女，看見了参議夫人、安冬妮或是托馬斯眼睛里也免不掉要迸出嫉恨的火星。

每个星期四，在按照傳統举办的“儿童日”那一天下午四点钟，人們都聚会在孟街的大屋子里，准备在那里吃飯，然后一齐度

过这个晚上——有时候克罗格参議或者塞色密·卫希布洛特带着她的那个懵懂无知的妹妹也来参加——住在布来登街的布登勃洛克家的几个妇女特別喜欢把話題引到冬妮前一次的婚事上，引逗格侖利希太太說几句激烈的話，好彼此交換两眼犀利的目光……要不然她們就作一般的議論，說染头发是多么令人不齿的爱好虛荣的表現，或者过分关心地打听参議夫人的侄儿，亚寇伯·克罗格的近况。忠厚老实的可怜的克罗蒂尔德是唯一一个自覚比她們还卑下一等的人，但是就連克罗蒂尔德也免不了受她們的譏笑。而且这譏笑同克罗蒂尔德从湯姆或者冬妮那里受到的又自不同。这位寄人籬下的少女平常有时也受到湯姆或冬妮的嘲笑，但是他們的嘲笑是不伤人的，这位少女也早已习惯了摆出个吃惊的笑脸迎受过去。另外这几位女人也拿克拉拉的严肃和迷信开玩笑。不久他們又发現克利斯蒂安和托馬斯处得不怎么好。感謝上帝，他們根本用不着注意克利斯蒂安，因为他是个傻瓜，是个可笑的人。讲到托馬斯本人，在这人身上簡直无懈可击，而且这个人对待她們又是那么一副寬恕的、沉着的态度，仿佛在說：我了解你們，我可怜你們……所以她們对待他也只是敬畏中略带一些忌恨。余下的只有小伊瑞卡一个人了，她虽然面頰通紅，照顾得也很好，但是以她的年紀来說，却不能不令人担忧，发育得不十分好。菲菲一看到她，就摇头摆脑、嘴角滴着口涎說，这个孩子长得和那个騙子格侖利希簡直一模一样，这句話她說了又說。

现在她們正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圍着父亲的灵床哀哀哭泣着，虽然她們覚得，甚至父亲的逝世多少也是孟街亲族的过錯，但是她們仍然派人給那面送了信。

午夜里，孟街的門鈴在过道里响起来了，这一天克利斯蒂安

回来得很晚，身体又不太舒服，結果只有托馬斯一个人頂着雨去了。

他来得正是时候，赶上看到这位老人临終前最后一陣痙攣，他抱着胳膊长久地在死人的屋子里站着，望着被子下面短小的軀体，望着他那已經沒有生气的面孔和白色的頰鬚，那面孔上的綫条看去还那么温和……

“你生活得并不很得意，高特霍尔德伯父，”他想。“你学会让步和适应世俗，学得太晚了……然而这是必需的……如果我跟你一样，我也早在几年前就和一个女店員結婚了……只是为了維持体統啊！……你所希望的是不是就是你过的这种日子呢？你曾經是执拗的，而且你过去一定相信，这种执拗含着某些理想的成分，实际上在你的精神里却很少振作的力量，很少幻想，也很少理想，而正是这种理想才能使一个人怀着較之秘密的爱情更甜蜜、更幸福、更令人心醉的狂喜去珍攝、維持、保护一項抽象的財富，那就是家庭古老的名声和公司的声誉，才能使你为发揚光大这种声誉而奋斗。虽然你曾經很勇敢，在恋爱和結婚方面，違抗了你父亲的严命，但是你并沒有詩人的感情。你也沒有野心，高特霍尔德伯父。自然了，所謂古老的名声只不过是一个市民的名字，所謂維护它，也只不过是使粮食生意繁荣起来，使自己在一个小天地里受到別人尊敬爱戴、掌握权势罢了……你当初是不是这样想：我要和我所爱的姓施推威英的女人結婚，我不考虑现实的障碍，因为这些顾虑是瑣屑的世俗的。……哎，我們已經算是有教养，見識較广的人了，我們能够很清楚地认識到，我們名利心活动的范圍，如果从外边、从上面看的話，确实是小得可怜的。然而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对的，高特霍尔德伯父！你难道不知道，一个人哪怕在一座小城里也可以成为一个偉大的人

物嗎？难道不知道，一个人甚至在波罗的海边上一个小商鎮里也能成为凱撒嗎？自然，这就需要一点幻想，需要一点理想主义了……而你却恰好缺少这个，不管你自己把自己看作是什么样的人。”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轉过身去。他走到窗戶前边，背着手，在那聪慧的臉上浮現着一絲笑容，望着对面市政大厦戈特式的正面，这座灯光暗淡的建筑物正籠罩在雨雾里。

托馬斯在自己的父亲死后本来有权立即继承的尼德兰王家参議的职爵，这次自然又轉到他的头上，这使冬妮·格倫利希感到无比的驕傲，而那个图繪着獅子、紋章和王冠的半圓形的盾牌也重新出現在孟街大門上，又釘在那两个拉丁字“Dominus providebit”的下面。

这件事剛一办妥，年輕的参議就在这一年的六月里踏上旅途。他为生意的事到阿姆斯特丹去。这次要在外面耽擱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

第五章

一个人常常因为自己亲人的亡故而更皈依上帝，因此布登勃洛克参議夫人在丈夫去世以后，嘴里常說一些从前人們不易在她嘴里听到的宗敎气息濃厚的話，也沒有人感到奇怪。

但是人們不久便看出来，这并不是一种暂时的迹象。参議在世的最后几年，参議夫人因为自己也日趋衰老，本来已經逐漸同情起自己丈夫的宗敎傾向来；現在她更想全部承受他的篤奉上帝的宇宙观，用以紀念亡人。这件事全城人很快地便都知道了。

她努力使自己这所大房子籠罩在死者的精神里，籠罩在一层并不排斥高尙的欢暢愉快之情的、温和的、基督教的严肃里。早晚的禱告仍然继續下去，而且时間更加延长了。家人都聚集在餐厅里，僕人則站在圓柱大厅里，大家听着参議夫人或者克拉拉从那本傳家的大字《圣經》里朗讀一段經文，接着参議夫人按風琴，大家随着琴声唱一两首贊美詩。有时讀的不是《圣經》，而是一本黑皮金边的讲道的小册子——什么《小宝庫》啊，《圣詩篇》啊，《庄严的时間》啊，《晨钟》啊，《进香者的长杖》啊等等，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充滿了对于带給世人幸福的小耶稣的过于深情的、几乎令人产生反感的贊頌。而这种书家里充斥皆是。

克利斯蒂安不常参加这种禱告，托馬斯偶然有一次也对这种演习提出抗議，虽然他的話說得非常婉轉，而且像是半开玩笑的样子，他的意見仍是温和而又严肃地被駁斥回去了。讲到格侖利希太太，非常遺憾，她在这种場合里常常有失体度。一天早晨——正好这一天有一位头一次在布登勃洛克家作客的牧师——大家要随着一支庄严的、虔敬的調子唱这样的歌詞：

我眞是一具臭尸体啊，
是个肢体殘缺的罪人，
我天天沉耽在邪癖里，
罪恶侵蝕着我的身心。
主啊，不要让我在罪恶里彷徨，
快把我接回你的天堂，
你只当我是一条癩狗，
扔給我根骨头，牽着我走！

……唱到这里格侖利希太太从心坎里感到一陣噁心，把手里的

书往下一扔，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出客厅去。

但是参議夫人对自己的要求远比对她的孩子多。譬如說，她举办了一个主日学校。每到星期日下午便有一群小女孩，一群小学生，来拉孟街的門鈴，什么住在城墙边上的斯丁·渥斯啊，住在鑄钟街的米克·施篤特啊，住在特拉夫河畔，要不就是住在小格罗佩儿坑或者英格威什的菲克·斯努特啊，一个个的淡黄色的头发都用水梳得光滑滑的，摇摇摆摆地从过道向花园里一間光綫充足的房子里走去。这間房子本来是办公室，但是已經很久沒有利用了。現在里面摆上一排排的板凳，布登勃洛克参議夫人穿着黑緞子衣服，面孔白皙、端庄，头上戴着一頂更洁白的鑲綠子边的軟帽，坐在对面一張小桌子后边，桌子上放着一杯糖水，和孩子們进行一点钟教义問答。

此外她又組織了一个"耶路撒冷晚会"，甚至要克拉拉、克罗蒂尔德和冬妮必須参加，不管她們本人是否願意。每星期一次，大約有二十来个女人圍坐在餐厅里一張大桌子四周，桌子上点着蜡烛和灯。从年紀来看，这些女人都应該去天国里寻找一个好位置了。她們喝茶，喝果子露，吃可口的奶油面包和布丁，彼此朗誦一些圣詩和宗教論文，一边作着針綫活，这些活計到年終将拿到市場上出售，贏余的錢都捐助給耶路撒冷的教会。

参加这一宗教团体的太太們主要都是和参議夫人同一社会地位的人，例如朗哈尔斯議員夫人，摩侖多尔夫参議夫人，吉斯登麦克老参議夫人，都是这一团体的成員，但是另外也有一些更喜爱世俗生活的太太，如科本太太之流，却喜欢对她們的朋友貝西大肆嘲笑。除了这些人以外，本城的几位牧师的妻子，新寡的娘家姓施推威英的布登勃洛克参議夫人，以及塞色密·卫希布洛特連同她的懵懂无知的妹妹也是成員。然而在耶穌面前是沒

有等級身份之別的，因之一些家境比較貧寒，装束比較奇特的人物也参加了“耶路撒冷晚会”，譬如說这里面就有一个以篤信上帝和搜集毛織样本聞名的瘦小皺癟的老太婆，住在圣灵医院，名字叫希墨尔比格尔①，在这一族人中只剩下她一个了……她哀伤地叫自己作最后一个天国之民，一边說一边把織針挑进軟帽子里搔头皮。

然而更引人注意的却是另外两个会員，一对双生姊妹，两个奇怪的老处女。她俩总是戴着十八世紀样式的牧羊女的帽子，穿着已經褪色多年的衣服，手牵着手在城里东奔西走，忙着作善事。她們姓盖尔哈特，自称是保尔·盖尔哈特②的直系后裔。也有人說，她們并不是这么貧穷；然而她們过的日子却苦不堪言，她們把一切东西都施舍給穷人。……“亲爱的，”有时候布登勃洛克参議夫人实在看不过去她們这副寒酸相，不由自主地說，“上帝是看人心眼好坏的，这我知道，可是你們俩对自己的衣服也未免太不讲究了，一个人总应該注意一下自己啊……”然而她俩对待这位高貴的夫人却正像寒傲的人对待渴求灵魂得救的富人那样，怀着宽恕、怜憫的心情，自觉精神已胜人一筹，当她俩带着这种表情亲吻她們的高貴的朋友的前額时，这位闊妇人仍然不忍拒絕她們。她們俩一点也不愚蠢，在她們的干癟丑陋有如鸚鵡般的小脑袋上生着一对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睛，她俩总是半閉着眼皮，带着一副溫和而睿智的奇異的目光观察着世界……她們俩的心里滿装着奇怪的秘密的知識。她們知道，当我們最后的时晨来临时，所有先我們而去的亲人都会高唱极乐的歌子来接我們。她們說“主”这个字的时候，带着最早的基督徒的脫口

---

① 希墨尔比格尔：原文是 Himmelsbürger，即“天国之民”的意思。

② 保尔·盖尔哈特（Paul Gerhardt，1607—1676）：路德派神学家。

而出的坚信的語气，仿佛她們曾听見上帝亲口对她們說过“再过一会，你們就会看見我”这句話。她們对內心的灵光，对預感，对精神感应都有一套奇妙的理論……因为她們俩中的一个，名叫丽亚的，虽是个聾子，别人无論在說什么，她却都能知道。

因为丽亚·盖尔哈特是聾子，所以在“耶路撒冷晚会”上朗讀的总是她；而且几位太太也一致认为她念得又悅耳又动人。她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一本古旧的书来，这本书不成比例地长而窄，书前面印着一張銅版像，她的一位面孔团团的祖先的遺容。她把书用两手捧起来，开始朗讀，为了使自己也能听到一些，她故意使声音顫抖着，一似風被封閉在烟囱里似的：

如果撒旦願意把我吞噬……

天啊！冬妮·格侖利希想。是哪个撒旦願意吞噬你啊！但是她什么也沒有說，只顾埋头吃她的布丁，一面暗自思索，她是不是有一天也要变得跟这两位盖尔哈特太太同样丑陋。

她并不快乐。她觉得无聊，她討厌这些自从参議去世以后到她家走动得更勤的神父和牧师。而且，按照冬妮的看法，这些人在她家里不但太拿权，而且拿的錢也太多了。后一点本来是托馬斯的事，可是托馬斯对这件事倒一言不发，常常发牢騷的倒是他这位妹妹，抱怨說这些人长篇大套地禱告、像蝗虫似的嚼他們的家。

她从心里恨这些穿黑衣服的先生。她已經是一个成熟的妇女，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愚昧。她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她发觉自己不能相信这些人都是圣洁无瑕的人。“母亲！”她說；“唉，天啊，我知道一个人不应該說邻居的坏話。可是有一件事我非說不可，而且您如果沒有从生活里认清这一点，我是会覺得很奇怪的，我要說的是，并不是每一个穿着长道袍滿嘴里‘主啊，主啊’

的人都是沒有污点的人！”

托馬斯的妹妹这样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一条眞理，可是托馬斯本人对这件事宪竟抱的是什么态度，这一点一直沒有人知道。至于克利斯蒂安，他却什么意見也沒有。他所作的事，只限于皺着鼻子观察这些人，以后好在俱乐部里或在家里作模仿表演……

不管怎么說，冬妮最厌煩这些吃宗教飯的客人們，这一点是事实。有一天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名叫姚納坦的傳教士——这个人在叙利亚和阿拉伯待过，生着一对慣会挑人毛病的大眼睛，像两个肉口袋模样的下垂的腮帮子，——走到她的面前，阴郁地一点不留情地逼迫她說，她这样把前額上的发絡卷燙起来，是否合乎基督的眞正謙卑精神。……哎，他是沒領教过冬妮·格侖利希口齿的尖酸刻薄的。她沉默了一会儿，看得出来，她正在絞脑汁。果然她馬上想出来回答对方的話：“牧师先生，我請求你关心关心自己的卷发吧！”……她微微聳着肩膀，仰着头而又竭力使下巴貼着胸膛，在一陣衣衫啰索声中走到外边去。——姚納坦牧师的头頂正中的头发非常稀，不錯，簡直可以說他是个秃頂！

又有一次她获得一个更大的胜利。这次是特利什克，从柏林来的“眼泪汪汪的”特利什克。他所以有这个綽号，是因为每个星期日他傳道傳到一个适当的地方总要淌眼泪……且說这位眼泪汪汪的特利什克生着白臉膛，紅眼睛，馬似的牙床，他已經在布登勃洛克家住了八九天了，每天只干两桩事：跟可怜的克罗蒂尔德比飯量和主持祈禱。在这一段日子里他漸漸对冬妮傾心起来……不是爱她的不朽的灵魂，而是爱她的嬌美的上嘴唇，她的茂密的头发，她的美丽的眼睛和她的丰腴的身軀！这位上帝

的侍僕虽然在柏林有妻子和一群孩子，却仍然不顾廉耻地通过僕人安东在二楼格侖利希太太的卧室里撂下一封信，这封信是从《圣經》上摘录的小句子和柔情逢迎話的奇妙的混合品……她睡觉的时候发現了这封信，念了一遍以后，馬上步履坚定地走到楼下参議夫人的卧室里，在烛光下她大大方方地把这位救人灵魂的牧师的信大声給她母亲念了一遍，弄得眼泪汪汪的特利什克以后永远也登不了这个門了。

“他們都是这样的人！”格侖利希太太說……“哼！他們都是这样人！唉，老天，我从前是只笨鵝，是个傻瓜，媽媽，可是生活使我不敢再信任人了，他們大部分是无賴……一点也不假。格侖利希——！”她聳着肩膀，眼睛望着空中喊出这个名字来，那声音像一声尖銳的号角，像一声战斗的吶喊！

第六章

西威尔特·蒂布修斯生得身材瘦小，大头顱，蓄着稀疏的金黄色的长絡腮鬍子，从中一分两半，为了方便的緣故他常常把这长鬍鬚稍向两边肩膀后一披。他的溜圓的头盖骨上盖着无数羊毛般的小卷发。他的耳朵很大，很触目，耳朵边向里卷着，上端非常尖，活像狐狸耳朵。他的鼻子像一个小扁鈕扣似地貼在臉上，顴骨凸出，灰色的眼睛平时总是眯縫着，渾渾沌沌地看人，在某些时刻却能出奇地扩展开，越睜越大，眼球仿佛眼看着就要掉出来似的……

这就是生在利加的蒂布修斯牧师。他在德国中部布了几年的道，現在在回乡的路上經过这里，他在故乡已經謀得一个傳道的位置。他带着一位曾在孟街嚐过仿制的甲魚湯和葱汁火腿的

同僚給他开的介紹信，到这里拜謁参議夫人，参議夫人挽留他在这里作几天客人，結果他就在楼下走廊边的一間寬大的、专門接待客人的房間里住下了。

他在这里逗留的日子超出了原来的規定。已經过了八天了，他还有这一处那一处名胜要参观，什么圣瑪利教堂的死的舞蹈和使徒钟啊，市政大厦啊，船員之家啊，或者是钟楼上带活动眼睛的太阳啊等等。过了十天了，他三番五次地提到动身的事，然而只要别人稍微一挽留，他便又住下来。

比起姚納坦先生和眼泪汪汪的特利什克来，他是一个更好的人。他一点也不留心安冬妮太太額上的发卷，也沒有給她写过信。然而他对于克拉拉，冬妮的那位端庄的小妹妹，却非常注意。在克拉拉面前，在她讲話或者走近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出奇地扩展开，越睁越大，眼球仿佛随时都会掉出来的样子……而且他差不多整天都厮守在她身边，跟她談宗教的事啊，談家常啊，要不就是念东西給她听……他的声音又尖又高，带着他家乡波罗的海边上的可笑的断断續續的口音。

他来的第一天就說："請允許我大胆說一句，参議太太，您的女儿克拉拉眞是上帝賜給您的一件无价之宝啊。这个孩子太好了！"

"您說得对，"参議夫人回答說。然而他接二連三地重复这句話，这就使得她不得不把自己的清澈的藍眼睛扫过去，仔細地对他观察一番，而且也引逗他比較詳細地介紹一下自己的身世、經济情况和前途的发展了。原来他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母亲已經去世，他是个独生子，他的父亲因为年老已經告退，靠着一笔丰厚的資产过活，这笔財产将来有一天是要傳到蒂布修斯牧师手里的。此外他目前的职业也保証他有一笔为数不小的收入。

讲到克拉拉·布登勃洛克，这一年她已經十九岁了。黑黑的头发梳得一絲不乱，棕色的眼睛严肃又带着一些梦幻的色彩，鼻梁微微勾着，嘴巴总是閉得紧紧的，高高的身量，生得很是窈窕。总起来說，她已經长成为一个神情严峻的、有着自己独特風韵的美丽的少女了。在家里，她跟那个可怜的、同她一样虔誠的克罗蒂尔德最要好，克罗蒂尔德最近死了父亲，她一心想不久能"安頓下来"，就是說，带着父亲留給她的一点錢財和家具，在公寓里安一份家……自然，从克罗蒂尔德的那种馴順忍耐和为了吃飯而不得不卑躬屈膝的神情来讲，克拉拉和她一点也沒有共同之处。相反地，克拉拉在和僕役說話时，甚至在和她的哥哥姐姐以及她母亲的言談間，語調天生得非常威严，她的声音低沉，似乎只会降低以表示决定，不会抬高表示征詢，永远带着发号施令的性质。有时候她的声調听来那么斬截生硬、不耐煩、傲慢——这种情形是常常有的，譬如說，在她害头痛病的日子里。

早在参議的逝世給家中罩上一层悲哀的气氛以前，她在交际場合中，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地位相同的朋友家里，就总摆出一副凛然难犯的傲慢派头……参議夫人望着她，心里也很明白，尽管陪嫁費很多，克拉拉治家也很能干，替她找个对象是很难的。在她四周那些不信神、嗜酒如命、寻欢作乐的商人們中沒有人願意应命，只有傳教师或許願意站在这位性格严肃、篤信上帝的小姐身旁。因为参議夫人心里早就打了这样的主意，所以蒂布修斯牧师的輕微的暗示便受到她热情而有节制的欢迎。

而这件事果然像預期的那样毫厘不差地发展下去。在七月里一天温暖晴朗的下午，一家人出外远足。参議夫人、安冬妮、克利斯蒂安、克拉拉、克罗蒂尔达、伊瑞卡·格侖利希和永格曼

小姐，在这一群人中間夹着一个蒂布修斯牧师，浩浩蕩蕩地出了城門，預备到远处乡間一家小旅館，在露天里坐在木头桌子旁边吃草莓，喝牛奶或者楊梅冻，吃过晚餐以后再到一个大果园里去玩。这个果园种着各式各样的濃蔭匝地的果树、醋栗、刺莓矮林，也有芦笋和馬鈴薯菜田，迤邐一片，一直伸展到河畔。

西威尔特·蒂布修斯和克拉拉·布登勃洛克有意落在众人后面。蒂布修斯站在克拉拉身边身材比她矮了許多，他把闊沿草帽从他的大脑袋上摘下来，鬍鬚分开甩在肩膀后面，眼睛睜得很大，时不时地用一块手帕擦拭脑門上的汗，一面柔声細語地跟她作了一番很长的談話。在談話进行中两个人都站住了，克拉拉用严肃而平静的声音答应了一声"好"。

回来以后，参議夫人有一些疲倦，躁热，独自一个坐在風景厅里；蒂布修斯牧师这时走进来，在她身旁坐下。屋子外面正籠罩着星期日午后的令人沉思的宁静。夏天落日的光輝射进来，照在他的身上。他开始跟参議夫人又低声談了很长的一陣話。他把話談完了以后，参議夫人說："好了，我亲爱的牧师先生……您的求婚很中我作母亲的心意，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証，您这一面，也选擇中了一个好姑娘。誰想得到，您这次进我家門作了几天客竟得到这样大的福分呢！……今天我还不能作最后决定，这件事我应該先写信告訴我的儿子，告訴参議。您也知道，他現在正在外国。你明天就要回利加去，到您的工作崗位上，我默祝您一路平安，我們也打算不久到海边去住几个星期……您很快地就会接到我的回信，願上帝祝福我們，让我們平安地再会面。"

第七章

亲爱的母亲！

剛才收到您的信，获悉一切。关于信中提到的那件事，承您征求我的同意，使我非常感激，因此我立即給您这封复信。这件事我当然万分同意，不但同意，而且我还要表示衷心的祝賀，因为我深知您和克拉拉的选擇一定很有見識的。蒂布修斯这一有名的姓氏我是听說过的，我相信，爸爸跟他家的老人在商业上一定有过来往。不論怎么說，克拉拉将来的环境是很愉快的，而且牧师夫人的身份也非常适合她的性格。

您是說蒂布修斯已經动身到利加去，要在八月間再来看望他的新娘嗎？好啦，到了那个时候，咱們孟街可真要热鬧起来啦，要比你們預先想的还热鬧，因为你們不会知道，为什么原因克拉拉小姐訂婚的事使我这样又惊又喜，也不会知道，那时候是怎么样一次快乐的聚会。是的，亲爱的母亲，如果我今天願意把我对克拉拉的幸福的婚姻的庄严的同意从阿姆斯特丹寄往波罗的海的話，我是有一个条件的，我希望在您的回信中也能得到您对于同样性质的一件事的同意，假如我能看到你們讀这封信时的面孔，能看到您的面孔，特别是我們的勇敢的冬妮的面孔，我情願出三块金币！可是还是让我先把事情說清楚吧。

我住的一所整洁的小旅館坐落在城里，面对运河，風景极美，而且离証券交易所很近。我这次来办的几件事（建立一个很可宝貴的新关系，您知道，这样的事我是喜欢亲自来处理的），从一开始就进展得非常順利。我因为从求学的时代对这个城市就很熟悉，所以我到这里以后虽然正赶上到海濱避暑的季节，仍然有不少人家請我作客。我参加过凡·亨克多姆斯和摩侖斯两家

举行的小型晚会，在我到这里的第三天就不得不换上盛装，参加我的从前的老板凡·戴尔·凯倫先生的宴会。这本来不是举办宴会的时节，他显然是为了招待我才这样做的。在宴会上我遇見了……你們有沒有兴趣猜一猜？遇見了阿尔諾德逊小姐，盖尔达·阿尔諾德逊，冬妮从前的同学。阿尔諾德逊和她的父亲，一位大商人，同时也是一位更偉大的提琴演奏家，連同他的一位已出嫁的女儿和姑爷也都应邀赴宴。

我記得很清楚，盖尔达——請允許我只叫她的名字——是在少女时代，是在她还在米倫布林克的卫希布洛特小姐那里求学的时代，便給了我一个强烈的、不能磨灭的印象。現在我又看到她了：她长得更高，更丰滿，更美丽，不論在身体方面或是精神方面都发育得更完美了……請允許我不来描写她本人吧，也許我会說得太过火了，反正你們不久就会亲眼看到她的。

你們可以想像得到，在飯桌上有的是話題可談，但是我們剛吃过第一道菜便丢开了那些軼事旧聞，轉入一些更严肃、更引人的事情上。在音乐方面我不是她的对手，因为很遺憾，我們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对这方面知道的太少了。但是談到荷兰的繪画，我却比較在行一些，在文学方面我們也談得非常投机。

时間真是有如飞逝。吃过飯后我被介紹給阿尔諾德逊老先生，他对我的态度特别热情。以后在客厅里，他演奏了好几段乐曲，盖尔达也表演了。她表演时那姿态实在美极了，虽然我对于提琴演奏一窍不通，但是我知道，她懂得怎么使她的乐器（一把真正的斯特拉狄瓦利①）发出优美的宛如歌唱一般的声音，感动得听众几乎流出眼泪来。

---

① 这里指的是斯特拉狄瓦利制作的提琴。

次日我到比登刊街去拜訪阿尔諾德逊家。首先接待我的是一个給盖尔达作伴的年紀比較大的妇人，她和我讲法文，过了一会儿盖尔达就出来了，我們又像头一天似地談了一个来钟头的話：只是这一次我俩又亲近了一层，而且两人都想更多地相互了解、认識。我們談到了您，媽媽，談到了冬妮，也談到咱們那个可爱的古老的城鎮以及我的工作等等……

就在这一天我已經打定主意：不是这个姑娘，便誰都不要，不是現在便永远不娶！以后在我的朋友凡·斯文德林的花园茶話会上我又遇見她一次，阿尔諾德逊又請我参加过一次小型的音乐会，在这次晚会上我試探地把我的意思对这位小姐表示了一下，結果受到她的鼓励……五天以前的一个上午，我到阿尔諾德逊先生那里去，請求他允許我向他的女儿求婚。他在自己的私人办公室里接見了我。"我亲爱的参議，"他說，"我是非常欢迎您的，虽然对我这个老鰥夫說，我的女儿离开我会使我非常痛苦。但是她本人怎么样呢？她曾經表示过不結婚。她这个决心从来沒有动搖过。也許您的运气好吧？"当我告訴他，盖尔达小姐实际上已經鼓励了我，使我抱有希望，他听了不禁大吃一惊。

他让她把这件事好好考虑几天，我相信他出于自私心甚至还劝阻过她。但是一切都无效，她已經选中了我，到昨天下午，我們的訂婚便算办妥了。

不，亲爱的母亲，我現在不求您写回信来給这件事祝福，因为我后天就动身离开此地。但是我已經得到阿尔諾德逊一家人的諾言，他們——父亲，盖尔达，以及她的出嫁的姊姊——将在八月里来拜訪我們。到那时候您一定会承认，她真是最适合于我的人了。我想，您不会因为盖尔达仅只比我小四岁而有所反对吧！您一定从来沒有想过，我会从摩侖多尔夫一朗哈尔斯、吉斯

登麦克—哈根施特罗姆这一群人里边带回家一个小丫头来吧。

讲到"陪嫁"的問題……唉，我現在几乎就担起心来，一旦陪嫁費傳揚出去，施台凡·吉斯登麦克和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也好，彼得·多尔曼和尤斯图斯舅舅也好，全城的人都会对我側目而視的；因为我的未来的岳父原来是位百万富翁啊……天啊，人們对这事要說些什么呢？我們身上原来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可以这样解釋，也可以那样解釋。我对于盖尔达·阿尔諾德逊从心坎里感到敬爱，但是我决不想为了辨别清楚，她的陪嫁是否也促进我对她的感情，促进了多少而去挖掘我的思想深处。关于陪嫁的事我在认識她的当天就听見有人在窃窃私語。我爱她，但是我娶来她，我們的公司同时将能获得一大笔資金这件事也确实使我更为幸福，更为驕傲。

亲爱的母亲，这封信我就写到这里，旣然再过几天我們就能当面談論我的幸福，这封信已經写得太长了。祝您在温泉生活愉快，身体疗养得好，并求您代我向家里所有人衷心問候。

您的恭順的爱子托。

阿姆斯特丹，一八五六年七月三十日

亥特·哈斯耶旅館

第八章

事实上，这一年盛夏布登勃洛克家确实过得又热鬧又富于节日的气氛。

七月底托馬斯回到孟街来，他也像城里别的几位經商的紳士一样，到家人避暑的海濱去了几次。而克利斯蒂安則更是完全給自己放了假。他抱怨說，自己的左腿常常犯痛，因为格拉

包夫医生对他的病束手无策，这就更使克利斯蒂安疑神疑鬼起来……

"并不是痛……不是眞正的痛，"他一面愁眉苦臉地解釋，一面用手上下摩抄着这条腿，皺着鼻子，眼光游移不定。"这是酸痛，整条腿酸痛难熬，一刻也不停……連带着左半边身，心臟所在的这半边都不好过……奇怪……我觉得这病很奇怪！您想这是怎么回事，湯姆……"

"可不是，可不是……"湯姆說，"你現在就休息休息，多洗洗海水浴吧……"

于是克利斯蒂安往海边走去，去給那里的浴客讲故事，弄得海濱笑声喧天，要不然他就到海濱旅館里和彼得·多尔曼、尤斯图斯舅舅、吉塞克博士及另外几位汉堡来的紈袴子弟玩輪盘賭。

和过去到特拉夫門德来一样，布登勃洛克參議和冬妮又到海濱街来拜訪了施瓦尔茨考甫老夫妇……"您好啊，格侖利希太太！"領港头高兴得說起德国北部的家乡話来。"喏，多少日子啦？咱們还是多噜以前見的面啊，那可是好时候啊！……我們的莫尔頓早就在布列斯芬行医了，听說业务忙得很呢，这个調皮的孩子……"施瓦尔茨考甫太太东奔西跑地忙着煮咖啡，他們又像从前那样在滿布花草的阳台上吃晚飯……不同的只是，現在每个人都比从前老了十岁，莫尔頓和梅达（她嫁了哈尔可魯格的村长）也远在他乡。領港头鬚发皆白，耳朵也聾了，已經告老退休，他的妻子的用网子攏起来的头发也已斑白，而格侖利希太太也不再是从前的笨鵝了，她已經认識了生活，虽然这并不妨碍她可勁地吃蜂窩蜜，她边吃边贊道："这是道地的天然产物；这东西是值得一吃的。"

然而到了八月初，布登勃洛克一家也和大多数人家一样回

到城里来，接着，那个隆重的时刻到来了，蒂布修斯从俄国，阿尔諾德逊从荷兰几乎同时到来，他們都要在孟街住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参議第一次領着他的未婚妻走进風景厅給他母亲引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場面。参議夫人張着胳臂，头微微向一边偏着，迎上前来。盖尔达步履翩翩地走在淡色的地毯上，又大方又端庄。她的身材很高，体格丰滿。暗紅色的头发非常丰密，棕色的眼睛隔得比較近，而且罩着一层隐隐的青影，牙齿洁白，笑时閃閃发亮，鼻梁挺直，嘴型天生成給人一种高貴的感覚，这一切給这个二十七岁的少女一副高貴不俗、别致而又迷人的姿容。她的面龐白皙，带着一些高傲的神情，但是当参議夫人充滿柔情地用两手捧着她的头，在她那白璧无瑕的前額上亲吻时，她却把头低了下来……"是的，我欢迎你到我的家来，到我的家庭中来，你是我的一个美丽的可爱的女儿，我为你祝福，"参議夫人說。"你会使他幸福的……你現在就已經使他非常幸福了，这一点难道我还看不出嗎？"說着她用右手把托馬斯拉到自己身边，也吻了他一下。

除了祖父在世的时代，这所大房子大概从来沒有这么快活、这么热鬧过。它輕松愉快地接納了所有的客人。只有蒂布修斯由于拘謹挑选了后厢房彈子室旁边一間房子住下，其余的人，阿尔諾德逊先生——一个将近六十岁的性格活动、机敏的人，蓄着灰色尖鬍鬚，一举一动都流露出旺盛的精力，他的大女儿——一个面有病容的女人，他的女婿——一个喜爱享乐的人，一到这里来就由克利斯蒂安領着在城里各处和俱乐部里游蕩，連同盖尔达都分住在一楼圓柱大厅旁边的儿間空房里。

安冬妮·格侖利希看到家中只有西威尔特·蒂布修斯是唯

——位牧师，非常高兴……高兴得无法形容！她的满心敬佩的这位哥哥的訂婚，选中的对象又是她的老朋友盖尔达，这次締婚給他們家庭的名誉和公司增添的荣耀，她听人窃窃談論着的三十万馬克的陪嫁，城里的人，别的人家，特别是哈根施特罗姆对这事如何看法……这一切都使她心花怒放，她沒有一刻不在狂喜中。她一次又一次地滿怀热忱地拥抱她这位未过門的嫂子，每点钟至少要拥抱三次……

“噢，盖尔达！”她喊道，“我喜欢你，你知道，我一直就非常喜欢你！我知道，我叫你受不了，你打从前就討厌我，但是……”

“你說的是什么話，冬妮！”阿尔諾德逊小姐說。“我怎么会討厌你呢？我倒要問問你，你究竟作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許只是由于过度的快乐和沒話找話說吧，冬妮却一口咬定，盖尔达一向是討厌她的，而她这方面呢——她的眼泪涌上眼眶——却总是以爱情酬答对方的厌恨。接着她把托馬斯拉到一边，对他說：“你做得非常好，湯姆，噢，老天，你这件事办得太漂亮了！可惜父亲沒赶上看見——眞太让人感到遺憾了，你知道！是的，这回可把許多事都补偿过来了，連我不願意再提到他的名字的那个人的事情也在內……”这时候她忽然想到，把盖尔达拖到一間空屋子里，把自己和本廸可思·格倫利希的婚事源源本本一絲不漏地讲給盖尔达听。她又跟盖尔达談了半天她們的求学时代，夜里怎样談天，談梅克倫堡的阿姆嘉德·封·席令和慕尼黑的伊娃·尤威尔斯……对于西威尔特·蒂布修斯和克拉拉訂婚的事她几乎絲毫也不理会；但是这两位倒也毫不介意。他俩常常是手拉手靜靜地坐着，低声严肅地談論光明的未来。

因为布登勃洛克家的服孝期还沒有滿，所以两人的訂婚仪

式都是在家里举办的。虽然如此，盖尔达·阿尔諾德逊的名字还是立刻在城里哄傳开。一点不錯，盖尔达这个人成为街談巷議的材料，不論是在交易所也好，俱乐部也好，戏院也好，或是交际場合也好……“頂儿尖儿”，一些紈袴子弟都嘖嘖称贊說，因为这是流傳的一句最时兴的汉堡話，凡是談到精选的上等东西，不論是貼了商标的紅葡萄酒，是雪茄烟，是宴席，还是一家有支付能力的公司时，都是“頂儿尖儿”。浮华子弟虽是这样說，但是在一些規矩老实的市民中間，也很有些人不以为然地搖头……“古怪……”他們品評說，“这种打扮，这样的头发，这种姿态，这种相貌……看着叫人觉得有点古怪。”商人索潤逊这样說：“她身上带着一种說不出来叫什么的勁头……，”說着他一扭头，眉头一皺，正像在交易所里别人建議跟他作一笔頗有問題的交易时那副样子。然而布登勃洛克参議本人也是这样子。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自己便有些驕矜……有些……与众不同：和他的上輩人一样。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布匹商人本狄恩知道得最清楚，不但他的全部最时兴的上等衣料——他的衣服多得数不过来，大衣、外衣、帽子、背心、褲子、領带——就連他的內衣也都是在汉堡特訂的。人們甚至还知道，他每天都換衬衫，有时一天換两次，他的手帕和拿破侖三世式的上髭都洒着香水。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公司，也不是因为自己身为公司代表——“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而只是为了他个人傾心于优雅貴族的习尚……或者不管你叫它做什么都可以！再譬如他常常在最不需要卖弄文墨的場合，在談生意或討論市政的时候，在自己的讲話里引証海涅或者别的詩人的几句話……这次这个女人也是屬于同一性质……一点不錯，就是在布登勃洛克参議本人身上也有一些“說不出来叫什么的勁头”——自然当别人說这一些

的时候，都是怀着极大的敬意的，因为首先这个家庭便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家庭，公司稳若磐石，經理又是一个旣能干又可亲的人物，他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以后一定还会替本城作不少好事……这次又鬼精灵地配了这么一門好婚姻，十万泰勒的陪嫁，这岂是一桩小事……但同时……在女人里面也很有些人认为盖尔达·阿尔諾德逊无非是“装腔作势”；我們这里应該指出“装腔作势”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判决呢。

但是也有人第一次在街上看到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未婚妻便傾慕得神魂顚倒的，这就是經紀人高什。“啊！”他在俱乐部或者“船員之家”里高声贊叹說，手里高擎着酒杯，阴沉的面容作了个滑稽相而扭曲着……“諸位，多么迷人魂魄的女人！赫拉和阿佛洛狄忒，布倫希德和梅露新娜①，集四人之美貌于一身……啊，生活眞是奇妙啊！”他总要这样添加說。“船員之家”的屋子里天花板上悬着帆船模型和魚类标本，地上摆着沉重的雕花板凳，在板凳上坐着啜酒的市民們沒有一个人体会得到，盖尔达·阿尔諾德逊的出現在經紀人高什的安分知命的、除了猎奇便别无所好的生活里是一件什么样的大事。

前面已經說过，这次訂婚不准备大事鋪張，但是正因为如此，孟街的小型聚会却反而使人得以从容不迫地彼此暢談。西威尔特·蒂布修斯拉着克拉拉的手，給大家讲他的父母，他的青年时期和他未来的計划。阿尔諾德逊一家人談自己的家系，原来他們一族人世居德累斯頓，只有他們这一支移居到荷兰去。接着

① 赫拉（Hera）是希腊神話中最高的女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是希腊神話中的爱神；布倫希德（Brünhilde）是德国古代史詩《尼伯龙根之歌》里的一位女王；梅露新娜（Melusine）是許多德、法民間傳說中的水仙；四人都是著名的美女。

格侖利希太太要了摆在風景厅里的书桌钥匙，神情严肃地抱来記載家庭大事的紙夹来，最近的两桩事托馬斯也早已記載在里面了。她开始郑重其事地报告起布登勃洛克一族人的历史来，从那位境域已經非常富裕的罗斯托克的裁縫讲起；她又給大家念了一些别人写来的祝詩：

你俩締結了百世良緣，

一个勤劳，一个貞洁美丽，

一个生着屋尔康能干的双手，

一个容顏宛如維娜斯·阿娜乔敏尼……

念到这里她瞟了湯姆和盖尔达一眼，用舌头舔了舔上嘴唇。为了尊重历史的眞实性，她自然也沒有放过某一个人侵入她家的一段史实；这个人的名字她本来是不屑說出的……

星期日下午四点钟来的是一些熟客人。尤斯图斯·克罗格带着他的瘦弱的妻子。尤斯图斯和他的妻子感情日益破裂，因为这位太太在他們那个被剝夺了继承权的浪子亚寇伯到了美洲以后仍然不断給他寄錢去……她从日用开支中一点点地节省下来，弄得自己和她的老头子差不多只靠蕎麦粥过日子，这样的女人又有什么办法？来的还有布来登街的布登勃洛克太太和三位千金，他們为了不昧着良心說假話，总要告訴别人伊瑞卡·格侖利希仍然沒見出息，她越长越像她那个騙子父亲了，他們又說，参議的新娘子的头发式样太炫耀了……此外塞色密·卫希布洛特也来了，她踮起脚尖在盖尔达的脑門上嘖地吻了一下，充滿感情地說：“祝你幸福，亲爱的孩子！”

以后阿尔諾德逊先生在食桌上举杯为两对新人祝賀，饒有風趣地讲了一段話，当大家端起咖啡来的时候，他像是吉卜賽人似地演奏了一段提琴，演奏时感情迸发，充滿热情，技术非常熟

练……盖尔达这时也拿起自己那把从来不离身的斯特拉狄瓦利，用自己的甜美的琴声給他伴奏了两段。他們又去風景厅里風琴前边非常美妙地表演了二重奏，多少年以前，参議的祖父也曾經在这同一个地方用笛子吹过优美的小調。

“美极了！”冬妮說，她仰臥在自己的靠背椅上——“噢，天啊，簡直太美妙了！”接着，她眼睛望着天空，严肃、庄重、声調緩慢地抒发自己激动、眞实的感情說……“你們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并不是每个人都禀賦这种才干的！拿我說吧，上天就沒有賜給我这种才能，虽然我在夜晚也常常祈求过……我是一只鵝，是一个笨虫……是的，盖尔达，让我对你說……我比你虛长几岁，我认識了生活……你是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人，你眞应該每天跪下感谢造物主……！”

“……得天独厚嗎？”盖尔达笑着說，露出她的洁白美丽的牙齿。

过了一会大家都坐在一起，一边吃加酒的果子冻，一边商談最近应該办的事情。大家决定，本月底或者下月初西威尔特·蒂布修斯和阿尔諾德逊一家便都各回各的故乡去。一过圣誕节，克拉拉的婚礼就在圓柱大厅里隆重举行。至于托馬斯的婚礼則約定在阿姆斯特丹举办，参議夫人如果健康情况許可的話，也准备参加。但日期則必須推迟到明年开春，因为两場婚事中間必須让大家休息一段时間。托馬斯虽然表示不願意，大家还是这样定規下来了。“别这样吧！”参議夫人把手放在他的胳臂上……“西威尔特有 prévenir① ！”

牧师和他的新娘不准备作蜜月旅行。但是盖尔达和托馬斯

① 法文：优先权。

則商量好經过意大利北部旅行到佛罗棱薩去。他們計划在外面待两个月，这期間安冬妮和貴堡街的一个室內装飾匠雅可伯斯共同着手把坐落在布来登街的一所美丽的小房子布置好。这所房子是一个单身汉的产业，因为他要迁居到汉堡去，托馬斯現在已和他着手談判购置这所产业的事了。啊，冬妮一定会把房子布置得叫人可心可意的！“你們会有一所旣漂亮又雅致的房子！”她説，这一点大家都不怀疑。

克利斯蒂安翹着大鼻子弯着一双罗圈腿，在屋子里东走走，西走走，他眼睛看的是两对新人手拉着手儿地坐着，听到的除了結婚、陪嫁就是蜜月旅行。他感到一陣酸痛，感到自己的左腿一陣陣地酸痛。他用一对深陷的小圓眼睛严肃不安地望着大家，臉上显出沉思的样子。最后，他装着馬齐鲁斯·施藤格的声調对他的叔伯妹妹——那个干瘦、蒼老，一声不响地坐在一群快乐的人中、永远也吃不够的克罗蒂尔德説：“啱，蒂尔达，咱們俩也結婚吧！——自然，我的意思是説……各人結各人的！”

第九章

大約在七个月之后，布登勃洛克參議带着他的夫人从意大利回来了。布来登街上还盖着三月的积雪，一天下午五点钟光景，一輛馬車停在这一家朴素的、新漆过的楼房前面。两三个儿童和大人站住脚，为了要看一眼从車上下来的人。安冬妮·格倫利希太太站在門口，为了她的布置筹备工作臉上流露着驕傲的顏色，她身后站着两个使女，戴着白帽子，裸露着胳臂，穿着带条的肥大的袍子。这是她专門为她的嫂子选雇的，現在也出来迎接主人。

盖尔达和托馬斯穿着皮大衣，剛从装滿箱籠的馬車上下来，因为劳动和兴奋而臉色通紅的安冬妮馬上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下台阶来拥抱住他們，把他們拖到过道里边去。

"你們可回来了！你們可回来了！你們两个幸福的人，跑了这么远的路！你們看見这所房子了嗎，这所带圓柱的房子？……盖尔达，你比从前更漂亮了，来，让我吻你一下……不，也要吻一下嘴……这样！你好嗎，湯姆！是的，你也要得到一个吻。馬尔庫斯說了，你們出門在外的日子，咱們这儿什么都进行得非常順利。母亲在孟街等着你們呢；可是你們还是先休息一下吧……你們要喝茶嗎？要不先洗个澡？什么都預备好了。你們沒有什么可抱怨的。雅可伯非常卖力气，我也是能出多少力气就出了多少力气……"

他們一起走进外室，让使女和車夫往屋子里搬行李。冬妮說："楼下这一层房子你們暫时不大用得着……我是說暫时，"她重复了一句，一面伸出舌头来在上唇前舐了舐，"这里很漂亮，"——說着她打开大門右边的一扇門——"窗戶前边是常春藤……朴素的木器家具……橡木的……那边，走廊那一端有一間比較大的房子。这里右边是厨房和放食物的屋子……咱們上楼去吧，啊，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指給你們看！"

他們踏着寬大的深紅色的地毯，沿着一条舒适的楼梯走上去。楼上，一扇玻璃屏門后边是一条不太寬的走廊，通向餐厅。餐厅里正中是一張沉重的大圓桌，桌上茶炊滾沸，壁上糊着暗紅的錦緞似的墙紙，沿墙摆着胡桃木雕花椅子，葦子編的坐垫，和一架龐大的食器橱，此外还有一間墙壁遮着灰色帷幔的舒适的起居間，里面套着一間小客厅，中間用帷幕隔开。小客厅里摆着包着綠条絨的躺椅，还有一扇向外面凸出去的窗戶。然而这

一层楼的四分之一的面积却被一間有三个窗戶的大客厅占去。他們从这里穿过去，走进臥室。

臥室位于走廊右首，室內挂着大花的帳幔，摆着两張桃花心木做的床。但是冬妮却徑直向屋子后边一扇暗門走去，一扭門柄，露出一座旋盘楼梯来。这座楼梯弯弯曲曲地一直通到地下室，通到浴室和使女住的屋子。

“这里眞好。我要在这里歇一会，”盖尔达說，一面倒在床前的一只靠背椅上，叹了一口气。

参議俯下身去，在她的額角上吻了一下。“累了嗎？眞是的，我倒也想换身干凈衣服……”

“我去看茶煮好了沒有，”格侖利希太太說，“我在餐厅里等着你們……”于是她向餐厅走去。

当托馬斯回来的时候，茶已經热气騰騰地倒在迈仙瓷制的瓷碗里面了。“我来了，”他說，“盖尔达还要休息半个钟头。她有点头疼。以后我們到孟街去……一切都很好嗎，我們亲爱的冬妮！母亲，伊瑞卡，克利斯蒂安都好么？……可是首先我們得向你致衷心的感謝，”說着他作了一个充滿感情的姿势，“我和盖尔达，你为我們操了这么大的心，你这好心腸的人！你把这些事办得多么漂亮、多么周到啊。除了我的妻子要在窗前摆两盆棕櫚，我还要搜寻几張油画之外，什么东西都不缺了……現在該你談談了！你过的怎么样，这些日子你都作什么了？”

他替他的妹妹拉过一把椅子来，一边听她說話，一边慢慢地啜茶，吃一片餅干。

“哎，湯姆，”她回答說。“我有什么事好做呢？我的生活已經过去了……”

“你胡說，冬妮！你又談什么生活……但是在咱們家待着的

确很煩悶是不是？”

“是的，湯姆，我实在悶得不得了。有时候我悶得实在想大哭一場。替你們布置这所房子倒給我很大的乐趣。你不会知道，你們回家使我多么快乐……但是我在家里并不愉快，也許这样想是罪恶，那就請上帝寬恕我吧。我現在已經是三十岁的人了，但是这还不是跟最后的天国的子民，跟盖尔哈特太太們，或者跟母亲的那些专門以吃寡妇产业为生的黑衣紳士們結成莫逆之交的年紀……我不相信这些人，湯姆，他們是披着羊皮的狼……是些居心叵測的人……不錯，我們都是有缺陷的人，心中有罪，但是，这些人装成一副悲天憫人的样子把我当做走入迷途的人看的时候，我禁不住当面嘲笑他們一通。我一向认为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在我們和亲爱的上帝之間不需要一个中間阶层。我的政治見解你是知道的。我希望，公民对于政府……”

“这么一說，你感到有些寂寞，是不是？”托馬斯为了不使她談到題外去，釘問了她一句。“可是你不是有伊瑞卡嗎？”

“是的，湯姆，我非常爱这个孩子，虽然也有人說我天生是不喜欢小孩的……可是，你知道……我对你是无話不談的，我是个实心眼的女人，心里有什么就說什么，我不会玩弄詞藻……”

“这是你的优点，冬妮。”

“簡单地說，悲哀之处在于，我一見这孩子就想到格倫利希……就是布来登街的几位本家也說这孩子长得太像他了……而且，这孩子一在我身前，我就禁不住想：‘你已經有了一个大女儿，是一个老太婆了，你的生活已經过去了。过去曾經有几年你还称得起在生活着，可是現在尽管你活到七十岁八十岁，你也不过只能坐在这里听丽亚·盖尔哈特朗誦罢了。’这种思想这么让人忧愁，湯姆，一想这个我就覚得嗓子里堵着一个疙瘩，气也透

不过来。可是你知道，我觉得我还这么年輕，还在念念不忘，想重新踏进生活里去……最后我还要說，不只在家里，就是在城里任何地方我也觉得不自在，因为我对自己的处境不是盲无所知，我不是笨鵝，我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这一点你要相信我。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理应感觉到这个，这是显而易見的事。你可以相信我說的是实話，每逢我想到咱們家的名声虽然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錯却蒙受到这个污点的时候，我的心就非常沉重。尽管你作了很多出色的事，尽管你賺了很多錢，成为全城的首要人物，人們还是要說：‘哼……这个人的妹妹是个离了婚的女人。’譬如說，哈根施特罗姆家的姑娘，玉尔新·摩侖多尔夫見了我就从来不打招呼……当然，她是个笨鵝！可是别的人家也是一样……虽然如此，我还不放棄希望，湯姆，我还相信一切都会好轉！我还年輕……我不是还有几分顏色嗎？陪嫁嫣嫣再給不了我很多，然而总也是一笔相当的数目。如果我再結婚呢？坦白的說吧，湯姆，这是我念念不忘的願望！結了婚就什么都好了，污点也去掉了……噢，天啊，如果能有一个和咱們門第相当的人家，我能够再建立起一个家庭——！你认为我这些是不是完全是空想？”

“不，冬妮！完全不是空想！我自己也常常这样計算。但是我觉得，首先你需要到外面走走，把精神振作一下，换一换环境……”

“一点不錯！”她热心地答应說。“現在我必須給你讲一个小故事。”

托馬斯非常欢迎她这个提議，身子不觉往后靠了靠。他已經在吸第二支紙烟了。这时暮色已經悄然降下来。

“是这么回事，当你們不在家这段期間，我差点找到一个职

业，在利物浦一家人家里当女伴！你也許对这种作法很感到气憤吧？……是不是有一些不很体面？……是的，是的，也許不很体面。但是我的迫切的願望就是走出去……簡单地說，我的事情并沒有成功。我給那位小姐寄去一張像片，她說不能聘請我，因为我长得太漂亮啦；她家里有一个大儿子。您长得太美了，她信里写道……哈，我从来沒有像听这句話时这么喜欢过。"

两个人都痛痛快快地大笑了一陣。

"可是現在我另外有一个打算，"冬妮接着說。"我接到一个邀請，伊娃·尤威尔斯請我到慕尼黑去……是的，她現在已經成为尼德包尔太太了，她的丈夫是一家釀酒厂厂长。她叫我去拜訪她，我想我很可以利用一下这个机会。当然了，伊瑞卡不能跟我去。我要把她送到塞色密·卫希布洛特的寄宿学校去。她在那里会得到妥善的照顾。你有什么反对的意見嗎？"

"完全同意。无論如何你需要换一个新环境。"

"是的，正是这样！"她感激地說。"可是現在該你談談了，湯姆！一直听我在嘮嘮叨叨地說我自己的事，我真是自私。現在你說說吧。噢，天哪，你是多么幸福啊！"

"是的，冬妮！"他用深信的口气說。出現了片刻的沉默。他把嘴里的一口烟吹过桌面，接着說下去："首先我感到非常高兴，自己結了婚，又建立了家庭。你是知道我的，我不适宜于作单身汉。单身汉的生活总有些孤独和浪蕩的气味，而我却有自己的抱負，这你是知道的。我认为我的事业，不論从商业上讲或者——說句半开玩笑的話——从政治上讲，都已經到了尽头了……但是一个人只有作了一家之主，作了父亲才能得到别人真正的信任。然而过去我真可以說是千鈞一发，冬妮……我有一点太挑剔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內我认为不可能在世界上尋到

可意的人。然而盖尔达的出現决定了大局。我立刻看到，她是唯一的人，天造地設……虽然我也知道，城里有很多人对于我这种眼光很不以为然。她是一个奇妙的人，这种人世上是少見的。自然，她和你是很不相同，冬妮。你性格很单純，也很自然……簡单地說，我的妹妹是一个更热情活潑的人，”他忽然把声調降低，继續說，“盖尔达自然也有她的热情——在她演奏提琴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但是有的时候可以說她有一些冷淡……簡单地說，我們不能用普通的尺度衡量她。她天生是艺术家的气质，她这个人有自己的特点，又神秘又迷人。”

“不錯，不錯，”冬妮說。她很严肃地注意听着他哥哥說的这些話。这时，屋里已經昏黑了，但是他們并沒有想到点灯。

这时走廊的門开了，在他們的面前，在朦朧的暮色里出現一个修长的身形，雪白的凸紋布的便服，蓬松地低垂到地面上。深紅色的厚密的头发圍着白皙的面孔，两只棕色的眼睛离得不太远，眼眶里罩着一层青圈。

这是盖尔达，未来的布登勃洛克的母亲。

第六部

第一章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几乎总是独个儿在自己的漂亮的餐厅里吃第一頓早餐，因为他的妻子午前經常头痛、精神不振，总要很晚才走出臥室。吃过早餐，參議立刻到孟街去——公司的办公地点一直設在那里，在中层楼里和他的母亲、克利斯蒂安以及伊达·永格曼一起吃第二道早飯。直到下午四点吃午飯时才能見得到盖尔达。

老屋的楼下一层由于商业活动倒还一直保持着活跃和生气，但是楼上現在却空蕩蕩的，不胜其凄凉清冷。小伊瑞卡已經由卫希布洛特小姐收納下作了寄宿生，可怜的克罗蒂尔德带着自己的四五件家具在一个寡妇中学教員，一位克罗色敏荚女博士那里找到了便宜的寄宿处。甚至連老僕人安东也因为少主人更需要他，已經离开这里到那边新居去了。有时克利斯蒂安一上俱乐部，下午四点钟圓桌旁边就只孤零零地剩下老參議夫人和永格曼小姐两个人。圓桌四周的加板自然一块也用不着支起来，在悬着一幅又一幅的神像的空曠的大餐厅里，这張圓桌显得異常渺小。

自从約翰·布登勃洛克参議死后，孟街的社交生活也消沉下去，除了偶尔有些神父牧师之流的人物来拜訪以外，老参議夫人只有在星期四能看到一些亲友，此外，再也見不到别的什么客人了。但是另一方面她的儿子和新媳妇却已經举办过一次宴会了。这次宴会办得很有排場：餐厅和起居間都摆满宴席，特别請了厨师和临时工人；預备了吉斯登麦克厂造的酒，宴会从五点钟开始，直到深夜十一点还听得到人們的喧嘩笑語。朗哈尔斯·哈根施特罗姆、胡諾斯、吉斯登麦克、鄂威尔狄克、摩侖多尔夫几家人，商人和学者，結了婚的夫妇和单身汉，都是这天的座上客。飯后大家又玩惠斯特牌戏，听了几曲音乐表演。这次宴会在証券交易所一直被談論了一星期之久，备受贊賞。这一次宴会証明，年輕的参議夫人确实是一位交际場中的能手……当天晚上，屋子里还燃着燒殘的蜡烛，桌椅凌乱，空气里殘留着美酒佳肴、香水、咖啡、雪茄、女人身上和餐桌上摆着的香花交織成的濃厚香气，这时只剩下参議夫妇两人，托馬斯握住他妻子的手对她說：“太好了，盖尔达！我們沒有什么要紅臉的。这种事很重要……我不喜欢办舞会，让一些年輕人在这儿乱跳乱蹦，再說地方也不够。但是成家立业的人在我們这儿会感到乐趣的。这样的宴会固然花錢多一点……但是花得有价值。”

“你說得对，”她回答道，一边整理了一下胸前的花边，她的洁白胸脯隐約从花边底下透出，像大理石似地晶瑩。“我也喜欢宴会，不喜欢舞会。宴会特别能給人一种舒坦的感覚……我今天下午玩了一会乐器，当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覚……現在我的脑子好像已經死了，就是有閃电打进来，我覚得我也不会改变面色。”

第二天十一点半参議在母亲身边坐下吃早餐的时候，他給她念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媽媽：

我一定要請您原諒，我已經到这里八天了，一直还沒有写信，实在太不像話了。这里要看的东西太多，忙得我一点工夫也沒有——这些事我下边再談。首先我必須要問，你們这些亲人，您、湯姆、盖尔达、伊瑞卡、克利斯蒂安、克罗蒂尔德和伊达身体都好嗎？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件事。啊，这些天我看了多少东西啊！繪画展覽館啊、雕塑品陈列館啊、皇家酿酒厂啊、皇家剧院啊、教堂啊，以及許許多多的东西。这一切留待我以后口头告訴你們吧，不然就是把我累死也写不完。我們还乘馬車到伊薩尔峽谷去了一次，明天准备到屋尔姆湖远足。日程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安排下去。伊娃对我很好，尼德包尔先生，那位酿酒厂經理，也是一个和藹可亲的人。我們住在城內一个非常美丽的广場旁边，广場正中有一口井，就像咱們家市場上的井一样，我們住的房子离議会大楼非常近。我从来沒有看見过这么美丽的房子！这所建筑物从上到下繪着五色繽紛的图画，什么屠龙的圣乔治啊，穿着盛装、佩着紋章的巴伐利亚的老諸侯啊，你們想一想吧！

是的，我非常喜欢慕尼黑。这里的空气很富于强健神經的作用，我的胃病現在一点也不犯了。我很喜欢喝啤酒，喝的很多，特别是因为这里的水不很清洁。但是对这里的膳食我还不很习慣。这里蔬菜吃得太少，面粉則太多，譬如說在湯汁里吧，眞叫人头痛。这里的人不懂得吃眞正的烤小牛肉，因为肉鋪的人总是把肉切得乱七八糟。此外我在这里也吃不到魚。整天喝啤酒就黃瓜和馬鈴薯凉拌菜，眞是荒謬透頂，我的胃已經咕嚕嚕地提出抗議了。

当然，你們也会想到，人們初到一个新环境总要使自已习慣

一大堆新事物的，我到这里就如同到了外国似的。使用的是不同的銅币，跟普通人，跟佣人說話彼此了解也有困难，对他們說来我的話太快，对我說来他們的話吉利咕嚕一点也听不清——此外这里还有天主教。我恨他們，你們知道，我看不起这种教……

参議念到这里笑了起来，他手里还拿着一块塗着香草奶酪的面包，仰靠到沙发上。

“看你，湯姆，你笑什么？”他的母亲說，用中指在桌布上敲了两下。“她能这样坚持她父亲的信仰，鄙視基督新教以外的那些花言巧語，我是非常高兴的。我知道，你在法国和意大利日子久了，对于他們天主教会也有些同情起来。然而这不是你的宗教感，湯姆，这是另外一种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我們虽然讲究寬恕，但是在这些事情上嬉戏的态度和偏心都是非常有罪的。我一定要祈求上帝，让他随着你們年龄的增长使你們在这方面也懂得严肃起来。使你和盖尔达，因为我知道她也是屬于那些信仰不坚定的人之列的。我想你听了作母亲的这番話，不会生气吧。”

他接着念下去：

井泉上边立着一个圣母像，我从窗戶里就可以看到。常常有人来給她献花圈，一些普通老百姓带着玫瑰花的花环跪着祈禱，那景象真动人。虽然书里面写的是：回到你的小屋去。街上常常有僧侶走过，他們总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可是您决想不到有这样的事！昨天有一个地位很高的教会中的人坐着馬車經过戏院街，也許是一位大主教，一位年高有德的人——不管是什么人吧，这輛馬車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这位先生竟从窗戶里向我狠狠地盯了两眼，那眼色活像一个禁卫軍少尉的

一样！您知道，母亲，我一向就不把您那些傳教师、神父之类的朋友看在眼里，可是跟这位教会里的浪蕩王爷比起来，那位眼泪汪汪的特利什克眞不啻小巫見大巫了。

“这是什么話！”老参議夫人吃惊地喊起来。

“眞是咱們的冬妮！”参議說。

“怎么，湯姆？”

“喏，她多半是先逗弄了他一下，……試試他是怎样的人。我是知道冬妮的！反正这两眼是非常使她开心的……也許这就是那位老先生的本意。”

对这个問題老参議夫人沒有仔細追究，他接着念下去：

前天尼德包尔先生举行了一次晚宴，有意思极了。虽然人家的談話我有时跟不上去，我覺得他們的語調有时 équivoque①，他們甚至請了一个宮廷的歌剧演員来唱了几首歌，还有一个年輕的艺术家求我，他要給我画一張画像，但是我拒絕了，我覺得不太合适。我最感覚兴趣的是跟一个姓佩尔曼內德的先生的談話——你們过去听过有人姓这个姓嗎？——他是一个經营忽布②的商人，一个討人喜欢的有趣的人，已經过了中年，却还是独身。吃飯的时候他和我同席，飯后我也大半跟他在一起，因为在所有这些来客中他是唯一的一个新教徒，而且他虽說是慕尼黑人，老家却是紐倫堡。他一再对我說，我們的公司他久已聞名，他說这話时語气极为恭敬。湯姆，你可以想到我当时多么高兴。他又詳細地打听了咱們家的情形，我們兄弟姐妹几个，以及諸如此类的事。甚至連伊瑞卡和格侖利希的事他也問到了。他常

---

① 法文：模棱两可。

② 忽布是使啤酒带苦味的一种原料。

常到尼德包尔家来，明天到屋尔姆湖远足他也可能参加。

下次再談吧，亲爱的媽媽，我不能再写下去了。如果生活得健康愉快，像您常常說的那样，我还要在这里待三四个星期，以后我就可以亲口給你們讲慕尼黑的事了，在信里我眞不知道从哪下笔。但是我可以說，我非常喜欢这里，只是需要訓练一个会做像样的湯汁的女厨子。您知道，我已經是个老婆子了，我的好日子已經过去，我在世界上沒有什么可期望的了。但是如果，譬如說伊瑞卡以后能够健康幸福地在这里結了婚，我絕对不反对。

念到这里参議禁不住又把早餐擱下，笑着靠到沙发上。

"她眞是个妙人儿，母亲！要是她想作假，簡直找不出第二份儿来！我最佩服她这一点。她簡直不会装假，她的装假的技术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是的，湯姆，"老参議夫人說，"她是个好孩子，她应該得到幸福的。"

接着她把信讀完了：

……………

慕尼黑，一八五七年四月二日

瑪丽安广場五号

第 二 章

四月底格侖利希太太又回到娘家来了，虽然她經历了一段不平常的生活，現在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她又要参加祈禱，又要在"耶路撒冷晚会"上听丽亚·盖尔哈特朗誦，她的心情却显然非常愉快，滿怀希望。

她是从布痕回来的，这一天她的那个作参議的哥哥到車站去接她，跟她一起乘馬車回来。馬車一走进霍尔斯登城門，参議就禁不住恭維她説，家里的人除了克罗蒂尔德以外，她实在是最漂亮的一个。“噢，天啊，我恨你，湯姆，”她回答説，“你为什么要这样挖苦一个老婆子呢……”

但是参議説的确实是由衷之言：格侖利希太太的确出色地保持住她的風韵。她的金灰色的头发非常茂密，她在头边梳起两个蓬，然后从两只嬌小的耳朵上面攏到后面去，用一只貝母的梳子在头頂高高挽起一个髻子；她的灰藍色的眼睛仍然閃露着溫柔的目光；此外，她的美丽的上唇，她的美丽的鴨蛋臉和柔嫩的肤色，这一切給人的印象是，她还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人，誰也不会想到她已經年滿三十了。她戴着一副非常精致的金的吊耳环，这种耳环在祖母一代就非常时兴，只不过式样略有不同罢了。暗色的薄綢衣服，緞子翻領和平絲子肩飾，松松的腰身，使她的胸部望去丰滿而柔和，极富于魅惑力。

正像我們前面説过的那样，她的心情很好，逢到星期四，当布登勃洛克参議，布来登街的几个本家，克罗格参議，克罗蒂尔德，塞色密·卫希布洛特带着伊瑞卡来吃飯的时候，她就有声有色地談起慕尼黑来，談那里的啤酒，談通心粉，談那个要給她画像的艺术家，談留給她印象最深的宫廷馬車。她有时也順便提到佩尔曼內德先生，而如果遇到菲菲·布登勃洛克説出下面这样的話，像什么这样的旅行愜意固然愜意，却不会带来什么实际的結果，这时格侖利希太太就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不理睬她，向后仰着头，却又尽力把下巴貼到胸脯上。

此外她又新添了一种习慣，每逢門鈴在过道里响起来的时候，她就急急忙忙跑到楼梯口去看来的人是誰……这是什么意

思呢？这件事大概只有伊达·永格曼——冬妮小时的保姆和多年的挚友——一个人知道。永格曼常常对她說："小冬妮，我的孩子，他早晚会来的。他不会存心作傻瓜的……"

家里的人也都感謝冬妮給家里带来了欢快的气氛，說实話，家中的空气这时确实非常需要活跃一下。原因就是，随着时日的推延，公司主人和他的兄弟之間的关系不但沒改好，反而可悲地日漸恶化下去。两兄弟的母亲，老参議夫人，忧心忡忡看着事态的发展，为了居中調停，不知嘔了多少心血……她虽然一再規劝克利斯蒂安应該更正規地上班，克利斯蒂安却只是心不在焉地以沉默代替回答。有时他的哥哥也这样責备他，这时他的态度就变得严肃不安，显出一副心事重重、羞愧难当的样子。他并不为自己辯解，而且接連几天，在办理英文书信方面确实表現了更多的热忱。但是在哥哥身上却越来越发展一种对兄弟的恼怒和鄙視，虽然克利斯蒂安对哥哥的指責并不辯解，只是沉思地、目光惶惑不安地表示接受，哥哥的恼怒和鄙視却依然不能为之稍減。

托馬斯的繁忙的业务和他的神經状态不允許他同情地或至少平心靜气地傾听克利斯蒂安对自己变化多端的病症作詳細的描述，在他母亲和妹妹面前他甚至厌恶地称这些病症为"令人厌恶的自我观察的愚蠢的結果"。

克利斯蒂安的腿疼病，那种捉摸不定的酸疼，因为采用了种种外部治疗，已經有一个时期不犯了。但是在飯桌上吞咽不下食物的現象却仍旧常常发生，而且最近又加上了呼吸困难，染上哮喘病。好几个星期克利斯蒂安一直认为这是肺病，总是皺着鼻子不厌其詳地把病况和病历叙述給家里人听。格拉包夫医生被請来問計。他肯定地說，心和肺都运动得正常有力，他把偶然呼吸困难的現象归之于某一部分肌肉的一时怠惰。为了使呼吸

畅快，他首先建議用扇子，以后又开了个綠色粉末的药方，用时把药末点着，把烟吸进去。克利斯蒂安整天离不开这把扇子，就是在办公室里也揮个不停，当公司主人制止他的时候，他就回答說，在瓦尔帕瑞索因为天气炎热每个办事員都有一把扇子：“琼尼·桑德施托姆……我的天老爷啊！”又有一次，也是在办公室里，开始时他坐立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了半天，接着竟把他的药末掏出来，弄得滿屋烏烟瘴气，臭味熏人，很多人禁不住咳嗽起来，馬尔庫斯先生甚至臉色都白了……这一次引起了公开的冲突，激烈的爭执，如果不是老参議夫人又一次把事情平息下去，为两人开解的話，兄弟俩馬上就会鬧决裂的……

然而不愉快的事情不止这一件。参議对克利斯蒂安外面的生活，对于克利斯蒂安常常跟他的老同学、律师吉塞克博士一起的作为也是抱着反感的。克利斯蒂安不是一个伪君子，不懂得假装正經。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在他的故乡这里，虽然那些令人起敬的从事商业的市民們摆着无可指責的道貌岸然的面孔在馬路上走来走去，手杖橐橐地敲着人行路，可是这座港口和貿易的小城在道德上远不是沒有瑕疵的。人們为了弥补在办公室里坐椅上度过的劳累的时日，不仅是狂飲大嚼一頓就算了……但是人們用了一張規矩方正的袍子把这些弥补的方法掩盖起来，如果說布登勃洛克参議的第一条戒律就是“保住臉面”，那么在这方面他眞是深得本城人处世为人之道了。吉塞克律师是那些善于适应商人生活方式的学者之一，而且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个紈袴子弟。但是，正如同其他的慣会享乐的人一样，他懂得怎样維持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怎样避免丢丑。在政治和职业方面，保持无可非議的好名声。最近他和胡諾斯小姐訂婚的消息剛剛宣布。这也就是說，他爬上了第一流社会，得到了一笔

可观的陪嫁。他对于本城的事务抱着非常濃厚的兴趣，人們說，他正在着眼于議会中的位置，而且进一步对于市长鄂威尔狄克的宝座也怀着勃勃野心。

然而他的朋友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这位曾經有一次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梅耶—德—拉—格兰日小姐，献給她一个花圈并且对她說，“噢，小姐，您演得太妙了”的人——这位克利斯蒂安，却由于他的性格和长期在外流浪发展成一个过于天真的、不知顾忌的紈袴子弟，在爱情上也和在别的事情上一样，不願意約束自己的感情，不懂得言行謹愼，維持体面。譬如說，他和夏季戏院里的一个无名的女演員的事，便成为全城談笑的材料。那个慣和上流社会来往的鑄钟街的施篤特太太便对每一个喜欢听閑話的太太說，又有人在大街上看見克利山和蒂渥利的女人在一起了。

但是即使是这件事也并沒有触犯众怒。……这里的人們憨直而多疑，他們不願意把道德上的憤慨郑重其事地显示出来。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以及和他情形类似的彼得·多尔曼参議——他因为自己的买卖一蹶不振也是这样坦率地行事——被看作是給大家寻开心的人，而且是紳士們集会时不能缺少的人物。但是大家也并不把他們看作如何重要，在談論比較严肃的事情时他們就不算数了。全城的人，不論是在俱乐部，在交易所，在碼头，大家只叫他們的名字，“克利山”和“彼得”，这件事也很能說明問題。而一些怀着恶意的人，例如哈根施特罗姆家的人，笑的則不是克利山的故事和笑話，他們笑的是克利山本人。

克利斯蒂安并沒有理会这一点，或者充其量只不过像他平常那样，只是惶惑不安地沉思一刻便让事情过去了。然而他的哥哥，布登勃洛克参議却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克利斯蒂安正暴露

給自家的仇人一个下手进攻的弱点，而且……这样的弱点本来已經比比皆是了。布登勃洛克和鄂威尔狄克两家的关系已經很疏远了，而且自从市长去世以后，这种关系已經不起作用了。克罗格家的威望也一落千丈，目前处处都不再出头，而且他家的那个浪子的丑事也鬧得滿城風雨……已故世的高特霍尔德伯父的門戶不当的婚姻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參議的妹妹虽然并不是完全沒有再嫁的希望，但現在却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而今他的兄弟又是这样一个笑柄。他的小丑的行动只供那些有作为的紳士們茶余酒后消遣談笑的材料，无論是善意的也罢，是恶意的也罢。此外他又到处举債，每一季度結尾，当他手中沒錢的时候，他就毫不在乎地让吉塞克代为償还……这也是一件非常使公司丢臉的事。

托馬斯对于他的兄弟的厌恶鄙視之情，在家庭中的任何一件瑣碎的事上都表現出来，而克利斯蒂安对这种感情却只是沉思地、冷淡地承受着。譬如說，大家談到了布登勃洛克家过去的历史，从克利斯蒂安当时的情緒看，他可能是要充滿感情和热爱地认眞談論一番他的故乡和祖先，尽管这种情緒和他平日的行徑也許不太符合。但是參議立刻就出来冷言冷語地說两句話，把克利斯蒂安的談話打断。他不能忍受这件事。他这样看不起他这位兄弟，甚至不允許他爱自己所爱的东西。如果克利斯蒂安用的是馬齐魯斯·施藤格的方言談这些事，也許他倒能听下去。再譬如說，他讀了一本书，随便一本什么历史书，印象很深，非常感动地把它称贊了一番。克利斯蒂安是一个缺乏創見的人，他自己是发現不了这本书的，但是他很容易接受别人意見，受别人影响，于是在他听了他哥哥这番贊揚之后，也会去讀这本书，由于事先形成了某种見解之后，他也发現这本书非常之

好，就尽情地把自己的感受說了出来……可是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本书对于托馬斯就算毁了。再談到这本书时，他表現了一片冷冷淡淡、漠不关心的态度。他装作好像沒有怎么讀过它，而让他兄弟一个人去欣賞它……

第 三 章

布登勃洛克参議从“和諧”俱乐部回到孟街来。这是一个紳士們組織的讀书俱乐部，他吃过第二頓早餐后剛在那边消磨了一个钟头。他从后門走进院子，匆匆地轉到花园側面去，穿过連接着前后两个院子、夹在两堵长滿青苔的高墙中間的一条石子路，穿过門道，大声向厨房探問他的兄弟是否在家，又让人家等他兄弟回来以后立刻告訴他。然后他穿过办公室——办公室的人看見他都更深地埋头在面前的賬本上——走进自己的私人办公室。他把帽子和手杖扔在一边，穿上工作服，走到窗子旁边的面对着馬尔庫斯的位子上。在他的淡淡的眉毛中間刻着两条皺紋。一根快要吸完的俄国烟的烟头不安地从一边嘴角移到另一边嘴角。他拿紙、拿文具的动作都是那么急促、慌張，弄得馬尔庫斯先生不停地用两根手指来回撫弄自己的上髭，目不轉睛地打量着这位股东。一些年輕的人都揚起眉毛来看着他。东家生气了。

过了大約半个钟头，在这段时間里只听見笔尖的沙沙声和馬尔庫斯先生的小心的咳嗽声，参議从綠色的窗帘望过去，看見克利斯蒂安抽着紙烟从街那面走过来。他正从俱乐部回来，他在那里吃过早飯，玩了一会儿牌。他的帽子稍微向一边歪着，手里揮摆着一根黃色的手杖，这根手杖也是从“那边”带来的，手

杖头是一个烏木雕刻的女尼半身像。显然他的身体很健康，情緒也非常高。一边哼着一首什么歌，一边踱进办公室里，对屋子里的人說了句“早上好，諸位先生！”虽然这时已經是明朗的春日下午了。他向自己的位子走去，为了“作一点点工作”。但是参議这时站起来，眼睛并不望他，仿佛是漫不在意地对他說，“啊……我跟你說两句話！”

克利斯蒂安随在他身后。他們比較快地走过門道。托馬斯把手背在背后，克利斯蒂安不由自主地也作着同一姿势，把一只大鼻子向他的哥哥聳着。在他的赭色的英国式的下垂的上髭上面，凹陷的两腮中間，他的弯鈎鼻子显得瘦骨伶仃地翹出来。当他俩走过院子以后，托馬斯說：“你陪我去花园里走几步吧，我的朋友。”

“好，”克利斯蒂安回答說。接着又沉默了半晌，两个人在最外边一条路上，經过凉亭的罗可可式的正面，从左边起繞着花园踱起步来，这时正是初发苞蕾的季节。最后参議叹出了一口气，大声說：“我剛才非常生气，因为你的行为。”

“我的……”

“是的。有人在‘和諧’俱乐部里告訴我一句話，这句話是你昨天晚上在俱乐部里甩出来的。你这句話說得这样卤莽，这样不知輕重，我簡直找不到詞儿……你的愚蠢行为当場就让你丢了丑。有人立刻駁斥了你。你还記得这件事嗎？”

“啊……現在我知道你說的是什么了。——是誰告訴你的？”

“誰告訴也一样。——多尔曼。——自然，他說話的声音是让那些还不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也拿它当个笑話听……”

“不錯，湯姆，我一定要跟你說……哈根施特罗姆眞是不知廉耻！”

“你还以为别人……可是这是……听我告訴你！”参議大声說，他掌心向上，伸出两只胳臂，激动地来回摇撼着，头向一边偏着，“当着这样一群人的面，这里面旣有商人也有学者，你却让每个人听見你說这样的話：认眞研究起来，哪个买卖人都是騙子……可是你自己就是一个商人，就在一家公司里工作，这家公司正用尽一切力量保持着它的誠实无欺、无懈可击的名誉……”

“我的老天爷，托馬斯，我是在說玩笑話啊！……虽然……当眞讲起来……，”克利斯蒂安加添說，皺着鼻子，头微微向前探着……他保持着这样的姿势走了几步。

“玩笑，玩笑！”参議喊道。“我想我是懂得什么叫玩笑的，可是你也看到了，别人怎么样了解你的开玩笑的話！‘可是我就非常尊重我的职业，’这是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回答你的話……而你却坐在那里，一副游手好閑的样儿，对于自己的职业一点也不尊重……”

“啊，湯姆，我求求你，你这是怎么說話！我請你相信我的話，他把大家的情緒完全破坏了。大家都哈哈大笑，明明都认为我說得有道理。突然这位哈根施特罗姆先生坐在那儿，带着一脑門的正經說。可是我……这个笨蛋。我眞替他害臊。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我还琢磨了半天这件事，当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覺……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过这种感覺……”

“别无聊了，我求求你，别无聊了！”参議打断了他的話，由于恼恨全身索索地顫抖。“我同意你的話，他的答話也許不符合当时的情緒，也許表示他这人沒有趣味。但是在你沒有說話以前，姑且承认你說这种話有必要吧，至少也要选择一下对象哪，免得这样愚蠢地受别人收拾啊！哈根施特罗姆利用这个机会，打了我們……是的，不只打你一个人，打了我們一个耳光，你知道，他

的答話是什么意思嗎？意思是：您这种看法是在令兄布登勃洛克先生的办公室里得到的嗎？他是这个意思啊，你这蠢驴！”

“什么……蠢驴……，”克利斯蒂安說，他的臉色变得迷惑不安起来……

“最后你还应該知道，你不只是屬于你一个人的，”参議继續說，“虽然如此，如果你只是自己鬧笑話，我是听其自然的，你哪一天不鬧笑話！”他喊起来，他的面色煞白，他的头发留作两个蓬向后梳起来，掩着下面的窄窄的額角，这时額角上也青筋迸露。一只淡眉毛向上挑起来，甚至他的直翹的上鬚尖也气得索索抖动。他的手向旁边一摆，仿佛是把自己的話擲在克利斯蒂安脚前的石子路上似的……“你鬧的那些風流事，你的小丑的举止，你的病以及你的治病的方法，这一切都使你成为一个大笑話……”

“噢，托馬斯，”克利斯蒂安說，神情严肃地搖着头，伸出一根食指来，样子显得有些笨拙……“讲到这件事，你是不太了解我的，你知道……事情是这样……一个人必須让自己的良心平静……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这一点……格拉包夫替我开了一个治頸部肌肉的药方……很好！如果我不用他的药，如果我把药扔在一边，我心里就不宁静，一点依靠也沒有，就恐惧得要命，感觉不舒适，咽不下东西去。但是如果我用了药，我就覺得自己已經尽了責任，就覺得身体正常了。这样我的良心安适了，我平静、滿足了，咽东西也就沒問題了。我想，这还不是他的药的功能。你知道……但是事情是这样，一种想像，如果我了解得正确的話，只有通过另一种想像，一种与之相反的想像，才能解除……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这一点……”

“不錯，啊，不錯！”参議喊道，两只手捧了一会儿头。“你就这

样做吧！随着你的想法做吧！但是不要談論它！不要叨叨不休地說它！不要拿你那莫須有的小事来攪扰别人！你这样一天到晚喋喋不休地胡扯也让人笑話死你了！可是我告訴你，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只是自己出丑，我是沒有閑心去管的。但是我禁止，你听見沒有？我禁止你把公司牵連进去，像你昨天晚上作的那样！”

克利斯蒂安沒有回答，只是用手慢吞吞地攏着自己的稀疏的、褐色的头发，臉色严肃、慌乱，眼睛若有所思地游移不定。无疑，他脑子里想的仍然是他剛才說的那些話。沉默了一刻。托馬斯一語不发地絕望地踱来踱去。

“你說，所有的商人都是騙子，”他重新开口道……“好！你是厌煩了你的职业了嗎？你后悔作商人了嗎？你当初求得父亲的同意……”

“是的，湯姆，”克利斯蒂安沉思地說，“我眞后悔沒有去念书，在大学里一定很有意思……高兴去就去，完全凭自己喜欢，坐下听听讲，就好像在戏院里……”

“好像在戏院里……哼，我看对你最合适的地方莫过于在演杂技的咖啡館里当小丑了……我不是开玩笑！我誠心誠意地认为，这是你內心的願望！”参議断言說。克利斯蒂安一点也不辯駁，他只是茫然向空中凝視着。

“而你竟厚臉說这种話，你不了解……一点也不了解什么是工作，你整天就知道进戏院、游蕩、装疯卖傻，你装了一肚子情緒、感触、故事，你就跟这些东西打交道，視为珍宝，研究来，研究去，你能够恬不知耻地胡乱扯这些事情……”

“是的，湯姆，”克利斯蒂安有一些抑郁地說，又用右手摸了一下头頂。“这是实話，你說得一点不錯。这就是咱們两人的不同处，你知道。你也喜欢看戏，而且从前，这是我們两人私下說，

你从前也有过一些風流事，有一个时期你也特别喜欢讀小說、詩等类的东西……可是你一直懂得把这一切跟正常的工作，跟严肃的生活很好地結合起来……我却不能，你知道。我完完全全被另外那些东西，那些无益的东西占据住了，对于正經事反而沒有精力了……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我……”

“噢，你也看到这一点了嗎？”托馬斯喊道，他站住不动，两臂在胸前一叉。“你怯怯懦懦地承认了这一点，却仍然按照老样子办事！难道你是一只狗么，克利斯蒂安！？老天在上，一个人到底还有自尊心啊！如果一个人自己也找不到言詞为他的生活辯护，他怎么能还继續这种生活呢？可是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这种本性！如果你能看清楚一件事，能了解它，描述它……不成，我的耐性已經到了极限了，克利斯蒂安！”参議猛地向后退了一步，把手平伸出去，急遽地一揮……“到此为止吧，我跟你說！你照样拿你的薪水，可是永远也不要上班了……这我一点也不生气。你还是到一边去胡鬧去吧，像你一向做的那样。可是不論你到什么地方，你連累了我們，連累了我們一家人！你是一个贅瘤，你是生在我們家庭身上的一块烂肉！你是本城的禍患，如果这个家是我自己的，我就要把你赶出去，从大門赶出去！”他大声喊道，一面憤怒地朝着花园、院子、寬闊的甬路用力一揮胳臂……他已經控制不住自己了。长期抑压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

“你这是怎么啦，托馬斯！”克利斯蒂安說道。他的心头这时也涌上一股怒气，虽然他那发怒的样子显得頗为可笑。他站在那里，姿势正像每一个罗圈腿的人那样，身子佝僂着，头、肚子和膝盖向前凸出来，样子有点像一个大問号。他把一双深陷的小圓眼睛尽量睜大，好像他父亲发怒时的神情，眼睛周圍罩上一圈

紅圈，一直紅到顴骨上。“你这是怎么对我說話！”他說。“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我自己会走，用不着你来赶我。呸！”他又从心坎里斥責了一句，伴随着这个字急遽地把手向前一抓，仿佛在捕一只蒼蝇似的。

出人意料之外，托馬斯听了他的話并沒有生更大的气。相反地他一声不响地把头低下来，慢吞吞地继續圍着花园走动起来。仿佛他最后終于能把他的弟弟激怒起来，使他說出激烈的反对話，使他提出抗議，他自己已經心滿意足了，已經非常舒适了。

“你可以相信我的話，”他平靜地說，一面又把手背在背后。“这場談話眞使我很难过，克利斯蒂安，然而我們早晚需要这样談一次。在一家人里边鬧这样的事是可怕的，可是我們一定要把心里的話都說出来……我們現在可以平心靜气地把事情談一談，年輕人。如果我看得不錯的話，你不喜欢你如今的位置，是不是？……”

“不喜欢，湯姆，你看得不錯。你知道：开始的时候我非常滿意……我觉得我在这里比在外人的商号里好。但是我缺少的是独立，我想……当我看到你坐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一直羡慕你，因为对你說起来，那算不了什么工作。你工作并不是出于必要，作为主人和东家，你可以让别人替你工作，你只要算算賬，管理着别人就成了，你沒有什么事情好作……这是很不同的……”

“好，克利斯蒂安，为什么你早不告訴我这个話啊？你完全有自由可以使自己独立或者成为一个独立者。你知道，父亲在他的遺产里留給你我每人一笔五万馬克的現款；只要你有正当可靠的用途，我随时准备支付給你。在汉堡或者任何一个城市有很多牢靠但是缺少資金的买卖，需要别人投資，你可以以股东

的身份参加这些商号……咱們每人把这件事再考虑一下，同时也找机会跟母亲談談。我現在还有点事要作，你在这几天里也可以把英文书牘办完，走吧……。”

“比方說，汉堡有一家H. C. F. 布尔梅斯特公司，你覺得怎么样？”走到門道上的时候他問道……“是一家进出口公司……我认識这个人。我相信，这样的机会他听見一定不会放过……”

这是一八五七年的五月底的事。六月初克利斯蒂安已經动身經过布痕到汉堡去了……对于俱乐部，对于市剧院，对“蒂渥利”以及本城的全体喜好輕松玩乐的人这是一个重大的損失。全体紈袴子弟，其中包括吉塞克博士和彼得·多尔曼都到車站給他送行，送給他鮮花，甚至紙烟，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无疑这是他們想起克利斯蒂安給他們說的那些故事来了。最后律师吉塞克博士在全体的欢呼声中替克利斯蒂安在外衣上戴上一枚金紙作的紀念章。这枚紀念章是从碼头附近一处人家拿来的，那是一个小旅館，夜間門口悬着一盞紅灯，是一处人們不拘形迹的玩乐的場所，那里面总是笑語喧天……这枚紀念章如今頒給即将离别的克利山·布登勃洛克，是为了紀念他出色的功績。

第四章

大門的門鈴响了，格侖利希太太按照她的新习慣出現在楼梯口上，从白漆栏杆后面向門道望下去。大門剛开开，她猛地把身子向前一探，馬上又彈回来，接着一只手拿手帕掩着嘴，另一只手提着裙子，俯着一点身子，急忙忙地跑上去……在通向三楼的樓梯上永格曼小姐正和她碰个滿怀，她上气不接下气地低声告訴了永格曼小姐几句話，伊达又惊又喜地回答了一句什么波

兰話，那声音像是："麦包舍扣哈內！"①

这时候老布登勃洛克参議夫人正坐在風景厅里用两支大竹針織一件披肩，也許是头巾等类的物件。这是午前十一点钟的事。

忽然使女从圓柱大厅走过来，敲了敲玻璃門，脚步蹒跚地递給老参議夫人一張名片。老参議夫人拿起名片来，摆弄了一下眼鏡（她作活的时候总戴着眼鏡），便念起来。以后她抬头看了那使女的紅臉蛋一眼，又念了一遍，又重新望着那使女。最后她和气地、却坚决地問道："这是怎么回事，亲爱的？这是什么意思，我問你？"

名片上印着："X.諾普公司"。但是X和諾普两字都用藍鉛笔划去了，只剩下"公司"一个字。

"呀，参議夫人，"那个女孩子說，"来了一位先生，可是他不会德国話，怪里怪气的……"

"請人家进来，"老参議夫人說，因为她現在明白了，求見的是这个"公司"。使女走了。一会儿玻璃門又开了，走进来一个矮壮的人，在屋內阴暗的背面站了一刻，拖长了声音說了一句什么，听去大概是："我很荣幸……"②

"您好！"老参議夫人說。"您走近来一点好嗎？"說着她用手輕輕地拉着沙发垫子，把身子欠起一些来，因为她还不知道，是不是应該完全站起来……

"我很冒昧……，"这位先生又用他那悅耳的唱歌似的拖长的調子回答，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向前走了两步，又重新站住，用眼睛向四周打量，仿佛在寻找什么——也許是寻找一个坐处，也許是寻找放帽子和手杖的地方，因为他把两件东西都带进来

① 模仿波兰文的声音，意思是"我的亲爱的上帝"。

② 来的是佩尔曼內德先生，以下他說的話都是慕尼黑方言。

了。那只手杖上的弯曲的兽角，样子像是只巨爪，足有一尺半长。

来的人大概在四十岁左右。四肢嫌短，肥胖，穿着件棕色粗呢的敞襟外衣，一件淡色的花背心，掩住微微凸起的肚皮，背心上一条金表鏈系着一堆珠宝飾物——兽角、駝骨、銀子和珊瑚作的各种各样的小零碎儿。褲子的顏色灰不灰，綠不綠，褲腿很短，料子非常僵硬，褲脚像个圓筒似的、一点皺折也沒有地罩在又短又肥的靴腰上。他的脑袋滚圓，鼻子扁闊，头发凌乱，再加上他那淡黃色的像流苏似稀稀朗朗地垂在嘴上的上鬚，这就使他的头顱頗有些像海豹。和上鬚相反，这位客人下嘴唇和下顎之間的三角鬚却像剛鬃似地翹着。他的两頰肉特别多，鼓蓬蓬的，挤得眼睛成了两条淡藍色的細縫，眼角两边形成一捧皺紋。这就使得这張肿脹的面孔看去旣凶恶又令人感动地善良老实、沒有主意。在他的小下巴頦底下，脖頸陡直地插在小白領带里面，他的气瘰脖是戴不得硬領的。总起来看，他的面孔的下半部，脖頸，后脑勺，面頰和鼻子，一切都生得軟囊囊的不成形，分不清彼此的界限……他臉上的皮肤由于这种肿脹显得过分的绷紧，个别的地方，譬如說在耳槌和鼻子翅上，显出一块块的紅瘢……他用一只又白又小的胖手拿着手杖，另一只拿着一頂綠色的第罗尔式的帽子，上面装飾着一根羚羊鬚。

老參議夫人已經把眼鏡摘下来，身子却依然支着沙发垫，保持着半站半坐的姿势。

“您有什么事找我？”她客气而明确地問道。

这时来的客人下了决心，毅然把帽子和手杖放在風琴盖上，騰出两只手来滿意地搓了搓，用自己的一对淡藍的、肿脹的小眼睛彬彬有礼地望着老參議夫人，开口說：“我請求夫人原諒我那

張名片，我手下一时沒有别的。我的名字叫佩尔曼內德——阿罗伊斯·佩尔曼內德，从慕尼黑来。也許夫人已經从小姐嘴里听說过我的名字了——”

这几句話他声音說得很大，語調粗重，他那本地話听去坎坷不平，时时突然把前后音联在一起，但是从他那眯縫着的小眼睛里却一直閃爍着亲密的光輝，仿佛在說：“咱們彼此很了解啊……”

現在老參議夫人完全站起身来，而且歪着头、伸着手臂向来人走过去……

“佩尔曼內德先生！是您嗎？当然，我的女儿跟我們談到过您。我知道，为了使她在慕尼黑那段日子过得愉快舒适，您出了多么大的力……您現在可光临我們这个城市了。”

“可不是，您沒想到吧！”佩尔曼內德先生說。在老參議夫人用了个优美的姿势指了指身边一張靠背椅以后，他就趁势坐下来，一面用双手安逸地揉搓自己短而圓的大腿……

“您說什么？”老參議夫人問道……

“可不是，您很奇怪吧！”佩尔曼內德回答說，这一回停止搓膝盖了。

“好极了！”老參議夫人仍旧茫然不解地說，一面将两手放在膝头上，装作滿足的样子向后靠去。然而这被佩尔曼內德先生看出来了，他向前俯着身軀，用手在空中划了个圈子——天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費尽力气想把話說明白：“夫人沒有料到嗎？”

“是的，是的，亲爱的佩尔曼內德先生，实在是这样！”老參議夫人回答說，很高兴这回她居然听懂了。談話又中断了。为了不使沉默继續下去，佩尔曼內德先生叹了一口气，又用他的土話說

了一句："真不賴。"

"啊……您說什么？"老參議夫人問道，她的明亮的眼睛向一边側过去……

"真不賴！"这回佩尔曼內德先生提高了嗓門粗声粗气地重复了一遍。

"好极了，"老參議夫人附和着他說；这样，談話又停頓了。

"亲爱的先生，請問，"过了一会儿她說，"您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有什么貴干？从慕尼黑到这儿路程实在不近……"

"买卖儿上的事，夫人，"佩尔曼內德先生說，一面又把他的短手在空中来回一摆，"跟瓦尔克米勒釀酒厂办一件小买卖！"

"噢，对啦，您是經营忽布生意的，亲爱的佩尔曼內德先生！諾普公司，对不对？請您相信我的話，我的儿子常常談起您的公司。他很称贊你們，"老參議夫人恭維他說。但是佩尔曼內德先生却不听她的恭維："沒有什么。不要提这个了。啊，喏，主要的是，我早就有这个心願，要来拜望您，并且再和格侖利希太太会一会面！为了这件事也就顾不得路程远近了。"

"謝謝您的好意，"老參議夫人亲热地說，又把手伸給他，尽量向外翻着手掌。"我就叫人去通知我女儿去！"她加添道，站起身来，向悬在玻璃門旁边的綉花的拉鈴带子走去。

"呀，天老爷，我真是高兴极了！"佩尔曼內德先生喊起来，連身子带坐椅一齐向門那边轉过去。

老參議夫人吩咐使女說："請格侖利希太太到下边来，亲爱的。"

然后她走回沙发这边，佩尔曼內德先生这时又連同椅子一齐轉回来。

"我真是高兴极了……"他心不在焉地又重复了一句，眼睛

却在打量着地毯、书桌上摆的色佛尔瓷的墨水壶和室內的家具。以后他又連着說了几次他那口头語："眞不賴……眞不賴！"他不停地搓膝盖，連續地叹气。一直到格侖利希太太露面以前，时間差不多就被他这些动作占去了。

她无疑已經打扮了一下，換上一件淺顏色的罩衫，梳了梳头发。她的面龐比平时更加鮮艳、美丽。她不断用舌尖塗潤两边口角……

她剛走进門，佩尔曼內德先生馬上跳起来向她走去，热情溢于言表。他全身的每一部分都动起来。他抓住她的两只手，搖撼着喊道："啊，格侖利希太太！啊，上帝賜福給你！啊，这一向过得好嗎？在家里作了些什么事？嗳呀，天爷爷，我眞高兴死了！还有时間想起慕尼黑城和我們那地方的山么？咱們那次可玩得痛快啊，不是嗎?!天爷爷，咱們又在一起啦！那时誰想得到……"

冬妮也非常快活地向他問好，随手拉过来一張椅子，开始跟他談起慕尼黑那一段日子来……这时談話毫无阻碍地进行下去，老參議夫人在一旁听着，时不时向佩尔曼內德先生点点头，表示她的同情和支持，或者把他的这一句那一句話譯成书面德語，每一次翻譯成功了，就很滿意地往沙发上一靠。

佩尔曼內德先生必須再給安冬妮太太解釋一回他到这里来的理由，然而他故意把跟釀酒厂交涉的这件"买卖儿"說成是一件无足輕重的小事，給人一种印象，仿佛他根本用不着到这地方来似的。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却很有兴趣地打听有关老參議夫人的二女儿以及她的两个儿子的事，对于克拉拉和克利斯蒂安离家一事連声表示遺憾，因为他早就有这样的心願，要认識一下家里的每一个人……

关于他在这里停留的期限他并沒有説出准确的日子，然而当参議夫人說："我的儿子馬上就要回来吃早飯，佩尔曼內德先生，請您賞光跟我們一起吃吧……?"老参議夫人的話还沒有説完，他立刻欣然接受，好像他正在等待着这个邀請似的。

参議回来了。他发現早餐室里沒有人，連办公服也顾不得脫，便連忙走上来，准备先吃一点点心，他显得很疲乏，心事重重……。然而他一看到这位带着大表鏈、穿粗呢夹克的生客和風琴上面的带羚羊鬚帽子，便立刻精神抖擻地昂起头来。客人的名字剛一介紹——他早已不止一次听格侖利希太太說起过这个名字——他立刻瞥了他的妹妹一眼，接着便用极其殷勤的态度向佩尔曼內德先生打招呼……他并沒有坐下。他們立刻走到下面中层楼去，永格曼小姐已經在那边摆好了桌子，茶炊也嘶嘶地响起来——这是一个道地茶炊，是蒂布修斯夫妻俩的礼品。

"你們这里丰富极了!"佩尔曼內德先生坐下，看了一眼桌上的冷盘，禁不住称贊說……在談話中，他常常說出一句极不合文法的話，但是他自己却从不为之动容。

"这可不是慕尼黑的皇家啤酒，佩尔曼內德先生，然而比起我們本地釀的酒来，总还可以入得口。"参議給他斟了一杯泛着泡沫的黑啤酒，参議本人最近也很喜欢喝这种酒。

"多謝，我邻座的先生!"佩尔曼內德先生嘴里咀嚼着东西說，一点也沒有注意永格曼小姐向他投来的吃惊的目光。然而他对于黑啤酒表現得非常拘泥，老参議夫人不得不又让人拿上一瓶紅酒来。这次看得出来他变得活潑起来，开始和格侖利希太太聊天。因为肚子的緣故，他坐得离桌子相当远，叉着两条腿，一只短胳臂連同肥胖的小白手順着椅子背垂下来，生着海豹似的鬍鬚的圓脑袋微微向一边歪着，臉上带着又厌煩又愜意的

神情，細眯眯的眼睛和善地一眏一眏地听着冬妮的談話。

因为他从来沒有吃鰮魚的經驗，冬妮便一边用优美的动作替他切鰮魚，一边暢快地跟他談論自己对于生活的这个、那个看法……

"噢，老天，生活里一切美好的东西这样快地消逝过去，多么令人伤心啊，佩尔曼內德先生！"她这句話指的是慕尼黑的那一段日子，她把刀叉放下一会儿，面容严肃地仰望着天花板。此外她又时不时地吐出两句巴伐利亚的方言，虽然她对这种尝試很无天才，听去非常可笑……

正在吃飯的时候有人敲門，办公室的一个练习生拿进来一封电报。参議一边讀电报，一边用手指捋着长鬚尖。虽然旁人看得很清楚，他的脑子完全被这封急电占据住，他却仍旧能够从容不迫地发問："买卖怎么样啊，佩尔曼內德先生？……"

"好吧，"接着他立刻对练习生說，这个年輕人退了出去。

"唉呀，我邻座的先生！"佩尔曼內德先生回答說，把臉向参議这边轉来，因为他的脖頸肥短僵直，因之动作也非常笨拙。他把另一只手臂順着椅背搭下来。"有什么話說啊，簡直糟糕透頂！慕尼黑，您知道，"——他每次說他故乡的名字，发音都含混不清，别人只能順着他的言語去猜——"慕尼黑不是作买卖的城市……那地方每人要的是安靜的生活和两升啤酒……吃飯的时候誰也不看电报，沒有这种习慣。你們这里又是一种風气，天爷爷！……謝謝，我再喝一杯……这酒眞不賴！我的伙友諾普黑夜白天想把买卖儿搬到紐倫堡去，因为他們那里有一处証券交易所，商业空气也活跃……可是我不願意离开慕尼黑……說什么也不离开！——眞是見他的鬼！……您知道，我們那里竞爭很凶，凶极了……出口生意也可怜得很……甚至有人打俄罗斯的

主意，想在那边設个分号，把买卖儿搞起来。”

突然間他又急速地瞟了参議一眼，說道：“話又說回来……我也沒有什么可抱怨的，我邻座的先生！买卖还算过得去！我們合資經营的釀酒厂很賺錢，尼德包尔就是那儿的經理，您知道。本来是个小买卖儿，可是我們弄到了一笔貸款拿到一笔現錢……按四分利計算的抵押貸款……把旧厂房扩充了……現在买卖已經做起来了，銷路不錯，每年都有紅利，很不賴了！”佩尔曼內德先生結束了他的这一段話，辞謝了紙烟和雪茄，請求主人允許他抽烟斗。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长牛角烟嘴的烟斗来，在烟雾瀰漫中跟参議談起生意經来，接着話头一轉，又談到政治，談起巴伐利亚跟普魯士的关系，馬克西米連国王与拿破侖皇帝……在这場談話中从佩尔曼內德先生的嘴里不断地蹦出一些别人完全听不懂的辞句，每逢話势一停，他便毫无緣由地用感叹把空隙塡起来，像什么：“天爷爷！”“眞沒听說过”“眞不賴”之类的話……

永格曼小姐常常惊奇得嘴里含着一口食物忘了咀嚼，只顾圓睜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来客。每次这样作的时候她都要把刀和叉笔直地竪在桌上，輕輕地来回搖摆着。这所房子还从来沒有听見过这种語調，从来沒有聞見过这种刺鼻的烟草味；这种让人看着刺目的不拘形迹的举止，对于这所宅子說来也是陌生的……老参議夫人非常关心地打听了一下人少力微的福音教会在声势浩大的天主教徒中所受的迫害，因为听不懂对方的答話，只好茫然莫解地陪着笑臉。冬妮吃着飯漸漸显得有些沉思不安的样子。但是参議的兴致却非常高，甚至請他母亲再拿出一瓶紅酒来，并且邀請佩尔曼內德先生到布来登街他的家里去作客——他的妻子会非常高兴的……

这位忽布商人整整坐了三个钟头才准备告辞。他把烟斗磕

干净，酒杯喝干，又嘟囔了一句什么“眞不賴”，这才站起身来。

“打扰您了，太太……上帝賜福給您，格侖利希太太……上帝賜福給您，布登勃洛克先生……”听了这种粗俗的告辞話，伊达·永格曼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臉色也变了……“您好，小姐……”他临走的时候竟說了一句“您好”。

老参議夫人和他的儿子交換了个眼色……佩尔曼內德先生表示他要回到特拉夫河岸的一个小旅館去，他一下車就在那里落了脚……

“我女儿的慕尼黑的朋友，夫妻倆离这里都很远，”老太太走到佩尔曼內德先生前边对他說，“我們一时找不到机会回报他們的热情招待。但是您現在旣然已經光临到我們这个地方，而且要住一段日子，如果您肯賞光住在舍下的話……我們衷心地欢迎您……”

她把手伸了过去，看啊！佩尔曼內德先生毫不犹豫地握住她的手，正像剛才他答应在这里吃早飯一样，这一次又立刻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請。他吻过两位太太的手——那接吻的姿势頗为可笑——，从風景厅里取来帽子和手杖，再一次表示他馬上让人把箱子送过来，他本人在四点钟办完了事以后便回到这里来。这以后参議把他送下楼去。走到門口他又一次轉回头来，充滿感情地搖着头說：“我說这句話，請不要見怪，我邻座的先生！令妹眞是一个招人爱的妞儿！上帝賜福給您！”直到他走到很远的地方，仍然看到他在搖头。

参議覚得无論如何必須再到楼上去看看母亲和妹妹。伊达·永格曼已經抱着被单跑来跑去忙着布置走廊上的一間屋子了。

老参議夫人仍然坐在早餐桌旁，一双清亮的眼睛盯着天花

板上的一个斑点，白嫩的手指輕輕地敲着桌布。冬妮坐在窗戶旁边，交迭着手臂，眼睛旣不向右看，又不向左看，而是神色端庄，甚至可以說是严肃地向前凝望着。沉默籠罩着屋子。

“怎么样？”托馬斯問道，他在門里边站住，从一个画着馬車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紙烟来……他的肩膀笑得上下顫动。

“这个人倒还討人喜欢，”老参議夫人說了句不关痛痒的話。

“我也是这样的意見！”接着参議迅速轉到冬妮面前，作了个滑稽但极有礼貌的姿势，仿佛他也在恭恭敬敬地征詢她的意見。然而冬妮却默不作声，她只是神色凛然地向前凝視着。

“可是我覺得他嘴里应該去掉那些咒駡的話，湯姆，”老参議夫人有一些不贊同地說，“如果我听得不錯的話，他似乎沒有断过‘見他的鬼’。”

“噢，这沒有什么，母亲，他这样說并沒有什么恶意……”

“也許他的举止还有些过于不拘形式，湯姆，你說呢？”

“是的，正是这样。这是德国南部人的特色。”参議說，把口中的一口烟慢慢地吐在屋子里，向母亲笑了笑，又偸偸地望了一眼冬妮。老参議夫人一点也沒有覺察到。

“你今天和盖尔达来这里吃飯，是不是，湯姆？答应我来吧。”

“当然了，母亲，我們很高兴来。說实話，我还期待着这位客人的訪問会給我很多快乐呢。你不也是这样嗎？这次总算有一位不同于你那些神父牧师的客人了……”

“各人有各人的兴趣，湯姆。”

“自然罗！我要走了……順便說一句，”他一手握着門柄說。“他对你的印象可真不錯，冬妮！不，我不是开玩笑！你知道，他剛才在楼下叫你什么？招人爱的妞儿——他就是这么說来着……”

格侖利希太太听到这里轉过身来，高声說："謝謝你把这句話告訴我，湯姆……他当然沒有拦阻你，不叫你把这話傳出来。虽然如此，我还是不知道，你这样作是否合适。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而且我也願意把它說出来，在生活里重要的不是一件事是怎么說的，怎么表达出来的，而是这件事在心里是怎样想的，怎样感覚的。如果你在譏諷佩尔曼內德先生談吐……你覚得他可笑……"

"你說誰？冬妮，我心里可一点也沒有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这么激动……"

"好了！"老參議夫人說，向他的儿子投去一个严肃的、乞求的目光，意思是說：不要跟她过不去了！

"喏，不要生气，冬妮！"他說。"我沒有想惹恼你。好了，我現在就去吩咐粮棧的一个人把箱子弄过来……再見吧！"

第五章

佩尔曼內德先生迁进孟街里来，第二天他在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新宅和他們夫妇一同吃飯，第三天是星期四，他认識了尤斯图斯·克罗格和他的妻子，认識了布来登街布登勃洛克家的太太和三位小姐，他們认为他滑稽得厉害——他們把厉害說成"列害"——认識了塞色密·卫希布洛特，塞色密对他的态度相当严峻，也认識了可怜的克罗蒂尔德和小伊瑞卡，他把一包糖果递到伊瑞卡手里……

他的情緒老是那么好。虽然每隔一会儿就重重地叹一口气，然而他的叹气却只是出自过度舒适，并不說明其他的問題。他抽烟斗，用他一口奇怪的乡音說話，表現了惊人的持久靜坐的能

力。每次飯后，他就用最舒服的姿势在自己的位子上一坐，抽烟，喝茶，談天。虽然他給这个老家庭增添了一种完全新奇的陌生情調，虽然他本人仿佛給这所宅子带来一种不协調的东西，他却不曾攪扰这里任何根深蒂固的老习慣。他一次不漏地参加早晚祈禱，求得主人的允許旁听了一次老参議夫人办的主日学校，甚至有一次耶路撒冷晚会他也在大厅里露了一会面，为了让人把他介紹給那些女太太。自然，当丽亚·盖尔哈特一开始朗誦，他便仓惶失措地逃开了。

不久全城就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了。一些上流人家都在好奇地談論布登勃洛克家这位从巴伐利亚来的客人。然而他和别的家庭以及交易所还都沒有关系；由于当时季节的緣故，大部分人都准备到海濱去避暑，所以参議并沒有把佩尔曼內德先生介紹到社交界去。讲到参議本人，却很热心地跟客人周旋。虽然他在商务和市政上事情很多，他却挤出时間带着客人到城里各处游覽，参观所有的中古时代的古迹，什么教堂啊，城門啊，噴泉啊，市場啊，市議会啊，船員之家啊等等。他想尽各种方法招待客人，把他介紹給交易所里自己的至友……当他的母亲老参議夫人偶尔感谢他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的时候，他只是冷冷地說：“唉，母亲，作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

老参議夫人并沒有回答他这句話。她甚至連笑也沒有笑，眼皮也沒有抬。她只是把自己一双清澈的眼睛向斜側里望去，又轉換了一个話題……

她对于佩尔曼內德先生保持着始終如一地又誠恳又亲切的态度，而她的女儿却一点也不是这样。这位經营忽布的商人已經在这里过了两个“儿童日”了——虽然在他到这里的第三天或是第四天他就有意无意地表示跟本地釀酒厂的交涉已經办妥了，

一个多星期却又渐渐过去了。在两次这样的星期四团聚上，每逢佩尔曼內德先生說一句話，或者作一个动作，格侖利希太太常常要用慌速羞怯的眼光望一眼家里人，望一眼尤斯图斯舅舅，望一眼她的几位叔伯姐妹或者是托馬斯。这时她的臉漲得通紅，常常好几分钟僵直地、一語不发地坐在那里，或者甚至离开屋子……

三楼上格侖利希太太臥室里的两扇窗戶全都开着，綠色窗帘在六月夜晚的熏風中輕輕飄摆着。在带帳幕的大床旁边的一張小几上摆着一只玻璃缸，里面盛着半缸水，水上面浮着一层油，油里面点着許多小灯芯，使这間大屋子籠罩在靜謐的柔和的光輝里，朦朦朧朧地照出屋子里罩着灰布套的直腿扶手椅。格侖利希太太正躺在床上。她的美丽的头埋在一只鑲着寬綫子边的柔軟的枕头里，双臂交迭在鴨絨被上。然而她的眼睛却因为想的事情太多而无法閉上，一只长軀体的大飞蛾无声地急遽不停地圍着灯火抖动翅膀，她的目光緩緩地随着这只飞蛾轉动……床边的墙上，在两块中古时代城市風光的銅板中間，用鏡框鑲着一条《圣經》上的格言："让主指引你的道路……"但是当一个人在午夜里睜着眼睛躺着，要决定自己的終身大事，却不知道何去何从，又无从問計于人的时候，这句格言又能給人什么安慰呢？

室內靜蕩蕩的，只有壁钟嘀嘀嗒嗒的声音，和偶尔从隔壁屋子（这間屋子和冬妮的臥室中間只隔着一层幔帳）傳来永格曼小姐咳嗽的声音。那边灯还点得雪亮。那个忠实的普魯士女人这时还笔直地坐在活动桌面的小桌前面，在挂灯下面給小伊瑞卡补袜子。此外，人們还可以听到小伊瑞卡的深沉、恬靜的呼吸声。这时因为塞色密•卫希布洛特学校放暑假，这孩子也就回来住在

孟衔家里。

格侖利希太太叹了一口气，把上半身欠起一些来，用手托住头。

“伊达？”她压着喉嚨招呼道，“你还沒有睡，还在补衣服嗎？”

“啊，啊，小冬妮，我的孩子，”伊达的声音从隔壁傳过来……“睡覚吧，你明天还要早起，你要睡眠不足的。”

“好吧，伊达……你明天早晨六点钟叫醒我好嗎？”

“六点半钟就够早的了，我的孩子。馬車八点钟才来。你把覚睡足了，明天准又漂亮，又有精神……”

“哎，我还一点沒有闔眼睛呢！”

“哎呀，小冬妮，这可不对；你准备明天在施瓦尔道显出一副委靡不振的样子嗎？喝七口水，向右边側着躺着，数一千下……”

“哎，伊达，請你过来一下！我睡不着，我告訴你，我老是想事情，想得头都痛了……你来摸摸，我想我也許发燒了，胃病也犯了；要不也許是貧血的緣故，我太阳穴上的血管都漲了起来，突突地跳，漲得很痛。当然，血管漲是漲，头上的血还是不够……”

听見一陣椅子的挪动声，接着伊达·永格曼的骨骼强大、精神充沛的身軀，穿着一件簡单、旧式样的棕色衣服，出现在幔帳中間了。

“哎呀，小冬妮，发燒了嗎？让我摸摸，我的孩子……咱們用冷手巾敷敷吧……”

說着，她迈着像男子似地坚定的大步走到柜橱前边，取出一条手帕，在水盆里浸了一下，又回到床前边，小心翼翼地貼在冬妮的前額上，接着用双手把它撫平了。

“謝謝，伊达，眞舒服……哎，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的好伊

达，这儿，床边上。你看，我老是在想明天的事……我怎么办呢？脑袋都想暈了。”

伊达在她身边坐下来，又把針和撑在袜子架上的袜子拿在手中。她的光滑的、灰色的头頂低垂着，一双从不知疲倦的光亮的棕色眼睛紧盯着針迹，开口說：“你想，他会問嗎，明天？”

“一定的，伊达！沒有什么可怀疑的，他不会錯过这个机会。克拉拉是什么情形？也是在这样一次郊游里……你知道，我自然也可以躲过去。我可以老跟别人在一起，不让他接近我……可是那样事情就算完了！他后天就走了，他已經說过，如果明天沒有什么結果，他也不会再待下去了……无論如何，这件事明天要有个决定……可是如果他提出来，我怎样說呢，伊达？你从来沒有結过婚，所以你根本不了解生活，可是你是一个誠实的女人，你今年已經四十二岁了，你有自己的理解力。你能不能替我出个主意？我需要别人給我出主意……”

伊达·永格曼把手里的袜子放在怀里。

“可不是，冬妮，这件事我也想了很多很多。可是我发現，不能給你出什么主意，我的孩子。他不跟你或者你母亲提出这件事，是不会离开这里的。如果你不願意这件事，你也早已經把他打发走了……”

“你說得对，伊达；可是我一直不能这样作，反正早晚是这么回事！但是另一方面我自己又老在想：我还能退回来，还不算迟！我就这样躺在这里，自己折磨着自己……”

“你喜欢他嗎，小冬妮，你說老实話！”

“是的，伊达，如果否认这一点，那我就是說謊話。他长得并不漂亮，可是在生活里这一点倒无关紧要，他是个善良的人，不会作坏事，这一点你可以相信我。我一想到格侖利希……哎呀，

老天爷！格倫利希老是說自己精明强干，可是他却极其狡猾地掩盖住自己險詐的本性……佩尔曼內德可不是这样的人，你看得出来的。我只能說，他为人过于随便，过于貪图安逸。当然，这也是一个缺点，因为照这种样子下去他决不会发財致富，他有点傾向于一切任其自然，馬馬虎虎。像他們那地方的人說的那样……他們那里的人都是这样子，我要說的就是这个，伊达，問題也就在这里。在慕尼黑，他混在自己一群人中間，混在跟他一样說話、一样行事的人中間，我就很喜欢他，我覚得他很洒脫，很誠恳，也很亲切。而且我也发現这是双方面的。他可能把我看成是一位闊妇人，比我实际的情况还要闊，这也有关系，你知道，母亲是不能給我很多錢的……可是我相信这一点对于他并沒有很大影响。他并不想要一笔非常大的錢……够了……我要說什么来着，伊达？”

“在慕尼黑，不錯。可是在这儿呢，小冬妮？”

“在这儿呀，伊达！你知道我要說的是什么。在这儿他完全脫离了他的本乡本土，这里一切都是另一副样子，这里人更严肃，名利心更重，怎么說呢，更矜持……在这儿我常常禁不住替他害臊，不錯，我一点不向你隐瞞，伊达，我是个老实人，我替他害羞，虽然这也許是我的短处！你知道……他在談話的时候，有很多次該說第四格‘我’的时候，他脫口就說第三格。他們那里的人就是这样，伊达，甚至最有教养的人，碰上心情好的时候也这样說，誰也不覚得刺耳，誰也不覚得奇怪。可是在咱們这里母亲就斜着眼睛看他，湯姆就皺起眉毛来，尤斯图斯舅舅渾身一顫，而且像克罗格家人那样差点噗嗤一声笑出来，菲菲·布登勃洛克或者是弗利德利克或者亨利叶特就要向她們的母亲丢个眼色，每逢这个时候我就臊得了不得，恨不得跑出屋子去，这

时候我就想，我决不可能跟他結婚……”

“这是哪里的話，小冬妮！你将来是跟他住在慕尼黑啊！”

“你說得对，伊达。可是訂婚礼呢？訂婚礼要在这儿举行的。請你想想，如果我因为他的举止粗俗，而必須在全家面前、在吉斯登麦克和摩侖多尔夫这些人面前永远羞得抬不起头来的話……哎，格侖利希比他要文雅得多，可是他的心却是黑的，正像施藤格先生常常說的那样……伊达，我的头暈得很，請你給我換个手巾。”

“反正迟早是这么一回事，”她叹了口气接过手巾来，又重复了一句。“現在也好，将来也好，最主要的是，我需要再結一次婚，不能再以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的身份在这里混日子了……哎，伊达，这些天我老是回想过去的事，回想格侖利希初次到这里来，回想他跟我演的那幕戏——一幕丑剧，伊达！——我又想到特拉夫門德，想到施瓦尔茨考甫一家人……，”她說得很慢，眼光带着梦幻的神情在伊瑞卡的袜子的补綴地方停了一刻……“想到訂婚，爱姆斯比脫和我們的家——那眞称得起富丽堂皇，伊达，当我想到我的那些睡衣……跟佩尔曼內德一起，我不会再有那些东西了。你知道，生活教我們越来越懂得謙虛，我又想到克拉森医生，想到这个孩子，想到那个銀行家凱塞梅耶……最后，那出收場戏——那眞是可怕，你簡直无从想像，当一个人在一生中有过这样可怕的經历时……可是佩尔曼內德是不会干出那种骯髒的把戏来的，这一点他倒是叫人信得过的。讲到作买卖我們也可以相信他，我确实相信他跟諾普在尼德包尔釀酒厂很能賺点錢。如果我作了他的妻子，你会看見的，伊达，我一定設法让他的事业心更重些，使他的成就更大一些，多努一点力，为我和我們所有的人增光。他一旦和布登勃洛克族的人結了婚，他就承担

了这样的責任！”

她把手交迭在脑袋下面，仰望着屋頂。

“不錯，自从我答应格侖利希的求婚，已經整整过了十年了……十年了！現在我又走到这一步，又要答应另一个人的求婚了。你知道，伊达，生活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不同的只是那时候这是一桩大事，家里的人沒有一个不折磨我逼迫我答应那件事，而今天却誰都很平靜，认为我答应这場亲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你必須知道，伊达，这次我和阿罗伊斯訂婚——我現在已經說阿罗伊斯，是因为反正迟早是这么一回事——一点也沒有值得高兴、值得庆祝的地方。它和我的幸福毫无关系。我这第二次結婚只是为了靜悄悄地、馴馴服服地弥补我第一次婚事的錯誤罢了，为了不玷污家庭的名声，这是我的义务。母亲这样想，湯姆也这样想……”

“你說到哪里去了，小冬妮！如果你不喜欢他，如果他不能使你幸福……”

“伊达，我已經认識了生活，我不再是笨鵝，什么我都看得清楚。母亲……母亲倒是不会坚持这件事的，凡是遇到不妥靠的事，她总是說一声。‘算了’就避过去。可是湯姆，湯姆却希望把这件事办成。湯姆是怎么样的人，你当我还不知道！你知道，湯姆是什么想法？他的想法是：只要不是絕对配不上，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因为这次重要的不在于办一門出色的亲事，只要能再結一次婚，把上一次的不幸弥补过来就成了。他的想法就是这样。佩尔曼內德一到这里，湯姆早已暗地里去打听有关他的买卖的情况了，这是千眞万确的事。等到打听的結果还令人滿意，这件事在他那里便成了定局了……湯姆是个政治家，他知道他要作的是什么，是誰把克利斯蒂安赶出去的？……这个字眼也許

太厉害了，可是事实确是这样啊，伊达。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克利斯蒂安使公司和家庭丢了丑。在他的眼里，我也是同样情形，伊达。倒不是因为我作了什么事，說了什么話，只是因为我住在家里，我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在娘家閑住着。他希望这件事能告一段落，他这种想法是有他的道理的，我对他的爱戴倒并不因为这件事而有所減少，而且我希望他对我也是这样。說实話，这几年来我也一直想重新走进生活里去，因为——也許我不应該說这种話，我在母亲这里住着确实也感到煩悶，我剛剛三十岁出头，我覺得自己还年輕。人同人是不一样的，伊达，你三十岁的时候头发已經灰了，这是因为你們一家人血液的关系，你的那个死于噎嗝症的普拉尔叔叔……”

这一夜她还发表了不少諸如此类的議論，时不时插上一句“反正迟早是这么回事，”最后她安安靜靜地酣睡了五个小时。

第六章

城市上空籠罩着大雾，但是这一天清早八点钟就亲自把一輛沒有門窗的带篷的大馬車赶到孟街来的約翰尼斯街馬車行的老板朗盖特先生却說：“用不了一个钟头，老爷就会露头，”这句話听了使大家都放下心来。

老参議夫人，安冬妮，佩尔曼內德先生，伊瑞卡以及伊达·永格曼一起吃了早飯，收拾整齐，先后聚集在門道里，等待着盖尔达和湯姆。格侖利希太太穿了一件乳黄色的衣服，下巴底下系着一根緞子領带。虽然头一天夜里睡眠不足，看去却容顏煥发。她內心的疑惧徬徨似乎都已經烟消云散，因为当她一面从容地扣着手套上的鈕扣一面和客人談話时，她的臉色显得恬靜而安

詳，几乎可以說带着欢乐的神情……她又恢复了过去一度她很熟悉的心緒。她感覚到自已的重要性，也感覚到她将作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抉擇，她意識到这样的一天又将来到，她又要郑重严肃地把自己的名字登記在家庭大事簿里，她的脑子里装滿这些想法，她的心更激剧地跳动起来。前一天夜里她在睡梦里又看到家庭大事簿里面的一頁紙，她将在这頁紙上登录上她第二次結婚的事……这件事将要抹銷簿子里的另一处污点。她这时紧張地等待着湯姆的出現，那时她就要含义深长地点头招呼他……

参議同他的夫人来得比較晚一点，因为年輕的参議夫人不习惯这么早就梳洗化妆。参議的精神很好，穿着一套淺棕色小格子的衣服，領口很大，露出里面的白背心边，当他看到冬妮的难以摹拟的驕矜的面容以后，眼睛里不禁流出笑意。但是盖尔达却一点也沒显露假日郊游的情緒。这或許是她沒有睡够早覚的緣故。她生得很美，但是她的那种病态的、神秘的美和她的小姑的健康美正好形成一个奇異的对照。她的衣服是濃郁的紫丁香顏色，和她的茂密的头发的深紅色配在一起，非常触目，也衬托得她的皮肤更为白皙，她的生得比較近的两只棕色眼睛四周罩着一圈青圈，今天那青圈显得更暗更深……她冷冷地把头伸給她的婆婆，让她在前額上吻了一下，几乎可以說是带着譏誚的神情把手伸給佩尔曼內德先生。当格侖利希太太看到她，拍着手大声喊："噢，上帝啊，你今天多么漂亮，盖尔达……"她也只不过神情淡漠地笑了笑。

她非常不喜欢像今天这样的惊师动众的活动，特别是在夏天，更甚的是在星期日。她的住房大部分挂着帳幕，光綫朦朧，她自己深居簡出，因为她怕阳光、怕灰尘、怕节日盛装起来的小

市民，怕聞咖啡、啤酒和烟草气味……在这世界里她最討厌的莫过于燥热和混乱。这次为了使慕尼黑来的客人游覽一下城郊風光，到施瓦尔道和"巨人丛林"的远足安排好以后，有一天她漫不經心地对托馬斯說："你知道，亲爱的，我生来就只能过安靜、平常的日子……像我这样的人是不适于兴奋、变动的环境的。你們这次免了我，好不好……"

如果在这些事情上她沒有足够的把握能得到她丈夫的同意的話，她当初是不会跟他結婚的。

"当然罗，你說得很对，盖尔达。一个人所以对这些事情感觉兴趣，主要是由于他的幻想力……虽然如此，遇到这种場合，一个人还是要参加，因为誰也不願意当个怪人，不管对于别人或是对于自己。这点虛荣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我想你也是有的，对嗎？不然，别人就会覺得他孤癖，或者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他的威信就要降低。此外，还有一点，亲爱的盖尔达……我們都有理由对佩尔曼內德先生献一点殷勤。我相信，这个形势你是看得透亮的。有一件事正在发展着，如果让它半途而廢，那可眞太可惜，太可惜了。"

"亲爱的，我看不出来要我参加有什么意思……可是这沒有什么要紧。旣然你願意，我就去吧。就让我們也領略一下这种乐趣吧。"

"我眞是非常感激你。"

大家走到街門……太阳这时果眞从晨雾后边探出头来；圣瑪利教堂的钟声叮叮当当地响着，使人感覺到这是个星期天。空气里充滿了鳥儿的啁啾声。馬車夫摘下帽子来，老参議夫人带着主人体貼下人的和藹（这种和藹常常使托馬斯感到有些难堪）非常热心地点头回答說："早上好，朋友！"接着对大家說："快上車

吧，諸位！現在正是該作早禱的时候，可是今天我們要到上帝創造的美丽的大自然去贊美他，您說对嗎，佩尔曼內德先生？”

“您說得对，参議夫人。”

于是人們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两旁的鉛鉄踏脚，从馬車后面一个窄門爬到这輛可以容十个人的大馬車里，在带靠墊的軟椅上安頓好，靠墊上蒙着藍白条布，这无疑是为了向佩尔曼內德先生表示敬意。車門砰地一声关上，朗盖特先生巴嗒了一下舌头，用含混的声音“吼—嘘”地吆喝了一声，于是他把几匹筋强力壮的棕色大馬的繮绳绷紧，馬車就沿着孟街駛下去。順着特拉夫河走了一段路，穿过霍尔斯登城門，以后再向右一轉，馬車开始沿着施瓦尔道大路轆轆地走去……

田野、草地、树丛、农舍……人們在那越来越高、越来越薄、颜色也变得越来越藍的晨雾里寻找时时可以听到它的鳴囀的百灵鳥。当馬車走过庄稼地的时候，嘴里含着紙烟的托馬斯总要注意地看看四周，指点給佩尔曼內德先生看。忽布商人仿佛又恢复了童年的本性，他把自己那頂带羚羊鬚的綠帽子歪戴在一边，用他的又白又寬的手掌玩弄那只大牛角柄的手杖，想把它摆平。他甚至想用下巴托住它，这手絕技虽然屡次失敗，却博得小伊瑞卡大声喝采。他嘴里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話：“虽然这不是登楚格史匹茨山，可是咱們还是要爬一点山，痛痛快快玩一陣，热鬧一番，您說，是不是，格侖利希太太？”

接着他就热情洋溢地說起背着背囊，拿着登山手杖爬山的事来。他这一番叙述受到老参議夫人好几次称贊：“眞了不起！”以后，不知哪陣心血来潮，他对克利斯蒂安的不在大为惋惜起来，他听說过，克利斯蒂安是一个非常有風趣的人。

“这要看在什么情况下了，”参議說。“可是在今天这样的場

合沒有人能代替他，这倒是真的。我們一会儿吃大虾，佩尔曼內德先生！”他兴致勃勃地喊道。“吃大虾和波罗的海的虾米。您在我母亲那里已經尝过一两次了，可是我們的那位老朋友狄克曼，‘巨人丛林’飯店的老板，永远弄得到最好的。还有姜汁餅，这个地方的姜汁餅也非常有名！不过也許名声还沒有傳到伊薩河那边吧？总之，您自己会看到的。”

格侖利希太太让馬車停了两三次，在路边采罌粟花和矢車菊。每次停車佩尔曼內德先生都发誓賭咒願意帮助她去采花，然而由于他对上下車有一些发怵，他到底还是沒有这样做。

伊瑞卡每看見一只烏鴉飞起来，都高兴得手舞足蹈。伊达·永格曼今天和往常一样，虽然毫无下雨的可能，却仍然带着一把雨伞，外加一件长大的雨衣。她像一位真正的好保姆一样，不只是表面，而且从內心里分担了孩子的感情。她跟孩子一同欢喜，不知顾忌地大声嘻笑，她的笑声听去有点像馬嘶，以致那跟她处得不长的盖尔达一再向她投去冷淡和惊奇的目光……

他們已經到了奧尔登堡，前边，山毛櫸林已經在望了。一会儿，馬車从林中駛过，穿过一座有一口汲水井的小市場，就又走到曠野上。等到馬車駛过一座小桥（这座桥架在一条名叫奧的小河上）以后，終于在“巨人丛林”飯店前面停下来。这座飯店是个一层楼的建筑，面对着一个曠場，曠場上有几块草坪，砂石路，和乡村風味的花圃。曠場的另一端，森林像一座罗馬圓形劇場似的一层层地升起来。一层和另一层之間有簡陋的台阶連着，而所謂台阶只不过是一些露出地面的树根和凸出的石块。在每层台子上，树林中間，都摆着白漆的桌椅板凳。

布登勃洛克并不是第一批客人。两三个吃得又白又胖的女侍和一个穿着一件油膩膩的燕尾服的伙計已經跑上跑下，忙着

往台子上端送冷菜、檸檬水、牛奶和啤酒了。甚至最靠外边的桌子也被带着一群孩子的一家家的游客占据了。

飯店老板狄克曼先生戴着一頂黃色綉花小帽，卷着衬衫袖，为了照顾这些位先生太太下車亲自走到馬車門的前边来。当朗盖特把車赶到一边卸車的当儿，老參議夫人說："老板，我們先散一会步，等过个把钟头再用早飯。請您到时候把飯开到上边去……但是不要太高，我想就在第二层吧……"

"您卖点力气吧，狄克曼，"參議补充說。"我們这里有一位特别讲究吃喝的客人呢……"

佩尔曼內德先生抗議說："沒有的事！一杯啤酒和奶酪……"

只是狄克曼先生不懂他的話，只顾滔滔不絕地报起菜名来："今天什么都齐全，參議先生……大虾，虾米，各种腸子，各种干酪，各种熏魚，鰻魚，鮭魚，鱘魚……"

"好，狄克曼，您看着办吧。另外請您給我們准备六杯牛奶跟一升啤酒，我沒有弄錯吧，佩尔曼內德先生……"

"一份啤酒，六份牛奶……您要哪种牛奶，參議先生，甜牛奶，牛奶浆，酸牛奶，还是奶酪……"

"甜牛奶和牛奶浆一样一半，狄克曼。一个钟头以后。"

于是他們走过曠場去。

"我們先去看看水源，佩尔曼內德先生，"托馬斯說。"水源，就是說奧河发源的地方。奧河是一条小河，施瓦尔道就在它的岸边，在古老的中古时代，我們住的城市本来也是傍着它修建的，后来不幸毁于火災——当时的建筑都不是什么永久性的建筑，您知道——以后才又靠着特拉夫河重建起来。另外一提起这条小河的名字，还让我想起孩提时代戏弄人的游戏。小时候我們常常掐着别人胳臂問：施瓦尔道的河叫什么名字，别人一痛

自然'噢'的一声叫了出来，他正好回答对了……看哪！"他在离开台阶十步远的地方，忽然打住了自己的話："他們走在我們前边了，摩侖多尔夫和哈根施特罗姆两家子。"

一点不錯，在前面第三层林蔭下的平台上，这两家攀了亲家的人，几位最主要成員一个不漏地正圍着两張拼攏起来的桌子坐着，一面饕餮大嚼，一面高談闊論。摩侖多尔夫老議員坐在主位，一位蓄着稀疏、尖尖的白鬢鬚的臉无血色的老先生，他正被糖尿病纏磨着。他的娘家姓朗哈尔斯的老伴，手里玩弄着一具长柄的望远鏡，她的斑白的头发照例是蓬乱地随随便便地盘在头上。这一对老人的儿子奥古斯特也在那里，他是一个金发白皮肤的青年，一副富家公子的气派，奥古斯特的妻子玉尔新是哈根施特罗姆家的姑娘，身材矮小，活潑，一对黑眼睛又亮又大，一副钻石耳环几乎和眼睛一般大，她坐在她的两个弟兄亥尔曼和莫里茨中間。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因为生活优裕已經发起胖来，人們傳說他早晨一睜眼就先要吃鵝肝餡餅。他蓄着黄里透紅的短橛橛的絡腮鬍鬚，鼻子生得和母亲一样，平貼在上嘴唇上面，扁得出奇。莫里茨博士生得胸部窄小，肤色焦黄，話說得高兴的时候露出生得很稀疏的尖牙齿来。兄弟倆的身边各自坐着自己的夫人，因为这时那位法学家也已經結婚多年了。法学家的夫人是一个汉堡小姐，娃普特法尔肯，生得一头奶油顏色的头发，面孔冷冰冰的沒有感情，仿佛是英国人的相貌，然而五官极其端正，異常美丽。哈根施特罗姆博士是以美术賞鉴家聞名的，如果他娶了个丑八怪作媳妇，这于他的名声是有損的。除了上面說的这些人以外，座上还有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的小女儿，莫里茨·哈根施特罗姆的小儿子，两个小孩都穿着一身雪白。这两个孩子差不多可以算是訂过婚了，因为胡諾斯·哈根施特罗

姆家的财产是不允許分散掉的。——这些人都在吃火腿煎蛋。

当布登勃洛克一家人从离这一群人不远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两伙人对打了个招呼。托馬斯把帽子一抬，嘴唇动了动，似乎在說一句什么客套話，盖尔达冷冷地、客客气气地弯了弯腰。只有佩尔曼內德先生正因为爬坡非常兴奋，率直天真地把綠帽子一揮，兴致勃勃地大声招呼說：“諸位早上好！”——馬上看到摩侖多尔夫参議太太拿起望远鏡来……讲到冬妮，她像往常一样，肩膀聳得高高的，揚着头，却又尽力把下巴貼到胸脯上。她仿佛从无法攀登的高峰上向下打招呼一样，就是說，她的目光直从玉尔新·摩侖多尔夫的非常讲究的闊边帽子上望过去……就在这一分钟，她終于下定决心，无論如何不再改变主意了……

“謝天謝地，我們要再过一个钟头才吃早飯，湯姆你知道，我眞不喜欢让这位玉尔新看着吃东西……你注意她怎么样打招呼了嗎？她簡直連头都沒点。她那頂帽子啊，虽然我的眼光一点不能作为标准，我也敢說，簡直粗俗到家啦……”

“哈，說到帽子，我倒是外行。可是說起对人打招呼，你的傲慢程度也不在她以下，亲爱的。你还是别生气吧，生气会使臉生皺紋的。”

“生气，湯姆？我才不呢！如果这些人认为他們高人一等，那眞是让人笑掉大牙。我倒想問一問，这位玉尔新究竟哪一点比我强，她只不过沒嫁个騙子而嫁了个傻瓜罢了；如果她处在我的地位，我們倒要看看，她怎么样另找一个……”

“照你的說法，你是已經找到一个了？”

“找到一个傻瓜嗎，托馬斯？”

“总比騙子不知要好多少了。”

“用不着是騙子，也用不着是傻瓜。可是現在还是别談这件

事吧。”

“对了。我們落在后面了。佩尔曼內德先生爬山眞輕捷……”

林蔭小路已經变得平坦了，又走了沒有多少路，他們就到“水源”了。这是一个富有浪漫情調的幽美的地方，一座木桥横跨在一个水潭上，带裂罅的石坡上长着枝叶披拂的大树，树根都曝露在地面上。老參議夫人带来一只可以折疊的銀杯，他們便用这只銀杯从水源下一个小石头池子里汲取泉水，大家都飲了一点这里的含鉄质的矿泉，清凉了一下头脑。飲泉水的时候佩尔曼內德先生还突然想到要献个小殷勤，一定坚持格侖利希太太先啜一口才肯接过这杯水来。他乐得喜不可支，嘴中接二連三地說：“簡直太好了！”他集中精神非常周到地应酬每一个人，一会儿跟老參議夫人和托馬斯談，一会儿跟盖尔达和冬妮談，甚至跟小伊瑞卡他也有話說……盖尔达本来一直为燥热所苦，只是悶声不响，明明現出焦躁不安的神情，这时也显得有精神了。当人們很快地又回到飯店，在第二层平台上一張滿摆了食品的桌子上坐下以后，她甚至首先开口，用很亲切的言辞对佩尔曼內德先生即将起程一事表示惋惜：現在大家剛剛熟悉一点，因为語言不通而产生的誤解或隔膜也显見得減少了，可是佩尔曼內德先生却要走了……她差点要說出来，她已經听見她的女友和小姑冬妮两三次非常成功地学舌慕尼黑“上蒼保佑”了……

佩尔曼內德先生对于动身一事并沒有作肯定性的答复，他目前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大談堆滿餐桌的珍饈美味上，这些吃食他在多瑙河彼岸并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

大家不慌不忙地吃光了一切好东西。小伊瑞卡在这里最感到兴趣的是作餐巾用的絲光紙，这比家里用的大块亚麻布餐巾

不知要漂亮多少，她在取得侍役的同意后甚至把好几張装进口袋里留作紀念。吃过了飯，佩尔曼內德先生就着啤酒吸了許多支深黑色的雪茄，参議照例吸着紙烟，这一家人陪着客人又坐了很久，談了很多話。值得注意的是：誰也沒有再談起佩尔曼內德先生动身的事了，将来的事大家根本只字未提。相反的，他們所談的尽是一些往事，和最近几年的政局。老参議夫人說了几个从她故世的丈夫那里听来的关于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軼聞，佩尔曼內德先生听了笑得直不起腰来。这以后，他自己也說了一些慕尼黑革命和罗拉·蒙台兹①的故事，格倫利希太太对于罗拉的故事特别感到兴趣。午飯后的时間就这样慢慢消磨过去了。过了大約一小时，当伊瑞卡跟着伊达从一次远征回来，两頰緋紅，带来一大抱雛菊、碎米薺和野草，并且又想起来要买回姜汁餅的事，一家人便站起身来，准备到林子下面兜一个圈子……自然在这以前这一天当东道主的老参議夫人首先汇了賬；她付出来的是一枚頗为不小的金币。

在飯店前面他們吩咐馬車夫在一个钟头內备好馬車，以便回到城里，在晚餐前仍然能休息一会；接着他們就向林中几所湫隘的小房子走去，他們走得很慢，因为阳光这时正直射在尘土蓬蓬的路上。

一过奧河桥，一行人自然而然地分散开来，以后大家一直保持着这个队形：走在最前面的是永格曼小姐，她的步子最大，紧傍着那跳跳蹦蹦地追寻粉蝶的伊瑞卡，一点也不知道疲倦，接着是老参議夫人，托馬斯和盖尔达，三个人走在一起，最后，中間隔着一段距离，是格倫利希太太和佩尔曼內德先生。前面最热鬧，

① 罗拉·蒙台兹（Lola Montez, 1818—1861）：当时国际間一个臭名远揚的女騙子，路易一世的情妇。在这次革命中她被人民驅逐出境。

因为伊瑞卡这个小姑娘一路嘻笑个不停，而伊达也永远用她那有如馬嘶的好心腸的笑声附和着她。走在中間的三个人都沉默着，盖尔达因为灰尘，又陷入焦灼抑郁的情緒里，老参議夫人和她的儿子也都各自沉思着什么事，后面也很沉静……然而只是表面如此，因为实际上冬妮和这位巴伐利亚来的客人正低声傾談着。——他們談什么呢？談的是格命利希先生……

佩尔曼內德先生說，伊瑞卡是一个招人爱的漂亮孩子，可是長得却一点也不像媽媽，这是个恰中肯綮的批評。冬妮回答說：“她的長相和父亲一模一样，然而这对她倒不是什么遺憾的事，因为从外表看来，格命利希是个紳士。他蓄着金色的鬚鬚，式样是独創的，以后我从来沒有再看見过这种式样……”

虽然冬妮住在慕尼黑尼德包尔家的时候已經相当詳細地告訴过他那次婚事，他这时却要求冬妮再一次把一切原原本本地說給他听，他不厌其詳地打听那次破产的詳情，一面又担心又同情地眨着眼睛。

“他不是个好人，佩尔曼內德先生，不然父亲不会把我从他那儿又領走的，您可以相信我的話。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副好心腸的，我虽然年輕，十年来可以說一直过着孀居的日子吧，然而生活却叫我认清楚这一点。他不是好人，他的銀行家凱塞梅耶比他还坏，而且蠢得像只小狗。我的意思决不是說，我把自己看成是个天使，一点过错也沒有……您不要誤会我的意思！格命利希眼睛里好像沒有我，偶尔他坐在旁边也是自己看报，他欺騙我，老把我一个人扔在爱姆斯比脫家里，因为他怕我在城里会探听到他陷到什么样的泥坑……但是我也是个懦弱的女人，我有自己的缺点，我很知道我当时行事很多是不对的。譬如說我的輕率，好揮霍，我的那些睡衣都給他招来不少煩恼和焦虑……

但是我这里还要添补一句：我也有寬恕自己的理由，那就是，当我結婚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是个笨鵝，傻东西。举个例子吧，說出来您也許不相信，在我訂婚前不久，我还不知道四年前关于大学校和报刊杂志的联邦法律曾被修改过。原来本是很好的法律！……哎，这眞是一件可悲的事，佩尔曼內德先生，一个人只能生活一次，不能再重新开始一次；如果能过第二回，一个人看事物可要聪明多了……”

她沉默了，专神致志地低头望着路；她很巧妙地递給他一个話头，因为任何人一听这話就会想到：虽然开始一次完全新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再結一次婚，重新过一回美好的日子，这种机会仍然是存在着的。但是佩尔曼內德先生却把这个机会錯过去了，他只是一个劲地用激烈的言詞責駡格侖利希先生，弄得他的小圓下巴頦上的一撮髯子都直竪起来。

“这个流氓，混蛋！哪天这个狗东西要是碰在我的手里，我会給他点厉害看看……”

“嗳，佩尔曼內德先生！您千万不要这样。我們应該寬恕人，不念旧恶。上帝說，复仇是我的事……您可以問問母亲是不是有这句話。上帝不准这样……我不知道現在格侖利希在哪儿，他的境遇如何，但是我仍然祝他一切順利，虽然他也許不配我的祝禱……”

他們已經走到村子里面，站在一所小房子前面，房子里是一个面包店。几乎自己也沒有察覚到，他們的脚步已經停了下来，他們望着伊瑞卡、伊达、老参議夫人，托馬斯和盖尔达弯着腰走进这家店鋪的可笑的小矮門里面，然而他們的目光是呆痴的，視而不見，虽然望着又似乎沒有看到什么：他們深深地沉湎在自己的談話里，虽然直到現在他們談的只不过是一些无用的蠢話。

他們身旁是一道栅栏，沿着栅栏是一个窄长的花坛，长着几株木犀草。格侖利希太太低着头非常热心地用遮阳伞的伞尖挖掘花坛里松軟的黑土，她的头晒得很热。佩尔曼內德先生的带羚羊鬚的小綠帽已經滑到脑門上，紧靠着她身边站着，不时地用自己的手杖参加她的掘土工作。他也把头垂下来，但是他的一双淡藍色的眼睛，这时已經变得炯炯有神，甚至有一些紅肿，他就用这双眼睛从下面向上瞟着她。他的这双眼睛里流露着傾慕、忧郁和期待的交織的神色，他的像穗子似的悬在嘴上的小髭子同样带着这种神情。

“也許現在，”他說，“您对于結婚的事有了戒心，永远不想再試一次了吧……是不是这样，格侖利希太太……？”

“多么笨！”她暗自想，“莫非还要我公开承认？……”她回答說：“是的，亲爱的佩尔曼內德先生，我坦白向您承认，让我再一次答应一个人終身大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已經受过了教訓。您知道，作这样的决定是怎样一件命运攸关的大事……而且这还需要有确实把握，知道对方真是一个誠实、高貴、心腸好的人……”

这时他才提出問題来，問她是不是把他当作这样一个人，她回答这个問題說：“是的，佩尔曼內德先生，我是把您看成这样一个人的。”

接着两人又低声簡单地談了几句，訂立了婚約，佩尔曼內德先生得到允許，回家以后向老参議夫人和托馬斯商談这件事……

等到其余的人提着几大口袋姜汁餅重新走到外面来以后，参議故意使自己目光从他們的头頂上望过去，因为两个人这时都非常窘：佩尔曼內德先生并不想掩飾自己的窘态，冬妮則板

起面孔，装出一副庄严矜持的神色。

因为天空这时为阴云遮盖住，雨点开始落下来，所以大家急忙忙地走回馬車里。

冬妮猜得一点不錯，佩尔曼內德先生一到这里，她的哥哥就打听来他的經济情况。打听的結果是，X·諾普公司是一家規模不大，但非常牢靠的买卖，这个买卖在和以尼德包尔为經理的股分釀酒厂的合作中，赢利很多。将来如果加上冬妮的一万七千泰勒，佩尔曼內德先生虽然不能奢侈揮霍，却足能舒舒服服地过安适日子。这件事他已告訴了老参議夫人。就在訂婚的这天晚上，老参議夫人、佩尔曼內德先生、安冬妮和托馬斯在風景厅里詳尽地商談了一次。所有的問題都很順利地解决了，甚至連小伊瑞卡的前途也安排好了。伊瑞卡也将住到慕尼黑去，这本是冬妮的願望，但是她的未婚夫也很感动地同意了这个作法。

两天以后，这个忽布商人动身走了——不然諾普公司就要吵得一塌糊塗了，但是六月里格侖利希太太又和他在他的故乡見了面。湯姆和盖尔达这次也跟她一起去，以后他倆又陪她到克劳芙浴場住了四五个星期，而老参議夫人則带着伊瑞卡和永格曼到波罗的海海濱度过了夏天。当这两人停在慕尼黑的时候，他們曾經找了个机会一起去看了一下坐落在考芬格街上——离尼德包尔家非常近的一所房子。这所房子佩尔曼內德先生打算买下来，其中一大部分他将来預备出租。这是一座样式很古怪的老房子，一进門就有一座窄窄的楼梯笔直地通到二楼，既沒有轉弯，也沒有歇脚的平台，好像一条天梯似的。到了二楼，人們才能順着廊子两边回到临街的房間里……

八月中旬冬妮回到家里，准备用几个星期置备嫁奩。虽然

她第一次結婚时的东西还留下很多，但是必須重新购置一些新的，她从汉堡定制了很多东西，有一天甚至来了一件睡衣……自然罗，这次用以鑲边的不是天鵝絨，而是普通的带子。

这一年暮秋佩尔曼內德先生又回到孟街来；他們不預备再把这件事拖下去了……

讲到这次婚礼，一切都是按照冬妮的願望进行的，和她想像中的一絲不差；这次婚礼并沒有大事鋪張。“咱們不用摆排場，”参議說，“你这是第二次結婚，很簡单，我們就好比你从来沒有离过婚似的。”只发出很少几張通知书，但是哈根施特罗姆家的姑娘，玉尔新·摩侖多尔夫却也得到了一張，这是格侖利希太太特意安排的。他們不想作蜜月旅行，因为佩尔曼內德先生不欣賞这种奔波，而冬妮也是剛剛避暑回来，觉得到慕尼黑那次旅途也相当劳累了。此外这次婚礼不是在家里圓柱大厅，而是在圣瑪利教堂举行的，参加的也只少数几位家人和近亲。冬妮头上戴着橙花，不是桃金鑲，神态非常高貴，科灵牧师在祝禱詞里仍然大談其戒酒，用的字眼也还是那么厉害，只不过声音沒有以前响亮罢了。

克利斯蒂安从汉堡赶了回来，他的衣着华美，气色虽然有些病懨懨的，但是仍然滿臉带笑。他告訴人說，他和布尔梅斯特合营的买卖一帆風順，克罗蒂尔德和他也許要在那边結婚——当然是說：各自找各自的对象。他去教堂去得非常晚，因为他首先到俱乐部轉了一次。尤斯图斯舅舅对这件婚事非常感动，他又表現了往常那种慷慨的本色，送給新婚夫妇一件非常精美的、沉重的大銀盘……他和自己的老婆在家里差不多快要挨餓了，因为这个禀性柔弱的母亲仍然像往常一样用生活費替她那位逐出家門的浪子亚寇伯还債。人們謠傳，亚寇伯現在正待在巴黎。——

布来登街布登勃洛克家的几位小姐发表意見說："看吧，希望这次不要再中途散伙了。"使人不愉快的是，大家都怀疑，她們是不是眞心希望这样……塞色密·卫希布洛特踮起脚尖来，在她的学生、如今已是佩尔曼內德太太的前額嘖地吻了一下，又用她那由于滿心热誠而特別加重的母音祝賀說："祝你幸福，我的好孩子！"

第七章

早晨八点钟，布登勃洛克参議下了床，从暗門后边一座盘旋楼梯走进地下室，洗过澡，再重新把睡衣披上以后，馬上就研究起社会大事来。因为每天到这时候，理发师兼市民代表会的代表温采尔先生就端着一盆从厨房打来的热水，拿着理发用具走进浴室来。温采尔先生生着紅通通的一双手，一張聪明的面孔。当布登勃洛克参議揚着头坐在一張大靠背椅上，而温采尔先生开始打肥皂沫的时候，两人几乎总要談些什么。这場談話通常都是以夜間休息得怎样和天气如何开始，接着話題一轉，談到世界大事，然后又轉到本市新聞，最后以商业和家庭等切身問題結束……这場談話把刮臉的程序拖得很长，因为每逢参議說話的时候，温采尔先生就不得不把刀子从他的臉上暫时挪开。

"睡得好嗎，参議先生？"

"謝謝你，温采尔。今天天气好么？"

"下霜，不大，带着点雪，参議先生。在雅各教堂前面孩子們又已經弄了一条滑冰道，十米长，害得我从市长那里出来的时候差点沒跌一跤，这些小鬼头！"

"看报了嗎？"

“《公报》和《汉堡新聞》，是的。除了奥尔新尼炸彈案① 以外沒有别的……眞可怕，就发生在去歌剧院的路上……很大一群人呢……”

“喏，这沒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想。这和人民沒有什么关系，唯一的效果只不过是使警察和报紙受的压力各自增加一倍而已。他也在警备着……可不是，据說总是惶惧不安，这一定是事实，因为他为了保持自己宝座，不得不接連不断地想办法。可是虽然如此，我还是尊敬他。从过去的事看来，他不是个傻瓜。举例說吧，他那粮食貸金和减价售粮的事眞叫我从心里起敬。他无疑很为人民作了一些事……”

“是的，不久之前吉斯登麦克先生也这样說过。”

“是施台凡嗎？昨天我跟他談过这件事呢。”

“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的情况非常糟②，參議先生，事情不会再拖下去了。人們傳說，公爵③ 就要摄政了……”

“噢，这种事如何发展，我們倒应該注意看着。他現在已經表現出是个自由思想的人物了，这位威廉，而且他对于宪法一定不会像他哥哥那样怀着隐密的厌恨……只不过是忧郁在耗損着他的精力罢了，这个可怜的人……哥本哈根有什么新聞沒有？”

“什么也沒有，參議先生。他們不願意。同盟④ 已經宣布，霍尔斯台因和劳恩布格的总宪法⑤ 是違法的……可是他們北边就是不願意撤銷……”

---

① 意大利革命家費利策·奥尔新尼(Félice Orsini, 1819—1858)，一八五八年謀刺法帝拿破侖第三未遂，所投炸彈炸死十人，受伤一百五十人。被判死刑。

② 指的是普魯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这时他已神經錯乱，他是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劊子手。

③ 指的是普魯士威廉公爵，以后登基为德皇威廉一世(1797—1888)。

"可不是，眞是沒听見說过，温采尔。他們逼着联邦会議采取行动，假如联邦会議能够更机敏着点的話……哎，这些丹麦人！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很小的时候唱的一首贊美詩，开首的一句是：'主啊，給我，也給一切对尘世淡泊的人……'当时我不懂什么叫'尘世'，心里总是把'淡泊的人'想成'丹麦人'，独自納悶，为什么主要特別給丹麦人什么东西呢……

"您留神我那里破了一块，温采尔，您笑了……是的，再譬如說我們現在这条直通汉堡的鉄路吧！在外交上不知道打过多少交道了，还不知要費多少力气……"

"是的，参議先生，最愚蠢的是，反对这件事的是阿尔通納—基勒尔鉄路公司，說穿了，也就是霍尔斯台因一族人；不久之前咱們的市长鄂威尔狄克也这样說过。他們特別害怕基勒尔把生意作起来……"

"当然了，温采尔。这条沟通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新交通綫……您会看到的，阿尔通納—基勒尔公司一定要千方百計从中破坏。他們可能另外修建一条鉄路进行竞爭：东霍尔斯台因，新門斯特，諾宜城，这决不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我們不能让人家吓倒，我們一定要有一条直通汉堡的鉄路。"

"参議先生对这件事很热心。"

"是的……只要在我能力范圍之內，只要我这一点微薄的势力还能产生一点作用……我对我們的鉄路政策很感覚兴趣，这是我們家的傳統，我父亲在一八五一年就参加了布痕鉄路董事

---

④ 指的是在維也納会議基础上成立的德意志同盟。参加的有三十四个日耳曼邦和四个自由市。一八六六年解散。

⑤ 当时劳恩布格屬于丹麦，而霍尔斯台因則加入德意志同盟，虽然如此，这两个小国却有一部共同的宪法。

会，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就也当选为董事，說不定也是为了这个緣故，只是我一直沒有作出一点成績来……”

“噢，参議先生；照您这么一說，那时的市民代表会……”

“是的，这样我多少留給別人一个印象，至少人家都知道我的心意是好的。您知道，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这样給我鋪平了道路，我真是感激万分，而且他們生前在我們城里所获得的信任、爱戴，也都容容易易地落到我的头上，不然的話我怎么能像現在这样活动自如呢……譬如說，我父亲在一八四八年以后、五十年代初为了我們的邮政改革曾經尽了多么大的力量？温采尔，您知道，他在市民代表会里怎样尽力主張把汉堡驛車和邮政联合起来，一八五〇年在市議院——当时議院办事只是一味不負責任地拖拉——又怎样一再倡議实現了参加德奥邮政联盟的事，如果說我們現在寄信的邮費比較低，有了紙箍的邮遞，有了邮票、信箱，能够和柏林、和特拉夫門德通电报，家父的功劳决不比别人小。如果不是他和另外一些人一再敦促議院，我們在邮政制度方面永远得落在丹麦和土侖—塔克西斯[1]后面。所以現在我在这件事情方面发表什么意見，人們总是乐于傾听……”

“参議說的話一点也不假，上帝看得到。讲到汉堡鉄路，两三天以前市长鄂威尔狄克博士还对我說过：如果我們事情办得順利，能在汉堡购置一块地皮作車站地基的話，我們一定把布登勃洛克参議派去办这件事，布登勃洛克参議比許多別的律师都頂用……他就是这么說的……”

---

① 一五一六年貴族弗朗茨·封·塔克西斯(Franz von Taxis)建立起維也納至布魯塞尔間的第一条正式邮路。以后土侖—塔克西斯这一家族一直壟断着德国、尼德兰的邮政特权，一直到十九世紀中叶。人們称之为土侖—塔克西斯邮政。

"喏，他真是太过奖了，温采尔。請您在下巴頦上再塗一点肥皂；那里要刮得干凈一点。

"不錯，长話短說，我們必須动作起来！我倒不是反对鄂威尔狄克，我是說，他已經上了年紀了，如果我是市长的話，一切都会进行得快一点。現在已經开始安装煤气照明了，那倒霉的煤油灯連同那些鉄鏈子終于要消声匿迹了，我对这件事感到的快慰真是难以用語言表达出来。我自认在这件改革上也多少尽了一点綿薄之力……哎，要做的事还有多少啊！您知道，温采尔，时代在变化着，在新时代面前我們有无数要尽的义务。当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喏，那时候我們这里是什么样子，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街上沒有人行道，鑲路的石板縫里长着一尺高的野草，房子带着延伸到街心的前屋，空地和板凳……我們这些中世紀的建筑物因为历年添建而变得奇形怪状，最后逐漸坍塌傾圮，因为我們这里个人虽然有錢，沒有人吃不上飯，可是政府却一文不名，一切都这样馬虎拖拉下去，像我的那位妹夫佩尔曼內德說的那样，誰也想不到修繕保管。那时候真是知足长乐的时代，我祖父的一位知己朋友，让·雅克·霍甫斯台德——您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到处游游蕩蕩，从法文翻譯一些下流的小詩……但是时代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很多情况已經改变了，以后还要有更多的改变……我們的居民已經不是三万七千，而是五万多了，这您是知道的，而且我們城市的性质也正在改变着。我們添了新建筑物，郊区扩展开，鋪設了整齐的馬路，过去偉大的时代的那些值得紀念的建筑也可以恢复旧观……然而这还只不过是外表的变化。最重要的还摆在我們前面，我亲爱的温采尔，这里我又談到先父的Ceterum censeo①，談到关稅同盟了，温采尔，我們一定要加入关稅同盟，这一点已經不成其为問題了，如果我

为促成这件事而奋斗的話，你們一定都要助我一臂之力……請你相信我的話，我虽然身为商人，却比外交家知道得更清楚，如果怕这件事情損伤了独立和自由，那眞是太滑稽了。加入了关税同盟，像梅克倫堡和施萊斯威—霍尔斯台因那样，內地的大門就都为我們打开了；在我們不能像过去那样完完全全控制到北方去的交通的今天，这对我們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好了……請把手巾給我，溫采尔。"参議結束了这場話。之后两个人又交換了一两句关于黑麦当前的行情——黑麦目前停留在五十五泰勒上，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也許又提了一下城里某家人家的什么事，以后溫采尔先生就从地下室走出去，把他的閃亮的盛肥皂沫的杯子倒在街头的石块路面上，而参議也从旋盘楼梯回到上面臥室里。盖尔达这时已經醒了，他在盖尔达的前額上吻了一下以后，就开始穿衣服。

每天早晨和这位活潑的理发师的这場冗长的談話构成参議一天工作的序幕，以后他就无比紧张地活动起来，想問題啊，写东西啊，計算啊，到这里或那里走走啊，他一天的时間被各种事务塡得滿而又滿……由于他足迹广、見識多，也由于兴趣广泛，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在他的周圍一群人中头脑最不受小市民思想的限制，他无疑是头一个感覺到他的活动范圍狹小局限的人。但是在这个城市外面，在他祖国的辽闊的地区上，紧隨着革命年代給社会生活带来的一陣繁盛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萎縮不振、死气沉沉的倒退的时代，过于荒蕪空洞，一个活跃的思想找

① 罗馬政治家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234—149 B.C.)在他的每篇演讲詞后必定要重复說："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此外，我主張一定要毀灭迦太基城)。这里引用这句話的前两个字表示一种政治上的呼吁。

不到可以依存寄附的东西。然而托馬斯·布登勃洛克非常聪明，他把人类一切活动只具有象征的意义这句格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銘，并且把他所有的意志、才能、热情和主动的精力都用在他的小小的社会事业上，用在他继承来的名誉和公司上。他在本市从事市政建設的一群人中已經成为名列前茅的人物，他野心勃勃，想在这个小世界作出偉大的事业，取得权力，但是他很聪明，他旣懂得认眞地看待他的野心，也懂得对它加以嘲笑。

安东伺候他在飯厅用过早餐以后，他立即穿戴好动身到孟街的办公室去。他在那里最多不过停留一个小时，写两三封急信，拟几件电报稿，发出这样或者那样一个指示，稍稍推动一下这一商业机构的主动輪，然后就把监督业务进行的責任交給馬尔庫斯先生，全凭后者的謹愼周到的斜睨的目光督察一切。

他出席会議和各种集会，发表演説，在市場戈特式拱道下的証券交易所耽擱一会，到碼头、仓庫察看一下，和自己的几只船的船长討論一些問題……一天中除了跟老参議夫人匆匆地吃一餐早飯，跟盖尔达吃午飯以及午飯后拿一張报，銜着一支紙烟在沙发上休息半个钟头，他的紧张的活动稍微被打断了一下以外，他要作許許多多的事情，一直忙到天黑。譬如説，他自己生意上的事，海关的事，税务的事，以及建筑鉄路，邮政，救济穷人等等，眞是説也説不尽。甚至在某些本来与他相隔甚远的領域里，某些照理应屬于学者专家的活动領域里，他也具有很深的理会，特别是財政方面的事务，他在这方面早就显出来自己卓越的才华……

对于社交生活参議同样也很謹愼，不使有所忽略。虽然在这方面他很难准时赴約，常常是在最后一秒钟，在他的夫人已經打扮整齐在下面馬車里等候了半小时之后，他才出現，嘴里

一面說"对不起，盖尔达，事情脫不开身……"，一面匆匆地穿上晚礼服。但是一到目的地，一到宴会、舞会或者晚会上，他却懂得对一切都表現出活生生的兴趣，懂得使自己成为一个最有人緣的健談的人……而在招待客人方面，他和他的妻子同别的有錢的人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他家的厨房、酒窖被认为是"頂儿尖儿"的，他自己被看作是一位殷勤、懂礼、体貼入微的主人，他举杯祝賀时的致辞最有風趣，一般的祝飲辞很难望其項背。但是当他和盖尔达一起时，他們度的却是安靜的夜晚，他吸着紙烟，或者听她演奏提琴，或者跟她一起看书，看她选的一本德文、法文或者俄文的小說……

他就这样为追求成名致富孜孜不懈地工作着，他的名望在本城人中也与日俱增。虽然克利斯蒂安創业和冬妮第二次結婚，都从他公司里抽出一部分資金，公司这几年的营业却还是很兴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并不是完全沒有忧虑，有时候煩恼的事会接連几个钟头挫折他的勇气，損害他的富有彈力的精神，使他的情緒抑郁不暢。

譬如在汉堡的克利斯蒂安就是他的一个包袱。一八五八年春天跟克利斯蒂安合伙的股东布尔梅斯特先生因为中風突然去世了。他的继承人从公司里把死者的投資提走了，参議力劝他的兄弟不要用自己的資本独力往下經营，因为他很知道，当資金銳减的情况下，继續支撑一家門面已經鋪开的商业是多么困难。但是克利斯蒂安却坚持要独自继續經营，他把H·C·F·布尔梅斯特公司的資产和債务全部继承了过来……将来忧心的事正多着呢。

此外还有参議在利加的妹妹克拉拉……她和蒂布修斯牧师結婚以后，一直沒有生育，但这倒也罢了，反正克拉拉·布登勃

洛克自己也从来沒有希望有孩子，而且她无疑一点作母亲的才能也沒有。但是从她自己和她丈夫的来信看来，她的健康却沒有什么轉机，她从少女时候起有时候就害的头痛病現在变成周期性的了，而且其痛苦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这都是令人忧虑不安的事。但是还有第三件，就在本地家中，那就是，布登勃洛克这一姓是否后继有人至今仍不敢肯定。盖尔达对于这个問題总是不屑談論，淡然处之，而且淡漠到使人猜想她是否心存嫌恶的地步。托馬斯对自己的苦悶也矢口不談，只有老參議夫人引为己責地把格拉包夫医生扯到一边說：“大夫，咱們說句私房話，該想个什么办法了，是不是？克劳茨的山地空气也好，格呂克斯布格或是特拉夫門德的海濱空气也好，都似乎沒有什么效果，您想該怎么作……”格拉包夫知道自己的温和的老药方：“膳食謹愼：吃一点鴿子肉和一点法国面包”这次也不会有很大效力，便开了个新药方：到庇尔蒙山和施朗根浴場去……

这是參議三件忧虑的事。至于冬妮呢？可怜的冬妮呀！

第八章

她写道：“我要是說肉丸子，她就不懂，因为他們这里叫‘小肉糰’；她有时說‘硬花甘藍’，我想无論是誰也想不到她說的是花椰菜；要是我說‘煎馬鈴薯’，她就不住嘴地喊：‘哈！哈！’……非要我改口說‘炸馬鈴薯’不可，因为他們这里就是这样叫，‘哈’是什么意思。这已經是第二个人了，第一个名字叫卡蒂，已經被我打发走，因为这个人很粗魯，至少我覺得如此。我現在慢慢地看出来，可能是我弄錯了，因为这里的人对人說話的态度，究竟是

客气还是粗鲁无礼，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现在这个人叫芭貝塔(这里人叫芭貝特)，外貌很討人喜欢，生有一些南方人的特征；黑头发、黑眼睛，牙齿也很让人羡慕。这种长像的人在慕尼黑这里是非常多的，她人也听話，已經学会了按照我的指点作几样我們的家乡菜了。譬如說，昨天她就作了一样加葡萄干的酸模菜。可是这盘菜却給我惹来一場麻煩，佩尔曼內德因为这盘菜跟我大发脾气(虽然他已經用叉子把葡萄干都挑出来了)，整个下午不跟我說話，只是一个人嘮叨着；我可以告訴您，母亲，生活并不是一件輕松愉快的事啊！”

可惜的是，使冬妮生活痛苦不堪的并不是“小肉糰”和酸模菜……蜜月还沒有过完她就受到一次打击，遇到一件沒有料到的、突如其来的、簡直叫人无法理解的事，这件事几乎把她生活的乐趣一扫而光，而且她再也不能恢复欢乐的情緒了。事情的經过是这样的。

佩尔曼內德夫妇已經在慕尼黑定居了几个星期之后，布登勃洛克才把他妹妹根据父亲遺囑应得的陪嫁費——五万一千馬克，从資金里抽出来。这笔款項在折成金币之后，最后終于平安地到了佩尔曼內德先生的手里。佩尔曼內德先生把它存放到一个安全的能孳生利息的地方。但是在这件事办完了以后，他竟若无其事地、老着臉皮对他的妻子說：“冬內尔”——他叫她作冬內尔——“冬內尔，我知足了。再多我們也用不着了。过去我已經卖够了命，从今以后我要歇歇手，过个安靜日子了，老天爷。咱們把下边两层房子租出去，剩下的房子还可以住得挺舒服，吃上頓猪肉，咱們用不上讲究排場……晚上我可以到皇家酿酒厂去喝两杯。我不想揮金如土，不想死命抓錢，我就想享受一点安乐。从明天起我就把一切事情結清，专靠利錢过日子了！”

“佩尔曼內德！”她大声喊道，这是她第一次用叫格倫利希名字时那种奇怪的喉音叫佩尔曼內德。可是这位却只回答說：“去你的，别多嘴！”于是两个人爭吵起来，虽然才新婚燕尔，这場口角却这么严重，这么激烈，一个家庭的幸福就这样被它永远断送了……他是这場口角的胜利者。她的激烈的反对在他追求安乐的欲望前粉碎了，結果佩尔曼內德先生还是把他投在忽布业中的資本提了出来，而諾普先生也就把他片子上的股份公司用藍笔塗去……冬妮的丈夫每天晚上要到皇家酒店去，在一張固定的桌子上喝三升啤酒，跟几位朋友玩紙牌，現在他也和这些朋友中大多数人一样，只把自己的活动限于以房东的資格漲房租和安分守己地剪息票的工作中了。

这件事佩尔曼內德太太在給老參議夫人的信中簡单地提了一下，但是从給她哥哥的信里，人們却很清楚地看出她的痛苦……可怜的冬妮！她最悬心吊胆的事也远沒有这件事这么严重啊！事前她虽然看到，佩尔曼內德先生一点也沒有她的第一个丈夫表現出来的那种活动力；但是她仍然对他抱着希望，而且在訂婚的前夕，她还对永格曼小姐談論过她的这种希望。佩尔曼內德竟会这样完全辜負了她的期待，这样一点也不看重和布登勃洛克家姑娘締婚所承担的責任，这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

她不得不克制着自己，而且从她的来信中，家中人也看到，她如何在命运前低下了头。她相当单調地跟她的丈夫，跟伊瑞卡过日子，伊瑞卡每天上学，她主持家务，跟楼下的几家房客客气地来往着，此外就是圣瑪利广場的尼德包尔家了。有时候她也到宮廷剧院去看戏，陪她去的是她的女友伊娃，因为佩尔曼內德先生不喜欢这类消遣。佩尔曼內德先生虽然在他的可爱的慕尼

黑住了四十多年，却从来不知道繪画陈列館內部是什么样子。

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自从佩尔曼內德先生拿到陪嫁費退休那一天起，冬妮对于这次新生活也感不到眞正的乐趣了。她不再有任何希望。她永远也不能报告給家里人一件成功，一件事业上的新进展。直到她生命終了的那一天，生活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了，每天都将和現在一模一样，虽然沒有愁虑，然而却处处受限制，毫无“高貴”的事情。她的心里像压着一个重担。从她的来信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来，正是因为这种低沉的情緒使她不能习慣于南部德国的环境。細微的小事自然沒有什么。譬如說，她已經学会了跟使女、跟送貨的人交談，学会了用小肉糰代替肉丸子，当她丈夫把果子湯叫做刷鍋水以后，她也不再給她的丈夫作果子湯了。但是从大处看，她在这个新地方一直是个外人，这里招待一位布登勃洛克家的姑娘竟絲毫也沒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对她說来是一个无时或已的屈辱。有时她在信里写，一个泥水匠一手端着一杯啤酒另一只手倒拿着一个紅蘿卜，怎样在街上招呼她說：“几点钟了，邻居太太？”虽然她写这件事用的是詼諧的語气，可是字里行間，却可以看出她深切的憤懣，而且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她当时的样子，怎样把头一揚，不但不回答人家的問話，而且連看对方也不屑于看一眼……但是使她感到陌生、感到受人冷淡的倒也不单单由于别人这种不重礼貌、不拘形式。問題是，她并沒有深入到慕尼黑的生活与活动里去，却已經被慕尼黑的空气包圍着；这是一个住滿了終日无所事事的艺术家和市民們的大城市的空气，一种略带着些道德敗坏的空气，而她的心情却常常不允許她以幽默的态度把这种空气吸进去。

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最后終于展露了一綫幸福的曙光，而且这正是布来登街和孟街的人求之不得的幸福，这就是：

一八五九年过了沒有多久，冬妮第二次要作母亲的希望已經成为确凿不移的事了。

在她的信里欢呼的情緒跃然紙上，长久沒有讀到的那些恣纵的、幼稚的、煞有介事的詞句又复比比皆是。老參議夫人現在除了夏天到外地去避一避暑，已經不喜欢旅行了，而且就是避暑也差不多只限于到波罗的海海濱去，因此她对于这次不能到女儿那里去，感到是一件憾事，但是她在信里却替她祈求上帝的保佑。但是老夫人虽然不能去，湯姆和盖尔达却写信說他們要去参加孩子的洗礼，而冬妮的脑子里也充满了各种計划准备——“高貴不俗”地款待一下娘家的人……可怜的冬妮！可惜这次款待竟落得凄慘无比，而她幻想中的用花朵、糖果和巧克力点綴的、作为一次迷人的小小的节日的洗礼也竟成为画餅，——因为婴儿，一个女孩儿，剛剛出世就夭逝了。她只活了短短的一刻钟，在这一刻钟內，大夫虽然用尽了力气想使这个細弱的小生命維持下去，終究沒有能挽救住她。

布登勃洛克參議和他的妻子到慕尼黑的时候，发現冬妮本人也还沒有脫离危險。她臥在床上，病况比第一次严重得多，她本来就已經常常害神經性的胃弱症，这次更差不多一連几天完全不能攝取食物。可是最后她还是漸漸痊愈了。在她的娘家人动身的时候，她的健康情况已經不用担心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很有值得担忧的地方，因为他們很清楚地看到，特别是參議的观察力很敏銳，这件事更沒有逃过他的眼睛：即使是这次佩尔曼內德夫妇的共同的災殃也无法再使这一对夫妻感情融洽起来了。

佩尔曼內德先生的軟心腸是沒有什么可以指責的……他从心里感到悲痛，看着这个停止了呼吸的婴孩，一顆又一顆的大泪珠从他的紅肿的小眼睛里挤出来，順着他的鼓蓬蓬的面頰流到

带繐的髭鬚上。他一再唉声叹气地說："唉，眞叫倒霉！眞叫倒霉！"但是据冬妮的观察，他的舒适的生活并沒有受到很长的干扰，他晚上在皇家酒店消磨的钟点不久就使他忘却了他的苦恼，在他那句"唉，眞叫倒霉"的口头禪里也就包含着他的宿命的观点。他就是在这样安适、乐天、发一点牢騷又带一些麻木不仁的宿命观点里继續悠悠蕩蕩地混日子。

但是冬妮的信从那时候起却一直沒有断絕悲观和訴苦的語調……"唉，母亲，"她写道，"我受了多少罪啊！最初是格侖利希破产的事，后来又是佩尔曼內德退休，又是孩子的死。我有什么罪过要遭到这么多不幸啊！"

参議在家里一讀到这样的表白，就忍不住要微笑起来，因为尽管这些話里隐藏着那么多痛苦，他在字里行間却可以讀得到冬妮的几乎令人发笑的驕傲感，而且他很知道，冬妮·布登勃洛克不論是格侖利希太太也好，是佩尔曼內德太太也好，一直沒有脫掉是一个孩子。她对自己一切成年人的經历最初几乎不相信其为眞实，而后却又以孩子式的认眞、孩子式的煞有介事，特别是以孩子式的反抗来經受。

她不了解自己有什么罪过要受这么多苦，因为她虽然嘲笑她母亲的虔誠，她自己却也是充滿了这种思想，她篤信世上有所謂因果报应……可怜的冬妮！她的第二个女儿的夭逝旣不是她受到的最后一次，也不是最残酷的一次打击……

一八五九年年尾，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第九章

这是十一月尾的一天，一个寒冷的秋日，天空里雾气很濃，

大有雪意，地面上也有大团雾气在滚动，虽然阳光仍然时不时地穿射过来。在这个海港城市里常常有这种天气：尖銳的西北風厉声呼嘯着兜过教堂的厚墙角，人們动不动就会害上肺炎，这一天恰好就是这种天气。

将近中午，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走进早餐室来，发現他母亲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鏡，正俯在桌上的一片紙上。

“湯姆，”她說，眼睛望着他，双手把紙拿向一边，仿佛躊躇着不願意递給他似的。“不要吃惊……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也不了解……这是从柏林发出来的……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給我吧！”他干巴巴地說。他的臉色变得雪白，咬了咬牙，太阳穴上筋脉突現了一会儿。他伸出手的那个姿势仿佛是下了莫大的决心似的，似乎在說：“不愉快也罢，就快点給我吧，不要給我作准备工作了！”

他站着讀紙上的几行字，挑起一条淡淡的眉毛，一边用手指慢慢地捻着自己上鬚的长鬚尖。这是一份电报，上面写着：“請勿惊惶。我和伊瑞卡立即回去。一切都完了。你們的不幸的安冬妮。”

“立即……立即，”他有些气恼地說，望着老参議夫人，急速地把头摇了摇。“什么叫立即……”

“她不过是用这么一个詞儿罢了，湯姆，这沒有什么意思。她的意思或許是乘最近一班車什么的……”

“为什么从柏林来？她在柏林作什么？她是怎么到柏林的？”

“我不知道，湯姆，我也想不透；这封急电是十分钟之前剛到的。可是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我們等着看是什么事吧。但願上帝保佑，一切都平安如意。你坐下吃飯吧，孩子。”

他坐下，机械地斟了一大玻璃杯黑啤酒。

"一切都完了。"他重复了一句电报上的話。"底下又写'安冬妮'——孩子气……"

接着他一語不发地吃飯和喝酒。

过了一会儿老参議夫人开口說:"会不会是和佩尔曼內德有关系,湯姆?"

他沒有抬头,只聳了聳肩膀。

临走的时候,他一手握着門柄說:"是的,母亲,我們得等着她。可能她不肯深更半夜地闖回来,那么就是明天白天的事了。到时候請派人給我送个信儿……"

老参議夫人一点钟又一点钟地等着。这一夜她休息得很不够,隔一会就搖鈴招呼伊达·永格曼过来(永格曼現在睡在中层隔楼的最后一間屋子里,紧挨着老参議夫人),叫她給自己預备糖水。甚至上了床以后,她还拿着針綫活在床上笔直地坐了很长一段时候。第二天上午也是在这样提心吊胆的紧张心情中熬过去的。吃第二餐早餐的时候,参議宣布說,如果冬妮来,也只能坐从布痕来的車子,要在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才能到。到了下午这个时候,老参議夫人坐在風景厅里靠窗戶的一个位子上,想讀一本书消磨时光,她拿的是一本黑皮的书,封面上印着一支燙金的棕櫚树枝。

这一天和昨天一样:寒冷,雾气和冷風,在閃閃发亮的鑄鉄栏杆后面炉火已經噼噼啪啪地燃起来了。老太太一听到車輪的声音,就禁不住打了个冷战,急忙向外看去。到了四点钟,她差不多不大理会外面的动靜,差不多已經把她的女儿忘去的时候,楼下起了一陣騷动……她急急忙忙地把上半身轉向窗戶,用手巾擦去窗玻璃上的水蒸汽:果然有一輛出租馬車停在下面,人已

經順着楼梯上来了。

她两手握住椅子扶手，想站起来，但是她想了想，又重新坐下去，只是把头向着女儿来的那面略微轉过一点去，摆出一副几乎可以說是冷淡的面孔。伊瑞卡由伊达·永格曼握着手，在玻璃門旁站住，冬妮却飞快地、几乎是扑着跑进屋子来。

佩尔曼內德太太穿着一件皮斗篷，戴着一頂带面罩的长形皮帽子。她看去臉色蒼白、疲劳不堪，眼睛通紅，嘴唇像从前那样抖动着，冬妮小时候每次啼哭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她抬起胳膊来，但是又頹然放下，双膝一屈便跪在她母亲脚前，把臉埋在老太太的衣服的皺折里嗚嗚咽咽地哭起来。这一切給人的印象是：仿佛她就是这样一口气从慕尼黑徑直跑了来，現在終于逃奔到目的地，人是得救了，但也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老参議夫人沉默了一刻。

“冬妮！”她用温和的責备的語調說，一面小心謹慎地拔出佩尔曼內德太太用来簪住帽子的一根大别針，把她的帽子放在窗台上，然后两只手亲切地、撫慰地撫弄着自己女儿的濃密的淡亚麻色的头发……

“怎么回事，孩子……出了什么事了？”

但是她必須非常有耐性地等着，因为又过了很久，她这个問題才得到回答。

“母亲，”佩尔曼內德太太声音嘶哑地說……“媽媽！”但是她只叫了两声就又停住了。

老参議夫人抬起头向玻璃門那边望过去，她一边用一只手摟着她的女儿，一边把另一只手向她的外孙女伸过去。这个小女孩把食指擱在嘴唇上，正不知所措地在那边站着。

“来，孩子，到这里来，对我說一句‘你好’。你长大了，你的样

子又活潑、又健康，我們得感謝上帝。你今年几岁了，伊瑞卡？”

“十三岁，姥姥……”

“天哪！一位大姑娘了……”

她在冬妮的头上面吻了这个小女孩一下，接着又說：“跟伊达上楼去吧，孩子，我們一会儿就吃飯了。現在媽媽要跟我談一点事，你知道。”

屋子里只剩下她們母女二人。

“喏，我的亲爱的冬妮！你还沒有哭够嗎？如果上帝要让我們受一次考驗，我們就应該甘心情願地忍受下来。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像福音书上告訴我們的那样……可是你是不是也想先到上面去休息一下，定一定精神，然后再下来找我啊？我們的好人儿永格曼已經把你的屋子布置好了……我謝謝你拍来的电报。当然了，我們都吓了一跳……”她的話被打断了，因为这时从她的衣褶里傳来冬妮的顫抖的、嘶哑的声音：“他是个下流坯子……是个下流坯……下流……”

佩尔曼內德太太除了这个厉害的字眼以外再也說不出什么話了。这句話好像盘据住她的整个脑子。她更深地把头埋在老参議夫人的怀里，伸在椅子旁边的一只手甚至紧紧握起拳头来。

“你說的是你丈夫嗎，孩子？”过了一会儿老夫人問道。“我知道，我不应該这么想；可是我实在想不到另外什么人，冬妮。是不是佩尔曼內德作了对不起你的事？你是不是生他的气了？”

“芭貝塔……！”佩尔曼內德太太迸出一声来……“芭貝塔……！”

“芭貝塔？”老参議夫人詢問地重复了一声……接着她仰靠在椅背上，一双明亮的眼睛向窗戶外面瞟过去。她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两人都沉默着，只听到冬妮逐渐变得稀疏了的啜

泣声。

“冬妮，”过了一会儿老参議夫人說，“現在我看出来，你确实受了一肚子委屈……你来傾訴是事出有因的……但是你用得着这样暴風雨式地发泄你的不平嗎？用得着这么老远从慕尼黑跑来嗎？而且还带着伊瑞卡？你知道，这样会使某些人，会使那些不如我們知情达理的人产生一种錯覚，倒仿佛你再也不想回到你丈夫那儿去似的……”

“我就是不想回去了！……再也不回去了！……”佩尔曼內德太太喊道，她猛地把头一抬，滿臉怒容地望着母亲的臉，眼睛里含着两泡眼泪，随即又把臉突然藏在母亲的衣服褶里。老参議夫人似乎幷沒有听到她这声叫喊。

“可是現在，”她把嗓音提高了接着說，慢吞吞地把头从一边摆到另一边。“可是現在，你既然回来了，这样也好，你可以慢慢地把心头的积郁舒散一下，把一切都告訴我，以后我們再看，怎样根据友爱、寬恕、互相体貼的精神把这件事挽救过来。”

“永远也不会！”冬妮又說道。“永远也不会了！”接着她就开始說起她的故事来，虽然人們不能每个字都听清楚，一則因为她是把話說到老参議夫人的衣服褶里面去，二則她的叙述又时断时續，不时为憤怒的呼叫所打断，但是簡单說来，发生的是下面这样一件事，这一点倒还听得清楚。

本月二十四号和二十五号之間的深夜里，佩尔曼內德太太从一陣很不踏实的睡眠中惊醒过来，这一天白天她本来就害胃神經痛，睡得非常晚。她被吵醒的原故，是因为前面楼梯上不断傳来嘻嘻嚓嚓的声响，想遮掩又沒遮掩住的神秘的嘈杂的声音。在这些声音里可以分辨得出有楼板的軋軋声，有咳嗽中夹着吃吃的笑声，有压低了嗓門的抗拒的話語，另外还夹着一种非常特

别的哼唧和呻吟声……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声响，人們一听就可以听出来。佩尔曼內德太太刚听到这个声音时，虽然还带着朦朧睡意，却已經完全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她感觉到头上的血液立刻退去，嗡地一声冲进心里，她的心开始蜷縮起来，沉重地、令人透不出气来地跳动起来。她像昏迷麻痹了一般一动不动地在枕头上躺了足有一分钟，殘酷的一分钟；可是以后因为这种无耻的噪音并沒有沉靜下去，她就两手哆哆嗦嗦地点上了灯，带着滿腔的絕望、憤怒和憎恶下了床，把門拉开，拿着灯，穿着拖鞋赶到前面楼梯附近的地方。楼梯就是前文提过的那条从大門直通到二楼上的笔直的"天梯"，走到这架天梯的上层，她刚才卧室里听見那种不容誤解的声响，脑子里所幻想的一幅图画便逼眞地呈現在她眼前……这是一幅肉搏，是一幅女厨子芭貝塔和佩尔曼內德先生的違法乱紀、伤風敗俗的角力图。女厨子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和一支蜡烛(虽然夜已經很深，她一定还在屋子里什么地方干活)，身子左扭右摆，正在努力抗拒。而主人呢，帽子扣在后脑勺上，摟抱着她，一再試图把自己的海豹式的鬍髭貼在她的脸上，而且有那么几次居然也还作成了……安冬妮一出現，芭貝塔喊了一句什么"耶穌·馬丽亚·約瑟！"佩尔曼內德先生也同样重复了一句"耶穌·馬丽亚·約瑟"以后，便松开了她。女厨子馬上就跑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佩尔曼內德先生搭拉着胳臂、搭拉着头、搭拉着鬍子立在自己的老婆面前，嘟嘟囔囔地說一些毫无意义的話："糟透了！……我的老天爷！……"当他大着胆子把眼皮抬起来的时候，她已經不在面前了。在卧室里他又找到她，她正在半躺半坐地倒在床上，抽抽噎噎地泣不成声，嘴里一再叨念着"丑事、丑事"。起先他松軟无力地倚着門站着，接着肩膀向前一彈，好像要用胳臂肘頂她肋骨，让她高兴起来似的，嘴里說：

"别生气了！算了吧，冬內尔！你知道，今天晚上是拉木索尔·弗兰茨尔庆祝命名日，我們都灌得太多了一点……"但是他在屋子里散布的刺鼻的酒精味，把她兴奋状态刺激到頂点。她不再啜泣了，她已經不再脆弱、不再怯懦了。她的脾气一发不可收拾，又因为她的无限的悲观絕望，使得她把自己对他的滿腔嫌恶、厌恨、对他的整个为人和举止的鄙視不屑全部傾倒到他的臉上……佩尔曼內德先生忍受不下去了，他的头发起热来，因为他为了庆祝他的朋友拉木索尔不但喝了許多啤酒，而且喝了香檳。他也还了口，很粗野地还了口，两人爭执起来，这回比那一次佩尔曼內德先生退休时的爭吵更厉害。安冬妮夫人把她的衣服收拾起来，准备到起居間去……但是临了，他又向她背后甩过来一句話，这句話她不願意重复，她說不出口来，一句話……一句話……

这一切就是佩尔曼內德太太傾吐到她母亲的衣服皺折里的自白的主要內容。至于那句話，那个使她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从內心深处冒出一股冷气的字，她却一直沒有說出来，她不能重复它，噢，天哪，她不能重复它，她說，虽然老参議夫人一点儿沒有逼迫她。当冬妮訴說这件事情的时候，老参議夫人只是一边向下望着她的美丽的、淡亚麻色的头发，一边緩慢地、沉思地点着头，几乎覺察不出来地点着头。

"不錯，不錯，"她說，"你說給我听的眞是让人寒心的事，冬妮。这一切我都很能了解，我的可怜的孩子，因为我不只是你的媽媽，而且我跟你一样，也是个女人……我現在已經知道，你的痛苦的确是有根据的，我知道你的丈夫怎样一时糊塗，忘記了你給他带来的好处……"

"是一时糊塗么?!"冬妮大声說。她跳了起来，向后退了两

步，急急地把眼睛擦干。"你是說一时糊塗，媽媽?！我和我們这个姓氏带給他的好处，他已經忘了……不，他从开始就不知道！一个一把老婆的陪嫁費拿到手就退休的人！一个沒有志向、沒有欲望、沒有目标的人！一个血管里沒有血，只有粘稠的麦芽啤酒和忽布啤酒的人……不錯，这一点我确信无疑！……而且这个人竟会干出这样的下流事，跟芭貝塔勾勾搭搭，如果我指出他的卑鄙无耻，也用一句話还罵他……用一句……"

她又談到这句話，談到这句她說不出口的話。但是突然間她向前走了一步开口說，声音也驟然变得安詳、温和、表現出极大的兴趣："多么可爱啊！你从哪儿弄来的，媽媽?"

她用下巴指了指一个用麦杆編的小筐，一个精致的小架台，系着緞带，老参議夫人最近一直用它装針綫活計。

"我买的，"老夫人回答說，"我很需要这么一个針綫筐。"

"眞雅致！……"冬妮說，一面歪着头尽情打量着这只架台。老参議夫人的目光也停在这个器皿上，然而她只是視而不見地沉思着另外的事。

"好吧，我的亲爱的冬妮。"最后她說，她又把手向她女儿那面伸过去，"不管事情怎么样，反正你已經来了，我衷心地欢迎你，我的孩子，等我們心緒平靜以后，我們可以从容討論这一切……到你的屋子去脫脫衣服，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伊达！?"她提高声音向餐厅那边喊过去。"亲爱的，請你让人替佩尔曼內德太太和伊瑞卡預备两份飯！"

第 十 章

冬妮一吃过飯，立刻就回到自己的臥室里，因为在吃飯的时

候她从母亲的話語里証实了自己的推測，托馬斯果然已經知道了她要回来的事……她似乎不太热心和他会面。

下午六点钟左右参議来了。他先到風景厅里跟他的母亲交談了好半晌。

“她怎么样？”他問。“她表示什么态度？”

“唉，湯姆，我怕她已經死了心了……天哪，她受的刺激很深……另外就是那句話……唉，要是我能知道他說的到底是一句什么話……”

“我去看看她。”

“去吧，湯姆。可是你敲門要手輕一些，不要吓着她，还有，你要平静些，听見了沒有？她的神經很紧張。差不多沒有吃什么东西……你知道，她又犯了胃病……你跟她說話时不要急躁。”

他急匆匆地順着楼梯上到三楼，像平常一样一步跨两层阶梯。一路上他一直捻着上鬚想心事。但是当他开始敲門时，他的臉色又变得明朗起来，他决定尽可能地用詼諧洒脫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情。

在一声痛苦不堪的“請进”声以后，他打开了門，发現佩尔曼內德太太穿戴整齐地躺在床上，床帳向后揭开，背后垫着一床鴨絨被，床旁边一張小几上摆着一小瓶治胃疼的药水。她稍微向外一轉身子，用臂把头支起来，看着他作了一个苦笑的面孔。参議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一面張着两臂，行了个极其隆重的大礼。

“夫人……！能够拜見您这位从都城来的貴人，眞是荣幸……”

“吻我一下，湯姆，”她說，一面欠起身来把她的面頰递过去，接着又頹然倒下。“你好，我的好朋友？我看你还是我們那次在

慕尼黑見面的样子，一点也沒有改变。”

“喏，这里关着窗帘，你的判断可不靠准，亲爱的。可是无論如何你也不应該当着面把我的恭維話搶走，你知道，这本来是应該我向你說的話……”

他一边握着她的手，一边拉过一把椅子来，在她身边坐下。

“我不知道已經說过多少次，你跟蒂尔达……”

“看我这人，湯姆！……蒂尔达好嗎？”

“还用說，自然很好！有克罗色敏荚太太照顾着她，她餓不着。当然这并不妨碍她每逢星期四在这里拚命大嚼一頓，好像要把一个星期的飲食都預支了似的……”

她非常愉快地大笑起来——这是很久以来沒有的事了。但是忽然間她停止了笑声，叹了口气問道：“买卖怎么样啊？”

“嗄……凑合着吧。反正得知足。”

“噢，感謝上帝，至少这里一切都还像样子！唉，我一点也沒有高高兴兴地談閑話的心情……”

“多可惜！无論怎么样，一个人也要保持幽默感啊！”

“不成，我是不会有的了，湯姆。你一切都知道了吧？”

“一切都知道了……！”他重复了一句，松开她的手，把椅子猛然向后一推。“我的上帝，听你說的这个話！‘一切’！什么事不能被‘一切’这个字埋葬啊？‘我的爱情啊，我的痛苦，一切我都付与你’，是不是？不，你听我說……”

她沉默不語。她用非常惊訝、受了很大委屈的眼光瞟了他一眼。

“是的，我早已料到你会有这种脸相，”他說，“因为沒有这种脸相你就不会到这里来了。可是我的亲爱的冬妮，請你允許我以同等程度的輕松来看待这件事，正像你用那么多的严肃来看

待它一样。虽然我的輕松和你的严肃也許都有些过分。但是无論如何，这样我們就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过分严肃，托馬斯，你是說我过分严肃嗎……？”

“是的。看在上帝面上，我們还是不要把它演成一出悲剧吧！让我們說話沉住点气，不要开口就是‘一切都完了’，閉口就是‘你們的不幸的安冬妮’！你要把我的話听明白了，冬妮；你知道得很清楚，对你回家来这件事誰也沒有比我更感到高兴的。我早就希望你能回家看看，不要跟你丈夫一起，而是你独个回来。这样我們可以一家人团聚一下。可是，你現在回来了，这个样子回来了，原諒我說話太直，你干的并不是一件聪明事啊，孩子！……不錯……你让我把話說完！佩尔曼內德作的事的的确确很不成体統，而且你相信我的話，我一定让他认識到他的行为……”

“托馬斯，他干的是什么事，我已經让他认識到了，”她打断了他的話，一面从床上坐了起来，把一只手放在胸上，“而且我还可以告訴你，我不只让他‘认識到’而已。但是依我看，再跟这个人讲理实在是多余的！”說到这里她又倒下去，严峻地定睛望着天花板。

他俯着身子，好像被她这句話的重量压着似的。他微笑着望着自己的膝盖。

“喏，那么我就不給他写什么措詞尖銳的信了，一切听从你的吩咐。这毕竟是你的事，只要你把他的头脑教訓清楚了，也就很够了；再說，你是他的妻子，这也是你的本分。仔細研究起来，他倒也不无值得寬恕的地方。朋友庆祝命名日，他回家的时候仍然带着节日的情緒，意兴过于飞揚，于是就犯了个小錯，作了件越軌的事……”

"托馬斯，"她說，"我不明白你的話。我不明白你說話的这种語气！你……你有你的一套原則……但是你沒看見他！沒看見他怎样喝得醉醺醺的抱住她，沒看他那副样子……"

"我想像得出来，样子一定很滑稽。然而問題正在这里，冬妮，你看不出这件事多么滑稽，这当然是你的胃病在作祟。你的丈夫暴露他的弱点的时候被你抓住了，你也看到他的样子有一点可笑……可是你不应該气得这么凶。相反地，你应該把它看成一件惹人发笑的事，借机会发現他的人性，更进一步的了解他……我跟你說清楚，我不是让你一笑置之，用沉默去纵容他这种行为，不是这样子。而今你一怒出走了，給他个厉害看，也許有点过分，也許这个懲罰太严厉了——他这个时候在家里坐着該多么丧气啊！然而，归根結底他还是罪有应得。我对你的請求只有一点，你对待这个問題不要太感情激动，应該多从策略和影响方面着眼……这是我們自己說話，我才这么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随便哪一对夫妻双方都不是平等的，总有一方面在……在道德上占上風……你懂得我的話吧，冬妮！你的丈夫作了一件荒唐事，这一点沒有人怀疑。他污辱了自己，作了一件令人发笑的事……我說令人发笑，是因为他作的事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不值得把它看得太严重……总而言之，他的品格已經不是白璧无瑕，你这方面就决定性地占了上風。如果你善于利用它的話，那你一定会得到幸福。如果你在……就假定說两个星期吧——不錯，我至少要留你住这么久！——假定你在两个星期以后回去，你就会看到……"

"我不想回慕尼黑去了，托馬斯。"

"你說什么？"他問道，他的面孔拉长了，一只手放在耳朵上，身子向前探过去……

她正仰面躺着，后脑勺埋在枕头里，下巴带着几分冷峻的神情向前伸着，"永远也不回去了，"她說，接着就大声叹了一口气，干咳起来。她咳嗽的很慢，很能表达她的重重的心事。干咳最近已开始成为她的一种神經性的习惯了，这和她的胃病也許不无关系。——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冬妮，"他突然开口說，一边站起身来，手掌着实地拍了椅背一下，"你不要再把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吧！……"

她斜睨了他一眼，知道他这时臉色变得蒼白，太阳穴上的筋脉也都暴露出来。她不能再保持原来的姿势了。她也轉动了身子，而且为了掩盖自己对托馬斯的恐惧，她开始放大喉嚨发起脾气来。她挺起身軀，把脚伸到床下边，两頰通紅，眉头紧皺，搖着头，揮动着手臂，大声发作起来："鬧得滿城風雨嗎，托馬斯……！？別人作踐了我，往我臉上吐唾沫，你还命令我遮遮掩掩嗎？这样作你兄长的臉上光采嗎？……不錯，我一定要問問你。当然，顾全臉面啊，圓滑周到啊，这都是好事情！但是这在生活中要有个限度。湯姆，要知道，我也很了解生活，并不比你差，如果一味地害怕鬧事，到了一定程度，那就是儒弱了。眞奇怪，这些話会需要像我这样一只蠢鵝，一个傻东西讲給你听……是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很有自知之明。佩尔曼內德从来沒有爱过我，因为我老了，我是丑老婆子，很可能是这样，而芭貝塔大概要比我漂亮多了。但是，难道他因为这一点就有权利不尊重我的出身，不尊重我所受的教育和我的感情嗎？湯姆，你是沒有看見他那种放肆的样子。沒有看見的人当然什么也不能了解，因为他当时那种令人作嘔的样子我实在不能用言語形容。还有，当我拿起我的东西离开屋子，想到起居間沙发上睡覚去的时候，他还追着我喊了一句話，你也沒听到他在我背后，在

你亲妹妹后面喊的那句話……是的！我清清楚楚听到他在背后喊了一句話……一句話……一句話……！……痛快地告訴你吧，托馬斯，就是这句話使我，逼得我連夜打上行李，一清早就叫醒了伊瑞卡离开那个家。我不能留在一个嘴里吐出这种字眼的人的跟前，而且，正像我剛才說过的那样，我永远也不能回到这样一个人的身边……不然我眞成了个廉耻丧尽的女人了，一点自尊心，一点骨气也沒有了！”

“請你把这句該死的話說給我听听，可以不可以？”

“永远也不能，托馬斯！我永远也不让这个字玷污我的嘴唇！我知道，在这个家里我对你，对我自己的职責是什么……”

“这么一說，我們沒有什么好談的了！”

“也許是吧！而且我希望以后我們也别再談这件事了……”

“你要怎么办呢？要离婚嗎？”

“我要，湯姆。我已經下了决心了。我覚得不論对我自己，对我的孩子，或者对你們大家来說，我都只有这一条路。”

“喏，眞是胡說，”他冷冷地說，用脚跟一轉身子，从她身旁走开，好像通盘事就此都已解决了似的。“离婚是双方的事，我的孩子，如果认为佩尔曼內德也会欣然同意，这倒是个滑稽的想法……”

“你以为他会为了我的一万七千个泰勒就反对嗎？可是格倫利希当初又何尝甘心乐意，还不是我們逼着他作的。办法是有的，我可以去找吉塞克博士，他是克利斯蒂安的朋友，他会帮助我的……当然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我知道你要說什么。那次是丈夫无力贍养，不錯，你可以看出来，对于这些事我已經很內行了，可是你还把我看待成一个第一次鬧离婚的人！……然而这也沒有什么要紧，湯姆。也許眞应了你的話，这事办起来很棘

手，不能成功，这也不是不可能。然而結果还是一样，我决不会改变主意。如果那样，就让他拿着那点錢吧——在生活里有的是比金錢更崇高的东西！不管怎样，他是休想再見我的面了。”

說到这里她又干咳起来。她已經下了床，在一張安乐椅上坐下来。她用一只胳膊肘倚着扶手，下巴深深埋在手里，下嘴唇几乎是握在四个弯曲的手指里。她就这样上身向一边側着，一双兴奋、紅肿的眼睛怔怔地望着窗外面。

参議在屋中走来走去，不时地叹一口气，摇一摇头，聳一下肩膀。最后他扭着两只手站在她面前。

“你是一个孩子，冬妮！”他畏縮地带着乞怜的神情說。“你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孩子話！我求求你，你能不能答应我用成人的眼光考虑考虑这件事，哪怕是一分钟呢?！难道你看不出来，从你的言行举止来看，倒好像你受到了什么天大的委屈，好像你的丈夫殘忍地欺騙了你，在大庭广众下把你大肆污辱了一番!？可是你应該好好想想，这种事并沒有发生啊！在考芬格街你們家天梯上发生的这件蠢事沒有一个活人知道！如果你靜悄悄地回到佩尔曼內德身边去，你一点也沒有給你自己、給我們丢臉，自然，你回去的时候不妨摆出一副傲慢不逊的面孔……正相反，如果你不这样做，这才丢我們的臉呢，因为这样你就把一件无足輕重的小事鬧大了，鬧得滿城風雨，尽人皆知了。”

她把下巴从手里拿开，凝視着他的臉。

“不要說了，托馬斯。現在該让我說說了。你听着。怎么，只有事情鬧大了，傳到别人的耳朵里以后才能算是耻辱和丑事嗎？这可不然。暗地里嚙咬一个人的灵魂、侵蝕着一个人的自尊心的耻辱才更可怕呢！难道我們布登勃洛克家的人只求外表‘出类拔萃’，像这里人說的那样，而在家里四壁之內却因此尽可以

含羞忍辱嗎？湯姆，我眞奇怪你这种想法！想像一下，如果父亲还活着，他怎么处理这件事，你应該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思定主意！不，純洁和坦白是我們行事的原則……你随时可以把你的帳簿給任何一个人看，对他們說：看吧……我們別的人也都应該这个样子。我知道，上帝把我創造成怎样一个人。我一点也不害怕！玉尔新·摩侖多尔夫如果从我旁边过而不向我打招呼，尽管让她这样做去好了！菲菲·布登勃洛克星期四坐在这里也許会幸災乐禍地搖头叹息說：‘眞不幸，这已經是第二回了！当然，两回毛病都是出在男人那方面！’她們如果願意这样說就尽管让她說去好了！我才不計較这些事，托馬斯，一点也不計較。我只知道我作了一件我认为应該作的事。但是如果因为怕玉尔新·摩侖多尔夫和菲菲·布登勃洛克譏誚就一任自己受一个沒有文化敎养的人用从啤酒館学来的下流話来辱罵，就得跟他永远住在这样一个野蛮的城市，要知道住在那里一个人就得学会看慣那次天梯上边演的那幕戏，就得听慣天梯上說的那些話，就得学会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出身，自己所受的敎育，总而言之，只是为了装得又幸福又知足的样子，就得背棄自己的一切。以我来看，这才叫有失体面，这才叫丑聞远播呢……！”

她突然停住了，又把下巴托在手掌里，定睛凝望着玻璃窗。他站在她面前，用一条腿支持住身子，手插在褲兜里。他的眼睛虽然停在她身上，却并沒有看見她，他正在沉思着什么，慢慢地来回摆着头。

“冬妮，”他說，“你說的是心里話，我早已經想到了，但是在你最后的几句話里你自己把眞情泄露了。問題不在你嫁的人。問題在于你的那个地方。毛病也沒有出在天梯上演的那出丑剧，而是所有的事加在一起。你不能适应那里的环境。你老实承

认吧！”

“你説对了，托馬斯！”她喊道。她甚至跳起来，伸着手，几乎触到他的脸上。她的脸涨得通紅。她就这样摆着一个战斗的姿势，一只手握着椅子，另一只手揮舞着，发表了一篇演説，滔滔不絕地发表了一篇热烈、激动的演説。参議吃惊地望着她。她几乎沒有停下来喘一口气，她的話像連珠炮似的滚出来。是的，她找到了言辞，她把这几年心中的积郁完全发泄出来；她的話沒有經过組織，有些紊乱，但是她还是都表达出来了。这是一次大爆发，一次眞实感情的絕望的泛濫。从她口里迸发出来的东西，沒有人能加以辯駁，仿佛它們是粗暴的自然力，与之抗衡几乎是徒然的……。

“你説得对，托馬斯！你再説一遍！啊，我明明白白地对你説吧，我已經不是傻瓜了，我懂得我从生活里能得到什么。当我看到并不是生活中一切的事都很干淨的时候，我也不会吓得目瞪口呆了。我領教过像眼泪汪汪的特利什克，我跟格侖利希結过婚，也知道我們城里这个地方的花花公子是些什么人物。我可以告訴你，我不再是一个沒开过窍的乡下人了。如果只是孤零零地芭貝塔这一件事，我不会被赶到这里来的，你可以相信我的話。問題在于，再加上这件事，碗里的水就溢出来了，托馬斯……不用很多，因为碗本来就是滿的……早就滿了……早就齐到碗沿了！只要几滴就能让它滿得流出来，哪里再經得住这桩事，哪里經得住再让我知道，就是在这方面佩尔曼內德也靠不住，这就把事情推到极端了。这就把木桶的底子打掉，让我立即下定决心，从慕尼黑走出去。其实，説老实話，这个决心我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就已經下定了的。因为我不能在那边生活下去，我在上帝和一切神祇面前发誓，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我的不幸

究竟到什么程度，你是不知道的，托馬斯。因为就是你去看我那次，我也什么都沒让你看出来，我是一个机警的妇人，我不願意向别人訴苦，惹人家討厌，我不是一个心里存不住事、嘴沒有遮拦的人，我一向更偏于深沉不露。但是，湯姆，我已經受够了苦，受够了我自己的苦，受够了我整个性格的苦。我好像一株植物，請你允許我打这么个譬喻，一棵花，被移到陌生的土壤上去……也許你覺得这个譬喻不妥貼，因为我是一个丑陋的女人……但是我确实覺得沒有哪个地方比那里对我更为陌生了，我宁願到土耳其去！噢，我們这里的人从来不适宜移居出去的！我們就应該待在我們的海灣里，老老实实地吃自己的面包……你們有时候嘲笑我对貴族身份的偏爱……是的，最近几年我常常想到几句話，这是很久以前一个人，一个很聪明的人对我說的：'您同情貴族阶級……，'他說，'让我告訴您为什么，好不好？因为您自己就是一个貴族！您的父亲是一位闊老爷，您是一位公主。在您同我們这些人中間隔着一道深淵，我們是不屬于您这一統治阶层的……'是的，湯姆，我們感覺到自己是貴族，感覺到我們与别人之間有一段距离，什么地方别人不认識我們，不懂得尊重我們，我們就不应該企图在那里生活，因为我們在这样一个地方只能受到别人的屈辱，而别人也只会覺得我們驕傲，驕傲到可笑的程度，是的，——所有的人都覺得我驕傲得令人发笑。别人沒有当面对我說过，但是我自己却无时无刻不感覺到，而且为这件事痛苦不堪。哼，在那样一个地方，人們用刀子吃蛋糕，公爵說德国話語法也有錯誤，如果一位先生給一位女士把扇子拾起来，人家就覺得这是个求爱的举动，在这样一个地方是很容易被人看作是傲慢不逊，湯姆！习惯于当地的环境嗎？不成，跟那些沒有尊严、道德、野心，沒有高貴感和严肃精神的人們在一起，跟那些懶

懶散散、旣无礼貌又不整洁的人在一起，跟那些旣懶惰又輕浮、旣愚笨又肤淺的人在一起……跟这些人一起我是不能习惯那地方的水土的，而且就是将来也永远习惯不了。这就像我一輩子永远改不了是你的妹妹一样。这件事伊娃·尤威尔斯办到了……很好！然而尤威尔斯并不是布登勃洛克家里的人，再說她又嫁了一个多少还像样子的丈夫。可是我是什么情形呢？托馬斯，你不妨回忆一下，从开头想一想！我是从这里、从这个家去的，这个家受到别人的尊重，家里的人都勤勤恳恳，有明确的目标，而我嫁給的佩尔曼內德，却是一个拿到我的陪嫁費立刻就退休的人……哼，这就是他的本性，这就是这个人的特点，可是从这一点上看这还算是唯一一件可喜的事情呢。以后怎么样呢？一个嬰儿要出世了！我多么高兴啊！它可以把我的苦恼一笔勾銷！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孩子死了，夭逝了。这倒不是佩尔曼內德的过錯，我一点也不怪罪他。他已經尽了自己的力量，甚至有两三天沒有到酒館去，这是实情。但是这并沒有使事情的性质有所改变，托馬斯，它并沒有使我更幸福一些，这你是可以想像到的，我忍受过来了，并沒有发怨言。我很孤单，不被人了解，被看作孤僻驕傲。但是我对自己說：你已經把終身許給他了。他有一些迟鈍，懶惰，他辜負了你的希望，但是他是善良的，心地是純洁的。可是以后偏偏我又遭到这件事，让我看到他最令人厌惛的面目。这时我才知道：他也跟别人一样，多么不了解我，多么不懂得尊重我。他在我背后罵的那句話，就是在你那些仓庫工人里面，也沒有一个人肯用它去罵一只狗！这时我看出来，沒有什么牵系着我了，如果我再留下去，那眞是恬不知耻了。我到了这里以后，当我坐馬車从車站走过霍尔斯登大街的时候，搬运夫凡尔森从旁边走过，他摘下帽子来，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也

給他还了一个礼：我一点也沒有驕傲，正像父亲向人打招呼那样……一擧手。我現在回来了。湯姆，你就是駕上一打馬，也不能把我拉回慕尼黑去。明天我就去找吉塞克！——”

这就是冬妮发表的一席演讲。說完了以后，她精疲力尽地倒在椅子上，重又把下巴埋在手掌里，凝視着窗玻璃。

参議惊駭莫名，痴呆呆地，几乎可以說是大为振动地站在冬妮面前，一句話也說不出来。过了一会，他才深吸了一口气，双臂往上一抬，等抬到肩膀一般高的时候，又复陡然落下，拍打在大腿上。

“好吧，那就沒有什么办法了！”他輕声說，慢慢地用脚后跟把身子轉过去，向房門走去。

他仍然用他进来时那种痛苦的表情望着她，撅着嘴唇。

“湯姆？”她問道。“你生我的气嗎？”

他用一只手握住那椭圓形的門柄，另一只手疲倦地一揮。“啊不，一点也不。”

她向他伸出手去，头斜擱在肩膀上。

“你到这里来，湯姆……你的妹妹的命不好。她沒有遇到过如意的事……目前她找不到一个人同情她……”

他走回来，握住她的手。然而他的态度带着几分冷漠、疲憊，他立在她的一边，眼睛幷沒有望着她。

突然間，她的上嘴唇开始顫抖起来。

“你現在只好一个人掙扎了，”她說。“克利斯蒂安沒有多大的指望，而今我也完了……我的財产也都完了……我再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是的，你們現在只能給我一碗閑飯吃吧，我这沒有用的苦老婆子。我本来想能助你一臂之力，湯姆，我沒有想到我会失敗得这么慘！我們布登勃洛克一家人能不能維持住我

們的声名、地位，从今以后只有你独个儿奋力支持了……願上帝扶助你。”

两顆清澈的、孩子式的大泪珠从她的面頰上滚下来，她臉上的皮肤已經初步显露出衰老的痕迹了。

第十一章

冬妮幷沒有閑着，她立刻为自己的事奔走起来。參議为了让她能平靜、鎮定下来，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心境，暫时只要求她一件事：不要慌乱，不要出家門，她和伊瑞卡都不要出家門。一切都可能好轉……暫时不要弄得滿城人都知道。星期四定期的团聚被撤銷了。

但是在佩尔曼內德太太回家第二天她就亲笔給律师吉塞克博士写了一封信，把他請到孟街来。她在二楼走廊上中間一間屋子里亲自接待他，她让人把这間屋子升上火，又不知为了什么目的，她在一張大桌子上摆了墨水瓶，和一大疊对开的白紙，后者是从下面办公室拿上来的。他們各自坐在一張靠背椅上……

“吉塞克博士！”她說，她交疊着两臂，仰望着天花板。“不論从您的为人或者从您的职业来說，您都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接着她就把芭貝塔的事和在臥室里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吉塞克博士听完以后向她解釋說，他感到很遺憾，不論是天梯上发生的那件不幸的事，或是她受到的辱罵（她始終不肯說出佩尔曼內德罵的到底是什么話），都不能构成充足的离婚的理由。

“好，”她說，“謝謝您。”

接着她让吉塞克博士給她先讲解了一下法律上各項可以构

成离婚的理由，又作了一个有关妆奁陪嫁等問題的更长的报告，这些她都全神貫注、津津有味地听完了。最后，她郑重其事地向吉塞克致了謝意，便暫时把他打发走了。

她走到楼下，在参議的私人办公室里見到托馬斯。

“托馬斯，”她說，“我求你現在立刻給那个人写一封信……我不願意提他的名字。关于我那笔錢的問題，我已經打听清楚了。听听他的意見吧。反正他是不用想見我的面了。如果他同意通过法律办理离婚手續呢，那很好，那么我們就請他提交清算，归还我的dos①。如果他拒絕呢，我們也不必气餒，因为你知道，湯姆，从法律观点来看，佩尔曼內德固然是我的产权所有人——这一点我們倒是可以承认——，但是感謝上帝我仍然有权提出我的产权要求……”

参議背着手走来走去，神經质的聳动着肩膀，因为冬妮說“dos”这个字时的那副臉色，簡直驕傲得不可形容。

他沒有时間。他的事务非常繁忙。她应該忍耐一下，应該把这件事再仔細考虑几十次。他首先要到汉堡去一次，明天就要动身：去和克利斯蒂安进行一桩不愉快的談判。克利斯蒂安写信来要求支援，要求从老参議夫人的未来的遺产中抽出一笔錢来救一救急。他的买卖非常慘淡，但是他虽然不断鬧亏空，却仍然在酒館、馬戏团和戏院里花天酒地地享受。从目前已經知道的負債情况来看（这些債都是他借着家庭的声名告借到的），他的生活水平已經远远超过他的經济能力。孟街的人、俱乐部的人、甚至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該誰負責。那是一个女性、一个名叫阿林娜·普烏格尔的单身女人。阿林娜有两个美丽的孩

---

① 法文：陪嫁費。

子，在汉堡的大商人中不只克利斯蒂安一个人跟她保持密切而代价昂貴的关系……

总而言之，除了冬妮离婚要求以外，还有别的逆心事。汉堡之行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此外也很有可能佩尔曼內德首先出头提起这件事……

参議动身走了，他回来的时候情緒抑郁，怒火中燒。由于慕尼黑方面还沒有任何消息来，他看到自己必須走头一步。他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純屬事务性的信，口气冷淡，而且带着相当的傲慢：安冬妮在和佩尔曼內德同居中感到极端失望，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暫且撇开細节瑣事不談，只从大处来看，她在这場婚姻中也是找不到她所預期的幸福的……她希望解除这件婚約，这一点一个能理智思考問題的人一定能了解。……她不想回到慕尼黑去，立意很坚……現在的問題是，佩尔曼內德对这件事的态度如何……

在紧張地等待几天后，佩尔曼內德先生的回信来了。

他的回答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无論吉塞克博士也好，老参議夫人也好，托馬斯也好，甚至安冬妮本人也好，事先都沒有預料到：他直接了当地同意了女方离婚的要求。

他来信說，他对发生的事衷心感到遺憾，但是他尊重安冬妮的願望。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她同他两人“永远也不能相合”。如果他曾經带給她痛苦的岁月，那么他希望她能忘掉这些日子，能寬恕他……因为他也許再也見不到她和伊瑞卡了。他預祝她和孩子永远平安幸福……阿罗伊斯·佩尔曼內德。——他在信后附笔中明确地提出，立刻退还陪嫁費。他沒有这筆錢也足可以过不操心的日子。他不需要容緩日期措筹款項，因为他沒有要結清的买卖，他那所房子就是他的事业，他随时可以拿出現錢

来。冬妮几乎有一点慚愧，而且她第一次感到，佩尔曼內德先生这样不看重錢財还是值得贊揚的事。

現在吉塞克博士又重新把这件事拿到手里，他和男方建立了联系，商談离婚的理由，最后确定是："双方感情破裂，碍难继續維持夫妻关系"，这样这件案件开始审理了——冬妮的第二次离婚案。她非常认眞，以內行的眼光热心地注視着这件案子的进展。她整天談論这件事，走到哪，說到哪，弄得参議好几次忍不住恼怒起来。最初她不能了解，参議为什么这样厌煩。她一脑子都是"孳息""进益""附带条件""妆奩权""人証物証"等法律名詞儿，这些詞儿她动不动就揚着头，聳着肩膀，又神气又流利地脫口說出来。有一次在和吉塞克博士討論問題时，吉塞克談到的一段話留給她的印象最深，这段話談的是"妆奩中如有珠宝，可抵作陪嫁費之一部分，但在婚約解除时，必須退还女方。"关于这項根本不存在的珠宝她逢人便說。伊达·永格曼，尤斯图斯舅舅，可怜的克罗蒂尔德，布来登街的布登勃洛克三姐妹都知道这件事。关于布来登街的三姐妹，这里要說一下，当她們知道了这次离婚的事以后，她們把手揣在怀里，面面相覷，又惊又喜，一句話也說不出：上天有眼，离婚的事果然被她們說中了……冬妮自然也告訴了苔瑞斯·卫希布洛特(伊瑞卡·格侖利希現在又在她那里上学了)这件珠宝的事。甚至还告訴了那个老实的凱泰尔逊太太，可惜凱泰尔逊太太因为种种原因却絲毫也听不懂这件事……

离婚正式宣判，法律上生效的日子終于来了，这一天冬妮办完了最后一件必要的手續，她从托馬斯那儿要来家庭大事簿，亲自把这件事塡写进去……現在要作的只是习慣于旣成的事态了。

她很勇敢地作了这件事。布登勃洛克三姊妹的像小刀子一

样的挖苦話她只当作耳边風，一副傲然的神色依旧絲毫不变，她在街上遇見哈根施特罗姆和摩侖多尔夫两家人，摆着刺骨冰冷的面孔从他們头頂上望过去，她放棄了一切社交活动。这些社交活动，这里可以說明一下，几年来早已不在孟街老家举行，而轉到她哥哥的新宅那边去了。她有的只是家中几个亲人：老参議夫人、托馬斯、盖尔达；只是伊达·永格曼、塞色密·卫希布洛特——她視若慈母般的一位朋友——和伊瑞卡。她孜孜不懈地經心照看着伊瑞卡如何能受到"高貴"的教育，說不定她的最后的一个隐密的希望也是放在伊瑞卡的前途上……她就这样生活着，而时間也就这样消逝过去。

以后，一直沒有查明通过什么方式，家里面某几个人居然知道了那句致命的"話"，就是佩尔曼內德先生那天夜晚脫口罵出来的那句話。他罵的究竟是什么話呢？——"滾到地獄去吧，你这臭娘儿們！"

冬妮的第二次婚姻就这样結束了。

第七部

第一章

洗礼宴……布来登街办洗礼宴了！

佩尔曼內德太太那次怀着第二个婴儿时梦想的种种东西这次无一不备。餐厅里，侍女們正在桌子前边往一杯杯滚开的巧克力茶里加奶油。这些杯子密密叠叠地摆在一只貝壳形、鍍金柄的大圓茶盘里。为了不攪扰前边大厅里正在举行的仪式，侍女們都輕手輕脚的，竭力不使杯碗发出磕碰的声音……僕人安东这时正在把一块像座小山似的大蛋糕切开，而永格曼小姐則往銀盘子里摆糖果和鮮花。她一边工作一边側着头审視，两只小手指向外翘着……

再过一会，当主人和来宾在起居間和客厅里坐定以后，这些美点就要端上来。但願这些东西足够客人饗用，因为今天聚会的亲友委实不少。今天这"亲友"两字是比較广义的，虽然还不能說是最广义的。为什么这么說呢？因为通过鄂威尔狄克家，布登勃洛克跟吉斯登麦克也有亲屬关系，而通过吉斯登麦克家，又跟摩侖多尔夫沾点亲。这样推下去，就永远沒有尽头了……但是鄂威尔狄克家还是派了代表来了；来的是这一家的老主人，

八十多岁的卡斯帕尔·鄂威尔狄克博士，現任市长。

鄂威尔狄克市长是坐馬車来的。他一手拄着弯柄手杖，另一只手由托馬斯·布登勃洛克搀扶着，走上了楼梯。他的出席更增加了这次喜宴的隆重性……而且，不容怀疑，这次喜事也确实值得隆重举办的！

在那边大厅里，在一張鋪着台布、摆着鮮花，临时改作祭坛的小桌后面，一位穿着黑色法衣、配着磨盘一样大的新浆洗过的雪白硬領的年輕牧师正在祈禱；而在小桌前面，一个高大魁梧、营养良好、身穿大紅衣服的女人正用她那膨脝飽滿的粗胳臂抱着一个几乎淹沒在花边和緞子花結里的小东西……这个人家的继承人！一个傳宗接代的人！一位布登勃洛克！我們了解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呢？

当喜信初从布来登街傳到孟街来的时候，当人們第一次悄悄吐出那暗示的話語时，我們了解不了解，人們那时的喜不自禁的心情？我們了解不了解佩尔曼內德太太听到这个消息时带着怎样的无言的狂喜拥抱住她的母亲，她的哥哥，又怎样比較小心地拥抱住她的嫂嫂？而現在，随着春天，随着一八六一年的春天，“他”終于出世了，他正在接受神圣的洗礼，他，这么多希望早已寄托在他身上，人們早已談論着他，期待着、渴盼着他。为了他，人們一直在乞求上帝，在折磨着格拉包夫医生……而今他終于来了，虽然看去毫无惊人动众之处。

他的两只小手玩弄着保姆腰上的金穗子，小脑袋包在鑲着淡藍緞带的織花軟帽里，正歪躺在枕头上，毫不介意地把后脑勺对着牧师；他的一双小眼睛好像很老于世故似地一閃一閃地望着大厅，望着大厅里的亲友。他的上眼皮上生着长长的睫毛，在这对眼睛里，父亲瞳子的淡藍色和母亲眸子的棕黃色結合成一

种淡淡的、随着光綫而变化的无从确定的金棕色。鼻梁两旁的眼窩很深，罩着一圈青影。这就过早地給这張小面孔——虽然还很难称之为面孔——平添了一些表現性格特点的东西，这对于一个刚出世四周的嬰儿是頗不合适的。但是上帝一定会保佑，不使那特征成为任何不幸的征兆。母亲的相貌也是这样，而她的命运不是一直很好嗎？不管怎么說，这条小生命是活下来了，而且是个男孩子，这正是四个星期以前使这一家人欣喜若狂的理由。

这条小生命活下来了，可是当初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参議永远也忘不了四个星期前那位好心腸的格拉包夫医生在离开产房时握着他的手对他說的話："感謝上帝吧，亲爱的朋友，差一点。……"参議沒敢問，差一点就怎么了。这个一家人盼望了这么多年才出世的小生物——它出生的时候連哭声也沒有——，竟差一点像安冬妮的第二个孩子一样夭折，这个思想一冒头，参議就万分恐惧地把它压回去……但是他知道，四个星期前的一个时刻，对于母亲和嬰儿都是一个生死关头，他不禁幸福而温柔地向盖尔达俯下身去。盖尔达这时正靠在他前边、老参議夫人身旁的一只安乐椅上，两腿交叠在一只天鵝絨垫子上，脚上穿着漆皮鞋。

她的臉色还多么蒼白啊！这样白生生的皮肤配着濃密的深紅色的头发和神秘的眼睛——那眼睛仿佛带着某种半掩的譏嘲凝視着傳道师——，那美丽又是多么富于奇異的情調啊！讲道的是安德利亚斯·普灵斯亥姆，pastor marianus①，自从老科灵暴病死去以后，他虽然很年輕却已經升为总牧师了。他高抬着

---

① 拉丁文：圣馬利教堂的牧师。

下巴，两手虔誠地交叠在下巴底下。他生着短短的金黄色的鬈发，顴骨突出，面孔刮得干干净净，臉上的表情时而严肃激昂，时而明澈恬靜，頗像在作戏。他自幼生長在弗兰哥尼亚，那地方的人几乎清一色信奉天主教，只有他多年来一直是一个路德派小教会的信徒。为了努力使語音純粹、語調动人，他的地方口音变成为一种非常奇怪的发音：母音不是讀得长而悶，就是生澀短促，而子音 r 則总是貼着牙齦卷出来。

他贊美上帝，有时把声音放得又輕又低，有时又高大响亮，声振四座，全家人都听着他的。佩尔曼內德太太故意摆出一副庄重严肃的神情，用以掩住她的喜悅和驕傲，伊瑞卡·格侖利希这时已經有十五岁了，已經长成一个結实的少女，梳着辮子，面頰和父亲的一样，泛着玫瑰紅；克利斯蒂安是当天早晨从汉堡赶来的，一对深陷的眼睛咕碌碌地东瞧瞧、西望望……蒂布修斯牧师夫妇不辞路途遙远，也长途跋涉从利加赶来，参加这次洗礼宴。西威尔特·蒂布修斯把自己两綹稀疏的长发分披在两边肩膀上，一对灰色的小眼睛时不时地瞪得出奇地大，越瞪越大，眼珠凸得仿佛随时会掉出来似的……还有克拉拉，阴郁、严肃，不断地用一只手摸头，她仍然在害头痛……这一对夫妻还給布登勃洛克家带来一件非常貴重的礼品：一只后脚立地、張着血盆大口的棕熊标本。这只巨熊是牧师的一位亲戚在俄国內地某处打死的。現在这只熊摆放在楼下进門的地方，两只前爪托着一只盛名片的盘子。

克罗格家的尤尔根这时正回家省亲，就是那个在罗斯托克邮政局作职員的人。他是一个衣着朴素，沉默寡言的人。至于亚寇伯的行踪，則除了他的母亲以外，沒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位老太太本是鄂威尔狄克家的姑娘，她秉性柔弱，为了給她这个被

剝夺了继承权的儿子寄錢，她甚至不惜偸偸把家中的銀器卖掉……布登勃洛克的几位本家小姐也来登門祝賀，她們对这件喜事都万分高兴，但是这并未妨碍菲菲发表意見說，这个孩子看来不很結实；她这句評語得到她母亲——娃施推威英的老参議夫人、弗利德利克以及亨利叶特的一致同意，虽然她們对这个事实也很表示遺憾。至于可怜的克罗蒂尔德則仍如往昔一样灰黑、削瘦、饥腸轆轆，生得一副苦相。普灵斯亥姆牧师的讲話以及对蛋糕和巧克力茶的希望很使她感动……不屬于本家或亲戚之列也到場祝賀的有弗利德利希・威廉・馬尔庫斯先生和塞色密・卫希布洛特两个人。

这时牧师把話头轉向两位敎父，向他們宣讲他們的职責。尤斯图斯・克罗格是两位敎父之一……布登勃洛克参議最初不願意請他。“我們还是不要挑唆起这个老头作蠢事吧！”他說。“为了他那个宝貝儿子他每天都跟他的老伴吵得一場糊塗，他那点家当眼看着就揮霍尽了，因为苦恼，他甚至連外表的整洁也沒有心去管了！可是你們以为他会怎样？只要我們請他作敎父，他就一定会送給孩子一整套金子器皿，而且連回礼他都不受！”話是这么說了，可是当尤斯图斯舅舅一听說准备請誰作敎父的消息——当时想請的是斯台凡・吉斯登麦克，参議的一位朋友——馬上大发脾气，結果大家还是請他来担任这个职务。他送的金杯子并不是加厚的，这一点倒使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还心安一些。

第二位敎父是誰呢？这就是那位白发蒼蒼、德高望重的老头儿，市长鄂威尔狄克博士。他系着高領子，穿着軟料子的黑外衣，从后面一个衣袋里露出一条紅手帕的角儿。他坐在一張最舒适的靠背椅上，身子俯在曲柄手杖上。这是一件大事，一个胜

利！很多人簡直想不出，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老天爷，这門亲戚是从哪里算起的呢？布登勃洛克一家人一定是生拉活扯才把这位老头儿拖进来的……一点不錯，这果然是个計策，是参議和佩尔曼內德太太共同作的圈套。原来当初确知母子都平安的时候，在大家的第一陣喜悅里，只是把它当作个开玩笑的話。“是个男孩子，冬妮！——得請市长来当教父啊！”参議信口喊道。可是冬妮却把这句話当了真，而且认真地着手办起来。后来，参議把这件事考慮过以后，也同意試着作一作。这样，他們就去慫恿尤斯图斯舅舅，让尤斯图斯舅舅派他的妻子到自己娘家嫂子——木材商鄂威尔狄克的妻子那儿去，而这位娘家嫂子事前又在她的老公公前面打点了几句話。以后，托馬斯·布登勃洛克亲自登門拜訪了这位政府的首长，这件事終于定規下来……

保姆把小孩的帽子打开一点，牧师从面前摆着的金面銀底的盘子里蘸了两三滴水，小心翼翼地洒在小布登勃洛克的稀刺刺的头发上，又慢慢吞吞地、一字一板地讀出他起的名字：尤斯图斯·約翰·卡斯帕尔。接着是一个簡短的祈禱，然后亲友們逐一走过来，在这个一声不响、麻木冷淡的小东西的脑門上印上一个祝福的吻……苔瑞斯·卫希布洛特走在最后面，輪到她的时候，保姆不得不把孩子往低处放了放，而塞色密也好像心怀感激地又特别多吻了一下，嘖、嘖地两声响，中間夹着一句話：“你这个乖孩子！”

三分钟以后所有的人都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客厅和起居間里，甜食开始傳递开来。連普灵斯亥姆牧师也坐在那里，啜飲上热巧克力茶里的冷奶油了。他穿着一件长及脚面的法衣，衣襟下面露出两只擦得光澤閃閃的大肥靴子。他和别人閑談的时候臉色安詳清澈，同他演讲的样子又迥然不同，因之留給别人的印

象也特别深。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清清楚楚地表示出：看哪，我也可以把牧师的身份抛掉，作一个愉快和气的世俗人！不錯，他是个精明伶俐、平易近人的人。他跟老参議夫人談話的时候語言温存委婉，和托馬斯以及盖尔达談話就一变而为一个处世有方的人，随随便便地作着手势，和佩尔曼內德太太談話的时候用的又是亲密、戏謔、欢欣愉快的語調……有时候，当他想起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就把两臂交搭在膝上，头向后一仰，皺起眉头，拉长了面孔。笑的时候他总是咬紧了牙，断断續續地往里抽气。

忽然間走廊里起了一陣騷动，傳来僕役們的哄笑声，一位奇怪的賀客出現在門口。来的是格罗勃雷本。格罗勃雷本的尖鼻子上，一年四季总挂着一条稀鼻涕，搖搖欲墜，却又从来不落下来。他是参議的粮棧工人，但是他的东家又給他指定了一項副业，叫他擦皮鞋。每天一清早他就来到布来登街，拿起摆在門口的靴鞋，在門道里一只一只地擦起来。遇有喜庆典礼的时候，他总是穿上节日服装，带着鮮花，登門祝賀。他用哼哼唧唧的油滑声音讲一段祝辞，他鼻尖上那条清鼻涕也跟着搖来摆去，讲完了以后别人总給他一点錢作謝礼。然而他可不是为了这个才来的。

他穿的是一件黑礼服——那是参議穿过的一件旧衣服，脚下却是一双涂好鞋油的高筒皮靴，頸上系着一条藍顏色的羊毛圍巾。在他的一支干瘦通紅的手里擎着一大束已經有些开謝了的褪了色的玫瑰花，花瓣儿不断地飄飄搖搖地落到地毯上。他的一双小紅眼睛一眨一眨地向周圍看着，可是看来什么也沒有看見……他一进門就站住，把花束擎在面前，馬上讲起話来。他每說一个字老参議夫人就加以鼓励地向他点点头，而且时不时地插一两句安慰他的話。参議則一直望着他，挑着一条淡淡的

眉毛。另外也有些人，譬如說佩尔曼內德太太，則用手帕捂着嘴。

"諸位老爷，諸位太太，我是个穷人，可是我的心也是肉作的，布登勃洛克参議老爷对我的好处說也說不完，如今碰到主人家里这样的大喜事，我也是从心眼里高兴。我現在来就是为了向参議老爷、参議太太和諸位高亲貴友賀个喜，盼望这个孩子长得結結实实的，不管从天理还是从人性上讲，都得这样。因为像布登勃洛克参議这样的好主人可真是百里挑不出一个。他是个大善人，老天爷一定会报答他的……"

"好哇，格罗勃雷本！你說得很不錯！謝謝你的吉利話，格罗勃雷本！你拿这束玫瑰花来作什么啊？"

可是格罗勃雷本的話还沒有讲完，他拚命把自己的哼哼唧唧的声音提高，盖住参議的声音。

"……老天爷会报答他这一切善行的，我說，报答他和他一家貴人。将来有一天，等我們都站到上帝的宝座前面，我这么說是因为早晚有一天我們都要进坟墓，穷人也好，闊人也好，这是老天爷的主意，是他打的算盘。有的人有一口漆得油光瓦亮的杉木大棺材，有的人只有一口薄板匣子，反正我們都得埋到土里去，土里来的土里去……！"

"得了，格罗勃雷本！我們今天是洗礼宴，你少說这一套吧！……"

"这里我拿来几朵花，"格罗勃雷本結束了他的演說。

"謝謝你，格罗勃雷本！你太費心了！何必破費这么多啊，朋友！这样的演讲我也是很长时候沒听到了！……喏，把这个拿去！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去吧！"参議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随手递給他一个泰勒。

"把这个也拿去，好人！"老参議夫人說，"告訴我，你喜爱救

世主嗎？"

"我从心里爱他，老太太，一点也不假……"于是格罗勃雷本又从她手里拿过去一个泰勒，接着又从佩尔曼內德太太那里拿来一个。这以后，他右脚向后一撤，鞠了个躬，退了出去。至于他拿来的玫瑰，除了那些已經落在地毯上的以外，他心神恍惚地又随手带走了……

……这时市长起身告辞了，参議一直把他送上馬車。这对其他的客人說来，是个应当告辞的信号，因为盖尔达·布登勃洛克还需要靜养。屋子里逐漸安靜下来。还沒有走的只剩下老参議夫人、冬妮、伊瑞卡和永格曼小姐了。

"哦，伊达，"参議說，"我在想——母亲也同意这样做——我們小时候你都看护过，等小約翰长大一点的时候……現在虽然有保姆，可是以后总需要一个照料他的人，到那个时候你願意不願意搬到我們这边来呢？"

"当然，当然，参議先生，如果你的太太也願意的話……"

盖尔达对这个安排也很滿意，于是这个建議馬上就决定了。

临走的时候，已經到了門口，佩尔曼內德太太又重新回过身来。她走到她哥哥跟前，在他面頰上一边吻了一下，对他說："今天眞太好了，湯姆，我非常幸福，这种感觉我已經好多年沒有了！謝天謝地，我們布登勃洛克家决沒有走到穷途沒路，誰要是有这个想法，他可是錯到家了！現在有了小約翰，我們还叫他約翰，多么美，我就覚得仿佛我又开始了新生活似的！"

第二章

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汉堡 H. C. F. 布尔梅斯特股份

公司的主人，手里拿着他的时兴的灰帽子和一支頂上刻着半身尼姑像的黃色手杖，走进他哥哥的起居間。湯姆和盖尔达这时正坐在一起看书。这是举办洗礼宴那一天晚上九点半钟左右的事。

"晚安，"克利斯蒂安說。"啊，托馬斯，我有一件刻不容緩的事要跟你談談……对不起，盖尔达……很紧急，托馬斯。"

他們走到黑暗的餐厅里，参議把墻上的一支瓦斯灯点起来，打量着他的兄弟。他猜到不会有什么好事情。除了克利斯蒂安剛回到家里来，他跟他打过招呼以外，直到現在他还沒有机会跟他談过。但是在这一天晚上的宴会上他曾經留心地观察过他，而且发現他異乎寻常的严肃、慌乱，另外在普灵斯亥姆牧师讲道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原故还离开了客厅几分钟……自从克利斯蒂安为了弥补亏空那一天在汉堡从他手里接过来預支的一万馬克遺产以后，托馬斯就沒有再給他写过一行字。"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参議当时对他說，"你的錢很快就会折騰完。讲到我个人，我希望将来你少擋我的路。这几年来你一直濫用我对你的手足之情……"他現在来作什么呢？一定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儿……

"什么？"参議問道。

"我維持不下去了，"克利斯蒂安回答說，一边在一張圍着餐桌摆着的高背椅子上斜着身子坐下来，把帽子和手杖放在瘦怯怯的膝盖上。

"我可以不可以問一声，你究竟在什么事上維持不下去了，你到我这里来有什么打算？"参議說，他一直沒坐下。

"我維持不下去了，"克利斯蒂安重复說，惶惑不安、神情严肃地来回掘着头，一对深陷的小眼睛东張西望。这一年他才三

十三岁，然而他的相貌却比实际年龄蒼老得多。他的黃里泛紅的头发已經这样稀疏，整个头盖骨差不多都露在外面。顴骨突出在两边深陷的面頰上边，中間却昂然挺翹着一只沒有肉的、削瘦的、弯勾大鼻子……

“如果只是这个倒也罢了，”他接着說，一边把手在自己的左半身上从上到下地移动着，却又沒触着身体……“这不是疼，这是酸疼，你知道，一刻不停地酸疼，摸不着准地方。在汉堡的时候，德罗格米勒大夫对我說，这半边身子的神經太短了……你想像一下，我这半边身子所有的神經都不够尺寸！多么奇怪的事……有时候我覚得这边身子早晚要痙攣，或者痲木不仁，非害一輩子半身不遂不可……你是想像不出来的……沒有一天晚上我能够睡安稳覚。我猛地惊跳过来，因为我的心忽然停止跳动了，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在我睡着以前，这种情形不是发生一次，而是十次。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过这种情形……让我仔細給你讲讲……是这样的……”

“算了吧，”参議冷冷地說。“我想你不是为了告訴我这件事才到我这儿来的吧？”

“不是，托馬斯，如果只是这件事那倒好了；可惜不只是这一件！是生意上的事……我維持不下去了。”

“怎么，生意又不順当了么？”参議若无其事地說，他甚至連語调也沒有提高。他只是声色不动地这么問了一句，一边以冷漠、厌倦的神色从側面望着他的兄弟。

“不是，托馬斯。說老实話，現在反正都一样了，我的生意从来就沒有順当过，你不是不知道，就是上次你給我那一万馬克也沒有什么补益……那笔錢只不过救了一下急，沒有让我馬上就歇业而已。事实是……拿到那笔錢以后，我馬上又賠了錢，賠在

咖啡上……由于安特卫普破产的事……这是实情。从那时候起我什么生意也沒有作，只是袖手旁观。可是一个人总归得生活呀……所以現在又有了票据和債务……五千泰勒……唉，你是不知道我陷得多么深！再加上这折磨人的病……”

“哦，你只是袖手旁观嗎？”參議失声喊道。这时候他已經控制不住自己了。“你把小車子陷在泥塘里，自己却到一旁去享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嗎？整天在戏院、馬戏团和俱乐部里和下流女人厮混……”

“啊，你說的是阿林娜……是的，你对这件事是不够了解的，而我之所以不幸，也許正因为我过于了解这些事；如果你說我在这件事上破費的錢太多，这倒被你說着了。而且以后我还得費不少錢，我要告訴你一件事……这是咱們兄弟俩說話……第三个孩子，半年前生的一个小女孩……这是我的。”

“你这蠢驴！”

“不要这么說，托馬斯。你即便生气，也要公平地对她，对……为什么孩子就不能是我的呢？至于說到阿林娜，她一点也不下賤，你不能用这类話罵她。她决不是那种随便哪个男人都跟的女人，为了我她就跟霍尔姆參議决裂了，其实霍尔姆的錢比我多得多。她对我就是这样有情义……不，托馬斯，你一点也不了解她是怎样一个絕妙的人儿！她是健康的……这样健康……！”克利斯蒂安又重复了一句，一边說一边拳着手指，手背向外地遮在脸前边，正像他过去一說到“That's Maria”和倫敦的伤風敗俗的事情所作的手势一样。“你应該在她笑的时候看一看她的牙齿！我走遍了大半部地球也沒看过这样的牙齿，在瓦尔帕瑞索找不出来，在倫敦也找不出来……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和她初次相逢的那个晚上……那是在烏利希飯店吃牡蠣的餐

室……那时候她还是跟霍尔姆参議在一起，可是我跟她說了点什么，对她略施温柔……以后，当我得到她的时候……嗄，托馬斯！那种感觉可跟你作了一笔好生意的感觉完全不同……你不喜欢听这些事，我已經从你臉上的表情看出来了，反正这件事也到了尾声了。我就要跟她分手了，虽然因为这个孩子的緣故，我还不得不跟她保持着某种联系……你知道，我要在汉堡把一切欠債还清，然后把生意結束。我現在維持不下去了。我已經跟母亲談过，她願意把另外五千泰勒也先給我，这样我就可以把事情料理清楚。我想你也会同意我这样作，因为听别人簡单說一句：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清理了債务出国去了，总比听人說别的話好得多……总比說我破产好得多，我想你的看法也是这样的。我打算再回到倫敦去，托馬斯，在倫敦找个位置。我这人一点不适于独立工作，这一点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不适于負这么大的責任……当一名职員，晚上就可以逍遙自在地回家去……再說我也喜欢倫敦的生活……你贊成不贊成我这样作？"

在整个这場剖白中，参議一直脊背朝着他兄弟，双手插在褲袋里，一只脚在地上划图形。

"好，你就去倫敦吧，"他只簡单地回答了一句，就把兄弟扔在背后，独自走回起居間。他甚至沒有回过头来望一眼。

但是克利斯蒂安却跟在他身后。他向独自坐在那边看书的盖尔达走去，向她伸出手。

"晚安，盖尔达。啊，盖尔达，我不久就要到倫敦去了。人們这样随便被命运抛来抛去，眞是奇怪。現在又要走进那渺茫不可知里，走进这样一个大城市，那里，走不了三步路就会遇到一桩冒險的事，那里人們遇到的新奇事可多着呢。眞是奇怪……

你有过这种感觉嗎？这里，就在胃附近……眞奇怪……”

第三章

杰姆斯·摩侖多尔夫，最老的一位商人議員，死得非常離奇，也非常可怕。这位害糖尿病的老头儿晚年已經完全失掉摄护自己的本能，他酷嗜点心和蛋糕，而且一点也不知道节制。也給摩侖多尔夫家作顾問医生的格拉包夫医生虽然竭尽一切力量提出抗議，而忧心忡忡的家人也半請求半强制地把老人的甜点心撤銷，可是这位老議員作出了什么事呢？虽然神經上已經成了半殘廢，他居然在一条陋巷里，在小格罗波街，安琪儿斯維克街，要不就是在莫格維什巷租到一間屋子，安置了一处眞正的洞窟，每天偸偸摸摸地溜进去狂吃蛋糕……人們也就是在这里发現了这位灵魂已經出壳的老人，嘴里还塞滿了嚼碎了一半的甜点心。另外在衣服上和一張破烂的小桌上也滿是点心渣子。沒等慢性病把他的身体淘空，中風便猝然夺去了他的生命。

对于老人死时这种令人作嘔的丑态，这一家人尽力隐瞞着不使外人知道，然而事情还是很快地在城里傳播开，成为了街談巷議的話題。不論是交易所，是俱乐部，是“和諧”餐館，是商号的办公室，是市民議会，还是在哪家举办的舞会、宴会和晚会，到处都談論着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二月——一八六二年二月，正是社交生活最活跃的季节。甚至在布登勃洛克家的“耶路撒冷晚会”上，当丽亚·盖尔哈特的朗誦稍一住声，老參議夫人的女友們也悄悄地談起摩侖多尔夫議員暴死的事。甚至当主日学校的小女孩儿滿心敬畏地走在布登勃洛克家的大門道，也在嘀

嘀咕咕地說这件事。讲到鑄钟街的施篤特先生跟他那位和上流社会有来往的老婆，更是不厌其詳地談說这件事。

但是人們的兴趣不能长久地停留在死人身上。这位老議員逝世的消息剛一傳来，一个重大的問題馬上就出現了……等到泥土把死者盖上以后，更是只剩下这一个問題盘据住每人的脑子了：誰继承他的爵位？

大家的心情多么紧张！暗中的活动多么頻繁！如果是一个外地人到这里来观光中世紀的古迹和城郊秀丽的風景，他当然什么也看不出来；可是在这一切表面底下隐藏着怎样的奔忙角逐，怎样的兴奋不安啊！种种立論坚实、不容置疑的意見彼此交鋒，最初是喧嘩爭吵，各不相下，其后又互相切磋，慢慢地融会貫通起来。人們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了。虛荣和野心正在蓄势待发，掩埋起来的希望又复蠢蠢欲动，昂起头来，但是也要再次遭受幻灭。住在面包房巷的老商人庫尔茨每次选举总是只得三、四張选票，这次在选举的一天又是心惊胆战地坐在家里等人来喊名字；然而这次他又落选了，他以后仍然要摆出一副正直和怡然自得的面孔到外边来散步，用手杖嗒嗒地敲着人行道。他一輩子也作不上議員，直到躺到坟墓里，他将要抱恨終身……

当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在星期四团聚的时候談論到杰姆斯·摩倫多尔夫暴卒的事情，佩尔曼內德太太在表示了几句惋惜的話以后，开始用舌尖舐了舐上嘴唇，又狡猾地盯了她哥哥一眼。这两个动作不幸被布登勃洛克三姐妹看在眼里，她們馬上彼此交換了个极其尖刻的眼色，接着又仿佛受了一道命令似地，一齐把眼睛和嘴唇紧閉了一秒钟。参議对于他妹妹的狡譎的笑容也微笑了一下作为回答，接着就把談話轉到另外的話題上。他知道冬妮脑子里沾沾自喜地想着的事，也正是全城人談論着的那

件事……

有的名字一提出来就被否决掉。也有一些名字提出来以后荣获了审查的資格。面包房巷的兴宁·庫尔英年紀太大了。无論如何需要的应該是新生的力量。木材商胡諾斯参議的几百万家私在天秤上虽然占了很大的分量，可惜碍于宪法上的規定沒有当选議員的資格，因为他的一个哥哥已經是議会的一員了。在候选人的名单上能站得住脚的有酒商爱德华·吉斯登麦克参議和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参議。此外还有一个名字从一开始便不断听人提起，这就是托馬斯·布登勃洛克。选举日越逼近，人們看得越清楚，他和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是最有希望当选的两个人。

毫无疑問，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有自己的一群拥护者和崇拜者。他热心公众事益，施特倫克和哈根施特罗姆公司騰达发展的惊人速度，参議本人的奢华的生活方式，他的豪华的住宅，他早餐吃的鵝肝餡餅，凡此种种，对他的声势都不无助长之功。这位商人身材偉岸，略有一些肥胖，淺紅色的絡腮鬍子剪得短短的，鼻子稍有一些扁平地貼在上嘴唇上。他的祖父还是一个沒沒无聞的小人物，連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祖父的生平。他的父亲由于娶了一个富有的、然而身分可疑的女人在社交界几乎还沒有立足之地，然而他自己却仰仗着和胡諾斯家、和摩侖多尔夫家攀了亲，挤到本城五六家名門望族的行列里，他的姓氏居然也和这些高貴的門第并列，他自己也无可爭辯地成了一个令人起敬的显赫的人物。他性格中的新奇的地方，同时也是他的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的自由和寬容的本性，也正是这一点使他和一般人不同，使他在許多人心目中居于領导地位。他那种輕易大方的賺錢和揮霍的方式，和他的一些同僚商人的勤儉謹慎，循規蹈矩的工

作方法很不同。他有自己的立脚点，不受傳統桎梏的約束，也不懂得遵奉旧习。他住的不是那种祖傳的老式住房，面积寬闊得近于浪費，巨大的石板过道穿过白漆油刷的廻廊。他的坐落在桑德街——布来登街向南延伸过去的一条街——的住宅是一所新房子，并不拘泥于傳統的笨拙式样。房屋的正面粗粗地油漆了一道，朴素簡单，房間大小的比例切合实际，家具設备华丽闊綽而又舒适。不久以前他还借着在家里举办一次盛大晚会的机会，請来一位在市剧院聘請到的歌剧女演員。飯后他請这位演員給客人們——这里面也有他的一个爱好艺术、頗有文艺才能的兄弟，一位法学士——演唱了几首歌曲，事后給了这位女士很大一笔酬金。如果在市民代表会里有人提議拿出比較多的錢来修繕保护中世紀的古迹，亥尔曼决不是贊成这种建議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是第一个，是全城居民里第一个在自己的住宅和办公室里安置上煤气照明設备的人，这是无可爭辯的事实。如果說哈根施特罗姆参議也遵奉什么傳統，那就是从他的父亲，老亨利希·哈根施特罗姆那里继承下来的自由、进步、善于容忍和沒有成見的思想方法，人們对他的崇拜也正建筑在这上面。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威信建筑在另外一些东西上。人們尊敬他不只因为他本人値得尊敬，而且也因为留在他身上的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的还沒被人遺忘的性格。抛开他自己在商业和社会活动上的成就不談，他还代表着一个有了百年历史的商人的光荣傳統。当然罗，他維护、体現这一傳統时的那种优美大方、令人心悅誠服的風度也許是最重要的东西。最使他出人头地的是，即使在一般有学問的同事中，他也显得受过非常良好的正規教育，不論他出現在什么地方，他的这种表現不但为他

贏得了人們的尊崇，也使人感到他有些与众不同……

星期日在布登勃洛克家，由于参議本人也在場，大家对于即将举行的选举常常只是簡单地提一下，态度也都很冷淡。在談到这件事时，老参議夫人总是緘默地把一双明亮的眼睛向两旁瞟去。只有佩尔曼內德太太不能克制自己，时时要显耀一下她对于宪法的惊人的知識。宪法上有关議員选举的每条条款，她都已經研究得非常透徹，正像一年前她对离婚法也曾經下过苦工夫一样。她向大家談选举室，选民和选票，反复考虑每一种可能发生的結果，她背誦选民在投票前应作的庄严誓詞，背得滚瓜烂熟，給大家解釋什么叫"公开評論"，根据宪法，所謂"公开評論"就是各选举室对候选名单上的名字公开討論。她并且表示非常希望在"公开評論"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的性格时也能参加。一秒钟以后，她又俯着头数起她哥哥的盛蜜餞盘子里的李子核来："选得上——选不上——选得上——选不上——选得上！"說到最后一个字她很快地用叉子尖把缺少的一个果子核从旁边的一个盘子里挑过来……吃过飯以后，她无論如何也忍不住了，她拉着参議的胳臂把他拖到一边，拖到窗戶前边来。

"唉呀，上帝！要是你能当上，湯姆……要是我們家的紋章也能挂在市議会的武器庫里……我就要高兴死了！我会高兴地倒在地上，馬上死去，你看着吧！"

"眞的嗎，亲爱的冬妮！我求求你，你还是克抑着自己一点，严肃着点吧！你平常不是很会端着架子嗎？难道我也要像兴宁·庫尔茨那样到处走嗎？咱們家沒有'議員'也很有地位了……不論是这样还是那样，我看你还是活下去的好。"

上面談过的那种激动、商談、意見的交鋒仍然有增无已。彼得·多尔曼参議，那个买卖除了剩下一个空字号什么都亏空干

净、而且把他的一个二十七岁的女儿的遺产完全吃了进去的紈袴子也参加到这場竞爭里来。他应邀赴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家的宴会，同样也应邀赴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举办的宴会，而且无論在誰家的宴会上他都用轰隆隆的大粗嗓子称呼东道主为"議員先生"。塞吉斯門德·高什像个咆哮的怒獅一样到处游蕩，对于任何一个不願意投布登勃洛克参議票的人，他連話都不想多費，就要馬上把人家掐死。

"布登勃洛克参議，諸位先生……哈，多么偉大的人！想当初一八四八年，布登勃洛克参議的父亲一句話就平息了一群暴乱者的怒火，那时我也站在他老人家的身边……如果世界上还有正义的話，他的父亲，他父亲的父亲早就应該当选为議員了……"

但是如果仔細推究起来，使高什先生的內心燃起烈火来的与其說是布登勃洛克参議本人，倒不如說是参議的年輕的夫人，阿尔諾德逊家的姑娘。这个經紀人从来沒有跟她談过一句話。他不屬于那些富商之列，沒有坐在这些人的餐桌上吃过飯，也沒有跟这些人互相拜望过。但是，正像我們前面提到过的那样，盖尔达·布登勃洛克剛一出現在这个地方，这位阴郁的、目光远在追求奇異事物的經紀人便立刻发現她了。凭着自己的永无失錯的本能他立刻看出来，这个女人注定会給他的平淡的生活加添一些內容；虽然这时他多半連她的名字还不知道，他已經把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全部獻出来，甘心作她的奴隶了。沒有人把他介紹給她，但是从这一天起，他的思想无时不圍着这位神經質的、极端拘謹的女郎盘旋，正像老虎圍着馴兽人旋轉一样。有时在街上偶然相遇，他迎着她把自己的耶穌敎徒的帽子一摘，几乎把她吓了一跳。这时他那阴沉的臉色、險詐而卑屈的姿势，也同样是老

虎对馴兽人的那套……这个平凡的世界不可能給他机会为这个女人作出什么凶殘可怖的事来，如果有这种机会，他，这个駝着背的、阴沉、冷漠地裹在斗篷里的人，会以什么样的魔鬼似的硬心腸欣然应命啊！这个世界的令人厌倦的風俗习慣不允許他通过杀人、犯罪、血腥的阴謀把这个女人高捧到宝座之上。沒有什么事可以为她作，有的只是在議会里为她的受人热烈尊崇的丈夫投一票，或者将来有一天，把罗貝·德·維加的全部戏剧的翻譯献給她而已！

第四章

根据宪法的規定，議会中的空缺需要在四周內补上新的人选。自从杰姆斯·摩侖多尔夫逝世已經过了三个星期了，选举的日子現在終于到了。这一天是二月末的一个化雪的日子。

中午一点钟左右，布来登街市政厅前面挤滿了人。这座建筑物的正面是用雕孔的玻璃磚砌的，屋頂上聳立着大大小小的尖頂楼，指向灰白色的天空，带有遮阳頂的台阶建筑在挺伸出来的石柱上，从大厅前边的尖拱門里可以看到市場和市場上的噴泉……街头的积雪在人們的踐踏下虽然已經化为污水，但是人們却仍然就地站着，他們除了有时互相看一眼以外，一直伸着脖子凝視着正前方。因为就在他們面前，在大門后边的議会厅里，由議院和市民代表会的代表組成的选举委員会这时正坐在圍成半圓形的十四把椅子上，等待着选举室的提名。

时間已經拖得很长了。选举室里的辯論似乎不想休止，斗爭似乎非常尖銳，直到現在仍然提不出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名字交給选举委員会，不然市长馬上就会宣布某人当选了……眞

是怪事！沒有人知道，謠言是从哪来的，如何而起的，但是謠言的确从大門里傳到街头，而且向四面傳播开。是不是市政厅两个傳达中年紀大的那一个——那个永远称自己作“人民公僕”的卡斯佩尔森先生——站在門里边，咬着牙，眼睛向一旁側着，把他打听来的消息从嘴角里傳到外面来的呢？大家都說，三个选举室都已經把候选人提交到选举委員会里，只是每一个选举室提出的是一个不同的名字：哈根施特罗姆，布登勃洛克，吉斯登麦克！上帝保佑吧，但願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能有一个人获得絕对多数选票！那些沒有穿暖和套鞋的人已經禁不住踏起步跺起脚来，他們的脚已經快冻僵了。

在这里站着等候消息的人来自各个阶层。有的是脖子上刺着花紋的水手，两手叉在又寬又低的褲袋里，有的是穿着黑色閃光亚麻布的工作衫和短褲的粮棧挑夫，一臉忠厚老实的样子；馬車夫們从他們的堆得高高的粮袋上爬下来，手里握着鞭子，也在等着选举的結果；使女們系着圍巾、圍裙，穿着带条的肥衣服，小白帽頂在后脑勺上，赤裸的胳臂挎着弯柄的籃子；也有穿草鞋的卖魚妇和卖菜妇，甚至还有几个在花圃工作的姑娘，戴着荷兰式的軟帽，短上衣，带皺褶的白色长袖从綉花馬甲里蓬蓬松松地伸出来……人群中自然也有一些有地位的市民，附近的商店主啦，在自己的父兄的店里或者在长輩朋友的店里当学徒的年輕的商人啦，等等。前者連帽子也沒戴就躍躂出来，彼此交換着意見，后者則都是穿戴得整整齐齐……另外也有一些背着背包或者挾着书包的小学生……

在两个蓄着尖翹的水手鬍子、口里嚼着烟草的工人后面站着一个女人。她正兴奋地左右摆着头，为了从面前两个宏偉身軀的肩膀的空隙里看到正面的市政厅。她穿着一件棕色皮領子

的长外衣，用两手从里面握着，她的面孔完全被一块棕色的厚面紗盖住。她脚下的橡皮靴子不停地在雪水里踏动……

“老天，你們掌柜的庫尔茨先生这次还是选不上，”一个工人对另外一个說。

“可不是，你这个傻子，他怎么能选得上。他們現在只选出来三个人，哈根施特罗姆，吉斯登麦克和布登勃洛克。”

“不錯，現在的問題是，三个人里面誰能压倒另外两个。”

“不錯，你說說誰压得倒誰吧。”

“让我說嗎？我想，他們会选出哈根施特罗姆。”

“算了吧，你别假精灵了……别胡扯了。”

接着他把嘴里的烟草吐在脚前面，因为这时人很挤，他无法用抛物綫啐出去。他用两手把褲子往腰带上提了提，接着說：“哈根施特罗姆？哈根施特罗姆是个大飯桶，胖得連用鼻子吸气都不成了……不成，要是我們庫尔茨掌柜沒有什么希望，那我倒是贊成布登勃洛克。他倒是个精明人……”

“不錯，就算你說得对，可是哈根施特罗姆更有錢啊？……”

“这跟有錢有什么关系。問題不在这里。”

“可是布登勃洛克老是打扮得让人眼睛发花，白衬衫袖头，綵領带，打蜡的髭子……你看見过他走路沒有？老是像个小鳥似地一跳一蹦的……”

“哼，你这傻瓜，这碍着选举什么事了。”

“听說她有个妹妹，已經离过两回婚啦？”

……穿晚礼服的女士打了个冷战……

“哼，听說是有这么回事。可是詳情到底怎么样，咱們也說不清，再說这种事也不能让参議負責。”

“一点不錯，怎么能让他負責！”戴面紗的女人思忖道，掩在

衣服下面的两只手使劲絞着……“一点不錯！噢，謝天謝地！”

“再說，”那个拥护布登勃洛克的人加添道，“再說咱們的市长鄂威尔狄克不是还給人家的孩子作教父嗎？这才是件有分量的事呢？你好好想想吧……”

“一点不錯，”那位女士暗中回答。“謝天謝地，这件事也起了作用了！”……她打了个哆嗦。又有一个謠言从里面放出来，从人群里輾轉向后傳来，一直傳到她的耳朵里。普选沒有得到什么結果。爱德华·吉斯登麦克因为票数最少名字已經被划掉。哈根施特罗姆和布登勃洛克两人的斗爭却仍然胜負未分。一个公民一本正經地向大家宣布，如果票数仍然相等，就要选出一个“五人委員会”投票表决……

突然間大門附近有一个声音喊道：“海涅·吉哈斯当选了！”

所謂吉哈斯者是个永远沒有清醒时候的醉鬼，每天推着輛手車串大街卖热面包。大家都哄笑起来，踮着脚尖，为了要看一眼是誰說的这句俏皮話。就是那个戴面紗的女人也禁不住神經质地嘻嘻笑起来，她的肩膀聳动了一刻。可是馬上她作了个动作，意思是說：这难道是开玩笑的时間嗎？……只見她不耐煩地重把精神一振，便又聚精会神地从两个工人中間的空隙中向市政厅凝神望过去。可是就在这一刻她的两只手垂了下来，晚礼服敞露开，她立在那里搭拉着肩膀，显出一副无精打采、丧魂失魄的样子。

哈根施特罗姆！——这消息傳到这里沒有人知道是怎么来的，它好像是从地底下冒上来，或者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在一刹那間它傳遍各处。誰也沒有爭辯。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哈根施特罗姆！——不錯，不錯，到底是这个人了。再沒有什么可盼望的了。戴面紗的那个女人早就应当料到这个結局。生活里的事

总是这样的。現在除了回家去沒有別的什么要作的了。她覺得自己的眼泪一个勁往上涌……

这一情况继續了还沒有一秒钟，忽然整个人群起了一陣騷动，人群从前边向后倒退过来，前面的人倚在后边人身上，与此同时，前面市政厅的大門口有一个鮮紅的东西一閃……这是市政厅的两个傳达，卡斯佩尔森和烏尔菲德的紅袍子，这两人穿着节日盛装，三角帽，白色的馬褲，带黄翻沿的长筒馬靴，佩着装飾用的宝劍，并排走出来，从后退让路的人群中穿行过来。

这两人走路的样子就像他們是命运的化身一样：严肃、緘默、一語不发、目不斜視、眼皮一直向下垂着……选举的結果已經通知給他們，他們正摆出一副鉄面无私的神色按照这一結果給他們規定的方向走去。可是他們不是向桑德街那面走去，而是向右轉，向布来登街那一面！

戴面紗的女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但是她四周的人看到的跟她看見的也一样。人群前拥后挤地跟在市政厅傳达后面向同一方向走：“咳，咳，是布登勃洛克，不是哈根施特罗姆！”……这时各式各样的紳士們也兴奋地交談着从大門里走出来，他們轉了个弯，步履若飞地向布来登街走去，大家都爭着作第一个賀客。

这时那位女人把外衣揪紧，連忙拔脚飞跑。她跑得簡直失去了一个大家閨秀的風度。她的面紗落了下来，露出一副紅漲漲的面孔；然而她絲毫也不去計較这个。虽然她的一只鑲着皮边的套鞋不断地噼噼啪啪地打着雪水，拚命的絆她的脚，她还是超到一切人的前面。她第一个到了面包房巷轉角的那所房子，仿佛失了火、遭了搶似地拚命拉門鈴，她向开門的使女大喊：“他們来了，卡特琳，他們来了！”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上台阶，闖

进起居間去。她的哥哥这时正在这間屋子里，他的面色确实有一些蒼白。看到自己的妹妹，他把报紙放在一边，对她作了一个略似推拒的手势……她一下子拥抱住他，嘴里說了又說："他們来了，湯姆，他們来了！你选上了，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落选了！"

这一天是星期五。第二天布登勃洛克議員已經站在市政府会議厅已故的杰姆斯·摩侖多尔夫的席位前面，在聚集在大厅里的市长老和市委員会的代表前面举行宣誓礼。誓詞是："我要忠誠勤恳地履行我的职責，尽一切力量謀求本市的福利，我要忠于国家的宪法，眞心为公众服务。在行使自己的职权和参加各种选举时，既不能权衡个人的利益也不能顾虑亲友情面。我要遵守国家一切法律，对于任何人，不論貧富，都必須主持公道。对于一切需要保密的事件我要保守秘密，更不应該泄露命令我保守秘密的事，上帝扶持我！"

第五章

我們的願望和行动是基于我們神經系統的某些需求而产生的，这种需求很难用言詞精确地說出来。譬如說吧，我們称之为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虛荣心"的，他对于自己仪表的刻意修飾，他的衣着的奢侈浮华，实际上根本是另一回事。仔細推究起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活动家力求自己从头到脚永远保持着能适合自己身份的規矩整飭而已。但是他自己和别人对于他的才能和精力的要求却有加无已，私事和公务成堆地压在他的头上。在市政会一次分配职务的会議上，税务管理这項重責摊到他的头上。以后鉄路、关税和别的一些国家要务也接踵而来，都要分

他一部分精力。自从当选以后他主持召开了无数次管理监督委員会的会議，在这些会議上，为了不伤害一些年长的人的敏感自尊，一方面他要作得像是尊重他們的多年的經驗，一方面又要把实权操在自己手中，这就需要他使出自己的全部机敏、灵活和交际手腕来。如果有人已經注意到一件令人惊異的事，他的"虛荣"在这一段时間內显著地增长起来，也就是說他的一些要求，像恢复疲劳啊，頤养精神啊，为了振起精神一天更换几次衣服啊等等，越来越频繁起来。这就意味着：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虽然剛剛三十七岁，精力却已經銳減，身体很快地衰竭下去……

每逢格拉包夫医生要求他更多地休息的时候，他就回答，"噢，亲爱的医生，我还沒有到这个日子呢！"他的意思是說，将来有一天，在达到某种境况后，那时功成名就，他或許舒适地享受一番，但是在这以前他还有无数的事情要作，可是事实上他几乎不相信会达到这样的境况。总有一股力量推着他前进，不使他有片刻宁靜。甚至当他表面上似乎在休息的时候，譬如說在吃过飯以后拿起报紙的时候，看来他正慢慢地专心一志地捻着髯子尖，但是在他那蒼白的太阳穴上青筋迸露，他的脑子里仍然縈迴着一千种意念。而且他总是认真地苦心思索着，不論他想的是商业上的一件策謀，一篇演讲詞，还是实現一个久已盘算的計划：立即把全部內衣更换成新的，这样至少暂时不必再为这件事記罣分神了。

如果这种购置或者更换用品的事常常能使他的精神得到某种暂时的滿足和宁靜，他对于这种开支是毫不吝啬的，因为这一年他的生意特别好，好得只有他祖父活着的时候才比得上。这家公司的名声不但在本城，就是在外地也叫得很响，而他个人在社会上的威望也与日俱增。所有的人都承认他的干练与才华，

当然，有的人是怀着妒意，有的人则是敬佩叹服；但是他自己则一直在徒劳地追逐一种安閑的、井然有条的工作方法，因为他覺得自己总是无可挽救地落在自己层出不穷的幻想和計划后面。

如果我們了解这一点，我們对一八六三年夏天布登勃洛克議員奔走計划建造一所寬敞的新房子一件事，也就决不能认为这是他的驕傲恣纵了。幸福的人是那些能享清福的人。而他那片刻也不能安宁的本性却催着他为这件事情奔波。自然罗，别的一些公民又要把他的这件壮举归之为他的“虛荣心”的表現了。事实上也很难找到另一个解釋。盖一所新房子，彻底改换一下生活的外貌，一次大清理，大迁移，安置一份新家，把一切陈旧、多余的东西，一切陈年累月遺留下来的渣滓彻底清除干淨，甚至当他想像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产生一种清洁、新鮮、洁白无瑕、耳目一新的感覚，使他平添了无限力量……而这些东西他也許确实非常需要，因为他正在竭尽全力要实現这一計划，他甚至已經物色好了一块地皮了。

这块地基相当大，坐落在漁夫巷的下端。这里有一所古老破旧的房子出售，房主是一个龙鍾的老处女，一个被人遺忘了的旧家的唯一殘存在世的人。这所房子本来由她一个人伶仃孤苦地住着，但是不久以前她也死了。議員就想在这里盖起自己的新住宅来，当他到碼头去經过这里时，他常常細心地打量着这块地方。这里，四邻都是一些体面人家，一些很整齐的带三角山墙的市民住房；这里面最寒酸的要算对面一所房子，一座湫隘的楼房，底层是一家小鮮花店。

他全力投入这件事情里面。他作了一个大概的預算，虽然他算出来的这笔款項已經頗为可观，他发現自己筹办这笔錢还是饒有余力的。可是他忽然又想，这一切也許只不过是他的不

合实际的奇想而已，他的脸色不由变得煞白。而且他自己也承认，現在这所房子对于自己一家人、对于他的妻子、孩子和僕人已經是富富有余了。然而最后还是他的半意識的需求占了上風，为了使自己这一計划从外部得到支援和嘉許，他首先把这件事透露給他的妹妹。

“告訴我，冬妮，你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这里通向浴室的螺旋梯虽然挺好玩，可是从根本上讲，这所房子倒和一只火柴盒子差不多。太拿不出手去啦，你說是不是？現在我当了議員，这可以說都归功于你……一句話，你說我該不該換一所房子……？”

哎呀，上帝啊，在佩尔曼內德太太的心目中什么东西他不应該有啊！她认眞怀着无限的兴奋和欣羡。她把两臂在胸脯上一疊，肩膀略微聳着一点，揚着头，在屋中踱来踱去。

“你应該这么作，湯姆！唉呀老天，你太应該这么作了！誰也沒有反对的理由，再說你又娶了这位阿尔諾德逊家的姑娘，陪嫁費就有十万泰勒……你对我眞太好了，把这件事先跟我商量，我非常驕傲！……既然决心要作，就要把它弄得高貴不俗，这就是我的意見……！”

“是的，我也是这个意見。在这件事上我想多少破費点錢，我想让烏格特承办这件工程，我很高兴，能够先和你一起看一看图样。烏格特的艺术眼光很高。”

托馬斯找到的第二个支持人是盖尔达，她对这个計划大加贊賞。虽然搬家时的紛扰混乱决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可是她觉得能有一間在音响方面有特别装置的大音乐室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讲到老参議夫人，她立刻把建造新屋的事看作是最近家中一連串福运的一件自然的結果，她只有心滿意足地感謝造物主。自从家里添了傳宗接代的人，参議又当选为議員以后，她

比从前更加不掩飾自已作母亲的驕傲了。她最近动不动就說："我的儿子，議員"，这句話布来登街的三位布登勃洛克家的姑娘听着特别刺耳。

这三个年紀一天老似一天的小姐在托馬斯的飞黄騰达的生活外表上实在寻不出什么暗影。星期四把可怜的克罗蒂尔德嘲弄一番，給她們的乐趣也并不大。至于克利斯蒂安，他已經通过过去老上司李查德逊先生的介紹在倫敦謀到一个位置，最近却打了个电报来，又提出一个任性胡鬧的要求来，要和普烏格尔小姐結婚，这件事自然遭到老参議夫人的严詞拒絕……总之，克利斯蒂安已經堕落成亚寇伯·克罗格一流的人了，像他这样的人已經不值一提了。这三位老小姐只好在老参議夫人和佩尔曼內德太太的弱点上取得些补偿。譬如說，他們把話題轉到发型上，老参議夫人竟能若无其事地說，"她的"头发样式最簡单……可是每一个上帝賦予了理智的人都知道，三位布登勃洛克小姐知道得尤其清楚，老夫人軟帽底下的永不褪色的黄里透紅的头发早已不能算作"她的"头发了。但是更值得一作的是把冬妮堂妹挑弄起来，让她談談那些曾經在她的生活历史上留下可憎的痕迹的人，譬如說，眼泪汪汪的特利什克啊，格侖利希啊，佩尔曼內德啊，哈根施特罗姆一家子啊等等……冬妮火气一上来，她就聳起肩膀，像吹一只小銅喇叭似的把这些名字吐到空中来，构成一串短促刺耳的声音。可是在高特霍尔德伯父的几个女儿的耳朵里，这些声音却无比悅耳。

此外她們也不想隐瞞——再說她們也毫无代为掩飾的义务——小約翰学走路和学說話都出奇地慢……这一点她們說的倒是实情，大家都承认，当汉諾——这是布登勃洛克議員夫人給他們的儿子起的小名——能够把家里不論哪个人的名字相当正

确地叫出来的时候，单单說不清弗利德利克、亨利叶特和菲菲这三个名字。讲到走路，如今他虽然已經十五个月，沒人扶着却还迈不开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三位布登勃洛克小姐悲观地摇着头宣布，这个孩子一輩子要作个瘫子和哑叭了。

后来她們虽然不得不承认她們这一悲惨的預言是个失誤，然而誰也不否认，汉諾的发育确实有些迟緩。还在襁褓中，他就必須和病魔作掙扎，一家人都經常为他悬心吊胆。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虛弱得不会啼哭，洗礼举行不久，他害了三天的小儿吐泻症。他的小心房本来是别人費尽了力气才使它跳动起来的，这次虽然只病了三天，却差一点又永远静止下去。可是他还是活下来了，善良的格拉包夫医生現在正无微不至地护理着他，为了給他开列营养食品不惜嘔尽心血，以便帮助他平安度过生牙齿这个危險的关头。但是最初几个白尖尖剛剛穿出他的牙床，抽搐症便接踵而来，而且以后越来越厉害，有几次声势委实来得吓人。后来又到了这个地步，老医生又只能一語不发地握着父母的手……孩子躺在床上，气若游絲，从那罩在黑圈里的眼睛的凝固的眼神看来，显然孩子的脑子中了病。眼看着已經沒有什么指望了。

然而汉諾的力气又恢复了一些，眼睛也开始看得見东西了。虽然这場死里逃生的大病延緩了他說話和走路的发育过程，但是暂时总不至于有什么危險了。

汉諾生得細胳膊細腿，按他的年紀說，个子比較高。他的淺棕色的、柔軟異常的头发在这一时期开始以非常的速度生长出来，不知不覚地变成波浪形，垂在他那带褶子的圍嘴式的罩衣的小肩膀上。布登勃洛克一家人的相貌特征这时也清清楚楚地在他身上显露出来，首先就是他生具一双布登勃洛克家所特有的

手：寬闊，略微嫌短，手指非常秀美；他的鼻子和父亲的以及曾祖父的鼻子完全一样，只是鼻翅好像更为纖秀一些，就是将来也不会改变模样。可是他的整个下半部面型，尖尖的，瘦瘦的，却既不是布登勃洛克家也不是克罗格家的样子，这是他从母亲那一面继承过来的。他的嘴更是和母亲的毕肖，从很小的时候起——甚至从这时候起他就喜欢紧閉着嘴唇，显出一副痛苦和惶惧的神情……这种神情越到后来和他那罩着一圈淡藍的阴影的独特的金棕色的眼睛越显得协調……

父亲向他投去的目光总是怀着克抑着的柔情，母亲細心地照料着他的衣着摄护，安冬妮姑母为他祈禱，老参議夫人和尤斯图斯舅爷送給他玩具騎兵和陀螺——他就在父亲的目光下，母亲的照管下，姑母的祈禱中，玩着老参議夫人和舅爷餽贈的玩具开始了他的生活。当他乘的那輛漂亮的小馬車出現在街头的时候，行人都有所期冀地、滿怀兴趣地向他望过去。讲到那位神气活現的保姆迭霍太太，虽然直到現在一直是她照看着小汉諾，可是家里人早已决定，一迁到新房子去，就让伊达·永格曼来代替她的工作，老参議夫人那时再另外找一个助手……

布登勃洛克議員实現了他的計划。购买漁夫巷那块地基幷沒有費什么周折，至于出卖布来登街这所旧宅邸的事，經紀人高什一听到信馬上扮上一副險恶作难的面容把它承担过来。沒有过几天，这所房子就被施台凡·吉斯登麦克买去了；他家里人口不断增长，他和他兄弟合伙經营的紅酒生意也非常賺錢。烏格特先生承担建筑新居的事，不久以后，他画的一張清清楚楚的图紙就摊在星期四团聚的一家人面前，大家已經可以欣賞这所未来建筑物的正面了。这是一座雄偉的粗坯建筑，雕刻着女神像的柱子頂着房屋的凸出部分，上面还有一个平台，克罗蒂尔德拖长

了声音一团和气地評論这个平台說，下午人們很可以在上面喝咖啡……議員还計划把他的公司的办公地方也迁到漁夫巷去。这样一来，孟街老宅楼下的房屋就空出来了。但是这事情也很快地安排妥当了，原来本市的火災保險公司已經同意把这些房子租下来，作为办公室。

秋天来了，灰色的老墙已經拆成一堆瓦礫，及至冬天降临又复失去它的威力以后，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新居已經巍然佇立在寬闊的地下室上面了。城里面再沒有什么事情比布登勃洛克盖新房子的事更为人洋洋乐道的了！眞是“頂儿尖儿”的建筑，方圓几十里也找不出更漂亮的住宅！在汉堡有沒有更漂亮的房子？……可是錢也一定化得沒有边儿，老參議絕对不会这么大手大脚的……至于左邻右舍的人，那些住在带三角山墙住宅里的市民們，都守在窗戶后边，津津有味地望着这边工人們怎样在脚手架上工作，他們看見房子一天一天地盖起来心中有說不出的快乐，大家都暗暗算計着什么时候举行房屋上梁典礼。

上梁典礼最后終于到了，举行这一典礼的时候按照习俗一点小节也沒有遺漏。平台上面一位泥瓦匠老工头讲了几句話，讲完以后把一只香檳酒瓶子从肩膀上甩过去，在彩旗中間一只用玫瑰花、綠树叶和各色叶子編織的龐大的花环随着風沉甸甸地搖来蕩去。以后全体工人被招待到附近一家酒館里，举行庆功宴，工人們坐在几張长桌两旁，桌上摆着啤酒，夹肉面包和雪茄烟。布登勃洛克議員带着他的妻子和小儿子（后者由迭霍太太抱在怀里），从这間矮屋里的长条桌子中間穿行了一周，对工人們向他的欢呼致敬表示感謝。

到了外面，汉諾又被放回到他的車里面，而托馬斯則和盖尔达走过馬路对面去，为了再看一眼建筑物的紅色的正臉以及白

石头雕的女神像柱。再走过去两步路就是一家小鮮花店，一扇窄門，狹小寒酸的橱窗里面，一块綠玻璃板上并排摆着几盆球莖植物。伊威尔逊，这家小花店的店主这时正和他的妻子站在店鋪前面，伊威尔逊是一个魁梧健壮的汉子，金黃头发，穿着羊毛夾克；和他比起来，他的妻子显得異常憔悴疲弱，她生着欧洲南部面型，黝黑的臉皮。她一只手拉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另一只手慢慢地来回推拉着一只小車，小車里面睡着一个更小的孩子。一眼就看出来，她不久就又要分娩了。

伊威尔逊非常笨拙地深深地鞠了个躬，他的妻子一直沒有停止前后滾轉手中的小車，她只是用她那漆黑的、細长的眼睛沉靜而注意地打量着議員夫人。議員夫人这时正挽着自己丈夫的胳臂向她那边走来。

托馬斯在他們面前站住，用手杖指了指上面的花环。

"您作得眞漂亮，伊威尔逊！"

"这不干我的事儿，議員先生。这是我老婆的手艺。"

"啊！"議員只惊呼了一声。他急忙把头一轉，在伊威尔逊太太的臉孔上打量了一刻，他的目光明亮、坚定而亲切。接着，他沒有再説什么話，只客气地招了招手，就离开了他們。

第六章

七月初的一个星期日——这时布登勃洛克議員迁入新居大約四个星期了——已經是傍晚时分，佩尔曼內德太太突然出現在哥哥的新房子里。她走过前面一条阴凉的石板鋪地的前廊，廊子上装飾着雕塑家托瓦尔德森的浮雕，廊子右面有一扇門通向办公室。她在風門前拉了一下門鈴——只要有人在厨房里按

一下橡皮球，門便会自动开开——，走进寬闊的前厅里，这里，楼梯下面摆着蒂布修斯送来的那只棕熊标本。佩尔曼內德太太在前厅里从僕人安东那里打听到議員还在工作。

"好吧，"她說，"謝謝你，安东，我自己去找他。"

但是她經过办公室的房門时并沒有进去，她向右走了几步，走到一座巨大的楼梯下面。这楼梯延伸到二楼就有鑄鉄栏杆拦住，到了三楼就变成一座金黃、雪白交相輝耀的大理石柱游廊，在令人目眩的高高的天窗上悬着金光閃閃的巨大的枝形灯架……"眞是高貴！"佩尔曼內德太太望着里面寬闊、燦烂的华丽气象，心滿意足地低声自語道。对她說来，这就象征了布登勃洛克家的权力、光輝和胜利。这时她忽然想起来，她是来傳达一件悲哀的消息的，于是她慢慢地向办公室的房門走去。

屋里只有托馬斯一个人；他坐在靠窗戶的位子上，正在写信。他抬起头来，一条淡淡的眉毛向上一挑，向他的妹妹伸出手去。

"晚安，冬妮。你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哎呀，不是什么好消息，湯姆！……啊，你的楼梯簡直太偉大了！……你怎么坐在这黑灯影里写字啊？"

"啊……一封急信。怎么，沒有什么好消息么？咱們还是到花园里去轉轉吧，外面舒服多了。来吧。"

当他們走在过道上的时候，从二楼上傳来小提琴柔板的顫音。

"你听！"佩尔曼內德太太說，站了一刻……"盖尔达拉琴呢。多么美啊！啊，上帝，这个女人……眞是个仙子！汉諾怎么样，湯姆？"

"他正跟永格曼吃晚飯呢。眞糟糕，直到現在他走路还是走

不好……"

"早晚会学会的，湯姆，早晚会学会的！你們对伊达还滿意吧？"

"噢，我們对她怎么会不滿意呢……"

他們走过房屋后面的一条石板鋪路的过道，把厨房抛在右面身后边，穿过一个玻璃門，再走下两层台阶，便走到外面一座花香扑鼻的可爱的花园里去。

"有什么事？"議員問道。

花园里温暖而靜謐。花坛修剪得整齐有致；傍晚的空气里瀰漫着花坛里散发出的香气。一座由高大的堇色鳶尾花环繞着的噴泉把亮晶晶的水柱射向昏黑的天空，水花拍濺声音細碎平和。空中最初出現的几顆小星已經开始閃爍发光了。花园深处，一座阶梯夹在两个方尖柱石碑中間，台阶通向一个鋪着碎石子的高台，台子上是一座木头凉亭，低垂的天幕底下摆着几把乘凉用的椅子。左边有一道墻把这边的地基和邻居的花园隔开；右边是邻房的山墻，齐着山墻的高度立着一个大木架，这是准备将来常春藤长起来时的攀架。在悬空的台阶两旁和凉亭附近种着几从藪山楂子和醋栗；但是园子里却只有一棵大树，一棵皮上生滿硬結的胡桃树立在左边墻根前。

"是这么回事，"当兄妹俩沿着砂石路緩緩地繞到花园前部的时候，佩尔曼內德太太才吞吞吐吐地回答說……"蒂布修斯写信說……"

"克拉拉？！"托馬斯問道……"不要轉弯抹角了，你就痛痛快快地說出来吧！"

"好吧，湯姆，她病倒了，情況很糟，据医生診断，恐怕是結核……脑結核……这个字眞可怕，我簡直不敢說它。你看，这是

她丈夫給我写的信。这里还有一張是写給母亲的，他說，这里面写的是同样的事，我們应該先作一点准备工作再把信交給她。另外这里还有一封，也是給母亲的，是克拉拉亲手用鉛笔写的，看得出她連笔都拿不稳了。蒂布修斯說，她写这封信的时候說，这是她最后几行字了，悲惨的是，她一点求生的欲望也沒有。她本来就一直向望着天国……，”佩尔曼內德太太說完了这些話，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議員一声不响地和她并排走着，手背在背后，低垂着头。

“你一句話也不說，湯姆……你这样很对；有什么可說的呢？为什么赶到这个时候，偏偏在克利斯蒂安在汉堡也病倒的时候……”

佩尔曼內德太太說的是实情。克利斯蒂安身体左半部的酸痛最近一个时期在倫敦变得这么厉害，已經发展成真正的痛疼，弄得他把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都忘在脑后了。他一点办法也沒有，他給母亲写了一封信，說他一定要回家，让她来照顾。他把倫敦的职务辞退了，启程回来。但是他一到汉堡就病倒了，据医生診断他是風湿性关节痛病，克利斯蒂安被人从旅館里搬进医院，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继續他的旅程。他現在只有躺在医院里，让护士听他的口述替他一封又一封地写些凄凄惨惨的信……

“是的，”議員低声回答說，“真像是禍不单行。”

她把胳臂在他的肩头上放了一会儿。

“可是你一定不要气餒，湯姆！离着絕望还远着呢！你需要的是鼓起勇气来……”

“是的，上帝看得到，我是需要勇气的！”

“为什么，湯姆？……告訴我，前天，星期四，你为什么整个下午一語不发，我能不能知道这是为什么？”

“哎……买卖上的事，孩子。我有一批数目不小的裸麦卖得有些失利……喏，簡单地說吧，我不得不把一大批麦子很賠錢地出了手。”

“噢，这种事也免不了，湯姆！今天买卖作亏空了，明天你就許又賺回来。要是让这种事把自己的情緒弄得低落下来……”

“你說錯了，冬妮，”他說，搖了搖头。“我的情緒并不是因为受到挫敗才降到零度以下的。恰恰相反。我的心情一彆扭，准发生不如意的事。”

“可是，你的心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惊詫莫解地問道。“誰都认为，你是理应心情暢快的，湯姆！克拉拉还活着……靠上帝保佑，她的病会有起色的！此外还有什么呢？我們現在正在你的花园里散步，花香扑鼻。那边是你的房子，华丽得宛如梦境一样；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的住宅和这所房子比起来，簡直是村居茅舍！这一切都是你亲手創建的……”

“是的，冬妮，簡直太漂亮了。而且我还要說：也太新了。新得有些令人心神不安，我之所以心情恶劣，对一切事物失掉兴致，其根本原因也許正在这里。本来我对这一切抱着莫大的欢欣，但是这种事先的喜悦，像在任何情形下一样，也就是一件事最美的一部分了，因为好事总是姗姗来迟，总要很晚很晚才能作好，到那时候，一个人早已失去欢乐的心情了……”

“失去欢乐的心情了，湯姆！怎么，像你这么年輕？”

“一个人是年輕还是年老，这要看他自己的感覚而定。当那好的、人們所期待着的东西到来的时候，它往往会来得既迟緩又艰难，而且它还附着各种各样的令人急不得恼不得的細瑣麻煩的事，一切人們在幻想里沒有估計到的現实的灰尘。这些事激怒你……激怒你……”

“是的，是的……可是你說一个人是年輕还是年老，要看各人的感覚，湯姆——？”

“是的，冬妮。这也許很快地就会过去……只是情緒的一时低潮。自然是这么回事。可是在这段时期里我覚得自己比实际的年齡要老得多。在商业上我有很多忧心的事，在布痕鉄路监察理事会里哈根施特罗姆參議昨天把我批駁得体无完肤，差一点让我当場出丑……我覚得，从前我从来沒有經历过这种事。我覚得，有些什么东西开始从我这里滑脫了，好像我不能照从前那样把这种說不上是什么的东西紧握在手中似的……我們所謂的成功究竟是什么呢？是一种神秘的、形容不出的力量，是游刃有余，从容不迫，是意識到只是由于本身的存在就能对身旁事物的运行施加一种压力……是相信生活处处适合我的利益……幸福和成功都在我們这一边。我們一定要把握住它，紧紧地、一点也不放松地把握住。只要这里面有些什么开始松懈、弛緩、疲沓起来，那时我們周圍的一切就会立刻自由行动，什么都要反抗、背叛我們，都要逃脫我們的控制……那时候一件事又一件事接踵而来，一次挫折紧接着另一次敗北，一个人也就完了。最近几天我常常想到一句土耳其的諺語，我不記得是在什么地方讀到的了：‘房子盖好以后，死神就要来了。’喏，来的倒并不一定是死神。可是說不定是衰敗……落势……結束的开端……你知道，冬妮，”他把一只胳臂伸进他妹妹的腋下，接着說，他的声音变得更輕：“我們給汉諾施洗礼的那天，你还記得嗎？那时候你对我說：‘我覚得，現在又要开始一个新时代了！’至今我清清楚楚地記得这句話。当时仿佛被你說对了，不久就遇到选举議員，我的运气不錯，这里又平地盖起这所房子来。可是‘議員’和房子只不过是表面現象，此外我还知道一些你还沒有想到的事，这是从

生活和历史上得来的。我知道，常常只是在实际上一切都又重新走下坡路的时候，幸福和兴盛、一些表面的、可以望得到、摸得到的标志和征候，才开始露面。这些外部的征兆需要一定的时間才走得来，正像我們看到那上边有一顆明亮異常的星星，可是我們却說不准，它是否已經暗淡下去，或者甚至已經熄灭了一样……"

他沉默住，他們无言地走了一刻，在寂靜中只听得到噴泉的飞濺声和風儿在胡桃树頂上的喋喋絮語。佩尔曼內德太太非常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听去好像一声呻吟。

"你說得多么凄慘啊，湯姆！我从来沒有听你說过这么凄慘的話！可是你把心里的話說出来，这也很好，把这些事从思想里排除出去，你就可以輕松一些。"

"是的，冬妮，这件事我一定得尽量去作。現在你把克拉拉和牧师的两封附信交給我吧。这件事交給我去办，明天早晨由我去和母亲說，这样对你也許好些。可怜的母亲。但是如果是結核的話，那么我們也无能为力了。"

第七章

"您連問我一声也沒有問?！您一点也沒有把我看在眼里?！"

"我作的是我不得不作的事。"

"您作的是一个头脑昏乱、沒有理智的人作的事。"

"理智在这世界上并不是最高的标准！"

"咳，不要說这些不着边际的空話了！……問題在于簡单得无以复加的公道正义，而您却令人气憤地完全忽略了这种公道

正义。”

“让我告訴你一声，我的孩子，你这种說話的語調也完全忽略了你应該对我表示的尊敬。”

“我要回答您說，我的亲爱的母亲，我从来也沒有忘記过对您的这种尊敬，但是一旦我代替了故世的父亲站在一家之主的地位上談說公司和家庭的大事时，我作儿子的身份也就立刻改变了！”

“我求你別再說下去了，托馬斯！”

“啊不！我还要說下去，直到您了解到您这种无比的愚蠢和軟弱为止！”

“我是在处理自己的財产，我要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

“您这种随便处理应該受到正当与理智的限制！”

“我从来沒有想到，你会这么样給我难堪！”

“我也从来沒有想到过，您会这么样給我当头一棒……！”

“湯姆！……你听我說，湯姆！”这时佩尔曼內德太太忍不住用惊慌的声音插嘴說。这时她坐在風景厅里的窗戶前，絞着两只手，他的哥哥又激动又恼怒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而老参議夫人則坐在沙发上，因为气憤和痛苦瘫作一团，一只手支着沙发垫，另一只手敲着桌子以加重語势。三个人都为克拉拉戴着孝（克拉拉已經不在人世了），三个人都面色煞白，激动得不能自持……

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件可怕的、令人胆寒的事，事中人都认为这是一件难以置信的駭人听聞的事！一次口角，一次母子之間的激烈的爭吵。

这是八月里的事，发生在一天郁热的下午。距离議員把西威尔特和克拉拉·蒂布修斯夫妇的两封信謹愼小心地交給她母

亲那一天才刚刚过了十天，另一件更困难的任务又落在他的头上——他需要把死訊通知給母亲。这以后，他到利加去参加了葬礼，回来的时候他的妹夫蒂布修斯和他結伴回来。蒂布修斯在他亡妻的家里住了几天，又到汉堡的医院里探望了一次克利斯蒂安……現在在这位牧师回家两天以后，老参議夫人才半吞半吐地泄露給他儿子一件事……

“这是十二万七千五百馬克現金啊！”他喊道，紧握两手，在自己臉前搖撼着。“如果只是陪嫁費的話，倒也沒有什么！虽然沒有孩子，就让他留着那八万块錢吧！可是这是遺产啊！让他去继承克拉拉的遺产！您連問我也沒有問！您太不把我看在眼里了！……”

“托馬斯，看在基督的面上，你說話要公平些！难道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嗎？我能怎样?！……她，那个离开了人世到上帝那儿去的人，临死以前在床上給我写了一封信……用鉛笔……哆哆嗦嗦地……‘母亲，’她写道，‘我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見不了面了，我很清楚地感觉到，这是我写的最后几行字……趁我最后脑筋清醒的一刻，我要給您写这封信，替我丈夫說两句話……上帝沒有賜給我們孩子；但是請您把我可能得到的一些东西（这是假設我活在世上的日子比您更长时才能得到的），在您一旦随我而去以后，轉給我的丈夫吧！这样他活着的时候也就能过个舒服日子！母亲，这是我最后的請求……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的請求……您不会拒絕我吧……’不，托馬斯，我沒有拒絕她；我不能这样作！我打了个电报給她，让她一无罣虑地瞑了目……”参議夫人放声大哭起来。

“可是您連一个字也沒有跟我提！什么都是瞞着我作出来的！您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睛里！”議員又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沒有說，托馬斯！因为我覺得，无論如何我要答应我这个将死的孩子的最后的要求……而我也知道，你要是知道了，一定設法阻拦的！”

“是的，上帝知道，我会这样作的！”

“可是你沒有这种权力，因为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和我站在一起的！”

“噢，我倒覺得，我的意見比这两位小姐和一个头脑不健全的傻子的意見更有分量些……”

“你談到你的弟妹的时候也这么不友爱，正像你对我的粗暴无礼一样！”

“克拉拉是个虔誠而无知的女人，母亲！冬妮是个孩子——再說直到剛才她同样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不然她也早就把这件事揭出来了，你說对不对，冬妮？至于克利斯蒂安，不錯，他曾經取得克利斯蒂安的同意，这个蒂布修斯……誰料得到他作出这样的事?！……您难道不知道，还不了解，这个滑头滑脑的牧师是怎么样一个人嗎？他是一个騙子，是个图謀别人遺产的騙子手……！”

“作女婿的都是坏蛋，”佩尔曼內德太太用低沉的声音評論說。

“是个图謀遺产的騙子手！他作的是什么事？他跑到汉堡去，坐在克利斯蒂安的床边上，花言巧語說了一通，于是克利斯蒂安說：是的，是的，蒂布修斯。上帝保佑您。您知道我这左半边身子是怎么样酸疼么？哼，愚蠢和險詐联合起来跟我作对！”讲到这里，議員气冲冲地倚着壁炉前的鑄鉄栏杆，两臂交叠起来压在前額上。

这次的事本来是不值得他这样大发雷霆的。是的，无論是

誰都还从来沒有看見过他像今天这样盛怒过，这决不是这十二万七千五百馬克引起来的。事实是，他在过去几个月里在商业上和市务工作上本来已經遭遇到一連串的挫敗和打击，他的敏感的神經本来已經激怒起来，如今又碰到这件事，他认为这也是那一連串的挫敗和打击之一……一切都不順利！一切都和他的心願違逆！难道事情已經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連在家里面遇到这样百不逢一的重大事件，别人也一样不把他放在眼里……？甚至一个利加的牧师都能在他背后要詭計欺弄他？……他本来是有力量制止住这种詭計的实現的，可是他的力量竟沒得机会施展，这些事情沒等他参加就完成了！可是他覺得，从前沒有发生这种事，从前人們不敢这样作！这是他对自己的幸福，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前途的信心遭受到的一个新的打击……在剛才这幕戏里，他在母亲和妹妹面前显露出来的，只不过是他心中的軟弱和絕望而已。

佩尔曼內德太太站了起来，抱住他。

“湯姆，”他說，“你不要太激动了，平一平气吧！难道事情真的这么糟嗎？你会气出病来的！蒂布修斯不会活多么久的……他死了以后，这笔遺产还不是回到咱們家里？再說，如果你願意的話，事情还是可以改变的！是不是还可以改变，媽媽？”

老參議夫人只是用啜泣代替回答。

“改变不了……哎，改变不了啦！”議員說，重新振作起来，揮了一下手，表示不同意。“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啦。您們想，我要到法院去跟自己的母亲打官司嗎？我还想把家庭內部的事宣揚出去嗎？随它怎样发展去吧……”他結束了自己的話，无精打采地向玻璃門走去。等到他走到門前边，又站了一会。

“只是你們不要认为，咱們家的处境非常順利就好了，”他压

低了声音說。“冬妮弄掉了八万馬克……克利斯蒂安除了揮霍完了自己一部分財产五万馬克以外，已經在动用另外預支的三万……而且他还要用更多的錢，因为他現在一点收入也沒有，又需要在鄂文医院治病……現在不但克拉拉的陪嫁費一去无踪，而且她应該継承的全部財产什么时候能再拿回来也遙遙无期……再加上生意清淡，正好从我盖房子化掉十多万馬克的那天起，生意就一蹶不振……不好啊，一个演出剛才这种活剧的家庭，你还能盼望它有什么起色嗎？相信我的話吧！至少相信我說的这句話：如果父亲还在世的話，如果他还跟我們在一起的話，他一定会合起掌来为我們所有的人祈求上帝的恩典的。”

第八章

战爭和战爭的吶喊，駐扎軍队和紛扰忙乱！普魯士軍官在布登勃洛克議員新居二楼的拼花地板上踏来踐去，吻女主人的手，克利斯蒂安（这时他已經从鄂文医院回来了）带着他們到俱乐部去。而在孟街老宅里，塞維琳小姐，老参議夫人新雇的女管家李克新·塞維琳則和使女們一起把一大疊褥子拖到花园的凉亭里去，那里住滿了士兵。

到处是紛扰、混乱、惶惧不安！一队士兵剛开出城門去，另一队馬上又开进来。城里大街小巷到处士兵充塞，他們吃东西、睡觉，把市民的耳朵里灌滿了鼓声、号音和口号声，然后又开走了。人們欢迎了王儲子。軍队过个沒完沒了。以后一切又平靜下来，人們重又提心吊胆地等待着。

到了秋末冬初，队伍凱旋归来，又駐扎了一个时期，以后，在市民的欢呼声中回家去了，大家都透了一口气。——和平来了。

短促的、孕育着重大事件的一八六五年的和平。

在两次战爭中間，小約翰始終不受影响、安安靜靜地玩自己的游戏。他穿着肥大的带圍嘴的衣服，柔軟的鬈发披拂着，游戏的地点有时在花园里噴泉旁边，有时在特别用栏杆为他圍起来的和三楼前厅隔开的一块小阳台上。他玩的是一个四岁半的孩子通常玩的那些游戏。这些游戏究竟有什么深意，有何吸引人之处，这已經不是一个成年人所能了解的了，而且它需要的东西也不多，三五块石子、一块木头、或者再在木头上戴上一朵蒲公英作头盔，仅仅如此而已；但是最主要的是那个幸福年齡的沒有受过破坏也沒有受过恫吓的純洁、强烈、热情、天眞的幻想，在这样的年齡，生活还沒有撞疼我們，責任感和悔恨也还都不敢損伤我們，那时我們还敢于看，敢于听，敢于笑，敢于惊訝，也敢于作梦，然而另一方面世界却还不曾向我們提出什么要求……那时我們非常願意与之亲热的人还沒有用他們的焦急不耐来折磨我們，逼迫我們及早显示出能够担当某些职务的表記和証明……唉，时光飞逝，沒有多久，这一切就会像泰山压頂似地加在我們头上，我們就要受压迫，受折磨，一会儿被拉长，一会儿又被挤短，直到我們完全被毁灭为止……

正当汉諾作游戏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事件。战火燃燒起来，胜利誰屬，一时搖摆不定，最后决定下来了，汉諾·布登勃洛克的故乡这次很聪明，站在普魯士这一边。它带着几分心滿意得地望着那富庶的城市法兰克福，后者因为輕信了奧地利，不得不付出相当的代价：它不再是自由市了。

但是六月里，停战前不多几天，由于法兰克福市一家大公司的破产，却連累了約翰·布登勃洛克家一下子損失了大約两万泰勒的一笔巨款！

第八部

第一章

胡果·威恩申克先生最近荣任了本市火災保險公司的經理；他的燕尾服扣子总是紧紧扣着，下嘴唇微微向下垂着，上唇上蓄着一条窄窄的、漆黑的上鬚，髭鬚尖一直插到两边嘴角里，頗有男子汉的威严气概。当他从前边的办公室到后边的办公室去走过孟街老宅过道的时候，他的步伐沉着而稳健。走路的时候，他总喜欢把两只拳头挺在身前，胳膊肘在身子两旁輕輕搖撼着，这一切給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精力旺盛、处境优裕、頗有威仪的男子。

另一方面这时年滿二十岁的伊瑞卡·格侖利希也已經长成一个高大丰滿的妙龄姑娘。她的肤色鮮潤，健壮美丽。有时她偶然从楼上下来或者正要上去，湊巧和威恩申克先生碰上——这种偶然的机会是不少的——这位經理就把礼帽摘下来，露出他那鬢角虽已开始灰白、而头頂却仍旧烏黑的短发，把裹在燕尾服里的身子扭动一下，用他大胆地左右扫視的棕色的眼睛向少女投以惊叹、欽羨的眼光，作为他的問候……伊瑞卡一碰見这事馬上就要跑开，坐在一个沒人看到的窗台上，由于困窘和混乱哭

上个把钟头。

格侖利希小姐是在荅瑞絲·卫希布洛特的教育和监护下长大的，她的思路也狹隘有限。她哭的是威恩申克先生的大礼帽，他看見自己的时候那种把眉毛一揚又复落下的样子，他的高貴威严的姿势和他的平摆着的拳头。但是她的母亲佩尔曼內德太太，看得却比她更远。

几年来她一直为她女儿的前途忧虑，因为伊瑞卡和别的到了結婚年龄的姑娘比起来，有很多不利的地方。佩尔曼內德太太不仅和社交界沒有交际来往，而且跟他們处于敌对的地位。她总覺得在第一流人里别人因为她离过两次婚而有些看不起她，这几乎已經是她的成見了，有的时候别人也許只不过是冷漠，她看到的却是輕蔑和仇恨。譬如拿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參議作例子吧，他在街上本来是可以向佩尔曼內德太太打招呼的，因为亥尔曼是一个头脑开明、心地忠厚的人，他虽然很有錢，但这只使他的性格更开朗、更亲切，而佩尔曼內德太太見了他却总是揚起头瞪着他那副“鵝肝餅似的面孔”(用她自己的字眼說，他对这張面孔“恨之入骨”)从他身旁走过去。这样即使亥尔曼有意打招呼，也不會受到严禁了。母亲的这种行为害得連女儿伊瑞卡也远远隔絕在他伯父交际圈子之外，她从不参加舞会、也沒有机会結識男朋友。

然而安冬妮太太的最迫切的願望就是在女儿身上实現自己——作母亲的所沒能滿足的希望，让她結一門旣幸福又有实利的亲事，能够光耀門楣，使别人忘記了母亲的悲慘的命运。她的这个心願，特别是在她——用她自己的話說——“慘遭挫敗”以后来得特别迫切。最近因为她的哥哥总是郁郁寡欢，冬妮特别想作出一件什么得意之举来証明家运并未衰敗，他們决不是

陷入了穷途末路……她第二次結婚的陪嫁費，佩尔曼內德先生那么大方慷慨地退回来的那一万七千泰勒，她已經給伊瑞卡准备好。安冬妮太太的眼光銳利，不愧是此中老手，她一发覚她女儿和保險公司經理之間的微妙关系，立刻就开始向上蒼祈禱，吁請威恩申克先生能成为她家的座上客。

威恩申克先生沒有辜負她的期望。他出現在二楼上，受到三位太太小姐——外祖母、母亲和女儿的热情款待。他和她們談了十分钟話，答应在下午喝咖啡的时間再来拜訪，那时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談一陣。

这件事也办到了，他們彼此作了一番了解。經理原籍是西利西亚人，在故乡，他的老父仍然健在；他的家庭似乎不应該成为考虑的对象，因为胡果·威恩申克勿宁說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他的举止也带着这一种人慣有的那副驕矜自負的神气——并不是天賦的、有把握的，而是带着几分夸大的，几分不信任的矜持。他的举止并不是无可指摘的，他的談吐非常拙吶。此外他那带着些寒酸相的礼服有的地方已經磨得发亮，他那扣着黑玻璃袖扣的白袖头也并不很干淨整齐。他左手的中指因为受到某种伤害指甲完全干癟了，变得烏黑……总之，他的外貌并不太討人喜欢，然而这却不影响胡果·威恩申克成为一个年薪一万二千馬克的、精力飽滿、勤奋、令人起敬的人，而且在伊瑞卡的眼中他甚至还是个美男子呢。

佩尔曼內德太太很快地就观察清楚，估計妥当了当前的形势。她坦白地把自己的意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老參議夫人和議員。很明显，在这件事上双方的利益不但吻合，而且还可以互相补充。此外，威恩申克經理和伊瑞卡一样和社交界沒有任何联系，这两人可以相互扶持，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对。經理已經年近

四十，頂发已經开始斑白了，不論就他的地位或者經济情况說，他都应該立一份家了；如果他有这个意思的話，那么他和伊瑞卡·格倫利希的結合，还可以給他一个台阶步入本城一个第一流的人家，这对他职业的晋升和地位的巩固都是有利无弊的。讲到伊瑞卡的幸福，至少佩尔曼內德太太有一点可以保証，她的女儿这次决不会步自己的后尘。胡果·威恩申克沒有一点儿和佩尔曼內德先生相似之处；他和本迪可思·格倫利希也不相同，因为他是一个有固定收入、有坚实地位的高級职員，当然，这样的人也并不乏发展前途。

总而言之，两方面都怀着莫大的善意。威恩申克經理的午后訪問来得越来越勤，到了一月——一八六七年一月——他終于用簡单、直率的口吻和并不太温柔的話語向伊瑞卡·格倫利希提出求婚。

从这时候起他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員了，他开始参加“儿童日”，受到新娘家屬的殷勤招待。无疑他一定立刻就感覚出来，他在这些人中間有些格格不入，但是他掩飾着这种感情，摆出一副更豪放的姿态，而另一方面老参議夫人、尤斯图斯舅父，布登勃洛克議員——只有布来登街的三位布登勃洛克老小姐不是这样——对于这位勤奋的办公室职員、这位交际場上的生手也处处迁就照顾。

确实也需要迁就照顾；有时大家正在飯厅里团团坐在餐桌四周，經理对于伊瑞卡的面頰和胳臂突然表示过度的亲昵，或者他和别人攀談的时候，高声向人家打听，橘子果酱是不是面制食品——他把“面制食品”这四个字念得特别頓挫有节——，要么他就发表自己的意見說，《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席勒的一部作品……他說得又干脆又肯定，一边若无其事地搓着手，上半身斜

靠在椅子的扶手上……这时飯桌上就会突然降临一陣寂靜。为了驅散这种寂靜，大家不得不說一句插科打諢的話，或者另換一个新話題。

他和議員最說得来，議員无論是談政治或是談商业都知道怎样駕馭这場談話，不使发生任何事故。最沒有办法的是他和盖尔达·布登勃洛克的关系。这位太太的个性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簡直无法找到任何一个能談上两分钟的話題。他知道盖尔达会拉提琴，而且这件事給他的印象很深，于是每逢星期四会面的时候，他总要問一句半开玩笑的話："洋胡琴拉得怎么样啦？"——但是議員夫人在第三次听到这个問題以后就沒有再作任何回答。

至于克利斯蒂安，則总是皺着鼻子打量着他这位新亲戚，以便在第二天对他的言談举止作一番詳尽的模仿。老約翰·布登勃洛克参議这个二儿子已經在鄂文医院治好了風濕性关节痛，但是他的四肢却留下个关节僵硬的病根，另外他左半身的周期性的"酸疼"症——据說这是因为半边身体的筋脉太短所致——以及他常常犯的一些别的病症，像什么呼吸不暢啊，咽嚼食物困难啊，心跳不正常啊，麻痹征象或者至少是害怕出現麻痹的征象啊等等却并沒有治好。他的外表也决不像是一个四十还沒出头的人。他的头已經完全禿了頂，只有后脑勺上和头盖骨两边还留着不多的稀疏疏的发紅的头发，他的带着严肃不安左右扫視的一双小圓眼睛比以往更深地陷在眼眶里。他的大鷹勾鼻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大、更显眼地凸出在蒼白下陷的面頰中間，悬在他的黃中透紅的濃密的上鬚上面……他那坚固讲究的英国料子的褲子松軟地罩在他的弯曲、削瘦的細腿外面。

自从回到家里以后，他跟从前一样住在母亲家二楼走廊上

的一間房子里，然而他在俱乐部的时間却比在孟街的时間多的多，因为在家里他的生活并不很舒服。从伊达·永格曼离开以后，李克新·塞維琳便接替她管理家务，作了老参議夫人的管家。李克新是一个二十七岁的茁壮的乡下女人，臉蛋又紅又圓，厚嘴唇，她看待事物也完全用乡下人的眼光。旣然一家之主，議員先生对他都是抬着眼皮視而不見，她对这位整天无所事事，专門以讲故事为职业的人，这位有时行为滑稽有时又病懨懨的人物，自然也就用不着过分尊重。她对他的一些需求干脆就置之不理。“呀，布登勃洛克先生！”她会說。“我沒有时間顾到您的事啊！”于是克利斯蒂安皺着鼻子瞪着她，好像要說：你一点也不害臊嗎？……接着就僵直着两条腿走开了。

“你以为什么时候我都有蜡烛使喚嗎？”他对冬妮說……“我很少有蜡烛……常常我上床的时候不得不用火柴照亮……”要么他就宣布說——因为他母亲給他的零用錢太少了——：“困难的日子啊！……是的，从前一切都不是这样的！你以为是什么样子呢？……如今我常常不得不跟别人借五先令买牙粉！”

“克利斯蒂安！”佩尔曼內德太太喊道，“多么不体面！用火柴照亮！借五先令！你可别說这个了！”她又激动又憤怒，她感到自己的最神圣的感情受了侮辱；然而她的这番話并不能改变克利斯蒂安的处境……

这五先令买牙粉的錢克利斯蒂安是从他的老朋友安德利阿斯·吉塞克，民法和刑法博士那里借来的。克利斯蒂安能結識这样一位朋友是他的运气，是很能抬高他的身价的；因为吉塞克律师，这位花花公子，懂得怎么样維持自己的显赫地位，去年冬天，当卡斯帕尔·鄂威尔狄克长眠不醒，朗哈尔斯博士攀上了他的位子以后，吉塞克又当选为議員。然而他的生活方式却并沒

有因此而受影响。人們都知道，他自从和一位胡諾斯小姐結了婚，除了在城里有一所寬大的住宅以外，在圣·葛尔特路德郊区还有一所掩映在濃蔭里的舒适的小别墅，这里面孤孤单单地住着一个还在妙龄年紀、姿色艳美的出身不明的女人。大門上几个鍍金的字母閃閃发光，写的是“吉西娜娜”，这所安靜的小房子在全城里也就以这个名字知名。人們在說这个名字的时候，常常喜欢把“娜”字讀得輕飄飄的，而“娜”字又故意讀得很沉浊。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作为吉塞克議員的密友，也得到了出入“吉西娜娜”的权利。他在这里也像在汉堡阿林娜·普烏格尔太太那儿或者在倫敦，在瓦尔帕瑞索以及地球上許許多多地方类似的場合一样，施展同样手段而大获成功。他“說了几段故事”，“略示一点温柔”，于是他現在出入这所小綠房子的頻繁也不減于吉塞克議員了。他这样作吉塞克博士是否知道，或者是否同意，这是个疑問。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吉塞克必須从給妻子的花銷中拿出大量金錢才能在“吉西娜娜”买来的情趣，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却能不花一文同样也享受得到。

胡果·威恩申克經理和伊瑞卡·格倫利希訂婚不久，就建議这位舅父进保險公司工作，克利斯蒂安也确实为保險公司会計处作了两个星期的事。可惜的是，两个星期以后，不但他左半部身体“酸痛症”又复发作，而且其他一些叫不出名称的病痛也都加劇了，此外又因为經理是个脾气暴躁得不近人情的上司，常常因为一点点失誤竟毫不客气地叫他舅父作“笨蛋”……克利斯蒂安不得不又放棄了这个位置。

讲到佩尔曼內德太太，她最近是很幸福的，她的欢暢的情緒从挂在她口边的一些警句里也可以看得出来。譬如，她最近就常常喜欢說，人生在世，总也有时来运轉的时候。确实也是这

样，最近几个星期她又复容光焕发起来，她手脚不停閑，滿脑子的主意和計划，又張罗房子，又忙于置办嫁妆，这一切又使她清清楚楚地回忆起自己当初初次訂婚的情形来了。她不禁覚得年紀也輕了，希望和精力也无限地增加了。不論是她的仪容还是她的举动，那处女时代的秀美的奕奕精神都恢复了許多。是的，某一次“耶路撒冷晚会”的整个气氛竟被她的放肆无忌的快乐破坏无遺，害得丽亚·盖尔哈特不得不把她祖上遺傳的那本老书放下来，用一个聾子的猜忌的大眼睛向大厅四周茫然張望着。

伊瑞卡不应該和母亲分开。在得到經理的同意后，不，也可以說在他的請求下，安冬妮太太决定随着女儿住（至少暫时如此），这样她可以帮助沒有經驗的女儿操理家务……使她內心洋溢起美妙的感覚的也正是这件事。地球上仿佛从来沒有存在过本迪可思·格侖利希，也从来沒有过阿罗伊斯·佩尔曼內德，她一生經历过的失敗、絕望、痛苦仿佛都已經烟消云散，她如今又能滿怀希望地再一次从头开始了。虽然她也提醒伊瑞卡，叫伊瑞卡感謝上帝賜給了她最美滿的姻緣，而她自己，她这作母亲的，却因为責任和理智不得不牺牲掉自己眞摯的初恋；虽然她用那由于喜悅而微微顫抖着的手和經理的名字一起登在家庭記事簿里的是伊瑞卡的名字……然而她，她自己，冬妮·布登勃洛克才是眞正的新娘。用內行的手摸試窗帷和地毯的是她，在木器店和服装店里穿出穿进的是她，再一次看定一所华貴的住宅而作主租賃下来的也是她！她这次又能离开娘家这所虔誠、空曠的老房子，不再当一个寄人籬下的棄妇了；她又可以揚起头来开始一个新生活了，又有資格引起人們普遍注意，为家庭增光了……一点也不錯，难道这是一場梦么？竟連睡衣也出現在眼前了：两件睡衣，給她自己和伊瑞卡准备的，用的是柔軟的絲料子，

长大曳地的后摆，密密地綴着一圈圈的天鹅絨环带，从領口一直縫到下面的底边！

时間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伊瑞卡·格倫利希深閨独处的日子眼看着就要結束了。一对新人只拜訪了不多几家人，因为經理是个秉性严肃、不善交际的正經作事的人，他即使有閑暇，也只打算在温暖的家庭里度过……訂婚宴是在漁夫巷新房子的大厅里举办的，参加的人除了托馬斯、盖尔达、新婚夫妇，和三位布登勃洛克老小姐——弗利德利克、亨利叶特、菲菲以外，只有議員的几位至友。这場宴席又由于經理不停手地拍打伊瑞卡的裸露在外面的脖頸弄得大家困窘不堪……婚礼一天比一天近了。

圓柱大厅正像当初格倫利希太太头戴桃金孃时一样，又一次作为婚礼的舞台。鑄钟街的史篤特太太，就是那个慣和上流社会交往的女人，这次又来帮助新娘摆弄白緞子礼服上的皺褶，帮助插戴花朵。布登勃洛克議員和克利斯蒂安的朋友吉塞克議員分别担当正副伴郎，伊瑞卡的过去在膳宿学校时的两个同学作伴娘。胡果·威恩申克經理打扮得庄严而威武，在走向临时搭起的祭坛的路上，只踩了一次伊瑞卡的曳地的长头紗。普灵斯亥姆牧师双臂交疊在下巴底下，像往常一样，摆出全副旣神圣又和藹的样子主持了婚礼仪式。总之，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隆重，合乎礼节。当戒指交換过，在一片沉静中，一个沉浊和一个清脆的声音——虽然两个声音都有一些嘶哑——都說出一声“是的”以后，佩尔曼內德太太看到現在，回想起过去，瞻望未来，百感交集，不覺失声嗚咽出来（仍然是儿时的那种不經过头脑的、毫不遮掩的啼哭），三位布登勃洛克小姐（菲菲为了参加今天的典礼在夹鼻眼鏡上特别配上一条金鏈）像往常遇到这种情形一样带

着些酸味地窃笑起来……卫希布洛特小姐这一天也来了。苔瑞絲·卫希布洛特最近几年里比从前身体抽縮得更小了，她的細瘦的脖頸上带着一只椭圓形的別針，上面鑲着她母亲的肖像。塞色密为了掩藏內心深处的激动，故意装出非常鎮定的样子說：“祝你幸福，我的好孩子！”

接着在大厅里摆起了华丽丰盛的結婚酒宴，大厅四周繪制在藍壁毯上的白色神像跟过去一样靜靜地俯瞰着下面。宴席将近尾声的时候，一对新人离席而去，准备到几个大城市作一次蜜月旅行……这时是四月中旬；以后两个星期，佩尔曼內德太太在室內装飾匠雅可伯斯的帮助下完成一件大杰作：把面包房中巷一所楼房的寬闊的二楼租下来，布置得华貴精美，房間里摆滿鮮花，准备迎接旅行归来的新婚夫妇。

冬妮·布登勃洛克的第三次結婚就这样开始了。

不錯，只有这样說才最恰当。有一次星期四团聚，威恩申克夫妇沒有来，議員本人就这样說过，而佩尔曼內德太太听了也頗为得意。事实上，威恩申克一家所有操心的事她都肩負起来，但是她也享受到快乐和驕傲的酬劳。有一天，她和哈根施特罗姆家的姑娘，玉尔新·摩侖多尔夫参議夫人偶然在街头相遇，她摆出这样一种胜利者和挑战的神色望着后者的臉，摩侖多尔夫太太竟被这种臉色震懾住，不由得先向她打起招呼来……有时亲友們来看望新居，她陪着客人在屋子里走动的时候，那流露在她面容上和姿势上的驕傲和快乐甚至变成庄严肃穆的神色，而伊瑞卡·威恩申克站在一旁，倒好像也是一个叹賞不置的客人似的。

睡衣的长后摆在身后边地上拖着，略微聳着一些肩膀，头向后揚着，胳臂上挎着綴着緞子飄带的钥匙筐（她特别醉心于緞子飄带），安冬妮太太給客人指点家具，窗帷，透明的磁器和經

理买来的几張大油画。这几張油画画的不是静物食品，就是裸体女人，因为胡果·威恩申克只能鉴賞这个。冬妮的一举一动都似乎在告訴别人：看啊，我在这一生中到底又一次掙扎起来了。这些东西跟在格侖利希那儿一样华貴，至于和佩尔曼內德家比起来，那就更华貴得多啦！

老参議夫人来了，穿着灰黑条紋的綢衣服，随身飄散着一股淡淡的刺蕊草香水味。她用她那明亮、安詳的目光在每件东西上瞟了一过，虽然沒有說贊美的話，然而神色却显露出称許滿意之意。議員带着妻子和小儿子来了。他和盖尔达对冬妮的得意和驕傲开了几句玩笑，費了很大勁才拦住她沒用葡萄干面包和紅酒把他們的爱子汉諾撑死……布登勃洛克三位老小姐来了，她們異口同声地說，一切都美丽极了，像她們这样过慣儉朴生活的姑娘可不願意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可怜的克罗蒂尔德来了，她黝黑、削瘦，像往常一样好脾气。她由着别人逗弄了一番，喝了四杯咖啡，用她那一团和气的拖长了的声音对样样东西称贊了一通……有时候，当俱乐部里沒有人的时候，克利斯蒂安也到这里来几趟。他每次来都要喝一小杯甜燒酒，告訴别人說，他不久就替一家制造香檳白兰地酒的公司作代理商——他对这个行业很內行，而且这是一件旣愉快又不費力的工作，自己可以当家作主，只要时不时地在笔記簿上記上几条，反掌之間就能賺三十泰勒。說完了这段話，他从佩尔曼內德太太这里借了四十先令，为了买一个花圈献給市剧院首席女演員。接着，不知道由于某种思想联系，他一下子想到"瑪利亚"，开始讲起倫敦的"罪恶"来。他談起一只癩狗的故事，这只癩狗被人装进箱子里从瓦尔帕瑞索运到旧金山。这时他已經談上勁头来，談得有声有色，滑稽突梯，即使听众是一整厅的人，也会被他的故事吸引住的。

他談得兴高采烈，运用各种語言。他說英文，說西班牙文，說北德的方言，說汉堡土話，他叙述智利的短刀党和怀特沙佩尔的扒手。看一眼他的一本写滿滑稽小曲的册子，他就开始說唱起来。他的表情精細入微，手势詼趣風生。他唱的是：

有一天我游游蕩蕩
一个人在街上閑逛，
忽然一眼看到
前面走着个姑娘；
她的身段儿窈窕
蛰裙是法国式样，
一頂瓦盆帽子頂在头上。
我对她說："我的好姑娘，
您长得多么漂亮，
能不能让我挽着您的臂膀？"
她突地把身子一扭
瞪了我一眼，說：……
"滾回你家里去吧，小流氓！"

这个歌剛剛唱完，他立刻又談起林茨馬戏团的表演来，他从头至尾模仿一个英国小丑儿怎样入場；看了他的模仿表演，一个人会想像自己正坐在馬戏表演台前边。似乎听得見帳篷外面慣有的那种喧囂叫嚷，有人喊"給我开开門"！也有人和馬夫爭吵；接着他又用声調土俗、含混、英德文混杂的話說了一串故事。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睡覺吞了一只老鼠，他去請兽医看病，兽医劝他再吞一只猫……另一个是关于"我的硬朗的老奶奶"的故事。这个故事說这个老奶奶到火車站去，路上遇見各式各样的惊險事，最后火車从"硬朗的老奶奶"的鼻子前边开走了……說

到这里克利斯蒂安喊了一声“奏乐”，中断了自己的故事。然而并没有音乐应声而起，他好像如梦方醒似的，自己也露出一脸惊訝的样子……

突然之間，他沉默了，面容也变了，动作也松弛下来。他的深陷的小圓眼睛开始不安地东張西望，一边用手摩挲着左半边身体，仿佛是他身体內部发生了什么奇怪的变化，他正靜靜地傾听着似的……他又喝了一小杯甜酒，精神又振作起来一点。他又开始讲一个故事，可是剛讲到一半就陡然中止了，抑郁沮丧地告别而去。

佩尔曼內德太太最近特别喜欢笑，对于克利斯蒂安剛才的一番表演感到莫大的兴趣。她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哥哥陪到楼梯口上。“再見，代理商先生！”她說。“再見，行吟詩人！猎艳能手！老傻瓜！有工夫再来吧！”她望着他的背影放声大笑了一通，就回到自己屋子里去了。

可是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并没有还口；他正陷入沉思里，根本沒有听見她的話。他正在想：是的，我得到“吉西娜娜”那儿待一会儿。于是他歪戴着帽子，拉着拐棍，僵直、緩慢、跛着腿走下楼梯去。

第二章

一八六八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十点钟左右，佩尔曼內德太太出現在漁夫巷新宅的二楼上。布登勃洛克議員正一个人坐在起居間里。这間屋子摆着用橄欖綠色格子布蒙面的家具，屋子中央天花板上悬着大煤气灯，下面是一張圓桌，議員就坐在这張桌子旁边。他面前摊着一份《柏林交易所消息报》，他正微微俯着身子

讀这份报紙。他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中間夹着一根紙烟，一只金夹鼻眼鏡夹在鼻子上；最近一段时期他在工作的时候已經不得不戴眼鏡了。听見他妹妹的脚步声从餐厅那边走过来，他把眼鏡摘下来，定睛望着暗处，直到冬妮的身影在帷幔中間、灯影里显現出来。

"噢，是你啊。晚安。已經从珀彭腊德回来了嗎？你的朋友們都好么？"

"晚安，湯姆！謝謝你，阿姆嘉德很好……你一个人在这里嗎？"

"对了，你来得正好。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吃晚飯，活像罗馬教皇；永格曼小姐不算数，她每隔一会就要跳起来一次，跑到楼上去看汉諾……盖尔达到俱乐部去了。克利斯蒂安把她接了去听塔瑪佑演奏提琴……"

"怪事！我也說一句母亲的口头語。——不錯，湯姆，最近我发現盖尔达和克利斯蒂安相处得很好。"

"我也是。自从他这次回来以后，她开始对他发生了兴趣。甚至当他描繪他那些毛病的时候，她也不厌其煩地听着……天哪，我想他很能叫她开心。前两天盖尔达还对我說：'他不像个市民，托馬斯！比你更不像！'……"

"市民……市民，湯姆?!哈，依我看来，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沒有比你更好的市民啦……"

"也許是；可是她說的不是这个意思！……把衣服脫脫吧，孩子。你的臉色好极了。乡間的空气一定对你很有好处吧？"

"对我太好了！"她一面說，一面把面紗和釘着淡紫色飄带的風帽擱在一边，带着儼然的神气坐在桌子旁边的一只靠背椅上……"胃病也好，失眠也好，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間里都好多了。

新鲜的牛奶，腸子，火腿……一个人就像头小牛似的上膘，像庄稼一样地茁壮。还有那新鮮蜂蜜，湯姆，我一向认为蜂蜜是最好的滋补品，它是純粹的自然产物！这才眞是值得一吃的东西呢！阿姆嘉德居然还記得求学时代的老朋友，把我請去，眞是个好人。封·梅布姆先生也同样殷勤有礼……他們夫妻非常恳切地請我再多住几个礼拜，可是你知道，我不在家伊瑞卡眞弄不轉家里那点事，尤其是現在，小伊利沙白又出世了……”

“对了，我还忘了問，小孩儿怎么样啊？”

“謝謝你，湯姆，很不錯；剛滿四个月的孩子，从她的月数看起来，长得滿好，虽然弗利德利克、亨利叶特和菲菲都說他活不了……”

“威恩申克呢？他当了爸爸怎么样？我只有在星期四才見得到他……”

“噢，他还跟从前一样！你知道，他是个守本分的勤奋人，从某些方面說，甚至称得起是个模范丈夫，因为他厌恶酒館，下了班就徑直从办公室走回家来，把他閑暇的时間都消磨在我們身边。但是也有一件事，湯姆——我私下里可以坦白告訴你——：他永远要求伊瑞卡欢蹦欢跳，跟他聊天，开玩笑。他說，当他作完了一天事，精疲力尽情緒抑郁地回到家里以后，他願意要自己的妻子快快活活地陪他玩一玩，让他开开心，使他的心情暢快一下；他說，女人生在世界上就是作这个用的。”

“蠢人！”議員喃喃地說。

“什么？……糟糕的是，伊瑞卡常常悶悶不乐。这一定是我傳給她的，湯姆。她有时候很严肃，沉默不語，悶头思索着什么，这时候他就罵她，大发脾气，他用的字眼，說实話，眞不能說文雅。他常常让人家看到，自己不是出身于高貴的門第，也沒有受

过一般人所謂的良好教育。是的，我不想跟你隐瞞；就是在我动身到珀彭腊德前不几天，他还因为湯作咸了把湯盘的盖子在地上摔碎了……”

“多么有趣的事！”

“不，正相反。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說他不好。說实話，我們誰沒有一些缺点？像他这样一个勤儉、能干的老实人……可不应該說他的坏話……不，湯姆，外表粗魯、心地良善，这种人在世界上并不能算最坏的人。我剛从那儿回来的那家人的境遇，我要告訴你，可悲慘得多呢。有一次，阿姆嘉德趁沒有人的时候曾經跟我痛哭过……”

“你是說——封·梅布姆先生？……”

“是的，湯姆，我正要說这件事。你看，我們坐在这儿好像說閑話，实际我今天晚上是为了一件正經事，一件要紧事才来的。”

“是么？封·梅布姆先生出了什么事了？”

“拉尔夫·封·梅布姆是一位藹然可亲的人，托馬斯。可是他是一个浪蕩子弟，是个賭鬼。他在罗斯托克也賭，在瓦尔納門德也賭，他欠下的債像海滩上的沙子一样多。如果一个人只在珀彭腊德住两个星期，他是不会相信这件事的。住房非常华丽，四周一片兴隆景象，牛奶啊，腸子啊，火腿啊，什么也不缺。住在这样一个庄园上，一个人对真实的經济情况常常是无法衡量的……一句話！湯姆，他們的实际景况已經衰敗到家，这是阿姆嘉德一边令人心碎地啜泣着，一边亲口对我說的。”

“慘啊，慘啊！”

“这还用說。可是問題还不在这里。后来我才发現，他們把我請了去原来并不是毫无自己的打算。”

“这話怎么讲？”

"我这就要告訴你，湯姆。封·梅布姆先生需要錢，他立刻需要相当大的一笔款子，因为他知道他的妻子和我是老相知，而我又是你的姐妹，所以他这次急得沒有办法就求他的妻子出面，而他的妻子又求我出面……你懂不懂？"

議員用右手的指尖来回梳理了两次头发，作了个愁苦的脸相。

"我想我是懂的，"他說。"你所說的正經事或者要紧事似乎是想以珀彭腊德的收成为抵押支借一笔錢，如果我沒猜錯的話。可是我想这次你們，你和你的两位朋友，找錯了人了。第一，我还从沒有跟封·梅布姆先生作过生意，再說这种建立关系的方式又頗为特別。其次我們这家人，不論是曾祖父，祖父，父亲还是我，虽然偶然也向乡間貸过款，但是那需要借錢的人牢实可靠，要么他的人品好，要么他有別的条件……可是根据你在两分钟以前所形容的封·梅布姆先生的人格和經济条件，是很难談到牢实可靠的……"

"你猜錯了，湯姆。我让你把話說完，可是你猜錯了。这笔款封·梅布姆不是預支，他需要三万五千馬克……"

"老天爷！"

"三万五千馬克，两星期內要偿清。刀子擱在他的脖子上，把話說得明白些：他現在馬上就要找个买主卖掉。"

"还在麦杆上就卖嗎？哎呀，这个可怜的家伙！"議員一边用手在桌面上玩弄着夹鼻眼鏡，一边搖了搖头。"可是这对我們的买卖說来，倒是一件很稀有的事，"他說。"我只听說过黑森有这种事，那里不小的一部分地主被犹太人抓在手掌里……誰知道这位可怜的封·梅布姆先生又落在哪个高利貸者的魔掌里啊……"

“你說什么，犹太高利貸者？”佩尔曼內德太太不胜惊訝地喊道……“可是我們談的是你啊，湯姆，談的是你！”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把眼鏡往桌子上一扔，弄得眼鏡在报紙上滑动了一段才停住。他猛地把身子一扭，整个上半身轉向他的妹妹。

“談的是——我？”只看見他的嘴唇动，却听不出什么声音来；接着他又大声添加說：“快去睡覚吧，冬妮！你太疲倦啦。”

“是的，湯姆，每逢晚上咱們正开始玩得起勁的时候，伊达·永格曼对咱們說的就是这句話。可是我向你保証，我从来也沒有像現在这么清醒、这么有精神，我冒着夜晚和雾气到你这儿来，是为了把阿姆嘉德——間接地也就是把拉尔夫·封·梅布姆的提議轉达給你……”

“哦，我可是把这个提議归諸于你的天真不懂事和梅布姆的无計可施。”

“天眞？无計可施？我不懂你的話，托馬斯，可惜得很，我一点也不了解你这是什么意思！人家提供給你一个好机会，旣作了一件好事，又成交了一笔非常有利的生意……”

“哎呀，我的亲爱的，别說这种愚蠢到家的話了吧！”議員喊道，不耐煩地把身子往后一仰。“原諒我这么說，你这种混沌无知眞逼得人冒火！难道你就不了解，你这是劝我作一件极端有失身分，极端骯髒的勾当么？难道我要混水摸魚？殘酷地剝削别人？利用这个地主窘急的情况发一笔横财？逼着他用低一半的价錢把全年的收成卖給我，从中謀取暴利？”

“哎呀，你是这样看这个問題的，”佩尔曼內德太太胆寒地、沉思地說。但是她馬上又提起精神接着說下去：“可是用不着，完全用不着从这方面看这个問題，湯姆！为什么說逼他呢？是

他来求你的啊，他等着錢用，他願意依靠朋友的交情把这件事解决了，不声不响，不让事情傳揚出去。正因为这个他才想起咱們来，才把我請了去！”

“总之一句話，他把我、把我們公司的性质看錯了。我們有我們的傳統。一百年来我們从来沒有作过这样的买卖，我也不想开这个端，干这种勾当。”

“自然罗，湯姆，公司有它的傳統，誰对这些傳統也得尊重。而且父亲如果在世，自然也不会这么作；这一点是用不着多談的……可是我虽然很笨，我却看得出来，你不是和父亲一路的人，而且自从你把买卖接过手来以后，風气跟父亲在世时就大不相同了。你这些年来所作的事，有很多是他不肯作的。这是因为你年輕，你有干大事业的头脑。但是我总是害怕最近一段时期你被几次不如意的事吓得丧胆了……如果說你現在办事不如从前那么順利成功，原因就在于你过于謹愼畏縮，过于安分守己，眼看着一本万利的好机会从手底下滑过去了……”

“哎呀，我求你别再說下去了，我的好孩子，你簡直把我激怒了！”議員用犀利的語气說，来回扭动身軀。“咱們說点别的好不好？”

“是的，你被激怒了，托馬斯，我看得出来。从一开始你就冒火，可是我所以說下去正因为这个，正是为了向你証明，你覺得受了侮辱是不对的。如果我問自己一句，为什么你被激怒了，那我只能說，这是因为你还不是这么从心底里不喜欢干这号买卖。我虽然是个懵懂无知的女人，可是我从自己的閱历，从别人的身上却得到一条經驗：只有当一个人不能非常坚决地拒絕人家的建議，只有当他內心想跃跃一試的时候，这个建議才使他那么激动、冒火。”

“你說得很妙，”議員說，一口把紙烟的紙嘴咬断，沉默不語。

“很妙嗎？哼，不，这只是生活教給我的一个最簡单的經驗而已。可是这且不去談它，湯姆。我不想和你爭辯。难道在这种事上我有力量說服你？不能，我沒有这种学問。我只是一个笨人……可惜啊……算了吧，怎么說都成。还是說那件事——我覺得很有趣。一方面我为梅布姆夫妻担惊、发愁，另一方面我又为你高兴。我一个人想：最近一段日子湯姆老是郁郁不乐。以前他还訴苦，現在他索性連苦也不訴了。他这里那里作蝕了錢，年景不好，偏偏在这个时候，正当我靠上帝恩典境况剛剛有点起色，生活稍微幸福一点的时候。接着我自己又想了：这是替他安排的一件事，一次良机，一步鴻运。这回他可以把許多亏空都补偿过来，而且还可以使別人看到，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就是今天也并沒有完全走背运。如果你接受了这个建議，那么我这个作牽手的也将感到非常驕傲，因为你知道，能作一些事光耀咱們家的名声，一向是我的梦想和迫切的願望。……够了……这个問題說到这里为止。——我恼怒的是，梅布姆迟早必須卖掉青庄稼，如果他在城里張望一下的話，湯姆，他馬上就找得到买主……馬上就找得到……这个人就是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哼，这个滑头鬼……”

“噢，对了，这个人会不会把这笔买卖推出去，倒是值得怀疑的事，”議員語含辛辣地說，而佩尔曼內德太太也接連回答了三句：“你看得到的，你看得到的，你看得到的？！”

突然之間，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又搖起头来，嫌恶地笑道：

“眞是无聊……我們这里一本正經地談論着——至少你是这样——一件完全靠不住的事，一点影也沒有的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好像根本还沒問过你，我們談的究竟是什么，封·

梅布姆先生要卖的究竟是哪块地……我对于珀彭腊德一点也不熟悉……”

“噢，你自然应該亲自去看一下！”她热心地說。“从咱們这里到罗斯托克去沒有多少路，一到罗斯托克就算到了珀彭腊德了。他要卖哪块地嗎？珀彭腊德是很大的一个农庄，每年收成一千多口袋麦子，这一点我准知道。但是詳細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稞麦、燕麦、大麦各收成多少？是不是每种打五百袋？是多还是少？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敢說，一切都非常好，只是我不能告訴你数字，湯姆，我是只笨鵝。你自然該去看看……”

两人沉默了半晌。

“好吧，不值得再对这个問題多費唇舌了，”議員簡单干脆地說，拿起夹鼻眼鏡装在背心口袋里，把外衣的扣子扣好，站起来，开始在屋中来回地踱起步来。他的动作迅速有力，又很随便，存心摆出一副摒棄一切沉思犹豫的姿态。

过了一会他又在桌子旁边站住，身子朝着她妹妹那方俯下一些，弯着食指輕輕敲着桌面，开口說：“我現在給你說个故事，亲爱的冬妮，这个故事会說明，我对这件事所持的态度。我很知道，一般地說你对貴族很神往，也知道你特别对于梅克倫堡的貴族神往，所以我求你耐心地听着，如果在我的故事里对这些地主中的某一位有些不很起敬的話……你知道，在这些人里面有那么一两位，本人虽然非常需要商人的帮助——正像这位封·梅布姆先生需要他們一样，却又不怎么太尊敬商人。这些人在和商人打交道的时候，过于强調了——当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該承认——生产者对中間商人的优越性。总而言之，他們看待商人的目光和看待人們明明知道要吃很大的亏，也还是把旧衣服出让給他們的那些串胡同的犹太小販差不多。我覚得很荣幸，

在我和这些紳士們打交道的时候，还沒有給他們造成一个道德败坏的盘剝者的印象。相反地，我在他們之中倒发現了一些算盘远比我打得更精的商人。有一次我遇到这么一个人，为了使我的社会地位跟他的更相近一些，我不得不小小地給他一点顏色看……这个人是大包根多尔夫的地主，你一定听說过，过去有一个时期我和他打过不少交道：施特雷利茨伯爵，一个头脑非常封建的人，一只眼睛戴着方形鏡片……我不懂，眼鏡片怎么会不把它割了……他穿着长統翻口漆皮靴，拿着金柄的馬鞭子。他有个习惯，总喜欢半張着嘴、半眯縫着眼睛，以盛气凌人的样子不屑地打量着我……我第一次去拜訪他很値得一提。在我到他那儿去以前，我們通过几次信，我到了以后，由僕人通报后我就被让进他的工作室里。施特雷利茨伯爵正在写字台前坐着。我向他行了个礼，他只从安乐椅上略微欠了欠身作为回答，把一封信的最后几行写完，然后才轉向我，跟我談他的貨物。他的眼光一直高高地从我头上望过去。我靠在沙发桌上，交搭着胳臂和腿，津津有味地欣賞着。我站着談了五分钟話。又过了五分钟我在桌子上坐下来，在空中搖摆着两条腿。我們的談判继續下去。十五分钟之后他像施了恩似地揮了揮手，对我說：'您坐下来談談，好嗎？'——'什么？'我說……'別客气了！我早就坐下了。'"

"你眞这样說了嗎？眞的嗎？"佩尔曼內德太太乐不可支地喊道……剛才的一切她差不多立刻都忘記了，她的脑子里目前完全被这个故事占据了。"你早就坐下了！簡直太妙了！……"

"是的，让我告訴你，这个伯爵从这一刻起态度整个改变了，以后我再去，他又和我握手，又請我坐……以后我們的关系搞得很好。为什么我要給你說这件事呢？就是为了問問你：当梅布姆先生跟我談判这項买卖的时候，我有沒有这种勇气，这种权

利，这种內心的信心也这样教訓封·梅布姆一下，如果他……他也忘了請我落坐的話……？”

佩尔曼內德太太沒有回答。“好吧，”过了一会她說，站了起来。“也許你是对的，湯姆，正像我剛才說过的那样，我不想强迫你。什么該作，什么不該作，你一定知道，这就算了。只要你相信，我是怀着善意来談这件事的就好了……好了！晚安，湯姆！……啊不，再等一会。我还要先吻一下小汉諾，和好伊达打个照呼……以后我再看你一下……”

說着她走出了这間屋子。

第三章

她从楼梯走上三楼，不到右边小阳台去，而沿着游廊上金白色的栏杆向前走，穿过一間前堂，前堂通向走廊的門沒有关着。走廊的左边有一扇門通向議員的更衣室。另外还有一扇門在走廊尽头，她小心地扭动了一下这扇門的門柄，走进里面的屋子去。

这是一間寬闊異常的屋子，窗戶上遮着带皺折的大花窗帷。四壁显得有些光秃，除了永格曼小姐床头上悬着的一个巨大的黑鏡框鑲着一幅雕板画（画的是吉阿扣謨·梅耶比尔围在他的歌劇中的各种角色中）以外，只有几个黃头发、紅衣裳的英国五彩小紙人用大头針插在淡色的壁紙上。伊达·永格曼正坐在屋子中央一張活动桌面的大桌前面給汉諾补袜子。这个忠心耿耿的普魯士女人这一年已經五十出头了，虽然她的头发很早就开始发灰，但是她那光洁的头頂至今仍然只是黑灰相間，并沒有斑白。她那笔挺的身軀仍然那么强壮、矍鑠，她的棕色的眼睛仍然

那么明亮、奕奕有神，毫无倦怠之色，正如同二十年前一样。

“你好，伊达，我的好人儿！”佩尔曼內德太太說，她虽然压低了嗓音，但是却掩不住滿心的高兴。剛才她哥哥讲的那个小故事使她的情緒非常好，非常愉快。“你好，老婆子？”

“哎，哎，小冬妮；你說什么，孩子——老婆子？这么晚你还到这儿来？”

“啊，我来找我的哥哥……談一件生意上的事，不能耽擱……可惜沒談好……他睡了嗎？”她說，一边用下巴向一張小床点了一下，小床靠着左边的墻放着，擋着綠帳的床头紧靠着通向布登勃洛克議員夫妇的一扇高門……

“嘘，”伊达說，“是的，他睡着了。”于是佩尔曼內德太太躡着脚走到小床前边，小心翼翼地把帳子打开个縫，俯身窺視正在睡覚的小侄儿的面庞。

小約翰·布登勃洛克仰臥在床上，但是圍在淺棕色的长头发里的小臉蛋却向一边側着，鼻子为枕头堵着，发出輕微的鼾声。他的一只胳臂压在胸上，另一只順在身旁，平摆在鴨絨被上，因为睡衣的袖子又肥又大，手指都被遮盖住。虽然如此，我們仍然能看到他的卷曲的手指时不时地微微地抖动一下。他的半張着的小嘴唇也时而輕微地蠕动着，仿佛在努力发出一个什么声音。每隔一会，这一張小臉蛋就現出一副痛苦的神情，那痛苦的神情总是从下面开始，逐漸傳布上去，先是小下巴輕輕一哆嗦，小嘴角跟着抽搐起来，接着小鼻翅輕輕顫抖，最后窄窄的腦門上的肌肉都皺縮起来……他的睫毛很长，但是仍然遮不住罩在眼窩上的一层淡藍的阴影。

“他在作梦呢，”佩尔曼內德太太怀着怜惜地說。接着她俯在孩子身上，小心翼翼地在他温暖的臉蛋上吻了一下。她小心

地把床帳整理好以后，又回到桌子旁边。伊达在昏黃的灯光下把另一只袜子綳在袜板上，正在查看破洞，动手补綴。

“你在縫袜子嗎，伊达。我永远看見你作这种事！”

“是的，是的，冬妮……自从这个孩子上学以后，他把什么都撕破了。”

“他不是一个很安靜、很温文的小孩嗎？”

“是啊，是啊……可是虽然如此……”

“他喜欢上学嗎？”

“不，不喜欢，小冬妮！他倒非常喜欢继續跟着我念书。而且我也很希望这样，我的孩子，你知道，学校的先生不是像我这样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他們教他的时候不知道該怎么样对待他……这个孩子不能太集中注意力，他很快就会疲倦……”

“可怜的孩子！他挨过打嗎？”

“那可沒有！亲爱的上帝……他們还不至于这么硬心腸！只要这孩子用他那双眼睛一看人……”

“第一次去是什么情形？哭了么？”

“是的，他哭了。他哭得那么輕……几乎听不出声音来，仿佛在独自个儿啜泣……以后他又拉住你哥哥的外衣，一次又一次地求他，說要待在家里……”

“啊，是我哥哥亲自带他去的嗎？……是的，我告訴你，伊达，这眞是个沉重的时刻啊。啊，我还清清楚楚記得当初我上学的情形，就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我拚命号叫……我告訴你实話，我像是个用鏈子拴着的小狗一样拚命号叫，我当时心头感覺沉重得要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向在家里过得那么舒服，就像汉諾一样。我立刻就发現，凡是大戶人家出身的子弟都哭，而别的孩子們則完全不拿上学当回事，只是瞪着我們傻笑……老天！

他怎么啦，伊达——?!"

这时从小床上发出的一声叫喊打断了她的談話。她的一个手势仅作了一半便中止住，馬上惊惶失措地向小床那边跑去。这是一声惊惧的喊声，但是轉眼間又傳来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喊叫……一声比一声痛苦，惊惧……"噢！噢！噢！"这是一連串憤怒、絕望、由于恐怖而声音嘶哑的抗議，对梦中出現的或者发生了什么恐怖非常的事物发出的……轉眼間小約翰已經笔直地站在床上，嘴里嘟囔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話，一双奇異的金棕色的眼睛瞪得圓圓的，他并沒有看見这現实世界，他凝視着的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沒有什么，"伊达說。"这是 pavor①，哎，哎，有时候比这次还要厉害呢。"說着她不慌不忙地把針綫活放在一边，迈着沉重的大步子走到汉諾跟前，一面低声說一些慰撫的話，一面把他重新放倒，盖上被子。

"啊，原来是 pavor……，"佩尔曼內德太太重复地說。"他会醒嗎?"

汉諾的眼睛虽然睜得大大的，仍然凝視着什么，他的嘴唇虽然继續蠕动着，然而他并沒有醒……

"什么?啊……啊……我們不再嘮叨了……你說什么啊?"伊达問；佩尔曼內德太太也湊到跟前来听这个小孩子在不安地嘟囔些什么。

"我……走进……小花园……，"汉諾含混不清地說，"給我的……小葱……澆壶水……"

"他在背詩呢，"伊达·永格曼搖着头說。"好了，好了！好好

① 法文：梦魇。

睡吧，孩子！……”

“站着个……小矮人儿……，噗噗地打……噴嚏……，”汉諾接着說，呻吟了一下。忽然他的面容改变了，眼睛半閉起来，头在枕头上来回滚动，继續痛苦地、輕声叨念：

月亮亮光光，

小孩儿嗚嗚哭，

时鐘敲了十二下，

上帝解救我們所有的痛苦！……

念完了这几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泪珠从他的睫毛后面迸出来，慢慢地滴过他的面頰……这时他醒轉过来。他抱住了伊达，眼睛滿含着眼泪向四面看了看，喃喃地叫了一句“冬妮姑姑”，他似乎平靜下来，身体翻騰了一下，便靜靜地睡下去。

“奇怪！”当伊达又在桌边坐下来以后，佩尔曼內德太太开口說。“他背的是什么詩，伊达？”

“这是他的教科书上的，”永格曼小姐回答說，“这里面印有《孩子的奇異号角》，很怪的一篇故事……这两天他剛剛学完这課，他談了很多关于那个小矮人的事。你听說过这个矮人嗎？……眞是可怕极了。这个駝背的小人倒处都去，打碎鍋子，吃掉糖酱，偸走木柴，让人家的紡輪不轉，嘲弄人……最后还有，他也求人替他祈禱！正是这样，他已經深深地印入这孩子的脑筋里。他成天到晚地想这个故事。你知道他說什么？他說了两三回这样的話：‘是不是，伊达，他作这些事不是为了作恶，不是为了作恶……他是因为心里愁得慌才这样做，可是作完了以后却更愁得慌了……要是我們替他祈禱，他就用不着再作这些事了。’今天晚上他母亲去参加音乐会以前，来看他上床，他还問母亲說，他可以不可以替駝背小矮人禱告……”

"他真替他禱告了么?"

"沒有禱告出声来,可是很可能他已經暗暗作了……可是关于另外一首詩,名字叫《乳姆的钟》的,他却从来沒有說过,他只是一提这首詩就哭……这个孩子动不动就哭,而且一哭起来就很久也不停……"

"这首詩有什么悲哀的地方嗎?"

"我怎么知道?……汉諾只能背誦开首的地方,就是剛才他在睡梦里嗚咽的地方,以后再也背不下去了……另外还有一部分讲到一个馬車夫,三点钟就得从稻草上爬起来,他也是每念必哭……"

佩尔曼內德太太感动地笑起来,但是接着面色就变得严肃起来。

"可是我告訴你,伊达,这不好,他这么多愁善感,我认为不是好事情。馬車夫三点钟起来——哎呀,我的老天爷,正因为这样他才是馬車夫啊!依我看这孩子把什么事都看得太认真,把什么事都擱在心上……这会耗損他的精神的,我告訴你。你們應該把这件事认真地跟格拉包夫医生談談……可是話又說回来了,"她把双臂在胸前一叉,头歪在一边,煩悶地用足尖敲着地板,接着說:"格拉包夫老了,即使撇开这点不談吧,他虽然心腸好,为人正直,良善……然而談起他的医术来,我是不很信服他的,伊达。上帝原諒我,如果我說的不对。譬如拿汉諾的神經不安說吧,他作恶梦,从梦中惊跳起来……格拉包夫什么都知道,可是他能作的是什么呢?他只不过是告訴我們这是什么病症,說一个拉丁名字 Pavor nocturnus① 而已……是的,亲爱的上帝,

① 拉丁文:梦魘症。

这倒也很有教益……不是的，他没有什么才能；他只不过是个和善的人，是个家庭的良友罢了。一个有作为的人不是这种样子的，有为的人年輕时就已經嶄露头角。格拉包夫也經历过一八四八年，他那时还是年輕人。可是你想，他当时曾經激动过嗎？曾經为自由和正义，为推翻特权和独裁而血液沸騰过嗎？不錯，他是个学者，可是我敢說，他对于当时的那个荒謬透頂有关大学校和报刊的联邦法是无动于衷的。他从来沒有作过什么激昂的手势，从来沒有一絲越軌的行动……他永远摆着一副长长的笑嘻嘻的面孔，永远給病人开鴿子肉和法国面包的食譜，如果病情严重的时候，再加上一調羹蜀葵汁……晚安，伊达……哎呀，不都是他这样的人，我相信一定有和他完全不同的医生！……可惜，我沒有看見盖尔达……好了，謝謝你，走廊上还有灯，晚安。”

当佩尔曼內德太太向外走，經过餐厅的时候，她扭开餐厅的門，向起居間里探了探头，为了向她的哥哥告别。这时候她看見这几間屋子灯火輝煌，托馬斯正背着手在里面走来走去。

第四章

当屋中只剩下議員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在桌子旁边的原位上坐下来，掏出夹鼻眼鏡，打算继續讀他的报紙。但是他只讀了两分钟，眼睛便又从报紙上抬起来，从对面窗帷的空隙处望出去。很久很久他一直凝視着黑暗的客厅，身体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的面相改变得多么叫人不能认識啊！他的嘴角和两頰的肌肉，一向是绷得紧紧，对于他的坚

定的意志唯命是从的，如今却松弛了，变得軟塌塌的；他的一副久已是勉强做作出来的警觉、謹愼、和藹而精神飽滿的面容像是一个假面具似地突然从臉上落下来，代替它的是一副疲憊不堪的愁苦之色；眼睛带着忧郁、迟鈍的神情凝視着一件东西，却又什么也沒看見，他的眼圈漸漸地泛紅，終于被泪水模糊起来——他沒有勇气再欺騙自己了，在那些在他头脑里的此起彼伏的各式各样的紛乱、沉重的思想中他只抓住最令人痛苦不堪的一个：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虽然才四十二岁，却已經是一个精力枯竭的人了。

他长叹了一口气，用手慢慢地撫摩着前額和眼睛，机械地点了一支紙烟，虽然他知道，这只能殘害他的身体；他还是继續从繚繞的烟雾中望着黑暗……他臉上的愁苦松弛的綫条和他刻意修飾过的、几乎是軍人般地一絲不乱的鬚发构成什么样的对比啊！他的唇鬚捻得长长的，洒过香水，从下巴到两边面頰剃得光滑滑，一根鬍子碴也沒有，头发經过一番煞費苦心的梳理，尽量把后頂稀疏的地方遮掩起来。在柔嫩的太阳穴上面向上梳着两个小蓬，留出中間一条窄窄的发縫，两边耳朵上并不是照过去的式样蓄着长长的发鬈，而是剪得短短的，使人看不出这里已經发灰的地方……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种对比，而且他也知道，他那灵活的、富有彈力的动作和他的蒼白的臉色的不調和逃不过城里任何一个人的眼睛。

这并不是說，作为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在外面的威勢有所减退。市长朗哈尔斯博士曾經用更响亮的声音引証过前任市长鄂威尔狄克的一句話：布登勃洛克議員是市长的左右手；这句話不但議員的朋友們津津乐道，就是那些怀有妒意的人也无法否认。然而另一方面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的业务不

如从前，这也似乎是尽人皆知的事，甚至鑄钟街的史篤特先生中午和他的老婆一起喝肉湯的时候，也以这件事为話題……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眞是为之心碎。

然而这种論調所以产生，他自己是应該負最大的責任的。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他遭受的几次損失，即使是六六年最沉重的一次，也沒有使公司蒙受大風險。自然罗，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宴会請客，酒席上的菜餚也一道不缺，正和客人們所希冀的一样，虽然如此，他却总是认为他的时运已經一去不复返了。他这种想法与其說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勿宁說是建筑在他內心的冥想出来的事物上，而且正是这种想法使他变得疑忌百出，情緒沮丧。他从来沒有把錢抓得这么紧，在日常生活中从来沒有这样一錙一銖地注意节縮。他对于建筑这所傾家蕩产的新宅的事几乎咒罵了一百次，认为这只給他带来了厄运。夏季旅行放棄了，海濱和山区的休憩为市內小花园的散步所代替。他和自己的妻子以及小汉諾一起吃的几頓飯也由于他一再严厉叮嘱而变得极其簡单，簡单得和那鑲着壁板的寬闊餐厅連同高大豪华的天花板、华美的橡木家具相比，簡单得有些可笑了。很久以来，只有星期天才有尾食。……虽然他的衣着仍然和从前一样精美，但是家里的老佣人安东却已經在厨房里对人說，議員現在每两天才换一次衬衫，因为好內衣經不住总下水洗……此外，安东还知道一件事，他知道他不久就要被解雇了。盖尔达反对这样作。这样一所大房子只用三个僕人是照管不过来的。可是盖尔达的話沒起作用，虽然这么多年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到議会去总是由安东替他赶車。临了，这位老佣人还是用一笔数目适当的款子打发走了。

这些措施是和議員商业上的清淡蕭条的节拍一致的。年輕

的托馬斯·布登勃洛克一度使企业大为活跃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已經絲毫也找不到了，而另一位投資不多的股东，弗利德利希·威廉·馬尔庫斯先生，一向就絲毫不起作用，无論从才力或是从性格說，更是缺少主动精神。

随着年岁的增加，这位馬尔庫斯先生的迂腐习气也有增无已，最后几乎成为怪癖了。他每次切雪茄，把雪茄头扔到錢包里就需要磨蹭一刻钟，因为他总是一边切雪茄，一边抓弄鬍鬚，嗽清喉嚨，斜着眼睛謹慎地左右瞻顾。晚上，煤气灯把办公室的每个角落照得雪亮，而他却仍然要把一支硬脂蜡烛点上，放在办公桌上。每过半个钟头他就要起来一次到水龙头前边澆一次头。一天早晨不知是誰粗心遺漏在办公桌下面一只空麻袋，他把这只麻袋当成一只猫，要把它赶走，那大声嘘喝的样子惹得全屋的人捧腹大笑不止……不成了，他已經不是一个能打消他伙伴目前这种消沉情緒，使生意重新振兴起来的人了。有时候議員目光疲憊地凝視着黑暗的大厅——正像現在这样——脑子里盘算着最近一个时期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不惜降低身份所作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生意，可怜的小算盘，他不觉为一陣羞耻、激憤和絕望的情緒攫住。

然而，难道这样不好嗎？就是厄运也是有尽头的，他想。当厄运当头的时候，安分守己等待时机，暗中蓄积力量，难道这不是聪明的行徑嗎？为什么冬妮現在要向他提出这个建議，把他从这种聪明的乐天知命的状态中惊醒过来，让他充满了疑虑惶惑？难道时間已經到了嗎？难道这是个信号嗎？他是不是应該打起精神，站起来，奋力一击？剛才他已經拒絕了冬妮的合理要求，他的語調非常坚决；然而这件事便眞地完結了嗎？好像并不是这样，他不是还坐在这里苦苦思索的嗎？“只有一个人感到自

已无力抗拒誘惑时，他对别人的建議才这样激怒。”……冬妮倒是个机灵鬼！

他是怎么回答她的呢？根据他的記忆，他曾經說了一些故作惊人之語：“骯髒的勾当……混水摸魚……殘酷的剝削……毆打一个沒有抵抗力的人……謀取暴利……”好极了！只是一个人禁不住要問，这件事用得着这么厉害的字眼嗎？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参議一定不会寻找这些字眼，而且也不会找到它們。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究竟是一个有魄力、敢于行动的商人呢，还是一个优柔寡断思慮重重的人呢？

是的，这的确是个問題；很久以来，自从他开始考慮問題以来，这就是个問題。生活是艰辛而冷酷无情的，商业生活也就是全部复杂生活的一个縮影。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在这个艰辛的現实生活中是不是也像他的祖先一样脚跟扎得很稳啊？很久以来，他就常常看到一些事实，引起他对这一点发生怀疑！从年輕的时候起，面对着无情的生活，他就需要常常使自己的感情就范……学习以严酷处世，也学习忍受严酷而不以为严酷，学习把人世的严酷当作自然事理，难道他永远也学不会这件事嗎？

他想起来一八六六年慘变留給他的印象，以及当时完全把他压倒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的感覚。他損失了一大笔錢……啊，当然还不是經受不起的損失！但是这是他第一次亲身感覚到、彻底感覚到商业生活的殘酷无情；在这种生活中一切善良、温柔、友愛的感情都隐藏在那压倒一切的阴冷、粗暴的自卫的天性下。在这种生活里，一个人蒙受了不幸，在朋友中，在至亲好友中引起的不是同情、怜憫，而是“怀疑”——冷酷的、唯恐牵累了自己的“怀疑”。难道这一点他以前就不知道么？难道他还应該为之大吃一惊嗎？然而当时他竟忿怒得夜里不能安寢，生活

的这种可耻又可厌的冷酷无情仿佛給他留下无法医治的創伤，使他又厌恶又恼恨。过后，在他的心境轉好，情緒坚定了以后，他对于这一时期自己的脆弱感到非常羞愧。

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啊！他这种脆弱的感情多么可笑啊！他怎么可能产生这种感情呢？还要再問自己一句：他是个实际的商人呢，还是个懦弱的梦幻者？

唉，这个問題他問过自己又岂止一千遍！当他坚强、有信心的时候，他就这么回答，心灵疲倦的时候，就那么回答。可是因为他是一个聪明而誠实的人，所以最后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事实：他是一个二者兼而有之的人。

一生中他始終以一个活动家的姿态出現在别人面前。然而，即使我們承认他是这样一个人吧——难道这不像他乐于引用的歌德的一句格言所說的——这只是由于他在"强自做作"嗎？如果說他过去也成功过……这只能归功于反射作用在他身上引起的一陣热情和激奋而已，难道不是这种情形嗎？而他現在跌倒了，他的精力仿佛枯竭了——願上帝保佑，希望这只是暫时的現象——难道这不是他內心的不自然的、耗損精力的冲突和无法保持精神均衡的必然結果嗎？……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会不会买珀彭腊德的沒有收割的粮食，这一点倒是无关紧要！但是他們都是实际的人，他們都比他更充实、更坚强、更直率、也更自然，这正是問題的癥結……！

一种极度的彷徨不安攫住他，他感到自己需要动作，需要空間和光亮。他把椅子推到后面去，走到客厅里，把悬在屋子正中长台上的許多煤气灯点起来。他站在那里，一边慢慢地、痙攣地捻动上髭尖，一边茫然地环顾这間华丽的大厅。这間客厅連同起居間构成这所房子的正面，客厅里摆着的是淺色的、波浪形扶

手和靠背的家具，此外还有一架三角大鋼琴，鋼琴上面放着盖尔达的提琴盒子，旁边是一只滿摆着乐譜的小书架，和一只刻工精細的乐譜架，門上边浮雕着玩弄乐器的小天使，这一切使这間屋子看去頗像一間音乐厅。凸出的窗戶前摆着棕榈树。

布登勃洛克一动不动地站了两三分钟。然后他振了振精神，回到起居間，走进餐厅，把这里的灯也点着了。他走到食橱前边，喝了杯水，也許是为了鎮定一下精神，也許只是为了找件事作。喝过水以后，他背着手，急匆匆地继續往里面走。吸烟室里摆的是深色家具，鑲着壁板。他机械地打开装紙烟的柜橱，立刻又把它关上，然后又把牌桌上的一只小橡木箱的盖子揭开，这里面装的是紙牌，記分簿和类似的玩艺儿。他随手抓起一把骨制筹碼，让它們从指头縫里嘩啦啦地滚下去，接着他把盖子一关，又继續向前走。

吸烟室隔壁是一間安着彩色小玻璃窗的小屋子。屋子里只摆着几張可以拼湊起来的輕便的小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只装甜酒的箱子。从这里出去可以进入装着嵌花地板的大客厅。大厅的四扇大窗戶悬着葡萄紅的窗帷，窗外是花园。这間大客厅的广袤又是和这所房子的一边相等。客厅里摆着几張低矮的大沙发，面子也是窗帷的紅色，此外还有几張高背椅，端端正正地靠墙摆着。一座壁炉，栏杆后面摆着假煤，盖着閃光的金黄色的紙条，远远望去仿佛煤正在燃燒。鏡子前的大理石壁炉架上放着两只巨大的磁花瓶……

这一排屋子这里那里都点着煤气灯，仿佛是宴会剛过，最后一个客人剛剛离开似的。議員从大厅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接着在对着小屋的一扇窗戶前站住，向花园外面望去。

月亮高高地悬在空中，夹在羊毛似的云彩中間显得很小。月

光下，在胡桃树的伸展出去的树枝下边，噴泉在寂靜中发出淅淅瀝瀝的噴濺声。托馬斯向遮断了他視綫的凉亭望去，向那閃着白光的小平台連同上面两座方尖柱碑望去，向整齐有致的砂石路，新翻过泥土的整洁的花圃和草坛望去……但是整个这一幅有条不紊的精致匀称的画面一点也沒有使他心緒平靜，相反地，倒更刺痛了他，激怒了他。他用手握住窗戶的把手，把前額靠住它，他的狂乱的思緒重又痛苦地奔馳起来。

他将怎么办呢？他想起剛才和他妹妹說过的一句話，这句話剛一說出口，他就覚出它是那样多余而暗自恼恨不已。剛才在他談到施特雷利茨伯爵，談到地主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表示自己的意見說：生产者的社会地位显然比中間商人的更为优越。这句話符合实际情况嗎？唉呀，老天，其实符合实际情况还是不符合，这倒一点关系也沒有。問題在于，为什么偏偏是他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呢？为什么他要思索这个問題？或者再問一句，他怎么会想到这个問題的？难道他能向他的父亲、祖父或者是随便城中某一个人解釋，他怎么会沉湎于这个思想，怎么会說出这个思想嗎？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职业坚信无疑，如果不心怀二志，他的心里就只知道有这个职业，只承认这个职业，也只尊重这个职业……

忽然他覚得头脑一时发热，血液驀地涌上臉来。他的臉变得通紅。他又想起更早的一件事来。他想到有一次他和他的兄弟克利斯蒂安在孟街老宅的花园里踱步，两个人发生一場爭执，一場非常令人痛心的激烈的爭吵，这在当时是屡見不鮮的事。……克利斯蒂安一向出言輕率，使人丢尽臉面，这次他又在大庭广众下說出一句毫无分寸的話，惹得他怒火上冲，再无法抑制自己，而和他追問辯論起来。克利斯蒂安当时說的是：仔細推

究起来，哪个商人都是骗子手……这有什么呢？从根本性质上来看，这句无聊的蠢話和他剛才跟自己妹妹說的那些話又有多大的差別呢？可是当时他竟大发雷霆，气冲冲地大兴問罪之师……可是这个狡猾的小冬妮却怎么說呢？“誰激怒，誰不过是……”

“不妙！”議員忽然大声說，一下子仰起头，放开窗柄，倒退了一大步，继續高声說：“不能这样下去啦！”接着，为了摆脫掉剛才他独語时引起的一种不愉快的感覚，他嗽了嗽喉嚨，轉过身去，垂着头，背着手，在这些間屋子里迅速地踱来踱去。

“不能这样下去啦！”他重复道。“一定要結束这一切。我在浪費时間，我在陷入泥沼，我会比克利斯蒂安变得更蠢！”他对于自己的情况并不是茫然无知，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感謝的事！如何糾正他自己，这权力就握在他自己的手中！要不顾一切地改！……让我們研究一下……研究一下……人家剛才提出来的一笔买卖到底是怎么回事？收获物……珀彭腊德还沒有收割下来的庄稼？“我要作这笔买卖！”他激昂地低声說，甚至在空中摆了一下手臂，“我要作这笔买卖！”

这是不是人們所謂的“千載难逢的良机”呢？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資本，就假定是四万馬克的資本吧，轉手就增殖一倍呢（一倍也許太多了点，就姑且这么說吧）？不錯，这是老天給的一个启示，一次示意，叫你振作起来！这只是个开端，只是迈出的第一步。而做这件事所冒的全部風險也只不过是摆脫自己道义上的自責而已。这件事如果作得成功，那么他就算又振作起来，他就又恢复了勇气，內心又有了百折不撓的意志，可以紧紧地箝住幸福和权势……

对不起，施特倫克·哈根施特罗姆公司撈不着这笔油水啦！当地另外一家公司，由于朋友的关系在这笔买卖上着了先

鞭！……的确如此，私人情誼这次成了决定性因素。这不是不动脑筋只按照老套子就能办成的普普通通的一笔买卖。因为冬妮的从中介紹，这件事勿宁說带有一件私人事务的性质，因而也必須机謹愼密从事。哎呀，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可不是办这件事的人！……托馬斯是个商人，他这次沾的是行情市面的便宜，以后在他脫手的时候他一定也知道怎样利用行情！另一方面他这次又是給那处于困境中的地主效了劳，由于冬妮和封·梅布姆夫人的友誼关系，替人家效效劳是他义不容辞的事。那么就写信吧……今天晚上就写——不用带公司銜記的公用信箋，而用印着“布登勃洛克議員”字样的私人来往信箋。措辞要尽量委婉，詢問一下一两天后登門造訪是否合适。虽然如此，这还是一件棘手的事，仿佛是在非常光滑的地面上行走，必須要步履謹愼……可是这倒更合他的脾胃！

他的步子越来越快，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他坐了一会儿，馬上又跳起来继續在几間屋子里巡行。他又把这一切从头想了一过，他想到馬尔庫斯先生，想到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想到克利斯蒂安和冬妮，他仿佛看到了珀彭腊德的成熟了的金黃的庄稼在風中搖擺，他幻想着公司在作了这笔买卖以后一帆風順地繁荣起来，他恼怒地摒絕了一切顾虑，揮了揮手說：“我一定要做！”

佩尔曼內德太太打开通向餐厅的門向里面喊了一声：“再見！”他却神思不屬地答应了一句。克利斯蒂安在大門口向盖尔达告别以后，盖尔达一个人走进屋子来，在她那双奇異的棕色眼睛（这双眼睛生得很近）里閃着神秘的光輝，每次她听了音乐眼神总是这样。議員机械地停下来，机械地向她詢問西班牙提琴家演出的情形，最后对她說，他馬上也就要上床休息了。

但是他并沒有去休息，他继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想到

一袋一袋的小麦、稞麦、燕麦和大麦，这些粮袋将要把"狮子"、"鯨魚"、"橡树"和"菩提树"几个堆栈的頂楼塡滿，他考虑他应該討什么价錢——自然罗，价錢决不应該不合情理……。他在午夜时分輕輕地走到楼下办公室去，在馬尔庫斯先生硬脂蜡烛下面，一口气給珀彭腊德的封·梅布姆先生写了一封信，写过以后，他又头脑灼热昏脹地讀了一遍，他覚得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圓通最得体的一封信。

这是五月二十七日夜間的事，第二天他用輕松幽默的語調向他的妹妹宣布，他已經从各方面考虑过这件事，他不能干脆給封·梅布姆先生个釘子碰，把人家摔到騙子的手里。当月三十号他启程到罗斯托克，从那里雇了一輛馬車到乡間。

以后几天他的情緒高到极点，他的步伐輕快而有彈力，面容和藹亲切。他嘲弄克罗蒂尔德，对克利斯蒂安的言行举止发出衷心的欢笑，他和冬妮开玩笑，星期日和汉諾在三楼露台上足足玩了一个钟头，帮助小儿子把小粮食口袋搬到一座紅磚色的小粮仓上，一面又模仿着搬运工人的拖得长长的深沉的吆喝声……六月三日他在市民委員会会議上作了一个关于世界上最枯燥无味的东西——某种捐稅問題——的最生动、最有風趣的演讲，这篇演讲听众一致給予好評，而反对他的哈根施特罗姆参議則成为大家嘲笑的目标。

第五章

是由于議員的疏忽呢，还是他有意如此呢？——不管怎样吧，若不是佩尔曼內德太太提醒的話，一件大事差一点便被它悄悄溜掉了。佩尔曼內德太太一向是家庭大事簿的一位最忠实、最

热心的讀者，这次这件事也是她向大家宣布的：根据記录，一七六八年七月七日是公司成立的日子，公司成立一百周年紀念日就在眼前了。

当冬妮用激动的声音把这件大事告訴托馬斯的时候，托馬斯似乎有一种被人不愉快地触动的感覺。前一时期他的那种高漲的情緒并沒有持續多久，很快地他又变得沉默了，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沉默得厉害。往往工作正作到一半他就离开办公室，驀地为一陣煩躁不安的情緒攫住，在花园里蹀躞徘徊，但是在踱步中，他又时而站住，彷彿被什么擋住或者被誰喊住，叹着气，用手捂住眼睛。他什么也不說，他从不談自己的心事……有誰可以說呢？馬尔庫斯先生一听到他的伙友告訴他珀彭腊德这笔生意，有生以来第一次发了一頓脾气——这倒是一幅奇景！——，而且声明，他决不参与这件事，对这件事也不負任何責任。但是对于他妹妹、佩尔曼內德太太，托馬斯却多少透露了一点消息。在一次星期四团聚以后，大家已經走到街上，临分手的时候佩尔曼內德太太暗暗提到和珀彭腊德作的那笔买卖，托馬斯把她的手一握，低声地匆匆說了一句："唉，冬妮，我眞願意已經把它脫手了！"話还沒說完，他就把身一轉，很快地走开了，剩下安冬妮一人木然失措地站在那里……从那突然的握手中流露出掩飾不住的悲观絕望，从那迅急的耳語中可以覚察到久已郁积在胸中的恐怖……可是当冬妮以后又找到个机会引他談論这件事的时候，他却諱莫如深，他对自己在那一刹那間暴露出来的脆弱感情感到羞愧难当，同时他对于自己独力担負这个事业而力不胜任，也感到万分痛苦……

他只是厌煩地、迟迟地說："哎，我的亲爱的，我看我們还是把它忽略过去就算了。""忽略过去，湯姆？这不可能！簡直不能

想像！你认为你能把这件事遮掩住嗎？你认为全城的人都記不起来这一天的重大意义嗎？”

“我不是說我們能这样作；我是說，我希望能悄默声儿地度过这一天。如果一个人对現在和将来心滿意足的話，庆祝一下过去倒是件有趣的事。……当一个人感觉得到自己和自己的祖先志同道合，自己是在秉承他們的意旨办事，这时紀念自己的祖先才是一件愉快的事……假如这个紀念日赶上个好光景时候的話……总而言之，我沒有什么兴趣庆祝这个节日。”

“你不应該这么說，湯姆。你也不是眞正这么想，你自己很清楚，如果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一百周年紀念日就这么无声无臭地过去了，这該是一种多么丢臉的事！你現在只不过有一点心煩气躁，而且我也知道这是为什么……虽然实在說起来，你的煩躁是一点道理也沒有的……但是等那天一来，你就会又高兴又感动，像我們大家一样……”

她說得对，这一天不可能默默无聞地度过。不久以后，在报紙上就刊出了一条启事，詳細地記叙了这家声誉昭著的老商号的历史，同时也預告即将到来的周年紀念日。实际上，即使沒有这篇启事，風气敦厚的商业界也是不会忘記这一天的。至于在亲友里，首先談到这件事的是星期四来参加团聚的尤斯图斯·克罗格。而佩尔曼內德太太則照管了另外一件事：尾食一撤走，那只装着家族記录文件的令人肅然起敬的大皮夹子就庄严地摊在桌上，让所有在座的人熟悉一下公司的創办人，汉諾的高祖父，第一个約翰·布登勃洛克的生平历史，作为庆祝这个紀念日的准备工作。他什么时候出过紫斑，什么时候染上了眞性天花，什么时候他从三楼上摔到烘焙房上，什么时候害热病，神經几乎瀕于錯乱，这一切冬妮都以类乎行宗教仪式的虔誠篤敬——讀給

大家听。讀完这些以后，她意犹未尽，又継續向前翻，找到十六世紀最早的一位留有記載的布登勃洛克，那位在格拉堡当了市参議員的远祖，又找到那位在罗斯托克的裁縫师傅，这个人据記載家境"非常寬裕"——这几个字下面划了綫——，而且連活的带死的，生了一大堆孩子……"眞是个了不起的人！"冬妮贊叹道；接着又开始讀起那些已經撕碎、变黃的老书札和节日祝辞来……

正如大家的預期一样，温采尔先生是七月七日早晨的第一位賀客。

"議員先生，百年寿誕啊！"他一边手中熟练地揮舞着刮鬍刀和磨刀的皮带，一边道賀說。"我敢說，这一百年里头，我几乎有五十年一直伺候貴府修面，您府上許許多多事情我都閱历过，怎么能不是这样呢？每天早晨和老板第一个見面的都是我……您家故世的参議老爷也是早晨最健談，他常常問我：'温采尔，您认为稞麦怎么样？您看我是脫手呢，还是再等一等，还可以看漲嗎？……'"

"不錯，温采尔，我也是这样。我簡直想像不出来我这里这些事怎能沒有您。我对您說过不止一次了，干您这个行业确实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您早晨一个圈子兜完了，就会比任何一个人知道的事都多，因为那时您的剃刀差不多在每个大宅邸的老板的臉上溜过，您已經知道了他們每个人的情緒，这眞是一件有趣的事，誰都会羨慕您这个职业的。"

"您說的是眞情实况，議員先生。讲到議員先生自己的情緒，請容我斗胆說一句……議員先生今天早晨臉色又有一点蒼白？"

"是嗎？不錯，我有点头痛，而且我看短时还好不了，我想今天这一天我是安閑不下来的。"

“我也是这样想，議員先生。全城都关切这件事，非常关切这件事。議員先生一会儿可以往窗戶外边看一看：一片旗海！下面漁夫巷口停泊的‘屋倫威尔’和‘弗利德利克·鄂威尔狄克’两条船把所有的旗子都挂出来了……”

“哦，您快着一点吧，温采尔，我沒有时間耽擱了。”

議員今天并沒有像往日那样先穿上办公服，而是在淡色的褲子上立刻穿了一件敞胸的黑礼服，露着里面白色凸紋背心。上午就短不了有賀客来。他又向鏡子里望了一眼，用火鉗燙了燙上鬢，就輕輕地叹了口气离开这間屋子。周旋应酬开始了……如果这一天已經过去了多好啊！他能不能有短短的一小会不受人打扰，有短短一会松弛一下他臉上的肌肉？可是不成，整天他都要应酬客人，也就是說，他需要旣圓滑又神气地答对一百个人的祝賀，应該根据不同对象向各处寻找分寸不同的詞句，恭敬的、严肃的、和藹的、嘲諷的、詼諧的、寬厚的、亲切的……从下午到深夜在市政厅地下室酒店內設宴招待……

他說自己头痛这并不是实話。他只不过是疲倦而已。一夜的休憩，只贏得晨間神經片刻的安宁，轉瞬間，他又覚得自己的心灵压上那莫名的愁悶……为什么他要說謊呢？倒仿佛是，每次身体不舒适都要使他心有歉疚似的！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然而他現在沒有时間思索这个。

他走进餐室的时候，盖尔达兴致勃勃地迎着他走来。她为了招待客人也已經穿戴整齐。她穿着一件苏格兰料子的閃光裙子，一件白色衬衫，一件薄薄的綢子做的佐阿夫式① 小外套，顏色就是她那茂密的头发的那种深紅色。她微笑着，露出一口寬

① 佐阿夫式是法国侵駐阿尔及利亚的步兵所穿的一种非洲服装式样。

寛的匀整的牙齿，顏色比她美丽的面龐还要白净，她的眼睛，她那一双生得比較近的、謎样的棕色的眼睛，这一天也流露出盈盈笑意。

“我已經起床几个钟头了，你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到，我的祝賀是多热烈了。”

“眞是的！一百周年对你也是这么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嗎？”

“最了不起的事了！……但是也許，只是这种节日的情緒……多么美妙的一天！譬如說这个吧，”她指了指早餐桌，桌面上摆着用花园采来的鮮花編的花环，“这是永格曼小姐的手艺……但是你如果认为現在就可以喝早茶，那就錯了。全家人都正在客厅里等着你，准备給你献礼呢，而且我也有一小份儿……你听我說，托馬斯，今天咱們家一定賀客盈門，这当然只是个开始。开始的时候我会勉力支持着，可是晌午我一定要躲一躲。气压計虽然落了一点，可是天空还是藍得出奇——映着这些旗帜倒非常好看。你沒看見全城都旗帜招展嗎？——可是一会儿准会热得要命……过去吧。你的早餐一定得等一等。你今天本来应該早起一点，現在只好空着肚子去迎受第一場激动了！”

老参議夫人，克利斯蒂安，克罗蒂尔德，伊达·永格曼，佩尔曼內德太太和汉諾都聚集在客厅里，佩尔曼內德太太和汉諾吃力地扶着准备好的礼物，一块大紀念牌……老参議夫人非常激动地抱住他的长子。

“我亲爱的孩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好日子……，”她說了一遍又說一遍。“我們应該永远贊美主的仁慈……贊美主賜給我們的一切恩典……”她感动得落下眼泪来。

議員被母亲摟抱在怀中，心中不由得一陣发軟。仿佛他內

部某种东西已經溶解，离他而去。他的嘴唇抖动着，內心充滿了一种怯懦的欲求：他要永远依在母亲的怀中，貼在她的胸上，籠罩在那从她柔軟的綢衣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水味里，他要閉着眼，什么也不再看，什么也不再說……他吻了她一下，挺直了身軀，接着把手伸給他的兄弟。后者带着一副困窘的、神思不屬的面容和他握了握手，每逢喜庆节日他总是这样子的。克罗蒂尔德照例拖长了声音一团和气地說了一句什么道賀的話。至于永格曼小姐，她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一只手撫弄着她的平平的胸脯上挂着的一条銀表鏈。

"到这边来，湯姆，"佩尔曼內德太太說，声音有些发抖，"我們扶不住了，汉諾和我。"由于汉諾的胳臂沒有什么力气，实际上差不多只是她一个人扶着那块紀念牌；她使出十分力气，精神又非常兴奋，所以样子像是一个如痴如醉的女殉道徒。她的眼睛潮潤，面頰緋紅，一面用舌尖舔着上嘴唇，显出一副又仿佛是力若不禁，又仿佛是故作頑皮的神情……

"来了，来了！"議員說。"这是什么呀？来，放手吧，让我們把它靠起来。"他把这块牌子倚着鋼琴旁边的墙竪起来，站在它前边，这时家里的人已經从四面把他簇拥在中心。

雕花的大核桃木鏡框鑲着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四位主人的画像，上面配着玻璃；下面用金字写着名字和年月。这里有按照一幅老油画描繪下来的公司的創办人約翰·布登勃洛克的画像。这是一位身材頎长、神情肅穆的老人，紧閉着双唇，摆在大綢花胸巾上的一副面孔看去既严厉又堅毅；这里有让·雅克·霍甫斯台德的朋友約翰·布登勃洛克的滿面笑容的、生得丰頤闊腮的容顏；这里也有約翰·布登勃洛克參議，下巴支在僵挺的硬領上，大嘴四周滿布皺紋，鷹鈎鼻子，正用他那一对充滿宗教热

諴的眼睛炯炯地釘着观看这幅肖像的人；最后是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画的是他比較年輕的时代……四幅肖像各自用金色的麦穗图案环繞起来，画像下面同样用金色字母醒目地写着年代：1768—1868。但是在四幅肖像的最上面还有一句格言，这是用模仿那位把这句遺訓傳給后代的祖先的笔迹，用高大粗黑的字体写出的。格言是："我的孩子，白日精心于事务，但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間能坦然就寢。"

議員背着手，对着这几幅肖像端詳了很久。

"不錯，不錯，"最后他带着些开玩笑的口气說，"夜里能睡个安稳觉，的确是件好事情……"接着他轉过来对大家說，他这时又变得严肃起来，虽然他的話只是匆匆地一說即过："我衷心地感謝大家！这是一件非常美丽、也非常有意义的礼物！……你們說，咱們把它挂在哪里？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好嗎？"

"对了，湯姆，挂在你的办公室的书桌上面！"佩尔曼內德太太回答說，抱住她的哥哥；接着她把他拉到窗戶前面，指着窗外让他看。

在夏日的蔚藍的晴空下家家戶戶都招展着两色旗——整个一条漁夫巷，从布来登街一直到下面的碼头。碼头上，"屋倫威尔"和"弗利德利克·鄂威尔狄克"为了向他們东家祝賀更是旌旗招展。

"全城都是这样！"佩尔曼內德太太說，她的声音有些顫抖……"我已經到街上去走了一圈，湯姆。連哈根施特罗姆家也悬出旗子来了！哼，他們不这样不成……不然我就把他們的窗戶砸碎……"

他笑了笑，她又把他拖回到屋子中間，让他站在桌子旁边。

"这里是賀电，湯姆……自然了，这只是外地亲友拍来的最

初几封私人賀电。商业字号的都送到办公室去了……"

他們打开几封电报：从汉堡拍来的，从法兰克福拍来的，阿尔諾德逊先生跟他的家里人从阿姆斯特丹拍来的，尤尔根·克罗格从威斯瑪尔拍来的……突然，佩尔曼內德太太的臉唰地一下变得飞紅。

"他还不失为一个好人，"她說，把自己拆开的一封电报推到她哥哥跟前。这封电报上的签名是：佩尔曼內德。

"时間来不及了，"議員說，把自己怀表的彈簧盖按开。"我要喝点茶去。你們跟我一起去好嗎？再过一会家里人来人往就安靜不下来了……"

伊达·永格曼这时向議員的妻子作了个手势，于是盖尔达又叫住議員說：

"再等一会，托馬斯……你知道，汉諾馬上就去补习功課了……他想給你朗誦一首詩……过来，汉諾。你就当跟前沒有人似的，不要慌！"

小約翰在假期里——七月正好放暑假——要补习算术，为的是使他这門功課跟得上班。在圣·葛尔特路德郊区的一个什么地方，一間气味不很好的炎热的小屋子里，正有一位紅鬍子、髒指甲的先生等着他，跟他一起练习那要命的九九表。但是首先要作的是，給爸爸朗誦一首詩，这首詩是他和伊达在三楼露台上費尽心思才学会的……

他靠着鋼琴站着，身上穿着的是哥本哈根水手服，亚麻布寬領，白色的領圈，下面露着水手式的大領結。他的細瘦的腿儿交叉着，头和上半身稍微向一边側着点，那姿势显得又羞怯又秀美，虽然他自己对于后一点毫无所覺。他的长头发在两三个星期前剛剛剪短了，因为在学校里不但他的同学，連他的老师也拿

这件事取笑他。虽然如此，他的头上仍然复滿茂密的柔軟的发鬈，而且那头发一直掩住他的額角和細嫩的脑門。他的眼皮垂着，棕色的纖长的睫毛遮在藍眼圈上，他的紧閉着的嘴唇稍微有一些扭曲。

他知道得很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事。他一定会哭出来，而这首詩也会因为哭泣而不能背完；他的心会紧縮着，正如同星期日在圣瑪利教堂里听費尔先生在管風琴上奏出动人肺腑的庄严的調子时一样……他一定会哭出来的，正像过去每次一样，当别人要求他表演什么，考他什么，或者測驗他的本領和聪明时一样——爸爸就特别喜欢这样作。假如媽媽不說兴奋呀什么的多么好啊！媽媽本意在鼓励他，但是他覚得这样一說反而更糟了。他們都站在旁边瞧着他，他們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他随时会哭出来……他抬起眼睫毛来寻找伊达的眼睛，伊达一边揪弄着胸上的銀表鏈，一边滿臉愁苦忠厚的样子向他点着头。他心中产生了一种不能克制的欲望，要爬到她身上，让她把自己領走，他唯一希望听到的是她那使人心安的低沉的声音，听她說：不要慌，孩子，不用朗誦了……

"好吧，孩子，开始吧，"議員簡单地說。他在桌子旁边的一張靠椅上坐下来等待，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臉比往日这种場合绷得更紧。他挑起一条眉毛，用察考的，甚至可說是冷冷的目光严峻地打量着小汉諾的身姿。

汉諾挺直了身子。他用手撫摩了一下鋼琴的光澤閃閃的木盖，目光怯怯地扫了四周的人一圈，从奶奶和冬妮姑姑眼睛里射出的温存的目光里得到了一点勇气，于是他用生硬的、低低的声音說道："《牧童的主日頌歌》……作者，烏兰德。"

"唉，不是这个样子，孩子！"議員喊道。"不要靠在鋼琴上，不

要把手搭在肚子上……身子要站直！話要說得响！这是第一件事。到这边来，站在帷幔中間！头抬起来……胳臂自然地垂下来……”

汉諾站到起居間的門檻前边，胳臂搭拉下来。他听話地抬起头来，可是眼睫毛却低低地垂着，使人一点也望不見他的眼睛。說不定那里面早已是两汪眼泪了。

这一天是主日，

他开始朗誦，声音非常低。因之父亲插进来的話，声音也就显得特別响：“一个人开始朗誦，首先要向听众鞠躬，孩子！声音也要响得多。再从头来一遍：《牧童的主日頌歌》……”

这太殘酷了，而且議員自己也知道，这样一来他就把孩子所余无几的一点鎮定剝夺淨尽了。然而孩子是不应該被人一吓就失掉常态的！孩子应該学会堅毅，学会有男子气概……“《牧童的主日頌歌》……！”他又重复了一遍，虽然意在鼓励，却依然板着面孔。

但是汉諾却已經弄得丧魂失魄。他的头低垂到胸脯上；他那从深藍色水手服的窄袖口里（那袖口上还綉着一只錨）伸出来的一只纖小的右手痙攣地扯着綉花錦緞的幔帳。这只手白滲滲地沒有血色，隐約地看到青色血管。

我孤寂地站在空曠的田野，

他又勉强說了一句，但是下面的一句便再也背不出来了。这首詩的凄凉的情調已經攫住他，他感到自己万分悲苦可怜，因之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一任泪水从眼角里涌出来。突然間他又想起过去某些夜晚的情形来，他渴望着自己再一次是在那样一个夜里：他有一点不舒服，因为脖頸痛，要不就是发一点燒在床上躺着，伊达走过来給他水喝，充滿溫情地把另一块湿手巾放在

他的額上……他把身子一歪，把头伏在拉着幔帳的胳臂上，嗚嗚咽咽地哭起来。

"哎，哭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議員厉声厉色地說，生气地站起来。"你为什么哭？你在今天这样的日子还是拿不起劲头来作一件使我高兴的事，这件事本身倒是值得一哭。你是个小姑娘嗎？你要是老这样下去，将来可怎么办？将来你也有在大庭广众說話的时候，你也打算老这样哭天抹泪嗎？"

不，我永远不在大庭广众下說話，汉諾苦恼絕望地暗自想道。

"今天你把这件事好好想一想，"議員結束了他的訓誡。当伊达·永格曼还跪在她一手养大的小孩前边給他擦眼泪，一半譴責一半温柔地撫慰他的时候，議員已經走到餐厅里去。

当他匆匆地吃早餐的时候，老參議夫人，冬妮，克罗蒂尔德和克利斯蒂安都一一跟他告了别。他們今天要跟克罗格、威恩申克两家人以及布登勃洛克三姐妹一起在盖尔达这里吃午飯，而議員不管自己願意不願意都必須出席市政厅地下室酒館里举办的宴会，以尽主人之誼。虽然如此，他也不想在那里耽擱过久，他希望晚間仍然能和家人在一起。

他在那張摆着花环的桌子上从托杯里喝了杯热茶，匆匆地吃了一个鸡蛋，又在楼梯口吸了两口紙烟。虽然是盛暑时分，脖子上仍然圍着那块毛圍巾的格罗勃雷本，左胳膊伸在一只靴筒里，右手拿着一只擦鞋刷子，鼻子尖上墜着一滴长鼻涕，从花园小路上走到前厅来，在楼梯下面摆着那只前爪擎着名片盘子的棕熊那里迎到主人的跟前……

"恭喜恭喜，議員先生……有的人有錢有势，有的人穷得一个沒有……"

“好了，好了，格罗勃雷本，你說的对！”議員塞在他那拿着刷子的手里一枚硬币，然后穿过前厅，走进紧挨着前厅的一間专为接待客人用的办公室去。在办公室里，会計員，一个高身材、眼神忠实的人迎着他走来，用文謅謅的詞藻代表全体职工向他祝賀。議員簡单地答謝了两句，就走到窗戶前边自己的坐位上。但是他剛剛看了一下放在桌上的报紙，拆开几封来信，已經有人敲起門来。第一批賀客已經登門来了。

这是堆棧工人派来的一个代表团，六个大汉子，像六只大熊似地砰砰咚咚地闖进来，嘴角向下垂着，显出无比的忠誠朴实，手里各自搖着自己的帽子。为首的一个把嘴里咀嚼烟草的黃汁子吐到地板上，提了提褲子，又兴奋又紧张地談起“一百周年”和“几百年、几千年”这些賀辞来……議員答应本周給他們大大一笔犒劳之后，就把这一批人打发走了。

以后来的是几个稅吏，代表本区稅局向主人致賀。他們辞别以后，剛剛走到門口就遇到另一批賀客：“屋倫威尔”和“弗利德利克·鄂威尔狄克”两艘貨船上派来的水手，由两名舵手率領着，这两艘輪船同是屬于航运公司的，目前正好停泊在本地碼头上。以后又来了搬运粮食的工人，他們穿着黑顏色的褂子，短褲，带着圓礼帽。这期間也不断有市民来祝賀，譬如說，鑄钟街的史篤特裁縫师傅，就在羊毛衫上套着一件黑礼服来了。也偶尔有邻居来祝賀，例如花店的老板伊威尔逊。一个白髫鬚的老信差，带着耳环，眼睛老是泪水汪汪的，这是一个怪老头，議員平日在街上遇到他，碰上情緒好的时候，总招呼他“邮政局长”。这个人一进門就喊：“我可不是为那件事来的，議員先生，我可不是为那件事来的！虽然我听人談，今天誰来道賀也沒有空着手回去……我可是不为这个……！”虽然如此，他还是千恩万謝地拿

走了他的賞錢……賀客仿佛永远也接待不完。十点半左右，使女来通知說，議員夫人也开始在客厅里款待第一批客人了。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走出办公室，匆匆地走上楼梯。走到客厅的門口，他略微停了一会，对着鏡子整理了一下領带，聞了聞手帕上的香水味。他的臉色蒼白，虽然这时他全身都浴在汗水里；他的手脚却是冰冷的。只是办公室里的一番应酬差不多已經弄得他精疲力尽了……他叹了一口气后走了进去，准备在这間充滿阳光的屋子里欢迎胡諾斯参議，一位大木材商人，家財五百万的富翁，胡諾斯夫人、小姐，以及胡諾斯小姐的丈夫，議員吉塞克博士。这些貴宾剛从特拉夫門德回来，他們和許多第一流家庭一样都是到海濱去避暑的，这次只是为了要向布登勃洛克家祝賀才赶回来。

大家在波浪形的明亮的靠背椅上坐了还沒有三分钟，已故的市长的儿子，鄂威尔狄克参議带着夫人（她是吉斯登麦克家的姑娘）就进来了；胡諾斯参議剛剛告別，他的兄弟又走进来。这个人虽然比哥哥少一百万的財富，却多一个議員的爵銜。

从这时候起，一場繁忙的送往迎来就开始了。那个演奏音乐的小爱神浮雕像下面的白色的大門几乎沒有一分钟关得住，人們坐在客厅里面永远望得到外面阳光从天窗直泻下来的楼梯間和楼梯本身。客人們一分钟也不停地在这条楼梯上走上走下。但是一則由于客厅非常寬敞，二則客人又东一簇西一簇地聚在一起談話，所以来的人远比走的人为多。不久以后使女們就索性把客厅的門敞开，不照剛才那样开开关关，而客人們一部分也就伸展到嵌木地板的走廊上来。到处是嗡嗡嚶嚶、喊喊喳喳的男女談話声，到处是握手、鞠躬、玩笑的話語、哄堂的大笑。这种笑声在楼梯間的四柱之間直升上去，又从天花板上，从天窗

玻璃上发出回音来。布登勃洛克議員一会儿在楼梯口上，一会儿在屋里凸出的窗戶前面答謝客人的賀詞，他有时只是严肃、客气地說两句含糊之詞，有时又眞摯誠恳地高喊几声。市长朗哈尔斯博士是一位满有威仪的矮胖身材的人，他的剃得光光的下巴縮在白領带里，蓄着灰白的短鬓鬚，目光像是外交家一样略带疲憊之色。他受到所有在場的人的欢迎。酒商爱德华·吉斯登麦克参議偕同他的母姓摩侖多尔夫家的夫人，以及他的弟弟兼伙友施台凡、弟妇——一位身体異常健壮的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女儿——也来了。施台凡·吉斯登麦克是布登勃洛克議員一位好友，他对議員非常傾倒。作了寡妇的摩侖多尔夫議員夫人高坐在客厅正中的沙发上，她的儿子奥古斯特·摩侖多尔夫参議和妻子——哈根施特罗姆家的玉尔新小姐——剛剛向主人祝賀完毕，正混在人从里跟相識的人打招呼。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把他那痴胖的身軀斜倚在楼梯栏杆上，扁平的鼻子在淡紅的鬍鬚中費力地吸着气，正和議員兼警察局长克瑞梅博士在談天。后者的一張微笑的、略显狡猾的面孔四周，环生着一圈棕灰相間的絡腮鬍子。檢察官莫里茨·哈根施特罗姆博士带着他的漂亮的妻子——汉堡的一家姓普特法尔肯的姑娘——也来了，这位博士笑起来的时候总是露出他的带缺縫的尖牙齿。有一分钟大家看到格拉包夫老医生怎样用双手握住布登勃洛克議員的右手，但是轉瞬間他又被建筑师烏格特挤到一边去。普灵斯亥姆牧师張着两只胳膊，容光焕发地跑上楼梯来。他今天穿的是便服，只有从他的僧衣的长度才可以約略看出他的庄严身分。此外弗利德利希·威廉·馬尔庫斯自然也来了。那些議会，市民委員会，商务总会等团体派来的代表則一律穿着黑礼服。——已經十一点半了，天气暑热蒸人，女主人在一刻钟前已經回到自己的房子

里去……

忽然間楼下大門里边响起一陣脚步杂沓声，听去像許多人一下子走进前厅里似的，同时又发生一声嘹亮的嚷叫，响彻全屋……所有的人都拥到栏杆旁边；走廊里，客厅門前边，餐厅和吸烟室里都挤滿了人，爭先恐后地向下看。楼下，一队拿着乐器的人——人数在十五至二十之間——已經排好了队，担任指揮的是一个戴着棕色假发，蓄着水手式的灰鬍鬚，一大声說話就露出一嘴黃色的假牙的人……发生了什么事了？原来是彼得·多尔曼参議率領着市剧院乐队走进房子来了！轉瞬間他已經凱旋地登上楼梯，手里摇撓着一迭节目单！

于是为庆祝布登勃洛克公司一百周年紀念的祝賀乐曲开始了。可惜的是从音响上来讲这是一个完全不适于演奏音乐的地方，音符攪成一团，和音彼此淹沒，变得毫无意义，吹低音大喇叭的是一个胖子，吹的时候臉上的表情仿佛在拚命，只是这个低音大喇叭的吱吱軋軋的声音就把一切乐器遮盖住了。祝賀乐曲开始是一首頌歌《大家都感謝主》，接着是奥芬巴哈的《美丽的海倫娜》的变奏曲，再下去是許多首民歌的混合連奏……节目可以說相当丰富。

多尔曼这次想出的主意真妙！大家都向他道賀，現在在音乐会沒有結束以前，誰都不想离开了。客人們在客厅里和走廊上或坐或站，一边听音乐一边閑談……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和施台凡·吉斯登麦克，議員吉塞克博士，建筑师烏格特一起站在楼梯的另一边，通向吸烟室的門外边，离三楼楼梯不远的地方。他靠着墙站着，只在别人談話中，偶尔插入一两句話，其余的时候他一直默默不語地茫然向栏杆外边凝視着。天气的燠热有增无已；但是現在也滿有落雨的希

望，因为根据从天窗上一陣陣掠过的暗影来判断，天空一定滿布阴云了。一点也不錯，暗影越来越多，一块紧接着一块地掠过去，楼梯間这种明灭不定，变幻不已的光亮最后竟弄得人們的眼睛也酸痛起来。楼下鍍金的器皿、枝形灯架和黃銅的器皿，一时光澤尽失，轉瞬間又复輝煌夺目……只有一次阴影停滞的时間分外长。同时人們听到有什么硬东西敲击着天窗的玻璃，发出五六响稀稀疏疏的細脆的噼啪声，一定是落雹子了。过了一会整所房子又是从上到下阳光燦烂。

人們的情緒有时处在这样一种抑郁的状态中：在正常情况下只能使我們发一陣脾气或者刺激我們产生一种健康的忿怒的情緒，这时竟会变成一种郁悶无言的哀愁，重重地压在我們的心上……托馬斯現在正是处在这种愁悶中。小約翰的行为以及家中这种节日气氛在他心中喚起的感觉都使他郁郁寡欢，但是最使他愁悶的还是他几經努力却依然不能产生某些欢快的感觉。很多次他試图振作起来，一扫愁容，告訴自己說，这是偉大的一天，他应該有飽滿欢暢的心情。但是虽然乐器的轰响，客人的笑語喧嘩以及这么多人的面孔正在震撼着他的神經，再加上他又回忆起过去，回忆起他的父亲，因而时时有一种酸楚的感触，然而在他精神中占上風的却是一种可笑的痛苦的感觉。他觉得四周一切事物无一不是又令人发笑，又使人痛苦，那被低劣的音响歪曲了的音乐，那喋喋不休地談論着行情和酒筵的庸俗的客人……这种感慨和厌恶摻和在一起就使得他的情緒变得极为沮丧抑郁。

十二点一刻左右，在市剧院乐队的演奏的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事一点也沒有妨碍或者破坏籠罩一切的节日欢乐气氛，只是迫使主人不得不暂时离开人們一会

儿，因为商业上有一件急事需要处理。事情是这样的：正好在音乐暂时停止的时候，办公室的一个最小的学徒走上楼梯来。当着这样多客人，他显得困窘不堪。他本来就是一个发育不全的駝背，这时他把一張羞得通紅的臉比平时更低地縮在肩膀里面，为了故作鎮靜，一只長得出奇的瘦胳臂拚命地前后甩动着，另外一只胳臂向前伸着，手里托着一份电报。他一边往上走一边偷偷地东張西望，找寻他的老板。当他找到了托馬斯以后，就开始从人丛中挤过去，一面向那些擋住他的路的客人喃喃地道歉。

实际上他的羞澀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沒有一个人注意他。客人們在继續談話，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略微移一下身子給他騰出道儿来。而当他鞠了一个躬把电报递到布登勃洛克議員手中，后者拿到电报离开了吉斯登麦克、吉塞克和烏格特，跟他走到一边預备去讀它的时候，仍然是几乎沒有一个人留心这件事。虽然今天接到的电报大多数都是賀电，但是不論在什么情况下，在办公时間內收到的急电还是必須立刻送来。

在通向三楼的楼梯口的地方，游廊拐了一个弯，沿着客厅的側面延伸下去，直通到僕人使用的后楼梯，这里还有客厅的一扇旁門。对着三楼楼梯口是一道从厨房往上送菜的升降机的門，旁边靠墻摆着一張比較大的桌子，使女平常总是在这里擦拭銀器。議員就站在这里，背对着那个駝背学徒，把电报打开。

忽然他的眼睛睜得那么大，不論是誰都要大吃一惊，看，他痙攣地、急促地倒咽了一口气，咽得那么急，弄得喉嚨发干、連声咳嗽起来。

他想說："这倒好。"但是他后面的嘈杂的声音把他的語声掩盖住。"这倒好，"他又說了一句，但是只有前两个字听得出声音来，最后一个字只成了一声耳語。

因为議員既不动也不轉身，甚至連一个手势也不給，那个駝背学徒只好躊躇地調換着两条腿地站了一会，然后怪模怪样地鞠了个躬，从后楼梯走下去。

布登勃洛克議員仍然在桌子旁边站着。他那握着电报稿的两只手松軟无力地垂下来，他一面仍然像剛才那样半張着嘴，迅急而費力地一口又一口地吸气，一面前后搖摆着上半身，同时又像中了風似地，失去理智地不断搖着头。“这一点雹子……这一点雹子……，”他顛顛倒倒地説。但是过了一会他的呼吸逐漸均匀了，安靜了，身体的搖摆緩和了；他的半閉的眼睛罩上一层疲倦的、几乎可以説是失神的表情，他沉重地点着头，轉过身去。

他打开大厅的門，走进去。垂着头、步伐迟緩地走过这間大厅的光滑如鏡的地板，在屋子的最里面的一扇窗前一只深紫色沙发上坐下来。这里既安靜又凉爽。可以听得到花园里噴泉的淙淙声。一只蒼蝇嗡嗡地飞闖着窗玻璃，前厅里的嘈杂只能隐隐約約地傳进来

他无力地把头靠在座垫上，閉上眼睛。“这样倒好，这样倒好，”他低声自語道；过了一会又长叹了一口气，仿佛已經平定、寬心了似地，他又重复了一句：“这样非常好！”

他放松了身軀，面容宁靜地躺了五分钟。然后坐起来，折起电报；插到上衣胸前的口袋里，站起身，預备回到客人中間。

但是就在这一分钟他又不胜厌恶地呻吟了一声，重新倒在沙发上。那音乐……那音乐又开始了，一陣怪誕的喧囂，模仿的是快馬奔馳的声响，由鑼鼓和鐃鈸打出拍子，但是其余的乐器却或者过緩，或者太急，总是合不上节拍。这是愚蠢无知，刺激神經，令人无法忍受的一团混乱，咯咯吱吱，轰轰隆隆，啪啪軋軋，中間还夹着短横笛的几声刺耳的尖鳴。

第六章

“噢，巴哈，塞巴斯提安·巴哈，亲爱的夫人！”圣瑪利教堂的管風琴师爱德蒙·費尔喊道。这时他正激动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而盖尔达則微笑着，用手托着头，坐在鋼琴前面。小汉諾也在这里，他坐在一張大靠背椅上，双手抱着膝盖，全神貫注地昕着……“当然罗……正像您所說的，和声学所以战胜了对位法应該归功于巴哈……巴哈創造了現代和声学，这一点无庸多說。但是他是怎样創造的呢？难道还用我給您解釋么？不正是通过不断地发展对位法嗎？这一点您知道得幷不比我差。可是推动这一发展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和声学嗎？不是的！絕对不是！是对位法啊，尊貴的夫人！是对位法！請問，純粹的和声試驗会把我們带到什么地方去？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劝告您，不要作这种单純的和声試驗！”

他对这种談話热情很高，而且一任自己的感情奔放，因为他在这間客厅里就好像在家里一样沒有拘束。每个星期三下午，他那微微聳着肩膀的魁梧碩大的身軀套着一件后擺长及膝部的咖啡色的燕尾服，出現在客厅門檻上。在等待着他的合奏的伴侣时，他照例充滿爱撫地打开貝西斯坦因鋼琴，整理一下雕花书閣上的乐譜本，以优美的姿势輕輕地試奏一会儿，脑袋一会擺在这边肩膀上，一会擺在另一边上，現出一副心滿意足的样子。

他的头发非常繁密，一头乱蓬蓬的深紅間杂着灰白色的濃密的小发鬈，使他的头望去显得碩大无朋。虽然如此，这一个腦袋擺在他那长长的脖頸上倒也自由自在。他的喉結非常大，凸露在短短的翻領外边。他的和头发一个顏色的上鬚幷不燙卷，

而是蓬松地扎起来，比他的小扁鼻子更加显眼……他的一双棕色的圆眼睛炯炯有光，但是一演奏起音乐来，那目光就塗上一层梦幻的色彩，会从一件东西一直看过去，停在事物的那一面。这双眼睛下面的皮肤有一些肿脹，像两只小口袋……这一副相貌并不惊人，但是它却有那种灵活机敏的聪明相。他的眼皮常常是半閉着，他的嘴唇虽然不分开，然而那剃得干凈的下巴却常常是松弛地搭拉着，显得他缺乏坚强的意志，这就使他的嘴也带上一副柔弱、迟鈍，心智閉塞、神思不屬的神情，这种表情我們在一个酣睡者的脸上常常会看到……

但是与他的外表的这种柔弱形成强烈的对比的，却是表現在他的性格上的那种极端的严厉和端正。爱德蒙·費尔是个非常知名的管風琴演奏家，而且他在对位法上的淵博的知識更是声聞遐邇。他出版的一本論教堂音乐的书在好几个音乐学院都被推荐为自学参考书，而他写的几首賦格曲和改編的几首合唱曲，只要有用管風琴演奏贊美歌曲的地方就經常能听到。他的这些作品以及他星期日在圣瑪利教堂中的一些即兴演奏都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都充滿了庄严乐体的那种崇高的精神和严峻的邏輯性。这些作品的本质和世俗之美毫无共同处，因之它們所表达的也不能打动一般俗人的感情。这些音乐所表达的，或者說，在这些音乐里高奏凱歌的，是已經发展成为宗教苦行的技巧，是已經成为一种絕对神圣的东西，它本身已經成为目的物的嫻熟的技巧。爱德蒙·費尔輕視在音乐上只求和諧悅耳，談到美丽的旋律也总是露出滿脸不屑的样子。但是說起来也很奇怪，他却并不是一个枯燥无味的干巴巴的人。"巴勒斯特利那[①]！"他会摆出一副凛然可畏的面孔，一本正經地宣布这个名字。但是頃刻之間，当他在乐器上奏出几支古老的艺术作品时，

他的面孔就浮現出一种溫柔、沉醉、梦幻的表情，他的目光凝視着一处遙远的地方，彷佛一切事物的最終的意义都存在于目前彈奏的这只曲子上了……音乐家的目光就是这样的，看来是朦朧的、空虛的，因为它停留在一个遙远的国土上，一个比我們的語言概念和思維的邏輯更深远、更純粹、更严紧的邏輯的国土。

他的手生得又大又柔軟，看去好像沒有骨头似的，手背上滿布雀斑。他說話的声音低而且悶，彷佛食管中卡住一小块什么东西。当盖尔达・布登勃洛克掀开門帘，从起居間走进来的时候，他就用这种低沉的声音問候她："您的僕人，尊貴的夫人！"

他从靠椅上稍微把身体欠起一些来，低着头，毕恭毕敬地握住盖尔达向他伸过来的手，一面用自己的左手在鋼琴上干淨俐落地彈出了一声五度音。于是盖尔达拿起她的斯特拉狄瓦利提琴，很快地、非常熟练地把琴弦对好。

"还是巴哈的G小調协奏曲吧，費尔先生。我覚得上次整个柔板还奏得不很好……"

于是这位管風琴师开始彈奏起来，但是几乎每次都要发生这样一件事：头几声和音剛剛奏出，走廊的門就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从外边打开，接着小汉諾躡手躡脚地溜进来，从屋子当中的地毯上走过去，坐到一張靠椅上。他用两手把膝盖一抱，接着就一声不出地傾听起来：他既听音乐，也听大人的談話。

"哦，汉諾，你又偸偸地听音乐来了？"盖尔达在休息的时候問道，一双罩着一圈暗影的眼睛也向他那面掠过去，她的这双眼睛因为剛才的演奏而泛着湿潤的閃光……

于是他就站起来，默默地向費尔先生鞠一个躬，伸过手去。

---

① 巴勒斯特利那(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 1525—1594)：意大利教堂音乐作曲家。

費尔先生这时总要愛撫地、温柔地摩挲几下汉諾的淺黄色的头发。他那头发軟軟地貼在脑門和額角上，样子非常招人愛。

“你尽管听吧，孩子！”他的語調温和，但很有力，汉諾有一些羞怯地望了望这位管風琴师說話时上下蠕动的大喉結，于是赶忙輕輕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好像他等着音乐和談話的继續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似的。

他們奏了海頓的一个乐章，几頁莫扎特的作品和貝多芬的一支奏鳴曲。但是这以后，在盖尔达挾着提琴寻找新乐譜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費尔先生，圣瑪利教堂的管風琴师，爱德蒙·費尔本来在随便信手彈奏着什么，忽然一轉而彈起一个非常奇特的調子来，他那蒙矓的目光里也閃耀起一种类似羞怯的幸福的光輝……从他的指間流出来的最初只是沉悶的嗡鳴，继而破綻开，升揚起，变成歌唱的声音。这歌声起初是輕的，但是不久就昂揚起来，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力，最后在完美的旋律重复中变成一支庄严雄偉的古老的进行曲……升高，扩展，又轉变了一步……在主題分解的时候，提琴也以响亮的声音加进去了。这是《名歌手》的序曲。

盖尔达·布登勃洛克是新音乐的热情的拥护者。而費尔先生則是一个激烈得无以复加的反对派，最初盖尔达认为毫无希望把他爭取过来。

当她第一次把《特利斯坦和伊佐尔德》中的几段鋼琴曲放在乐譜架上，求他彈奏的时候，他彈了二十五小节以后就跳了起来，带着滿臉深恶痛絕的样子，在鋼琴和窗戶之間大步地走来走去。

“我不彈这个，夫人，虽然我是您的最忠实的僕人，可是我不能彈这个曲子！这不是音乐……請您相信我的話……我自认还

多少懂得一点音乐！这是乱七八糟的一团！这是煽惑人心，是亵瀆上帝，是神經錯乱！这是一团电光閃閃的发散着香水气味的濃雾！这是一切艺术道德的終結！我不能彈奏这个！”說了这一段話以后，他把身子往靠椅上一摔，又继續彈奏了二十五小节。他的喉結上下滚动着，一边咽吐沫，一边干咳嗽。这以后，他把鋼琴盖子一关，贼着說：

“呸！够了，我的老天爷，我可受不了啦！請您原諒我，最尊貴的夫人，我坦白跟您說……几年来我一直拿着您的錢，您用报酬来雇我伺候您……我是境遇不佳的人。可是如果您非让我伺候您这种低劣的东西，我就要辞职不干了……！您看看那个孩子，坐在那張椅子上的那个小孩！他悄沒声地溜进来也是为了要听音乐！您就忍心使他的精神染上这种毒素嗎？”

他虽然摆出这种憤怒的姿势，盖尔达还是劝說他，使他一步一步地习惯于这种音乐，逐漸把他爭取过来。

“費尔，”她說，“您要公道点，不要发急。他这种独出心裁地对和声的运用把您弄迷糊了……你觉得和他这个音乐比起来，貝多芬显得純净、清晰而自然……但是您也該想一想，貝多芬也曾經使他的一些按照傳統形式教育出来的同时代人惊惶失措过……而巴哈自己呢，天哪，人家不是也責备过他缺乏和諧的音調和清晰的节拍嗎？……您剛才談道德……但是您所說的艺术道德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沒了解錯的話，是不是一切和快乐主义相反的东西就是你所說的艺术道德呢？如果我說得对的話，这种东西这里也是有的，并不比巴哈的音乐少。而且比巴哈更壮丽、更明确、更深沉。您相信我的話吧，費尔，这种音乐对您的本性說来并不像您想像的那么陌生！”

“簡直是騙术、是詭辯——原諒我这么說，”費尔先生喃喃地

說。但是盖尔达的話还是說对了：从本质上讲这种音乐并不像他最初想的那么陌生。虽然他始終沒有完全和《特利斯坦》和解，但是他还是遵从了盖尔达的恳求，把《伊佐尔德之死》改編成提琴鋼琴合奏，而且表現了很大的才能。最初是《名歌手》中的某几段得到了他的称許……接着他身不由主地越来越对这种艺术感到喜爱。这一点他并不对别人說，相反地他自己几乎为此大吃一惊，而且一談起来，他总是嘟嘟囔囔地否认。但是这以后，在一些古老的音乐大师已經取得公平的对待以后，盖尔达已經用不着再催促他，他便自己运用起复杂的指法，臉上带着一种羞怯的、几乎可以說是夹有几分愠怒的幸福的神情，彈起奔涌沸腾的主导主題来。在彈奏完以后，有时或許要爭論一下这种音乐風格和庄严的乐曲的关系。有一天費尔先生宣布說，虽然他个人对这个題目兴趣并不大，他还是认为有必要在他的論教堂音乐一本书的后面加上一章《論李查德·瓦格納在教堂及民間音乐中对古調的运用》。

汉諾像平常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两只小胳臂抱着膝盖。他用舌头舔着一个臼齿，因之弄得小嘴歪扭。他睜着大眼睛，目不轉睛地瞧着他的母亲和費尔先生。他諦听着他們的演奏和他們的談話。就这样，他剛剛在生活旅途上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就已經发現音乐是一件特别严肃、重要、意义深刻的东西了。大人們的談話，他只是偶尔听懂一两个字，而他們演奏的音乐也大部分远远超过了他的幼稚的理解程度。然而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走来，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位子上，一听就是几个钟头，絲毫也沒有厌煩之感，这只能說是信仰、爱恋和无上的崇敬在督促着他这样作了。

他剛剛七岁，就开始試图把某些印象特别深刻的联貫的音

响用自己的手指在大鋼琴上重奏出来。他的母亲面露笑容地看着他默默地、热心地把一些音串联起来，替他改正錯誤，告訴他为什么当某一和弦轉为另一和弦时，某个音符一定不能缺少。而他的听覺也証明，他母亲告訴他的話是非常对的。

当盖尔达让他这样彈弄了一段时候以后，她就决定让他学鋼琴了。

“我看，他不适宜于练习独奏，”她对費尔先生說，“这样我倒很高兴，因为独奏也有它的不利的一面。我这里暂且不談独奏者对于伴奏的依賴性，虽然在某些場合下独奏的好坏与伴奏是息息相关的。譬如說，我要是沒有您……但是这里有这样一种危險，那就是演奏者多少总要追求技巧的炫露。……这种例子我知道得很多。我坦白对您說，我认为对于一个独奏家說起来，高度的技巧仅仅是音乐生活的第一步。由于全力貫注在高音部、風格、以及音色上，因之复声在脑子里只成为一种非常模糊、非常一般的东西，对于一些天分不高的人說来，这很容易就会断送了他們对和声的感覺以及和声的記忆，这种缺陷以后是頗难弥补的。我很喜欢我的提琴，而且也有了一点造詣，可是在我心目中鋼琴还是处于更高的地位……我的意思是說：把鋼琴作为一个能够概括最丰富、最多种多样的音响結构的手段，把它当作重新表現音乐的无与倫比的优秀的手段，练习純熟，对我說来也就是更密切、更清晰、更广博地和音乐沟通了……您听我說，費尔，我很希望您能馬上亲自担任这个孩子的教师，希望您不要推辞！我知道除了您以外，城里还有两三个人收学生——我听說是女教师。可是她們只不过是鋼琴教师……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学会一种乐器并不重要，更重要的倒是要了解一点音乐，您說对不对？……我全靠着您啦。您对音乐一向是比較严肃的。而且

您会看到，您教他一定会很有成績的。他的手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傳統的手……布登勃洛克家的人都能彈到九度或者十度。——但是他們家还从来沒有人看到这一点。”她笑着結束了她的話，而費尔也表示同意来給汉諾上課。

从这一天起他每星期一下午也到这里来一次。当他給汉諾上課的时候，盖尔达則坐在起居間。他并不照一般的方法上課，因为他覚得，如果他只教一点鋼琴，他未免有負于这个孩子的这种沉默而激奋的热情。剛剛教完了最基础的知識以后，他立刻就开始用簡单易解的形式讲起理論課来，教給他的学生和声学的基本原理。而汉諾居然也能了解，因为在学习这些理論时，人們只不过是把他已經知道的东西加以証实而已。

只要可能，費尔先生总是尽量照顾这个孩子的如飢似渴的进取之心。他害怕物质的重担会贅住孩子的翺翔的幻想力，会妨碍他洋溢的天才，他想尽办法減輕这种負担。在练习音阶时他并不严格要求孩子的指法一定要非常熟练，或者至少他并不把熟练看作是这一练习的目的。他所树立的而且也能迅速地达到的目标，勿宁説是使汉諾对各种音調有一个清楚深入的概括的了解，使他对各个音調彼此間的关联有一个深刻的认識，这样不久以后就可以使汉諾对各种可能的音响配合一目了然，对鋼琴的鍵盘能直覚地熟练掌握，而这种才能以后会进一步引导汉諾进行即兴演奏和作曲……这个小学生一向听惯了庄严乐曲，因之他对这种音乐也就特别恋慕，費尔先生对汉諾的精神上的这种渴求体貼备至。为了不冲淡他的傾向于深沉和庄严的情緒，他不让汉諾练习平凡的小曲。他让他彈奏众贊歌，在沒有讲清楚規律以前，他不让他从一个和弦轉到另一和弦。

盖尔达一边織毛綫，或者看书，一边听着門那边課程的进

行。

“您这样作远远超过我的期望了，”她有一次对费尔先生說。“可是您是不是走得太快了一点？是不是太往前奔了？我觉得您用的方法眞是富于創造性……有时候他的确已經开始尝試作一点小东西了。可是如果他配不上您这种方法，如果他的才能不够，他就什么也学不到了……”

“他是配得上的，”费尔先生点着头說。“有时候我留心观察他的眼睛……那里面有那么多东西，可是他的嘴始終紧紧閉着。将来在他的一生中，他也許把嘴閉得更紧，他一定要有一种表达的方法……”

她望着他，望着这位戴着紅棕色假发的体格魁梧的音乐师，望着他眼睛下面的小口袋，他的蓬松的大鬍子和大喉結——以后她把手伸給他，說：“謝謝您，费尔。謝謝您这番好意。您对他能作多少事，我們現在眞是估計不出来。”

而汉諾对这位老师的感激，对于他的傾慕也眞是无以复加。这个虽然課外請人补习，但在学校里却仍然毫无理解希望地痴呆呆地坐在九九表前面的小学生，一坐在鋼琴前面，不論费尔先生对他說什么，都能了解。他不但了解，而且立刻就能掌握。只有很早就听熟了的东西，人們才能像他这样掌握得快。在汉諾的眼睛里，这位穿着燕尾服的爱德蒙·费尔是一位天使，每个星期一下午到来，把自己抱在怀里，把自己从每天的痛苦中解除出来，引导到一个温柔、甜蜜、庄严而又能无限慰藉的音响的国土里……

有时候鋼琴課是在费尔先生的家里上的，这是一所带三角屋頂的古老空曠的大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幽森的过道和角隅，只有管風琴乐师独自和一个管家妇住在这里。星期天，到圣瑪利

教堂作礼拜的时候，小布登勃洛克有时候被允許到上面管風琴旁边去，这和坐在下面，跟别人杂坐在一起是多么不同的感覺啊！高高地在众人之上，甚至比站在教坛上的普灵斯亥姆牧师还高，两个人坐在那沉重轰鳴的声浪里。而且这声浪是他們两人共同发出来的，受他俩的共同控制，因为老师有时候也准許汉諾帮助他操纵一下音栓。想想看，汉諾这时是多么驕傲，多么喜不自禁啊！可是等到給合唱伴奏的音乐尾声結束了，等費尔先生的手指慢吞吞地离开了鍵盘，空中只剩下低沉的基音还輕輕地、庄严地迴蕩的时候——当普灵斯亥姆牧师有意地让寂靜在教堂內籠罩片刻，然后又开始使他那抑揚頓挫的声音从音响板下面傳出来以后，費尔先生十次有八次要随随便便地嘲弄一番他那布道的样子：对普灵斯亥姆牧师的装腔作势的弗兰克語，对他那拖得长长的、有时低沉、有时尖銳的元音，对他那叹气，他那从阴郁到开朗的面部表情的陡然轉变大加嘲笑。这时汉諾也会心花怒放地輕輕地笑起来，他們俩虽然沒有交换眼色、沒有明白地談出来，意見却是一致的；牧师的讲道只不过是一場愚蠢的胡扯，而眞正的礼拜勿宁說是牧师和会众只认为为增加虔誠气氛而添加的那种輔助手段——音乐。

是的，在下面礼拜堂中坐着的那些議員、参議、市民以及他們的家屬对他的音乐成就幷不了解多少，这正是費尔先生日夕忧悶的事，正因为这个原故，他很願意让自己的小学生坐在自己身边，这样至少有一个人他能一边演奏一边輕声告訴他，他剛才奏的是一段特别难的东西。他正在作最微妙的技巧表演。他奏了一回“反向模仿”，他作了一段旋律，这段旋律可以正着念，也可以反着念，接着又在这段旋律的基础上“倒影进行”地演奏了一支賦格曲。他把这一切奏完了以后，滿面愁容地把双手往怀

內一揣。"沒有人听得出来，"他絕望地搖着头說。接着，当普灵斯亥姆牧师傳起道来的时候，他又在汉諾耳朵底下說："这是一段倒影进行的模仿，約翰。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对一个主題的从后向前的模仿，从最后一个音符到第一个音符……彈起来相当难。以后你就会知道，在典雅音乐中的所謂模仿是什么……至于倒影进行，我将来也不想让你学这么难的东西……用不着学这个。但是如果有人告訴你这些东西只是技巧游戏，沒有什么音乐价值，你可不要相信他們的話。你在任何时代的偉大作曲家的作品中都找得到倒影进行。只有那些沒有热情的人和平凡的人出于高傲对这种练习才不屑一顾。对音乐家說来，这是屈辱啊！你要記住我这句話，約翰。"

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五日，在他八周岁生日的时候，汉諾在全家面前跟他母亲合奏了他自己的一支短小的幻想曲。这支簡单的旋律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覚得很有意思，又加了一点工。自然啦，当他把这个曲子彈給費尔先生听以后，費尔先生对好几处又进行了一番严格的批評。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劇性的結尾啊，約翰！这和其余的太不相称了。开头一切都很好，可是这里你为什么从大調突然降到带低三度音的四級四六和弦呢？我倒想知道一下。这簡直是在耍把戏。而且你这里还使用震音。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剽取来的……这是从哪学来的呢？啊，我知道了。有时候我給你母亲彈奏某些东西的时候，你一直用心听着……把結尾部改一改吧，孩子，这样就是一支非常干淨俐落的小品了。"

但是正是这个小調和弦和这个結尾部，汉諾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他的母亲对这点也感到非常有趣，因之这两处还是沒有修改。她拿起提琴来拉高音部，全曲汉諾只是簡单地反复彈

着这一个旋律，而她則用急促的三十二分音符进行种种变奏。听起来非常华丽。汉諾感到莫名的快慰，吻起她来。这样他們在四月十五日給全家进行了演出。

老参議夫人，佩尔曼內德太太，克利斯蒂安，克罗蒂尔德，克罗格参議夫妇，威恩申克經理夫妇，布来登街的三位布登勃洛克小姐，以及卫希布洛特小姐，这一天为了庆祝汉諾的生日，四点钟在議員和議員夫人家吃过午飯。現在大家坐在客厅里凝神傾听着。他們的目光或者望着那穿着一身水手服，坐在鋼琴前面的小汉諾，或者望着盖尔达的艳美而奇異的風姿。盖尔达首先在G弦上拉了一段絢烂的表情丰富的乐段，接着，以无懈可击的純熟的技巧奏了一个华彩的結尾乐段，宛如泡沫进濺、珍珠滚落的小飞泉。她手中弓弦的銀柄在灯光中閃爍耀眼。

汉諾由于兴奋而臉色发白，剛才吃飯的时候他几乎什么东西都沒能吃下，現在則专心一志地演奏他的作品。啊，这次演奏还有三分钟就要結束了，然而他的整个心灵都投在作品里面，四周的一切都置諸脑后。从性质上讲，这一段优美的旋律与其說是以节奏鮮明突出，不如說是以声調和諧見长，而那原始的、天真幼稚的音乐素材，以及焙制、发展这一素材的龐大、热情和几乎可以說是过于精美的表現手法則构成了一个奇異的对比。汉諾向前傾着头，伸着頸子，用力彈出每一个主导音符。他坐在圈手椅的最前沿上，踩动两个踏板，企图給每个新和弦渲染上感情色彩。事实上，每当小汉諾制造一个效果时——即使只有他一个人感覚到的时候——，这个效果也更多屬于感情的、而不屬于感伤的性质。每一个異常簡单的和諧的节拍都被他运用沉重、迟緩的加强手法而賦予一种神秘沉重的色彩。每一个和弦，每一个新的和声，每一个轉变点，他都运用突然的、压抑的音响

而制造一种使人惊愕不安的效果。在彈奏时他揚着眉，挺着上半身，前后搖撼着……現在彈到結尾部了，汉諾最喜爱的那一部分了，这里他用一种童稚的奋揚法把全曲引上了最高峰。在提琴的圓珠滚落、流水淙淙的声音中，E小調和弦用柔弱的力度像銀鈴般地清脆地震动着……接着这声音增强了，扩展开，慢慢地越来越膨脹，汉諾开始用强音引进那不协和的C的高半音，又回到这一个曲子的基調上来。当提琴又响亮又流暢地环繞着C的高半音鳴奏着的时候，他又用尽一切力量把这一不协和音的强度提高，一直提到最强的力度。他迟迟不肯把这一不协和音分解，很久、很久地让他自己和听众継續玩賞着。将要是什么样一种分解呢？将要是怎样一种使人神痴心醉地回入B大調的还原呢？啊，那将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将是一种无比甜美的喜悅，是平和！是极乐！是天国！……还不要完……还不要完！还要犹豫一刻，延宕一刻，还要一分钟的紧張，一定要使那紧張程度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再緩弛才来得更为甘美……让人在这如饥似渴的恋慕中、在全副心灵的貪求中最后再忍受一分钟的煎熬吧！让意志再克抑一分钟，不要馬上就給予滿足和解决，让它在令人痙攣的紧張中最后再受一分钟折磨吧！因为汉諾知道，当幸福到来的时候，也只是片刻就要消逝……汉諾的上半身慢慢地挺伸起来，他的眼睛瞪得非常大，他的紧閉的嘴唇顫抖着，他痙攣地用鼻孔吸着气……最后，幸福的感覚已經不能再延宕了。它来了，降落到他的身上，他不再躲閃了。他的肌肉松弛下来，脑袋精疲力尽地、軟綿綿地垂到肩膀上，眼睛閉起来，嘴角上浮現出一絲哀伤的、几乎可以說是痛苦到无法形容的、幸福的笑容。他踏动着弱音和延音踏板，他的震音（这时他已經加上了低音伴奏）在提琴的一陣宛如竊竊私語、宛如淙淙流水、宛如波

濤澎湃的急奏中，滑到B大調上，接着很快地一轉而为强音，在一声响亮的突起中戛然中止。——

这一次演奏在汉諾身上所产生的影响絕不是他的听众所能感受到的。譬如說，佩尔曼內德太太对于所有这些技巧的炫露就毫无所知。但是那孩子臉上的笑容，他上半身的搖撼，他那可爱的小脑袋怎样在幸福中歪向一旁，这些她都看見了……而这幅景象也确实触动了她的善感的灵魂。

“这孩子彈得多么好！啊，他彈得多么好！”她喊叫着，一边含着两泡眼泪向他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盖尔达，湯姆，他将来要成为一个莫扎特，成为一个梅耶比尔①，成为一个……”她一时想不起另外一个有同等重要性的名字，就开始拚命地吻起她的侄儿，用来打断自己的話。汉諾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头上，仍然一点力气也沒有，眼睛現出迷惘的神情。

“够了，冬妮，够了！”議員低声說。“我求求你，你要往他的脑子里灌什么……”

第七章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內心里是不贊成小約翰的这种气质和这种发展的。

他过去曾經不顾一些惊愕失措的小市民的搖头抗議而把盖尔达·阿尔諾德逊娶回家来，因为那时他觉得自己性格坚强、不为人所左右，他可以容許自己的这种更風雅的、不同凡俗的趣味表露出来，而不伤害他作为一个市民的聪明才干。然而如今他

---

① 梅耶比尔(Giacomo Meyerbeer,1791—1864)：德国作曲家。

这个盼望这么久才得到的子嗣，这个在外表和形体上仍然具有这一家族的那么多特点的继承人，竟然会完完全全秉承了母亲一方面的气质。他本来希望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会更順利更豪迈地发揚自己的終身事业，然而照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个孩子不但对他有責任在其中活动和生活的那种环境格格不入，甚至对他的父亲也很疏远冷淡。难道这一切竟要成为事实嗎？

直到目前为止，盖尔达的提琴演奏和她那对为他所热爱着的奇異的眼型，她的濃密的深紅色的头发以及她的整个奇異的風姿情調是一致的，对于托馬斯說，这也是她的一个令人迷恋之处，更增加了托馬斯对她本人的傾倒。可是現在托馬斯却不得不看到，这种与他本性相背的对音乐的热爱，在这么童稚的年代就完完全全把他的儿子抓到手中了，这种对音乐的热爱已經成为一种和他敌对的势力，阻擋在他和这个孩子的中間了。而这个孩子他本来是希望使他成为一个眞正的布登勃洛克，一个性格坚强，思想实际，对外界的物质、权力有强烈的进取心的人。在目前这种令人困恼的环境里，这种敌对的力量对布登勃洛克是个极大的威胁，仿佛竟要把他变成家中的一个陌生人似的。

盖尔达和盖尔达的朋友費尔先生沉湎于其中的音乐，他无法接近，盖尔达在一切有关艺术的事物上的那种孤高、苛刻的态度更是非常殘忍地增加了他接近音乐的困难。

他从来也沒有想到，音乐对于他这一家人是这么一种完全陌生的东西，只有到现在他才有了这种感覚。他的祖父閑暇的时候喜欢吹吹笛子，他自己无論在什么时候听起优美的旋律时，也感到很悦耳，不論这个旋律是幽雅的，是沉思凄凉的，还是活潑愉快的。但是他只要把自己对这种乐曲的爱好一說出嘴来，盖尔达就要聳聳肩膀，带着一副怜憫的笑容說：“你眞是的，朋

友！这样沒有音乐价值的东西……"

他恨这个"音乐价值"，恨这个詞，对于他說起来，这个詞所包含的意义只是冷酷和傲慢。有时当着汉諾的面，他被迫进行某些抗辯。遇到这种情形，他曾經不止一次地怒喊起来："啊，亲爱的，你动不动就談'音乐价值'，我可覚得这只不过是件狂妄自大，淡而无味的东西！"

盖尔达反駁他說："托馬斯，你永远也不成，音乐作为一种艺术你是什么时候也不会了解的。你虽然有智慧，却体会不到，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并不是茶余飯后的消遣品。在别的事物上你很容易就辨别出什么是庸俗的，独独在音乐上，你缺乏这种鉴别力……但是这种鉴别力偏偏又是了解艺术的准绳。你对音乐的趣味远不能和你对其他事物的需求和見解相比，只从这一件事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你对音乐是多么外行。音乐里使你高兴的是什么呢？是某种庸俗无味的乐观主义的东西。如果这东西是写在一本书里的話，你一定会恼怒地或者讥誚地把这本书抛在墙角里了。希望还沒有勃起就急急地得到实現……意願剛剛嶄露就迅速地、毫不費事地予以滿足……这就是华美的旋律，可是世界上有什么事是这样的呢？……这只是空洞肤淺的理想主义……"

他了解她，他懂得她說的話。但是在感覚上他不能跟着她这种思想走，他不能了解，为什么那些使他振奋，使他感动的优美的旋律是空虛、淺薄的，而那些他听来是枯澀、混乱的反而具有最高的音乐价值。他彷佛站在一座庙宇門前，盖尔达毫不容情地拒絕他踏进这里的門檻……他痛苦地望着她和他們的孩子消失在里面。

他滿怀忧虑地覚察到他和他的小儿子之間的鴻沟越来越

深，但是他不让别人看到他这种忧虑。他又怕人誤会他在有意討这孩子的欢心，他覺得这对他是一种可怕的屈辱。一天里他能和孩子見面的余閑时間确实也非常少；只有吃飯前后的时間他跟这孩子談上几句話，他的态度常是在殷勤关切中又带着几分不使孩子丧胆的严峻。“喂，小家伙，”他說，一面拍了两下孩子的后脑勺，随身坐在他的旁边，在自己的妻子的对面……“怎么样啦？干了些什么事？念书啦？……鋼琴也彈了？很好！可是也不要彈得太多，不然咱們对别的东西就沒有兴趣了，等到复活节的时候，又要整天坐冷板凳了！”汉諾怎样对待他这一番表示亲热的話呢，怎样回答他呢？他緊張而焦灼地等待着，但是他臉上的肌肉却一絲也沒有泄露他內心的这种忧虑。最后，当那个孩子只是用他那罩着一圈阴影的棕黃色的大眼睛向他这边投射过来羞澀的一瞥，而且那目光甚至連他的臉也沒射到，当汉諾只是一語不发地把头埋在盘子上的时候，他的心不由得痛苦地抽搐到一起，虽然如此，他仍然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如果对于孩子的这种羞怯笨拙也要担心，那未免太小題大作了。他作父亲的职責是要趁这片刻团聚的机会，趁吃飯中間一点空隙，譬如說，利用换餐具的时候，跟孩子談几句話，考一考他，測驗一下他对現实事物的一些常識……咱們城有多少居民啊？有几条街从特拉夫河畔通到城的上区啊？咱們买卖的几个粮棧都叫什么名字？答案要不加思索地脫口而出！——可是汉諾一声也不吭。并不是想跟父亲賭气，并不是有意让父亲伤心。只是这些事情，什么居民啊，街道啊，甚至粮棧，平常对他只是一点不关痛痒，一升格作为測驗的題目，就引起他无限的厌恶。在問这些問題以前，他也許本来非常活潑，也許还跟父亲随便在談什么話，只要談話稍微一带有測驗的性质，他的情緒就立刻降到

冰点，一切抵抗的能力整个化为烏有。他的眼睛潮潤起来，小嘴挂上一副沮丧的神情，对父亲这种沒有先見之明，心中又是苦恼又是怨恨。爸爸本来应該知道，这种試驗沒有什么好結果，只不过是使这一頓飯不欢而散而已。他眼泪汪汪地低头看着眼前的盘子。伊达触了他一下，小声告訴他街道和粮棧的名字。可惜她只是白費心机，一点用也沒有！她不了解他。其实这些名字他是知道的，至少一部分名字他知道得很清楚，而且要在一定的程度上滿足一下爸爸的願望也幷不是一件难事。可是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悲哀在阻擋着他这么作……这时从父亲那边傳来了一句严厉的話，傳来一声用叉子敲击插刀架的声音，把他吓得一哆嗦。他向母亲和伊达看了一眼，試图开口說話，可是头两个字就被啜泣声悶回去了；他說不下去。“算了！”議員生气地喊道。“别說了！我根本不想听了！你用不着回答了！你就这样作一輩子哑叭、作一輩子呆子吧！”于是这一頓飯大家都在沉默不語、郁郁不欢中吃完。

当議員想到汉諾热中学习音乐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他引以为据的就是汉諾的这种怯懦梦幻的性格，这种喜欢啼哭，这种毫无生气、毫无精力。

汉諾的身体一向非常嬌嫩。特别是他的牙齿，一直是許多災病、痛苦的根源。生长乳牙带来的高燒、抽瘋几乎断送了他的性命；以后他的牙齦动不动就发炎，长膿包，总要永格曼小姐等到了火候的时候用大头針挑开。現在到了换牙的时候，他受的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那痛苦几乎不是汉諾所能忍受的，常常就是因为牙痛，害得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覚，在昏沉中輕声呻吟、啜泣。从表面上看，他新长出来的牙跟他母亲的一样，美丽洁白，可是实际上它們非常脆弱、不結实，而且生得不整齐，前后

交錯。为了补救这一切缺陷，小汉諾不得不让一个可怕的人打进他幼小的生活圈子里面来：布瑞希特先生，在磨坊街开业的牙医生布瑞希特……

这个人的名字听去就像那个使人不寒而栗的声响：像拔掉齿根时拉呀，鉎呀，敲呀，从牙床上发出的那种呲呲拉拉的声音。当汉諾在布瑞希特的候診室里，蜷縮在忠实的伊达·永格曼对面的一張靠椅里，一边聞着这間大屋子的刺鼻的药味，一边看着画报，提心吊胆地等着牙医生站在手术室門前的一声旣客气又可怕的"請"字的时候，这个声响足以使汉諾的那顆小小的心臟縮成一团……

但是这間候診室也有一种吸引力，有一种奇怪的引人兴趣的东西，那就是一只五彩羽毛的鸚鵡。这只鸚鵡生着一双恶毒的小眼睛，蹲在墻角的一只銅鳥籠里，不知道为什么起名叫犹塞夫斯。它总是用老太婆的怒叫的声音說："請坐……馬上就来……"虽然在当前的情形下，它这种話倒像是恶意的譏嘲，可是汉諾对于这只鳥却怀着一种又爱又怕的感情。一只鸚鵡，一只五彩羽毛的大鳥，名字叫犹塞夫斯，而且会說話！它不是一只从魔术林里，从伊达在家里常念的格林童話中的魔术林中逃出来的鳥嗎？……此外还有布瑞希特先生开門时說的那一声"請"字，犹塞夫斯也不住嘴地模仿，而且声音那么情急迫切，弄得汉諾走进手术室，在窗前牙鉆旁边的一只非常不舒适的大椅子上坐下来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仍然笑个不停。

讲到布瑞希特先生本人，他的一副尊容和犹塞夫斯也差不多：他那花白的上鬚上面同样勾着一只又硬又弯的鼻子，正如同鸚鵡喙一样。最糟糕的，甚至可以說最可怕的是：他非常神經质，他由于自己的职业而不得不使别人忍受的折磨，他自己却忍受

不了。“我們一定得进行拔除，小姐，”他对伊达·永格曼小姐説，臉色发白。汉諾这时圓睜着大眼，渾身冒冷汗，旣无力反抗，也无力逃走，心情就同被宣判死刑的囚犯一模一样。他眼睜睜地看着布瑞希特先生袖子里揣着鉗子一步一步向自己走来，他这时就会发現在这位牙医生的禿脑門上也冒着一滴滴的汗珠，而且他的嘴也同样因为恐怖而扭曲着……当这一可厌的医疗程序过去以后，汉諾臉色煞白，渾身顫抖，眼睛里含着两汪眼泪，臉痛得变了形，把嘴里的血吐到他旁边的一只藍盆里，布瑞希特也不得不在旁边坐下，一边揩拭脑門上的汗水，一边喝几口水……

人們告訴小約翰説，这个人作的是对他有好处的事，这样作就可以使他不受更多、更大的苦楚；但是当汉諾把布瑞希特先生使他受的这种痛苦和这种痛苦带給他的显著的好处比較起来，前者显然比后者重得多，因此想来想去他只能把这些次到磨坊街看医生算作那些白受罪沒好处的最最倒霉的事。为了給智齿騰地方，必須把剛生出来的四顆美丽、洁白、仍然完好无缺的臼齿移去，为了不使这孩子体力消耗太过，决定要进行四周。多么长的时間！这种无尽无休的折磨，簡直无法忍受！头一次的刑罰弄得人精疲力尽，元气还沒有恢复，下一次酷刑早又把恐怖的阴影投过来。当最后一顆牙齿拔掉以后，汉諾病倒了八天，这正是由于体力耗損太过的原故。

牙病不但影响了他的心緒，也影响了他身上某些器官的机能。由于咀嚼不便，消化也就不良，进一步又引起了胃炎。胃病又影响了心房的正常搏动，汉諾有时心跳过快，有时相反地又跳动得不够。此外还有昏暈症，还有那有增无已的、格拉包夫医生称之为 Pavor nocturnus 的奇怪的病症。沒有一天夜里小汉諾不从梦中惊醒一两回，絞着手、惊駭莫名地喊叫救他、饒恕他这

类的胡話。听起来就仿佛发生了一件极端恐怖的事，仿佛他被投在火堆里，或者别人要掐死他似的……第二天清早，他什么都不記得了。——格拉包夫医生的治疗方法是每天晚上让他喝一杯复盆子汁；可是結果一点效用也沒有。

汉諾所受的这些疾病的纏扰以及种种痛苦自然而然地使他在非常幼小年龄就懂得了許多事，使他变成一个人們通常称之为早熟的人。固然，或許是由于他生就的高雅的風格吧，这种早熟并不常常显露出来，而且即使显露出来，也并不触目，但是有时它仍然以一种忧郁的高傲形式表現出来……譬如当家里什么人或者是布来登街的布登勃洛克小姐問他："你怎么样啊，汉諾？"他只是无所謂的略微一撇嘴，那在藍海軍服的翻領遮盖下的肩膀一聳，这就是他的全部回答。

"你喜欢上学嗎？"

"不喜欢，"汉諾滿不在乎地坦白地回答，这种坦白說明汉諾心中有更严肃的事情，对这种事他根本不屑于說謊。

"不喜欢？哎呀！可是一个人一定要学习啊——一定要念书、写字、作算术……"

"以及諸如此类的事。"小汉諾把人家的話补充上。

不，他可不喜欢上这种老学校，不喜欢上这种有十字迴廊和歌特式屋頂教室的旧式修道院附設的学校。他常常因病缺課，即使在課堂上也完全心不在焉，因为他不是在細想某一和声联音，就是在思索他从母亲和費尔先生那里听来，但是还未弄清楚的某一乐曲的絕妙的音律，这些事自然不能使他在学科上有什么进步。而对那些在低年級教課的助理教員和师范学校学生，由于他們出身低微，知識淺陋，衣着也不整飭，汉諾除了提心吊胆害怕懲罰以外，暗地里还怀着一种輕蔑的感覚。数学教师蒂

特格先生，一位穿着满身油腻的黑外衣的小老头，早在已經故世的馬齐魯斯·施藤格时代就在校任教，他的眼睛斜得特别厉害，为了想矫正这个缺点他戴着一副仿佛船艙玻璃似的又圓又厚的大眼鏡。这位蒂特格先生每次上課都警戒小約翰說，他父亲当年学算术多用功，多聪明……蒂特格先生一陣陣咳嗽得非常厉害，总是把讲台上吐滿了痰。

汉諾和他的小同学，一般說来是非常疏远的，只有一层泛泛的关系，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却从一开学起就和汉諾結了亲密的友誼。这个孩子虽然出身于貴族家庭，外表却很邋遢，是一个姓摩侖名叫凱伊的伯爵。

这个孩子身材和汉諾差不多，穿的不是汉諾的那种丹麦水手服，而是一件褪了色的襤褸的衣裳，这里那里缺个鈕扣，屁股上补着个大补綻。衣服的袖口非常短，两只手露在外面，手上好像沾滿了泥土，永远是灰溜溜的顏色。但是这双手生得很小，特别纖秀，手指細长，指甲尖尖的。他的头和手很相配：头发虽然不梳理，也欠整洁，但是五官却生来无一不带着一个出身于高貴、純淨的血統的人的种种特征。他的棕黃色的头发随随便便地从中間一分，向后面掠去，露出石膏一样洁白的脑門，脑門下面是一双明亮的淡藍色的眼睛，眼光又深远又銳利。顴骨略微嫌高，鼻梁很窄，稍微弯着一些，鼻翅很嬌嫩，整个这只鼻子和他的上唇稍稍上翹着的嘴一样，从这样小的年紀就已經显示出他的性格来了。

开学以前汉諾·布登勃洛克就有两三次匆匆地看到过这个小伯爵。那是他和伊达从城門出去向北去散步的时候。在城外很远、几乎快到第一个村子的地方有一个小农庄，一个微不足道的农庄，連名字也沒有。举目望去，人們看到的是一个粪堆，几只

鸡，一个狗窝和一座寒酸的、和普通农舍相仿的建筑物，紅色的屋頂一直斜搭到地面上。这就是农庄主人的宅邸，凱伊的父亲艾伯哈尔德·摩侖伯爵就住在那里。

这位老伯爵是个怪人，他与世隔絕地住在自己的农庄里，以养鸡、养狗、种植蔬菜为业，很少抛头露面。他是个体格高大的人，穿着一双翻口长筒靴，一件綠色粗羊毛的短上衣，光着头，生着像童話里的一大把灰白的长鬍子，虽然一匹馬也沒有，手里却老是拿着一只馬鞭，濃密的眉毛底下一只单眼鏡深箝在眼窩里。除了他和他的儿子以外，在这个国家里再找不到第三位摩侖伯爵了。这个富貴、兴旺、过去曾經煊赫一时的家族丁口越来越衰微，已經快要絕宗断嗣了，活在人世的現在只有小凱伊的一位姑母。这个人和凱伊的父亲早已断絕了往来，她用一个标新立異的笔名写小說，发表在专供家庭閱讀的刊物上。提起艾伯哈尔德伯爵来，人們常常想起他的一件軼事来。当他迁居到城外这所小田庄上来以后，曾經有很长的一段时間，为了避免小偸、乞丐之流的攪扰，他在自己低矮的門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本寓只住有摩侖伯爵一家。本宅无任何需要，不购买任何品物，也无任何錢物施贈。"等到这块牌子发生了作用，沒有人再来打扰他以后，他才把这块牌子摘掉。

小凱伊自幼丧母——伯爵夫人早在生他的产蓐中死去，家务現在由一个上了年紀的女僕操持——像一只沒人管的小动物似的在鸡犬群里长大，汉諾·布登勃洛克最初看見他也是在这里——从远处，怯生生地看着他。他像一只小兎子似地在白菜地里跳来跳去，跟一群小狗滾成一团，在地上翻斤斗，把母鸡吓得咯咯乱叫。

以后汉諾在教室里又看到了他，最初这位小伯爵的粗野的

外表一定还使汉諾感到羞怯畏縮。但是不久以后，由于他观察人的准确的本能，他就胸有成竹地不再計較这人的邋遢的外表，而把全神貫注在这人的白净的前額，薄薄的嘴唇，和那带着一种憤怒的神情冷冷地望着一切的細长的淡藍色的眼睛上。——在所有的同学中，汉諾单单对这个伙伴产生了极深切的爱慕之情。虽然如此，由于他天性怯懦，他并沒有勇气首先提出交朋友的要求，如果不是小凱伊的冒失脾气，說不定两个人一直不会要好。一点不錯，凱伊接近汉諾的那种热情和速度，最初甚至使小汉諾有一点害怕。这个放任的小家伙以这样的火热、这样猛烈进攻的男子气概来討另外那个沉靜的、衣着华美的汉諾的欢心，弄得后者簡直完全失去了抗拒的能力。固然在功課上他对汉諾也帮不了什么忙，因为九九表对于他的野性难馴、海闊天空的思想正如同对小布登勃洛克的梦幻的、心不在焉的思想似的，同样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却把自己的全部家私一件件地都送給了汉諾，什么玻璃球啊，木陀螺啊，甚至还送給他一把弯了的鉛皮小手枪，虽然这是他的一件最宝貴的东西……休息的时候，他拉着汉諾的手給他讲自己的家，讲家里的小狗和母鸡，中午的时候，虽然伊达·永格曼永远拿着一包奶油面包在校門外等着，准备带着她照管的人去散一会步，凱伊却永远要陪着他走很长的一段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家里人管小布登勃洛克叫汉諾，从他知道这个亲暱的名字那一天起，他便再也不用别的名字招呼他的朋友了。

有一天他要求汉諾不到磨坊街去散步，而到他父亲的农庄上去看一看剛生下来的小豚鼠。这两个孩子的要求，永格曼小姐最后也答应了。他們向着伯爵的領地游蕩出去，参观了粪堆、菜园、鸡、狗和豚鼠，最后走进房子去。在一間低矮的、地板和房

基一般平的长屋子里，艾伯哈尔德伯爵孤独而傲慢地坐在一張粗笨的桌子前看书。看見了来客，他非常不客气地問他們来作什么……

从这以后，孩子們再也說不动伊达·永格曼作第二次訪問了。她固执地主張，如果两个孩子想在一起的話，最好是凱伊到汉諾家里去。結果这位小伯爵有机会第一次走进他朋友家的豪华的宅邸里。他虽然带着无限惊異，却并不害羞。从这以后，他到汉諾家走动得越来越勤，只有在冬天大雪阻路的时候，为了下午不再走一次很长的回头路，他才不像平常那样到汉諾·布登勃洛克家消磨两三个钟头。

他們坐在三楼的寬敞的儿童室里一起作学校的作业。他們需要解很长的算术题，要把石板的两面写滿了多种加减乘除的式子，最后的答案是一个很簡单的零——如果不是零，那么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錯，这就需要找了又找，直到把那个可恶的小野兽找出来，加以消灭为止；只希望这只野兽不要藏在最上面，不然的話，就差不多需要把整个一道題从头到尾再写一遍。作完了算术还要练习德語語法，要把比較級学习純熟，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把练习題写下来，譬如什么“角质透明，玻璃更透明，空气最透明”等等。以后再把听写本子拿到手里，研究一些充滿了陷阱和圈套、故意把人引入歧途的句子。等到这一切都做完了以后，他們就把东西收拾起来，坐在窗台上，等着伊达給他們念故事书。

这个好人儿給他們念《白雪公主》、《学习发抖》、《古怪的姓》、《萵苣》和《青蛙王子》等故事——她的声音很低，很有耐性，眼睛半閉着，因为这些故事她一生不知念过多少次，几乎都能背出来。虽然如此她还是用手指沾着吐沫机械地一頁又一頁

地翻过去。

但是这种消遣后来却产生了一件引人注意的事：在小凯伊的心里漸漸浮現、成长起一种欲望，他要把书闔起来，自己說点什么。由于书中的故事他們漸漸地都听熟了，而且伊达有时候也要休息一会，所以凯伊这样作倒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凯伊編的故事最初很短，也很簡单，但是后来越来越离奇，越来越复杂，而且因为这些故事并不是純粹出于幻想，而是和現实揉合起来的（他把現实蒙上一层荒誕怪異的光輝），所以听起来也就越能引人入胜……汉諾特别喜欢听的是一个魔术师的故事。这个魔术师很邪恶，但是本領高强。他把一个名字叫尤塞夫斯的英俊王子变成一只五色羽毛的鳥养在籠子里，又用他的邪恶的法术折磨所有的人。但是在远处一个地方，一位身負重責的英雄已經生长起来了，不久他就要率領一支鸡、犬和豚鼠組成的大軍，勇敢地前来討伐，宝劍一揮，破除了魔术师的法术，把王子和所有的人，特别是汉諾·布登勃洛克拯救出来。当尤塞夫斯解脱了魔法以后，他还要回到他的国家里去作国王，那时汉諾和凯伊也都要作起大官来……

布登勃洛克議員走过儿童室，有时候也看到这两个朋友坐在一起。他并不反对这种来往，因为很容易看到，这两个孩子在一起彼此都有好处。汉諾会使凯伊变得温柔、馴順、举止文雅，因为凯伊从心里喜欢汉諾，对他温存体貼，羡慕他生着一双雪白的手。因为汉諾的緣故，他也肯俯首貼耳听任永格曼小姐用刷子和肥皂修理自己的手。另一方面，当汉諾从小伯爵那里沾上一点活潑和野气，那正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布登勃洛克議員很清楚地看到，汉諾一直受女人的护理，这对激励、发展他的丈夫气概是不适宜的。

伊达·永格曼伺候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已經三十多年了，她的忠实和舍己为人的精神实在是用金子也买不到。汉諾的上一代人就受过她廢寝忘食的照管、撫育。而汉諾更是一直被她捧在两只手里，她对汉諾体貼照顾得无微不至，把他爱得和偶像一样。她天眞地、固执地相信汉諾在世界上处于一种絕对优越的、享有特权的地位，她这种信仰常常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只要什么事一牵涉到汉諾的利益，她就一切臉皮都不顾了。那程度实在令人吃惊，有时甚至使人感到不愉快。譬如說，她带着他在糖果店买甜食，她总是一点不客气地把手伸到柜台里东挑西挑，最后給他找出一块最可心的糕点。可是錢她却不給——难道給汉諾吃东西，店主还不感到增光嗎？遇到橱窗前边圍滿了人的話，她总是用她的西普魯士方言客气而堅决地让人家給她家的小少爷騰出个地方来。是的，他在她的眼睛里这样与众不同，她簡直找不到另外一个孩子配得上接近他。至于說小凱伊，那只是因为两个孩子的相互要好比她的不信任力量更强，另外也許那孩子的伯爵头衔把她打动了。但是如果是在磨坊水壩散步，当他們在一張板凳上坐下来的时候，一遇到别的孩子随着伴护人走到他們跟前，永格曼小姐却总是几乎馬上就站起来——不是說时間晚了，就是風太大，总之，找一个借口，急急忙忙离开那里。这种种借口很可能引起小約翰的想像，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不是害瘰癧就是“流臭水”——只有他是个例外。他本来就缺乏接触陌生人的勇气，本来就扭捏局促，这件事对他这种脾气的改正显然沒有什么好处。

这些細节小事布登勃洛克議員是不知道的，但是他却看到，他的儿子由于天性和外界的影响，目前决不是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他能把这个孩子的教育接过手来，时时刻刻地

影响这孩子的气质，这該多么好啊！然而他沒有作这件事的时間，他非常痛心地看到他偶然作过几次嘗試，不但結果慘敗，而且使父子的关系变得更为疏远、冷淡起来。他的脑子里浮現起一幅图画，他希望按照这幅图画来塑造他的孩子：这就是汉諾的曾祖父，他自己从儿时起脑子里就深深印着这个人——脑筋清楚，乐天，单純，有風趣，也有毅力……难道他不能成为这样一个人嗎？难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嗎？为什么不可能？……如果他能把对音乐的热情压抑下去，放棄掉就好了！音乐使这个孩子对現实生活陌生，对于他的身体健康沒有好处，把他的全部精神活动都吸引去。他那种梦幻的气质有时候不簡直成了懦弱无能嗎？

一天下午，离吃晚飯大約还有三刻钟的光景（每天照例是四点钟吃午飯），汉諾一个人走下二楼来。他剛剛练习了一段时間的鋼琴，現在在起居間里閑散着找不到事作。他半躺半坐地倒在臥椅上，手里玩弄着海軍服的領結，目光沒有目的地四处游行，这时他看見一个敞开的皮夹放在她母亲的精巧的核桃木书桌上——这是那个装着家中文件的皮夹。他把胳臂肘倚着臥椅的靠垫，用手支着下巴，从远处打量了一会这些东西。用不着說，爸爸今天吃完第二頓早餐以后，一定用过这些东西，因为沒有用完就把它們放在那里。有些紙張夹在夹子里，另外几張零散地放在外面，用一只銅鎮尺压着。那本用不同的紙訂成的金边的大記事簿也敞开着。

汉諾懶洋洋地从臥椅上滑下来，走到写字台跟前。記事簿打开的地方正是他的許多祖先（最后还有他的父亲）用不同的笔迹記录下布登勃洛克一族人家譜的一頁，除了名字外，上面还写滿了括弧、标題和記載得清清楚楚的年月。汉諾一条腿跪在轉椅

上，用手掌平托着一头蓬松的淺棕色的头发，側着头打量着这个本子。在他那副完全无动于衷的神色里流露出一分无所謂的挑剔和一分輕蔑的认眞。他的另一只手玩弄着媽媽的一支烏木鑲金的鋼笔杆。他的眼睛扫过了紙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的名字。这些名字有的并排、有的上下排列着，有几个是用古老的笔体写的，笔划带着許多小勾和大弯。墨水有的已經褪色变黄，有的則濃得发黑，上面还零零星星地沾着一些吸水的沙末……在这一頁紙的最下面，汉諾发現父亲的秀丽的草体字，在他父母的名字下面写着他自己的名字——尤斯图斯·約翰·卡斯帕尔，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五日生。这个发現使他覚得相当有趣，他把身軀挺直了一些，仍然用懶洋洋的动作把鎮尺和鋼笔拿到手里，把鎮尺在自己名字上放了一会，又用眼睛把所有这些乱糟糟的名字瞟了一过，接着就机械地、像作梦似地用鋼笔在整張紙上斜着划了两条平行綫，他划的既干淨又美丽，上面的一条比下边的略重，正像人家让他用来装飾他的算术练习本那样。他作这个动作时面色平靜，很細心，但是并沒有想自己所作的是什么……划完了以后他又把头歪在一边打量了一会，然后才走开这里。

吃过飯以后，議員把他叫到跟前，皺着眉毛厉声問他說：

“这是什么？这是怎么来的？是你干的嗎？”

是不是他干的呢？这他倒要想一会才回答得出。过了一会他才怯怯懦懦地回答了一声，“是。”

“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怎么回事？說！你怎么这么胡鬧？”議員大吼道，一面用手里松卷着的本子在汉諾的臉上打了一下。

小汉諾向后退了一步，一边用手摸着臉，一边囁嚅道：“我以为……我以为……以后再用不着它了……”

第八章

最近一个时期，每逢星期四一家人在那些繪制在壁毯上的面含恬靜笑容的神像下聚餐的时候，增添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新話題。这个話題在布来登街三位小姐的臉上引起的只是一副冷淡而拘謹的表情，但是佩尔曼內德太太一談起这件事却总是激动得不能自制，这无論从她面容或者举止上都看得出来。她把头向后一仰，两只胳臂不是向前伸就是向上举起来，現出滿腔的恼怒、憤慨，从心坎里感受到憤激不平。她从这一件具体的事情談到一般的情形，談到所有的坏人，除了因为胃病而引起的干咳偶尔把她的話語打断以外，她一直用喉音（每逢怒气上冲的时候，她的嗓音就变粗起来）像喇叭似地吐出一串惹她厌恶的名字："眼泪汪汪的特利什克——！""格倫利希——！""佩尔曼內德——！"……使人奇怪的是在这些名字后竟又添上了一个新的，这个名字她总是带着无法形容的輕蔑、厌恨喊出来。那就是"檢察官——！"

过了一会，当胡果·威恩申克經理走进大厅来（他因为事务繁忙，每次都要迟到），平摆着两只拳头，特别活潑地搖摆着那裹在大礼服里的身軀，走上自己的位子，下嘴唇在窄窄的一条上鬍下搭拉着，現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样子——，这时談話就沉默下来，飯桌馬上被一种沉悶的令人痛苦的沉默籠罩住，每次都需要議員出头来打破这个僵局。議員随随便便地、像談一件买卖似地跟威恩申克經理打听那件事情現在怎么样。胡果·威恩申克回答說，事情很好，要多好有多好，順利极了……接着他就高高兴兴地談起别的事情来。他的情緒比往日任何时候都高，一双

眼睛肆无忌惮地东張西望，虽然一次也沒得到回答，他却不厌其煩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問盖尔达·布登勃洛克提琴拉得怎么样。他的話滔滔不絕，使人不愉快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由于意兴飞揚很少斟酌自己的詞句，因此常常讲出一些与这种場面不合的故事来。譬如說，他讲的一个故事是一个保姆因为害腸胃充气症而把人家托她看管的孩子的健康毁坏了。他模仿医生的口气，作出一副自认为滑稽的样子，喊道："誰在这儿放屁？是誰在这儿放屁？"听了这个故事，他的妻子臉漲得通紅，老参議夫人，托馬斯和盖尔达像木雕泥塑似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三位布登勃洛克小姐互相交换了个能刺进对方肉里去的眼光，連李克新·塞維琳坐在桌子下端也現出一副受了侮辱的样子，最多只有克罗格老参議噗地笑了一声——，可惜这些情形他从来注意不到，或者即使注意到，話也早已說出去了……

威恩申克經理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原来这位勤劳、严肃、体格健壮的人，这个虽然举止粗俗不善交际，却克尽职守、埋头工作的人竟然犯了重罪，而且据說不是一次，而是連續犯罪。不錯，人家已經把他控告了，已經在法院起了訴，告他多次进行不清楚的、触犯法律的商业活动。目前这件案子正在审理，結果如何，还不得而知！他犯的罪行究竟是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在不同的地区都发生过損失相当严重的火災，和这些受災戶訂有契約的保險公司本来应該賠出数目巨大的款項。但是据說威恩申克經理在从他的代理人那里很快地接到有关受災的密报以后，就有意識地进行欺騙，把这些受災戶轉保到其他保險公司，嫁禍于人。現在这个案件已經轉到檢察官手里，轉到檢察官莫里茨·哈根施特罗姆的手里……。

"托馬斯，"老参議夫人一次利用单独和她的儿子在一起的

机会問他說，“你对我說說……我一点也不明白。咱們对这件事該采取什么态度？”

他回答說：“是的，亲爱的母亲……該怎么对你說呢？当然，最好是說一切全沒問題，可惜我还不能这样认为。但是如果說威恩申克眞像某些人想的那样，犯了那样厉害的罪行，我也认为不可能。在新式商业活动里有一种东西人們叫作商业‘慣例’……援用慣例，就是玩弄一种不是完全无可指摘的手腕，和并不完全合乎成文的法律，在商业界以外的人看来已經可以算成是一种不誠实的举动，但是在商业界內部根据默契是可以被允許的。慣例和眞正的詐騙之間的分界綫非常难划……这且不去管它……如果威恩申克眞的作了什么事，他干的事也絕不会比他的許多同行干的更恶劣，只不过是那些人漏了网而已。但是……我也不因为这一点就认为这件案子会有什么好結局。要是在一个大城市里，也許他会被宣判无罪；可是在咱們这里，什么事都靠派系关系和个人好恶决定……这种情形他在寻找律师的时候应該愼重地考虑一下。咱們城里簡直沒有出色的律师，沒有口才又好閱历又多、会办疑难大事的高明人士。然而咱們这儿的律师老爷也有他們的特点，他們勾結成一伙，由于共同利益，由于沾亲带故，再不也許是彼此請吃几回飯，大家沆瀣一气，相互包庇。按照我的看法，威恩申克如果是个聰明人，就应該找一个本地的律师，可是他偏偏不。他认为必須——我說必須，就是說不管怎样他还是內心有鬼——得从柏林請一位辯护律师来，一位布列斯劳尔博士。这个人是个大无賴，利口如簧，有名的訟棍，据說他曾經帮助多少个詐騙人的破产者度过了牢獄之災。这次这个人看在丰厚謝仪份上一定也会照过去一样大施狡計……可是这样作有沒有用？我預料到，我們那些

可敬的律师們一定会把看家的本領使出来，打掉这个外地人的气焰，而且法官們凭了先入之見对于哈根施特罗姆博士的辯詞一定也特别听得入耳……此外，还該談談見証人。見証人怎么样呢？我看，威恩申克自己公司里的职員不見得会特别热心地替他卖力气。他那副粗暴的外表——这一点不但我們这些好心腸的人这么說，我想就是他自己也得承认——不会替他維持多少朋友……总起来說，媽媽，我覚得事情不怎么妙。如果出了不幸的事，对伊瑞卡說自然是件憾事，可是我更感到痛心的是为冬妮。她曾經說，哈根施特罗姆把这件案子拿到手里很得意，这句話說得有道理。这件事关系着我們所有的人，如果出了丑，我們大家都有份，因为威恩申克不管怎么說也是我們家的一員，跟我們同桌吃飯。讲到我自己，我是可以想办法脫身事外的。我知道，我該怎样做。当着别人的面，我要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完全与己无关的事，連审訊的时候我也不去旁听——虽然我倒很想去見識見識布列斯劳尔——，此外，为了不使别人产生流言蜚語，說我想运用自己的势力，我还要装作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可是冬妮呢？我簡直不願意想；威恩申克如果被判了刑对她将是一件多么悲慘的事。她极力辯駁，說这是别人的恶意中伤，是出于嫉妒而施的阴謀，可是只要听听在她說这些話时流露出什么样的恐惧就够了……她怕的是在她遭受了这么多次不幸以后，最后这一次光荣的位置，替她女儿操持家务的美差也将烟消云散。唉，您就注意看吧，以后事实越叫她对威恩申克的淸白发生怀疑，她越要替威恩申克叫屈……当然，他很可能是淸白的，完全淸白无罪的……我們一定得等着看，母亲，此外我們对待他、对待冬妮和伊瑞卡也要考虑得特别周到一些。可是我总覚得有些不妙……”

这一年的圣誕节就是在这种环境里一天天临近的。伊达替小約翰作了一个月份牌，在最后一張上画了一棵樅树，怀着激动的心情的小約翰就靠着这个月份牌，一天又一天地算計着这个不同平常的日子到来。

节日就要到来的征兆越来越多了……从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起在祖母的餐厅的墙上就挂起一張和眞人一般大的五彩的圣誕老人像。又有一天早晨汉諾发現他的被子、毯子和衣服上都撒滿了金末。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父亲躺在起居間的臥椅上看报，汉諾在讀格罗克① 作的《棕叶集》里一首題作《恩朵尔的巫婆》的詩，正在这时候，圣誕老人到这里来"打听这里的小孩"来了。"老人"虽然每年都照例出現一次，但是每次来都免不了給人一种意外之感。"老人"穿着一件毛朝外的长皮袍子，袍子上撒着金屑和雪花，戴着同样装飾起的一頂皮帽子，臉上塗着灰，在他的一大捧雪白的鬍鬚上和常人所沒有的濃密的眉毛上綴着燦烂的金銀綫。老人被請进来。他拖曳着两条腿走进来，像每年一样，用沙哑的嗓子宣布說，这个口袋——在他左肩上的——是为会讀祈禱詞的好孩子預备的。口袋里装的是苹果和金核桃。另外一边的藤条——在他右肩上的——是为坏孩子預备的……这就是圣誕老人。自然，这并不是那个道道地地的圣誕老人，說不定他只是理发师傅温采尔反穿着爸爸的皮衣服。但是旣然圣誕老人并不是一件純屬子虛烏有的事，很可能这个人就是了。于是汉諾像往年一样，小小的心臟噗通噗通地跳着，背起祈禱詞来。他一口气背完，只是因为紧張过度在中間換了几口气而中断一两回。接着他就得到允許把手伸进那只給好孩子預备的口袋里

① 格罗克(Karl Gerok, 1815—1890)：德国詩人和神学家。

抓了一把，可是这只口袋老人走的时候，总是忘記带走……

节日就这样开始了。在圣誕节前学校还必須塡发一張分数单，这一年爸爸看分数单这件事也順順利利地度过了……大客厅已經神秘地关起来，飯桌上已經摆出杏仁泥作的糖人和咖啡色的蛋糕，城里面已經是一片节日景象了。下过雪，天气变得非常寒冷，在那澄徹的、砭人肌肤的空气里从街头傳来意大利手搖風琴的流暢的或者是忧郁的調子，这些意大利人穿着絲絨的上衣，蓄着黑髯子，是到这里来赶节的。商店的橱窗里陈列出爭奇斗艳的圣誕节礼品。圍着市場中心的哥特式噴泉已經搭起圣誕节市場的五顏六色的游戏棚来。不論到什么地方去，都聞得見和陈列出售的樅树的淸香交融在一起的节日的香气。

最后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夜晚終于来了。这天晚上，在漁夫巷家中的客厅里分送了礼物。这次贈礼参加的只有亲屬里最亲近的几个人，这只是一个开始，一場序幕，一个开幕礼，因为隆重的圣誕夜照例是在老參議夫人那里庆祝。那时候全族人都要参加。所以在二十四日的傍晚，所有参加星期四团聚的人都聚集在孟街的風景大厅里，而且除了这些人外又邀請了从威斯瑪尔赶来的尤尔根·克罗格以及苔瑞斯·卫希布洛特和凱泰尔逊太太。

老太太这一天穿着灰黑条子的厚緞子衣服，紅扑扑的面頰，兴奋的目光，全身散发着刺蕊草香水的柔香，一批又一批地迎接走进屋子来的客人。当她默默地和来客拥抱的时候，手臂上的金鐲子就輕輕地发出一陣敲击声。这一天晚上她虽然說話不多，却非常兴奋，全身微微地抖动着。“我的上帝，您有点发抖吧，母亲！”議員带着盖尔达和汉諾走进来的时候，这样对她說……“我想一切都会順利度过的。”可是她吻了三个人以后，又輕輕地說：

“願耶穌基督保佑，願我在天国里的让保佑！”

确实如此，当年故世的老參議建立起的一套庄严的庆祝規程現在也要毫厘不爽地执行；一定要使这一个夜晚的各項活动充滿深沉的、肃靜的、由衷的欢愉的气氛，老参議夫人感到这是自己的責任，她一分钟也休息不下来，从这里走到那里，到处探看。圓柱大厅里圣瑪利教堂唱詩班的孩子已經聚集起来；餐厅里，李克新·塞維琳正給圣誕树和礼物盘进行最后的装修和安排；从餐厅出来，走到游廊，这里站着几个老人，个个带着一副羞澀、困窘的样子，他們是等着接受饋贈的穷人；再走回風景厅来，屋子里有些嘈杂，人們在随便地談着話，但是只需要老参議夫人无言地把目光向四周一扫，一切嘈杂和談話的声音立刻安靜下来。屋子里变得这样靜，連远处一个手搖風琴的声音都听得到。那琴声从不知何处的一条白雪皚皚的街头傳来，柔細而清晰，听去就和八音钟的声音一样。这时屋子里或坐或站一共将近二十个人，但是却比教堂还安靜。正像議員小声在他舅父尤斯图斯耳边說的一样，屋中的气氛使人感到有点像举行葬礼。

此外这种气氛也决不会为那种年輕人的突然一陣笑語声所打破，这一点大家一点也不用担心。只要看一眼，就可以知道，所有聚在这里的人都已經达到一种喜怒哀乐的表露都早已有了定型的年齡。这里有：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議員，他的臉色蒼白，相形之下，他面部的那种警觉有力的、甚至是幽默的表情都显得是一味的做作；他的妻子盖尔达，她一动不动地靠在靠背椅上，她的美丽而蒼白的臉向上仰望着，一双生得比較近、罩着一层青圈的眼睛奇異地泛着光輝，出神地凝視着枝形烛架的晶瑩閃爍的玻璃柱；他的妹妹，佩尔曼內德太太；他的表兄弟，那个沉默寡言、衣着朴实的尤尔根·克罗格；他的三位堂姐妹，弗利德利克，

亨利叶特和菲菲，在这三个人中，前两个人仿佛比过去变得更瘦、更长，后者却更矮更胖了，然而这三个人却有一个共同点，面部的表情永远也不变，永远是一副冷冷的尖刻的笑脸。她們对一切人、一切事都怀疑、都不以为然，仿佛在不停地問："眞的嗎？我們可不信这个。"……最后，这里还有那可怜的、面色黑灰的克罗蒂尔德，她的全部思想也許都放在未来的一頓晚餐上了。所有这些人都已經年过四十了，女主人、女主人的兄嫂以及瘦小枯干的苔瑞斯·卫希布洛特則早已六十出头，而高特霍尔德的未亡人，另一位布登勃洛克参議夫人和耳朵全聾了的凱泰尔逊太太則已經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正当青春妙年的只有伊瑞卡·威恩申克一个人。但是每当她那双酷肖格侖利希先生的淡藍色的眼睛向她的丈夫那方面瞟过去的时候——他丈夫的那头发剪得短短的、鬢角已經灰白的头，在画着田园景色的壁毯前边、沙发旁边不断地映入她的眼帘里——人們就可以看到，她的飽滿的胸脯呼吸急促，但却沒有声息地膨脹起来……商业慣例啊，賬簿啊，証人啊，檢察官啊，辯护律师啊，法官啊，这些混乱而可怕的思想一定在折磨着她；可是話又說回来了，屋子里哪个人又不为这种和节日气氛不相調和的思緒所苦恼呢？佩尔曼內德太太的女婿已經被人控告了，大家眼前就坐着这个触犯法律、破坏社会秩序、違反商业道德的人，說不定这个人还要丢更大的臉，要去坐牢。大家朦朧中都意識到这一点，这就使整个集会籠罩着一层奇異而可怕的暗影。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庆祝圣誕夜，中間却坐着一个罪犯！佩尔曼內德太太仰靠在自己的靠背椅上，神色变得更为庄重、森严。布来登街的三位布登勃洛克小姐的笑容也比以前更增加了一分尖刻……

孩子們怎么样呢？那个一綫单傳的傳宗接代的人呢？他是不是也感覺到这种不同平常的气氛有些森冷可怕呢？小伊利莎白的心情我們是无从知道的。这个小女孩穿着一种鑲着大緞子边的小衣裳（人們一看就知道这是佩尔曼內德太太的格調），坐在保姆怀里，大拇指攥在拳头里，咂着舌头，两只略微有一点凸的眼睛楞楞地向前望着。有时候她尖声尖气地喊一声，保姆就立刻輕輕地把她搖一搖。另一个孩子——汉諾則安安靜靜地坐在他母亲脚下的一只矮凳上，像他母亲一样，也在仰望着枝形烛架的玻璃柱……

只有克利斯蒂安不在場！克利斯蒂安到哪去了？直到这时候大家才发現，屋子里还短这个人。老参議夫人接二連三地把手从嘴角往鬢角上掠过去——这是她慣常爱作的一个手势——，好像在把一綹散乱的头发整归原位，而且这动作一次比一次作得更慌乱……她急急忙忙地吩咐了塞維琳小姐几句話，于是塞維琳从圣詩班的孩子們身边走过去，穿过圓柱大厅，穿过那些等待接受贈礼的穷人，走过游廊，在克利斯蒂安的房門上敲了敲。

克利斯蒂安馬上就出来了。他拐着两条細瘦的罗圈腿（从害过風湿性关节炎后这双腿就有一点跛），一边用手擦着秃脑門，不慌不忙地走进風景大厅来。

“老天爷，”他喊着說，“我差点忘了！”

“你差点忘了……”他的母亲学他的話說，僵在那里……

“可不是，差点忘了今天是圣誕节了……我坐在屋里看书……看一本南美洲旅行的书……哎呀，圣誕节我可不知道过了多少次了……”他添加說。正当他想給大家长篇大套地說一段他在倫敦一家第五等的歌舞場过圣誕节的故事的时候，忽然屋中的肃穆气氛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了，于是他皺着鼻子，踮着脚

走到自己的座位上。

"欢乐吧，你郇山的女儿！"唱詩班的孩子唱起来了。前一刻钟，这些孩子还在外边乱笑乱闹，以至議員不得不在門前边站了一会，才把他們鎮服住。如今他們却唱得这么美妙。那响亮的童音，在比較低沉的管風琴的伴奏下，清脆、欢騰地飄揚起来，带着所有人的心升騰，使三位老处女的笑容也变得温和多了。歌声使老年人想到自己，回忆起自己的过去，也使中年人暫时忘却了自己的煩恼。

汉諾本来一直抱着双膝，这时他把手放开。他的脸变得煞白，手里撫弄着矮凳边上的穗子，舌头舔着一只牙，嘴半張着，脸上的表情宛如呆痴了似的。每隔一些时候，他才覺出来要深吸一口气。因为空气里蕩漾着的是这样的美妙的歌声，像銀鈴一样的贊美歌，他的心不觉在一陣几乎使他痛苦的幸福中紧縮在一起。圣誕夜啊……从現在还紧閉着的高大的白漆双扇門門縫里飄出一陣陣的樅树香，引起他对里面的东西产生出无限美妙的想像，但是每年一次他总是把它們当作拿不到手的、人世少有的瑰宝似地等待着，小小的心臟兴奋得嘆通嘆通地跳着……里面为他准备的是什么呢？沒有錯，一定是他一心盼望着的东西，除非这件东西根本不可能得到而大人也事先就劝他打断这个念头以外，他拿到手的总是他希望着的东西。是一座戏院！一座木偶戏院。这座戏院馬上就要冲进他的眼帘，馬上就要把他召喚到自己的跟前去。在他給奶奶的一張他希望得到的礼物单中，这件玩具列在最前面，而且下面特别用粗綫条标志出来。自从看过一場《費德丽奥》以后，一座木偶戏院几乎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了。

不久以前，作为他到布瑞希特先生那里治牙去的犒劳，他第

一次到市剧院去看了一次戏。他紧靠着母亲，坐在包厢里。屏神静息地全神貫注在《費德丽奥》的音乐和表演上。从这一次起他連睡梦中梦到的也无非是歌剧的場面，他对戏剧的深情篤爱，几乎弄得他廢寢忘食。有时他在街上看見那些和他的克利斯蒂安叔父一样的人，戏院的常年看客，像多尔曼参議啊，經紀人高什啊……他說不出有多么羡慕。像他們那样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可以在戏院消磨掉，这种幸福怎能消受得了呢？如果他每星期能有一次在开演以前望一眼剧場，听一听乐器調弦的声音，看一看那紧閉着的幕布，这該是多大的幸福啊！不論是煤气灯的煤气也好，座位也好，音乐师也好，幕布也好……戏院里沒有一件东西他不喜欢。

他的木偶剧場大不大？寬不寬？幕是什么样的？一拿到手馬上要在那上面剪一个小洞，市剧院的幕上面不是也有一个窺視孔嗎？奶奶或者塞維琳小姐——因为奶奶照管不了这么多的事——能不能找到上演《費德丽奥》用的所有的布景啊？明天早晨他就找个清靜的地方躲起来，一个人演出一次……在幻想里他的角色好像已經唱起来了，因为在他脑子里音乐和剧院是紧紧联在一起的……

“尽情欢笑吧，耶路撒冷！”贊美詩已經唱到了尾声，按照賦格曲形式此起彼落的不同的声音唱到最后一个音节时平靜而愉快地疊合为一。清脆的和弦沉靜下来，深沉的宁靜籠罩住圓柱大厅和風景厅。似乎是受到这种寂靜的抑压，在座的人都把眼光垂下来；只有威恩申克經理和佩尔曼內德太太不在此例：前者的一对眼睛仍然是肆无忌憚地东張西望，后者不时发出一两声干咳，这种干咳是不能为任何东西压抑住的。老参議夫人慢慢地走到桌子前边，坐在沙发上一家人的中間（順便說一下，这只

沙发已經不像过去那样孤零零摆着，現在已經移到桌子前面了）。她把桌上的灯移近了一些，把那本金边已經褪色的其大无比的《圣經》拿过来，戴上眼鏡，解开系住书的两只皮扣子，翻到一处标着記号的地方。于是在她面前摊开了一面粗厚、发黄、印着特号字体的书頁。她又喝了一口糖水以后，就开始念起这章記載圣誕的书来。

她故意把这些她非常熟悉的詞句讀得很慢，讀得簡单有力、深入人心。她的声音在屋中的肃穆虔誠的气氛衬托下，显得旣清晰又动人。"給世人以福音！"她讀道。她剛剛停住，从圓柱大厅那面就傳来了《寂靜夜，神圣夜》的三重唱，于是風景大厅的人也都随着唱起来。他們唱得很小心，因为这里大多数人都沒有音乐修养，时不时会听到有誰把音唱低了，完全唱走了調子……然而这却并沒有破坏这只歌的感人的力量……佩尔曼內德太太一边唱嘴唇一边抖动，因为在所有这些人中只有她的过去充滿辛酸，只有她想在这神圣节日的一刻短促的平靜中回忆一下过去，而这只歌恰恰是最能使这种人发生旣甜蜜又痛苦的感触……凱泰尔逊太太低声飲泣着，虽然她的耳朵几乎是什么也听不見。

这只歌唱完以后，老參議夫人站起来，一手拉着她的孙子約翰，一手拉住重孙女伊利莎白，向屋子外边走去。年长的人都跟在她后边，年輕一些的人走在最后。經过圓柱大厅的时候，僕人們和等待領受饋贈的穷人也加入了这支队伍。这时大家齐声唱起《噢，樅树》这支歌来。克利斯蒂安叔叔走路时故意像个木偶人似地把腿甩得老高，又怪声怪气地把"噢，樅树"唱成"噢，松鼠"，引得孩子們哈哈大笑。就这样大家穿过完全敞开的高大的双扇折門仿佛走进天国里去，人人眼花撩乱，面上浮着笑容。

整个大厅里飘散着燒焦了的樅树枝的香味，无数閃爍耀目的小火光把大厅照耀得如同白昼。繪制着白色諸神雕像的天藍色的壁毯更增加了这間屋子的光亮程度。在悬着紫色窗帷的两扇窗戶中間摆着一株高大的樅树，树尖几乎碰着天花板。树上点綴着銀綫和一朵朵的大白百合花，树梢上一个全身发光的天使，树底下有耶穌誕生的全副模型。这株樅树从上到下綴滿小蜡烛，在屋中一片光海里彷佛是点点繁星。一張鋪着白桌布的长案，一头靠着窗戶，另一头差不多快要抵住房門。案上除了各种礼物以外，也摆着一串挂着糖果的小树，树枝上同样綴着許多小蜡烛。此外墙上还悬着煤气灯，房屋四角摆着几只鍍金烛架，也都点着粗大的蜡烛。一些长案上摆不下的大件礼物都并排摆在地上。两張小一点的桌子同样鋪着白桌布，陈列着礼物和小樅树，摆在屋門的两边：这是給下人和穷人准备的饋贈品。

这些灯光和这間面貌一新的老屋弄得大家有些眼花撩乱。他們首先唱着歌圍着屋子走了一圈，看一看躺着蜡制的耶穌童身像的馬槽，接着，在大家把屋中的东西看了个大概以后，就各自站在自己的位子上，靜默下来。

汉諾迷迷糊糊地彷佛失了神一样。他一进門，一双如饥似渴的眼睛早已发現了那座戏台……戏台摆在桌上其他礼物中間，显得这么大，这么闊气，他在睡梦里也沒敢想要这样漂亮的一个。可是他的位置換了，他站的地方正和去年的方向相反。这件事使得汉諾有些愕然，他甚至怀疑起来，这座美妙的戏台究竟是不是給他預备的。此外，戏台底下，地板上，还摆着另一件龐大的奇怪的东西，一件形状好像是五斗橱似的家具，这本来不在他的願望单上……难道这是給他的礼物嗎？

“这边来，孩子，看看这个，”老参議夫人說，掀开这件东西的

盖子。"我知道，你很喜欢彈賛美詩……費尔先生会教給你怎样彈……彈的时候老得踏踏板……有时候輕，有时候重……手不要抬起来，只要这样一点点地换着手指就成了……"

原来这是一架風琴，一架小巧漂亮的風琴。琴身漆作棕色，两边各有一个金屬柄，踏板是花的，还附有一只精巧的轉椅。汉諾按了一个和弦……立刻响起一声輕美的琴声，旁边的人不約而同地抬头向这边望过来。……汉諾抱住他的祖母。老太太也充滿爱撫地把他抱了一下，然后把他放开。她还要去接受别人的感謝呢！

他向那座玩具戏院走去。風琴簡直是一个令人目迷神夺的幻景，他現在还沒有时間观賞它。当人們的胸际洋溢着过多的幸福时，他对于个别的事物簡直无暇顾及，他需要把每件东西很快地浏覽一遍以后，才能回过来对事物的整体加以考察……噢，这里是提台詞人的小箱，一只貝壳形的小箱，这只小箱后面就是那华丽壮观的金紅两色的幕布。幕布已升了起来，舞台上正演出《費德丽奥》的最后一幕。可怜的罪犯合着手掌，唐·庇夹罗气势汹汹地站在一边，穿着一件鼓蓬蓬的大袖口的衣服。大臣全身穿着黑絨衣，步履匆忙地从后面赶来，为了把一切轉化为欢乐的結局。这一切都跟市劇院演的一模一样，甚至还要美一些。在汉諾的耳朵旁边又响起来歌劇的終曲，欢乐大合唱的声音，他坐在風琴旁边，把他还記得的一段曲子彈了出来……但是他馬上又站起来，去取那本他渴望已久的书，一本讲希腊神話的书。书是紅顏色的，封面上印着一个金色的帕拉斯·雅典娜像。他从自己的盛着杏仁糖和姜汁餅的盘子里撿了几块糖吃，就开始玩弄起一些小东西来，什么文具啊，本子啊等等。最后，他拿起一只鋼笔杆来，这只鋼笔杆上嵌着一只小玻璃泡，只要往眼睛上一

放，就仿佛有誰施展魔法似的看到一片瑞士的田园風景，这时他把别的什么都忘在脑后了……

一会儿，塞維琳小姐和使女到处走动，給大家送来了茶和餅干，当汉諾一边用茶浸着餅干吃的时候，他抽空向四周望了望。人們有的站在长案前边，有的沿着长案走来走去，大家指点着礼物，互相品評，有說有笑。案子上摆着各色各样的东西，磁的、鎳的、銀的、金的、木头的、絲的、布的，无所不有。对称地嵌着杏仁和糖漬果皮的大姜汁蛋糕和新出炉的、里面还松軟的其大无比的杏仁泥面包，交叉着摆了一大长串。佩尔曼內德太太手制的和經她装飾过的几件礼品：一只手提包、一个花盆垫、一个脚垫，都鑲着大緞子飄带。

时不时地有人走到小約翰的跟前，一边用胳臂摟住他的脖子，一边带着一副过分的、含有几分嘲弄的惊叹神情瞧一瞧他的礼物，这种神情在大人們欣賞孩子們的宝貝时常常会流露出来。只有克利斯蒂安叔父不懂得这种装腔作势，当他戴着一只钻石戒指（这是他从他母亲那里得来的礼物）悠悠蕩蕩地走到他侄儿身边，看見这座傀儡戏院的时候，他的喜悅和他侄儿的簡直沒有什么两样。

"哎呀，太有趣了！"他說，让幕布起落了几次，又退后一步，打量着舞台上的一幕戏。他的眼睛惶惑不安地在屋子里張望了一会儿，突然說"这是你要的嗎？——啊，原来是你自己要的。为什么要这个？你怎么会想起来这么个主意？你到戏院里去过了嗎？……看过《費德丽奥》？不錯，这出戏演得很好……你也要学一学，是不是？也要自己演一演？……喜欢到这种程度嗎？……听我說，孩子，让我劝你一句話，对这种事你可千万不要太入迷……对看戏之类的事……沒有好处，你的叔叔不会騙你的。我

一向也是对这种事太感觉兴趣，因此至今一事无成。我的一生走了不少歧路，你要知道……”

他教訓他的侄儿这一番話的时候，态度非常认真、恳切，可是汉諾只是带着好奇的神情呆呆地望着他。接着，他又默默地把这座舞台仔細地观察了一番。突然，他的一張大骨骼、瘦腮帮的臉泛出光采，他把舞台上的一个小木偶向前一移，就用嘶哑、顫抖的声音唱起那段題名《啊，多么可怕的犯罪》的唱詞来。接着他把風琴前的小椅子推在戏台前面，坐在上面，表演起这出歌剧来。他一面唱一面作手势、身段，一会儿模仿乐队指揮，一会儿又扮演剧中的角色。家里的人漸漸聚攏在他身后边。虽然也有人不以为然地搖搖头，但是大多数人都笑嘻嘻地欣賞着他的表演。汉諾更是心花怒放地直勾勾地望着他的叔父。可是演了一会以后，克利斯蒂安突然停了下来。他的臉上罩上一层不安的暗影。他用一只手摸了摸头頂，又从左半身摸下来，接着就皺着鼻子，愁眉苦臉地把身子向大家轉过来。

“唉，你們看，又来了，”他說，“懲罰又来了。每次我剛一寻点开心，它馬上就治我一下。这簡直不是病，你們知道，这是活活折磨人……叫你急不得恼不得，因为这边的神經都太短了。”

可是家里人并不太把他的这番訴苦当作一回事，正像他們也并不太看重他的表演一样。大家都漠不关心地散开了，几乎沒有一个人答理他。克利斯蒂安又独自在戏台前边默默地坐了半天，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这座舞台，露出一副滿腔心事的样子。最后他站了起来。

“好啦，孩子，好好玩吧，”他撫摸着汉諾的头发說。“可是不要玩得太多了……不要玩得把正經事忘了，听見了嗎？我自己就作錯了不少事……我要到俱乐部去走一趟！”他轉身对大人們

說。“他們今天也要庆祝圣誕节。一会儿見。”他迈着一对罗圈腿从圆柱大厅走出去。

这一天大家由于午飯吃得比平日早，所以吃起餅干、喝起茶来胃口都很好。但是餅干还沒吃完，馬上又傳遞过来几只大玻璃盆，盆里面盛着一种黄顏色的稀糊，中間还有許多小顆粒。原来这是給大家当点心吃的一种用鸡蛋、碎杏仁和玫瑰香精調混作出的杏仁酪，味道香甜适口。但是这东西也有个缺点，只要多吃了一小羹匙，就会引起严重的胃病；虽然如此，大家誰也沒有克制自己，甚至老参議夫人要求大家为晚飯“留点肚子”也不起什么作用。至于克罗蒂尔德，更是大显神通。她一句話也不說，只是臉上带着感謝的神情一勺接着一勺地吃杏仁酪，簡直把它当作了蕎麦粥。除了杏仁酪之外，为了給大家提神，还有用玻璃杯盛着的酒膏，可以就着英国式的葡萄餅干吃。漸漸地人們都带着自己的盘子走到風景大厅里去，圍着桌子东一簇西一簇地坐下来。

客厅里只剩下汉諾一个人，他这是第一年有資格留在孟街吃晚飯。小伊利莎白·威恩申克已經被送回家了。女僕們和那些等着賑济的人也都分到了礼物，离开这里。伊达·永格曼正在圓柱大厅里跟李克新·塞維琳聊天，虽然伊达平常总把自己当作女教师，在后者面前总是保持着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大樅树上的灯火已經燒完了、熄灭了，馬槽这时已經籠罩在黑影里；可是长桌上小杉树上的蜡烛，零零落落地还有燃着的，这里那里一根树枝被蜡烛点着了，毕毕剝剝地燃一陣，就使屋子里香味更增濃了一些。每一股微風吹动树枝，使系在树上的金銀箔搖搖幌幌，发出一陣清脆的淅淅瀝瀝的声音。現在屋子里又恢复了以前的寂靜，可以听到从遙远的街头穿过寒冷的夜晚傳来

的微弱的手搖風琴的声音。

汉諾完全沉醉在这圣誕夜的香气和声响里。他一边用手托着头念那本神話书，一边机械地吃着杏仁糖、杏仁酪和葡萄餅干，因为吃这些零食也是圣誕节的一个組成部分。他由于胃部撑得太滿而引起的一种脹悶和这一晚上的甜美的兴奋交織起来，形成一种旣忧郁又幸福的感覚，他正在讀宙斯为了取得諸神的領导权而經过的一些战斗，有时候他也听一会隔壁的談話，那里人們正在不厌其詳地談論着克罗蒂尔德的將来。

这一天晚上在所有的人里面，克罗蒂尔德是最幸福的一个人了，大家向她祝賀也好，对她揶揄也好，她一槪用微笑来回答，她那样灰暗的臉上居然也扫凈了平日的愁苦相；她因为高兴和激动連話也說不完全了。原来克罗蒂尔德已經被"圣約翰修道院"收納了。为这件事議員在管理委員会里暗中进行了一些活动，虽然也有些位先生風言風語地說这是裙带之私。大家都在談論这所值得表揚的慈善机构，說它和梅克侖堡、多貝尔廷和利勃尼茲几个地方的女修道院一样，专門撫恤本地一些孤老无依而又系出名門的老处女。貧苦的克罗蒂尔德今后总算有了一笔牢靠的养老金，虽然数目不多，然而以后每年还要增加，而且以后当她年老升到最高一級的时候，还可以在修道院里得到一間安靜而舒适的屋子……

小約翰在大人那边待了一会，但是不久他就又回到大厅来。这时大厅里已不像剛才那样灯火通明了，也不像开始那样輝煌燦烂，反而使人产生一种窘迫拘束之感。这时大厅里現出另一种魅人的力量。这是一种完全新奇的乐趣，彷彿是在演出以后漫步在蒙矓暗淡的舞台上探看一下幕后的秘密：走到近处看一看大樅树上的金蕊百合花，把圣嬰誕生模型上的小人和小动物拿

到手里玩弄一会，研究一下照亮伯利恒馬厩上透明的星星的蜡烛，掀开长案上的几乎垂到地上的桌布，看一看桌子底下的一堆堆的紙盒子和包装紙。

風景大厅里的談話这时也越来越索然寡味了。直到現在为止，大家为了怕破坏节日的气氛对那件极不愉快的事——威恩申克經理的訴訟案——始終是避而不談的（虽然这件事却沒有一分钟离开过大家的脑子），然而，仿佛是无法逃避似地，大家的話題慢慢地又轉到这件事上来。胡果·威恩申克本人大发議論，他故意做出非常活潑（甚至有些粗野）的神情和姿势。他向大家报告傳訊証人的一些細节——只是因为过节这件事才暫时擱置起来——責罵会长菲兰德博士的形迹昭著的偏心，把檢察长哈根施特罗姆博士的譏嘲的口吻大加訕笑抨击了一通，因为哈根施特罗姆每次跟他或者跟他的辯护証人說話时总是用这种譏嘲的口吻。他又告訴大家，布列斯劳尔已經非常巧妙地駁倒了几点对他不利的論据，而且向他保証，这件案子暫时决不会判决。——議員这里那里提出个問題，只不过是出于礼貌。佩尔曼內德太太聳着肩膀坐在沙发上，不断地嘟嚷着一些咒罵莫里茨·哈根施特罗姆的話。其余的人却都一声不响。他們十分沉默，弄得威恩申克經理也慢慢地閉住嘴。当时間在那边大厅小汉諾身边像在天堂一样飞快地过去的同时，这边風景大厅却籠罩在沉悶、抑郁、令人恐惧不安的寂靜里。直到八点半，克利斯蒂安从俱乐部单身汉庆祝圣誕节的晚会上回来的时候，这种寂靜仍然沒有被打破。

克利斯蒂安嘴唇上銜着一段早已熄灭的烟头，枯瘦的面頰泛着紅色。他从大厅里走进来，一进風景厅就向大家喊：“孩子們，大厅布置得太美了！威恩申克，我們今天眞应該把布列斯劳

尔邀了来；这种場面他一定沒有經历过。”

老参議夫人斜着眼睛冷冷地瞪了他一眼，但是換来的却只是克利斯蒂安的一个惊詫的臉色。他不明白老参議夫人的用意，他仍然是那么滿不在乎的样子。——九点钟的时候，大家开始吃晚飯。

这一年同过去每年一样，晚餐仍然开在圓柱大厅里。老参議夫人誠心誠意地按照老規矩作过餐前禱告：

降临到我們这里作客吧，我主耶穌，請把您給我們的面包賜个福。

接着，像过去每年过圣誕夜一样，她勉励了大家几句話，大意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記那些不能像布登勃洛克家这样幸福地欢度佳节的人……她的話讲完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心安理得地紛紛入座，准备享受这頓丰盛的晚餐。晚餐是以奶油鯉魚和萊茵的陈葡萄酒开始的。

議員撿起几片魚鱗放在錢包里；他相信这样在明年一年中他的錢会越花越多；可是克利斯蒂安却扫兴地說，这个法子幷不頂事。克罗格参議更是用不着这个法子，因为他根本不用怕出什么風險，他剩下的那点錢早就不值得为它操心了。这位老先生尽量远远地避着他的妻子坐着。几年来他差不多一句話也不跟她說，因为老太太一直沒有停止暗中寄錢去接济他們那个被剝夺了继承权的儿子亚寇伯。亚寇伯这几年始終在外面到处飄蕩，至于他究竟在哪儿，在倫敦，在巴黎，还是在美洲，这却只有他母亲一人說得清。上第二道菜的时候，大家談到那些出門在外的人，当克罗格老先生看見那位軟心眼儿的母亲擦眼泪的时候，不觉面色阴沉地皺起眉头来。大家談到那些在法兰克福和汉堡的人，也談到利加的蒂布修斯牧师，幷沒有說他什么坏話。議員还暗中跟

他妹妹冬妮为格侖利希和佩尔曼內德两位先生的健康干了一杯——这两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到底也曾經是他們家中的一員啊！

用栗子、葡萄干和苹果塡的火鸡得到大家普遍的贊揚。他們又开始和往年的作一番比較，結果一致认为，这么多年以来只有今年的火鸡最大。随着火鸡一同上来的还有炸土豆，两种青菜，两种煮水果。这些东西都是用大圓盆盛着，而且从数量丰富这一点看，仿佛这些食品都不是尾食或者小餐，而是每一道都能吃飽一家人的大菜。最后，大家又有机会喝到摩侖多尔夫公司的多年陈葡萄酒。

小約翰坐在爸爸和媽媽两人中間正费力地把一块带餡的鸡脯往胃里塡。他沒有蒂尔达姑姑那样的大胃口，他觉得自己有些疲倦，有些不舒服。他感到驕傲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居然也和大人同桌吃飯了。他面前也鋪着一块折疊得非常艺术的餐巾，餐巾上也摆着一块撒着罌粟粉的精美的小奶油面包，面前也摆着三只酒杯，不像过去那样只能从那只金高脚杯——这是克罗格舅舅作教父时送他的礼物——里喝酒……只是过了一会，当尤斯图斯舅舅开始把一种像油似的黃色希腊酒斟到大家的最小的酒杯里，紅、白、棕三色的冰点心也端上来的时候，他的胃口又来了。虽然他的牙几乎痛得使他受不了，他还是吃了一块紅顏色的，又吃了半块白的，最后还尝了几口巧克力餡的棕顏色的，咬了几口方格餅，喝了点甜酒。这时克利斯蒂安叔叔的談鋒已經上来，他也停止了吃喝，开始听起大人的談話来。

克利斯蒂安談的是俱乐部庆祝圣誕节的情形，据說，那里玩得很痛快。"我的老天爷！"他談話的声調是他談琼尼·桑德施托姆的故事时用的調子。"这些家伙喝瑞典混合酒就跟灌白水一

样！”

“嗯，”老参議夫人哼了一句，垂下眼皮来。

可是他不管这一套。他的眼睛开始咕噜噜地乱轉，他脑子里的各种思想、回忆也蜂拥而来，这些事情仿佛影子似地一片又一片地从他削瘦的臉上掠过去。

“你們中間有誰知道，”他問道，“喝多了瑞典酒是什么滋味嗎？我不是說喝醉了，我說的是第二天才感觉出来的那样酒后余醺的滋味……那感覚又奇怪又不舒服……一点不錯，又奇怪又不舒服。”

“好理由，眞値得你大为描述一番，”議員說。

“够了，克利斯蒂安，我們对这件事一点也不感觉兴趣，”老参議夫人說。

可是他好像沒听見老参議夫人說的話，每到这个时候，别人說什么他也听不进耳朵去。他沉默了一会。突然間，那触动他的思想仿佛已經成熟了，可以用詞語表达出来了。

“你走到哪儿，站到哪儿也覚得不舒服，”他开口說，皺着鼻子把臉轉向他的哥哥。“头痛，噁心……当然了，这种情形不单喝多了酒有。可是另外你还有一种‘粘膩’的感覚”——說到这里克利斯蒂安带着嫌恶的表情来回搓起手来——“你感覚全身粘膩，仿佛沒有洗干净。你把手洗了还是不頂事。你覚得手心粘湿，齷齪，手指甲好像沾上什么油膩东西……你洗过澡，也不管用，你的全身好像都皺巴巴的不干净。渾身到处都让你起急，难受，让你覚着噁心……你也知道这种感覚，是不是，托馬斯？”

“嗯，嗯！”議員答应着，不耐煩地揮了揮手。可是克利斯蒂安的这种不識分寸在一般人中实在少有，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突出。他絲毫也感覚不到他的談話全桌的人都听不入

耳，而且在今天晚上这种場合非常不合适，他仍然不厌其詳地继續描繪喝多了瑞典混合酒以后的反应，直到他认为已經把話都說尽了才漸漸地閉住嘴。

在大家开始吃奶油和乳酪以前，老参議夫人又向大家讲了几句話。即使不是每件事情都照我們愚昧、肤淺的看法那样发展，她說，最后我們所能得到的幸福还是非常多，足以使我們的心灵充滿对主的感謝。只是从这些年我們家禍福交替这一点来看，就知道主一天也沒有把他的手从我們这里拿开，主始終在按着自己的深沉、智慧的意旨指引我們一家人的命运，我們决不应該对主的心意妄加臆測。現在我們应該滿怀希望地一致为我們一家的幸福干杯，为我們一家的将来干杯，为将来，就是說在座的老人和比較年老的人早已在地下安息的时候……我們也要为孩子們干杯，老实說，今天实在是他們的节日……

因为威恩申克經理的小女儿已經回去了，在大人彼此碰杯的当儿，小約翰只好一个人圍着桌子走了一圈，跟所有的人，上至祖母下至塞維琳，一一地碰过杯。当他走到自己父亲跟前的时候，議員一边用自己的酒杯挨近了这个孩子的酒杯，一边温柔地把他的下巴搬起来，为了要看一看他的眼睛……但是他并沒有看見他的目光；汉諾的金黃色的长睫毛低低地垂着，一直垂到他眼睛底下的淡青色的眼圈上。

苔瑞斯·卫希布洛特用两手抱住汉諾的头，在两边面頰上一边嘖的吻了一下，接着又为他祝福說（她的語調那么恳切，上帝如果听見，一定不忍拒絕她的）：“祝你幸福，乖孩子！”

一个钟头以后，汉諾已經躺在他的床上了。他的床这时已經搬到靠着三楼游廊的一間前堂里，屋子左边挨着議員的更衣室。为了不使胃受挤压，他仰面躺着，这一天晚上他往胃里装了

这么多东西，胃一定还沒有把这些东西安排好位置。他兴奋地看着伊达向他床边走来。伊达已經在自己屋里換上睡衣，手里端着一杯水，一边走一边在空中搖晃。他很快地把这杯苏打水喝下去，扮了个鬼臉，又躺在床上。

“我非得都吐出去才行，伊达。”

“别瞎說，汉諾。你只要好好地仰面躺着就成了……你現在該知道，誰剛才三番五次地对你搖头摆手，不让你多往肚子里吃来着？不听大人話的又是哪个孩子……”

“說不定我一会儿就好……伊达，什么时候把那些东西給我？”

“明天一清早，孩子。”

“让他們把那些东西拿进来！我馬上就要！”

“好了，好了，汉諾，你还是应該先睡个小覚。”她吻了他一下，熄了灯，然后走出去。

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听任苏打水在他胃里发揮作用，（那是一种多么熨貼的感覚！）而在他紧閉着的眼睛里，又出現了大厅的灯烛輝煌的景象。他看見他的木偶舞台，看見他的風琴，他的神話书，他听見远处唱詩班的孩子又唱起《尽情欢乐吧，耶路撒冷》那首歌来。一切都輝煌燦烂。他的头有一点发热，嗡嗡地响着，他的心受到翻騰的胃的排挤、牵累，跳得很厉害，慢而不規則。在这种不舒适、兴奋、郁悶、疲倦和幸福几种感覚交織的情况下，他躺在床上很久也睡不着。

明天該是第三个圣誕夜了，大家要到苔瑞斯·卫希布洛特家里去庆祝，接受贈礼。他一想到这件事就跟看滑稽剧那样高兴。苔瑞斯·卫希布洛特从去年起已經完全放棄了办寄宿学校的事，所以米倫布林克那座小房子現在只有她和凱泰尔逊太太

两人住，她住楼下，凯泰尔逊太太住楼上。她那孱弱的小身体給她带来的病痛与日俱增，她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經不远。但是她那善良的天性和篤信宗教的順从精神却使她坦然接受了这件事。几年以来她每次过圣誕节，总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因此，每年在她那間热得过度的小屋子里过节时，她总是把自己最后一点力量都使出来，尽量使这个节日过得光彩。因为她沒有力量买許多东西，所以她总是每年都从自己的一点家私里拿出一部分不需用的东西作为贈礼。凡是那些她沒有也能湊和过去的东西她都摆在圣誕树底下：什么小玩艺啊，鎮紙啊，插針的小枕头啊，玻璃花瓶啊……此外还有从她全部藏书中挑撿出来的书，各种各样的形式和装幀的老书，什么《一个自我观察者的秘密日記》啊，赫貝尔[①]的《阿雷曼尼詩歌集》啊，克魯馬赫尔[②]的寓言啊……汉諾已經从她那儿得到过一本袖珍版的《布雷斯·巴斯加沉思录》[③]，这本书小得不用放大鏡就不能念。

“必舍夫酒”多得喝也喝不完，此外塞色密家的姜汁餅也是非常香甜适口的。可是由于卫希布洛特小姐每年庆祝她最后一次圣誕节总是这样心无二用，又加上她两手抖个不停，所以沒有一次晚上不发生点意外的事，出点不幸，鬧一件小乱子，一方面把客人逗得哄堂大笑，一方面又更提高了女主人的无言的热情。不是碰倒了一壶“必舍夫酒”，把什么东西都沾上紅色的甜汁子，就是大家正走过去拿礼物时，点綴起来的圣誕树忽然从木头座上倒下来……汉諾快要朦朧入睡时又想起去年鬧的乱子：正到快

① 赫貝尔(Johann Peter Hebel, 1760—1826)：德国作家。

② 克魯馬赫尔(Friedrich Adolph Krummacher, 1767—1845)：德国寓言詩作家。

③ 指法国著名哲学家及数学家布雷斯·巴斯加 (Blaise Pascal, 1623—1662) 的《哲学沉思录》。

要分礼物的时候。苦瑞斯·卫希布洛特剛剛讀过《圣經》，她念得那么用力，把所有字的母音都念錯了地方，接着她离开客人向房門那边退去，准备向客人們談几句話。她那駝着背的瘦小的身躯站在門檻上，双手交疊在平平的胸脯前。她的軟帽上的綠緞子飄带垂到窄小的肩膀上，在她头上面，門框上边，悬着一張用松树枝装飾起来的透明的字标，用小蜡烛照出几个字来："光荣归于俯临一切的上帝！"于是塞色密談起上帝的仁慈来，她也提到，这是她的最后一个圣誕节，最后她表示她願意用一个使徒的話来使大家快乐，說到这里她从头到脚都哆嗦起来，因为这句話太使她动情了。"欢乐吧！"她說，把头向旁边一倒，接着就用力摇晃起来。"我再說一次：'欢乐吧！'"正在这个时候，她头上的字标忽然燃燒起来，松枝噼噼拍拍，火苗嗚嗚作响，卫希布洛特小姐尖叫了一声，一下子跳开去，躲过那兜头掉下来的一个火团，誰也沒有想到她居然能跳得这么俐落……

汉諾一想起这位老小姐跳的样子，就感到十分滑稽，把头埋在枕头里，神經质地吃吃地笑了好几分钟。

第九章

佩尔曼內德太太匆匆地从布来登街上走过来。她的神情步履显得有些委靡頹唐，平日籠罩在她全身的那种驕矜的神色，只有从她的肩膀和头部还依稀能看出来一点。她在焦急、愁悶、极度匆忙中只能尽其所能地把殘余的一点驕矜摆出来，正像一个吃了敗仗的国王搜集些殘兵敗卒仓惶逃命一样……

哎呀，她的面容眞是凄慘！她的圓圓的、微微撅起来一点的上唇，平日本来是能增加她几分俏丽的，今天却抖动个不住，她

的眼睛因为恐怖而瞪得很大，直勾勾地凝視着前方，仿佛也在急促地赶路……她的头发，蓬乱地从風帽底下披散出来，她的臉色焦黄，正像她每次害胃病时一样。

可不是，最近一段时候她的胃病鬧得很厉害；在星期四团聚的日子一家人都看得出来她又在犯胃病。不論大家怎样設法躲避这块暗礁，談話最后还是要擱淺在胡果·威恩申克案这块礁石上，佩尔曼內德太太本人就不由自主地把談話引到这个方向去。每到这个时候她就非常激动地問，問天、問地、問一切人：莫利茨·哈根施特罗姆檢察官夜間怎么居然还能睡安稳覚！她不明白，她永远也不会明白……她越說情緒就越激动。“謝謝，我不吃，”她說，把所有的东西都从眼前推开。她的肩膀聳着，揚着头，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悶气。这时除了啤酒以外，她什么东西也不吃，这还是她嫁到慕尼黑去那几年养成的习慣，只是一个勁地把巴伐利亚出的冷啤酒往空肚子里灌，可是她的胃神經却公开叛变，对她痛加报复。这餐飯临近尾声的时候她总要站起来，走到下面花园或者院子里，依在伊达·永格曼也許是李克新·塞維琳身上，嘔吐一大陣。等她的胃把所有容納的东西都排除出去以后，就开始痛苦地抽搐起来，而且一抽搐就是好几分钟。这时她虽然吐不出来什么东西，却还要干嘔、痛苦很长一段时間。

这是一月里一个風雨交加的日子，时間大約在下午三点钟左右。当走到漁夫巷口的时候，佩尔曼內德太太拐了进来，匆匆地走过一段下坡路，便走进她哥哥的院子。她急慌慌地把門敲开，从过道里闖进她哥哥的办公室里。她的目光掠过写字台一直射到窗戶前边議員的老位子上，同时带着一种乞求的神情搖了搖头，托馬斯·布登勃洛克不由得馬上把手里的笔放下，迎着她走过来。

“什么事？”他問，皺起眉毛来……

“我要打攪你一小会，托馬斯……有点要紧事，一点也耽誤不得……”

他替她打开那扇通向他私人办公室的复着毛毯的門，等她妹妹走进来以后，随手又把門关紧，然后带着疑問的臉色望着她。

“湯姆，”她的声音在发抖，一双手在皮手筒里絞来絞去，“你一定得帮我們这笔款子……暫时墊一下……这笔保証金，我求求你，你一定得替我們交……我們沒有……我們上哪去找这两万五千馬克現金去？……以后，你还可以全数拿回来……而且很快就会拿回来……你知道……就是那件事，簡单地說，那件案子現在已經到了这个地步：要么是交出两万五千馬克的保証金，要么是哈根施特罗姆立刻下拘票。威恩申克以名誉向你担保，他决不离开这个地方……”

“眞到了这个地步了嗎，”議員說，搖了搖头。

“不是到了这地步，硬被他們搞到这个地步的，这些坏蛋！……”佩尔曼內德太太气得渾身无力，长叹了一口气，一歪身倒在身边一張漆布椅上。“而且他們还要往下搞呢，湯姆，非要搞到头不可……”

“冬妮，”議員說，他在桃花心木写字台前边側身坐下，一条腿搭在另一条上，用手支着头……“說眞心話，你还相信他是清白无辜的嗎？”

她嗚咽了几声，然后低低地、絕望地說：“哎，我也不相信，湯姆……我怎么还能相信呢？我这人一生碰到过这么多倒霉的事，我从一开始就不太相信，虽然我一直努力說服自己，让我自己相信。你知道，生活已經給了我这么多教訓，让我再相信誰淸白无罪

眞是一件非常难、非常难的事……咳，我从很早就怀疑他是不是眞有良心，这种怀疑使我非常痛苦，还有伊瑞卡本人，……她也怀疑他……她曾經流着眼泪把心里話告訴我……由于他在家里的行为而对他有了怀疑，自然这事我們誰也沒往外說……他的举动越来越粗野……他老是让伊瑞卡作出快乐的神情，替他驅愁解悶，越来越厉害，伊瑞卡稍微一不高兴，他就摔家具。你可不知道，他每天深夜怎么样把自己关起来弄他那些賬单呢……誰在外面一敲門，就听見他跳起来，大声喊：'是誰？是誰？'……"

她沉默了一会，又接着說下去，声音比以前大了些，"可是就算他犯了罪吧，就算他作了那些事吧！他也不是为装入自己的私囊，而是为了公司；再說……哎呀，上帝呀，在我們生活里总还有些事不能不考虑，湯姆！他既然和伊瑞卡結了婚，就得算咱們家的人……就得算咱們自己人……咱們总不能眼看着自己的人让人下到牢獄里去呀，我的老天！……"

他聳了聳肩膀。

"怎么，你聳肩膀，湯姆？难道你就情願忍受着，这群恶棍这样欺侮人不算，你还任凭他們騎到脖子上来？不成，总要想点办法才成！不能让他們判刑！……市长不是一向把你当作他的一只臂膀嗎？……上帝啊，难道議会不能立刻通过个赦免案嗎？……我坦白跟你說……在我找你来以前，我本想找克瑞梅去，打算不管怎样求他插一把手，求他管管这件事……他是警察局长……"

"哎，孩子，你这才是異想天开呢。"

"異想天开，湯姆？——伊瑞卡怎么办？小孩怎么办？"她說着把手籠向上一举，作个恳求的姿势。接着她沉默了一会，重又把手臂垂下来；她的嘴撇开，下巴抽着，哆嗦起来，两顆大泪珠从她低垂的眼皮底下滾出来。她又加了一句，声音非常低："我又

怎么办呢？”

“噢，冬妮，勇敢点！”她那种痛楚无望的样子打动了他，他不觉把椅子移到她前面，摸着她的头发，安慰她說。“事情还沒有走到絕路。他还沒有被判罪。一切都可能好轉。我先把保証金替你交出来，我自然沒有拒絕你的意思。此外还有布列斯劳尔，他是个很有神通的人……”

她流着眼泪搖了搖头。

“不会的，湯姆，事情不会有好結果的，我不相信会好轉。他們一定会判他罪，把他关起来，那时候伊瑞卡、孩子和我的苦日子就要来了。她的陪嫁費已經都花完了，都用在制办嫁奩、家具和油画上了……如果再卖掉，連原价的四分之一也收不回来……薪水月月被我們用淨……威恩申克一个子儿也沒存下。我們又得搬回母亲家来，如果母亲答应的話，等着他放出来……可是那个时候情形还要糟，我們能上哪儿去呢？……我們只好坐在石头上，”她嗚嗚咽咽地說。

“坐在石头上？”

“可不是，这是个典故……一个比喻……哎，不会好的。我遇到的坎坷太多了……我眞不知道，我造了什么孽……可是这却使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希望。过去我跟格侖利希和佩尔曼內德結婚的那些遭遇，現在又輪到伊瑞卡身上了……可是这一次你什么都能看到，就发生在你身边，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发生的，怎么样落在一个人头上！誰有办法逃脫？湯姆，我求你回答一句，有沒有办法逃脫！”她又重复了一句，眼泪汪汪地向着他点了点头。“我做什么事，什么事不順利，最后都要以災禍收場……上帝知道，我本来的存心是多么好！……我一直眞誠地希望，在这一生中能有点成就，为家庭增一点光……

現在这一次又算完了。这最后一次……結局依然是这样……”

她依在托馬斯温柔地摟着她的一只胳臂上，她哀哀地哭泣着，她哭她一生的坎坷困頓，哭她最后的希望又归于破灭。

一个星期以后胡果·威恩申克經理被判处了三年半的徒刑，而且立刻就鎯鐺下獄。在两造进行辯論的这一天，法庭旁听席上拥挤不堪。从柏林来的律师布列斯劳尔博士这一天作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辯护，人們从来沒听見过这样口如利簧的人。几个星期以后，經紀人塞吉斯門德·高什一談起布列斯劳尔的善用譏諷，一談起他的慷慨激昂和善于打动人心，还是贊不絕口。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在听了这一天的辯护之后，在俱乐部里常常往桌子后边一站，面前摆着一疊报紙当作卷宗，維肖維妙地模仿起这位辯护律师来。另外他在家里还常常对人說，搞法律实在是一門非常好的职业，他真应該学法律……甚至連那本人就是一位鉴賞家的檢察官哈根施特罗姆私下也对人說，他非常欣賞布列斯劳尔的演說。只是这位名律师的才干并沒有起什么作用，他的那些本地的同行还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和和气气告訴他，他們是不容許他在这里任意顚倒是非的……

經理被拘捕以后不得不进行一次拍卖，拍卖过后，本城的人逐漸把胡果·威恩申克这个人忘在脑后了。可是在星期日全家团聚的这一天，布来登街的小姐一遇到机会总要表白一下：她們第一次見面就从这个人的眼神看出来，这个人不够規矩，稟性有許多缺陷，将来一定得不了善果。只是由于种种顾虑，当时她們才将这些判断悶在心里沒有說出来，現在看来，这些顾虑眞有些多余了。

第 九 部

第 一 章

布登勃洛克議員跟在老医生格拉包夫和另一位年輕医生朗哈尔斯身后，从老參議夫人的寢室里走进早餐室里，随手把門关上。朗哈尔斯医生就是本城朗哈尔斯家的人，开业行医才不过一年左右。

“对不起，两位先生，我再耽擱你們一小会儿，”議員說，領着他們走上楼，穿过游廊和圓柱大厅走进風景厅去，由于秋季的寒冷、潮湿的气候，这間屋子已經升起火来。“你們一定了解我心里多么忧急……請坐！如果可能的話，我还要請两位設法使我寬寬心。”

“哪里話，亲爱的議員先生！”格拉包夫医生回答說。他舒适地向后一靠，下巴縮在領子后边，双手握住帽子，把帽沿抵在胸口上。另一位朗哈尔斯医生，一位皮肤黝黑、身材粗矮的紳士則把礼帽放在身旁地毯上，一心观察着自己的一双小得出奇的、生滿汗毛的手。这个人蓄着两撇尖髭鬚，短直的头发，眼神极美，臉上都带着浮华的神色。“眼下还絕对用不着焦灼不安，您尽管放心吧……以令堂大人的体质来說，有相当的抵抗力……确实如

此，几年来我一直給您府上做医药顾問，我深知道老太太身体的抵抗力，就她的年岁論，这种抵抗力实在惊人……我敢这样对您說……”

“是的，照她这样的年岁的人，眞是……”議員不安地說，一面捻着自己的长鬚尖。

“我自然不是說，令堂大人明天就能下地走动了，”格拉包夫医生继續用他的温柔的語調說。“我想您自己也不会从病人那儿得到这种印象的，亲爱的議員先生。我們不否认，粘膜炎在最近二十四小时情况有点恶化。昨天晚上我就认为病人的恶寒不是好現象，今天果然发展成腰痛、气促了。此外，也还有一点温度，当然，一点也不严重，但是总得算有一点温度。最后还有一句話，亲爱的議員先生，我們对另外一点險兆也要有所估計，老太太的肺部也受到一些感染……”

“这么一說肺部也发炎了？”議員問道，目光从一个医生的脸轉到另一个医生脸上……

“不錯——是肺炎，”朗哈尔斯医生說，严肃地一本正經地向前俯了一下身。

“只不过右肺稍微有些发炎，”那位家庭顾問医生搶过来說，“我們一定要尽力設法，不使它扩大……”

“这么一說，还是有理由使人感到忧虑啊？”議員凝神屏息地坐在那里，目不轉睛地看着对方的脸。

“忧虑么？噢……我們忧虑的应該是，正像我剛才說过的，如何把疾病局限在一处，使咳嗽减輕，用全力降低热度……在这方面金鸡納霜是会奏效的……此外还有一件事，亲爱的議員先生……您不应該让个别的征候吓倒，对不对？如果病人的气喘比現在更严重一点，如果夜間說譫語，或者明天要有点嘔吐……

您知道，就是吐黄水，也許夾着点血……这都是自然的現象，都是在我們意料之中的正常的現象。您要預先有所准备，还有那位全心伏侍病人、令人敬佩的佩尔曼內德太太也应該有所准备……順便問一句，佩尔曼內德太太身体好不好？我完全忘記問她的胃病最近怎么样了……”

“跟过去一样。我沒听說有什么变化。現在对她的身体的忧虑自然也退居次位了……”

“当然，当然。对了……我倒又想到一件事：令妹很需要休息，特别是在夜間，可是塞維琳小姐一个人大概又忙不过来……請一位护士来怎么样，亲爱的議員先生？我們那里天主堂的护士团一向很承您关照……要是她們的团員听說給您来帮忙，一定非常高兴。”

“您认为有这个需要嗎？”

“我这只是作为建議。这些护士很会作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她們又有經驗、又善于体貼入微，对病人很能起撫慰的作用……特别是这种病症，正像我剛才說的，带着許多討厌的小征候……好，让我再說一遍：您要把心放寬，对不对，議員先生？咱們看病情怎么发展再說……今天晚上咱們再商量商量……”

“就这样办吧，”朗哈尔斯医生說，拿起自己的圓礼帽，跟老医生一齐站起来。可是議員仍然坐着沒动，他的話还沒有說完，他心里还有个問題，还想再探詢一下……

“两位先生，”他說，“再說一句話……我的兄弟神經不很健全，經受不住打击……你們认为，我把母亲的病情通知他好呢，还是先不通知他？也許該叫他……早一点回家来？”

“令弟克利斯蒂安不在城里嗎？”

“不在，他到汉堡去了。去一个短时期。据我所知，是为了

商业上的一点事。”

格拉包夫医生看了他的同僚一眼，然后笑着摇摇議員的手說：“既然这样，咱們就让他安心致公吧！为什么让他受一場虛惊呢？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需要他回来，譬如說，为了安定病人的精神，或者是提高病人的情緒……反正我們时間还有的是……时間有的是……”

当主客一起穿过圓柱大厅和游廊向回走的时候，他們在楼梯的轉角上又站了一会，談了談别的事，談了談政治，談了談剛剛結束的战爭带来的动蕩和变革……

“好哇，好时候要来了，对不对，議員先生？遍地黃金……到处人心振奋。”

議員含糊其辞地答应了两句。他承认战爭大大地活跃了和俄国进行的粮食貿易，談到因为供应軍粮燕麦进口的数量大为增加，但是他也說利潤的分配是极不平均的……

医生們告辞出去，布登勃洛克議員轉过身来，准备再到病人的屋子里看一看。他思索着格拉包夫剛才說的話……格拉包夫的話吞吞吐吐……給人的感覚是，他不敢說出一句明确肯定的話。“肺部发炎”是唯一一个意义明确的字，这个字經过朗哈尔斯医生轉譯成科学术語并不能使人更心安些。像老參議夫人这样的年紀害肺炎……只从两个医生双双走进走出这一点看，这件事就显得非常严重。这全是格拉包夫一手安排的，他安排得很自然，几乎沒有使人理会到。他对人說，他准备不久就退休，他想让朗哈尔斯将来替自己在这些老主顾家行医，所以他現在就常常带着朗哈尔斯到处走动，而且他把这件事看作是一件乐趣……

当議員走进那光綫朦朧的臥室里的时候，他的面容变得开

朗、步伐也輕快起来。这是他的习惯，总喜欢用鎮靜和自信的表情把愁悶和疲倦之色掩盖起来。这样，在他拉开屋門时，这副假面仿佛只受到意志的一声号令就自动罩在他臉上了。

佩尔曼內德太太在一張幔帳挂起来的大床床沿上坐着，拉着母亲的手。老太太靠着枕头躺着，听見人声就把头向来人那边轉去，用她那一双淡藍色的眼睛盯着来人的面孔。她的目光流露着强自克制着的鎮靜，然而又炯炯逼人。由于她的目光是斜着射过来的，所以看去还像暗怀着譎詐的心机。除了她蒼白的肤色以及面頰因为发燒而泛着两片紅色以外，她的面容絲毫也沒有憔悴虛弱的病容。这位老太太对于自己的病情非常注意，比四周任何一个人都更注意，可是話又得說回来，病倒的人难道不正是她自己么？她对于这場病心怀戒惧，她不肯靜靜地躺下，听任病情自然发展下去……

“他們說什么了，托馬斯？”她問道。她的声音坚定而兴奋，但随着就劇烈地咳嗽起来。她紧閉着嘴唇，想把咳嗽压回去，但是还是抑制不住，她不得不用手按住右半边身子。

“他們說，”議員等她这一陣咳嗽过去以后，一边摩着她的手，一边回答說……“他們說，咱們的好母亲过不了两天就可以下地了。您現在还不能下地，这是因为这場討厌的咳嗽使您的肺受了点伤害，……还不能叫作肺炎，”他看他母亲的目光紧紧地逼着他，赶忙添加了一句……“即使是肺炎，这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有的是比肺炎更可怕的病呢！簡单地說，肺部受了点刺激，两位大夫都这样說，他們的話大概是对的……塞維琳到哪里去了？”

“到药房去了，”佩尔曼內德太太說。

“你們看，她又到药房去啦，而你呢，冬妮，你好像随时都有

入梦的可能。不成啊，不能这样下去啦，哪怕就是两三天的事呢……咱們得請一位护士来，你們以为如何？好吧，就这样，我馬上派人到修女会护士团去打听一下，看她們有沒有富余的人……"

"托馬斯，"老参議夫人怕再引起咳嗽，这次說話的語調很小心。"让我对你說，你每次都是偏袒这些天主教会的修女，不理会基督教的修女，你这种作法可眞給我們得罪不少人！你替前一种人弄到不少好处，对后一种人却什么事也沒作。我告訴你，普灵斯亥姆牧师最近毫不掩飾地跟我抱怨过这件事……"

"他抱怨又有什么用？我一向认为天主教修女比新教修女忠实、热心，更富于自我犧牲的精神。新教的修女可不是这样实在的人……簡单地說，她們世俗、自私、庸俗……天主教修女不为世俗所牵累，因此我相信她們离天国也一定更近些。而且正因为她們欠着我的情，所以咱們最好是請她們来。汉諾那次抽瘋，还不是多亏李安德拉修女的看护，我眞希望这次还碰上她有工夫……"

派来的果然是李安德拉修女。她把她的小手提包、斗篷和罩在白帽外面的灰色头紗一声不响地放下以后，馬上就开始执行她的职务。她的言語和动作既和藹又亲切；她腰带上悬着一挂念珠，一走动起来就发出輕輕的响声。她不分昼夜地伺候着这位嬌慣坏了的、煩躁不堪的病人。当另一位护士来替换她让她回去睡一会觉的时候，她彷彿把这种必要的休息也看作是自己一个缺陷，因而总是万分抱歉地悄悄离开这里。

老参議夫人的病床一刻也离不开人。她的病况越不見起色，她就越把自己的思想和注意力全部放在疾病上。她对于这場病既怕又恨，而且毫不掩飾这种幼稚的憎恨的心情。这位过

去交际場中的貴妇本来已經根深蒂固地习慣于生活中的一切享受，到了暮年却皈依了宗教，致力起慈善事业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許不仅是由于她对于亡夫忠貞，而且也出于一种模糊的本能的驅使，叫她求上天寬恕她那过于强盛的生命力，让她死前减少一点痛苦吧！然而她是不能毫无痛苦地死去的。虽然她也經历过不少忧患、折磨，她的腰板却并沒有弯曲，眼神依旧炯炯发光。她喜欢丰盛的菜肴，喜欢讲究的、有排場的衣着；在她周圍发生或存在的不愉快的事，她不是装作看不見，就是有意掩飾过去，她只是心滿意足地享受她的长子給家中带来的光荣和威望：如今这場病，这場肺炎却突然侵襲到她的挺拔的身軀上来，事先沒有給她任何精神上的准备，稍微减弱一些疾病凶猛的来势。……它完全沒有那种蛀蝕一个人精力的长期病魔的纏困，沒有那种使人漸漸对生活、对产生痛苦的环境感到厌倦而对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环境和那永久安息产生向往的病魔纏困……老参議夫人晚年虽然篤信宗教，她却始終沒有离开尘世的心意，她模模糊糊地想到，如果这場疾病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的話，那么最后的时辰一到，这場病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摧毁她的抵抗力，对她的肉体痛加折磨，迫使她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个战败者，老夫人一想到这里，就不禁不寒而栗。

她不断地禱告，但是更多的是察看自己的病情，只要她神志清楚的时候，她不是給自己診脉，量体温，就是跟咳嗽进行战斗……然而她的脉搏并不好，体温退了一点以后，又升得很高，使她从恶寒一轉而为发高热說譫語。此外她的咳嗽也越来越厉害，咳嗽得五臟六腑都疼痛不堪，而且痰中带血，呼吸喘急。这些病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她右肺上发炎的地方已經不只是肺尖一点，而是已經扩延到整个肺叶上去。左肺也有被感染的現象，

朗哈尔斯医生看着自己的手指甲說，这是"肝样变"，格拉包夫医生对这种病象却一語不发……高燒一刻不停地侵蝕着病人。不久，胃部也开始失去机能。病人的体力一天弱似一天——虽然那过程是緩慢的，然而却是无可挽救的。

她对自己体力这样衰敗非常注意，只要吃得下，总是努力把家里給她弄的一些滋补食品吃下去。該什么时候吃药，她比护士記得更清楚，她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自己的疾病上，以致除了医生以外，她几乎不跟别人談話，或者至少可以說，只有跟医生談話她才显得有兴趣。最初，医生还允許一些熟人来探病，比如說，"耶路撒冷晚会"的会員啊，平常有来往的一些上了年紀的太太啊，牧师太太等等，可是对这些人她都表現得一片冷淡，或者即使表面亲热，也看得出她的思想别有所屬，而且所有这些人她都很快地就打发走。甚至家里人也很痛苦地感覺到老太太对待他們的那种冷漠神情，有时甚至冷漠到不爱答理的程度，那样子仿佛在說："你們一点也不能帮助我。"甚至她精神好一点的时候，汉諾来看她，她也只不过随便摸一下孩子的臉蛋，就轉过臉去。从她的神情，人們看得出来她在想什么，她想的是："孩子啊，你們都很可爱，可是我——我大概活不长了！"可是对于两位医生，她却衷心欢迎，表現出一片热誠，不厌其詳地跟他們討論自己的病状……

一天两位盖尔哈特老太太，就是保尔·盖尔哈特的两个后裔到这里来了。她們照例披着斗篷，戴着盘子形状的帽子，手里还拿着粮食口袋，因为她們剛去給穷人施舍过。家里人不好意思拦阻这两个人看望她們生病的朋友。她們看望老夫人的时候，恰好旁边沒有别的人。只有天知道，她們在床旁边跟病人嘀咕了些什么。当她們走出去的时候，她們的眼神和面容显得比

往常更清澈，更温和，更神秘莫測，而老参議夫人躺在里面，眼神和面容和走掉的两人也一模一样。她非常安靜地躺在那里，气色平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平和，她的呼吸虽然間隔很长，却很均匀，眼看着她一点一点地衰弱下去。佩尔曼內德太太在两位盖尔哈特小姐的后面咕噜了一句不好听的話，立刻派人去請大夫。两位大夫剛剛在門边露面，老参議夫人的样子立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令人吃惊的变化。她好像从梦中惊醒，渾身乱动，几乎挺立起来。一看到两位医生，一看到这两位医术并不高明的医生，老夫人立刻又从天国回到了尘世。她向他們伸出两臂，急忙开始說："欢迎你們，两位先生！我現在是这样，今天一整天……"

然而她的两边肺都已发炎的事，早已是不能遮掩的事实了。

"是的，亲爱的議員先生，"格拉包夫医生拉住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两只手說……"我們沒有能阻止住，現在已經蔓延到两个肺叶上了，您对这件事跟我們一样清楚，情形确实是相当严重，我不会用好听的話蒙騙您，不管病人是二十岁还是七十岁，从病情来看，都不容人不悬心；如果今天您再問我，要不要給令弟克利斯蒂安先生写封信，或者甚至給他去封电报，我想我是不会劝阻您的……順便問您一下，令弟近况怎么样？令弟眞是位有風趣的人，我很喜欢他的为人……可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亲爱的議員先生，您千万不要誤会我剛才这一番話，而把事情想到太远的地方去！不要想馬上就会出什么凶險……哎呀，瞧我这个人，眞是不会說話，怎么說出这个字来。可是虽然这么說，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是应該早日考虑一下将来万一的事情……老太太这次生病，作为一个病人，我們对于他老人家非常滿意。她处处跟我們合作，从沒有让我們感到有棘手的地方……决不是我們說

奉承話，像这样的温顺的病人实在少有！所以希望还很大，亲爱的議員先生，希望还很大！我們尽可以把事情往好里想！”

然而在以后的几天中，家里人虽然都还怀着希望，那希望却显然是做作。而不是出自眞心。病人的神情笑貌都改变了，变得那么陌生，完全不是她往日的样子了。从她的嘴里常常吐出几句奇怪的話来，他們簡直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話仿佛切断了病人回到生活的道路，注定她将走向死亡去。哪怕她是他們最亲爱的人呢，他們也无力再让她站起来，重新回到他們中間来。因为即使他們有起死回生之力，她也只能像是一个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人，随身带来的是一团阴森恐怖之气……

虽然她的一些器官受着頑强的意志的支配，仍然在运动着，但是她身体即将衰敗解体的那些可怖的征象已經一一露头了。因为老参議夫人从害感冒卧床不起，已經躺了几个星期，所以她的全身生滿了褥疮，封不了口，一天比一天严重。她一点觉也不睡，一来固然是因为受了疮痛、咳嗽和气促的攪扰，二来也因为她自己不睡，她总是极力保持着清醒状态。只有高热有时候才使她昏迷几分钟，然而即使在她清醒的时候，她也不断在和那些久已离开人世的人大声說話。一天黄昏的时候，她忽然高声說：“好吧，亲爱的让，我来了！”她的声音虽然带着些恐怖，却很热切，而且仿佛就在回答一个站在她紧跟前的人似的。听了她这样回答，人們几乎要相信自己也听到久已去世的老参議呼喚她的声音了。

克利斯蒂安回到家里来了。他从汉堡赶回来，据他自己說，他去汉堡是为了办点事。他在老太太的病房里只呆了一会就走出来。他一边轉动着眼珠，一边擦着脑門說：“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可受不了。”

普灵斯亥姆牧师也来了，他神情冷淡地扫了李安德拉修女一眼，就用抑揚頓挫的声音在老參議夫人的床前禱告起来。

以后几天，病人暫时好轉了，这是迴光返照。热度降低了，气力仿佛也恢复了，疼痛也減輕了，同时也說了几句令人产生希望的清醒話，这一切不禁使周圍的人淌出喜悅的眼泪……

“孩子們，咱們会挽留住她的，你們看吧，咱們还是能挽留住她老人家的。”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說。“今年咱們还会跟她一块过圣誕节，可是咱們一定不能让她像去年那样兴奋了……”

然而就是在第二天夜里，盖尔达和她的丈夫剛剛上床不久，佩尔曼內德太太就派人把他俩請到孟街去了。病人这时已經挣扎在生死之間了。外面急風卷着冷雨，嘣嘣地敲打着窗玻璃。

当議員和他的夫人走进屋子的时候，两位大夫也早已請来了。桌子上摆着两架枝形烛台，克利斯蒂安也被人从他的寝室里請下来，他背对着床坐着，弯着腰，两手支着脑門。大家在等着病人的兄弟——尤斯图斯·克罗格。已經派人請他去了。佩尔曼內德太太和伊瑞卡·威恩申克站在床脚低声啜泣。李安德拉修女和塞維琳小姐两个人却沒有事可作，只是忧郁地望着病人的脸。

老參議夫人仰臥在床上，背后垫了一大迭枕头，两只手抖个不住，一刻不停地撕抓身上的被盖。这双手过去曾經那么美丽过，洁白皮肤下隐露着縷縷青筋，如今却变得枯瘦如柴，灰敗不堪。她的头上戴着一頂白色睡帽，每隔一定的时候就在枕头上变个方向，让人瞧着心慌意乱。她的嘴唇已經向里抽縮起来，每次带着很大的痛苦呼吸一次，就像吞东西似地一張又一合。她的一双眼窩下陷的眼睛慌乱无主地瞧瞧这里又瞧瞧那里，有时又仿佛怀着无限忌妒似地死死地盯住身旁的一个人。这些人穿

得衣冠楚楚，能够自由地呼吸，生命是属于他們的，可是这些人对于面前这位将死的人却束手无策，他們唯一的牺牲也只不过是眼睜睜地看着这幅凄惨的图画而已。夜慢慢地过去，病人并沒有什么变化。

"您看还能延續多久？"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趁朗哈尔斯医生正在給病人打一种什么药針的时候，把格拉包夫医生拉到屋子后面去，低声問他。佩尔曼內德太太用手帕捂着嘴也凑到跟前来。

"很难說，亲爱的議員先生，"格拉包夫医生回答道。"病人可能在五分钟以后就咽气，也可能再拖几个钟头……我不敢說肯定的話。現在病人的肺部正在充水……我們叫作肺水肿……"

"我知道，"佩尔曼內德太太搶着說，一面在手帕后面点了点头。泪珠从面頰上滾落下来。"常常是因为肺炎引起来的……肺叶里慢慢地聚集起一种流质，情形严重的話，病人的呼吸就被窒息住了……不錯，我知道……"

議員把两手紧握在胸前，向病床那面望过去。

"唉，病人多么痛苦啊！"他低声說。

"不会的！"格拉包夫医生用同样低的声音說，但是声音里却带着无限的权威性，同时他的一副温和的长面孔也皺起許多皺紋来，增加了他語气的坚定性。"这是假象，請你們相信我的話，亲爱的朋友，这是假象……病人的神志已經不清楚了……你們看到的，絕大部分都是一种反射性的动作……請你們相信我的話……"

托馬斯回答說："但願如此！"——但是即使是一个孩子，从老参議夫人的眼神里也可以看出来，她的知觉一点也沒有失去，她什么都感覚得到……

大家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克罗格参議这时也来了，他也紅着眼睛在床边坐下，身子向前傾着倚在他的拐杖上。

病人的动作更加忙乱了。她的已經被死亡攫到手里的身体从头頂到脚踵都充满了惊惧不安、难言的恐怖和痛苦以及无法逃脫的孤独絕望的感觉。她的一双仿佛在向人哀訴痛苦、乞求怜憫的眼睛随着脑袋的翻滾有时僵直地紧紧閉起来，有时又瞪得滚圓，連眼球上的紅絲都突現出来。然而病人并未失去知覚。

三点钟敲过不久，克利斯蒂安站起身来。"我受不了，"說着他就一路扶着家具一跛一拐地走出門去。这时候伊瑞卡·威恩申克和塞維琳小姐多半是受了病人的单調的呻吟声的催眠作用，也各自在椅子上入了梦乡，面孔睡得紅通通的。

四点钟左右，病人的情况更坏了。大家把她斜倚起来，不断地給她擦脑門上的汗。病人这时几乎已經不能呼吸了，她的恐怖也越来越厉害。"我要……睡一会……！"她吃力地說。"給我点药吃……！"然而他們却一点也不想給她服什么安眠药品。

忽然間，她又开始像剛才那样地說譫語了，她好像在回答一个大家都听不見的声音。"唉，让，馬上就来了……！"接着又說："唉，亲爱的克拉拉，我来了……！"

接着那掙扎又开始了……还是在和死亡掙扎嗎？不是的，她現在是为了要到死那边去在和生作斗爭。"我要……"她喘着气說……"我不能……睡一会！……大夫，可怜可怜我！让我睡一会……！"

这一句"可怜可怜我"使得佩尔曼內德太太放声痛哭起来，托馬斯也用两手抱了一会头，低声呻吟起来。可是医生們是知道自己的責任的。无論在什么情形下，他們也要尽可能使病人多在人世停留一会，虽然这时只要用一点麻醉药就会使病人

的灵魂毫无抵抗地离开軀壳。医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职責不是催人死亡，而是不惜一切代价留住病人的生命。此外他們这样做也还有某些宗教和道德上的根据，他們在大学里很可能听人宣讲过这些理論，虽然目前他們并不一定就想到这些……他們不但沒有依照病人的話，相反地，却用各种針药加强病人心臟的跳动，而且好几次通过引病人作嘔的办法暫时減輕病人一些痛苦。

到了五点钟，这种痛苦掙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病人的身体痙攣地挺伸着，眼睛瞪得滚圓，伸着两臂，东摸西摸，好像要抓住点什么东西，要拉住什么人向她伸过来的手。她不住嘴地朝空中，朝四面八方回答那只有她自己才听得見的呼喚，好像这时那呼喚变得越来越勤，越来越急迫了。圍在她四周的人这时的感覚是，仿佛不仅是她故世的丈夫和女儿，而且她的父母，公婆，和許許多多先她而离开人世的人都来迎接她似的。她喊出一些生疏的名字，屋子里的人甚至不知道哪个死者是叫这个名字的。“唉！”她一边喊一边向四面摆头……。“我就来……立刻就来……一小会儿……唉唷……我不能……給我点药，大夫們……”

六点半钟病人安靜了一会儿。但是只过了一会儿，她那被疾病折磨得变了形的蒼老的面部突然抽搐了一陣，露出一絲带有恐怖的突然的喜悦和一点令人战栗的阴沉而溫柔的顏色，她飞快地把手伸出去，同时带着无比的順从和旣恐怖又情深的无限柔順，大声喊了一声——她的喊声是那么慌急、促迫，令人感覚到，在呼喚她的喊声和她的答語間只有一秒钟的間隔——“我来了！”她离开了人世。

每个人都吓得一哆嗦。这是什么？是誰这样喊她，使她一

刻也不迟疑地就跟了去？

有人把窗帘打开，熄了蜡烛。格拉包夫带着一脸温和的颜色替死者闔上眼皮。

秋天的蒼白无力的曙光塡滿了屋子，每个人都有些发抖。李安德拉修女用一块布把穿衣鏡遮起来。

第二章

通过打开的屋門可以看到佩尔曼內德太太正在老参議夫人逝世的屋子里祈禱。她一个人跪在床旁边的一張椅子跟前，孝服的下擺鋪散在地上，两手紧扣着，摆在椅子座上，头低着，嘴里喃喃地叨念着什么……她明明听到她的兄嫂走进早餐室里，听到他們犹犹豫豫地在屋子中間站住，等待她把禱告作完，然而她却并不因此而加快速度，直到祈禱詞念完，她还干咳了两声，然后才庄严緩慢地整理一下衣服，站起身，向她的兄嫂走去。她走路的姿势雍容嫺雅，一絲也不露窘迫的神色。

"托馬斯，"她說，語調含着几分严凛，"我看母亲使喚塞維琳这个人，眞是把一条毒蛇揣在怀里。"

"怎么？"

"这个人要把我气死了。她簡直能把人气得举止失常……別人的心情正这么哀痛，她却作出这样卑鄙的事，破坏別人哀伤的情緖，你說，她怎么会作出这种事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她这个人貪得无厌，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她打开衣橱把母亲的綢緞衣服拿出来，往胳臂底下一挾，就要拿走。'李克新，'我把她喊住，'你把衣服拿到哪儿去？'——'老太太答应

过把这些衣服給我！'——'亲爱的塞維琳！'我忍着一肚子气，好言好語地說給她听，她这种着急的行为实在有失体統。你猜我的話可生了效用？她不但把綢緞衣服拿走了，而且还拿走一包衬衣衬褲。我不能跟她撕打起来，不是嗎？……而且不仅她一个人这样……还有那些下女們……一筐子一筐子的衣服料子往外拿……这些人当着我的面就明目張胆地分赃，因为塞維琳手里拿着衣柜的钥匙。'塞維琳小姐！'我說。'請你把钥匙給我好嗎！'你猜她怎么回答我？她竟一点不害臊地对我說，我沒有权利吩咐她，她不是伺候我的，她不是我雇的，钥匙她要拿着，直到她离开这里的一天！"

"盛銀器的柜子钥匙在你手里沒有？——那就好了，别的事随他去吧。一个家庭一旦解了体，这种事是免不了的，特别是最近这两年，家里本来已經就沒有什么规矩体統可言了。我現在不想把这件事弄大。再說这些衣服也都糟朽了……我們倒是可以看看，还剩下些什么。你有单册嗎？在桌子上嗎？好。咱們立刻就看一看。"

他們走进寝室去，安冬妮太太把死人脸上的一块白布揭开以后，他們在床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老參議夫人已經用緞子寿衣装殓起来，当天下午就要在大厅里入殓。这时离她咽气已經过了二十八个小时了。因为假牙沒有了，所以她的嘴和两頰都陷下去，显得特别衰老，而下巴則見棱見角地向上翘着。当这三个人望着死者的幽然紧閉的眼皮，他們几乎认不出来这就是他們的母亲的面孔。然而从老太太的一頂节日戴的女帽下，却露出她那光滑的紅棕色的假发，和生时一般无二。这正是布来登街的三位小姐常以之取笑的那副假发……死人的被盖上撒着花儿。

"最漂亮的花圈已經送来了，"佩尔曼內德太太低声說，"哪一家都有花圈送来……哎呀，眞像全世界人人都有份似的，我把它們都摆在游廊上；你們一会儿一定得看一看，盖尔达和湯姆。看着这些花圈又美丽又伤心。这么寬的緞子飄带……"

"大厅里布置得怎么样了？"議員問道。

"就要好了，湯姆。差不多已經布置好了。室內裝飾匠雅可伯斯手脚不停閑地忙。还有那……"她啜泣了一会儿……，"那寿材剛才也来了，你們現在該脫脫衣服了，亲爱的，"她一边說着一边小心地把那块白布拉到原处。"这里很冷，可是早餐室里已經有点暖气了……让我来帮你一把，盖尔达；这么漂亮的斗篷一定得小心着点……我能吻你一下嗎？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你，虽然你老是討厌我……不会的，我替你摘帽子，一定不会弄乱你的头发……你那美丽的头发！母亲年輕的时候头发也跟你的一样。当然她从来沒有像你这么漂亮，可是有一个时候，我那时已經出世了，她眞称得起是个美人儿。可是現在呢……还不是像你們的格罗勃雷本常常說的那样：到头来什么人都得回到土里去——？这話还是像他这样头脑簡单的人說出来的……啊，湯姆，这里是几本最重要的册子。"

这时他們已經回到旁边的一間屋子里，圍着圓桌坐下。議員把登記什物的册子拿到手里，这些物件将来要分給几个亲屬子女……佩尔曼內德太太的眼睛一刻也沒有离开她哥哥的脸，她的神色又紧張又兴奋。她心里正悬着一个碍难启口的問題，她的全部思想都在惊惧不安地盘算着这个問題，几小时以后这个問題一定得提出来討論。

"我想，"議員开口說，"我們应該按老規矩办事，礼物应該归还原主，这样……"

他的妻子这时打断了他說的話。“对不起，让我插一句，托馬斯，我觉得……克利斯蒂安……他在什么地方呢？”

“哎呀，老天，克利斯蒂安！”佩尔曼內德太太喊道。“我們把他忘了！”

“对了，”議員說，把手里的单册放下来。

“沒有去叫他么？”

于是佩尔曼內德太太走去拉鈴。但是就在这一刹那克利斯蒂安已經自己把門开开，走了进来。他的脚步相当急促，門也并不是輕巧无声地关上的。他皺着眉头站在屋中，一双深陷的小圓眼睛并不看某个人，只是从左边轉到右边，他的嘴在那密密的紅色的鬍子下面不安地張开又閉上……他好像心气不平，在与人寻隙的样子。

“我听說你們在这儿，”他有些气恼地說。“如果你們是談这件事，至少也应該通知我一声。”

“我們正要去通知你，”議員冷冷地說。“坐下吧。”

說話的时候，議員的目光却紧紧盯住克利斯蒂安衬衫上的白領扣。他自己身上的孝服任凭誰也挑不出一处不合規矩的地方：黑色布料的外衣，雪白的衬衫，領子上系着黑色的大寬領結，胸口上黑扣子代替了他平日的金鈕扣。克利斯蒂安一定也觉察到他哥哥的目光，因为当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的时候，他用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胸脯說：“我知道，我戴的是白扣子。我还沒騰出工夫去买黑的，或者更坦白地說，我有意疏忽过去。最近几年来我常常为了买牙粉而不得不跟人借五个先令，上床的时候只好靠着火柴照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完全是我的过錯。再說，在这世界上要紧的也不是黑扣子。我不注意外表，我从来不认为外表有什么重要。”

他說話的时候盖尔达一直打量着他，听到这里不禁低声笑了笑。議員却說："我倒要看一看你这最后的一句話能不能长久实行，亲爱的。"

"是嗎？也許你知道得更清楚，托馬斯。我只是說，我不看重这件事情。我过去經历的事太多了，和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也見識过各种各样的風俗习慣，我不能……再說我已經是个中年人，"他忽然把声音提高，"我已經四十三岁了，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不允許別的人干涉我的私事。"

"我看你心里有什么事吧，朋友，"議員吃惊地說。"讲到鈕扣，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我并沒有說一句話啊？你爱怎么戴孝就怎么戴孝；只是你不要认为用你这种合法的不拘小节就能把我打动了……"

"我一点也不想打动你……"

"湯姆……克利斯蒂安……"佩尔曼內德太太插进来說。"咱們說話語气別这么激动好不好？……今天……在这里……旁边屋子就……你继續往下說吧，托馬斯。礼物各归原主嗎？这样做很对……"于是托馬斯接着說下去。他先从大物件开始，把那些他的房子里用得着的东西划归自己：餐厅里的大蜡烛吊台和門道里摆着的鏤花的大衣箱等等。佩尔曼內德太太在这件事情上表現得特别热心，只要是未来的物主对某件东西稍微有一点躊躇，她就带着一副难以模拟的表情說："好，我願意要这个……"从她臉上的神情来看，仿佛所有的人都应該感謝她这种慷慨的自我牺牲似的。大部分家具却被她这样替自己，替她女儿和外孙女爭到手里。

克利斯蒂安分到几件家具，一台座钟，还有那架風琴，他的样子显得非常滿意。可是等到分配銀器、床单和食具的时候，他

流露出来的热心却几乎达到貪婪的程度，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我呢？我呢？”他慌不迭地問道……“你們不应該把我抛在脑后啊……”

“誰把你抛在脑后了？我已經給你……你听着啊，我已經把一整套茶具連同銀托盘分給你了。至于那套节日用的鍍金的食具只有我們家才用得着……”

“那套石榴子紋的家常用的我願意要，”佩尔曼內德太太說。

“我呢？”克利斯蒂安滿心憤慨地喊道。平常他有时也这样怒火上撞，这时他的两頰就陷得更深，臉上显出一副难以形容的神情……“我也要分一部分食具！我能分到多少羹匙和义子？我看我簡直什么东西也沒分到！……”

“亲爱的，你要这些东西作什么啊？你拿去一点用也沒有……这些东西最好是留給有家的人用……”

“哪怕作为一項紀念品呢，使我也常常想到母亲。”克利斯蒂安不服气地說。

“亲爱的朋友，”議員的語气显得很不耐煩……“我現在沒有开玩笑的心情……可是听你剛才說的話，仿佛你为了紀念母亲，很想把一只湯盆摆在五屜櫃上？你不要认为我們現在有意哄騙你，你在日用器皿上少拿一点，日后在另外的事情上会弥补过来。那些被单衬衣也是同样情形……”

“我不要錢，我要被单和食具。”

“可是，你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克利斯蒂安回答了一句話，这句話使得盖尔达·布登勃洛克一下子把头轉过来，用惊疑莫解的目光上下地打量起他来，也使得議員很快地从鼻子上摘下夹鼻眼鏡，目不轉睛地盯着他的

脸，而佩尔曼內德太太更是叉起两手来。他說的是："喏，簡单地說吧，我准备早晚要結婚。"

这句話他說得很快，声音很低，随着这句話把手一揮，好像隔着桌子向他哥哥扔过去一个什么东西似的，接着就向椅子后面一靠，脸色愁苦不堪，仿佛是受了欺侮，心神极端不宁的样子，眼神也徬徨不定。在很长的一段时間里大家都沉默不語。最后議員开口說："說心里話，克利斯蒂安，你的这些計划未免来得迟了一些……当然，这是假定它們是切实可行的計划，而不是像你过去向母亲提出过的那种想入非非的計划……"

"我的看法仍旧跟从前一样，"克利斯蒂安說，眼睛仍然任何人也不看，脸上的表情也并沒有改变。

"这不可能吧。难道你有意等着母亲去世，好……"

"我确实这么想过，是的。你仿佛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圓滑周到都被你一个人包下来了。"

"我不懂，你說話为什么用这种詞句。可是你这种用心和安排却真是让人佩服。母亲刚去世一天你居然就表露出你的叛逆行为了……"

"这是因为咱們把話說到这里了。但是主要的是，因为我这样作再不会惹她生气了。現在反正她不会生气了，今天也好，一年后也一样……哎呀，上帝啊，母亲当初的想法也不一定对，那只是从她的观点看問題，托馬斯。她活一天我就尊重一天她的看法。她是个老人了，是上一代的人，見解也与我們不同……"

"我要对你說，在这个問題上我和她老人家的見解完全一致。"

"那我就管不着了。"

"你应該管，朋友。"

克利斯蒂安向他的臉望去。

“不——！”他喊道。“我管不着！我就跟你說吧，我不能管！……我該怎样做，我自己知道。我已經是大人了……”

“哎，你所說的‘是大人’也只是外表如此罢了！你一点也不知道，你該作什么……”

“知道！……第一，我的行为是一个正派人的行为……你不知道这件事的眞象，托馬斯！冬妮和盖尔达都坐在这里……这件事我們不能深入地談。可是我跟你說过，我有責任这么作。那个最小的孩子，小吉塞拉……”

“我不知道有什么小吉塞拉，而且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你是在受人愚弄。不管怎么說，对于这样一个人，对于你心里的这个女人，除了像你过去履行的那种义务以外，你是沒有其他什么义务的……”

“女人，托馬斯？女人？你把她想錯了！阿琳娜……”

“住口！”布登勃洛克咆哮如雷地喊道。兄弟倆隔着一張桌子怒目相視，托馬斯气得面色慘白，渾身发抖，克利斯蒂安的一双深陷的小眼睛瞪得滾圓，眼皮紅潤，嘴也因为憤怒而大大張开，双頰比平日更加凹陷，同时两边顴骨也泛上紅斑……盖尔达带着譏笑的面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冬妮搓着两手，哀求說：“湯姆……克利斯蒂安……母亲还沒有入殮呢！”

“你簡直一点廉耻也沒有了，”議員接着說，“你怎么能……哼，你根本沒有心肝，怎么能在这个地方，在这种环境里提这个名字！你的不識分寸簡直到了反常的地步，簡直是一种病态……”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提阿琳娜的名字！”克利斯蒂安气得这样厉害，惹得盖尔达越来越注意地望着他。“我偏偏要提这

个名字，要让你听一听，托馬斯。我打算跟她結婚，因为我想有一个家，我想望着安宁和平靜。而且我不允許——你听見我怎么說了？我不允許你干涉这件事！我有我的自由，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你是傻瓜！等宣讀遺囑那一天你就会知道，你就是你自己的怎么样一个主人了！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听我告訴你，母亲的遺产不能供你去揮霍，像你过去已經糟蹋掉三万馬克那样。你余下的一部財产由我来管，除了每月的生活費你多一个子儿也拿不到，——我向你发誓……”

“哼，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是誰挑撥母亲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可是我奇怪的是，母亲沒有把这个职責交給另外一个人，交給一个比你更对我亲近点，更有点手足之情的人……”克利斯蒂安这时胸中已經为怒火塡滿；他把从来沒有說給人听的話都說了出来。他俯在桌子上，不停地把食指圈起来，敲着桌面，他鬍鬚蓬乱，两眼通紅地仰望着他的哥哥。而托馬斯則笔挺地坐在那里，面色慘白，半閉着眼皮向他俯視着。

“你的心对我只有冷淡、怨恨和蔑視，”克利斯蒂安继續說下去，他的声音又沉浊又嘶哑……“在我的記忆里，你对我永远是一片冰冷，弄得我一看到你就从心眼里冒冷气……是的，你也許覚得我用这个詞奇怪，可是我实际的感覚就是这样！……你嫌棄我，你一看我就露出一臉的厌恶，可是就是看我一眼在你也是稀有的事。你有什么权力这样做？你也是一个人，你也有你的短处啊！不錯，在咱們两位老人眼里，你永远是一个寵儿。可是如果你对他們眞的有我这样的孝心，你就会从他們那里得到一点基督徒的处世精神。即使你一点手足之情也沒有，至少你也应該有一点基督徒的博爱精神吧。可是你的心却这么一点也

不友爱，你一次也沒有看过我……我在汉堡害風湿性关节炎躺下的时候，你一次也沒有到医院来看我……”

“我有比看你的病更重要的事要考慮。再說我自己的健康……”

“你有什么，托馬斯？你的健康好极了！如果你的身体也跟我一样，你决不会像現在这样坐在这儿……”

“也許我的病比你的更厉害呢。”

“你？……你这話未免太过火了。冬妮，盖尔达！他說他的病比我更厉害！什么？你也因为風湿性关节炎在汉堡病得死去活来嗎？！你也因为一点小别扭身体里边就痛得难忍难熬嗎？！你身体左半边的神經也太短了嗎？！这是医学界的权威給我断定的！你是不是有时候在黃昏的时候回到屋子里来，看見一个人坐在你的沙发上向你点头，可是实际上这个人却根本不存在？！……”

“克利斯蒂安！”佩尔曼內德太太失声喊道。“你說些什么！……我的上帝，你們俩究竟为什么吵嘴？听你們說的，倒仿佛是誰的病厉害誰就光荣似的！如果这样，那么盖尔达和我也有些話要說呢！……母亲还沒有入殮呢……”

“你难道不明白，你这糊塗鬼，”托馬斯·布登勃洛克激动地喊道，“所有这些听起来令人作嘔的事都是你的堕落的結果嗎？都是你游手好閑、自己胡思乱想的結果嗎？！工作吧！不要再姑息，再培养你这种反常的情态了，不要再嘮叨你的病了！……如果你变成个疯子，我老实跟你說，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一点眼泪也不会为你流，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过错，你一个人的过錯……”

“可不是，就是我死了，你也不会掉眼泪的。”

“你并沒有病得要死啊？”議員嫌恶地說。

"我并沒有病得要死？好，就算我沒有病得要死吧！咱們看看誰先死吧！……工作！如果我工作不了呢？如果我不能老是作一件事呢？老天爷啊！我就是不能永远作一件事，我膩得要死！如果你过去能这样，現在也能这样，那么你就为自己高兴吧，但是你可千万别来判决別人，这不是什么美德……上帝給了这个人力量，可是沒有給那个人……可是你就是这样的人，托馬斯，"他继續說下去，臉形比以前更加扭曲，身子越来越向前俯，手指敲桌子也越敲越急……"你总是自以为是……唉，看我說到哪去了，这不是我想說的話，不是我想用来責备你的……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应該从何說起，而且即使我說得出来，那也不过是我一肚子冤屈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你在生活里已經有了地位，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于是你高踞人上，对于一切迷乱你精神、扰乱你的心境安宁的东西——哪怕仅只是一刹那呢，你都冷淡地蓄意推拒开，因为对你說来，最重要的就是心境安宁。可是让我对你說，托馬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皇天在上，这不是主要的东西！你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一点不錯，你就是这样的人！你駡人、发脾气、大发雷霆的时候，我还是喜爱你的。最坏的是你的沉默，是当別人对你說一件什么事以后，你忽然一声不出，默然引退，又高傲又遙远地把一切責任从自己身上推开，让別人窘迫不堪地为自己的話去害臊……你就是这样不懂得什么叫同情，友爱和謙虛……咳！"他忽然喊了一声，两只胳臂在头后边搖晃了一陣，接着又叉开向前边伸去，仿佛把一切东西都推开似的……"我对这些东西是多么厌膩啊，什么周到啊，圓滑啊，心境安宁啊，什么庄严啊，体統啊……厌膩透了！……"最后这一声叫喊感情是非常眞实的；是一声出自肺腑、含着那样强烈的嫌恶和厌倦的声音，因此，它确实也带有一些震慑人的力量。托馬斯

身子縮了一些，片刻啞然无言，神情疲倦地茫然向前俯視着。

“我已經变成現在这样一个人了，”最后托馬斯开口說，声調里带着感伤，“因为我不願意成为你这样的人。如果我內心里曾經躲避着你，这是因为我必須提防着你，因为你的本性，你的举止对我是危险的……我說的是实話。”

停了一会，他又用短促有力的語調接着說：“我們的話离題太远了。你对我的性格发表了一篇演說……虽然是乱七八糟的一篇，也許包含了一点眞理。可是現在我們要談的不是我，而是你。你盘算着要結婚，让我对你說，死了心吧，你的盘算是行不通的。首先一点，我以后能付給你的利息不会很多，一定会使你灰心……”

“阿琳娜有一点积蓄。”

議員咽了口吐沫，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

“哼……有一点积蓄。你想把母亲的遺产跟这个女人的存款攙混起来么……”

“不錯。我想望一个家，想望一个在病中能安慰我的人。再說我們两个很相配。我們倆都是有点殘缺的人……”

“你也想把头几个孩子收养过来……也就是說，給他們继承权嗎？”

“当然。”

“这样在你死了以后，你的财产就要流入他們手里？”在議員說这些話的时候，佩尔曼內德太太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臂上，低声懇求道：“托馬斯！……母亲还沒有入殮呢？……”

“是的，”克利斯蒂安回答說，“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啮，你不能这样做！”議員喊道，跳了起来。克利斯蒂安也站起来，走到椅子后边，用一只手抓住椅子，下巴抵在胸脯

上……又惊惧又恼怒地盯住他的哥哥。

"你不能这样做……"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又喊了一声，他憤怒得几乎发狂，臉色惨白，全身抽搐、顫抖着。"只要我还活着，这件事就不能发生……我向你立誓！……你小心着吧……注意点吧……！咱們的錢因为运气不好，作事荒唐和被人要卑鄙手腕，損失得已經够多的了，不允許你再把母亲財产的四分之一扔在这个女人和她的几个私生子身上！……特别是已經有四分之一被蒂布修斯哄騙去！……你已經給家里丢够了臉，你不能再让咱們家跟一个婊子作亲家，让她的孩子姓咱們的姓。我不許你这样做，你听見了沒有？我不准許你！"他的声音振得屋子嗡嗡地响，佩尔曼內德太太嗚咽着蜷縮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而且我告訴你，你不要妄想破坏我的禁令！直到現在我还只是鄙視你，眼睛里沒有你……但是如果你逼得我忍无可忍的时候，那咱們倒要看看，吃亏的是誰！我再对你說一遍，你要小心点，我沒有什么顾忌！我要让人宣布你神志不健全，让人把你关起来，我要使你毁灭！毁灭！你懂不懂？！……"

"我也告訴你……"克利斯蒂安也反唇相譏說……于是这一切变成你一言我一語的口角，一場空洞、不連貫的、可怜的爭吵，既沒有一定的內容，又沒有什么目的。每个人想到的都是怎样伤害对方的感情，怎样攻击对方的痛处。克利斯蒂安又回到他哥哥的性格方面来，从遙远的过去搜寻一些事例，一些不愉快的軼事来証明托馬斯的自私自利。这些小事都是克利斯蒂安所不能忘記的，相反地，他总是怀着莫大的激忿反复地回想着。另一方面，議員也故意用一些过甚其詞的輕蔑和恐吓的話来回答他，这些話說出十分钟以后他自己也有些懊悔。盖尔达輕輕地用手支着头，用迷惘的目光望着他們两人，从臉上的表情完全判断不

出她这时是什么感情。佩尔曼內德太太在悲痛絕望中不断地說："母亲还沒有入殮呢……母亲还沒有入殮呢……"

克利斯蒂安在答辯最后几句話的时候已經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最后他退出了战場。

"好吧！咱們走着瞧吧！"他喊了一句就气冲冲地向門外走去。他的鬍鬚蓬乱，眼睛通紅，敞着外衣，手里攥着一块手帕。一走出屋門就砰的一声把門关上。

議員在頓时变得寂靜的屋子里挺着身子继續站了一会，向他兄弟走出去的那边望着。以后他一語不发地坐下来，猛地一拉把册子拿到手里，用干巴巴的話語继續分配下去。当他把这件事作完以后，他仰靠在椅子上，捋着鬍子尖，陷入沉思。

佩尔曼內德太太因为惊惧，心儿砰砰地跳着！那个問題，那个大問題不能再往后推了。一定要把它說出来，一定要让他回答……可是以他現在的情緒論，他是否还顾得到孝心和仁慈呢？

"啊……湯姆——，"她先往自己的怀里望望，又怯懦地看了一下他的臉色，然后才开始說……"那些家具，……你自然把什么事都考虑到了……分給我們的东西，我是說，分給伊瑞卡、小东西和我的……都在这里……在我們手下……可是这所房子，这所房子怎么样？"她一边問，一边偷偷地絞着手。

議員沒有立刻回答。他继續捻了一会鬍子，愁慘地沉思了一会。接着他长叹出了一口气，把身子坐直了。

"房子嗎？"他說……"房子自然是咱們大家的，你，克利斯蒂安和我……真滑稽，蒂布修斯牧师也有一份，他拿的是克拉拉的那份遺产。我一个人不能作出什么决定，需要你們大家的同意。可是事情非常清楚，越快卖掉越好。"說到最后一句話时，他把肩膀一聳。可是他的臉色也变了一下，仿佛他对于自己說的話也

感到惊駭似的。

佩尔曼內德太太的头低低地垂下来，她的两手不再揉搓了，她的四肢都癱軟下来。

"我們的同意！"沉默了一会她重复了一句，声調很悲哀，甚至带着几分辛辣。"亲爱的上帝，你知道得很清楚，湯姆，只要你认为对的，你一定要做，我們这些人迟早总得表示同意！……可是如果允許我們插一句嘴……向你提出个請求的話，"她的声音几乎低得听不出，上嘴唇也开始抖动起来。"这所房子！母亲的房子！咱們祖遺的产业！咱們那么幸福地在里面住过！而今却要把它卖掉……！"

議員又聳了聳肩膀。

"請你相信我的話，孩子，所有你要跟我說的也正是我感到良心不安的地方……然而这并不是阻碍我們作这件事的理由，这只不过是我們的情緒。該怎样做，就得怎样做。我們有这么大的一块地皮……用它干什么呢？多少年以来，从父亲故世的时候起，整个后厢房就已經开始塌了。彈子室让野猫搭了窩，走进屋子里，就有陷在地板里的危險……不錯，如果我沒有漁夫巷那座新宅子嘛……可是那座房子已經盖起来了，你說，那所房子怎么处置？难道把它卖了？你說說……卖給誰？房子一出手，我原来投进去的錢，大概要損失一半。哎呀，冬妮，咱們的地皮不少了，簡直多得用不完！那些堆棧，两所大房子！地皮的价格和流动資金总要构成一定的比例啊！不，要卖掉，要卖掉……！"

可是他的話，佩尔曼內德太太并沒有听进去，她蜷縮在椅子上，陷入沉思，泪水模糊地茫然向前望着。

"咱們的家！"她喃喃地說……"我还記得，別人給咱們温居

的情形……咱們只不过这么高。那时全家人都在。霍甫斯台德叔叔朗誦了一首詩……那首詩就在文件夹里……我背得出……維納斯·阿娜乔敏尼……風景厅！餐厅！一批又一批的賀客……！”

“不錯，冬妮，祖父置这座产业的时候，那些搬出去的人一定也这么想过。他們把錢花光了，必須迁出去，現在都死了，尸骨已化为尘土。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咱們家还沒有淪到过去拉登刊普家的地步，咱們向这所房子告别比他們的境况要好得多，这是咱們該引以为幸，該感謝上蒼的事……”

啜泣，悲痛的长声啜泣，打断了他的話。佩尔曼內德太太一任自己的悲伤发泄，甚至泪珠从面頰上淌下来也顾不得去擦，她的身子向前俯着，蜷縮成一团，一滴滴的热泪落在她的疲軟地擱在膝头的手上，她也不去管。

“湯姆，”最后她說，她那时为嗚咽窒息的声音带着一些儿令人感动的坚定。“你不知道，我現在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不知道。你的妹妹一輩子沒有过过順心的日子，受尽命运的捉弄。一切难以想像的厄运都落在我的头上……我真不知道，我造了什么孽。可是这一切我都忍受过来了，湯姆，我并沒有灰心丧志，不論是格倫利希那件事也好，是佩尔曼內德那件事也好，是威恩申克那件事也好。因为每一次老天爷让我的生活遭到破灭的时候，我总也沒有走到絕路。我心里始終有一个地方，一个避風港，可以这么說吧，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現在我依然可以逃到那里躲避一切災害……甚至这次，一切都沒有希望了，他們已經把威恩申克打下监獄，我还是对母亲說：‘母亲，我們可以搬回来嗎？’‘好吧，孩子，来吧，’……咱們小时候，湯姆，玩打仗游戏的时候，也总是有一个‘家’，也总要划出一小块地方来，誰危急了，就可以

跑到那个地方去，安安靜靜地休息一会儿，别人不許向这个地方进攻。母亲的房子，这所房子就是我生活中的‘家’，湯姆……可是現在……現在……要卖掉……”

她把身子向后一靠，用手帕掩着脸，放声痛哭起来。

他把她的一只手拉过来，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知道，亲爱的冬妮，你說的这些心里話我都明白！可是让我們現在理智一点好不好？咱們那位善良的母亲已經去世了……我們再也不能把她叫回来。現在怎么办呢？留着这所房子，把它当作一笔无法周轉的資金，这是荒唐透頂的事……。要不，咱們把它零零碎碎地租出去？……我知道让外人住进来，对你是一件很痛心的事；可是只要你看不見，那总比看着外人住在这儿好。你們一家人可以另外租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或者租一层楼，譬如說，在城門外……或者，你还是宁願跟一大堆房客一起住在这里？……而且家你也还是有的，盖尔达和我，布来登街的本家，克罗格家，卫希布洛特小姐……我这里沒有提克罗蒂尔德，因为我不知道，她跟我們家来往自己是不是觉得方便，她既然已經当了修女，就应該和别人疏远些……”

她叹了一口气，但那声音里已經隐含着笑意。她随即把头轉过去，用手帕紧紧地捂住眼睛。从她那撅着嘴的愠怒的神情看，活像一个发脾气的孩子正在被大人逗弄要他破涕为笑的样子。但是过了一会她好像下了决心似地一下子把脸上的手帕拿开，把身体坐直，像平常每次想显示自己的尊严和骨气那样，一面把头向后揚着，一面又尽力把下巴抵在胸脯上。

“是的，湯姆，”她說，眨动着一双泪水模糊的眼睛，坚定而严肃地望着窗戶。“我也願意理智一些……我現在已經很理智了。你一定要原諒我……你也要原諒我，盖尔达……剛才我哭了这

么一通。人常常会这样的……感情太脆弱了。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现象，請你們相信我。你們知道得很清楚，生活总算把我磨炼出来了；……是的，湯姆，我很明白你說的固定資本，这点脑子我还有。我只能再重复一句，凡是你认为对的，你就必須去作。你一定要替我們打算，替我們作事，因为盖尔达和我都是女人，而克利斯蒂安呢……咳，上帝保佑他吧！……我們不能反对你，因为我們提出来的根本不是反对的理由，只是我們的情緒，这一点誰都看得很清楚。你打算把它卖給誰呢，湯姆？你想，很快地就能脫手嗎？”

“啊，孩子，这我也很难說……迟早会卖出去……今天早晨我已經跟高什簡单地談了几句，就是那个老經紀人高什，他好像也有意替我們办这件事……”

“要是他肯出头，那可好极了。当然，塞吉斯門德·高什也并不是沒有短处……听人說，他从西班牙文翻譯东西——我不記得那个詩人叫什么名字了。眞是个怪人，你說是不是，湯姆？可是早年間他和咱們的父亲也是朋友。这个人很誠实，而且很通人情，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他一定能了解，咱們这回不是一項普通的买卖，不是随便卖一所房子……你准备要多少錢，湯姆？最少得十万馬克，是不是？……”

“十万馬克是最低的价錢了，湯姆！”当她的兄嫂已經走下台阶，她手里握着門柄还添补了一句。以后，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静静地站在屋子中間，胳臂垂着，两手在身前交疊着，掌心朝着地面。她瞪着眼睛向四周望了一圈，現出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她那戴着一頂鑲着黑緞带的軟帽的头不住地輕輕摇摆着，因为思緒重重，漸漸地向一边肩头歪过去、歪过去。

第三章

小約翰应該去拜別祖母的遺体；这是他父亲的安排，他自己虽然心里挺害怕，却沒敢說一句違拗的話。在老參議夫人和死亡掙命的次日，議員在飯桌上和他的妻子談起克利斯蒂安的行为，談到他在病人最危急的时候竟溜出去睡覚，对他大加譴責；議員这番話是有意当着他儿子的面說的，“他的神經不好，托馬斯，”盖尔达回答說。議員在溜了汉諾一眼以后——他有意让这孩子覚察到自己的目光——几乎是声色俱厉地駁斥說，这件事决不能原諒。母亲当时痛苦那么大，在她身旁的人甚至对自己的平安无恙这一点都要感到羞愧，怎么能那么怯懦，連当时凄慘的場面給自己带来的一点痛苦都想逃避呢？汉諾听了父亲的这一番話，决定对瞻視祖母遺容的这件事不表示反对的意見。

在出殯的前一天，当汉諾夾在父亲和母亲两人中間，从圓柱大厅走进这間大屋子的时候，他发現这間屋子完全变了样子了，正像去年圣誕节大家排队走进去那次似的。一盆盆的高大的植物和巨大的銀烛台交替着摆成一个半圓形。正面，在树叶的一片深綠的衬托下，一座雪白的拉尔瓦德逊的耶穌雕像立在烏黑的底座上。这座雕像原来是摆在外面游廊上的。墻上到处悬着黑紗，在風中輕輕搖摆，原来的天藍色的壁毯和那一向笑瞰着一家人团坐聚餐的神像都被遮盖起来。小約翰夾在全身着孝的一些亲族人当中，自己的水手服的袖子上也纏着一大块黑紗。屋子里摆着无数花束和花圈，一陣陣香气扑进鼻子里，与此同时，又偶尔可以聞到另外一股旣陌生又有些熟悉的淡淡的香气，小約翰的神志被这两种香气弄得迷离恍惚，站在灵床前面怔怔地望

着死者的躯体在白緞子里僵直地、森严地挺仰着……

这不是祖母。虽然那还是她惯常在节日戴的白緞子飄带的帽子，帽子下面露出来的也还是她的棕紅色的假发，可是，那尖尖的鼻子，那向里面抽縮着的嘴唇，那向上翹起来的下巴，那一望而知就是冰冷的、僵直的、焦黄的、透明的交疊着的双手，都不是屬于她的。这是一个从来沒看見过的蜡制的假人。把这个假人这样打扮起来，陈列在这里眞是有些可怕。他向風景厅那边望过去，仿佛眞的祖母随时就会从那里边走出来似的；然而她幷沒有走出来。她已經死了。死神已經用这个蜡人把她永远換去了，她的眼皮和嘴唇閉得这么紧，这么难以令人亲近……

他站在那里，身子的重量都放在左腿上，右膝曲着，只用脚尖輕輕地点着地，一只手攥着胸前的水手結，另一只手松軟无力地垂下来。他的头向一边歪着，淡黄色的鬈发直垂到額角上。在他的紧皺着的眉毛下面，一双棕黄色的、罩着一圈青影的眼睛带着嫌恶的思索的神情瞪視着死人的面部。他的呼吸很慢，仿佛不敢吸气似的，因为每吸一口气他都担心要嗅到那股即使是室內濃郁的花香有时也遮掩不住的旣陌生又熟悉的香味。这股香气每次一飄入他的鼻子，他的眉头就皺得更紧一些，嘴唇就要顫抖一会儿……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听去就像一声无泪的嗚咽一样，佩尔曼內德太太不由得俯下身去，吻了他一下，把他領出去。

議員夫妇、佩尔曼內德太太和伊瑞卡·威恩申克在風景厅接見全城来吊唁的客人，这个工作足足持續了好几个小时。在把客人都接見完以后，伊丽莎白·布登勃洛克的葬礼开始了。外地的亲戚从法兰克福和汉堡赶到这里来，接受孟街的最后一次殷勤的招待。客厅，風景厅，圓柱大厅和游廊，每个地方都挤滿

了前来吊丧的客人；圣瑪利教堂的普灵斯亥姆牧师在一片烛光辉耀里，庄严地站在寿材前边作葬礼讲道，他叉着两手，抵在下巴下面，一張刮得干干净净的面孔露在寬大的皺領上面，仰望着天空，臉部时而因狂热而变得阴郁，时而又是一片温和明净。

他用抑揚頓挫的声音贊揚故世的人的种种美德，贊揚她的高尙，她的謙虛，她的乐观和虔誠，她的慈善心腸和溫柔性格。他特别提到“耶路撒冷晚会”和“主日学校”，他以雄辯的口才使死者富貴寿考的一生放出燦烂的光輝……最后，談到“长眠”时，因为需要一个形容詞，于是他也說了一下死者怎样“宁靜地长眠不醒”。

佩尔曼內德太太很知道，她这时对着全体吊唁的客人应該摆出庄严的姿态，拿出居丧主哀的神色。她跟自己的女儿伊瑞卡以及孙女伊丽莎白占据着最引人注目的地位，站在花圈遮盖着的棺材前边，紧挨着牧师，而托馬斯，盖尔达，克利斯蒂安，克罗蒂尔德，小約翰，以及唯一有資格坐在椅子上的克罗格老参議，却如同关系較远的亲族似的，站在不甚显著的地位。佩尔曼內德太太腰身毕挺地站在那里，聳着肩膀，两手搭在一起，握着一块鑲黑边的細麻布手帕。她对于自己能在这样一次不同平常的日子扮演主角这件事感到非常驕傲，驕傲得常常把她的悲痛的感觉完全挤掉，忘得干干净净。她意識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自己的眼睛大部分时間低垂着，但是每隔一会也禁不住向云集的客人中扫一眼。她看到来宾中有哈根施特罗姆家的姑娘玉尔新·摩倫多尔夫和她的丈夫……可不是，这些人这次都得来，不管是摩倫多尔夫家的人也好，是吉斯登麦克家的人也好，是朗哈尔斯或者是鄂威尔狄克家的人也好！尽管冬妮·布登勃洛克遭过格倫利希的事，遭过佩尔曼內德的事，又遭过胡

果·威恩申克的事，在她搬出这所祖傳的老宅以前，他們这些人还要聚在这儿一次，向她表示吊唁和慰藉……！

普灵斯亥姆的悼詞还在滔滔不絕地讲下去，他故意去触动这場丧事在每人身上留下的伤口。他不厌其詳地向每一个人解釋，他們受到的是何等重大的損失，他懂得怎样使那些自己不会落泪的人淌眼泪，而那些被感动的人也确实感激他这种作法。当他談到"耶路撒冷晚会"的时候，死者的所有那些老朋友都泣不成声，只有凱泰尔逊太太是个例外，因为她什么也听不見。她只是带着聾子所慣有的那种痴呆的表情茫然向前望着。此外沒有动容的也还有保尔·盖尔哈特的那两位后裔——盖尔哈特两姐妹。她俩手挽着手站在一个墙角，眼睛像平时一样清澈。这两个人对她們的老朋友的死感到的只是高兴。不但高兴，而且她們一定还会嫉妒她，如果不是她們本性就不懂得忌妒和怨恨的話。

讲到卫希布洛特小姐，人們只看到她一个勁地用力擤鼻子，每次都发出一声輕脆的响声。但是布来登街的三位布登勃洛克小姐也沒有哭，她們沒有抹眼泪的习慣。她們的面容虽然比平日减少了一些辛辣，却流露出一种心平气和的滿足的神情。"死"到底是不偏不倚，最大公无私的……

以后，当普灵斯亥姆牧师的最后一声"阿門"消逝在空中以后，四个戴黑三角帽的杠夫走进屋子来。他們的脚步很輕，却走得非常快，以致他們的袍子在身后边漲起一个鼓蓬。他們一进屋就直奔到棺材前面。这四張专門給人家打杂的面孔誰都认識，每次第一流家庭举行宴会，他們总是被雇来端大盘子，人們也总能看到他們在游廊上举着大酒瓶灌摩侖多尔夫酒厂的紅酒。此外，碰到第一流或者第二流人家办丧事，他們也是必不可

少的人物，他們做这种事同样也是駕輕就熟。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棺材这样被几个外人生生从亲族家人之中抬走，而且一去而不复返，这是多么沉重的时刻，所以这件事必須办得麻利，办得不拖泥带水。几个輕快敏捷的动作，一点喧嘩也沒有，他們已經把棺材从灵架上抬到肩膀上，几乎誰都沒有来得及意識到这一时刻的惨痛，那被花圈盖滿的寿材已經从圓柱大厅抬了出去，既不显得延宕，又不失于匆迫。

女太太們仪止端庄地圍到佩尔曼內德太太和她的女儿四周来跟她們握手，而她們也垂着眼皮声音含混地說一些答謝的話，她們的話說得旣不太多，也不太少，她們說得恰到好处；而一些男客們，这时則都准备着到外面去乘馬車……

于是这长长的一行穿着黑色孝服的送葬行列慢慢地蠕动起来了，他們穿过一条条潮湿的灰色街道，走出城門，沿着一条树叶已經落光的、受着冷雨冲打的林蔭路緩緩前进，最后他們来到墓地。乐队在一丛树叶几乎落淨的矮树后面奏起丧礼进行曲，人們跟在棺材后面，从松軟的土路上走过去，走到一块矮林的边上，这里，一块頂着一架大砂石十字架的鐫着梟塔式的粗黑字体的石碑标志着布登勃洛克家的祖塋……一块雕着家族紋章的石头墓盖躺在一个四周环着翠綠的黑洞洞的墓穴旁边。

地底下深处就是給新来的人准备的地方。最近几天議員亲自监督着把这个地盘扩大了一些，把几位布登勃洛克先人的尸骨向两边移开了一些。在哀乐的尾声里，棺材由绳子系着搖搖搌搌地向墓穴里面降下去，最后当棺材发出噗地一声輕响触到地面的时候，这时已戴上一副腕套的普灵斯亥姆牧师又讲起話来。他那訓练有素的清晰、热情而虔誠的声音从墓穴上边傳过来，飄散到凄凉冷靜的秋空里去。最后他向穴坑里俯着身，呼喚

着死者的全名，划了一个十字替她祝福。当他的話声停住，所有参加送葬的紳士們都用戴着黑手套的手把礼帽摘下来默禱的时候，天空露出一綫阳光来。雨已經停了，只有零星的雨珠还从树枝上和灌木上落下来，夹在这嘀嘀嗒嗒的雨珠声中的，还有一两声小鳥的輕脆、短促的啁啾声，仿佛有所詢問似的。

接着客人們一一地走到死者的两位儿子和一位兄弟面前，再一次和他們握手。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深色厚呢料大衣上挂滿了銀色細雨珠，当客人們一一走过来的时候，他站在他的兄弟克利斯蒂安和他的舅父尤斯图斯两人的中間。最近一段日子他的身体稍微发了一点胖——这是在他的珍重摄卫的身体上显出的唯一蒼老的迹象。在他那两撇上翹的髭鬚尖后面的面頰也比从前丰潤了一些；只是他的肤色仍然是白生生的，沒有血色，一片死灰。每一个客人伸过手来，他都稍微握一会，这时他的一双微微紅肿的眼睛便带着疲倦的殷勤的神色凝望着对方的脸。

第四章

一个星期以后，在布登勃洛克議員专用的办公室里，写字台旁边的一張皮面轉椅上，坐着一个小老头。这个人髫子剃得干干凈凈，雪白的头发一直垂到前額和太阳穴上。他隆着后背，两手倚在自己手杖的白色弯柄上，兜翹的尖下巴擱在交疊着的两只手上，嘴唇不怀好意地抿得紧紧的，嘴角下垂，一双眼睛又狡猾又討嫌地緊盯着議員。看了这幅景象，誰也会覺得奇怪，为什么議員竟沒有設法避开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呢？然而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坐在椅子里，仰靠着身子，神色却是安然自在

的，而且从他跟这个阴險狡詐的老头說話的語气听来，倒像是他在和一个普通的善良的市民談話似的……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的老板和經紀人塞吉斯門德·高什两个人商量的是孟街上那所老房子的房价問題。

磋商費了很长的时間，因为高什先生出的价錢——两万八千泰勒，議員覚得太低了一些，而这位經紀人却指天誓日地說，再多加一个銅子儿都是只有瘋子才干得出来的事。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夸贊这所房子地点适中，地皮又大得出奇，而高什先生則一面虛張声势地指手划脚，一面咬牙切齿地挤着嗓門发表演說，表示他出这样的价錢已經是在冒傾家蕩产的大風險了。他这場解釋性的演說，从其感染力和生动性来看，几乎是在朗誦詩篇……哼！他要是把这所房子再脫手，那得等到几时？誰肯要？要的人又肯出多少錢？需要这样地皮的主儿一百年里能遇得上几回？他的最尊貴的朋友和庇护人能不能向他担保，明天从布痕来的車就載来一位在印度发財还家的人，准备在布登勃洛克家的老屋安家落戶？这所房子将要窩在他——塞吉斯門德·高什的手里……他将要弄到手里一个累贅，那时候他就什么都完了，他沒有时間再爬起来了，因为他的时辰已經到了，他的墓穴已經挖好了，已經挖好了墓穴……因为他很迷醉于最后的一句話，于是他又添补了几句，什么索索发抖的鬼魂啊，噗噗地落在棺材盖上的土块啊等等。

然而議員仍然不能表示滿意。他又談到这块地皮具有种种可以分开的优点，談到他对自己的弟妹所負的責任，他坚持非要三万泰勒的价款不可，以后他摆着一副煩躁和愉快交織的神色再一次傾听高什先生的針鋒相对的反駁。高什先生的話差不多說了两个小时，在这两小时里，他把自己的全套作战的本領都使

出来。他好像扮演一个两面的角色，扮演一个假仁假义的坏蛋。“咱們就一言为定吧，議員先生，我的年輕的恩主，八万四千馬克……这是我这个誠实的老头儿能出的最高价錢了！”他甜言蜜語地說，头歪在一边，那張老是挤眉弄眼作慣鬼臉的面孔摆出一副天眞老实的笑容，一只白白的大手向前伸着，长长的指头微微顫抖着。然而这只不过是謊言和欺詐而已！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看得透在这張虛伪的假面后面，这个奸狡成性的无賴汉正在作什么样的丑笑……

最后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宣称，关于价錢的問題他需要有一段时間考虑考虑，至少要跟他的弟妹們商量一下，才能决定是否接受两万八千泰勒这个房价，虽然看情况这个条件是很难成功的。他主动把談話轉到别的話題，他打听起高什先生的生意和他的健康情况来。

高什先生很不如意，他姿势优美地一甩胳臂，竭力否认他境况順利这种說法。他已經到了風烛殘年，正像他剛才所說的，他的墓穴都已經掘好了。每天晚上他喝热酒的时候，在酒杯举到嘴唇上以前，哪次也要把一杯酒打潑大半杯，眞是見鬼，他的胳臂竟哆嗦得这样厉害。可是咒罵又有什么用？……他的意志已經不能发号施令了……可是这也就随它去吧！反正他这一輩子已經見識了不少东西了。世界上什么大事都沒有逃过他的眼睛。革命和战爭的惊濤駭浪他都經历过，而且，可以这样說吧，他的心也受过这些波浪的冲击……啊，想当年在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市民代表大会上，他和議員的父亲約翰·布登勃洛克老參議肩并肩地站在一起，鎮压住暴乱的群众，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眞是令人惊心动魄啊……啊，他这一生是丰富的一生，他并沒有白活，就是他的內心也并不貧乏。該死的，他是感覚过自己的力

量的，有什么样的力量，就有什么样的理想——費尔巴哈这样說过。甚至到了今天，甚至現在……他的灵魂也不是空虛貧乏的，他的心仍然是年輕的，他的心从来沒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对偉大的事物的感受力，他的心将永远忠实地、热烈地把持着自己的理想……就是到棺材里他也不会放棄这些理想，絕不放棄！可是理想之所以存在，难道是为了人們能达到它們，实現它們嗎？絕不是的，正像天上的明星，可望而不可即……啊，希望啊，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应該是希望，而不是現实。L'espérance toute trompeuse qu'elle est, sert au moins à nous mener à la fin de la vie par un chemin agréable。[1] 这是拉·罗什福考[2] 說的話，这句話說得很俏皮，不是嗎？……是的，他的高貴的朋友和恩主是不需要知道这类东西的！一个时运騰达、幸福輝露在眉宇間的人，脑子里用不着記这些話。但是一个孤独地埋在生活底层，在黑暗中梦想的人，这些話却很需要！……

"您是幸福的，"他突然說道，一面把一只手放在議員的膝头上，用泪水模糊的眼睛仰望着他。"……一点不錯！不要否认这一点，否則您就犯了瀆神的罪！您是幸福的！您把幸福抱持在胳臂里！您出去作战，用您的强有力的胳臂征服了它……用您的强有力的臂膀！"他改口說"臂膀"，因为不願意連着說两次"胳臂"。他沉默了一会，議員的謙让推辞的話他并沒有听进去，他只是带着阴郁、梦幻的臉色直勾勾地望着議員的臉。过了一会，他突然站起身来。

"我們在說閑話了，"他說，"我們本来是談正經事的。时間

① 法文：尽管希望是多么虛幻，至少它能領导我們从一条愉快的道路走完人生的旅途。

② 拉·罗什福考(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法国作家。

宝貴，不要在躊躇不决中把时間浪費过去吧！您听我說……因为这是您……您懂得我的意思嗎？因为……”高什先生仿佛又要进行一次长篇大套的議論，然而他控制住自己，他激动地、热情地把胳臂一揮，大声說：“两万九千泰勒——八万七千馬克作为令堂这座产业的房价！一言为定啦？……”

布登勃洛克議員接受了这个价錢。

不出所料，佩尔曼內德太太认为这个价錢少得不像話！除非有人能珍視她对这所老屋的种种追怀回忆，一次付清一百万馬克的价款，她才能认为这是一桩公平交易——如果不是这样，什么她也不看在眼里。但是她很快也就习慣于她的哥哥告訴她的这个數目了，特別是她这时整个思想精力都被未来的种种計划所占据住了。

看到自己分到手的这么多好家具簡直使她心花怒放，虽然最初还沒有人想到把她从这所祖傳的老屋攆出去，她自己却早已兴致冲冲地到处奔走，忙着給自己和自己一家租賃新居了。离开老房子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这是一定的，一想到这件事就使她热泪盈眶。但是另一方面将来的改換环境，的确也很有迷惑人的地方……这不簡直等于重新建一次家，第四次建家嗎？她又一次审視新居，又一次和室內装飾匠雅可伯斯討論問題，又到鋪子里购买窗帷和地毯……她的心激烈地跳动着，这位飽經生活磨炼的老妇人的心在这些日子里确实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跳动得厉害！

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四个星期，五个星期，六个星期。这一年的头一場雪已經降下来了，冬天来了，炉火劈劈拍拍地燃起来，布登勃洛克家的人开始忧愁地考虑着，这一年的圣誕节該怎样过……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一件完全使大家愕然失措的

富于戏剧性的事。事情的发展忽然引起一个值得每个人注意的轉折；出了这样一件事……仿佛是平空降下来似的，弄得佩尔曼內德太太事情正作到一半就直僵僵地楞在那里！

“托馬斯，”她說，“是我神經失常了，还是高什在发譫語！这簡直是不可能的！太荒謬了，太不可思議了，太……”她的話說了一半就停住了，用两只手捂住太阳穴。可是議員只聳了聳肩膀。

“亲爱的孩子，事情还什么都沒有决定呢！只是这种想法，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你如果平心靜气地思考一下，你就会覺得这并不是一点也不可思議的事了。当然，有一点出人意料之外。高什第一次对我說的时候，我自己也倒退了一步。可是要是說不可思議……难道这有什么行不通的嗎？……”

“我死也不想看到这件事，”她說，在一張椅子里坐下来，一动也不动地木在那里。

发生了什么事呢？——只不过是房子已經找到了一个买主，或者也可以說，一个对这件事表示有兴趣、希望仔細看一看这所产业以便进一步进行磋商的人而已。这个人就是大商人兼葡萄牙帝国參議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先生。

这个消息第一次傳到佩尔曼內德太太耳朵里的时候，她好像麻木了，瘫痪了，好像迎头挨了一棒，不能相信，也沒有力量往深处想这个問題。但是现在这个問題已經越来越成为一件現实的事了；哈根施特罗姆已經站在孟街的門前，等着进来看房子了，她又振奋起来，仿佛灵魂又回到她的軀壳里似的。她抗議，她拚命反对。她寻找一些最激烈、最尖銳的話，像火炬、像战斧一样左右揮舞。

“一定不能这么办，托馬斯，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不能这么

办！就是卖一条狗，也要看看买主是什么人。而我們要卖的是母亲的房子！咱們家的房子！風景大厅！……”

“可是我倒要問問你，到底是什么阻碍着这件事？”

“到底是什么阻碍着这件事？老天爷，阻碍是什么！阻碍他的、阻碍着这个胖家伙的是几座高山，托馬斯！是几座高山！可是他就是看不見！他毫不注意！他連一点感覚也沒有，难道他是一头牲口么？……自古以来哈根施特罗姆就是咱們家的仇人……老亨利希当年对咱們的祖父、咱們父亲就玩弄过卑鄙的手段，如果說亥尔曼还沒有让你吃过大亏，如果說他还沒有对你下过什么辣手，那是因为他还沒有找到什么机会……我們还是小孩儿的时候，我在大街上曾經打过他耳光，我当时有十足的理由，他的那个宝貝儿妹妹玉尔新为了这件事差点把我抓个稀烂。当然，这都是小孩子打架……倒也罢了！可是每次咱們家遇見倒霉的事，他們总是幸災乐禍地看热鬧，而我又差不多每次都是他們嘲弄的对象……也許这是上帝的意旨……可是在生意上亥尔曼怎么样給你亏吃，他怎么样厚颜无耻地排挤你，这只有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湯姆，我在这件事上什么也說不出来。最后伊瑞卡配了一門好亲事，也弄得他們寝食不安，一定要千方百計把威恩申克經理从世界上弄掉，把他关起来才甘心，这都是她哥哥一手干的事，这个公猫，这个魔鬼檢查官……現在他們竟有这么厚的臉皮……竟異想天开要来……”

“你听我說，冬妮，第一，咱們对这件事沒有說話的分儿了，咱們已經跟高什办妥手續，他願意把房子卖給誰就卖給誰，这是他的权力。自然，我也同意你的意見，从这件事看来，命运好像有意在嘲弄咱們……”

“命运有意嘲弄咱們？湯姆，这是你的說法！我可把这看作

是耻辱，是一記清脆的大耳光，正是这样！……难道你就不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嗎？你是应該想一想的，托馬斯，这意味着：布登勃洛克家完蛋了，永远也翻不了身了，他們迁了出去，让哈根施特罗姆一家子笑語喧嘩地搬进来……不成，托馬斯，我絕不演这出戏！这件可耻的事我一个手指头也不沾！让他来好了，要是他的臉皮眞是那么厚，他就来看房子吧。反正我不招待他！我跟我的女儿和孙女坐在一間房子里，把門从里一鎖，不准他进来，我一定这么作。”

“你认为怎么合适一定就会怎么作的，我的亲爱的，而且在未作以前，你也一定会考虑到，社会礼俗是不是还应該遵守。也許你认为，哈根施特罗姆参議会被你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吧！不会的，我的孩子，这一点你可想錯了。他既不会因此高兴，也不会为这个着恼，这只不过会使他感到些惊訝，冷淡地、无所謂地感到些惊訝而已……問題在于，你把你对他的忌恨也硬要加到他身上，认为他对你，对我們也怀着同样的忌恨。这是个錯誤，冬妮！他并不恨你。为什么他要恨你呢？他对誰也沒有仇恨，他現在正是一帆風順躊躇滿志的时候，因此他总是兴高采烈，无論对誰都是和和气气的，你相信这一点吧。我已經对你說过不止十次了，如果你在街上遇見他的时候，能够稍微克制自己一点，不那么杀气騰騰、目中无人地眼睛望着半空，他一定会非常殷勤客气地向你招呼。他对你的态度感到惊奇，他心境平和地、或許带着些嘲諷地惊訝上一两分钟，然而既然他沒有作什么亏心事，他心灵的安宁自然也就不会被你的行动扰乱——你責备他的是什么呢？如果說他在作买卖上远远地跑在我前面，在社会活动方面有时候也把我排挤开，这也沒有什么，这只不过說明他是一个比我更能干的商人，更有手腕的政治家而已……你这样

气不平地冷笑是一点道理也沒有的!"回过来說到房子的事，那所老宅子对于咱們家早就沒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咱們家的重点已經逐漸地完全移到我这所房子来了……我說这个話，是为了多少使你心安一点。另一方面哈根施特罗姆为什么轉这个念头，这也是一清二楚的事。这家人是个暴发戶，人口比从前增多了，自从跟摩倫多尔夫家結了亲，不論从金錢或是从声望方面看都比得上第一流人家了。但是他們还缺少点什么，在外表上还短少一点东西，直到現在他們由于自已的优越感、由于还沒有世俗偏見倒也不以为意……他們所缺少的就是所謂的光輝的历史，就是地位的合法化……現在他們有胃口追求这个了，他們搬到这样的一所房子里来也就是給自己創造一点这一类的东西……你等着瞧吧，哈根施特罗姆参議会尽可能地保留着这里的东西，对于任何一部分建筑他都不会拆改，甚至房門上面的格言 'Dominus providebit' 他也要保留着，虽然說一句公道話，施特倫克·哈根施特罗姆公司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兴盛完全是他一手搞起来的，絕不是什么天意……"

"說得好，湯姆！居然也从你嘴里听到几句气忿不平的話，眞让我心里覺得舒服！这正是我要說的！天啊，如果我有你这样的脑筋，看我不給他个厉害看！可是你却只是……"

"你要知道，我的脑子对我也并沒有帮什么忙。"

"我剛才正要說，你却只是这么心平气和地談这件事，跟我解釋哈根施特罗姆为什么这么行事，我簡直不能理解你的心情怎么会这么平靜……哎呀，不管你嘴里怎么說，你身体內也还是跟我一样有一顆心，我不能相信，你的內心也跟你作出来的这么平靜！你为我的不平解釋开脫……說不定也只是为了安慰自己罢了……"

“你太跋扈了，冬妮。对你来說，你应該注意的是我怎样‘作’，其他一切就完全是我自己的事了。”

“湯姆，我只求你再告訴我一件事：这一切是不是像一个顚三倒四的幻境？”

“很像！”

“像不像一場恶梦？”

“誰說不是呢！”

“像一出使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

“够了，够了！”

哈根施特罗姆参議果然到孟街来了。他是和高什先生一起来的。高什先生手里拿着耶穌教徒的帽子，弯着腰，带着一臉險詐东張西望，跟在参議的后边，从为他們递进名片，打开玻璃門的使女身旁走过去，一直走进風景厅里去……

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穿着一件直垂到脚面的又厚又重的皮大衣，前襟敞着，露出里面黄綠色的英国料子的呢子冬服，样子十足是一位大人物，一位声势显赫的交易所中的要角。他胖得出奇，不但下巴是双的，而且整个下半部臉都已經变成两个了。这一点就是他蓄着的金黄色的絡腮鬍也掩盖不住。有时候他一聳上額或者一皺眉毛，他那头发剪得短短的头盖骨上的肉皮便也聳起許多皺折。他的鼻子比过去更扁地貼在上嘴唇上，鼻孔埋在上鬚里，呼吸显得特别吃力，时不时地得求助于嘴，大吸一口气。而且每吸一口气，由于舌头漸漸地脫离上顎和咽喉，总要发出一声吧嗒的輕响。

佩尔曼內德太太一听見这熟悉的咂舌头的声音，臉就变了顏色。她的眼前立刻出現了一幅檸檬糕加松露腸子和鵝肝餅的幻景，刹那間她那冷如冰霜的傲慢神气几乎都保持不住了……

她的光滑的头发上戴着一顶丧帽，黑色的衣服剪裁得恰合身腰，裙子上一道道的折边一直圈到半腰。她叉着胳臂、耸着肩膀坐在沙发上，在两位客人走进屋門来以后，她还故作冷静地向她的哥哥，向議員（他不好意思让她一个人应付这尴尬的局面，所以仍然到这里来了）說一句什么不相干的話。当議員向前迎了几步，到屋子中間和經紀人高什热烈地打招呼，又和哈根施特罗姆参議客气矜持地互相問候的时候，佩尔曼內德太太仍然坐着不动。这以后她才从容地站起来，向两位来宾略微俯了一下身，然后非常矜持地跟她哥哥一起請客人落座。她的眼皮一直搭拉着，显出一副无比冷漠的神气。

当主客都坐定以后，最初几分钟只是哈根施特罗姆参議和經紀人高什两个人在輪流讲話。高什先生装出一副令人作嘔的假模假样的謙卑神气——誰都看得出来，在那謙卑的后面隐伏着什么样的詭譎！——請求主人原諒他們的打攪，說哈根施特罗姆参議先生有意购买这所房子，所以很想来这里看一看……接着哈根施特罗姆参議用另外的言詞又把这番意思重新說了一遍，他的声音又一次使佩尔曼內德太太想起檸檬糕和鵝肝餅来。是的，能买下这所房子是参議的心願，不論为他自己，还是为他家里的人，他都希望这个願望能够实现。只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如果高什先生不打算把买卖作得太狠的話，哈哈！……当然，他并不怀疑，这件事一定能办得皆大欢喜。

他的談吐举止自然而大方，无拘无束，显示出他的交际手腕。这自然也不能不給佩尔曼內德太太某一种印象，特别是，他为了表示殷勤差不多每句話都是对着她說的。当他談到要购买房子的种种理由时，他的語調听来甚至像在乞求对方諒解。“空間，需要更多的空間！”他說。“我們桑德街的那所房子——你們

也許不相信，亲爱的夫人和議員先生……对我們說現在实在太挤了，有时候簡直都挤得轉不开身。我可不是說請客，只是說我們自己家里人，胡諾斯家，摩侖多尔夫家，我兄弟莫里茨一家人……大伙儿就挤得像沙丁魚罐头似的。您看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們想找个寬敞的房子！”

他的語調甚至仿佛有些气恼，他的表情和手势似乎都在說：您这还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受这个罪……我也未免太傻了，我的經济能力，感謝上帝，本来是足以解决这个問題的……

“本来我想等一等，”他接着說，“想等着蔡尔琳和波布需要房子的时候。那时候再把我那所让給他們，自己再去物色一所大一点的，可是……您知道，”說到这里他把語势停了停，“我的女儿蔡尔琳和我那个当檢査官的兄弟的长子波布几年前就訂婚了……婚礼不会再拖延很久，最迟也不出两年……他們还很年輕——这倒也很好！总而言之，为什么我非要等着他們，把一个最好的机会白白錯过呢？这实在太沒有意义，太不聪明了……”

大家都同意他这一番分析，談話暫时也就停留在这件家庭的私事，停留在这場未来的婚礼上；因为从經济观点上看非常有利的叔伯兄妹結亲在这个地方幷不是什么稀有的事，因此也就沒有人表示反对。大家打听这对年輕人未来的計划，甚至連蜜月旅行也問到了……他們打算到利維也拉去，到尼斯去以及諸如此类的事。他們既然有兴致去，就让他們去好了，不是嗎？……更小的几个孩子也成为話題，哈根施特罗姆參議談到他們的时候，一方面露出一往情深，非常得意的样子，一方面又装作不屑一提，不断地聳肩膀。他自己有五个孩子，他的兄弟莫里茨有四个，儿女双全……可不是，这些孩子都很健壯，謝謝您。他們怎么会不健壯呢，不是嗎？总之一句話，他們都又結实又活

潑，接着他又談到家中不断添丁进口，房子窄小的問題……“是啊，这里的情况就不同了！”他說。“我从楼梯往上走的时候就看出来了。这所房子是一顆珍珠，的的确确是一顆珍珠，如果我拿这么两件大小悬殊的东西作的譬喻可以成立的話，哈哈！……就拿这些壁毯說吧……我坦白跟您說，亲爱的夫人，我嘴里一直跟您談話，我的眼睛可从来沒有离开过这些壁毯。眞是一間可爱的屋子，一点不錯！我一想到……您的一生一直是在这里度过的时候……”

“是的，但是中間也离开过几次，”佩尔曼內德太太用一种奇怪的喉音說，她常常喜欢用这种喉音說話。

“离开过几次——不錯，”哈根施特罗姆参議重复她的話說，献殷勤地陪了个笑臉。他望了一眼布登勃洛克議員和高什先生，看到这两个人正在說話，于是把自己的椅子向着佩尔曼內德太太坐的沙发这边移近了一些，身子也向她探过来，以致他那咻咻的鼻息声清清楚楚地傳进她的耳朵里。为了礼貌的緣故她不能向后躲，无法避开他呼出来的热气，她只能一动不动地坐着，尽量挺着腰板，垂着眼皮向下看着他。可是他却一点也沒有覚察对方这种不自然、不舒适的姿势。

“您看，亲爱的夫人，”他說，“我記得，从前咱們好像也办过一次交涉似的？当然，那次我們交涉的是……是什么？是一点吃的，糖果，是嗎？……而現在却是一整所房子……”

“我不記得了，”佩尔曼內德太太說，脖子比以前更加僵直了，因为他的脸凑得那么近，簡直近得不成体統，不能令人忍受……

“您不記得了？”

“說确实点，我是不記得什么糖果的事。我脑子里还留有一

点影子的大概是檸檬糕加肥腸子的事——一份让人噁心的早点……我不記得，这份点心是我的还是您的……我們那时候还都是孩子……可是今天这件房子的事却完全屬于高什先生的职业范圍……”

她向她的哥哥投去一个迅速的、感激的目光，因为这时布登勃洛克議員发現了她的窘境，已經替她解了圍。他提議是不是客人們可以先到各間房子轉一圈。客人們很願意这样作，于是他們暫时向佩尔曼內德太太告了别，并且表示希望过一会还能够再見到她……于是議員領着两位客人从餐厅里走出去。

他带着他們上楼，下楼，带着他們看三楼上的屋子以及二楼里靠着游廊的屋子，带着他們看楼下，連厨房和地下室也看到了。办公室他們沒有进去，因为他們看房子的时候正是保險公司的办公时間。他們議論了几句保險公司新任的經理，哈根施特罗姆参議接連两次夸贊他是一个非常誠实的人，議員对他的贊語則保持沉默。

接着他們穿过那积雪半溶的荒凉的花园，看了一眼园子里的凉亭，又回到前院(洗衣房就在这个院子里)，从这里他們順着夹在两边院墙中的一条窄窄的石板路走到后院的后厢房去。后院除了一棵槲树，一切都呈显出一片雕零破落的样子。庭院里石板縫里野草丛生，青苔侵阶，房子里楼梯已糟朽不堪，彈子室成了野猫的不出租費的住宅，他們的拜訪使这些房客受了一場虛惊。他們只是开开門向里面看了一眼，这里的地板已經不牢靠了，他們并沒有走进去。

哈根施特罗姆参議的話語減少了，显然他的脑子里正在忙着作种种盘算和考慮。“好了，好了——，”他不停地說，显得无所謂的样子，神情似乎在說，他如果当了房主，这一切一定要一

改旧观。他又在和地面相平的硬灰地上站了一会，抬头看了看上面空着的谷仓，脸上仍然是剛才那副神情。"好了，好了——，"他又念念叨叨地說，一面搖摆了一下屋子里的一根沉重的絞绳，这副絞绳連同下面的长满鉄銹的鉄鈎子悬在房子中央已經有很多年沒人动过了。以后他就轉身走出去。

"感謝得很，議員先生，眞眞麻煩您了，我看，我們大概都看完了，"他說。他匆匆地向回走去，一路上差不多沒有怎么說話。甚至在两位客人回到風景厅来跟佩尔曼內德夫人告别（这次他們并沒有坐下），以及后来托馬斯·布登勃洛克送他們走下楼梯，从过道走向大門，他的話也一直是很少的。但是当主客分手以后，哈根施特罗姆参議的脚剛剛迈到街上，他立刻跟經紀人高什談起来，看得出，两人的談話異常热烈……

議員回到風景厅里，佩尔曼內德太太正挺着身子、板着面孔坐在她窗前的位子上，手里拿着两根大竹針替她的孙女小伊丽莎白織一件黑毛綫衣服。每織两針她就斜着眼睛望一眼窗戶外面的反光鏡。托馬斯两手叉在褲袋里默默地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走了几趟。

"好了，这件事我把它交給經紀人了，"过了一会他开口說，"結果如何，咱們就等着看吧。我看他是会把整所房子买下来的，前面住人，后边另派别的用場……"

她并沒有看他，她一直保持那正襟危坐的姿势，編織工作也一刻沒有停；相反地，两只竹針在她的手里穿来穿去，显然比剛才更快了。

"啊，当然了，他一定会买的，他会买下整所房子来，"她說，她这次用的又是喉音。"他为什么不买呢？要是不买，那才眞是太不聪明、太沒有意义了呢！"

她揚起眉毛，从夹鼻眼鏡后边——現在她每逢作活計的时候，总要戴上眼鏡了，虽然她总是不能把它戴正——目不轉睛地盯着手里的竹針。这副竹針令人心慌地繞来繞去，而且不断地发出毕毕剝剝的清脆的敲击声。

圣誕节又来了，这是第一次沒有老参議夫人参加的圣誕节。十二月二十四号的晚上是在議員的家里度过的。旣沒有請布来登街的三位布登勃洛克老小姐，也沒有請克罗格老夫妇。这时每周的“儿童日”例会已經停止了，托馬斯·布登勃洛克也就不願意再把当年参加老参議夫人的圣誕节的客人一一邀集来贈送礼物了。这次請来的人只有佩尔曼內德太太带着伊瑞卡·威恩申克和小伊丽莎白、克利斯蒂安、靠修道院贍养的克罗蒂尔德以及卫希布洛特小姐。卫希布洛特小姐現在仍像过去一样，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要在自己家里那間热烘烘的小屋子里贈送一些礼物，而且每年还是不免发生一件差錯。

过去到孟街来等候施舍鞋子和羊毛衣服的一些貧寒戶今年沒有了，教堂的钟声歌咏队也沒有了。只是参加的人在客厅里自己簡单地唱起《圣誕夜、寂靜夜》的歌子，接着就由苔瑞斯·卫希布洛特一字一板地讀起《圣經》中記述圣誕的一章。这本来是議員夫人的事，但是因为她不太喜欢这类的事，所以就由卫希布洛特代劳。这以后，大家一边低声唱着《噢，樅树》的第一段歌詞，一边穿过一排房子向大厅走去。

沒有什么特别使人欢快的事情。大家的面孔都不是喜气洋溢的，談話也进行得不很热烈。有什么可談的呢？世界上快乐的事情本来就是不多的。他們想到故世的母亲，談到卖房子的事，談佩尔曼內德太太在霍尔斯登城門外菩提树广場对面一座

漂亮的楼房里租到的明亮的屋子，也談了談胡果·威恩申克获得自由以后怎么安排……这期間小約翰彈了几段他跟費尔先生学来的鋼琴曲，又給他母亲伴奏了莫扎特的一支奏鳴曲。他虽然彈錯了几个地方，可是音响却非常美，得到了大家的称贊和亲吻。但是在这以后伊达·永格曼就立刻把他送上床去，因为这一天晚上他显得又蒼白又疲憊，他害腸胃病还沒有完全复元。

克利斯蒂安从上一次在早餐室里和托馬斯发生冲突以后一直沒有再談結婚的事，他和托馬斯又恢复了以前那种对自己說来不很光彩的关系。这一天晚上他旣不想說話，也沒有开玩笑。他只是軲轆着眼睛簡单地表示了一下他左半边身子的酸痛，希望获得大家的同情。以后，很早他就到俱乐部去了，直到按照傳統的习慣一家人团聚晚餐的时候才回来…这样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就算度过了今年的圣誕节了，圣誕节过去了他們倒覚得很高兴。

一八七二年剛一来，孟街这一部分家就完全解散了。使女都辞退了，佩尔曼內德太太不住地贊美上帝，因为那个一向在家务上喧宾夺主、使她忍无可忍的塞維琳小姐，这次也拿着分到手的綢緞衣服、被单和內衣褲离开了这里。接着孟街門前就来了搬运家具的馬車，已經开始騰房了。雕花柜子，鍍金的大蜡烛台和别的議員夫妇分到手的东西一件件地都运到漁夫巷去，克利斯蒂安带着自己的一份家具迁到俱乐部附近一套三間屋子的单身汉的住宅，至于佩尔曼內德—威恩申克这一个小家庭則搬到菩提树广場那所整齐明亮的楼房里去。这是一所很漂亮的小住宅，从布置上看甚至称得上“华貴”二字，在佩尔曼內德太太住的这一层楼的門口挂着一个閃亮的銅牌，上面刻着花体字：阿·佩尔曼內德·布登勃洛克太太。

孟街的房子剛一騰空，就来了一队工人开始拆除后厢房的

工程，弄得灰尘瀰漫，連天空都变得灰濛濛的……这块地皮終于成为哈根施特罗姆参議的产业了。他到底把它置了下来，唯有置下这座产业他的野心才能够滿足。布来梅有一个买主也向塞吉斯門德·高什递了个价錢，但是哈根施特罗姆参議馬上就递了更高的价錢。現在他已經动脑筋打算从这块产业上生利了，在这方面他的办法很多，别人一向是非常佩服的。春天剛到，他一家人就搬到前边的建筑物里，一切布置陈設他都尽量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只是进行了一些小修繕，增添了一些新設备，比如說，把原来的拉鈴全部取消，整个住宅安上电鈴之类……后厢房很快地拆平了，代替它的是一座新建筑，华丽而敞亮，門朝着面包房巷，是一排寬大的鋪面房。

佩尔曼內德太太好儿次跟她的哥哥托馬斯发誓賭咒地說，从今以后，世界上沒有什么力量能够使得她再看到他們家的这所老房子了，她决定一眼也不看。可是她沒有办法守住她的諾言，为了办什么事，她常常不得不从这所房子左右經过，不是从面包房巷那些一盖起来就以很高的租金租出去的商店橱窗門前經过，就是从另一边房屋正面高大威風的三角山墙下面走过。这里，在原来的拉丁字“Dominus Providebit”下面如今写的已經是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参議的名字了。这时佩尔曼內德·布登勃洛克尽管是在街头，在众目睽睽下，也常常放声哭出来。她把头一揚，仿佛一只小鳥要唱歌一样，把手帕往眼睛上一捂，就悲痛地嚎哭起来，哭声旣带着抗議也带着怨叹。她不顾路人的注目和自己女儿的劝阻，一任自己的泪水滾滾落下来。

尽管她这一輩子已經經历了不少次風暴，遭受过不少次沉船之險，可是她的哭泣却仍然保持着儿时那种天眞无邪、发泄积郁的样子。

第 十 部

第 一 章

每逢情緒低沉的时候，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常常禁不住問自己，他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比那些純朴、勤恳、头脑簡陋的同城的市民更高明一些。他年輕时代的那种蓬勃的幻想和积极的理想都已經一去不复返了。在游戏中工作或者以工作为游戏，怀着半眞誠半詼諧的野心去追求那些仅仅有象征意义的目标，这种乐观的怀疑主义者的妥协的办法、这种聪明的事事不較眞的处世之道需要有旺盛的精力，需要幽默感和好性情；然而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却覺得自己已經疲憊不堪、对于什么事都厌煩不耐了。

过去生活中所有应該得到的，他都得到了，而且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一生中的頂点——如果他这种平凡、庸俗的生活还談得到有頂点的話，他加添說——也早已超越过去了。

从純粹金錢方面讲，他的财产减少了許多，公司的营业非常不振。但是如果算上母亲留下来的遺产以及出售孟街房子和地皮他得到的一部分現金，他仍然有六十多万馬克。只是公司的投資几年来一直沒有充分利用，在作珀彭腊德粮食那桩买卖的

时候，議員就抱怨过当时的生意都微不足道，从他受了那次打击以后，这种情形并沒有好轉，反而越来越坏了。目前，当一切都蒸蒸日上、大有可为的时候，而且自从本城加入关税同盟，許多小生意在几年的功夫都已发展成为大商号，只有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却死气沉沉，沒有从当前的时代得到任何好处。有人問起生意上的情形，老板总是把手一揮无精打采地回答說："唉，沒有什么令人高兴的……"議員的一个积极的竟爭者，同时也是哈根施特罗姆的一个密友，有一次說，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在交易所只不过是个摆設儿。这句玩笑話本来諷刺的是議員的一絲不苟的外表，但是城里的人却都认为这句話風趣横生，大加贊賞。

如果說，在商业上議員由于經受种种挫折，由于精神上的疲頓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热情奋发地为这家公司的老招牌尽力的話，那么在市政活动上则是由于受到外在的限制，使他不能再高升一步。几年以来，自从他被选入議院以后，他在这方面所能追求的便都已經到手了。今后只不过是保持原来的地位和官职而已，再沒有什么值得追逐的了；有的只是現在，只是渺小的現实，沒有将来，也沒有野心勃勃的偉大計划。固然他非常懂得利用他的职权，别的人如果处于他的地位决不会有他这样的权势，而他的政敌也无法否认，他是"市长的左右手"。但是当市长他是沒有資格的，因为他是商人，而不是学者，他沒有在文科学校毕过业，不是法学家，他根本沒有在学院受过教育。由于他很早就养成一种习慣，用閱讀历史和文学书籍来打发自己的空閑时間，他感觉到自己无論在精神和理智方面，无論在修养教育方面都比他周圍的人高出一等，所以当他想到，只因为自己沒有受过法律上所需要的教育，就不能在他出生的这个小王国里坐上第一

把交椅的时候，常常是气憤不平的。“我們过去多么傻啊！”他有时对他的好友和崇拜者施台凡·吉斯登麦克发牢騷說——但是他所謂的“我們”指的却只是他自己——，“那么早就跑到商号里去，却不願意把书讀完！”施台凡·吉斯登麦克回答說：“是的，你說得对！……可是你是指什么說呢？”

議員現在大部分时間是一个人坐在私人办公室里桃花心木大书桌前工作；首先是因为在这間屋里沒人看得到他托着头閉目沉思的样子，但是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伙友，弗利德利希·威廉·馬尔庫斯先生在他对面不停地整理文具，捋髭鬚，那种裝腔作势的样子实在使他忍无可忍，因而不得不放棄他在总办公室靠窗戶的那个位子。

这位馬尔庫斯老先生的瞻前顾后的小毛病随着时間已經发展成一种病症，一种乖癖；但是最近一段时間，托馬斯·布登勃洛克所以看着特别刺目、无法忍受、甚至仿佛是一种侮辱，却是因为他在自己身上也发現了类似的情形；这个发現使他大吃一惊。一点不錯，从前他对这种卑微瑣屑本来是深恶痛絕的，但是最近却也养成一种瞻前顾后的毛病，虽然这完全是出于另外一种性质、一种不同的心情。

他的內心是空虛的，他看不見有什么令人振奋的計划、有什么吸引人的工作値得他欢欣鼓舞地全力投进去。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沒有失去行动的本能，他的头脑不能休息，他要求活动，虽然这和他的祖先的自然而持久的对工作爱好是迥然不同的，因为他的这种对活动的追求是虛伪的，神經质的，根本說来，是一种麻醉剂，正如同他一刻也离不开嘴的那种烈性的俄罗斯紙烟一样……他不但沒有失去这种行动的本能，而且越来越不能控制它，它在他身上已經完全占了上風，变成一种酷刑。它分散成

无数琐碎細小的东西，而他就被这一千种毫无意义的細琐的事情折磨着。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关于他的家务和衣着的，由于心情恶劣他常常把这些事情弄得顚三倒四，无法把它們整理清楚，然而他为它們付出的时間和精力却不合比例地多。

城里人称之为他的“虛荣”的那种东西也与日俱增，甚至增加到这种地步，让他自己看着也感到害羞了。虽然如此，他却不能把这方面发展起来的种种习惯革除掉。夜里他睡得虽然还安稳，但总是昏昏沉沉的，仿佛沒有休息过来似的；早晨醒来——，这时已經九点钟了，从前他起身的时間比这要早得多——从他穿着睡衣到更衣室老理发师温采尔先生那里去的那一刻起，直到他覺得自己已經穿戴整齐，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止，足足有一个半钟头。这以后他才下到二楼去喝早茶。他穿戴装扮极其細密周致，从在浴室里用冷水淋浴直到擦掉上衣上最后一点尘土，最后一次用烫剪压平髭鬚，每一个小节都有一定的次序，不容紊乱，弄得后来天天重复这一套煩瑣細屑的动作，使他煩躁得几乎发狂。但是尽管如此，如果他知道某一个动作沒有作或者作得比較潦草，他却絕对不肯走出他的小房間。因为他害怕失去自己那种清新、鎮靜、一尘不染的感覺。但是几小时后，这种感覺还是逐漸消失了，于是他不得不重新修飾一番。

只要不引起外人議論，他能节省什么就节省什么，只有在衣着上他一点算盘也不打，他所有的衣服都是請汉堡手艺最好的裁縫做的，而且为了保存和补充这些衣服他同样也毫不吝啬。在他的更衣室里，打开一个仿佛通向另一間屋子的門以后，就会发現这是砌在墙里面的一間面积相当大的暗室，这里面有一排排的衣鈎和木头衣架，挂滿了为不同季节、不同場合穿用的各式上衣、常礼服、大礼服、燕尾服，而各式的褲子则摆在許多張椅子

上，迭得整整齐齐。另外在一張带大鏡子的五屜橱上摆滿了梳子、刷子和修飾头发和髭鬚用的化妆品，抽屜里則是各种各样的內衣，这些內衣永远不断地在更换、洗滌、使用和补充……

他不但每天早晨在这間暗室里消磨很长一段时間，而且在每次宴会前、每次議院例会前、每次公共集会前，总之，每次在别人面前出現、活动以前都要在这里消磨很长的时間，甚至每天在家里吃飯，同桌的只有他的妻子、小約翰和伊达·永格曼，他也一定要修飾一番。他每次外出，他那新浆洗过的內衣，漂亮挺直的服装，洗得干干凈凈的臉，髭鬚上的发油香，以及嘴中使过漱口水的酸澀清凉的味道都給他一种滿足和准备停妥的感覚，正像一个演員勾好臉譜，化好妆走上舞台时的感覚一样……一点也不錯！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生存在这世界上正和一个演員一样，和一个仿佛一生在演一出大戏的演員一样，除了独自一人或者休息短短的时間外，他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細节无一不是在演戏，无一不需要他以全部精力来应付，无一不使他心劳神疲……由于心灵的貧乏和空虛——空虛得这样厉害，以至他无时无刻不感到一种模模糊糊，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恼恨——再加上心中那不能推卸的职責，那不能动摇的决心：在穿戴上一定要不失身份，一定要用一切办法掩盖住自己的衰頹的現象，要維持体面，这样就使議員的生活变得那么虛假、造作、不自然，使得他在人前的一言一行都成为令人不耐的矯揉造作。

由于这种情形，在他身上出現了一些奇怪的行为，一些乖僻的嗜好，連他自己看着也感到吃惊和嫌恶。有的人在生活中并不想扮演什么角色，他們只是願意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暗暗地观察着别人。而議員却不是这样的人，他不喜欢躲在暗处，让别人在一片灯光輝耀中出現在自己面前。他願意让灯光照得自己

睜不开眼，看着他的群众坐在灯影里黑压压的一片，而他则或是以受人拥戴的社交名流，或是以活跃的商人，或是以有声望的公司老板，或是以雄辯的演說家的資格在影响着这些人……只有这样才能給他一种隔絕的、安全的感覚，才能給他那种自我陶醉的作戏的感覚，而他有时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也正是靠了这种感覚。是的，随着年月的消逝，宛如作戏般的陶醉的情态成了他最能忍受的一种情况了。当他站在桌子前边，手里举着一杯酒，带着和藹的表情、瀟洒的手势，用睿智的言語向别人祝飲的时候，他的祝辞妙語惊人，引得全座的人喜笑顏开，这时他虽然臉色煞白，却仍然是当年的托馬斯·布登勃洛克；但是当他沒有事情，独自呆坐的时候，他却无法控制自己。这时候他心头就涌起一陣疲倦、厌煩的感覚，他的眼神也暗淡了，面容和身姿也一蹶不振了。这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希望：他要向这种忧郁的絕望的心情屈膝，要偸偸地踱回家去，把头擱在凉爽的枕头上。

这一天佩尔曼內德太太是在漁夫巷吃的晚餐，但是只是她一个人，她的女儿本来也該来，但是因为她女儿下午曾經到监獄去探望过她的丈夫，像过去每次一样，感到疲倦不适，因而留在家里了。

安冬妮太太在飯桌上談起胡果·威恩申克来，說他的心情忧郁不堪，接着大家就討論起来，能不能向議院递一份赦罪申請书。这时兄嫂和妹妹三个人已經在起居間圍着一張圓桌坐下来，圓桌上面悬着一盞大煤气灯。盖尔达·布登勃洛克和佩尔曼內德太太对面坐着，手里都拿着針綫活。議員夫人的一張美丽、雪白的面孔俯在一块絹地刺綉上，她的濃密的头发被灯光照着烏油油地发亮。佩尔曼內德太太的一副夹鼻眼鏡斜挂在鼻梁上，看去

完全是多余的。她正細心地把一条鮮紅的緞带縫在一只黃色的小籃子上，預备給一个相識的人作生日礼物。議員側着身坐在桌旁一只带斜靠背的大彈簧椅子上，迭着腿，讀一份报紙，时不时地吸一口他的俄国紙烟，又从髭鬚中噴出一口灰白的烟雾来……

这是夏天的一个溫暖的星期天晚上。高大的窗戶敞开着，湿潤的暖空气不断流进屋里来。从桌子旁边向对面房子的灰色三角山墙上面望去，可以看到小星星在緩緩地移动着的云块空隙处閃耀着。街对面，伊威尔逊小鮮花店里灯光还沒有熄灭。再远一些，从靜謐的巷子里傳来一陣陣手風琴的声音，很多音調拉錯了，拉琴的大概是馬車夫丹克瓦尔特的一个伙計吧！窗外时不时地响起一片笑語喧嘩声。几个水手手挽手、唱着歌、吸着烟走过去，他們一定是从碼头附近一处可疑的地方走出来，乘兴再到一处更为可疑的地方去的。他們的粗大的声音和杂乱的步履声漸漸消失在一条横巷里。

議員把报紙放在身边桌子上，把夹鼻眼鏡擱在背心口袋里，用手擦了擦脑門和眼睛。

"空空洞洞，这些报紙眞是空空洞洞！"他說，"我一讀这些报就想起祖父評論平淡而无味的菜时所說的話：那味道就像一个人把舌头伸到窗外去的感觉一样……枯燥地看上三分钟，就把什么都看完了。空空地簡直什么也沒有……"

"一点不錯，你說得对极了，湯姆！"佩尔曼內德太太說，她把手里的活計放下，从眼鏡上面看着她的哥哥……"这上面能登什么呢？我从很久以前就說，从我还是个小傻丫头的时候就說：本地的这种报眞是貧乏空洞极了。当然了，我看的也是它，有什么办法呢？手边沒有别的报啊……可是整天只看到大商人某某參議准备紀念銀婚的消息，实在太寡味了。应該有点别的报，《哥尼

斯堡哈同报》、或者是《莱茵报》什么的。这样才能……”

她的話沒有說完。在剛才說这一段話的时候，她已經把报紙拿到手里，把它打开，带着鄙夷的神色一栏栏地瞟过去。忽然，她的目光盯在一个地方，一个只有四五行字的短短的报导……她的声音瘖住了，一把攥住眼鏡，一口气把这个报导讀完。她一边念，嘴一边慢慢地張开，讀完了以后，惊叫了两声，一面又开胳臂肘，两只手掌按着面頰。

“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不会的，盖尔达……湯姆……你看看！……太可怕了……可怜的阿姆嘉德！这种事还是叫她遇上了……”

盖尔达把头从手中的刺綉上抬起来，托馬斯吃惊地向她妹妹这边扭过身来。接着佩尔曼內德太太就把这条消息大声讀出来，由于惊魂甫定，她的喉音顫抖着，每一个字都讀得特别重，仿佛字字都关系着人們的命运似的。这条消息来自罗斯托克，說的是珀彭腊德田庄的主人拉尔夫·封·梅布姆昨天夜里在自己的书斋里用一把手枪自杀了。“自杀的原因似乎是不堪經济压迫。封·梅布姆先生身后遺有妻子和三个孩子”。她把这段新聞念完了，让报紙悄然落在膝头上，向后一靠，一語不发，只是目光凄惻地凝視着她的兄嫂。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在她念的时候就已經把身子轉了过去，这时他的目光仍然从她身边望过去，看着門帘外面幽暗的客厅。

“用手枪么？”在室內被沉寂籠罩了大約两分钟以后，他問了一句。——又沉默了一会，他低沉緩慢地，仿佛是在譏嘲似地說：“是啊，这就是这位貴族老爷的下場！……”

接着他又陷于沉思。他用手指捻一边的髯子尖，这一动作的慌乱急遽和他的蒙矓、凝滞、茫然无主的眼神显得极不相称。

他既沒有理会他妹妹的悲叹和对自己的朋友阿姆嘉德未来生活的种种臆測，也沒有注意到那并沒有轉过头来的盖尔达怎样在用一对罩着藍色暗影的、生得很近的棕色大眼睛凝然不动地偵視着他。

第 二 章

当覌望自己这一生的殘年时，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目光是忧郁、愁惨的，但是在瞻望小約翰的前途时，他却不能用这种愁惨的目光。他的家族意識，他那禀承祖先又受到特别培养的对于本族历史——不論是过去抑或未来——的景仰和关切不允許他这样作；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妹妹（甚至于布来登街的那几位小姐也在內），对于小約翰的一半关怀一半好奇的切盼也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沾沾自喜地自我安慰說，他虽然感到自己已經日暮途穷，前途无望，但是对于自己这个小继承人，他却抱着种种的梦想。他幻想小約翰既有才干，又能勤恳地工作，会获得成功和权利，会发財致富，光輝門楣……是的，只有这一件事才使他那冰冷、虚伪的生活得到一些温暖，才給他增添一些眞正的焦灼、愁惧和希望。

也許在他老年的时候能有一天从一个安靜的角落里看到古老的时代，汉諾的曾祖父的时代重新出現吧？难道这个希望完全沒有实現的可能嗎？他本来一直把音乐看作是自己的死对头，可是实际上事情果眞这么严重嗎？即使承认这个孩子喜爱不看乐譜即兴演奏这件事能証明他具有不寻常的才禀，可是在跟費尔先生的正規学习中他却并沒有特别的进步。无庸置疑，对音乐的爱好是受了他母亲的影响，而且在童年时期这个影响

来得最为深远，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然而从現在起，該是做父亲的有机会影响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了，作父亲的应該把孩子向自己这一边拉过来一点，用男人的影响来冲淡一些孩子直到現在为止所受的母教。議員决定不让这样的机会白白溜过。

汉諾这时已經十一岁了。这一年复活节他和他的那个朋友摩侖小伯爵一样，都是勉勉强强地升到三年級，算术和地理两門課还要补考。家里人已經决定让他上实科班，因为他将来要經商，要把自己家的买卖承继下来，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的父亲有时候問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事业是否有兴趣，他就回答“有”，仅仅是簡单地、畏縮地回答一声“有”，議員紧逼着又問了几个問題，想让他再多說几句，回答得周詳一些，但是常常得不到什么結果。

如果布登勃洛克議員有两个儿子，那么无疑地他会让小儿子在普通中学毕业，再继續入大学深造。但是公司需要一个继承人，另外他认为能使小儿子不受学习希腊文那种无謂的折磨对他也不啻作了一件好事。他认为实科班的功課比較容易学习，汉諾旣然在很多事情上表現得理解力迟慢，精神不能集中，体格又一向脆弱，不得不常常缺課，他在实科班会省一些力，学习也会更快一些，成績更好一些。如果希望小約翰·布登勃洛克有朝一日能完成他命中注定的使命，能不負家里人的期望，那么他們首先应該注意的是：一方面加意保护他那不甚强健的体质，另一方面还要通过适当的訓练和鍛炼逐渐使他的体质增强……

他的棕色的头发偏分着，前面从雪白的脑門上斜着梳上去，但是那柔軟的鬈发总喜欢垂到額角上来，他的棕色的睫毛生得很长，眼睛是金黃色的。他虽然穿着哥本哈根式的水手服，但是

不論在校园里还是在大街上，在他那些淡黄头发、深藍眼睛的斯堪的納維亚型的同学中間，他总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最近几年他长得比从前結实了一点，但是他的裹在黑袜子里的两条腿和他的套在深藍色的寬大的袖子里的两只胳臂还是細瘦柔軟的，跟女孩子的一样。他的眼睛跟他母亲的一样，仍然罩着一层青圈。这对眼睛，特别是側視的时候，总是流露出怯懦的、推拒的神色。他的嘴仍然像小时候那样忧郁地紧閉着，或者当他用舌尖舐着一只搖动了的牙齿时，他的嘴就微微歪着一些，臉色好像怕冷似的……

朗哈尔斯医生这时已經完全接替了格拉包夫医生的业务，成了布登勃洛克家的顾問医生。人們从朗哈尔斯那里得知，汉諾之所以体质亏損，面色蒼白，主要是他的身体不能制造足够数量的紅血球。但是这个缺陷并不是沒有治疗的药品。有一种很有效的药品，朗哈尔斯大夫开的数量很大，这就是鱈魚肝油，黃色的，濃濃的，油膩膩的上等鱈魚肝油。每天吃两次，每次吃一調羹。按照議員的叮囑，伊达·永格曼既严格又亲切地执行这件事，每天按时服用。开始的时候汉諾每次吃都要嘔吐，他的胃似乎不能容納这种良药。但是慢慢地他习慣下来，如果在吞下一口魚肝油以后，立刻屏住呼吸嚼一口黑面包，噁心就不那么厉害了。

其他一切病症都不过是缺少紅血球的后果，都是"并发症"，正像朗哈尔斯大夫一边瞧着自己的手指甲一边說的那样。只是这些并发症也需要毫不容情地加以歼灭。要治牙齿有布瑞希特先生，他和他的鸚鵡犹塞夫斯住在磨坊街，他会治牙，会补牙，必要的时候还能把牙拔掉。为了治消化不良有一种叫蓖麻油的东西，粘粘的，銀光閃閃的上等蓖麻油，用茶匙往下一吞，好像一条

滑溜的蝾螈一样从嗓子眼里滑下去，以后整整三天的工夫，不管你走路还是睡觉，嗓子里总挂着这样一股气味……哎，为什么所有这些药品都这么难以下咽呢？只有一次——汉諾这次病得很凶，躺在床上，心跳得特别不規則——朗哈尔斯大夫惴惴不安地开了一种药。这种药小約翰非常喜欢，不啻对他行了件大好事：这次的药是砒丸。以后汉諾常常要这种甜甜的、使他甘美舒适的小丸子，他几乎对这种药丸产生了一种怀恋。但是他从来沒有再得到过。

魚肝油和蓖麻油都是好东西，但是朗哈尔斯大夫和議員都认为：如果小約翰自己不努力，只凭这几种药还是不能够使他成为一个健壮的、經得起風霜的汉子。在这一点上，他俩的意見完全一致。举例說，体育教員弗利采先生就举办了体育訓练班，夏天，在城外"布格广場"上，每周举办一次，給本城年輕人一个培养勇气、力量、技艺和意志的机会。然而汉諾对于这些尙武的活动却表現了一种嫌恶，一种沉默的、有所保留的、几乎是傲慢的嫌恶，这件事惹得他的父亲非常生气……以后他要跟他的同学、同年紀的人一起生活、工作，为什么他对这些人就一点感情也沒有呢？为什么他总是和那个脸都沒洗干净的小凱伊形影不离呢？凱伊固然是个好孩子，但是这个人多少有些古怪，将来也不是个合适的朋友。一个男孩子总应該和那些与他年紀相仿的人一起长大，这些人对他的看法对他的終生都有很大关系，所以他必須从一开始就学会怎样博得这些人的信任或尊敬。像哈根施特罗姆参議的两个儿子吧，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就是一对标致的小伙子，粗壮、健康，精神奕奕。这两人在附近的树林里举行正規的拳击比賽，他們是学校的最优秀的运动員，能像海豹一样地游水，他們不止会吸烟，而且什么胡鬧的事都干得出

子喘气才放手……只有一次他报了一点仇。一天下午，正当这两个哈根施特罗姆要把他按到水底下去的时候，他們两人中的一个忽然痛得大叫一声，把一只肉腿抬起来，那上面血珠儿已經殷殷地淌出来。这时摩侖伯爵凱伊出現在他身边。原来凱伊这次不知从哪里弄到买入門券的錢，偷偷摸摸地从水底下游过来咬了小哈根施特罗姆一口，——整口牙都咬进肉里，好像一只犯了野性的小狗。他的黃中透紅的头发水淋淋地搭在臉上，从头发縫里亮晶晶地閃着一对藍眼睛……可怜这位小伯爵为了这件事也嚐够了苦头，他爬出池子的时候渾身簡直不成样子。但是哈根施特罗姆的儿子这次毕竟是一跛一点地走回家去的——

补药和各种运动——这就是布登勃洛克議員护理他儿子的两項主要的东西。但是另外他也一点沒有忽略在精神方面对小約翰的感染，使他从現实世界得到各种活的印象，这个世界汉諾将来也要走进去。

他逐步引导他走进他将来要在其中活动的圈子。他有什么业务上的活动都带着他去。当他在港口碼头上用丹麦話夹杂着北德方言和脚夫談話的时候，当他在粮棧的阴暗的小柜房里和工头們討論事情的时候，或者当他在院子里向那些拖长了声音吆喝着向梁上扛粮袋的工人下达什么指示的时候，他都让汉諾在一旁站着……对于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讲起来，海港、海船、貨棚、粮棧这一带散发着奶油、魚、海水、焦脂、塗油的鉄板等气味的地方，从小就是他最感兴趣、最爱逗留的地方；如今他儿子却并沒有自动地对这些东西表示兴趣和喜爱，所以他必須培养他的爱好……行駛在哥本哈根航綫上的輪船都叫什么名字啊？納亚丁……哈姆史塔德……弗利德利克·鄂威尔狄克……“你至少已經知道这么几条了，孩子，这就很不錯了。其余的你慢慢也都

冒着危險，經过很久的努力才用手把它捞住。一到手里，它就变成一只平滑牢固的指环，不再破碎。他就把它戴在手指上。自然了，这只戒指具有神奇的魔力。靠了戒指的帮助他重新又上了那陡峭湿滑的斜坡。在离斜坡不远的地方的一片粉紅色的雾里面，他发現一座死静的、鬼怪駐守着的黑色的宫堡。他闖入宫堡，靠着指环的妙用，破除了宫堡的魔法，解救了許多人，……讲到最奇妙的时刻，汉諾就在風琴上彈出甜美的伴奏……有时候，如果在舞台布景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难的时候，这些故事也搬到木偶舞台上上演，由音乐伴奏……但是“体育訓练”汉諾却只有在父亲严厉的命令下才去参加，那时凱伊便也跟了他去。

冬季去滑冰也好，夏季在阿斯木森先生在河下游用木料建的游泳池里游泳也好，都是那么一回事……“去洗澡！去游泳！”朗哈尔斯大夫說，“这个孩子一定得去游泳！”議員完全同意他的話。但是汉諾不論对于游泳、对滑冰、或是参加“体育訓练”都总是尽量迴避。他这样作也有他的理由。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运动哈根施特罗姆参議的两个儿子都玩得非常出色，他們早就在等着小約翰呢！虽然这两人都住在祖母家，他們却从不放过任何欺弄、折磨小約翰的机会。在“体育訓练”的时候，他們把他撞倒在冰場的髒雪堆上，在游泳池里他們怪声叫着从水里向他冲来……汉諾不想逃，逃跑根本就不抵什么事。他齐腰站在渾水里，裸露着一双女孩似的細胳臂，水面上东一块西一块地飄着一些叫做鵝草的水草。他皺着眉头微微咧着嘴，臉色阴郁地等着这两人来。哈根施特罗姆的两个儿子准知道对方是自已的捕获物，他們噼里啪拉地濺着水，大跨步地走来。这两人的胳臂肌肉发达，他們就用这四只胳臂抱住他，把他浸到水里去，而且浸得时間很长，直到他吞下不少口髒水，很久以后还来回地轉着脖

来。他們既让人怕，也受人爱戴和尊敬。这两人的叔伯兄弟，檢察官莫里茨·哈根施特罗姆博士的两个儿子虽然体质不好，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然而在讀书上却很出色。他們是学校的模范生，勤勉好学，举止安詳，上进心特别强，总是全神貫注在学問上。这两人一心渴望作优等生，拿到編号第一的文凭。他們也确实作到了这一点，因之也获得那些比較迟鈍和懶惰的同学們的尊敬。但是汉諾的同学們——且不談他的先生——对汉諾的看法究竟怎样呢？他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学生，而且是个窩囊廢，一切和勇气、力量、技艺活动有关的事，他都怯生生地避之唯恐不及。有时布登勃洛克議員到更衣室去，走过三楼的阳台时，他听到从那里三間屋子的中間一間——自从汉諾长大了，不和伊达·永格曼一起睡以后，就住在这一間——傳出来的不是風琴声，就是凱伊在低声、神秘地說故事……

讲到凱伊，他也躲避着体育課，因为他討厌上这种課时需要遵守的紀律和制度。“不，汉諾，”他說，“我不去了。你去吧？眞見鬼……什么有意思的也不許玩。”像“眞見鬼”这些話是他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可是汉諾回答說：“要是弗利采先生有一天不再是一身汗臭和啤酒味，这件事倒可以商量商量……别談这个了，凱伊，你接着說下去。你說的那个从水池子里撿来的戒指的故事还沒有完呢……”“好吧，可是我一点头，你就得彈琴。”于是凱伊又接着說下去。

如果他的話能够相信，他在前些天一天悶热的夜里，在一处陌生的地方，从一个湿滑陡峭的斜坡上滑下来。坡下面，磷火发出閃爍不定的阴森森的光亮。他在那光亮中发現一个黑忽忽的水潭，潭里不断的咯咯地冒起銀白的小水泡。其中一个水泡离岸很近，不断地出現，而且每次破了，总变成一个戒指的形状。他

得知道……那边在那些往上絞谷袋的人中，很多人和你同名，孩子，因为他們都是随你祖父起的名字。在他們的孩子里边也有很多人叫我的名字的……也有叫媽媽的名字的……这些人我們每年送他們一点东西……前边那个谷仓咱們走过去，别跟那里的人談話；咱們沒有什么要跟他們說的，这是跟咱們鬧竞爭的一家买卖……"

"你願意跟我去嗎，汉諾？"又一次他說……"今天下午咱們公司有一条新船下水。我去給它行命名礼……你想不想去呢？"

汉諾回答說他想去。于是他跟了去，听了他父亲在命名礼上的演說，看着他怎样把一个香檳酒瓶在船头上摔破，又无动于衷地看着这艘船从塗滿了綠色肥皂的船架上滑进泡沫高濺的水里去……

一年中某一些日子，例如在举行堅信礼的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日，或者在元旦，布登勃洛克議員总要坐着馬車在城里兜一个圈子，到他需要应酬的那些人家去拜訪一次。因为議員的妻子碰見这些事总喜欢借口头痛或者神經煩躁留在家里，于是議員就叫汉諾陪着自己去。而汉諾对这件事倒也有兴趣。他跟着父亲坐上馬車，父亲进了人家的会客室，他也一語不发地坐在父亲身边，靜靜地望着父亲应付人时那种从容不迫、圓通周到、然而又变化多端因人而異的言談举止。他注意到，当区司令官林灵根中校在他們告别的时候强調說，他对于議員的光临实在銘感五內时，自己的父亲怎样摆出一个受寵若惊的姿势把胳臂在主人肩膀上放了一会；在另一个地方他对于这样的客气話却只是沉默严肃地听着，而又在一处他也回敬了一句带有嘰嘲意味的夸大其辞的客气話……然而不論在什么場合他的言談、姿势都总是那么老练，合乎仪节，而且显然他希望他的儿子能欣賞这一

点，希望自己能給这个小儿子起一些示范作用。

但是小約翰实际看到的比他应該看到的还要多，他的那双羞怯的、罩着青眼圈的金棕色的眼睛很会观察事物。他不只看到父亲交际应酬时显示出来的那种稳重和亲切，他也看到——用他的奇特的甚至使自己痛苦的銳利的目光——这种作做对他父亲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他的父亲拜会完一家后怎样变得臉色蒼白，一語不发，眼皮紅肿，紧閉着眼睛斜靠在馬車角上。他滿怀惊惧地看到，一跨进另外一家的門檻，这一幅面幕怎样从父亲的面孔上落下来，他那疲憊的身体怎样又突然变得行动富有彈力起来……議員在和别人周旋时的言談举止，在小約翰看来，并不是那种为了保障某些实际利益——这些利益是与别人共同的，需要防止别人竞爭——而发出来的自然、眞实、一半并非出于自觉的言談举止；相反地，他这时的动作談吐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有意識的費力的造作，因之，在作时毫无自然、从容、眞实的感覚，而只是一种特别沉滞、殫精竭智的故意卖弄。有时汉諾想到将来有一天别人也期待自己在公众集会上，在众目睽睽下作这样的动作，这样的談吐，他就不由得又厌恶又害怕地打了个冷战，急忙閉起眼睛来……

哎呀，这哪里是托馬斯·布登勃洛克所希望的以身作則对小約翰的潜移默化啊！怎样培养小約翰的大方、坚韌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认識，这才是他日夜苦思，念念不忘的事呢。

“你好像願意生活得舒服一些，孩子，”有时候汉諾吃过飯以后又多要一份点心或者多要半杯咖啡时，議員往往这样說……“那么你就非得作一个能干的商人，多賺錢不可！你願意这样嗎？”小約翰这时总是回答一声“願意”。

有时候，一家人都在議員家里吃飯，安冬妮姑姑和克利斯蒂

安叔叔照例要跟可怜的克罗蒂尔德姑姑开开玩笑，模倣她的卑屈溫順、拖得很长的声調跟她說話。受了比較厉害的葡萄酒的作用，汉諾有时候也会模仿起这个声調来，想办法逗弄一会克罗蒂尔德姑姑。这时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就会大笑起来——从心眼里发出来的欢快的，几乎可以說是感激的笑声，就好像一个人遇到一件令他心花怒放的大喜事一样。一点不錯，他甚至出头来帮助他的儿子，自已也参加这場戏弄人的把戏，虽然很久以来他不跟这位亲戚开玩笑了。对头脑迟鈍、謙恭和藹、永远饥腸轆轆的削瘦的克罗蒂尔德显示威風是一件非常簡单，而且毫无危险可言的事，因此虽然事情本身倒也无伤大雅，他却不屑一作。正如同在实际生活中許多事違反了他那喜欢反复掂算的本性，常常引起他无限的憎恶一样，这件事也使他非常嫌恶。在生活中他不能了解，也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人看透了一种形势，完全掌握了它，却又能毫无羞愧地利用它？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已說，能够毫不感到羞愧地利用环境，这正是适应生活的能力啊！

有时候小約翰表現出这种适应生活的能力，哪怕这是非常微小的一点迹象呢，他也感到那么高兴，那么幸福，那么心花怒放！

第三章

几年来布登勃洛克一家人早已不像过去那样作夏季长途旅行了。甚至去年春天議員夫人提出要回阿姆斯特丹省亲，要在相隔这么多年以后重新跟她的父亲表演几次二重奏，議員的同意也是非常勉强的。但是每年夏天盖尔达和永格曼小姐要带着小約翰到特拉夫門德去休养，在那里度过整个暑假，却主要由于

可以增进汉諾的健康的緣故而成为定例了……

到海濱去过暑假！有誰——不管他是誰——能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嗎？經过煩悶、单調、无尽无休的上課以后能够平靜地、无忧无虑地过四个星期与世隔絕的生活，充滿了海藻的气味和波濤的溫柔絮語……四个星期，是这样长的一段时期，在开始时你几乎认为它是过不完的，不可能相信它有尽头，如果有人說它会过完，那才叫粗暴邪恶呢！小約翰从来也不能了解，有的教师在一門功課結束的时候居然說出这样的話：“假期以后我們再接着讲，以后我們还要讲……”假期以后！好像这件事給他多么大快乐似的，这个穿閃亮嗶嘰上衣的莫名其妙的人！假期以后！这是多么奇怪的想法！四个星期以后种种事情是屬于多么遙远渺茫的未来啊！

他們住的是两座瑞士式的小房子，中間連着一条窄窄的迴廊，和点心鋪以及休养的主房齐齐地并排站着。头一天早晨在这样一間小房子里醒过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成績单——好也罢、坏也罢——已經給家里人看过了，装滿了箱子、行李的馬車也坐完了。他感到全身沐浴在一种朦朧的幸福里，他的心也因之抽搐起来，他不覚一下子惊醒过来……他睜开了眼睛，貪婪地望着这間干淨的小屋子的老式的家俱……头一秒钟他仍然在一种睡意惺忪、旣幸福又迷乱的状态之中——但是馬上他就明白了，他这是在特拉夫門德，他要在特拉夫門德度过漫长、漫长的四个星期！他并不轉动身体；他靜靜地仰臥在那張黃木头的小床上，床单因为使用日久已經变得又軟又薄，他每隔一会就又把眼睛閉上，听着自己的心怎样因为幸福和不安随着緩慢的深呼吸而砰砰地跳动着。

整个房間沐浴在从带条紋的窗帘后面射过来的淡黃的日光

里，但周圍还是那么静，伊达·永格曼和媽媽还都在睡梦中。只能听到下面工人耙花园中石子路所发出的均匀、宁静的声音，另外就是一只蒼蝇在窗帘和窗戶中間不断撞击玻璃，可以看到它的影子映在带条紋的窗帘上，显成一条弯弯曲曲的长綫……一片寂静！只有耗子的孤单的嘤嗦声和蒼蝇的单調的嗡嗡声！这种温柔而隐含生意的寂静使小約翰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覚：海濱所特有的深沉平和、无人攪扰的宁静的感覚。他比什么都更爱在海濱休憩。啊，贊美上帝吧，那些在世界上代表比例律和文法的身穿閃亮嗶嘰上衣的人是决不会到这儿来的，他們不到这里来，因为在这里生活是得花不少錢的……

一陣快乐使他从床上跳下来，光着脚跑到窗戶前边去。他把窗帘拉上去，拉开白漆窗栓，打开一扇窗戶。看着蒼蝇从花园的砂礫路和玫瑰花圃上飞走。旅館对面的音乐厅，圍在半圈黃楊树里，仍然寂无一人。那块因灯塔而得名的罗喜登曠場——灯塔就佇立在这块曠場的右边——在白云靉靉的天空下，向远处伸展开去，那上边生长着一些稀疏的短草，时而还夹着几块寸草不生的光地，到了最远的地方，这些短草就为一些高大、粗悍的海濱植物所代替，再过去就是一片沙滩，沙滩上面对大海摆着的一排排的私人小木棚和圈椅却依稀可辨。海就躺在那边，就躺在宁静的晨曦里，一条藍綠相間的狹长的条片时而光滑如鏡、时而皺起无数波紋。一条从哥本哈根来的輪船从标志着航路的紅色浮标中間开过来……也許是納亚丁号，也許是弗利德利克·鄂威尔狄克号，这倒値不得去打听。汉諾·布登勃洛克又怀着宁静的幸福之感深深吸了一口从海面上飄蕩过来的辛辣气息，他充滿感激心情，默默含情地向大海投去問候的一瞥。

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这是少得可怜的二十八天中的头一天，

最初这些日子仿佛是永恒的幸福，但是头几天一过去，其余的日子就飞逝而过，快得几乎令人不能置信……早餐总是在阳台上或者在安着大秋千的儿童游戏場前面一株大栗树下面吃的。——不論是侍役鋪在桌上的台布的新浆洗的味道，不論是皺紙作的餐巾，式样奇怪的面包，不論是那种不像在家中用骨匙而是用普通的茶匙从金屬碗里吃的鸡蛋，一切一切都使小約翰非常迷醉。

早餐以后的事也无一不安排得輕松愉快，是这样一种悠閑舒适，处处安排妥貼的生活。一天就这样无拘无束地过去了：早晨在海濱，听着旅館乐团演奏午前音乐节目，静静躺在藤椅前面，懶懶地，像在梦境里似地玩弄着那干净的細砂，眼光悠閑舒适地投向那无边无际的一片碧綠和蔚藍，从那上面一股强勁、粗野、新鮮、芬芳的空气，自由地、毫无阻擋地吹来，带来海濤的温柔的砰砰訇訇的音响，一刻不停地冲进你的耳鼓，使你陷入一种舒适的昏暗，一种昏沉迷醉的境界，仿佛你已經墜入一片幸福的昏厥里，一切束縛人的知覺，时間啊、空間啊，什么都失去了……以后是游水，比起在阿斯木森游泳池来在这里游水才算称得起是一件乐事，这里沒有“鵝草”，这里的水一片清澈碧綠，攪动起来，便到处泛起白沫，脚底下不是粘粘的木板，而是給人舒适感覚的柔軟的細砂，此外，哈根施特罗姆参議的儿子也不在跟前，他們都在很远的地方，不是在挪威就是在第罗尔。他們的父亲喜欢在夏天到远地去旅行休憩——他旣然有此喜好，当然可以这么做，不是嗎？……接着沿着海边散一会儿步，暖和暖和身体，一直走到“海鷗石”或者“望海亭”，在柳条圈椅里吃一頓点心，——这样就到了該回去的时候，該休息个把钟头、好更換衣服、准备和别的旅客一起吃飯。吃飯的时候非常热鬧，因为这正是洗海

水浴的最盛的季节，海濱旅館的大厅里擠滿了和布登勃洛克家熟識的人，有的是从汉堡来的，甚至还有一些英国人和俄国人。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在一張精美的小桌旁边从一只閃閃发光的銀制的湯罐里給大家盛湯。菜一共有四道，这些菜比起家里的菜都更有口味，更香甜，至少作得更有排場。在吃飯的长条桌上很多处有人喝香檳。常常也有一些不願意整个星期被事务束縛住自由的先生們从城里来，他們要在这里消遣消遣，吃过飯以后玩一会輪盘賭。比如說，彼得·多尔曼參議，他让女儿留在家里，一个人到这里，扯着大喇叭嗓子用北德土話讲一些粗俗的笑話，笑得汉堡来的女太太們直不起腰来，求他住一会儿嘴。还有議員克瑞梅博士——那位老警察署长、克利斯蒂安叔叔和他的老同学吉塞克議員。吉塞克議員也是独来独往，一向不带家眷的，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的花費都由他一手承担。……以后，当成年人听着音乐，在咖啡館的帳篷下面喝咖啡的时候，汉諾也坐在帳篷前面的一張椅子上听着，永远也不知道疲倦……下午的消遣也都安排好了。在旅館的花园里設有一座射击棚，在瑞士式的楼房右边有几个牲口棚，养着馬、驴和乳牛。吃晚茶的时候人們能喝到剛挤出来的噴香的、起沫的牛奶。人們也可以到鎮里去散步，或者順着“海濱路”走上一圈；从这里还可以坐小船渡到“普瑞瓦”去，在“普瑞瓦”的海灘上能撿到琥珀。要不还可以在儿童游戏場玩一局槌球戏，或者坐在旅館后面的一片树林的山坡上（报告吃飯时間的大钟就悬在这里）的一条板凳上听伊达·永格曼讀故事书……但是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回到海濱去，在暮色蒼茫里，坐在面对防波堤的頂上，对着空曠的地平綫。大船駛过来了，就向它揮手帕，要不就傾听着小波浪怎样拍击着石岸，发出輕柔的絮語，四周无尽的辽闊莫不被这温柔而偉大的

濤声塡滿。濤声仿佛柔婉地向小約翰說話，让他舒适恬静地閉上眼睛。但是正在这个时候伊达·永格曼总要說："走吧，小汉諾！該走了，是吃晚飯的时候了。你要是在这儿睡着了，你就活不成了……"每次从海濱归来，他的心感到多么宁静平和啊！跳得多么均匀舒坦啊！当他在自己臥室里就着牛奶或者发甜的棕啤酒吃过晚飯以后——他的母亲要再晚一些才到旅館的带玻璃窗的露台上和别的客人一起吃飯——剛剛躺在床上，他身体裹在柔軟的薄被里，在他的宁静的心房的柔和均匀的跳动里和音乐晚会的低柔的旋律中，他已經宁静地入睡了，他的梦境既不恐怖，也沒有譫語……

另外也有一些人，平日受事务羈絆，不得不留在城內，只有在星期日才能抽暇到海濱来。議員也和这些人一样，星期日到这里来跟家人团聚一天，到星期一早晨再回去。虽然这一天的飯桌上可以吃到冰激凌，喝到香檳酒，虽然这一天可以騎驴，也可以邀集一群人乘帆船到海上去，小約翰却不怎么喜欢这些星期日。海濱浴場的安閑幽静被破坏了。下午从城里来了一群根本不屬于这个地方的人——伊达·永格曼虽然怀着輕蔑却一点也不刻薄地称这些人作"中产阶級的一日蜉蝣"——占据住旅館花园和海岸，他們喝咖啡，听音乐，洗海水浴，而汉諾却宁願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等着这些穿着节日盛装的破坏安静的人潮退去了……等到星期一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等到他父亲的一双眼睛——他有整整六天沒有看到这双眼睛，但是整个星期日，他却很清楚地感觉到，这双眼睛正挑剔地打量着他——远远离开这里时，他才又恢复了兴致……十四天已經过去了，汉諾告訴自己說，而且只要别人願意听，他也告訴别人說，剩下的假日还有米迦勒节日那么长呢。可惜这只不过是句自欺欺人的寬心話，假

期的頂点一过，就开始走下坡路，越到結尾越快，快得簡直可怕。他恨不得抓住每一个小时不把它放过。他在海濱每吸一口空气时都吸得特别慢，为了不让幸福的时刻白白放过。

但是时間还是毫不容情地飞逝过去——有时落雨，有时阳光燦烂，有时風从海面上刮来，有时从大陆上刮来，有时气候酷热，有时風雨喧嚣，无尽无休，似乎永远也离不开这块海面。有几天，东北風使海灣泛濫起黑綠色的潮水，把海滩上盖滿了海藻、貝壳和水母，帳幕仿佛随时都会被風卷走。这时那渾浊的、波濤滚滚的大海便一望无际地被泡沫遮住。汹涌的巨浪带着森严可怖的冷靜向岸边滚过来，威猛地聳起，形成一道暗綠色的、宛如鋼鉄鑄成的、光澤閃閃的拱墻，然后带着轰轰隆隆、砰砰訇訇，有如雷鳴似的巨响摔到沙岸上去。……另外也有一些日子，西風把海水倒吹回去，露出一片广闊的水波形的地面，赤裸的沙岸到处可見。在这样的日子里总是下着傾盆大雨，天空、地面和海水融合为一。疾風卷起雨帘，拍打在窗玻璃上。弄得窗玻璃上雨水像小溪似地往下淌，外面什么东西都看不見了。遇到这样的天气，汉諾总是待在旅館的大厅里，坐在一架小鋼琴的前面彈奏，这架鋼琴虽然因为旅館不断办舞会被人用来彈华尔兹和苏格兰舞曲，彈得有些走調，不如演奏家里的鋼琴那么悅耳，但是它那沙哑的、咯咯吱吱的声音仍然能給人无限的乐趣……又有一些天，一絲風也沒有，天空蔚藍，使人昏昏欲睡的郁热籠罩着大地。在罗喜登曠場上，青蝇嗡嗡地悬在日光里。大海瘖哑了，像一面鏡子似的凝然不动。当假期只剩下三天的时候，汉諾寬慰自己，同时也告訴每个人說，还有好长一段时間呢，像整个圣灵降临节那么长。然而他的計算，虽然沒有人駁得倒，他自己却也不敢相信了。他心里早已承认了那位穿发亮的嗶嘰上衣的先生

的正确。四个星期还終究是有尽头的，他們还是要从停止的地方继續，要继續讲这个，讲那个……

出发的日子来了，馬車装好了行李停在旅館門前。汉諾一清早已經向大海和海滩告别；現在他又向那接过小費的僕役們告别，向音乐坛、玫瑰花坛和这整个夏季告别。然后，在旅館人員鞠躬欢送下，馬車輪轉动起来了。

馬車走过通向小鎮的林蔭路，沿着海濱路走下去……汉諾把头靠在車厢的一个角落里，向窗外望着。眼神矍鑠、瘦骨嶙峋、头发已經花白了的伊达·永格曼坐在倒座上，对着汉諾。清晨的天空被淡淡的白雪盖住，特拉夫河面上聳起无数小波浪，被風儿吹得滴溜溜地乱滾。时不时地有一滴雨点打在車窗上。在海濱路的尽头，人們坐在門口織补魚网，光着脚的小孩跑过来，好奇地打量着馬車。这些人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当馬車把最后几幢房子抛在后面的时候，汉諾俯着身子，最后又看了一眼灯塔，然后他把身子向后一靠，閉上了眼睛。“明年咱們还要来，小汉諾，”伊达·永格曼用低沉的、安慰的語調說。汉諾等着的正是这句話。一听見这个，他的下巴一抖，眼泪馬上从长长的睫毛后边滾出来。

他的臉和胳臂都在海濱晒黑了，但是如果人們让他在海濱待这么一个月，想的是能达到使他健壮、活潑、抵抗力增加的目的，那显然是失敗了；这个可悲的事实汉諾自己也完全知道。經过这四个星期远离尘寰的平静的生活，对大海的凝神膜拜，他的心变得比以前更柔軟、更任性、更敏感、更富于梦想了。在蒂特格先生的比例律前面，他比从前更无力振作了。当他想到要背誦那么多历史年代和語法規則，想到过去，晚上絕望时，就任性地把书本一丢，徒然希望从睡眠里找到解脫，而第二天清早和上課

以前的那种恐怖，想到重重的災禍，专門和他作对的哈根施特罗姆家的孩子，以及他父亲对他的那些要求，他变得比以前更灰心丧胆了。

但是馬車行駛在清晨充滿积水的乡村大路上，四周充滿小鳥的啁啾声，漸漸地使他心情又暢快了一些。他想到了凱伊，想到不久就将和他会面，想到了費尔先生，想到了鋼琴課，家里的大鋼琴和他的小風琴，再說明天又是星期日，后天，开学的第一天，也还是平安无事的。啊，他摸着他的扣絆靴上还带着点海灘上的沙子……他要請求老格罗勃雷本永远别把这点沙子擦下去……嗶嘰衣服也好，哈根施特罗姆家的孩子也好，任凭什么事，来就让它們来吧！反正他有的他們是搶不走了。当一切苦难又压在他头上的时候，他会回忆起大海和海濱旅館的。他会想到夜晚在一片寂靜中，細碎的波浪怎样从神秘地酣睡着的远处滚过来拍濺在防波堤上的声音，只要一回想这个，他就能从中取得安慰，一切逆境都損害他不得……

摆渡过了，伊色列朵尔夫林蔭道也走过了，再經过耶路撒冷山和城外的曠地，以后就到了城門了。城門右边聳立着监獄的高墙，威恩申克姑父就关在这里面。馬車沿着布格街駛过去，过了考貝尔格和布来登街以后，一拐进漁夫巷的斜坡路，馬車就得一边走一边煞着閘……眼前就是那所带有白色大理石雕像柱的紅房子了。当他們从充滿中午暖空气的街头走进阴森的石头走廊时，議員已經从办公室里出来迎接他們，他的手里还攥着一支鋼笔……

只是在过了許多許多日子以后，小約翰才习惯了沒有大海的生活，才习惯了那战战兢兢、无聊得要死的日子。永远要提防着哈根施特罗姆家的孩子，只能从凱伊、費尔先生以及音乐中

寻得些安慰。

布来登街的几位本家小姐和克罗蒂尔德姑姑一看見他馬上就問，过了这么长的假日以后上学的滋味如何，发問的时候嘲弄地挤着眼睛，表示他的处境一点也瞞不过她們，同时又带着成年人的那种特有的傲慢，仿佛一切与孩子有关的事，他們如果不是不聞不問便要尽量以玩笑的态度处之。可是汉諾却一点沒有被她們問住。

在回到城里三四天以后，家庭顾問医生朗哈尔斯博士到渔夫巷来檢査海水浴的效果。他首先和議員夫人长談了半晌，才把汉諾叫进来，衣服脱得只剩一半，进行一次仔細檢査——檢査一下他的身体“status praesens”①，像朗哈尔斯博士一边望着自己的手指甲一边宣布的那样。他檢査了一遍汉諾的不发达的肌肉組織，量了量他的胸圍；听了听他心臟的跳动，让他把身体各种器官机能全部报告了一遍，最后用針尖从汉諾的細胳臂上取了一滴血，为了拿回去化験。总起来說，他似乎还是不很滿意。

“咱們倒是晒黑了，”他說，一只胳臂摟着站在他面前的汉諾，另一只长着黑汗毛的手搭在汉諾肩膀上，仰着头看着議員夫人和永格曼小姐，“可是臉上还老是这么愁眉不展的。”

“他想念海濱啊，”盖尔达·布登勃洛克說。

“啊，是这么回事……这么一說你非常喜欢那个地方啦！”朗哈尔斯大夫一边問，一边用他那双驕傲的眼睛盯着小約翰的臉……汉諾的臉变了色。这个問題是什么意思？朗哈尔斯博士显然在等待着他的回答。他心中升起一个異想天开的希望，特别是他狂热地相信，在上帝面前，沒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即使把

① 拉丁文：現状。

世界上所有穿嗶嘰上衣的人加在一起也不抵事。

“喜欢……，”他費力地說道，眼睛瞪得大大地盯住大夫。然而朗哈尔斯大夫在提出这个問題时并沒有什么特別意思。

“好吧，海水浴和新鮮空气迟早会收效的，……迟早会收效的！”他說，一面拍了拍小約翰的肩膀，把他推到一边，向議員夫人和伊达·永格曼点了点头——这是一个学問淵博的医生那种高人一等的善心的、不使人失望的点头示意，因为别人都眼巴巴地望着他的眼睛和嘴唇——然后站起身来，結束了这場鉴定……

汉諾的心为了海濱而痛苦着，这个伤口結疤結得很慢，只要被日常生活中最細小的坚硬东西一碰，就又要犯痛、流血。最了解最同情他的愁悶的是安冬妮姑母。安冬妮姑母跟他讲起在特拉夫門德的生活，臉上流露出眞誠的兴趣，而且全心全意附和着他对那一段日子的热誠的贊頌。

“是的，汉諾，”她說，“事实就是事实，特拉夫門德眞是个美丽的地方！直到我进了坟墓，我也会高高兴兴地回忆我在那里过的一个夏天。那时候我还年輕，不懂事。我住在一家人家里，我很喜欢他們，他們似乎也不討厌我，因为我当时还是个漂亮活潑的小姑娘，永远生气勃勃。現在我是个老太婆，才有臉这么說。我想告訴你的是，那家人眞是好人，老实，善良，直心腸，而且也聪明、有学問，对人热心，我以后一直沒有再遇到过这样的人。一点不錯，跟他們来往眞是特別有意思。就知識和見解来談，我从他們那儿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一輩子也忘不了。如果不是別的一些事打乱了，被各种各样的事，——人的一生里就是这样，你知道——我这个傻丫头得的益处还要多呢。你願意知道，我那时候多么傻嗎？我想把水母身上的五色小星收起来。我用手帕包了一大包水母拿回家去，想在阳台上，太阳底下，把

它們晒化……我想，这样那些小星就可以留下了！好，等我再出去一看，只剩下一大块水印，还有一点烂海藻味……”

第四章

一八七三年开春議院頒发了对胡果·威恩申克的赦令，于是这位过去的經理在徒刑期滿前半年恢复了自由。

如果佩尔曼內德太太肯讲实話，她就会承认这并不是一件怎么使她欢欣鼓舞的事，她倒宁願一切都照老样子继續下去。她带着自己女儿和外孙女安安靜靜地住在菩提树广場，平常来往的除了漁夫巷外就只有她幼年求学时代的朋友，母姓封·席令的阿姆嘉德·封·梅布姆了。她的这位女友自从丈夫去世以后便也移居到城里来。她早已认識到，出了故乡的城門，沒有什么适合她居住又不辱沒她身份的地方，加以她在慕尼黑一段生活的回忆，她的日益恶化的消化不良症，她日益需求安宁的生活，这样虽說祖国已經統一了，她却一点也不想在晚年的日子仍然迁到别的什么大城市去，更不必說移居国外了。

“亲爱的孩子，”佩尔曼內德太太对她的女儿說，“我得問你点事，問你点要紧的事！……你是不是从心坎里爱你的丈夫？他現在在这个地方是待不下去了，你爱他是不是爱到这个地步，以致他无論到什么地方去，你都願意带着孩子跟着他？”

伊瑞卡·威恩申克太太淌着眼泪——她流眼泪的原因怎样解釋都可以——回答了母亲的問話。正像多少年前冬妮在汉堡的別墅里也曾在同样的情形下回答过他父亲的問話那样，伊瑞卡的回答也是从自己的天职出发的。从这件事以后，人們都知道不久这对夫妻就将劳燕分飞了……

佩尔曼內德太太坐着一輛門窗关得严严的馬車从监獄里把她的女婿接回来的一天，正像威恩申克經理被捕的那一天一样可怕。她把他接到菩提树广場自己的住宅里，他手足无措地和自己的妻子行过見面礼以后，就躲在給他預备的一間屋子里，从早到晚只是吸雪茄，不敢到街上去，甚至吃飯大部分也不和家人在一起，——他已經成了一个垂头丧气、斑白头发的人了。

监獄生活对于他的身体健康并沒有什么損害，胡果·威恩申克的体质一向非常魁偉壮健；虽然如此，他的遭遇实在非常悲慘。这个人干的事，十之八九他的大部分同行沒有一天不在明目張胆地干，如果他沒有被捕，无疑他也会良心清白高視闊步地继續走自己的道儿。如今看到这个人从市民的地位上墮落下来，受到法律的判决，受了三年囹圄之苦，在精神上竟这样一蹶不振，眞是一件可怕的事。在法庭上，他怀着极大的信心为自己辯护，而且別的懂行的人也同意他的意見，說他只不过为了公司和个人的利益而采用的一种比較卤莽的手段，在商业界是一种有先例可援的慣例。但是那些在他看来对这件事毫不懂行的法官們，那些活在另外完全不同的見解和观念中的老爷們却判了他盜騙罪，而且他們的判决，一經过法律形式竟使他的自尊扫地，弄得他再也无顏見人。他那有彈性的步履，他那些大胆自如的姿势；在大礼服里扭动腰身，搖摆拳头，瞪眼睛，他那惊人的天眞憨直，肆无忌憚地讲故事，問問題，絲毫也不理会自己的无知、沒有教育，——这一切都不見了。一点踪迹也寻不出来了。当他的家人看到他这副怯懦、沮丧、尊严丧尽的样子簡直都不寒而栗起来！

整整有八九天的工夫胡果·威恩申克先生除了吸烟以外什么事也不干。在这以后，他开始讀报紙，写信。这样又过了八九

天，他才含混其詞地宣布，他在倫敦似乎得到了一个位置，但是他想一个人先去，先把事情安排一下，等一切就緒以后，再把家小接去。

在伊瑞卡的陪伴下，他坐着一輛門窗关得严严的馬車到了車站，离开此地。动身以前他沒有去看望別的亲友。

几天以后，一封写給他妻子的信从汉堡寄來。信里面說，他已經打定主意，在他沒有給妻子謀求出适当的生活以前，他不想和他們团圓，甚至不想和他們通信。这是胡果·威恩申克留下的最后的信息，从此以后誰也沒有再听到他的一点信儿。在这以后佩尔曼內德太太虽然几次設法探听她女婿的消息——她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对人說，她这样做是为了搜集更有力的証据控告他有意棄养而提出离婚——而且她对于这些事也非常內行，办事旣周到又有魄力，可是威恩申克先生却始終像石沉大海一样无影无踪。从此以后，伊瑞卡·威恩申克就一直带着她的小伊丽莎白在她母亲身边，在菩提树广場的一間明亮的楼房里住下去。

第五章

小約翰的父母亲的結合作为本地人的談論資料來看，多少年來始終沒有失去它迷人的力量。旣然这一对夫妻双方本性都有些怪異，神秘，这場婚事势必也就带有一些不同平常的神秘的性质。如何探听到点內幕消息，如何揭开不多的表面事实，研究一下这种关系的眞象，虽然似乎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却很值得一做……不論在起居室或是寢室里，在倶乐部或是酒館里，甚至在証券交易所里都有人在談論盖尔达和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而

且越是因为人們知道得少，談論也就越多。

这两个人是怎么結合起来的，他們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呢？人們不禁想起十八年前三十岁的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如何突然下定决心进行这件事的情形。“不是这个人就終身不娶，”这是他当时說的話，从盖尔达那方面讲，情形一定也大致相同，因为在她二十七岁以前，在阿姆斯特丹所有的求婚者都被她拒絕了，只有这一个人的求婚她却欣然接受。一定是基于爱情的結合了，人們心里这么想。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他們都不得不承认，盖尔达带来三十万馬克陪嫁这件事，对于两人的結合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次要的。然而若是讲到爱情，根据人們对爱情的了解，从一开始就很少能在这两人之間发現到。相反地，最早的时候人們在他俩相互周旋中能看出来的只是殷勤客气，一种在夫妻間的不太正常的毕恭毕敬和殷勤客气。人們更难于理解的是，这种客气不是出于內在的疏远，而是产生于一种奇怪的相互默契，一种經常的相互关怀。岁月并沒有使这种关系有絲毫改变。唯一的改变是两人外貌的差異越来越显著了，虽然两人的年龄差别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看到这两个人，人們就会发現，男人衰老得极快，而且已經有些发胖了，而在他身边的却是一个年輕的妻子。人們发現，尽管托馬斯·布登勃洛克极力装扮自己，他那种造作卖弄甚至达到令人发笑的地步，却掩飾不住自己的憔悴衰老，而盖尔达在这十几年中却几乎沒有什么改变。她像从前一样和人落落寡合，生活在一种神經质的冷漠里，而且随身散发着这种冷气。她的赭紅色的头发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顏色，肤色像过去一样美丽、洁白，体态像过去一样窈窕嫻雅。在她的一对略嫌太小、生得比較近的棕色的眼睛周圍仍然罩着一层青影……这双眼睛不敢让人信

任。她的目光很特别，那里面写着的是什么，人們是猜不到的。这个女人的本质这样冷漠、孤独、深沉、落落寡合，只有在音乐上才表現出一些生活的热情，这就不能不引起别人种种猜疑。人們把他們那一点陈腐的观察人的知識拿出来，应用在布登勃洛克議員的妻子身上。“人静心深。”“話語少，心眼多。”既然他們想把这件事弄明白一点，想知道点什么，了解点什么，所以他們那点有限的想像力就得出这样一个結論：漂亮的盖尔达一定是在对她的老朽的丈夫怀有二心了。

他們留起心来，而且沒有多久就一致认为盖尔达·布登勃洛克和封·特洛塔少尉先生的关系，把話說得婉轉一点，超过了礼俗的界限。

列內·瑪利亚·封·特洛塔原籍是莱茵河区的人，如今在駐扎在本城的一个步兵营里当少尉。軍服的紅領子顏色調和地衬着一头烏黑的头发。他的头发斜分着，右边鼓起一个弯弯的高蓬，向后梳着，露出雪白的脑門。他的身材虽然看去高大而且魁梧，但是整个仪表和言談举止給人的印象都非常不像軍人。他喜欢把一只手插在敞着的制服扣子里，或者用手臂支着坐在那里。他俯身行礼时一点也沒有軍人气概，甚至鞋后跟的碰响声別人也听不見。他对待披在自己健壮的身軀上的軍服随随便便，好像穿的是便服一样，甚至他那一条窄窄的，斜着向嘴角搭拉下来的、才蓄不久的上髭也旣不能蓄尖，又不能捻曲，这就更减低了他的軍人風度。他身上最惹人注目的要算是他的一对眼睛了，这对眼睛大而且黑，特别光亮，仿佛一双看不到底的亮晶晶的深洞，不論是看人或者看东西，这对眼睛总是热烈、严肃、閃閃发光……

毫无疑問，他之加入行伍是一件与本意相違的事，或者至少

沒有什么兴趣，因为他的身体虽然很强健，但是履行职务却并不干练，而且他也不为同事們所喜爱。他对这些人的兴趣爱好，——这是一些新近凱旋归来的年輕軍官的兴趣和爱好——表現得非常冷淡。在这些人中，他被看做是一个别扭、乖僻的怪人。他爱独自散步，旣不騎馬，也不狩猎，旣不賭錢，也不和女人調情，他的全部精神都放在音乐上，因为他能演奏很多种乐器，随便哪次歌剧演出或者音乐会人們都看得到他那对晶瑩的眼睛和他那毫无軍人風度的吊儿郎当的看客的姿态，但是俱乐部和賭場他却从来不肯光顾。

对于本地一些显赫的人家，除非不得已他才勉强去应酬一下，一般的邀請他差不多一律謝絕。只有布登勃洛克一家他肯去拜訪，而且拜訪的次数太勤了一些，一般人都这么认为，議員本人也不例外。

沒有人猜得透，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心中有什么想法，也沒有誰需要去猜測。但是正是这种在一切人面前隐瞞着自己的痛苦、恼恨和自己的軟弱无力，才是一件困难得近于殘酷的事！人們开始发現他的行为有些可笑了，但是如果人們了解他怎样胆战心惊地提防着别人的嘲笑，哪怕是了解到他这种心情的万分之一，人們也就会化譏嘲为同情了！事实上，远在别人产生了稍微嘲弄的思想之前，他已經看到这种耻辱从远处向自己走来，早已有了敏銳的預感了。而且他那种不断被别人嘲笑的虛荣浮华，主要也是产生于这种唯恐受人嘲笑的耽心。他是第一个人滿怀疑惧地覺察到他自己和盖尔达越来越不相称，因为盖尔达的容顏一直不显得衰老，仿佛岁月一点也奈何她不得。現在，自从封·特洛塔成为他家的座上客以来，他就更不能不使出所有殘余的精力来和这种恐惧搏斗，努力掩盖它，因为一旦他的这种

恐惧惊慌被别人发現，他的姓名就将成为众人的笑柄了。

用不着說，盖尔达·布登勃洛克和这位年輕的怪軍官自然是在音乐的領域里亲近起来的。封·特洛塔先生会彈鋼琴，会拉小提琴、中音提琴、大提琴，会吹横笛，而且样样都演得很出色。每当議員一看到封·特洛塔的僕人背着大提琴盒子从他的私人办公室的綠色窗帘前走过，望向內宅去，他往往就知道这位少年軍官馬上就要来拜訪了。这时他就坐在书桌前面等着，一直等到看見他妻子的朋友本人走进房子里，听見从他头上客厅里傳出波濤澎湃的鋼琴声为止。那声音像歌唱，像哀訴，像神秘的欢呼，仿佛絞着双手伸向太空，在徬徨迷惘的兴奋之后，又复低落到瘖弱的嗚咽声里，沉到深夜和寂靜中。尽管让那声音咆哮呼吁吧，嗚咽飲泣吧，尽管让它沸騰飞揚，糾結纏繞，給人以神秘的感覚吧！它爱怎样就怎样，只是这一切之后的寂然无声实在是太让人痛苦了！那寂靜籠罩在楼上的客厅里那么长，长得无尽无休，而且那么深，那么死气沉沉，簡直让人毛骨悚然！楼板上沒有一点脚步声，也沒有椅子移动声，是那样邪恶、神秘、鴉雀无声的沉寂……一到这时候，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就坐在那里，就感到无限恐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呻吟出声来。

他怕的是什么呢？人們又看見封·特洛塔先生到他家来了。他好像通过他們的眼睛看到他們面前呈現的一幅图画：他自己，一个衰老、憔悴的乖僻的人在楼下办公室窗旁坐着，而楼上他的漂亮的妻子却陪着自己的情人玩弄乐器，而且不止玩乐器……是的，在别人心目中事情就是这样，他知道这个，他也知道“情人”这一詞是不太能說明封·特洛塔的身份的。啊，如果他能用这个字眼称呼他，如果他能把他了解成为一个輕浮无知的平凡少年，只不过把自己的一部分絲毫不比别人多的精力发

泄在艺术上，用以勾引妇女的心，如果能这样，对他說来，倒勿宁是一件幸福的事了。他用尽一切力量把封·特洛塔想像成这样一个人。为了应付这件事，他特别唤醒自己祖先們留在自己身上的那些天性：一个勤俭守本分的商人对于喜欢冒險、輕浮、沒有事业心的軍人阶层的猜疑和敬而远之的心理。不論在思想上或是在談話中，他都带着鄙夷的語調叫封·特洛塔作“少尉”，但是他知道得很清楚，这个头衔和这位年輕人的气质是格格不入的……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怕的是什么呢？沒有什么……說不出来是什么。哎，如果他抵御的是一件可以触摸到的，是一件簡单凶暴的东西該是多么好啊！他很嫉妒外面那些人，他們能够簡单清楚地想像出一幅画面；而他却坐在这里，两手捧着头，痛苦不堪地傾听着。他知道得很清楚，“欺騙”、“通奸”都不是用来称呼楼上那种歌唱或者深沉无底的寂靜的恰当字眼。

有的时候，他仰望窗外的灰色三角山墙，眺望过路的市民，或者他的目光落在悬在他面前的賀礼——他的几位祖先的画像——上，他就回忆起自己家族的历史。他对自己說，这已經是一切的終結了，只还差目前这样一件事，一切就都完了。只还差他本人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他的姓名，他的家庭生活成为街談巷議的口实，再加上这件，一切就总其大成了。……但是想到这里，他的心几乎感到舒了口气；因为比起他埋头苦思的那个耻辱的謎，比起他头上的神秘的丑行来，这个思想勿宁說是簡单明确的，健康的，旣可以想像出，也可以說得出……

实在忍耐不下去了。他把椅子向后一推，离开了办公室，向楼上走去。他要上哪儿去呢？上客厅嗎？随随便便地带着些輕蔑跟封·特洛塔先生打个招呼，邀請他用膳，准备着——像以前

許多次一样——遭他拒絕嗎？少尉躲着他不跟他打任何交道，差不多每次正式邀請他都托辞拒絕，只是喜欢跟女主人作私人的不拘形迹的来往，这一点正是議員所最不能容忍的……

等着嗎？坐在什么地方，譬如說在吸烟室里等着，等这个人走了以后，到盖尔达面前把心里的話都說出来，也让她明明白白地表示一下态度嗎？——不成的，他无法让盖尔达明白表示，他自己也不能把心事說出来。說什么呢？他們俩的結合根本就是建立在体諒、容忍、緘默的基础上的。用不着在她面前再扮演一个滑稽角色。爭風吃醋也就等于承认外边的謠言正确，等于宣布家庭丑史，让外人都知道……他是在嫉妒嗎？嫉妒誰？嫉妒什么？不，他一点也不嫉妒！这样强烈的感情会迫使一个人采取行动，也許那行动是錯誤的、瘋狂的，但至少是有力量的，能够使他的精神暢快。而他現在的感觉却只是有一些惶惧不安，只是对整个这件事焦躁煩扰、惶惧不安……

他走到三楼更衣室去，用香水洗了洗前額，然后又下到第二层楼，决心无論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打破客厅里的这种沉寂。但是当他的手已經握住白漆門的烏金門柄时，室內的音乐声突然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响了起来，他不禁向后一退。

他从僕人走的一条楼梯重新回到楼下来，穿过前厅和阴冷的穿堂走到花园，又轉回身来，在前厅里端詳了一会那只熊标本，在楼梯台上金魚缸旁边站了一会。无論在什么地方，他也平靜不下来，他傾听着，窺伺着，充滿了羞耻苦悶，那件神秘而又无人不知的丑事的恐怖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使他无所适从。

有一天，也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在三楼上倚着走廊栏杆，从楼梯井孔向下边望着。四周是一片寂靜。忽然，小約翰从他的屋子走出来，順着阳台的台阶走下来，穿过走廊，不知道为了什

么事要去找伊达·永格曼。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垂着眼皮，低声招呼了他父亲一声，打算悄悄地顺着墙根溜过去，但是議員叫住了他。

“汉諾，你在作什么？”

“我在做功課，爸爸，我去找伊达，让她听听我的翻譯……”

“今天学了什么？留了什么功課？”

汉諾的眼睫毛越垂越低，显然在集中精神努力使他的回答正确、迅速、而又清楚。他先咽了口吐沫，然后回答說：“我們留下了一段耐波斯①的文章，要练习抄写一段帳，法文文法，北美洲的河流……作文改錯……”

他頓住了，为自己在“作文改錯”前沒有說連接詞“和”以及語調沒有降下来而感到不痛快，因为他再想不起有什么可說的了。他的答話又結束得那么突然，仿佛还有什么沒有說完的样子。——“沒有什么了，”他說，尽量使語气明确，眼睛却一直沒有抬起来，但是他的父亲似乎并沒有理会这些事。他把汉諾沒有拿书的那只手握在自己手中撫弄着，露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显然他并沒有把汉諾的話听进去。他好像沒有感覚似地慢慢地捏弄着汉諾的柔嫩的手腕，一句話也不說。

忽然，汉諾听見父亲說了一句和原来的談話毫无关系的話，声音非常輕，充滿忧惧，用的几乎可以說是一种祈求的語調。他从来沒有听到过父亲用这种声音說話。这句話是：“少尉已經在媽媽那儿待了两个钟头了……汉諾……”

听見这种声音，小汉諾抬起他那双棕色的眼睛，盯視着父亲的臉，他的眼睛从来沒瞪得这么大，目光也从来沒有这样清澈、

---

① 耐波斯（Cornelius Nepos）：公元前一世紀罗馬历史家。

这样充滿爱意地看过父亲的臉。父亲的眼皮有些紅肿，眉毛淡淡的，面頰蒼白，有一些浮肿，两綹长长的上鬚毫无生气地貼在上面。天知道，父亲的心事他懂得多少。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父子两人也都感覚到。这就是：在这一秒钟，当这两人的目光遇到一起时，两人間的一切生疏、冷漠、拘束和誤会都消失不見了。如果問題不在于力量、能干、蓬勃的朝气，而是恐惧和痛苦的时候，那么不論現在或是在任何时候，托馬斯·布登勃洛克都可以完全信賴他的儿子。

他并沒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极力不想注意这件事。每遇到这样的时候，他就比平常更严格地考査汉諾对于未来事业的实际准备，試驗他的精神毅力，逼迫他对未来事业毫不含糊地表示兴趣；如果他的儿子有一点違逆或厌倦的表現，他就大发雷霆……因为托馬斯·布登勃洛克今年虽然才四十八岁，却已經感到自己的生命不长，感到自己不久即将离开人世了。

他的健康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他一向就有食欲不振、失眠、头暈、恶寒等症，常常要請朗哈尔斯大夫来診治。但是医生的指示他却不肯遵行。几年来由于业务上的煩恼却又无事可作，精神受到很大的折磨，他已經沒有坚强的意志了。他已經开始养成睡早覚的习惯，虽然每天晚上他都气恼地决定，第二天一定要早起，在喝茶以前要遵循医生的囑咐散一会步。事实上这个决定他只实行了两三次……在其他事情上也无一不是这样。由于精神总是处于紧張状态，都得不到成功和滿足，他的自尊心也已受到伤害，常常感到悲观失望。从年輕的时候起，他每天就大量地吸烈性的俄国卷烟，現在他仍然一直也不想摒棄这种麻醉自己头脑的享乐。他直截了当地对朗哈尔斯医生說："您知道，大夫，禁止我吸烟是您的責任……您的一种輕松愉快的責任。如

何遵守这条禁律，却是我的事！您可以监視着……不，对于我的健康問題我們要通力合作，可是这个任务却分配得不太公平，我这部分太重了一些！您不要笑……这不是說笑話……我太覚得孤单无力了……我要抽支烟。您抽嗎？”

他的精力衰退下去；在他心中变得越来越强的只是一个思想：这一切不会延續多久了，他不久即将离开人世了。他常常有一些奇怪的預感。有几次在飯桌上他忽然感覚到，仿佛他已經不是跟家人坐在一起，而是退到一处朦朧渺茫的远处，远远地向他們望过来……“我快要死了，”他对自己說，于是他又一次把汉諾叫到跟前，对他說：“孩子，我的死期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早。那时候你就得接替我的位置！我自己就是很年輕就踏上事业途徑的……你要知道，你这种不关痛痒的态度使我难过万分！你現在打定主意了嗎？……‘是的’‘是的’——这不是答复，这不能算答复！我問的是，你是不是很有勇气，很感到兴趣地打定了主意……莫非你还认为你有的是錢，什么事也不需要作嗎？你什么都沒有，我告訴你，你的財产少得可怜，你完全得依靠自己，如果你想活下去，还想活得好一点，你就一定得工作，辛辛苦苦地工作，比我还要辛苦……”

然而使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痛苦不堪的还不止这一件事，不止是对自己的儿子和家族的前途的忧虑。另外一个思想，一个新的思想也抓住了他，对他的已經疲憊不堪的脑子横加蹂躪……那就是，每当他想到自己生命的終結，而且这已不是什么遙远的理論上的事，不是一件可以淡然处之的必然現象，而是一件近在眼前的、伸手可触的事，必須要立即作好准备，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埋头沉思起来。这时他就开始探討自己的內心，研究他和死亡、和来世的关系……但是結果在最初几次这样作

的时候，他就发現，对于死亡这件事自己的灵魂还完全沒有准备成熟。

他父亲生前曾經把商人的极端讲求实际的思想、对以《圣經》为代表的基督教精神和热誠的偏于形式的宗教信仰結合起来，而且結合得很好；他的母亲在晚年也接受了父亲的这种信仰。但是对他說来，这种宗教感始終是陌生的。相反地，在他一生中，无論对待任何事物，他采取的倒是他祖父那种世俗的怀疑精神。但另一方面又因为他是一个思想深远而机敏的人，渴望探求玄虛的世界，老約翰·布登勃洛克的肤淺的怡然自得并不能給他滿足。于是他就只好从历史发展上去寻求永恒和不朽这类問題的解答。他的看法是：他的生命在祖先身上就体現过，将来則借着子孙活下去。这种想法不但符合他的宗族意識、家长感、对祖先崇敬，而且对他的活动、他的野心、他的整个生存也是一种支持和鼓舞。但是如今他却发現，在迫近眉睫的死亡的逼視下，这种理念渙然消失了，連一点钟的平靜自如也不能給他了。

虽然托馬斯·布登勃洛克一生中有时候流露出一点对天主教的傾向，但归根結底他还是充滿了一个虔誠的新教徒的那种严肃、深沉、近于自責的苛刻的責任感。在最終的这件大事面前他不可能从外部得到支持、和解、赦免、麻醉和安慰！他必須趁現在还不太迟，独自一个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辛困苦地解开这个謎，心安理得地准备好，不然他就要在絕望中离开这个世界……他本来希望在自己儿子身上体現自己的生命，更为坚强地重新恢复青春。但是他的希望破灭了。他只能把心思离开他的独生子，匆忙惶遽地另寻眞理，眞理一定还存在于另外什么地方……

这是一八七四年的盛夏。朵朵銀白色的浮云从精致匀整的

花园上面一块蔚藍的晴空上飄过。胡桃树上小鳥嘁嘁喳喳地叫着，仿佛对什么感到惊疑似的。噴泉圍在一圈高大的淡紫色的鳶尾花中潺潺飞濺。院內的紫丁香的芬芳气息令人感到遺憾地和被一陣陣暖風从近处一座糖厂刮来的蜜糖味揉杂起来。最近这一个时期，議員常常在工作最忙的时候离开办公室，职員們都很为他这一举动感到惊奇。他走到花园里，或者背着手来回踱步，或者把小路上的砂礫耙耙平，把水池中的烂泥捞出去，把一丛玫瑰花綁架起来。……他的一条淡淡的眉毛向上挑起一点，臉上的神气显得很认眞、很专心一志；然而他的思想这时却正在遙远的黑暗中跋涉在一条崎嶇的道路上。

有时候他坐在小凉台的高处，坐在完全掩在葡萄叶下面的凉亭里，茫然望着花园另一端房屋的紅色后墻。空气是温暖的，带着一股甜絲絲的味道，四周的枝叶的靜謐的嗦嗦声，仿佛在慰撫他、在催他入睡。由于孤单、沉寂、凝視着空虛而感到疲倦，他时不时地把眼睛閉上，但是馬上又睜得大大的，急忙把平靜驅走。“我必須好好想一想，”他几乎說出声来，“我必須趁現在还不太迟把一切安排好……”

有一天，正是在这里，在这座凉亭里，坐在黃藤的搖椅上，他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足足看了四个钟头。这本书到他手里是一件偶然的事。一天吃过第二餐早飯后，嘴里銜着烟卷，他在吸烟室书橱的一只暗角里，在一排排装璜美丽的书籍后面发現了这本书。他想起来，这是他許多年前无意中在一个书商那里用很低的价錢买来的。这本书很厚，紙張薄而发黃，印刷很坏，装幀也不讲究。这是一部出名的讲形而上学体系的书的第二部分……他把它带到花园里来，全神貫注地一頁又一頁的讀下去……

他胸中洋溢着一种从来沒有嚐到过的巨大的感激和满足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具有超人智慧的头脑这样征服了生命，征服了这个强悍、殘忍、嘲諷的生命，可以任意摆布它、处置它，不禁感到无比的满足……这是一个受苦受难者的满足。本来他困于生命的冷酷和殘忍，一直在含羞忍辱、心神不宁地隐瞞着自己的痛苦，如今忽然从一个睿智的偉人手中得到了一張庄严的許可証，如今他忍受世界一切痛苦都是合法的了——这个世界本来是人們想像中的最美好的世界，而这个偉大的权威家却以游戏的譏嘲証明它为最坏的世界。

他并不是什么都能讀懂；很多原則、假設他都不很了然，他的脑筋不习慣这样的文章，对于作者的某些思想条理，他也不能跟上。但是正是这种光亮与阴暗的对換，从茫然莫解、模糊的臆測而豁然开朗使他屏住呼吸。过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他的目光一直沒有离开书本，連坐在椅子上的位置也沒有更換。

开始的时候，他跳过很多頁，一个勁向后翻，急不可耐地寻求最主要最重要的东西，他只讀那些吸引他的注意力的章节。后来他却遇到很长的一章，他一字不漏地从头讀到尾。他的嘴唇閉得紧紧的，皺着眉头，面容非常严肃，严肃得几乎到僵直的程度，四周的任何动靜他都感覚不到了。这一章的題目是：《論死兼論死与生命本质不灭之关系》①。

四点钟使女到花园里来找他吃飯的时候，他还有几行沒有讀完。他点了点头，把剩下的几句念完。闔上书，向四周看了看……他覚得他的全身无限地扩張起来，心中充滿了沉重的酩酊欲醉的感覚；一种說不出的新鮮引人、富有希望的东西使他的

① 这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所著《作为意志与想像之世界》中的一章。

意識变得昏沉沉的陶醉起来，他仿佛回味到初恋的希冀而又惆悵的滋味。他把书放在花园里一張桌子的抽屜里。他两手冰冷，抖动着。他感到一种奇怪的压力，一种使他惶恐不安的紧張罩在他灼热的头上，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要爆裂似的。他不能集中他的思想。

这是怎么回事？当他走回房子去，上了楼梯，和家人一起坐在餐厅桌旁的时候，他一直在問自己……"我怎么了？我听到了什么？有誰对我說了什么，对我，对托馬斯·布登勃洛克，本城的議員，布登勃洛克粮棧的老板……？这是对我而发的嗎？我受得住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只知道这对我这平凡的头脑太多了，太多了……"

整个这一天他都是在这种沉重、迷蒙、醉意醺然、昏沉欲睡的状态里度过的。到了晚上，他的双肩再也支持不住这顆沉重的头顱了，他很早就上了床，他睡了三个钟头，睡得非常沉，他一生中从来沒有睡过这样的覺。以后他猛然醒过来，带着一种幸福的感覚从梦中惊醒，仿佛一个心里怀着愛情的嫩芽的人孤单地醒来一样。

他知道在这間寬大的寢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因为盖尔达現在睡在伊达·永格曼的屋子里。伊达·永格曼最近为了靠近小約翰，已經在阳台旁边的三間屋子里挑了一間搬进去。两扇高大窗戶的幔帳遮得严严的，黑夜籠罩住他。在这一片沉寂的輕柔地复盖在他身上的郁悶中他仰面躺在床上，望着头頂上的黑暗。

这是怎么回事？忽然間，好像他跟前的黑幕撕裂了，好像暗夜的天鵝絨的厚幕裂开了一道縫，露出一道无限深远、永恒的光輝的远景……"我要活下去！"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几乎是大声地說道，他覚得自己的胸头由于无声的嗚咽而索索地顫动着。"这

就意味着，我要活下去！‘它’要活下去……如果說这个‘它’不是我，这是一个錯覚，是一个謬誤，死亡会把它糾正过来的。一点不錯，就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呢？”这个問題一提出，夜幕又在他的眼前合攏了。他又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了解了。他更深一点地靠在枕头上，为剛才看到的这一点眞理弄得眼花撩乱，疲憊不堪。

他靜靜地躺在那里，如饥似渴地等待着，感覚到自己要为这件事祈禱，願它再来一次吧，再使他得到光亮。它果然来了。他躺在床上，合着手，一动也不动地望着……

死亡是什么？这个問題的答案不是用几个貧乏的、煞有介事的字說出来的；他感覚到它，他在內心深处抓住了它。死亡是一种幸福，是非常深邃的幸福，只有在像現在这样上天特別賜予的时刻才能衡量得出来。那是在痛苦不堪的徘徊踟躕后踏上归途，是严重錯誤的糾正，是从难以忍受的枷鎖桎梏中得到解放——一桩慘禍已經被他挽回了。

是結束和解体嗎？如果有人把这两个空虛的概念視为畏途，那他眞是太可怜了！請問，結束的是什么，解体的又是什么呢？是他的身体……是他的个性，他的个体，是这个笨重、頑固不馴、过失百出、可恨又可厌的障碍物，解脫了这个障碍物，为的是成为另一个更完美的东西！

难道每个人不都是一个荒謬失誤嗎？难道他不是一出生就陷入痛苦的禁錮中的嗎？监牢啊！监牢啊！到处是枷鎖桎梏！人只能从他个体的獄窗中毫无希望地凝視着身外境界的高大的獄墻，直到有一天死亡降临，召喚他踏上归途，走向自由……

个体！……唉，人之为人，他的一切所有和所能，无一不是貧乏、灰色、缺欠、无聊的，但是人所不能，是的，他所不能有，不

能为的；也正是他怀着貪恋的慕盼注視着的，这种慕盼因为害怕变作仇恨，所以变成了爱情。

我身上带着世界上一切能力和一切活动的胚胎、萌芽和可能性——如果我不是在这里，我該在哪儿呢？如果我不是我，如果我这个体不把我跟外界隔离开，我的意識不把我和一切非我分离起来，我又該是誰，該是什么，我又怎能存在呢！这个有机体，奋发的意志的盲目、輕率、可怜的爆发！与其让意志在牢獄里、在为智慧的搖灭不定的小火苗不明不暗地照耀着的牢獄里憔悴困頓下去，让它自由地翱翔在不受时空拘束的长夜里不是更好嗎？

我本来希望在我的儿子身上活下去嗎？在一个比我更怯懦、更軟弱、更动搖的人身上？这是多么幼稚，荒謬的想法啊！我要儿子作什么呢？我不需要儿子！……我死了以后，在什么地方？这是了如指掌，簡单得无以复加的事！我要活在所有那些曾經說过，正在說，和将要說“我”的人身上，特别是在那些更飽滿、更有力、更愉快地說这个字的人身上……

在世界某处一个孩子正在长大，他得天独厚，賫禀过人，能发展自己一切才具，他身材端正，不知愁苦，他純洁、冷酷而又活潑，他的目光增加幸福的人快乐而使不幸的人痛苦絕望——这就是我的儿子，这就是我。不久以后……不久以后……当死亡——把我从这可怜的幻景，——仿佛我不是他，我也不是我似的幻景中解脫出来以后……

我什么时候恨过生活，这个純洁、冷酷、无情的生活？这真是愚蠢、誤会！我只恨过我自己，因为我經不住生活的考驗。可是我爱你們……我爱你們所有这些人，你們这些幸福的人，不久我就不再为狹窄的禁錮与你們隔絕开了；不久我內心喜爱你們

的东西，我对你們的爱情，就将自由了，就会到你們那里，到你們身上……到你們一切人身上！

他哭起来，把头埋在枕头里哭起来，顫抖着，全身輕飄飄地被一种幸福感推举着扶搖直上，这种旣痛苦又甜蜜的幸福的滋味是世界上任何东西也无法比拟的。这就是从昨天下午起一直使他又沉醉又迷惘的东西，这就是夜里在他心头跳动、像初生的爱情一样把他弄醒的那个东西。当他現在已經領会、已經认清它的时候——不是借助于字句上或者連貫的思想，而是他內心的幸福的豁然开朗——他就已經自由了，已經解放了，摆脱了一切自然的和人为的桎梏枷鎖。他自觉自願地把自己关閉于其中的这个故乡城鎮的城墻打开了，眼前显露出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他从小就已經看到一鱗半爪，本来死亡答应全部給他的。空間、时間、也就是历史的种种虛伪的认識形态，希求在后代身上延續自己的声名、历史的忧虑，对于某种历史性的最終的崩潰、解体的恐惧，——这一切都不再磨纏着他的精神了，都不再妨碍他对于永恒的理解了。只有一个无限的現在，而他心中的那股力量，那股以这样凄凉的甜蜜和如飢似渴的爱情热恋着生命的力量——他本人只是这种力量的一个錯誤的表現——会永远找到进入这一“現在”的通路。

“我要活下去！”他在枕头里低声說，嗚咽着……片刻以后他已經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哭了。他的脑子靜止了，知覚失去了，心中除了一片瘖哑的黑暗又复一无所有了。“可是它还会再来的！”他安慰自己說。“我不是感受过了嗎？”当他感到昏睡不可抗拒地圍裹住他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发誓說，他决不放过无可比拟的幸福，他要振奋起来，学习、閱讀和研究，牢牢实实地掌握引起他这种精神状态的全部哲学。

这只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第二天早晨，由于昨天精神的奔放他怀着些許羞澀的感覚醒来时，他就已經感到这些美丽的打算是很难实現的了。

他很晚才起床，起身后立刻就去参加市民代表会一次辯論。这座中等商业城市到处是三角山墙的弯曲的街巷上沸騰着的公共事业，商业活动和市政活动又复占据了他全部心神。虽然他仍然念念不忘，想重新拿起那本美妙的讀物，但是另一方面他已經开始怀疑，那一天夜晚的經历对他是否是牢实持久的，当死亡来到他跟前时，是否經受得起考驗。他的市民的天性对这种假定表示反对。另外他的虛荣心也蠢动起来：他害怕扮演这样一个奇怪的滑稽角色。这些事情适合他的身份嗎？和他，和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議員，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的老板相称嗎？

那本蘊藏着那么些宝物的奇书，他一直沒有能再看一眼，更不要說购买这部偉大作品其余的卷数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神經质，越来越装腔作势了，他的日子也就这样消失掉。他要处置、办理几百件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他的脑子被这些微不足道的細碎事务折磨着，他的意志越来越薄弱，不能再合理地、有效地分配自己的时間。在那天値得記忆的午后过去大約两个星期之后，他干脆把一切都放棄了。他吩咐使女，把那本随便放在花园小桌抽屜里的书立刻拿上来，放在书柜里去。

就是这样，滿心祈求地把双手伸向最高、最終眞理的托馬斯·布登勃洛克重又頹然倒下，回到从儿时人們就使他熟悉相信的观念和形象中来。他无論走到什么地方，心中总是努力追忆那唯一的、人格化的上帝，人类的父亲，他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送到地球上来，为我們受苦、流血，他最后审判的日子将使一切匍匐在他脚下的正直的人从那时候起得到永生，作为他們在煩

恼世界中所受种种苦难的补偿……所有这些不清晰的、有一些荒誕的故事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服服貼貼的信仰，当最后的恐惧日子到来的时候，就会以确定不移的童稚的語言作为一个人的依靠……眞是这样嗎？

唉，就是在这里他的心灵也不能平静。这个为了家族名誉，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为了自己的声名，为了自己的家庭而終日忧心忡忡的人，这个費尽心机把自己打扮得衣冠齐楚、神气儼然、实际上却身心交悴的人，很多天来一直以下面这个問題折磨着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死后灵魂立刻飞上天堂呢，还是在肉体复活之后幸福才开始？……在肉体复活以前灵魂待在什么地方？这些事情过去在学校里或者在教堂里有人讲給他听过嗎？让人們这样渾沌无知，也未免太說不过去了吧！他本来已經准备好，打算到普灵斯亥姆牧师那里去請教，但是在临行前一分钟，因为怕人家耻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最后他把什么都放棄了，任凭上帝去安排一切。但是由于他对精神不灭这件大事安排的結果并不令人滿意，他打定主意，至少要把尘世的事安排好，不使它牵腸挂肚。他决定把一件久已縈系心头的事付諸实現。

有一天，吃过午飯后，父亲和母亲在起居間喝着咖啡，小約翰听見父亲对母亲說，他今天等着一位姓什么的律师，准备跟他立遺囑，他不能老是把这件事往后推了。这以后，汉諾在客厅里练了一个钟头的鋼琴。当他想穿过走廊走开的时候，他遇見父亲跟一位穿黑长外衣的人一起从大楼梯上上来。

“汉諾！”議員冷冷地叫了他一声。小約翰立刻站住了，咽了口吐沫，很快地低声回答：“啊，爸爸……”

“我跟这位先生有件要紧的事要办，”他父亲接着說，“你好

不好站在門前边，"他指了指吸烟室的門。"留神看着，不让任何人打攪我們，听見沒有？不准任何一个人。"

"是的，爸爸，"小約翰說。在父亲和那个先生进去以后，門关上了，他就站在門外边。

他站在那里，一只手攥住胸口上的水手結，舌头舐弄着一只他感到可疑的牙齿，一面听着从屋內傳出来的严肃的嘁嘁喳喳的声音。他的头向一边歪着，淡黃色的鬈发垂到額角上来，在他的紧蹙着的眉头下，一双金棕色的、罩着一圈青影的大眼睛閃灼着、流露出厌煩而沉思的目光。从前有一次站在祖母灵床前，聞到花香和另一股既陌生又非常亲切的異香时，他的目光也正和今天的一样。

伊达·永格曼走过来，說："小汉諾，孩子，你到哪儿去了？你在这儿磨蹭干什么？"

那个駝背小学徒从办公室走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打听議員在什么地方。

每次有人来，小約翰都把綉着一只船錨的藍色水手服的袖子在門前横着一擋，搖搖头，沉默一会，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說："誰也不許进去，——爸爸立遺囑呢。"

第六章

秋天，朗哈尔斯博士像女人似的卖弄着媚眼說："这是神經的毛病，議員先生，一切都是神經的毛病。另外，血液循环偶尔也有些不够正常。能不能允許我給您个建議？今年您应該稍微休息休息！只靠夏天在海濱过这有限的几个星期天自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現在是九月尾，特拉夫門德的热鬧季节还沒有

过，避暑的人还沒有走淨。您到那里去吧，議員先生，到海濱去坐坐。两三个星期就能見很大的效……"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采納了这个建議。但是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訴自己家里人的时候，克利斯蒂安提出来也要陪他去。

"我也跟你去，托馬斯，"他直接了当地說，"我想你不会反对吧。"虽然議員心里着实非常反对，他对这个建議也还是同意了。

克利斯蒂安現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支配自己的时間了。由于健康情况时好时坏，他不得不放棄了自己最后一項商务活动——香檳和白兰地酒代理商的职务。在昏暗中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向他点头的幻景幸而沒有再发生。但是左半身的周期性疼痛却越来越厉害，与此同时，还添了一大堆别的毛病，克利斯蒂安专心一志地观察着这些病症，皺着鼻子一一向人描述。跟从前一样，有的时候他吃着吃着飯忽然管吞咽的一部分肌肉不听使喚了，他嗓子眼里卡着一口飯坐在那里，一双深陷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来回轉动。跟从前一样，有的时候他忽然陷入一陣說不出的、却又无法摆脫的恐怖里，他害怕的是自己的舌头、食道、四肢、或者甚至是思想器官猝然麻痹失灵。当然罗，他的哪一部分器官也沒有麻痹过，可是这种时时襲来的恐怖不是比实际情况更坏嗎？他不厌其詳地告訴别人，有一天他在燒茶的时候怎样把一根划着了的火柴放在打开的酒精瓶上，而不是放在酒精炉上，这样他不但差一点把自己燒死，而且差一点使全樓的房客、使附近几座房子慘遭火焚……这件事自然說得有点过火，但是他說得特别詳細、特别繪声繪色、特别努力使人領会的，是他最近在自己身上发現的一件精神反常的現象。那就是，在某些日子，也就是說，在某种气候下和某种心情下，他一看見敞开的窗戶心里就产生一种可怕的无法解釋的冲动；他要从窗戶里跳出

去……这是一种狂暴的、几乎无法克制的冲动，一种瘋狂絕望的精神亢奋！一天星期日，一家人正在漁夫巷吃飯，他給大家描述他怎样使出全身的力量，爬到打开的窗戶前边去把它关上……讲到这里大家都喊起来了，誰也不願意再听下去了。

这类故事他总是讲得又有些可怕又带有些自我滿足。但是另外有一件事他却沒有注意到，沒有覚察到，他自己一直意識不到而别人却越来越感到刺目，那就是，他特別不知道分寸，而且随着年紀的增长这个缺点越来越厉害。他給家里人讲一些只能在俱乐部才說得出口的軼聞趣事，这已經很不像話了。但是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征象，仿佛他对身体的羞耻感已經变得痲木了。譬如說，他和他的嫂子盖尔达一向感情还算融洽，为了給盖尔达看他的英国短袜多么耐穿，順便他还要让盖尔达看看他瘦得多么厉害，他竟当着她的面把大方格褲子的褲腿挽起来，一直挽到膝盖上面……"你看，我瘦得多么厉害……是不是太奇怪了？"他忧心忡忡地說，一面皺着鼻子瞧着自己的干柴似的罗圈腿和支在白綫衬褲底下瘦得可怕的膝盖骨。

前面已經提过，他現在什么商务活动都放棄了，但是一天里，他不在俱乐部消磨的那几个钟头，他还是想尽各种办法把它填滿。他喜欢强調对人說，虽然有种种病障，他仍然沒有完全停止工作。他在扩大自己的語言知識，不久以前，純粹为了科学，而不抱任何实用目标，他开始学习中文，辛辛苦苦地学了十四天。目前他正在"增补"一本他认为內容不够完备的《英德辞典》。但是因为他需要換一換空气，再說議員也要有个人陪伴，所以他并沒有让他着手的工作把自己拴在城里……

兄弟俩坐着馬車向海濱駛去。一路上雨点一直敲着車篷，乡間大道簡直成了烂泥塘。两个人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話。克利

斯蒂安轉动着眼睛，仿佛在傾听着什么可疑的声音；托馬斯裹在大衣里，索索地发抖，眼睛紅肿、疲憊，上鬚僵直地貼在蒼白的面頰上。就这样他們的馬車下午駛进了旅館的花园，車輪咯吱吱地輾在积水的砂礫路上。老經紀人塞吉斯門德·高什这时正坐在主楼的玻璃阳台上喝甜酒。他从牙齿縫里咻咻地說了句什么，站起身来，接着新来的两个人就跟他坐在一起，喝一点暖东西，这时，他的箱子正在往上搬运。

高什先生正是一个迟走的避暑客人，跟他同样情形的还有为数不多的人：一家英国人，一个荷兰老处女和一个汉堡单身汉，这些人在吃飯前大概都正在睡一个小觉，因为四周除了淅瀝瀝的雨声以外像死一般寂靜。让他們睡去吧！高什先生白天可沒有睡覺的习慣。他能在夜里昏迷两三个钟头，就已經喜出望外了。他身体不大好，他需要多在海濱住几天治疗他的顫抖症，他的四肢顫抖症……該死的毛病！他連酒杯几乎都拿不住了，而且——可恶极了！——他还經常写不了字，弄得他罗貝·德·維加的全集翻譯工作也进行得緩慢不堪。他的情緒非常抑郁，他爱說的詛咒話也失掉过去那种愉快的口气了。“滚他的吧！”他說。这句話似乎成了他的口头禪了，他老是把这句話挂在嘴边上，不管說的恰当不恰当。

議員先生呢？身体怎么样？两位先生預备在这里呆多久？

啊，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告訴他，他是因为神經衰弱的緣故被朗哈尔斯医生打发来的。他当然只好听命，尽管碰上这样恶劣的天气，只要医生一張嘴，什么事你敢不作？而且他真的也觉得自己身体有点不行了。他們要在这里住些天，等他的健康恢复一些再走……

“是的，再說我的身体也很坏，”克利斯蒂安因为托馬斯沒有

提到他，又忌妒又恼恨，赶忙插口說。他正預备叙說那个向他頷首的人以及酒精瓶和开着的窗戶的事，他的哥哥扫兴地站起来去看房間了。

雨并沒有停，雨水冲刷着大地，雨点在海面上跳着舞，海水受着西南風吹卷，退离了海岸一大块。一切都罩在灰蒙蒙的迷雾里。汽船像鬼影一样滑过去，消失在一片模糊的地平綫外。

几位外地来的客人只有吃飯的时候才遇得上，議員跟經紀人高什披着雨衣，穿着胶鞋一起出去散步，而克利斯蒂安則坐在点心鋪里跟卖酒的姑娘喝瑞典混合酒。

有两三个下午，看去太阳好像有露头的意思，这时飯桌上也出現了几位从城里来的熟人。他們都是想暫时离开家人到这里开开心的，像什么克利斯蒂安的老同学議員吉塞克博士啊，彼得·多尔曼参議啊等等。后者因为沒有节制地喝苦矿水①的緣故，面容憔悴不堪。这时这些位先生都穿着大衣坐在点心鋪的布棚下面，对着音乐台（那上面現在已經不演奏音乐了）喝咖啡，让剛吃下的五道菜慢慢在肚子里消化，一面眺望着花园的淒凉秋景，談閑天。

城里的种种新聞——最近这次大水，很多地下室都被水灌进去了，沿着河的街道都行起船来；一次火警，碼头上一座貨棚燒毀了，議会的选举，这些都是談話的資料。……旣作批发也作零售生意的史推尔曼·劳利岑海外土产公司的阿尔弗萊德·劳利岑上星期当选了，布登勃洛克議員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坐在那里，一件大領的大衣把身体裹得紧紧的，不断地吸着紙烟，在談到这件事时才插嘴說了两句。他說，他沒有投劳利岑先

① 苦矿水：原文 Hunyadi-Janos，是一种助消化的泻剂。

生的票，这一点无論如何是肯定的。劳利岑先生是个誠实无欺、手段高明的商人，这倒沒有問題，但是他是中产阶級的人，地道的中产阶級，他父亲还亲身从木桶里給厨娘拿醋漬鯡魚，包好递过去……現在居然把这样一个小鋪的掌柜抬到議院里来了。他的祖父——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祖父，跟他的大儿子鬧翻了臉，原因还不是这位儿子跟一个小鋪的姑娘結了婚？当时社会的風气就是这样，“可是水准降低了，議院里的社会身份的水准降低了，議院平民化了，亲爱的，这不是件好事。商人的精明能干并不能代替一切。根据我的淺見，我們的要求似乎还应該更高一点。一想到生着那么一双大脚，那么一副纏夫的粗臉的阿尔弗萊德·劳利岑如今也居然登上議院的大門，这对我簡直是个侮辱……我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股勁。这不合乎体統，总而言之，是件大煞風景的事。”

沒想到这一番話却把吉塞克議員得罪了。归根結底他也不过是个防火队长的儿子……不，应該量材任用。我們共和党人就是这种意見。“順便說一声，您不应該抽这么多烟，布登勃洛克，您一直也沒享受到海濱的空气。”

“好，我不抽了，”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說，把烟蒂扔掉，閉上了眼睛。

雨又沒完沒了地下起来，視界被雨雾遮住；大家有一搭无一搭地继續談着。話題轉到城里最近一桩丑聞，普·菲利浦·卡斯包姆公司的大商人卡斯包姆伪造汇票的事，这个人現在已經在嚐鉄窗風味了。沒有誰感到憤怒，大家只不过把卡斯包姆先生的行为叫作蠢事，冷笑了两声，聳了聳肩膀而已。吉塞克博士告訴大家，这位大商人一直沒有失掉好兴致。迁入新居以后他还立刻要了一块牢獄中缺少的穿衣鏡。“我在这里不是一年，而

是几年的事，"他說，"无論如何得有块鏡子。"——他跟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以及安德利阿斯·吉塞克一样，也是故世的馬齐魯斯·施藤格的学生。这些位先生又都板着脸从鼻子里笑了两声。塞吉斯門德·高什要了杯热甜酒，他那說話的腔調似乎在說：这可詛咒的生活，活着有什么好处？……多尔曼参議要的是一瓶燒酒，克利斯蒂安又要喝瑞士混合酒，吉塞克議員給他和自己各要了一杯。沒有过多久，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就又抽起烟来。

談話一直在一种懶洋洋的、怀疑的、无精打采的声調中进行着，由于吃得过飽、醺然醉意以及湿雨綿綿，大家的話声显得更加迟重、冷淡。大家談到一般的商情和个人的商务活动，但是就是这个話題也沒有使任何人活跃起来。

"哎，沒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事，"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心情沉重地說，厌恶地把头仰靠在椅背上。

"您怎么样，多尔曼？"吉塞克議員打听道，打了个呵欠……"我看您只顾喝燒酒了，是不是？"

"沒有柴火，烟囱怎么冒得起烟来，"多尔曼議員回答說，"我隔两三天才到办公室瞧一瞧。头发不长，梳着也省事。"

"所有份量沉重的买卖都让施特倫克•哈根施特罗姆抓在手里了，"經紀人高什愁眉苦臉地說，他把一只胳臂肘远离着身子架在桌子上，一顆老恶汉的脑袋支在手心里。

"誰也不能跟粪堆比放臭味，"多尔曼参議故意用俗不可耐的声調說，他的这种近乎絕望的譏誚更使得在座的人愁悶不堪。"喏，您呢，布登勃洛克，您还作点什么嗎？"

"沒有，"克利斯蒂安回答說；"我現在什么也做不了。"接着，沒有經过任何轉折，只由于他感覚到目前大家的心情，感覚到有

加重这种情緒的必要，他就把帽子斜着往脑門上一拉，突如其来他談起他在瓦尔帕瑞索的办公室和琼尼·桑德施托姆来……“哼，这种热天气。我的老天爷！……作事？No, Sir，您看得見，Sir！”于是他們把烟噴在老板的臉上。我的老天爷！……他的表情和姿势显出一副傲慢无礼和善良的怠惰放蕩兼而有之的难以描摹的神情。他的哥哥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高什先生試着把酒杯往嘴里递了一回，重又把它放在桌上，从牙縫里嘶嘶詛咒着，在这只不听使喚的胳臂上打了几拳。接着，又把酒杯举到自己的薄嘴唇上，酒洒了大半，剩下的他賭气一口气都吞了下去。

“唉，您这顫抖症，高什！”多尔曼說，“您应該像我这样。这該死的苦矿水……我每天要是不喝一公升，小命就活不成了——我已經到了这个份了，可是我喝下去，也一样把命送掉。吃了午飯，沒有一頓消化得了，你們猜猜这是个什么滋味。食物就这样存在胃里……，”于是他把这种使人厌恶的細节着实描述了一番，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皺着鼻子，又害怕又有兴味地听着。在这以后他也把自己的病痛作了一番簡单而动人的描述，作为回答。

雨又大起来了。雨脚笔直地密匝匝地倒下来，一片凄凉、絕望、单調的嘐嘐唰唰的声音把寂靜的花园塡滿。

“是啊，生活眞是无聊啊，”吉塞克議員說，他的酒已經喝了很多了。

“我簡直眞不願意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克利斯蒂安說。

“滚它的去吧！”高什先生說。

“菲肯·达尔貝克来了，”吉塞克議員說。

菲肯·达尔貝克是牛栏的女东家。她提着一桶牛奶走过来，

向着这边坐的人笑了笑。她年紀将近四十，生得肥胖、挑逗人。

吉塞克議員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

“好一个胸脯！”他說；于是多尔曼参議說了一个非常猥亵的笑話，其結果是：几位先生从鼻子里笑了几声。

以后僕役被叫过来。

“这瓶子我已經喝完了，施罗德尔，”多尔曼說。“咱們可以付錢了。迟早也得付……您呢，克利斯蒂安？啊，吉塞克会替您付賬的。”

这时候布登勃洛克議員活动起来了。这么半天他一直裹着一件高領大衣，揣着手，嘴角銜着根烟卷坐在那里，差不多沒有說什么話。这时他忽然站起身来，厉声說：“你身上沒有带錢嗎，克利斯蒂安？我来替你垫上吧。”

大家把雨伞撑起来，走出布棚，准备活动活动。

佩尔曼內德太太偶尔来看过几次她的哥哥。她每次来，两人都要散步到“海鷗石”和“望海亭”去。不知道为什么緣故，冬妮·布登勃洛克一走到这里就特别兴奋，甚至产生一种莫名的叛逆情緒。她翻来复去地談論一切人应該自由平等的問題，坚决地斥責阶級对垒，激烈地抨击特权和专制，并且断然要求人們都应該量材使用。接着，她就談起自己的生活来。她說得很好，替她哥哥排遣了不少愁悶。这个幸福的人，她生活在人世上这么久，从来不会忍泣吞声，从来不会默默地忍受屈辱。生活給她欢乐也好，凌辱也好，她都不会默默承受。所有的幸福，所有的苦恼，她都用一串肤淺的、孩子的煞有介事的話語讲了出来。就她那爱說心事的癖好来說，这些話完全能滿足这种需要的。她的胃部不太好，但是她的心却輕松愉快——連她自己都不知道，輕快到什么程度。沒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折磨着她，也

沒有什么隐痛压在她的心灵上。过去的一切沒有哪一件事对她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她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坎坷不平的，但是她过去的經历并沒有使她痛苦不堪，困頓疲憊，她自己根本就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对于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她就利用作为向人夸耀的話題，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面容喋喋不休地談論着……她怀着真誠的憤怒斥駡那些損伤了她的生活，也損伤了布登勃洛克家族的人。随着时間的轉移，这种人的名单越来越长了。“眼泪汪汪的特利什克！”她喊道，“格侖利希！佩尔曼內德！蒂布修斯！威恩申克！哈根施特罗姆！檢察官！塞維琳！这些流氓！上帝将来一定会罰他們的，这一点我一直坚信不疑，托馬斯！”

当他們走上“望海亭”的时候，已經是暮色蒼茫的时候了。季节本来就已到了暮秋了。他們站在对着海灣的一間小屋子里。这里面像海濱浴室一样散发着一股木香，粗糙的墙壁上塗滿了題詞、詩句、人名和象征爱情的心形。他們并排站着，从那湿漉漉的山坡和海濱一条狹窄的石岸望过去，注視着渾浊、动蕩的海水。

“这些巨浪……”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說。“看它們怎样涌上来又撞碎，涌上来又撞碎，一个接着一个，无穷无尽，沒有目的，蒼茫而凄凉……然而它却像一切簡单的不可避免的事物一样，給人以鎮靜、慰撫的力量，我越来越感到大海的可爱了……从前我喜爱山，也許只是因为山是在遙远的地方。現在我不再向往那些地方了。我感到山会使我恐怖、羞愧。山是一种太难以捉摸、太不規則、太复杂的东西……我知道我在山的前面会感到怎样孱弱无力。喜爱大海的单調的是怎样一种人呢？我想，大概是那些对于錯綜的精神世界观察得太长、太深的人吧。他們希望至少能

从外界得到一件东西，那就是‘单純’……在山岭上，人們勇敢地攀登；在海濱，人們却只是靜靜地在沙滩上休息，这只不过是表面的区别。我看到的却是人們用以观賞山和用以观察水的目光的不同。眺望高山峻岭的目光是稳定、傲慢、幸福的，那目光里包含着奋发、坚定和蓬勃的朝气。但是那辽闊的大海却永恒地滚动着波濤，使人感到神秘、麻木和命运的无可逃避。眺望大海的目光也像在梦中似地迷蒙、无望，仿佛它已經深深地看到悲慘和杂乱的生活內部，如今什么事都已看透了……健康和病态，二者的区别就在这里。人們精神奕奕地爬到那犬牙交錯、峰巒巍峨的山岭里，用来考驗自己的飽滿的生命力。但是也有些人被杂乱的精神世界弄得疲憊不堪，却想从外界事物的无限的单純中得到休憩。”

佩尔曼內德太太一語不发地听着，她完全被这一番話震摄住了。她像那些单純善良的人一样，当别人跟他們說了一些严肃的眞理时，他們就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了。“人們平常是不說这类話的，”她心里想。为了不让自己的眼光触及她哥哥的眼光，她尽量向遙远处凝視。她好像为他感到羞愧似的。为了默默地对他表示歉意，她把他的胳臂挽到自己的胳臂里来。

第七章

已經到了冬天了。过了圣誕节轉眼就到了一月，一八七五年的一月。人行道上积雪和尘沙混在一起，被踐踏成坚实的硬块，馬路两旁堆着累累的积雪。由于气温上升的緣故，这些雪堆漸漸变成灰色，松軟起来，表面也溶成一道道的小沟。街道潮湿、泥濘，从灰色三角屋頂上往下滴着溶雪。但是头頂上的天空

是蔚藍的，沒有一絲云影，空气里好像有千百万个发光的原子，像水晶似地閃爍、舞蹈……

市中心非常热鬧，因为这一天是星期日，又赶上是赶集的日子。在市議会的尖形連环拱門下面卖肉的已經摆好了攤子，用血污的手給顾客称貨。市集上噴泉四周是魚市。几个肥胖的妇女坐在那里，手插在毛已經快落光的皮手筒里，脚拦在炭盆上取暖。她們一边看着自己的捕获物，一边甜言蜜語地招引女厨子和家庭主妇来买她們的东西。这里誰也不用怕上当。买到手的准保是新鮮的东西，因为那些肥美的鮮魚差不多都还活着……木桶里虽然挤得沒有隙縫，可是有些条魚居然还欢蹦乱跳地游来游去，一点也沒有感到受委屈。也有一些痛苦地掙扎着躺在木板上，眼珠鼓着，腮一弁一合，拚命甩动着尾巴，直到被人抓起来，用一把血淋淋的尖刀吃楞一声割断咽喉，才停止掙扎。又粗又长的鱔魚钻来钻去，身子扭得奇形怪状。深桶里黑忽忽地装滿了波罗的海出产的海虾。有时候一条精壮的比目魚忽然惊跳起来，掉到离木案很远的又髒又湿的馬路上，这就不得不麻煩它的女主人一面唠叨着怪它不守本分，一边跑过去把它拾起来重新放到原处。

布来登街中午时分来往行人很多。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跑到这里来，用半溶的雪块互相抛打着，使空气中充滿了笑語喧嘩声。富裕家庭出身的学徒，戴着丹麦式的水手帽或者穿着时髦的英国式服装，手里拿着文件夹，神气儼然地走过去，——他們对于能逃出实科中学一事感到非常驕傲。蓄着灰色鬍鬚的有身份地位的市民用手杖敲着地面，臉上流露着一副坚信国家自由主义的表情，注意地向市議会的琉璃磚正門望过去。这一天市議会門前布置了两个警卫。因为里面議会正在开会。两个警卫披着

外套，掮着枪，在一段路上分寸不差地走过来又走过去，毫不理会地踩着脚下半溶的泥濘雪块。每次走到議会入口处两个人碰一次头，互相看一眼，交換一句話，便又各自向一方走去。有时候一个軍官走过来，大衣的領子向上掀着，双手插在衣袋里——这样的軍官多半是在追逐誰家的使女，同时又在尽情吸引大家閨秀的目光——这时两个崗警就各自站在崗棚前面，从头到脚地望着自己，同时举枪敬礼……离他們給散会出来的議員們敬礼还有很长一段时間呢。会議剛开了三刻钟。也許不等会开完，别人便来替換他們……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两个士兵之一听到大厅里輕輕嘘了一声，紧接着大門里便显出議会厅門房烏尔菲德的紅袍子来。烏尔菲德戴着三角帽，挂着佩劍急匆匆地走出来，輕輕地喊了声“敬礼！”便又急退回去。这时已經听得到里面石板路上橐橐的脚步声一步近似一步了……

崗警立正站着，脚跟并在一起，伸直脖子，挺着胸脯，枪托放在脚旁，接着干淨俐落地刮刺刺两声，立刻摆出了敬礼的姿势。一个勉强可以算作中等身材的先生一手掀着礼帽步履匆匆地从这两人中間走过去。这人的一条淡淡的眉毛略微向上挑着一些，蒼白的面頰上翹着两綹捻得又尖又长的髭鬚。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議員今天沒等議会散会很早就离开了会場。

他向右轉去，也就是說，沒有向回家的那条路走。他的衣着整洁、雅致、一絲可以挑剔的地方也找不出来。他那略有些跳跃的步伐仍然是一貫的样子。当他順着布来登大街走下去的时候，一路不停地向四面的人打招呼。他戴着一副白羔羊皮手套，銀柄的手杖夹在左臂下面。在他的皮大衣的厚領子底下可以看到一条白色燕尾服領带，他的臉虽然經过刻意修飾，看去却显得

疲僊不堪。很多人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都看到他的紅潤的眼睛怎样忽然涌出眼泪来，他那小心翼翼地紧閉着的嘴唇奇怪地向一边扭着，时不时咽进一口什么，好像他的嘴里充滿口水似的。从他两頰和太阳穴的肌肉的跳动看来，可以知道他每次咽吐沫都紧咬着牙骨。

“喂，布登勃洛克，你逃会了么？这倒是件新鮮事！”走进磨坊街，他还沒有来得及看見对面是誰，忽然一个人这样招呼他說。这人是施台凡·吉斯登麦克，他一下子站在布登勃洛克議員的前面。他是布登勃洛克的老朋友和崇拜者，他在各种社会問題上一切都唯布登勃洛克馬首是瞻。吉斯登麦克蓄着圓形的絡腮鬍子，顏色已經发灰了。他的眉毛非常濃，鼻子很长，上面滿是汗毛孔。几年以前，他賺了一笔錢以后，就不再作釀酒的生意了。他的兄弟爱德华把这个买卖接了过去，他自己則专門靠吃利息过活。但是由于他对自己这一阶层感到有些害臊，因此他总是装作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我快累死了！”他說，一只手摸着自己用火剪燙得弯弯曲曲的灰头发。“咳，人生在世除了奔忙以外还有什么用呢？”他常常在証券交易所站几个钟头，煞有介事地指手划脚，实际他在那里一点事也沒有。他担任了一大堆虛有其名的职务。不久以前他当上了本城浴室的經理。此外，他又是陪审官、經紀人、遺囑执行人，他对这些事都很热心，不断地从脑門上往下抹汗……

“还在开会呢，布登勃洛克，”他又說了一次，“你怎么到街上蹓躂来了？”

“啊，是你啊，”議員低声回答說，小心地动着嘴唇……“我痛得厉害……有几分钟簡直痛得什么也看不見了。”

“痛？什么地方痛？”

“牙痛，从昨天就痛，一夜也沒有合眼……我一直沒有工夫去看大夫，早上公司里有事，这个会我也不願意缺席，現在实在忍不下去了，所以正預备到布瑞希特那儿去……”

“哪顆牙痛？”

“下边靠左的这顆……一顆臼齿……里面当然已經空了……痛得叫人受不了……再見，吉斯登麦克！你知道，我的时間有限……”

“当然知道，你以为我就不忙嘛？事多得作不过来……再見！希望你早点好！把它拔掉吧！一下子解决掉，是最好的办法……”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继續往前走，紧咬着牙关，虽然这只有使他的牙痛得更厉害。就是这一顆臼齿就害得他的整个左边下半身痛得难忍难熬，痛得像火燒，像針扎。发炎的地方像个火热的小錘子在里头敲打着，弄得他的整个臉都发起燒来，眼泪一个劲往上涌。一夜失眠又影响了他的神經。剛才他只是勉强支持着，才和吉斯登麦克談了那几句話。

到了磨坊街，他走进一所油漆成棕黄色的房子，走到二楼上，那里門上的一块銅牌子写着“牙医师布瑞希特”几个字。他沒有看見給他开門的女僕，廊子里瀰漫着菜花燉牛排的热气。他走进候診室里，迎面扑来一陣刺鼻的药味。“請坐……您等一会！”一个像老太婆的声音向他喊道。这是那只鸚鵡犹塞夫斯。这只鳥儿关在屋子后墙前边的一只閃亮的鳥籠里，用一双恶毒的小眼睛斜盯着他。

議員在一張圓桌旁边坐下，打开一卷《弗利格报》想看几段笑話排遣一下，但是馬上就厌恶地把书合上，把手杖上面冰凉的銀柄抵住面頰，閉起紅肿的眼睛，呻吟起来。屋子里非常寂

静，只有犹塞夫斯用嘴唧唧呱呱啄栏杆的声音。布瑞希特先生即使不忙，也总要让病人等他一会。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一下子又站起来，从一張小桌子上面摆的大腹瓶里倒了杯水喝。水里哥罗芳味很濃，接着他把通向走廊的門打开，焦急地喊道，如果布瑞希特現在沒什么要紧的事分不开身的話，能不能快着点。他的牙很痛。

立刻手术室門后边露出这位牙医生的花白的髫鬚、鹰勾鼻子和禿脑門来。“請吧，”他說。“請吧！”犹塞夫斯也同样喊了一句。議員应声走进屋子，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这个人病得不輕！”布瑞希特心里說，臉色变得蒼白起来……

两个人很快地穿过这間明亮的屋子，走到窗前一把带头枕和綠絨扶手的活动大椅子前边。屋子有两扇窗戶，这把椅子就摆在其中一扇的前面。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坐定以后，簡单地說了一下病情，便把头仰靠着，閉上眼睛。

布瑞希特把椅子搖起来一点，拿起一个小鏡子和一条鋼棍动手檢查。他的手有一股杏仁肥皂味，呼吸則带着菜花燉牛排气味。

“这个牙咱們非拔不可，”过了一会他說，臉色更加蒼白了。

“您就拔吧，”議員說，紧紧地閉上眼睛。

屋子里出現了短暫的寂靜，布瑞希特先生在一个柜子前边准备什么东西，拣必要的手术器具。一会他又走到病人前边来。

“我要塗一点药，”他說，說完了他馬上动手把一种气味刺鼻的药水大量塗到齿齦上去。接着他很溫和地請病人坐着不要动，大張着嘴，于是他开始动手术。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用手紧握着天鹅絨扶手。鉗子在他牙上的冲击钻擰他几乎感覚不出来，但是从他嘴里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以及他整个头部感到的越来越痛的、簡直可以說痛彻骨髓的按捏，他知道一切都在正常地进行。上帝保佑，他暗自忖度，这一关快要熬过去了。这种疼痛还要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无限地发展下去，直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成为一种酷刑，痛得你呼天号地、肝胆俱裂，仿佛整个脑子都被撕裂一般……到了这个时候，这一切才算过去；我現在只有忍着。

这种情形继續了三四秒钟。布瑞希特先生因为用力过度四肢都顫抖起来，他这种激昂奋发的勁头也傳到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身上，布登勃洛克身体从座位上欠起来，听到从牙医生的喉嚨隐隐傳来的忽哧忽哧的声音……突然間他感到猛烈的一撞，他全身为之一震，同时听到咯嘣一声响。他急忙睜开眼睛……头上的压力已經沒有了，但是脑子里却依然嗡嗡作响，牙床上那块慘遭蹂躪的发炎的地方像火燒一样地痛。他很清楚地感覚到，这次要求的目的并未达到，这不是問題的眞正解决，这是一次驀然降临的災禍，只有使事情更加恶化……布瑞希特先生向后退了一步，斜倚在器械柜上，面色死白，期期艾艾地說："齿冠……我早就料到了。"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向身边的一个藍色的盘子里吐了一点血，因为牙床給划破了。接着他昏昏迷迷地問道："你料到什么？齿冠怎么了？"

"齿冠折断了，議員先生……我怕的就是这一着……您这顆牙脆得很……可是不管怎样，我也得試試……"

"現在怎么办？"

"您交給我吧，議員先生……"

“您預备作什么？”

“得把牙根也拔了去。用拔牙鉗子……这顆牙有四个根……”

“四个？这么說，得受四倍的折磨？”

“可惜就是这样。”

“那么今天就先作到这里吧！”議員說，想很快地站起身来，可是不知为什么沒有站起来，反而把头向后靠过去。

“亲愛的布瑞希特先生，您的要求也应該合乎人情，”他接着說。“我的身体不太好……今天这一場已經够受的了……您能不能行行好，把窗戶打开一会儿？”

布瑞希特先生按照他的話作了，接着回答說：“最好您能在明后天不拘什么时候再来一次，让我們把手术作完，我必須承认，我自己也……請允許我給您冲洗一下，再塗一点药水，暫时止止痛。”

这两件事作完以后，議員离开了这里，布瑞希特先生表示遺憾地聳了聳肩膀，这是这位精疲力尽，臉色煞白的牙医生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才作出来的。

“請等一会……！”当他們經过候診室的时候，犹塞夫斯尖叫道，直到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已經走下楼梯以后，它还在叫个不停。

用拔牙鉗子……好吧，好吧，这是明天的事了。現在作什么？回家去歇着，想法睡一覺。原来的神經痛好像已經麻木无知了，現在只是口里热辣辣、麻酥酥的感覚。那么就回家吧……他步履迟緩地穿过一条街又一条街，机械地回答着別人的問候，他的眼睛流露出犹疑、沉思的神情，仿佛他正在思索，自己到底覚得怎么样。

他已經走到漁夫巷，开始沿着左边的人行道向下走去。走了大約二十步忽然感到一陣噁心。我到街那边酒鋪去喝一杯白兰地吧，他想，于是他从馬路上穿过去。但是正当他走到路中心时，发生了下面的事。好像是他的脑子被誰抓住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掄着他的脑子轉，速度越来越快，圈子則越来越小，最后一股巨大、殘暴、毫不容情的力量把他的脑子撞碎在圈子里的坚硬如石的中心点上……他的身子轉了半个圈，伸着胳臂，摔到在湿漉漉的馬路上。

因为这条街傾斜得厉害，所以他的上半身要比两条腿低得多。他摔倒时面朝下，馬上臉下面开始积了一滩血。他的帽子順着馬路向前滚了几步。他的皮大衣沾滿了污泥和雪水。他的那双戴着白羔羊皮手套的手伸到一滩积水里。

他就这样跌倒在地上。过了半天，才有几个过路的人走来把他翻过身来。

第八章

佩尔曼內德太太从楼梯走上来，一只手在前面撩着衣襟，另一只手在面頰上按着一只棕色的大皮手籠。与其說她在走路，不如說她在踉蹌顛躓，好几次险些儿跌倒。她头上的風帽向一边歪着，面頰热烘烘的，略微撅起一点的上唇上还有几顆小汗珠。虽然她誰也沒看到，一路上却一直嘮叨个不停。在她这样喃喃自語中，时不时地比較清晰地迸出一两个字，这是她因为恐惧而不知不覚地大声說出来的——“沒什么要紧……”她說，“沒什么大不了的……上帝不允許这样……上帝知道該发生什么事；我坚信这一点……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啊，主啊，

我要每天每天向您祈禱……”她因为害怕而嘮叨着一些沒有意义的話，跌跌絆絆地爬到三楼上，穿过了迴廊……

通向前厅的屋門开着，她的嫂子迎了出来。

盖尔达·布登勃洛克的美丽、白皙的面孔因为恐怖、厌恶完全走了样，她的那一双生得比較近的、罩着一圈青影的棕色的眼睛眨动着，流露出惊惧、气恼和憎嫌的目光。当她看到来的人是佩尔曼內德太太以后，她立刻向她招了招手，抱住了她，把头俯在她的肩膀上。

“盖尔达，盖尔达，怎么啦？”佩尔曼內德太太喊道。“出了什么事？……这是怎么啦？……摔倒了，他們說？昏过去了？……現在他怎么样？……上帝不会让什么不幸的事发生的……可怜可怜我，快告訴我吧……”

但是她并沒有立刻就得到回答，她只感覚到盖尔达的全身索索地抖个不停。接着，她听到从肩膀上傳来的耳語声。

“他們把他弄回来的时候，”她听到的是这样的話，“他簡直不像样子了！他一輩子不让人看見自己身上有一个土点……临了却落得这样一个結果，这簡直是个諷刺，是件卑鄙的事……！”

他們听到誰在压低了嗓音的談話声。通到更衣室的門开了，伊达·永格曼穿着白圍裙，手里拿着一个臉盆站在門檻上。她的眼睛紅潤潤的。她看見佩尔曼內德太太，就低着头向后退了一步，把路让出来。她的下巴顫抖着。

冬妮走进臥室，她的嫂子在后面跟着，室內高大的花窗帘随着空气的动蕩而飄摆了一下。走进屋子，扑面就傳来一股石炭酸、二乙醚和别的药品气味。托馬斯·布登勃洛克仰面躺在一張桃花心木大床上，盖着大紅的鴨絨被，他的衣服已經脫掉，只

穿着件綉花睡衣。他的眼皮半閉着，眼珠向上翻着，嘴唇在蓬乱的髭鬚下抽动着，不时从嗓子里傳来咯咯的声音。年輕的朗哈尔斯医生正伏在他身上，从他的臉上取下一条血污的綳带，把另外一条浸在床头桌上的水盆里。接着他听了听病人的心臟，号了号他的脉……在床前头一只軟墊上坐着小約翰，一边摆弄着衣服上的水手結，一边沉思地听着身后边父亲嘴里吐出来的声音。泥污的衣服乱搭在一張椅子上。

佩尔曼內德太太在床旁边蹲下，握住她哥哥的冰冷、沉重的手，凝視着病人的臉……她这时开始看出来，不管上帝知道不知道他作的是什么，他已經允許那最不幸的事发生了。

"湯姆！"她嗚咽着叫了一声。"你不认識我了嗎？你覺得怎么样？你不会撇开我們吧？！哎，不能那样啊……！"

她沒有听見可以当作是回答的任何声响。她用一双求助的眼睛仰望着朗哈尔斯大夫。朗哈尔斯大夫站在那里，秀丽的眼睛低垂着，他的臉上表現的也正是咱們的亲爱的上帝的意志，但又不无某种怡然自得的神情……

伊达·永格曼又走进来，为了看一看有什么需要她作的事。格拉包夫医生本人也来了。他摆着一副和和气气的长面孔跟所有的人握过手，搖着头檢查了一下病人，作的也正是朗哈尔斯医生作过的事……这件消息已經像一股風似地傳遍了全城。下边街門不断傳来門鈴声，僕人接二連三地进来报告有人探問議員的病况。病况沒有什么改变，一点改变也沒有……每人得到的都是同一的回答。

两个医生都认为至少这一天夜間需要請一位护士来。于是派人去把李安德拉修女請来了。她走进来的时候，臉上絲毫也沒有惊惶恐怖的神色，这一次她仍然是把皮包、头巾、罩衫靜悄

悄地放在一边，立刻就以輕巧安閑的动作干起事来。

小約翰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坐在軟垫上，看着周圍的一切，听着那咯咯的声音。本来他該去补习算术了，但是他知道这次家里发生的事是使那位嗶嘰外衣先生啞口无言的。就是家庭作业也只是从他心头一掠即过，而且甚至引起他一些嘲笑的感覚……有的时候，当佩尔曼內德太太走过来把他摟住的时候，他的眼泪也淌下来了；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带着一副冷淡、沉思的神色，眼睛干巴巴地眨动着。他的呼吸又小心又不規律，仿佛他正在等待着那奇怪而又異常亲切的香气……

将近四点钟的时候，佩尔曼內德太太打定了主意。她把朗哈尔斯医生領到旁边一間屋子里，自己叉着胳臂，头向后仰着，同时又尽量使下巴靠着胸脯。

"大夫，"她說，"有一件事只有您有力量作，所以我来求您！請您对我說实話！我是个从生活里磨炼过来的妇人……我已經学会了經受残酷的事实，請您相信我的話！……我哥哥能不能活到明天？請您坦白告訴我吧！"

朗哈尔斯医生把他的一双美丽的眼睛轉向一边，望着自己的手指甲，談起人类的无能，也談到佩尔曼內德太太的哥哥会不会活过今夜，抑或下一分钟就被召喚去，这是个无法解答的問題……

"那么我知道我該作什么了，"她說完就走了出去，派人去請普灵斯亥姆牧师。

普灵斯亥姆牧师的法衣沒有穿齐就来了。虽然穿的是一件长袍子，却沒有戴皺領。他冷冷地看了李安德拉修女一眼，就在床边人家給他推过来的一張椅子上坐下来。他让病人认一认他，听他說几句話。由于他的請求并沒有任何反响，于是他只好

直接轉向上帝那儿去，用典雅的佛朗克話跟上帝攀談起来。他的声調抑揚頓挫，时而故意說得声音很渾浊，时而又很尖銳，他臉上的表情也有时显出阴郁而狂热，有时又表現得温和清澈……当他用一种他特有的油滑的声音发出“r”这个顫音的时候，小約翰清清楚楚地感覚到，他到这里以前一定剛剛吃过咖啡和奶油小面包。

他說，他和当时在場的人已經不再为这位亲爱的人的生命祈求了，因为他們看到，把他召回去是上帝的意旨。他們現在只禱告，希望上帝降恩，让他宁靜地离开这个世界……接着他又以动人的声調念了两段适用于这种場合的祈禱文，以后他就站起身来。他和盖尔达·布登勃洛克以及佩尔曼內德太太握了握手，又用双手捧着小約翰的头，凝視了一会他的低垂的睫毛，因为爱怜和痛苦，他的身体有些发抖。他和永格曼小姐打过招呼，最后又冷冷地扫了李安德拉修女一眼，就离开了这里。

朗哈尔斯回家去了一趟，当他从家里回来的时候，他发現这里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他只和看护簡单地談了两句話，就又告辞了。格拉包夫医生也又来了一次，一团和气地察看了一下便离开这里。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还是翻着眼睛，嘴唇抽搐着，从喉嚨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天色昏暗下来。外面空中出現了一小块冬日的晚霞，夕輝透过窗戶射进来，正照着挂在椅上的一堆泥污的衣服上。

五点钟左右佩尔曼內德太太因为感情过于激动，竟作出了一件很欠考虑的事。她那时正坐在床旁边，对着她的嫂子，突然間她合起两手，用喉音高声念起一首贊美歌来……

結束吧，啊主，

她念道，所有的人都僵坐在那里傾听——

結束他的一切苦恼；
給他的手脚以力量，引他步入幽冥。

因为她祈禱得过于专心，因此把暗中禱念的話也大声說出来，她沒有想到，这一节詩自己根本背不会，在念完第三行以后，就不得不卡住，果然是这样，她正念到最高的調子，忽然念不下去了，她只好摆出个神气儼然的姿势代替这首詩的收尾。

屋子里每一个人都等待着下文，屏气宁神，感到非常困窘。小約翰一个勁地用力咳嗽，听去像呻吟一样。接着，在一片寂靜中，只听到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痛苦的抽气声。

当使女进来报告隔壁屋子已經准备好了一点吃的东西，这才把屋子里的人从窘境中解救出来。但是正当大家在盖尔达的寢室里准备喝一点湯的时候，李安德拉修女出現在門前。她温和地向大家招了招手。

議員已經快要断气了。他輕輕地呻吟了两三声，便不再出声了，嘴唇也停止了抽动。这是他病相的唯一变化。在这之前，他的眼神早已黯淡了。

朗哈尔斯大夫几分钟以后就赶了来。他把他的黑听筒放在死人的胸上，听了相当长的时候，然后根据良心作了鉴定，他說："是的，議員已經过去了。"

李安德拉修女伸出一只蒼白柔嫩的手，用食指小心翼翼地把死人的眼皮闔上。

这时候佩尔曼內德太太扑到床沿上，臉伏在被子上，大声号哭起来，毫无节制地一任感情发泄；这种感情奔放会使她的精神重新舒暢起来，而佩尔曼內德太太很会这样作，这是她天生

的幸福……当她重新站起来的时候，臉上涕泪纵横，但是精神却比剛才輕松了，坚强了，她已經完全恢复了心灵的平衡。她立刻就想起了訃聞的事，必須刻不容緩地印制訃聞，——需要一大包印制精美的訃聞……

克利斯蒂安露面了。原来他在俱乐部听到議員跌倒在街头的消息，便也立刻离开了那里。但是由于他怕看到什么可怖的場面，他故意从城門外面繞了一个大弯，这样誰也沒有能找到他。現在他終于出現了，他一进大門就听到自己哥哥已經去世的消息。

"这怎么可能啊！"他說着，一瘸一拐地走上楼来，眼睛骨轆轆地轉着。

他也站在床边，站在妹妹和嫂子两人中間。他站在那里，禿头頂，两腮下陷，两撇上鬚搭拉着，一只弯勾大鼻子，两条瘦腿弯弯的，很有点像問号。他的一对深陷的小眼睛望着死人的臉，那張臉已經变得那么沉默、冰冷、疏远，那么无可指摘。人們的任何批評都触不到它了……托馬斯的嘴角向下垂着，看去仿佛带着些鄙夷似的。克利斯蒂安曾經責备过他，說自己死了的时候他不会掉眼泪，而今这个被責备的人竟死在前面，一言不发地默默死去。他高傲地、完美地步入了那幽冥世界，让别人去为自己感到羞慚，正像他生时常常这样作的一样。生时克利斯蒂安一談到自己的病痛，一談到那个向他頷首的人、酒精瓶、打开的窗戶，他总是用冷淡鄙視来回答，如今想起来，他这样作是对还是不对呢？这个問題用不着問了，一点意义也沒有了，因为那专横独断、居心叵測的死神已經选中了他，为他剖白清楚，把他召喚去，迎接走，給了他很高的荣誉，所有的人都对他又畏懼又关心；而克利斯蒂安則被死神摒絕了，死神只是继續用各式各样的引不起任何人尊重的小把戏要弄他。托馬斯・布登勃洛克从来沒有

像这个时候这样引起他兄弟的敬畏。这是絲毫不容怀疑的成功，只有死亡才能使别人尊重我們所受的痛苦，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痛苦，死亡也会使别人对它万分敬仰。“你算得到归宿了，我願向你鞠躬，”克利斯蒂安默默地想道。他匆忙地笨拙地一条腿跪下，吻了吻被盖上的那只冰冷的手。以后他向后退了两步，又开始用游移不定的目光向四周打量起来。

别的吊唁的人，老克罗格夫妇，布来登街的女太太們，老馬尔庫斯先生也都来了。可怜的克罗蒂尔德也来了，她站在床边，瘦小、灰白，两只手戴着綫手套交疊在胸前，臉上迟迟鈍鈍地好像沒有什么感情。“冬妮，盖尔达，你們不要认为我沒有哭，”她的声音嗚嗚咽咽地曳得很长，“就是我心腸冷酷。我已經沒有眼泪了……”无論是誰都不能不相信她这句話，因为她站在那里显得那么枯干、灰敗……

最后大家都离开了这間屋子，让位給一个女人，一个不討人喜欢的沒有牙的鷹嘴老太太。她到这里来是为了帮助李安德拉修女給死人洗刷装殮。

这天晚上，夜已經很深了，盖尔达·布登勃洛克、佩尔曼內德太太、克利斯蒂安和小約翰还坐在起居間中間一張圓桌的煤气灯底下，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他們在拼凑那些应該发送訃聞的人的名单、写信封。几只笔同时刷刷地响着。时不时地某人忽然想到一个名字，就把它添在名单上……这件事也需要汉諾来帮忙，因为他的书法很干净，时間又非常紧迫。

室內和戶外都很靜。偶尔傳来一陣脚步声，但很快地就又消失到遙远处。瓦斯灯有时噗噗地噴动几下，有誰低声說了一个人名，接着紙嗦嗦索索地响了一陣。有时候大家的目光碰到一

起，才記起了发生的事情。

佩尔曼內德太太特別郑重其事地揮舞着自己的一支笔。但是如同計算好了的一样，每隔四五分钟她就要把笔放下，抱着拳头举到嘴一边高的地方悲叹起来：“唉，我眞不明白！”她叫道，她这样喊意思也就是說，她已經逐漸开始明白发生的这件事了。“可是現在一切都完了，”她突然极端絕望地喊了一句，摟住她嫂子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哭了一頓，她似乎又增添了力量，重新又干起事来。

克利斯蒂安跟可怜的克罗蒂尔德一样，也是一滴眼泪沒有流。他对这件事感到有些羞愧。怕惹人耻笑的感覺压倒了他心中一切別的感情。另外由于他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健康情况操心，这也是使他的精力枯竭、感情迟鈍的原因。他每隔一会就站起来，用手摸摸光禿的前額，压低了嗓音說：“唉，眞是太慘了！”这句話是他对自己說的，努力責备自己、想从眼睛里挤出几滴眼泪来……

忽然发生了一件事，把上述的一切都打乱了。小約翰忽然笑了起来。在写信封的时候他写到一个声音非常可笑的名字，于是他就再也忍不住了。他又把名字念了一遍，擤了擤鼻子，身子向前伏着，抖动着，抽着气，完全失掉控制自己的能力。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以为他在哭，然而他并沒有想到哭。大人們不能置信地、手足无措地望着他。不一会他母亲就送他去睡覺了……

第九章

一顆牙……布登勃洛克議員因为一顆牙送了命，城里的人已經傳說开了。可是，眞是見鬼，牙病怎么死得了人呢？他牙痛，

布瑞希特先生把他的牙冠拔碎，以后他就在街上跌倒了。誰听說过这样的事？……

然而这事現在已經不关紧要了，这事只关系到死者一个人。現在人們忙着作的是送花圈，送大花圈，送貴重的花圈，这些花圈会給物主增加体面，报紙上会記載到，人們一看这些花圈，就知道他們是来自有声名有財产的人家。花圈不断地送来，从四面八方送过来，送主有的是公司团体，也有的是家庭和个人。月桂編的花圈，香气扑鼻的花朵編的花圈，銀花圈配着黑色和本市市旗顏色的条带，上面写着黑字或金字的挽詞。还有棕櫚树枝，数不过来的棕櫚树枝……

所有的鮮花店沒有一家不利市百倍，尤其是位置在布登勃洛克家对面的伊威尔逊花店，生意更是比別家兴隆。伊威尔逊太太这一天按了好几次門鈴，带来各式各样的花圈花束，都是某某議員某某参議或者某某机关送来的……有一回她問这里的人說她能不能到楼上去看看死者？她得到的回答是可以，她可以去。于是她跟在永格曼小姐后面，从正面楼梯走上去。一路上她一直沉默着，只是用眼睛望着上面灯光燦烂的楼梯間。

她的步履沉重；因为她跟往日一样又已經有了身孕了。一般說来，她的容貌随着岁月流逝已經变得有些粗俗了，但是她的黑色的細眼睛以及馬来型的顴骨仍然保持着迷人的風韵，而且誰都看得出来，她曾經是个絕代佳人。——她被让到客厅里，因为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就停放在那里。

屋中的家具都已經搬开了，他就停在这間寬大明亮的屋子正中，躺在棺材的白緞衬垫上。他穿的是白緞衣服，盖着白緞寿布，籠罩在月下香、紫罗兰和一百种別的花混和起来的醉人濃香里。在他的头前边，在一圈圍成半圓形的銀蜡烛台的中間，立着

托瓦尔德森雕刻的祝福的基督雕象。雕象的底座蒙着纱，墙边、地板上和寿布上，倒处摆满了花束、花球、花圈和花篮。棺架四周摆着棕榈枝，那叶子直搭在死者的脚面上。——死人的面孔有的地方被擦伤了，特别是鼻子挫伤得更厉害。但是他的头发却像生时一样烫着，上鬓也由温采尔先生重新用火剪烫过一次，僵直地长长地貼在他蒼白的面頰上。他的头稍微向一边偏着一点，在他交搭着的双手里插着一个象牙的十字架。

伊威尔逊太太剛走到門旁边就站住了，她眯縫着眼睛向棺架那边望过去，直到那穿着一身黑、哭得头昏脑脹的佩尔曼內德太太走出起居間，站在帳幔中間，和气地向她頷首示意，她才在嵌花地板上又向前挪动了几步。她站在那里，两手搭在凸起的肚皮上，用她一双細长的黑眼睛打量着花卉、蜡烛架，望着飄带和所有那些白緞子，最后她望到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臉。很难說出这位孕妇的一張蒼白浮肿的臉上究竟是什么表情。最后她欷歔了一声——只是短短地、非常含混地"啊"了一下，便轉身走出去。

佩尔曼內德太太喜欢外人这样来吊唁。她守在这所房子里，她不知疲倦地热心监視着别人怎样爭着向她这位哥哥的遺体表示敬意。她一次又一次地用喉音朗誦报紙上的一些文章。正像逢到公司周年紀念日歌頌他哥哥的功績一样，这些报紙現在又在痛悼这一不能补偿的損失。当盖尔达在客厅里接待前来吊唁的客人，她一直站在起居間里陪着。而前来吊唁的人仿佛永远沒有完，那些人的名字足以編成一个軍团。她和不同的人討論埋葬的事，当然，葬礼一定要办得堂皇体面。她已經安排好了最后告别的一幕。她先让公司的全体职員一起来向老板告别。接着就是粮棧的工人。这些人的大脚擦拉擦拉地走在嵌花地板上，嘴角搭拉着，流露出无限誠实，全身散发着燒酒、口嚼烟草和干体

力活的气味。他們望着这讲究的灵柩，手里搖轉着帽子，最初感到有些惊奇，其后漸漸厌煩，直到其中一个人壮起胆子来首先轉身出去，于是所有这一群人都跟在那人后面拖着脚走出去……佩尔曼內德太太簡直有点心花怒放。她告訴別人說有很多人淌眼泪一直淌到硬鬍子里，实际上幷沒有这回事。但是如果她說看見了，而这件事又使她高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下葬的日子已經迫近了。金屬棺材已經严严紧紧地釘合起来，上面盖着花，蜡烛架上的蜡烛点着，屋子里挤滿了人，普灵斯亥姆牧师神色庄严地站在棺材前面，被一群当地和外地的送葬的人包圍在中間。他把自己一顆富有表情的头摆在寬大的皺領上，就好像摆在一个盘子上一样。

一个端肩膀的打杂的人——一个介乎僕人和司仪之間的精明伶俐的家伙——担負着指揮仪式进行的职責。他手里拿着大礼帽輕手輕脚地从大楼梯上跑到下面門道里。这里挤滿了穿着制服的稅吏和穿着工作服、半长的褲子、戴着礼帽的粮棧搬运夫。他压着嗓子用刺耳的沙沙的声音对大家說："屋子里人已經滿了，可是游廊上还有点地方……"

一会儿大家都安靜下来了，普灵斯亥姆牧师开始讲話了，他的抑揚頓挫的美妙而宏亮的声音把整所房子塡滿。当他在楼上基督雕像旁边，时而在胸前絞着手，时而又把手平伸出去祝福时，在楼外面，在冬日的灰白的天空下，一輛四匹馬駕着的灵車已經停在房子前面了。灵車后面別的馬車排成一长列，迤迤邐邐地一直伸到特拉夫河边上。大門对面站着两排兵，枪托倚在脚前，站在队伍前面的是封·特洛塔少尉。封·特洛塔少尉手里拿出指揮刀，一双热情的眸子凝望着楼上的窗戶……附近几所房子的窗戶后面和这一带人行道上都有人伸着脖子看。

最后，前厅里人們蠕动起来，少尉輕輕喊了一声口令，兵士們刮刺刺一声响，举起枪来，封·特洛塔先生把指揮刀落下来。棺材被抬出来了，由四个穿黑袍子戴三角帽的人抬着，棺材慢慢地移出大門来。一陣風刮来，把香气吹到看热闹的人的鼻子里，吹乱了灵車頂上的黑羽毛，吹拂着一直站到河边的駕車的馬的馬鬃，也吹摆着車夫和馬夫帽子上罩着的黑紗。

駕灵車的馬全身罩着黑布，只留出两只眼睛在外面，不安地轉动着。当四个一身黑的馬夫牵着它們慢慢地走动起来以后，那一队士兵便排在灵車后面。接着其余的馬車也都一輛跟着一輛地轉动起来。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跟牧师坐的是第一輛。后面的一輛是小約翰和一个从汉堡来的吃得满面紅光的亲戚。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送葬行列拖得很长，一点一点向前移动着，呈現出一副悲凉、严肃的气氛。家家戶戶門前都悬着半旗，旗子一任風儿摆动……公司里的职員和搬运夫步行，走在行列最后面。

当这一行送葬的人随着棺材走出城外，走完通向墓地的一段路，走过一些十字架、石像、几座小礼拜堂和一些叶子落光的垂楊柳以后，就走进布登勃洛克家的祖塋了。这时仪仗队已經排好，举枪致敬，同时从一丛矮树后面傳出来低沉的哀乐声。

雕刻着家族紋章的大石碑又一次被搬到一边，送葬的紳士們又圍立在一块光秃秃的矮林旁的墓穴四周，只是这次要下到墓穴里和祖先們葬在一起的是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罢了。这些人都是有地位、有財产的人，有些人是議員，这从他們的白手套和白領带可以看得出来。他們站在那里，或者低着头，或者悲哀地把头側向一边。职員、搬运夫、店伙和粮棧工人聚在稍远一点的地方。

音乐停了，普灵斯亥姆牧师开始讲話。当他的祝福詞在冷

空气里消逝以后，大家都走过来，准备和死者的兄弟和儿子再握一次手。

这是无穷无尽的一长列人。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带着一副一半心不在焉、一半迷惑困窘的脸色，迎接众人的吊唁，这是他遇到庄严的时刻惯有的神情。小約翰站在他旁边，皺着眉毛，低着头，避着寒風。他穿的是一件带金色結子的寬大的水手式的短外衣。他的一双罩着青圈的眼睛一直俯視着地下，任何人也不看。

第十一部

第一章

有时候我們会忽然想到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我們会想，他現在在作什么啊？突然間，我們記起来，他已經不在馬路边人行道上散步了，他的声音已經从人世間的笑語嘈杂的大合唱中消失了，他已經永远离开了人生的舞台，正长眠在城門外某处地下。

施推威英家的姑娘，布登勃洛克参議夫人，高特霍尔德伯伯的未亡人已經死了。这位活着的时候一直是家庭不和的禍根的女人最后也被死亡召了去，生前的罪愆被一笔勾銷。她的三位千金：弗利德利克、亨利叶特和菲菲感到有十足的理由摆出一副受尽委屈的面孔来回答亲族人的吊慰，那神情似乎在表示：“你們看吧，她是活活让你們逼死的！……”虽然她們的母亲可以說是已經終其天年了……

凱泰尔逊太太也已永远安息了。临終前几年她一直为風湿痛所苦，但最后她怀着赤子般的信仰，平靜地、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这件事很为她那位有学問的姐姐羡慕，因为后者总是要不断同理智的誘惑作战，而且，虽然她的背越来越駝，身体越来越抽縮，她那頑强的体质却注定她继續留在这世界上受罪。

彼得·多尔曼也被召唤去了。他已經把財产全部吃光了，最后淪为匈牙利苦矿水的俘虏，只留給女儿一笔每年两百馬克的年金。临死以前他表示，希望社会上能出于对多尔曼这一姓氏的敬重，把他的女儿收留进圣約翰修道院去。

尤斯图斯·克罗格同样也与世长辞了。这眞是件糟糕的事，如今再也沒有人拦着他那位性格柔懦的太太卖掉最后一件銀器給失去继承权的亚寇伯寄錢了。亚寇伯現在仍然在外边什么地方过着荒唐的日子。

讲到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人們在城里再也找不着他了；他已經不住在这个地方了。在他的哥哥議員死后还不到一年，他就移居到汉堡去。在汉堡他和一个女人，和那个早已盘据在他心头的女人，阿林娜·普烏格尔小姐，当着上帝和众人的面結了婚。再沒有人能阻拦他这桩亲事了。在这以前母亲留給他的那笔遺产的利息，大半也是流到汉堡去。如今这笔遺产(这就是說，他过去沒有揮霍完的那一部分)虽然根据布登勃洛克議員遺囑的安排暂时由議員的生前好友施台凡·吉斯登麦克保管着，但是克利斯蒂安在其他事情上却完全获得了自由……当克利斯蒂安結婚的消息傳来以后，佩尔曼內德太太立刻給汉堡的阿林娜·布登勃洛克太太写了一封充滿敌意的长信。这封信以“夫人！”一詞开始，接着就用精心挑选的恶毒詞句宣布，佩尔曼內德太太永远也不想把对方以及对方的子女当作亲戚往来。

吉斯登麦克先生是遺囑的执行人，布登勃洛克家財产的监督人和小約翰的保护人，这几个职务他都执行得很出色。这些事务构成他生活中极端重要的活动，如今他在交易所里可以問心无愧地摆出一副劳累不堪的神情搔头发，可以凿凿有据地对人說，他正在力尽精疲地为人奔走忙碌……当然，我們也不应該

忘記，由于出了这一番力，他可以从布登勃洛克家进款中毫厘不差地抽取百分之二的酬金，但是他在商务上运气幷不太好，不久以后就引起盖尔达·布登勃洛克的不滿了。

买卖需要清理，公司需要歇业，而且要在一年之內办妥，这是議員临死前的意旨。佩尔曼內德太太对这件事大为震惊："不是有約翰，有小約翰嗎？不是有汉諾嗎？！"她問道……她的哥哥竟这样沒把自己的儿子，沒有把唯一的后嗣看在眼里，沒有为他把公司保存下来，这件事使她感到非常失望，非常痛苦。这个公司的令人起敬的招牌，这个四世相傳的珍宝竟这样視作等閑地抛棄了，明明这里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这家公司的历史竟要宣告結束了。她不知道为这件事哭了多少个钟头。但是后来她又安慰自己說，公司的結束絕不等于这个家族的終結，她的侄儿将来一定会創建一家新公司来克尽他的天职，就是說，保存祖先的光輝的名誉，使这家人重新兴旺起来。他和他的曾祖父有很多相像的地方，这里面一定有些道理的。

且說这家公司的清理事务是在吉斯登麦克先生和老馬尔庫斯先生的領导下进行的，但是进行得異常糟糕。預定的期限很短，必須严格遵守，时間是非常紧迫的。需要处理的事务件件都是在很不利的条件下急急忙忙地办下来的。一批东西卖得过于匆忙，折了本，下一批东西依旧如此。貨棧和粮仓忍受着极大的犧牲換来了現金。如果某項交易僥幸沒有毁在吉斯登麦克的过度急躁上，也一准被老馬尔庫斯先生的犹豫迟緩弄糟。城里的人都傳說，冬天馬尔庫斯出門之前，不但要把大衣、帽子，而且要把手杖在火炉前边烤暖。遇上这样一个人，即使出現了一个有利的时机，也一定由于他的耽誤而白白錯过……总而言之，亏損的事接二連三地发生。托馬斯·布登勃洛克在他的遺囑上留下

来的财产是六十五万馬克，遺囑宣讀后才一年，大家就发現，現存的資本已經远远不足这个数目了。

人們中間流傳着关于公司折本清理的各种夸大失实的謠言，特别是当盖尔达·布登勃洛克想把自己住的那所大房子出手的消息傳出来以后，更使得各种謠言紛紜而起。人們談說着各种荒誕不經的故事，談論什么事迫使她走这一步，談論布登勃洛克家財产的这种令人起疑的消失；久而久之，漸漸在城中制造成一种气氛，就是議員的未亡人坐在家中也能清楚地感覚出来了。最初她对这种气氛感到惊奇、陌生，后来則越来越气憤。有一天她告訴她的小姑說，有一些手艺匠和商人很不客气地催逼她清还几笔較大的欠款，佩尔曼內德太太楞了半天，最后則令人毛发悚然地放声大笑起来……盖尔达·布登勃洛克非常生气，甚至表示（虽然她并沒有完全决定）想带着小約翰离开这个城市，搬到阿姆斯特丹她父亲那里去，再跟他演二重奏。但是这却引起佩尔曼內德太太的一陣暴風雨似的抗議，使得盖尔达不得不暫时放棄了这个計划。

不出所料，佩尔曼內德太太对于出卖她哥哥亲手盖起来的这所房子的事也提出了抗議。她对于这件事可能产生的不好的影响唉声叹气，抱怨說，这对于这家人的名声威信将是另一个打击。但是最后她也不得不承认，継續住在这里，継續維持这样一所寬大、华丽的住宅（这本是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費錢的爱好）是不实际的，而盖尔达的願望，要搬到城外林木蔭中一处舒适的小别墅里，倒是正确的……

对于高什先生，对于經紀人塞吉斯門德·高什說来，开始了一个偉大的日子。一件重要的事使他的垂暮的殘年重又放出一綫光輝，他的四肢甚至有好几个钟头停止了顫抖。事情是，他出

現在盖尔达·布登勃洛克的客厅里，坐在她对面的一張靠背椅里，跟她面对面地磋商房子的价款。他的銀白的头发紛披在臉上，下巴严凛地向前翹着，眼光从下面紧紧地盯着对方的臉。这次他的样子看去十足像个駝子了。他的語音仍然嗞嗞不絕，但是語調則冷漠、干枯，一絲也沒有流露內心的激动。他表示願意把这所房子接过手来，他伸出一只手，带着詭譎的笑容递了八万五千馬克的价。这个价錢是滿可以接受的，出售这样的房子，損失本来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吉斯登麦克先生的意見也非听取不可，这样盖尔达·布登勃洛克就只好把高什先生打发走，沒有能跟他作成这笔交易。事后发現，原来吉斯登麦克先生对于自己的职权范圍絕对无意让別人插手干涉。高什先生递的价錢他一点也沒有放在眼里，他大肆嘲笑了一通，发誓說，他一定能卖上比这个高的价錢。就这样他一直跟人发誓，直到最后，为了使这件事告一段落，他不得不接受七万五千馬克的价錢把这所房子卖給一个已有相当年紀的独身汉，这人剛从外地旅行回来，准备在本地定居下来。

新居的购置也是吉斯登麦克先生一手办理的，这是一所舒适的小别墅，价錢也許高了一点，但是却滿合盖尔达·布登勃洛克的心意，坐落在布格門外一条两旁栽着栗树的林蔭路上，包圍在美丽的花园和果木园中間……就在一八七六年的秋天，議員夫人和她的儿子、僕人和一部分家具搬到这所新房子里去。至于另外一部分家具則在佩尔曼內德太太的哀悼叹息声中留在老宅子，連同房屋一起轉让給那位新房主。

然而变化还不止这一些！永格曼小姐，在布登勃洛克家呆了四十年的伊达·永格曼也不再为这家人服务了，她已經回到她的西普魯士故乡去，和亲族人一起度她的晚年去了。說实話，

她是被議員夫人打发走的。当前一輩人已經长大了，不需要她照理以后，这个善良的灵魂馬上就找到了小約翰。她看顾他，照管他，給他讲格林童話，給他讲那个死于噎嗝症的伯伯的故事。可是現在小約翰也已經不小了，他已經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了，虽然他身体一直很脆弱，可是她对他已經沒有什么用了……此外，永格曼和他的母亲长久以来关系处得并不太好。小約翰的母亲进这个家远在她自己以后，她在心目中从来不曾把这个女人当作一个眞正的、正統的布登勃洛克家的人。而另一方面，随着年紀的增长，一个老僕人的驕傲自負日甚一日，她的权限也开始逾越了自己的身份。她的这种妄自尊大和对家务屡屡越俎代庖，常常引起主僕間的齟齬……这种情况难以維持下去了，有时甚至演出了公开爭执的場面，虽然佩尔曼內德太太施展她伶俐的口才极力为她款說，正像她当初为那座大房子和家具乞求一样，老伊达还是被打发走了。

当最后的时辰来到，要和小約翰告别时，她哭得非常伤心。小約翰和她拥抱过以后，就把手背起来，一只脚支着身子，另一只脚尖触地，目送着她走去。他那对金棕色的、罩着一圈青影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仍是那种沉思的、反躬自视的表情，正像他看到祖母的尸身，父亲去世，旧居的瓦解，以及很多别的事情时一样（虽然这些事情从表面上看意义不如上述的重大）……他已經經历了一連串的离散、死亡、收場、分崩，在他的思想中，和老伊达分别不过是这一类事件中最后的一件而已。这些事情并沒有使他惊奇过。有的时候，当他把他那生着淡黃色鬈发、嘴唇永远稍微扭曲着的小脑袋抬起来，纖秀的小鼻翅敏感地張开一些，仿佛是他正非常小心地吸着包圍着他的空气，生怕聞着那股奇異而熟悉的香味，那次他祖母的灵床上虽然有那么强的花香也掩

盖不住那股香味……

每次佩尔曼內德太太来拜訪她的嫂子，总要把他的侄子拉过来，給他讲布登勃洛克家过去的历史，和这一家人的光輝的未来。这一家人的未来，佩尔曼內德太太說，除了要依靠上帝的恩典以外，完全指望着小約翰一个人了。現实生活越令人忧愁，她越热心描述当年她父亲和祖父在世时家里的豪华場面。汉諾的曾祖父怎样坐着四匹馬的馬車周游全国……有一天她的胃忽然剧痛起来，原因是弗利德利克、亨利叶特和菲菲異口同声地說，哈根施特罗姆一家子是社会的精华。

克利斯蒂安的消息也很令人寒心。这次結婚对他的身体似乎沒有什么好处。他过去那种精神恍惚，时常看見可怕的幻景的老毛病越来越严重，現在他已昕从他的妻子和一位医生的劝告入了一家精神病疗养院。他在那里很不愉快，他給家里人写了很多封訴苦的信，表示迫切希望脫离这个病院，看来这里对待病人并不是很近人情的。可是这个病院把他看管得很严；对他說来可能这是个最好的方法。不管怎么說，这样至少能使他的妻子无拘无束地照旧过从前的独立的生活，而又无碍于結婚給她带来的实际和道德两方面的利益。

第二章

鬧钟的机件咔嚓一声分秒不誤地、不讲人情地响起来了。那是一陣瘖哑、嘶裂的噪音，不是叮鈴鈴，而是劈劈拍拍的声音，因为这座鬧钟已經使用了不少年，机件磨損得很厉害。虽然如此，那鈴声却响得很长，令人絕望地长，因为发条上得非常足。

汉諾·布登勃洛克从內心深处吃了一惊。每天早晨从床头

小桌上一直钻进他耳鼓里去的这陣恶意而又恶心的突然的鈴响，都使他的五臟六腑由于憤怒、悲哀、絕望而抽縮起来。但是表面上他却故作平静，他并不改变躺在床上的姿势，只是剛剛从早晨的迷梦中醒过来，急遽地把眼睛睜开。

在这間严冬寒冷的小屋里还一点亮光也沒有；他分不清屋子里的东西，也看不見钟上的指針。但是他知道，这时已經六点了，因为昨天晚上他是把鬧钟撥在这个时辰上的……昨天……当他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为了下定决心开灯下床，神經非常紧張地自我斗爭着的时候，昨天发生的事逐漸地一一回到他的記忆中来。

昨天是星期日，在他接連受了布瑞希特先生几天折磨之后，作为酬劳，母亲答应带他到市剧院去看一次《罗亨格林》①。一个星期以来他的小小的心房一直为这一晚上的快乐所支配着。可惜的是，在这种幸福之前总有无数的煩恼，而一个人的輕松愉快的切盼的心情，直到最后一分钟以前，一直要受到这些事的重重破坏。但是最后星期六总算来了，一个星期的功課上完了，钻牙机带着令人痛苦不堪的嗡嗡声最后一次在他的嘴里钻了个洞……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經受过来了，而家庭作业他則干脆决定过了星期日再作。什么叫星期一？星期一眞的会来嗎？如果一个人星期日晚上要看《罗亨格林》，他是不会相信有星期一的……他决定在星期一一清早就起来把这些討厌的东西赶完——这样就够了。这样他就可以消遙自在，尽情享受內心的快乐了；他坐在鋼琴前幻想，忘記了一切不如意的事。

以后幸福变成了現实。幸福带着一切神圣和魅力，带着神

① 《罗亨格林》：德国作曲家瓦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写的一部歌剧。

秘的震动和惊悸，带着内心的突然的鳴咽，带着洋溢的、无从饜足的陶醉劈头盖頂地压到他身上……当然啦，在演奏序曲时乐队的低劣的提琴声音有点不能胜任，一个淺黃色的絡腮鬍子的肥胖的自負的人坐在小船里出現时动作急遽，頗不自然。此外在邻座包厢里又坐着他的保护人施台凡·吉斯登麦克先生，不断地嘟囔什么，大人不能带孩子到这种娛乐場所，使他对功課分神等等的話。但是这一切他都沒怎么注意，因为灌进他耳朵里来的甜美、清朗、富丽堂皇的音乐已經使他高高地……高高地飄翔起来……

最后歌剧終場了。歌唱的、輝耀的幸福瘖哑了，失去了光彩。他头昏脑脹地又回到自己家中的小屋里来，意識到把他和那灰色平凡的生活分隔开的只是在床上几小时的睡眠。这时他非常熟悉的那种沮丧消沉的感覚又重新攫住他。他又感覚到，美好的东西会使人多么痛苦，会怎样使人深深地陷入羞耻、思慕和絕望中去，会吞噬掉一个人平凡地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那可怕的絕望的感覚像一座山似地重重地压在他身上，他不得不再一次对自己說，他肩負着的不仅是他个人的痛苦，这个重担从有生命那一天起就压在他灵魂上，而且迟早有一天是要把他的灵魂窒息死的……

他把鬧钟撥了一下就又睡下去。他睡得那么死，就像一个永远不会再醒过来的人一样。然而，現在星期一已經来了，已經是六点钟了，而他却一点功課也沒有做！

于是他坐起来，把床头小桌上的蜡烛点燃。但是在那冰冷的屋子里，他的胳臂和肩膀馬上冻得要命，他不由得馬上又躺下去，盖上被子。

时針指到六点十分上……現在再起来作功課已經沒有什么

意义了，功課太多，差不多每节課都留下一些什么作业，現在再开始也来不及了，再說他定的那个时間已經过去了……他昨天本来覺得，今天上拉丁文課和化学課都要輪到他回答問題，难道事情眞有那么凑巧嗎？当然，根据常情去推测，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最近拉丁文課讲奥維德的时候，全班的名字是按着字母順序从最后一个字母叫起的，今天可能会从前面A和B开始。但是这种推测也幷不絕对可靠，幷不是絲毫沒有疑問！有的时候常規会被打破！亲爱的上帝啊，什么样偶然的情形不会发生啊！……当他这样作着种种臆造的自欺欺人的推测时，他的思想漸漸融汇在一起，他重又昏昏睡去。

这間小学生住的寝室，寒冷、空曠，床上悬着西克斯塔斯教堂圣母的銅雕像，屋中摆着一張桌面可以拉开的桌子，此外还有一个凌乱的书架，一張直腿的桃花心木斜面书桌，一架風琴和一个小臉盆架；这一切都死沉沉地立在搖曳不定的烛光里。为了让日光早些进来，窗帘幷沒有拉下，窗玻璃上結着很多冰花。汉諾・布登勃洛克睡在那里，臉蛋紧紧貼在枕头上。他的嘴唇張着，睫毛深深地盖下来，睡眠中的表情显得又酣沉又痛苦，一綹淺黃色的軟发遮住他的鬢角。漸漸地，桌头小几上的蜡烛的火焰失去了紅里透黃的色彩，蒼白、慘淡的黎明透过結滿霜花的玻璃悄悄地溜进屋子。

七点钟的时候，他又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这一段时間又过去了。起来接受这一天的担子——此外再也沒有別的什么办法了。离上課只有短短的一小时了……时間馬上就要到，作业根本談不到了。尽管这样，他仍然躺着不动，一想到他要这样慘酷地被迫在清晨的冰冷、昏暗中离开温暖的床，走到无情的、充滿恶意的人群中去，去迎受災难和危險，他心中不由得又是痛、

又是恨，简直悲愤不堪。唉，我只想再躺两分钟，两分钟，他不胜温柔地請求枕头說。但是接着，为了表示抗議，他又給了自己十足的五分钟，准备再闔一会眼。这期間他时不时地睜开一只眼，絕望地凝視着鬧钟上的那麻木迟鈍、冷漠无情、准确地向前移动着的指針……

七点过十分，他終于咬了咬牙爬起来，匆匆忙忙地在房子里来回走动，蜡烛继續燃着，因为只有日光还不能把屋子照亮。当他把窗上的一个霜花用呵气融化了以后，他看見外面罩着一层濃雾。

他冷得要命，常常不禁渾身战抖起来。他的手指尖冻得像发燒似的，全都肿起来，不敢去碰指甲刷子了。当他把上半身洗好，几乎已經麻木了的手把海綿扔在地上以后，他僵直地、无助地在当地站了一会儿，像一匹渾身浴汗的馬一样从身上冒着蒸汽。

最后，他总算穿好了衣服，呼吸急促、目光忧郁地站在那張折面桌子前边，拿起书包，奋力打起殘余的一点精神来，收拾今天上課时需要的书籍。他站在那里，茫然望着空中，胆怯地嘟囔着："宗教課……拉丁文……化学……"一面把殘缺不全、沾滿墨水的书本子放在一起……

不錯，小約翰这时个子已經长得相当高了。他已經过了十五岁，不再像从前那样穿着哥本哈根式的水手服。他現在穿的是一件淺棕色短外套，圍着一条带藍白点的圍巾，背心上挂着一条細长的金表鏈，这是他的曾祖父傳下来給他的。在他的手掌比較寬、但手指纖秀的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他家祖傳的那只鑲綠宝石的印章戒指，这只戒指現在同样也归他所有了……他穿上这件肥大的毛外套，戴上帽子，拿起书包，吹灭了蜡烛，就急匆匆

地从楼梯下到一层楼去。他从那只熊标本旁边走过，向右一拐，走进餐厅。

他母亲新雇的一位女管家，克雷門廷小姐，一个尖鼻子、近視眼、前額上貼着鬈头发的削瘦的姑娘，也已經在这里。她正忙着在早餐桌上弄什么。

“到底有几点了？”汉諾从牙縫里迸出这个問題，虽然对于时間他知道得比誰都清楚。

“差一刻八点，”她回答說，一面用她那像生了風湿病的又紅又瘦的手指了指挂钟。“你应該快着点，汉諾……”說着她把一杯冒着热气的蔻蔻放在他的位子上，又把面包籃、黃油、盐和一只盛着鸡蛋的杯子推到他面前。

他沒有再說什么，拿起一个小面包。他的头上戴着帽子，胳膊底下夹着书包就开始喝起蔻蔻来。这杯热飲料弄得布瑞希特正給他治的一只臼齿剧痛起来……他只喝了一半，鸡蛋也沒有吃，从他的歪扭着的嘴里迸出一声輕輕的、类似告别的声音，就从房子里跑了出去。

当他走过花园，离开这座紅色的小房子，向右一轉，沿着冬日的林蔭路急急忙忙地跑去的时候，已經是差十分八点了……还剩下十分钟、九分钟、八分钟了。路也远得很。在大雾里簡直看不出究竟走了多远！随着呼吸他把这冰冷的濃雾吸进去又吐出来，窄小的胸脯努力挣扎着。他的舌头舐在那只被蔻蔻燙疼了的牙齿上，拚命地运动着腿上的肌肉。他全身都出了汗，但是四肢却依然沒有暖和过来。他的两肋开始发痛。早晨的这段运动使他的那点早餐在胃里折騰起来，他感到噁心，心头輕飄飄地、一陣紧似一陣地跳动着，弄得他連气也喘不过来。

城門，才剛剛走到城門，而这时离八点钟却只剩四分钟了！

当他这样苦不堪言地和冷汗、噁心、疼痛挣扎着向前走的时候，他不断地向四边張望，看一看是不是还能遇上个同学……沒有，他誰也沒有看見。所有的人都已經到齐了，已經开始敲八点了！钟声穿过濃雾从所有的钟楼傳过来，而圣瑪利教堂的钟声甚至在庆祝这一时刻，奏着《让我們都来感謝上帝》的調子……它把調子都奏錯了，汉諾在沒命地奔跑中断定說，它一点也不懂得节拍，而且音調也都不准确……可是現在这都是无用的事，沒有工夫去为它費心思！重要的是，他迟到了，这已經成了定局。学校的钟稍微慢一点，但是他确实来得太晚了。他注意地看着那些从他身边走过的人的脸。他們或者是去上班，或者是去办事，但是都一点也不着慌，沒有什么在逼迫他們。有的人看到他那羡慕、訴苦的目光也回望了他一眼，打量了一下他那气急敗坏的样子，朝着他笑了笑。这些笑容使他气得要发狂。他們在想什么，这些从容不迫的人在怎样估計他的处境？他真想向他們喊：先生們，你們的笑容是出于你們的粗野！你們为什么不了解，我就是倒在紧閉的校門前累死也甘心啊……

一堵紅色的长墙，中間嵌着两扇鑄鉄大門，把前面的校园和大街隔开。当他离着这堵墙大約还有二十步远的时候，报告晨禱开始的一陣連續不断的刺耳的鈴声已經傳进他的耳朵里来。他这时旣沒有力气大步向前跨，更沒有力气跑，他只能向前探着身子，两条腿磕磕絆絆，搖搖晃晃地移动着，勉强支持着身体不跌倒，这样当他走到校門口的时候，鈴声已經响过去了。

守門人施雷米尔先生，一个身体粗胖、鬍鬚扎扎、生着工人面相的人，正在关大門。“哦……，”他喊了一声，让布登勃洛克钻了过来……說不定，說不定他已經得救了。只要偷偷地溜进教室去，等着在体育館举行的晨禱作完，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

样子就成了。他气喘吁吁，筋疲力尽，一身冷汗，悄沒声儿地溜过紅磚鑲地的院子，穿过一扇嵌着五彩玻璃的美丽的折門就走进屋子里去……

学校里一切都是簇新的，一切都洁淨悦目。时代精神已經占了上風，現在这一代年輕人的家長在里面讀过书的那种旧式寺院学校的頹朽、灰色的老房子已經被拆毁了，代之而起的是寬敞、壮丽的新建筑。虽然房屋的整体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式样，过道和十字迴廊上面仍然是哥特式的雄偉的拱頂，但是讲到照明和取暖設备啊，寬敞光亮的教室啊，舒适的教員休息室啊，化学、物理和繪画教室的試驗設备啊，这一切却都是完全按照新时代的舒适的原則修建起来的……

筋疲力尽的汉諾·布登勃洛克挨着墙、向四周偵視了一番……沒有人，感謝上帝，沒有人看見他。从远处过道里傳来人群的嗡嗡的声音，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拥向体育館，准备在那里从宗教上得到一些鼓励来应付这一周沉重的工作。但是这里一切却都像死一样的安靜，面前鋪着油氈的楼梯这一段路也是自由的。汉諾躡着脚尖、屏住呼吸，一边紧张地听着动靜，一边小心翼翼地上了楼梯。他的教室，实科生六、七年級的教室在二楼上，对着楼梯口。教室的門正开着。走到楼梯最上一級他探着身向上边的長过道看了一眼，过道两旁是两排挂着磁牌子的教室門。接着他悄悄地搶前三步，一下子冲进自己的屋子里去。

教室里是空的。三个大窗戶仍然擋着窗帘，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瓦斯灯还亮着，在寂靜中輕微地嘶嘶地响着。透过綠色的灯罩灯光照着三行淺色木头作的双人課桌，課桌对面是一座暗色的、道貌岸然的讲坛，讲坛后面墙上釘着一块黑板。四面墙壁下半截嵌着木板，上半截是光秃秃的石灰墙，悬着几幅地图。讲

坛側面另外又有一块黑板支在木架上。

汉諾的位子差不多在教室的中央;他走到自己的位子上,把书包推进抽屜里,一屁股在硬凳子上坐下,双手放在书桌的斜面上,把头伏在手里。他的全身洋溢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安詳舒适的感覺。这間空曠、冷酷的屋子本来是丑陋的、討厌的,而且他的心上还压抑着这一令人心悸的上午的各式各样的危險。但是目前他总算平安了,肉体的紧张結束了,可以静心地等待着該发生的事发生了。再說第一节課,巴雷史太特先生的宗教課性质是很安全的……从墻上边通气孔圓口上紙条的抖动,可以看到暖空气怎样流进来,此外煤气灯的火焰也帮助使这間屋子暖和起来。唉,現在可以伸直了身体,让冻僵了的四肢慢慢地融化过来,暖和过来了。一陣舒适的、但是不太健康的灼热升上他的脑袋,他的耳朵嗡嗡地响着,眼光朦朧起来……

忽然他听見身后一陣嗦嗦嚓嚓的响声,他不由得渾身一顫,急忙扭过身去……瞧啊,从最后一条板凳后面露出来凱伊·摩侖小伯爵的上半身,这个年輕的小貴族爬了出来,站起身,輕輕地拍了拍手,把手上的土拂掉,容光煥发地向着汉諾·布登勃洛克走过来。

"啊,是你啊,汉諾!"他說。"我在那后边藏起来,你进来的时候,我还当是哪个先生进来了呢!"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他正在变嗓子;这件事在他身上比汉諾来得早。他的身材跟汉諾長得一般高,但是除了这点以外他还是从前那副样子。他穿的仍然是一套說不出准顏色的衣服,扣子缺三短两,屁股上补了一块大补綻。他的手还是不很干净,但是很秀气。样子特别高貴,手指纖長,指甲尖尖的。他的随随便便从中間分开的黃里透紅的头发仍然像过去那样垂在像石膏一

般洁白无瑕的脑門上。脑門下边，既深沉又銳利地閃爍着一双淡藍的眼睛……他的鼻子略微有一些勾曲，上唇微微上翹，他这一副骨胳纖秀的高貴的相貌和他的不整飭的仪表之間的对比現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触目。

“咳，凱伊，”汉諾歪着嘴說，用一只手摩挲着心口，“看你把我吓了这一跳！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为什么藏起来？你也迟到了嗎？”

“哪里，”凱伊回答道。“我早就来了……星期一早晨誰都是恨不得早一点到学校来，这你自己也知道得非常清楚，亲爱的……我沒有迟到，我躲在这儿只是为了好玩。今天是那位‘淵深’的教师值日，他认为把人赶下去作禱告并不是什么蛮横的行为。于是我就一直紧貼在他的脊背后面……不管他怎么轉，怎么东瞧西看，这个神秘家，我永远紧挨在他身后边，直到他走下去，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可是你呢，”他充滿同情地說，温柔地挨着汉諾和他坐在一条凳子上……“你又跑来着，是嗎？可怜的人！看你跑得这么气急敗坏的样子，头发都貼到太阳穴上了……”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尺子，认真而小心地把小約翰的額角上的头发挑开。“你又睡过头了嗎？我坐的这是阿道尔夫·托騰豪甫的位子，”他打断自己的話，向四周望了望，“班长的宝座！沒什么，这一次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是睡覚睡过头了么？”

汉諾又把他的臉放在胳臂上。“我昨天看戏去了，”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以后，开口說。

“噢，对了，我忘了！……好看嗎？”

凱伊沒有得到回答。

“你这就很不錯了，”他劝汉諾說，“你应該想到这一点，汉諾，你瞧，我还从来沒有进过戏院的門。将来多少年內，我也很

少有希望能进去……”

“如果事后沒有这些让人发愁的事就好了。”

“不錯，这种情形我也懂得。”凱伊把他朋友的放在凳旁地下的帽子和大衣撿起来，輕輕地拿到走廊上去。

“那么你一定沒記熟那段《变形記》的詩吧？”当他又走进来的时候，这样問。

“沒有，”汉諾說。

“也許地理測驗你已經准备好了？”

“我什么也沒有准备，什么也不会，”汉諾說。

“化学和英文也都不会嗎？All right！咱們倆眞是难兄难弟！”凱伊的样子显得輕松起来。“我跟你完全一样，”他高兴地宣布。“星期六我沒有念书，因为第二天是星期日，星期日也沒有念，因为这一天是主日……不，这叫瞎說……主要的是，我要作些更有意思的事。”他的語調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臉上淡淡地泛起一层紅暈。“是的，今天这一天可眞不好过，汉諾。”

“我要是因为不及格再記一过。”小約翰說，“我就要蹲班了；可是在拉丁文課上先生要是提問，我还一定不会及格。今天該輪到B字起头的学生了，一点办法也沒有……”

“我們就等着吧！該撒怎么說来着？‘恐吓我的东西只敢在我背后装腔作势；它們一看見該撒的臉……’”可是这一段話凱伊并沒有背誦完。他的心情也很不好。他走到讲台上，坐在老师的扶手椅上，阴沉着一張臉搖动着椅子。汉諾·布登勃洛克仍然把前額歇在交叉的双臂上。这样两人默不出声地对坐了一会儿。

突然远处傳来一陣沉悶的嗡嗡的声响，很快地这声音变成了高声喧嚣，不到半分钟便紧紧地涌过来了。

“这群人回来了，”凱伊狠狠地說。“老天爷，我的上帝，他們

完得好快啊！这节課他們連十分钟也沒有占去……”

他从讲台上下来，向門边走去，为了混进人群里。但是汉諾却只把头抬了抬，嘴唇抽动了一下，他一直坐在位子上沒动。

这群人越来越近，擦拉擦拉、噗通噗通的脚步声，成年人的喉音，童高音以及变嗓时期的破裂沙哑声混杂一片，人群拥上楼梯，走进走廊，最后冲进这間屋子。屋子里馬上沸腾起来。他們走了进来，这些年輕人，汉諾和凱伊的同学，实科六、七年級的学生們。他們人数大約有二十五六个，胳臂有的插在褲袋里，有的搖捏着，大搖大摆地走到自已的位子上，翻开了《圣經》。这些人的面孔有的健康、愉快，討人喜欢，但也有的委靡不振，令人望而生厌。有的是高大强壮的小伙子，他們不久就要去作商人或者甚至到海上去，他們对什么功課都不在乎；另外也有一些年紀虽小、但雄心勃勃死啃书本的小学生，凡是需要死記的功課他們門門都很出色。但是班长阿道尔夫·托腾豪甫却什么都知道；他一生中还沒有答不上問題的时候。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默不作声发憤念书，但另外也因为先生們总是避免問他那些他可能答不上来的問題。如果他們看到一个哑口无言的阿道尔夫·托腾豪甫，他們就会感到受了伤害，他們会羞愧难当，他們对一个人的完全无缺的信念就要动搖……阿道尔夫的后脑勺生得特别大，淡黃的头发紧紧貼在上面，光滑得像面鏡子，灰色的眼睛罩着一圈黑影，他的短外装刷得干干净净，一双黧黑的长胳臂就从外套的短袖口里挺伸出来。他在汉諾·布登勃洛克身旁坐下，温和地却又带着些狡猾地笑了笑，对他的同桌說了一声早安。他說的是学生中間流行的一种行話，把这个字念成一个有声无字的单音。当四周的人都在低声談話、作上課的准备、打呵欠，或者嘻嘻哈哈地笑鬧的时候，他已經开始一言不发地在练习本里写起

东西来了，他那摇动着笔杆的瘦长的手指伸得笔直，握笔姿势的正确是任何人也挑不出毛病来的。

过了大約两分钟光景屋子外面傳来了脚步声，坐在前几排的学生不慌不忙地从位子上站起来，坐在后面的这里那里也有人学前边的样子，但是另外的人则继續忙着自己的事，对于进来的人絲毫也不理会。进来的是教师巴雷史太特先生，他把帽子挂在門后边就走上了讲台。

巴雷史太特先生年紀有四十多岁，身体胖忽忽的不討人厌，脑袋上有一块大秃頂、黃里透紅的連鬢鬍子剪得很短，肤色緋紅，湿潤潤的嘴唇流露出一副油滑和肉欲交織的神情。他把笔記本拿在手里，默默地翻了一会；因为屋子里一直安靜不下来，于是他抬起头，从讲台桌上伸出一只胳臂，把白胖的拳头軟軟地上下揮摆了两下，他的臉一点点地漲得通紅，相形之下鬍子仿佛变成了淡黃色。他的嘴唇毫无結果地抽动了半分钟之久，最后只不过迸出一个抑压着的、宛如呻吟般的短短的"好"字来。他又掙扎了一会，想說一句責备的話，可是沒有說出来，最后又回到他的記分册上，叹了口气，这才平靜下来。巴雷史太特先生就是这个样子。

从前他本来想当傳教师，但是由于他有口吃的毛病，再加上他对于世俗的舒适生活不能忘情，最后只好投身教育界。他还是个单身汉，小有財产，指头上带着个不大的钻石戒指，他最喜愛的是好吃喝。他和别的教員們只有在职务上才打交道，平常和他来往的主要是城里的单身商人，此外还有卫戍部队的軍官們，他每天在头等飯館里吃两餐飯，他是某一个俱乐部的会員。有时候夜里两三点钟他在城里什么地方遇見了年紀大的学生，他就面孔漲得通紅說一声"早安"，双方心照不宣，让这件事过

去……汉諾·布登勃洛克一点也不怕他，他从来也沒有問过汉諾問題。这位教員跟汉諾的叔叔克利斯蒂安在暴露人性某方面缺点的交游上碰头的次数非常多，因此他不願意和克利斯蒂安的侄儿在正业上发生冲突……

"好了……，"他又說了一遍，向教室里四面望了望，又捏了捏他的带着钻石戒指的松軟的胖拳头，就看起記分册来。"佩尔莱曼，概要。"

佩尔莱曼从教室里某处站起来。他站起来人們几乎不理会，因为他是身材最小的学生之一，也是一个功課好的学生。"概要，"他輕輕地、規規矩矩地說，伸着脖子，羞怯地笑着。"《約伯》共分三部，第一部写約伯未受主的訓戒前的情况；第一章，一至六节。第二部写訓戒以及与訓戒有关的事；第三部……"

"很好，佩尔莱曼，"巴雷史太特先生打断了他的回答，这个学生的温順服从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在記分册上写了个好分数。"海茵利齐，您接着說。"

海茵利齐是那些高大的小伙子之一，这些人对任何功課都不放在心上。他把正玩弄着的一柄折刀放在褲袋里，站起来的时候碰得桌椅乱响。他的下嘴唇垂着，用成人的粗嗓子嗽了嗽喉嚨。巴雷史太特不让温順的佩尔莱曼說下去，而把这个家伙叫起来，学生們都很不滿意。在这間暖洋洋的屋子里，在瓦斯灯下輕微的咝咝声音里，每个学生都在半睡眠的状态里幻想、沉思。每个人都因为过了个星期日而劳累不堪，每个人在这一天雾气瀰蒙的寒冷的早晨都是叹着气、牙齿打着战从温暖的床上爬起来的。誰都希望让小佩尔莱曼把这一点钟懶洋洋地嗡嗡过去，如今把海茵利齐叫起来，一定要惹出乱子来……

"讲这課书的时候，我沒有来，"海茵利齐粗暴地說。

巴雷史太特先生又一次漲紅了臉，他揮动了一下他的松軟无力的拳头，嘴唇蠕动着，挑着眉毛盯住海茵利齐的臉。他的一顆緋紅的脑袋因为努力掙扎而抖动着，最后迸出“好了……”两个字来。这句話一出口，他的紧张算被打破了。“您从来沒有回答出来过什么，”他从容流利地說了下去，“而且您总找得着个借口，海茵利齐。如果您上一节課病了，那么在这么多天里一定也应該把拉下的功課补上，再說如果第一部分讲的是受难以前的情形，第二部分讲的是受难本身，那么您閉着眼睛也說得出来，第三部分一定是受难以后的事。可是您对学习一点也不用心，您不但功課差，而且永远原諒自己的过錯，替自己辯护。您要知道，海茵利齐，这种情形继續一天，您就一天不用想赶上别人，一天不用想进步。坐下吧。瓦色尔渥格，您接下去。”

海茵利齐带着一副傲慢的、滿不在乎的神情坐下来，故意弄得桌椅乱响。在他的邻居的耳朵底下說了句什么无礼的話以后，就把那柄折刀又掏出来。瓦色尔渥格站了起来，这是个烂眼睛、翹鼻子、搧風耳朵、指甲被牙啃得缺三短四的孩子。他哼哼唧唧地把概要說完，就开始讲起那个烏斯人約伯来，讲約伯遇到的事。他干脆把《旧約》打开放在前面一个学生的背后，天眞烂漫、专心致志地看着书念，以后再結結巴巴地把念的翻成文句不通的現代德語，同时不时地吭吭地咳嗽……这个孩子的样子非常討厌，但是巴雷史太特先生对他这一番努力还是大大地加以称贊。瓦色尔渥格一直是先生的寵儿，因为大部分先生都喜欢过分地称贊他，为了让他、让自己、也让别人看到，他們决不因为某人像貌丑陋就对他不公正……

宗教課就这样上下去。以后还有一些学生被叫起来，都是考問他們关于烏斯人約伯的知識。高特里伯·卡斯包姆，破产

的大商人卡斯包姆的儿子，尽管家境零落，却得了个好分数，因为他非常准确地回答出来，約伯的牲口有七千头羊，三千匹駱駝，五百头牛，五百匹驴，还有无数奴僕。

以后学生們得到允許，把大部分早已打开的书打开，开始閱讀新課。每逢巴雷史太特先生遇到某处有必要解釋的地方，他就漲紅了臉，說一声“好……”。紧接着这套准备工作，他开始对这个地方进行一番讲解，夹杂着一些老生常談的道德說教。沒有誰听他讲課。屋子里籠罩着一片平和与倦意。由于暖气不停地加热，由于煤气灯始終在燃燒，屋子里的热度越来越高，此外空气也被二十五个呼吸着、冒着热气的身体弄得污浊不堪。暖气、灯焰的温柔的嗡鳴和讲課者的单調的絮語不断地影响学生們的疲倦的头脑，使每个人都昏沉沉陷入半睡不醒的状态。凱伊·摩侖小伯爵面前除了《圣經》外还掀开了一本艾迪加·愛倫·坡的《神秘恐怖故事集》，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顆头支在那纖秀但并不很干净的手掌上。汉諾·布登勃洛克身子向后靠着，蜷縮成一团，張着嘴，目光朦朧地困倦地望着《約伯》，书上的字句早已变成漆黑模糊的一团。有的时候，他想起了《格拉尔曲》或者《婚礼进行曲》，他的眼皮就慢慢地闔上，內心感到一陣辛酸。他內心在默禱，但願这种平安、宁静的晨課无休止地继續下去吧。

一切都不出事物的常規，管理人的尖銳刺耳的鈴声終于傳来了。那鈴声穿过了走廊，把二十五副脑子从舒适的瞌睡中惊醒。

“就讲到这里！”巴雷史太特先生說，让人把教室日志拿过来，在上面签了个名，表示这一堂他已經尽了职責。

汉諾·布登勃洛克把《圣經》闔上，哆嗦着打了个呵欠，伸了

伸懒腰。当他放下胳臂、四肢舒展开以后，他不得不迅速地深吸一口气，为了使自己的一颗迟緩了的、无力应付工作的心重新振作起一点来。現在該上拉丁課了……他向凱伊投去求助的一瞥，凱伊却好像沒有注意到已經下課，仍然全神灌注在自己那本书上。以后汉諾从书包里拿出那本用大理石花紋紙包着的《奥維德詩集》来，翻到今天要背誦的这一部分……不成，这些用鉛笔注釋的黑字，笔直地五行分成一段，这样陌生地、不可解地注視着他，要想現在再記熟两行，簡直一点希望也沒有。他連它們的意思也弄不清，更不要說从脑子里往外背了。至于下面的几段，今天該准备好的，他更是一句也琢磨不透。

“什么是，deciderant, patula Jovis arbore glandes①？”他用絕望的語調問阿道尔夫·托騰豪甫說，阿道尔夫正在填写教室日志。“这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专門为了难人的……”

“什么？”托騰豪甫說，继續写自己的……“朱庇特的树的橡子……这是橡树……啊，我也不太懂……”

“要是叫到我的时候，告訴我两句，托騰豪甫！”汉諾求他說，把书推在一边。这个全班第一的学生、心不在焉地随随便便点了点头，汉諾愁眉不展地看了他一眼，就横着从板凳上挤出来，站起身来。

場面完全变了。巴雷史太特先生已經离开了屋子，現在站在讲台上的是一个瘦小枯干、弱不禁風的小个子，身軀挺得笔直。这人蓄着稀疏的白髭鬚，从紧瘦的翻領里挺伸出一个紅色的細脖子，一只长滿白色汗毛的小手擎着一頂礼帽，帽口向上。这人在学生中間有个外号叫“蜘蛛”，眞名字是許考普教授。

---

① 拉丁文：“朱庇特的大树上落下的橡子。”見奥維德的《变形記》第一卷，一百零六行。

因为他在休息时間負責維持走廊里的秩序，所以他也溜进教室来查看一番……“灯熄掉！窗帘拉上！窗戶打开！”他尽量使自己微弱的声音带上一种发号施令的語气，一只胳臂笨拙地、用力在空中搖动着，仿佛在搖机器的曲柄……

灯熄了，窗帘卷了起来，惨淡的日光射进屋子，湿冷的雾气也从敞开的窗戶流进来，学生們从許考普先生身旁走过，拥向門外去。只有那个班长許可留在屋子里。

汉諾和凱伊在門旁边遇到一起，两个人并排从寬大的楼梯走下去，穿过式样考究的前堂。两个人都沉默着。汉諾的样子凄慘而愁悶，凱伊在沉思着什么。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学生都在潮湿的紅磚地上吵鬧奔跑，他們两个人也混在这群人里面，开始来回地踱步。

在院子里值日的是一个留着金黄色尖下鬚的年輕教师。这是一位讲究穿戴的教师，名字叫高尔登奈尔博士。高尔登奈尔办了一所男生寄宿舍，专門招待霍尔斯台因和梅克倫堡两地有錢的地主貴族的子弟。受了这些托他照管的闊少爷的影响，他对自己的外表也刻意修飾起来，在一般教員里显得与众不同。他戴着一副花緞子領带，时髦的短外套，淡色的褲子，下端用带子系在鞋根下面，洒着香水的带綉花边的手帕。他本来出身于低微的人家，因此这种华丽的打扮和他并不相配。比如說，他的一双大板脚穿在那双尖头扣絆的靴子里样子就非常可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于自己的一双通紅的胖手非常驕傲，这双手他不断的搓着，絞着，一往情深地打量着。他喜欢把头斜着向后一仰，眨着眼、皺着鼻子、半張着嘴，作个丑样，好像要說：“又出了什么事了？”……但是由于他把自己看得非常高尙文雅，所以对于院子里发生的一些違反紀律的小事他一向是視而不見的。

他看不見有的学生把书带下来，为了在最后一分钟再准备一下。他看不見他的寄宿生把錢递給了看門人施雷米尔先生，托他給买点心。他看不見这里有两个四五年級生由于角力而打起架来，而且馬上四周就圍起一圈看热鬧的人，也看不見那里有个人正因为作了一件卑鄙、不光采、或者不讲义气的事，被几个同班生从后面拥到水龙头前边，要用水澆他一下以懲罰他的丑行。

凱伊和汉諾夹在中間踱步的这一喧鬧的人群是一群精力旺盛但有些頑皮不馴的小伙子們。他們在恢复了青春的祖国的好勇斗狠、所向无敌的气氛中长大，他們热心傾慕獷悍不羈的大丈夫風度。他們彼此間讲一种旣懶散又干脆、充滿独創的术語的行話。他們崇拜的是吸烟、飲酒、体力强壮和武士的道德，最看不起的是懦弱的花花公子的派头。誰要是被人遇見大衣領子翻上来，就要受一頓冷水澆，誰要是让人看到在街上拿着根拐杖，就要在体育館里当众受到一次严厉的、大失体面的懲戒。

在那瀰漫在寒冷的潮湿的空气中的一片嘈杂話語中，只有汉諾和凱伊两人的談話和别人的不一样，显得很独特。他两人的友情很久以来全校的人就都知道了。教师們虽然并沒有过問，心里却并不滿意，因为他們猜疑在这友情后面藏有什么不規矩、敌对的东西；同学們也因为不能了解这两个人，已經习慣了用一种疑惧和憎恶的眼光看待他們，把他們看作是Outlaws①，看作是与众不同的怪人，听任他們干自己的……凱伊·摩侖伯爵还由于他表現出来的野性不馴而受到别人的一些敬重。至于汉諾·布登勃洛克，就是那个无人不打的大海茵利齐也沒有因为他的胆小怯懦而碰过他，汉諾那柔軟的头发，脆弱的四肢和忧郁、害

① 英文：这里有"化外之民"的意思。

羞、冷淡的眼光使海茵利齐产生一种莫名的畏惧……

“我害怕，”汉諾在院子側面一堵墙下站住，倚着墙对凱伊說，他打着呵欠，瑟瑟地发抖，把外衣拉得更紧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害怕，怕得渾身都痛。难道曼台尔薩克先生眞叫人这么怕么？你說說！如果这堂討厌的奥維德課已經过去該多么好啊！如果我已經得了个不及格的分数，又蹲了一班，可是一切都已就緒該多么好啊！这些我都不怕，我怕的是与这一切連在一起的那种紛扰騷乱……”

凱伊正在沉思。“这个罗德瑞希·烏舍尔眞是作家笔下的一个最奇妙的人物！”他突然很快地說。“我剛才看了一整堂……要是我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么有意思的故事，該多么好啊！”

原来凱伊这时正在写作。这一天早晨他說他有一些比学校功課更有意思的事要作，他指的就是这个。汉諾很明白他的意思。凱伊从小时候起对讲故事就表現了极大兴趣，以后这种喜好发展成自己嘗試写作了。不久以前他写了一篇东西，一篇童話，一篇充滿幻想的冒險故事，这里面一切都泛着一层幽暗的光輝，故事在充滿熾热的金屬和神秘的火焰的地心深处和人类灵魂的最隐密的地方同时发生，这里面大自然的和灵魂的原始威力奇異地混和着、摻杂着、变化着、提炼着。故事是用一种亲切的、富于感染力，但略有一些堆砌的文体写的，充滿了眷恋、温柔的感情。

这个故事汉諾知道得很清楚，而且非常喜欢；但是現在他却无心談凱伊的写作或者艾迪加·爱倫·坡的事。他又打了个呵欠，叹了一口气，接着就哼起他最近彈鋼琴时編的一个曲調来。这已經成为他的习慣了。他常常为了使自己疲憊无力的心臟跳动得更活跃一些而不得不叹一口气，深深地呼吸一次；他也慣于

随着呼气哼一个自己作的或者别人作的旋律，一段音乐的主題……

“看啊，亲爱的上帝来了！”凱伊說。“他到他的花园里兜風来了。”

“眞是个美丽的花园，”汉諾說，不由得笑起来。他很神經质地笑着，无法再停下来，一边用手捂着嘴，一边望着凱伊称之为“亲爱的上帝”的那个人。

出現在院子里的是烏利克博士，这个学校的校长。他的身材高得出奇，戴着一頂黑色的闊边軟帽，蓄着短絡腮鬍子，肚子凸出个尖来。褲子則特別短，漏斗形的袖口总是髒稀稀的。他急匆匆地走过石板路，滿面怒容，看去几乎像是在受罪的样子。他伸着一只手指着水龙头……水在流呢！一群学生搶着跑过去，爭着把水龙头关上。以后他們又站了半天，带着一副茫然的样子望望唧筒，又望望校长。校长烏利克这时已經轉过身去，声音低沉而激动地跟漲紅着臉跑过来的高尔登奈尔博士說話。他的話里夹杂着很多含混不清的布魯布魯的唇音。

这个烏利克校长是个严厉可畏的人。当初汉諾的父亲、叔父念书的时候，学校的校长本来是个和气善良的老头儿，这位老校长在一八七一年后不久死了，烏利克博士就继承了这个位置。烏利克从前本是一所普魯士中学的教員，自从被調到这里以后，这所老学校就出現了另一种新精神。过去旧式的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愉快的目的，受教育的人安詳、从容、带着快乐的理想主义，如今威信、責任、权力、职务、事业这些观念都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我們的哲学家康德的絕对命令”更是烏利克校长每次节日演說一定要拿出来揮舞一番的大纛旗。这所学校成了国中一个小国，普魯士的紀律严明的精神在这里占了絕对統治地位。

这里不但教員，而且連学生也把自己看作是政府官員，他們唯一关心的就是升迁，因此一心想取悅于大权在握的人……新校长就职后不久，校舍开始根据卫生和最新的审美观点进行改建和扩建，最后工程都已順利地完成了。只是有一个問題，从前这里虽然缺乏近代設备，但是籠罩这里的却有更多的友爱、慈善、善意、愉快和舒适，是不是那时的学校反而是一所更令人喜欢、更幸福的地方呢……

讲到烏利克校长本人，簡直就像《旧約》中上帝那样神秘、暧昧、乖僻、嫉妒、可怕。他笑的时候像生气的时候一样令人望而生畏。他利用掌握在手中的无限权柄擅自作威作福。他能够說一句开玩笑的話，而又对被他的話逗笑了的人大发雷霆。他的那些渾身发抖的小动物沒有一个知道在他面前該怎么做。只有一个办法，或許能防止不致淪为他的盛怒之下的牺牲品，不被他的正义无私压为齏粉，那就是在他面前謙卑得无地自容，把他捧到九霄云上。

凱伊給他起的綽号，只有他和汉諾·布登勃洛克两人之間用。他們提防着不让别的同学知道，他們怕这些人由于不了解而射出僵滞的、冷淡的眼光，这件事他們是非常熟悉的……不，簡直沒有一件事，他們能和他們伙伴們互通声气。甚至别人引以为乐的反抗和报复对他俩也是生疏的，别人喜欢叫的渾名他俩不感到兴趣，因为他們不觉得这有什么幽默，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管許考甫教授叫"蜘蛛"，管巴雷史太特教师叫"白鸚鵡"；这都是平凡、无味、很不高明的取笑，巴雷史太特不过是那些义务教育制的出气包而已。不，凱伊·摩侖伯爵可比他們俏皮多了！为了他自己和汉諾两个人，他平常只叫这些先生的真姓，只是在姓氏前面加上个"赫尔①"："赫尔·巴雷史太特"、"赫尔·曼

台尔薩克"、"赫尔·許考甫"……这就使这些称呼听去带上一种嘲諷、淡漠、敬而远之的味道……他們习慣說"教育人員"，在休息的时間，喜欢把某一个眞人幻想作一个奇形怪状的可怕的怪物，引以为乐。他們談到"学校"那种語調就仿佛是汉諾的叔叔呆在里面的"神經病院"似的……

"亲爱的上帝"在院子里又呆了一会，指着四面石板路上东一块西一块的包面包的紙可怕地咆哮了一陣，把所有的人吓得面色蒼白，这幅景象使凱伊的情緒大大地提高了。他拉着汉諾向一个門走去，上第二节課的先生們正从这个門走出校园来，凱伊对着一个正向后院第一二年級走去的紅眼睛、蒼白皮肤、衣衫襤褸的师范学校毕业生深深地鞠了个躬，他把腰弯得低低的，垂着胳臂，毕恭毕敬地仰头看着这位可怜的先生。当另一位白头发的算术先生，一个佝僂着腰、黄臉、眼睛斜得不像話、不断咳嗽吐痰的蒂特格先生，一只手顫巍巍地在背后握着一叠书走过来的时候，凱伊又迎着他响亮地喊了一句："您好，老死人。"他的一双明亮，銳利的眼睛向空中某处望着……

正在这时鈴声刺耳地响起来，学生从四面八方紛紛向教室門拥去，可是汉諾一直笑个不停，甚至走到楼梯上还笑得那么厉害，引得他和汉諾周圍的学生不断射过来冷漠、奇怪的目光。他的这种怪行甚至弄得别人有点嫌恶……

当教員曼台尔薩克博士走进来的时候，教室里变得鴉雀无声，所有的学生都站起来。他是主任教員，而主任教員是理应受到尊敬的。他随手把門关上，弯了弯腰，伸着脖子看了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以后把帽子挂在衣鈎上，一边很快地

① 赫尔(Herr)：德文"先生"的意思。

把头一抬一点地匆匆走上讲台。他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向窗外看了看，伸着一只带着大印章戒指的食指，在脖子和衣領之間来回移动了两下。他生得中等身材，灰白的头发稀疏疏的，蓄着一把鬈曲的朱庇特式的大髯子，两只藍宝石色的近視眼往外凸着，在一双鏡片后面炯炯发光。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軟料子的敞口大礼服，他的一只手指短短、滿是皺紋的手总喜欢輕輕地摸着腰部。他的褲子和所有的先生一样（甚至好打扮的高尔登奈尔先生也不例外），非常短，露出一双特别肥大的擦得雪亮的靴子来。

忽然他把头从窗子那边轉过来，和和气气地輕輕叹了口气，向鴉雀无声的全班学生扫了一眼，口里"哎"了两声，又向好几个学生笑了笑。非常清楚，他今天情緒很好。全屋的人都如釋重負地松了口气。

博士心情好不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都取决于他的情緒高低。每个人都知道，曼台尔薩克先生毫不自覺地一任情緒支配着自己，而且他根本也不想控制自己。他常常表現出一种非常古怪、无限天眞的偏爱，而他的偏爱又正如同运气一样总是变幻无常的。他总有两三个寵爱的学生，对这几个人他用"你"，用名字称呼，这几个人上他的課仿佛上了天堂，他們甚至可以信口开河，先生也总說他們說得对，下課以后曼台尔薩克博士跟他們亲切地交談。但是忽然有一天，也許是假期过后，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为了什么，这些人失寵了，从宝座上跌下来，身价陡落，而另外一些人又被曼台尔薩克先生用名字叫起来，又仿佛登上天堂了。他給这些幸运儿的考卷里的錯誤作的記号总是那么工整、纖細，所以这些人的考卷即使錯誤百出看去也非常整洁。而别的学生的卷子他却带着一肚子气恼任意塗抹，滿紙是紅墨水，給人一种可怕、无可救药的印象。因为他給分数向来不是按照錯

誤的数目，而是根据他在試卷上化費的紅墨水的多少，所以他那些得寵的学生就大大沾了光。他从来沒有考虑过这种方法是否合适，他认为这样作是天經地义的事，因之也就一点也感覚不到自己的不公正。如果有人大胆对这件事提出抗議，那他就永远失去被先生用“你”或用“名字”称呼的希望。而想来还不会有人願意自动放棄这样的机会的……

曼台尔薩克博士站在那里，把腿一叉，开始翻起記分册来。汉諾·布登勃洛克身子向前探着，暗暗在桌下絞着两手。B，現在輪到字母B起首的名字啦！馬上就要叫他的名字，他就要站起来，瞠目不知所对，而这就要引起一个大乱子，一場可怕的、又嚷又叫的大災禍，虽然主任教員的情緒今天本来是那么好……这几秒钟长得令人无法忍受。“布登勃洛克”……他馬上就要叫“布登勃洛克”了……

“艾德加！”曼台尔薩克博士喊道，把記分册闔上，一根食指仍然夹在里边，轉身坐在讲台上，彷佛現在一切都沒有問題似的。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艾德加……这是呂德斯啊，这是坐在窗戶旁边的胖子呂德斯，字母L，說什么也輪不到字母L啊！不会的，这怎么可能？曼台尔薩克博士的情緒这么好！他只是随便叫起他的一个寵儿来，他根本沒有注意，按照次序今天該輪到什么人……

胖子呂德斯站了起来。他生得一副小獅子狗似的臉，两只无神的、棕色的眼睛。虽然他占据了一个地势非常有利的座位，可以容容易易地打开书看，可是他竟連这个也懶得作，他感到自己在天堂上的宝座是非常安全的，他只是干脆回答說：“我因为昨天头痛，所以沒有念。”

"噢，你让我下不来台么，艾德加？"曼台尔薩克博士难过地說："你不願意給我背这几行描写黄金时代的詩么？多么可惜，我的朋友！你昨天头痛了么？可是我认为，你应該一上課就告訴我，别等我把你叫起来再說……你最近不是头痛过一次了嗎？你应該想个办法，艾德加，不然可就免不了要退步啦……蒂姆，您替他好嗎？"

吕德斯坐下来。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把他恨入骨髓。大家看得很清楚，主任先生的情緒显著地低落下来，很可能吕德斯下一节課就要被先生用姓称呼了……蒂姆站了起来，他坐在最后边一条板凳上。他是一个淡黄色头发外表像乡下人的孩子，他穿着一件淺棕色的夹克，手指又短又粗。他張着嘴。样子像个漏斗，臉上带着一副又呆痴又用心的神情。他急急忙忙把打开的书推到个合适的地方，眼睛注意地向前凝視着。过了一会儿，他把头低下来，开始拖长了声音，結結巴巴地，用平板的拖长的声音念起来，好像孩子在念識字本似的："Aurea prima sata est aetas……"①

很清楚，曼台尔薩克博士今天提問完全沒有按固定的次序，他一点也沒有注意，哪个学生沒有被考査的日子最长。汉諾被叫起来的危險已經不是那么逼人了，如果他被叫起来，那只是由于不幸的偶然性。他跟凱伊交換了一个高兴眼色，开始把四肢松懈下来，准备休息一会……

忽然蒂姆的背誦被打断了，也許是曼台尔薩克博士听不太清蒂姆背的东西，也許是他想活动一下。不管怎么說，他离开了讲台，在教室里悠閑地踱起步来，最后，手里拿着一本奥維德，紧

① 拉丁文："首先創立的是黄金时代……"見《变形記》第一卷，八十九行。

靠着蒂姆的身边站住了。蒂姆惶遽地急忙把书推在一边，一筹莫展地站在那里。他張着的一張漏斗形的嘴喘着气，一双誠实的，茫然失措的藍眼睛凝視着主任先生，一个音节也說不出来了。

“怎么了，蒂姆，”曼台尔薩克博士說：“怎么一下子就卡住了？”

蒂姆搔了搔头，轉轉眼珠，沉重地叹了口气，最后陪个笑脸說：“您一站在我身边，我就发慌了，博士先生。”

曼台尔薩克博士也笑了；这句話好像使他高兴了，他笑着說：“好吧，您定定神再往下背。”說着他又踱回到讲台上去。

蒂姆定了定神，他又把书拉到前面，重新打开，装作振起精神的样子向四边看了看，接着就低下头来，接着往下背。

“我很滿意，”蒂姆背完了的时候，主任教員說道。“您复习得很好，这一点用不着怀疑。只是您太缺少韵律感了，蒂姆。您对于联音倒还掌握，但是您一直也沒有把六步韵讀出来。您給我的印象是，仿佛您整个是在背一篇散文……虽然如此，正像我剛才說的，您这次很用功，尽了自己的力量，誰要是肯发愤努力……您可以坐下了。”

蒂姆驕傲地容光焕发地坐下，曼台尔薩克博士在他的名字后边写了一个很滿意的分数。奇怪的是，这时候不但教員，就連蒂姆自己以及全班同学都一致认为，蒂姆确确实实是一个用功的好学生，他得的好分数实在是理所应得。就是汉諾·布登勃洛克也不能摆脱这个印象，虽然他心里对这个看法是非常抵触的……他又紧張地听着下一个名字……

“穆莫！”曼台尔薩克博士說。“再背一次！Aurea prima……？”

叫的是穆莫嗎？感謝上帝，現在汉諾大概是平安了！曼台尔薩克先生很少让人背第三次，而提問新課B字起首的学生剛剛

輪过去不久。

穆莫站起来。他生得高大，蒼白，两手哆哆嗦嗦的，带着一副特別大的圓眼鏡。他是个近視眼，視力非常差，站起来的时候就是桌子上的书打开他也看不見。他必須准备，而他也确实准备了。但一来由于他智力有限，二来他又沒想到今天会叫他，所以他知道的很少，只背了几个字就背不下去了。

博士提醒他一回，又用尖銳的声音提醒他第二回，第三回的口气已經火气十足了，但是穆莫仍然卡在那里，再多一个字也背不下去，这位主任先生終于怒火大发。

"您太不像話了，穆莫！坐下吧，眞是沒出息透了，我跟您說，簡直是个呆子！ 又笨又傻……"

穆莫坐下来。他显出一副倒霉相。这一刻全屋子的人沒有一个不鄙視他的。汉諾·布登勃洛克心里又涌起一陣厌恶作嘔的感覚，这种感覚一直堵到他的嗓子眼里。但同时他又清清楚楚地看着面前发生的事情。曼台尔薩克博士在穆莫的名字后面狠狠地划了个印象恶劣的記号，接着就皺着眉毛重又在記分册上看来看去。他怒气冲冲地找到当天的輪次，看一看該輪到什么人。事情非常清楚！也正是在汉諾完全被这个悲哀的事实籠罩住的时候，他听到自己的名字被人叫起来，像在一个噩梦中似地听到自己的名字。

"布登勃洛克！"——曼台尔薩克博士叫的是"布登勃洛克"，那声音还蕩漾在空中，可是汉諾却不相信。他的耳朵嗡鳴起来。他坐着不动。

"布登勃洛克先生！"曼台尔薩克博士又叫了一声，一双碧藍的、睜得大大的眼睛在眼鏡玻璃后面炯炯发光，使勁盯住了他……"您是不是可以继續背下去？"

好吧，事情是逃不脱了。該来的到底还是来了，和他想像的完全不同，反正現在什么都完了。他这时反而沉住了气。他只是想，会不会咆哮如雷啊？他站起来，正預备陪个笑臉，含含糊糊地搪塞一句什么“我忘了准备了”的話，这时候他忽然看見坐在他前面的人把打开的书举在他眼前。

坐在他前边的人，汉斯·亥尔曼·吉里安，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小个子，油腻腻的头发，寬肩膀。他的志願是当軍官，因而非常讲义气，因此他虽然很不喜欢約翰·布登勃洛克，可是还是沒有让他受禍。他甚至用指头指着，該从什么地方开始……

于是汉諾順着他的手指望去，开始念起来。他的声音顫抖着，皺着眉毛，扭着嘴唇讀起那黃金时代来，那时候眞理和正义受到人民自觉的尊重，无庸懲处，也不需要法律規章。“刑罰和恐惧幷不存在，”他用拉丁文背道。“幷沒有銅版上刻着恫吓的条款，乞求寬宥的人群也看不到法官的威严的面孔……”他念的时候带着一副受折磨的、万分嫌恶的面容，故意念得断断續續，丢三拉四，有意疏忽了吉里安书上用鉛笔划着的一些联音。他把詩句的音韵讀錯，結結巴巴，装出一副費力思索的样子，准备着主任教員随时会发现他这一切都是作弊而向他冲过来……这种偸偸地看书犯法行为給他一种滿足之感，使他皮肤感到刺痒痒的，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充滿嫌恶，故意弄得漏洞百出，为了減低一些自己欺騙行为的卑鄙性。最后他停住了，屋子里变得靜悄悄的，在这一片沉默里他連头也不敢抬。这种沉默是非常可怕的；他相信曼台尔薩克博士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他的嘴唇完全白了。但是最后这位主任教員叹了口气說道：

“噢，布登勃洛克，Si tacuisses①！請您原諒我这里用了个古文的你字！……您知道，您做的是什么？您在把美好的东西踐踏在

泥土里，您的行为像个汪戴尔人，像个野蛮人，您一直沒有审美感，布登勃洛克，从您的面型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我問自己說，剛才那段时間您是在咳嗽还是在朗誦鏗鏘的詩文，我的回答是傾向于前者的。蒂姆沒有什么韵律感，可是比起您来，他还是个天才，是个行吟詩人……您坐下吧，不幸的人。当然您在家里念了，确实是念了。我不能給您坏分数。您一定已經尽了自己的力量了……您听我說，有人說您有音乐才能，說您会彈鋼琴，这怎么可能呢？……好吧，您請坐吧，您这次很用功，这就很好。”

他在記分册里写了一个满意的分数，汉諾坐下来。正像剛才那位行吟詩人蒂姆的情形那样，現在这出戏又重演了一次。他不能不认为曼台尔藤克博士話中所含的贊揚詞說得非常对。这一刻钟他真地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力不高，但是勤奋用功的学生，这次背书相对的說竟还体面，他还清楚地感覚到，他的全班同学，連汉斯·亥尔曼·吉里安也不例外，一致是这样的意見。他的心中又涌起一种类似嫌恶的感覚；但是他这时是这样軟弱，已經沒有力量去想这些事了。他面色蒼白，渾身顫抖着閉上眼睛，陷入一种半昏迷的状态……

但是曼台尔藤克博士的課却仍然继續下去。他轉到該为今天的課准备好的詩句上，他把彼得逊叫了起来。彼得逊站起来，这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自信，勇敢，专門喜欢寻事生非。但是今天他却注定要一敗塗地！不錯，如果不出一件什么乱子，这一节課是不会白白过去的，一定要发生一件远比那个可怜的近視眼穆莫遭到的更为可怕的禍事……

彼得逊开始翻譯，时不时地往书的另一边瞥一眼，往他完全

---

① 拉丁文：你还是沉默的好！

沒有必要去看的那一边瞥一眼。这件事他做得異常灵巧。他装得仿佛那里有什么妨碍了他的样子，用手摸一下，用嘴吹一下，好像要把一块碍事的灰尘弄掉似的。但是可怕的事馬上就发生了。

曼台尔薩克博士忽然作了个急遽的动作，彼得逊随着也作了个同样的举动。就在这个时候这位主任敎員离开了讲台，他傾着身子跳下讲台，迈着匆匆的大步向彼得逊走来。

“您书里边有一本題解，有譯文，”当他站到彼得逊旁边时这样說。

“題解……我……沒有……”彼得逊咕咕哽哽地說。他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淡黃的头发在額上梳起一个小蓬，一双藍眼睛特别漂亮，但是这双眼睛現在却恐怖地眨动着。

“您的书里沒夹着題解嗎？”

“沒有……先生……博士先生……題解？……我眞沒有題解……您弄錯了……您不該这样猜疑我……”彼得逊的这句話一般人是不該說的。由于害怕，他有意用这样文謅謅的話，为了把主任敎員鎮吓回去。“我沒有欺騙，”他困窘不堪地說。“我永远是誠实的……終生如此！”

但是曼台尔薩克博士对于这件悲慘的事却把握十足。

“請您把书給我，”他冷冷地說。

彼得逊紧紧握住他的书；他哀求地用双手把书举起来，继續嘟囔着，舌头都有些不听使喚了：“請您相信我……敎員先生……博士先生……书里什么也沒有……我沒有題解……我沒有作弊……我从来就是誠实的学生……。”

“請您把书給我，”主任敎員重复地說，跺着脚。

彼得逊完全癱軟了，臉色变得灰白。

“好吧，”他說，把书交了出去，“給您吧，不錯，书里是有份題

解，您看吧，就夹在这儿！……但是我并沒有用它！”忽然他拚命喊起来。

只是曼台尔薩克博士并不听他由于絕望而編造的一套荒謬的謊言。他把“題解”拿出来，打量了一会儿，那神情仿佛是手里拿着块臭气熏人的垃圾似的，最后他把这份題解塞在衣袋里，鄙夷不屑地把《奥維德》扔到彼得逊的位子上。“教室日志，”他用沉悶的声音喊道。

阿道尔夫·托騰豪甫克很尽职地把教室日志拿过来，彼得逊由于作弊記了一过，这次記过就是在很长的时期以后对他仍具有毁灭性的威力，他在复活节的时候决沒有指望升班了。“您是这一班的污点。”曼台尔薩克博士又添补了一句，才轉身回到讲台去。

彼得逊坐在座位上，他已經被判决了，看得很清楚，坐在他邻坐的人向旁边躲了躲他。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厌恶、同情和恐惧交織的心情打量着他。他跌倒了，他孤孤单单地被丢在一旁，原因就是他当場被抓住了。对于彼得逊現在只有一种意見，这就是，他眞是“这一班的污点”。人們对他的这个判决同样也毫无主見地完全接受下来，正像剛才接受蒂姆和布登勃洛克的成功以及可怜的穆莫的不幸一样……他自己的想法跟大家也完全一样。

在这二十五个年輕人当中，只要是体质健康，强壮，能干，能够面对眞实的生活的，在这一刻就会接受当前这些事态，就沒有感到被这些事所侮辱，就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的事理。但是也有的人，他們的眼睛却阴沉地、沉思地凝視着一点……小約翰就在凝視着汉斯·亥尔曼·吉里安的寬闊的脊背，他的罩着一层青影的金棕色的眼睛就充滿了憎恶、抗拒和恐怖的神

色……但是曼台尔薩克博士的讲課却并未因而中断。他又叫起来一个学生，那就是阿道尔夫·托騰豪甫，因为他今天已經完全沒有兴致再去考察那些他认为不用功的学生了。以后又叫了一个人，这个人准备得不怎么好，甚至連“patula Jovis arbore glandes”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布登勃洛克不得不替他回答了这个問題……布登勃洛克輕輕地說出这个字的意思，头也沒有抬，因为問他的是曼台尔薩克博士，他得到的是一次点头贊許。

等到提問学生这一項目告一段落以后，这一节課的一切兴味就都失去了。

博士叫起一个功課特别好的学生独自翻譯下去，而他自己却跟另外二十四名学生一样，一点也不注意去听。这时所有的学生都在开始准备下一节課的作业了。反正現在作什么也都一样了。現在不再給分了，就是是否勤奋用功也无从判断了……再說这节課馬上就要結束。現在已經完了，鈴已經响起来。这一节課就是这样为汉諾安排的。他甚至得到先生一次点头贊許呢！

“好了，”当他們混在一群学生中穿过哥特式的走廊向化学教室走去的时候，凱伊对他說……“你現在对該撒的臉有什么看法，汉諾？……你今天真是走邪运！”

“我厌恶透了，凱伊，”小約翰說。“我才一点也不想要这种运气呢，他让我噁心……”

凱伊知道；如果他处于汉諾的地位，他也会有同样的感覚的。

化学教室是一座穹窿屋頂、带着劇場式的阶梯形座位的大屋子，屋子里有一張长长的化驗台和两个装滿长頸玻璃瓶的玻璃柜。在教室里临下課前空气变得悶热、污浊，而这里由于剛才作的一个試驗，空气却飽和着硫化氫，散发着一种令人作嘔的臭

味。凯伊把窗戶打开，以后就把阿道尔夫·托腾豪甫的练习本偸过来，急急忙忙地誊写今天要交的作业。汉諾和許多别的学生也在作同样的事。整个休息时間就这样过去了，直到上課鈴响了，馬洛荚克博士出現为止。

这就是凯伊和汉諾称之为“淵深”的教师的那个人。他是一个黝黑的、中等身材的人，肤色特别黄，額上生着两个肉疣，骯髒的鬍鬚像鋼筋，头发也一样。从外表上看，他給人的印象好像是沒有睡醒，臉也沒洗干淨，然而这只是虛假的表象。他教的是自然科学，但是他的专长却是数学，而且在这門科学上他被认为是一个卓越的頗有名声的思想家。讲书的时候他喜欢从《圣經》上的哲理讲起，有的时候，当他的兴致好、处于一种梦幻的心情的时候，他还給八九年級的学生讲解《圣經》中某些神秘的地方，他的解釋常常是非常独特的……此外他又是預备軍官，而且他对这样的职务非常热心。他既身兼文武二职，所以得到烏利克校长另眼看待。在所有的教师中，他比誰都注意紀律，他以挑剔的目光檢閱排立整齐的学生队伍，他要求学生的回答干脆而有力。他这种神秘和严厉相揉和的性格是不太令人起好感的……

首先要把作业本拿給先生看，馬洛荚克博士在教室走了一圈，在每个练习本上用手指头按了一下，有几个学生沒有作练习，就干脆把别的本子或者旧作业摆出来，但是也并未被他看穿。

接着他开始讲課；正像剛才上拉丁文課要对奥維德表示勤奋用功一样，現在这二十五名年輕人又要对硼、对氯、或者对氧化鍶表示勤奋用功和滿怀兴趣。汉斯·亥尔曼·吉里安受到夸奖，因为他知道 $BaSO_4$ 或者叫硫化鋇的是常用来制造贋币的一种材料。他本来就是这个課中最好的学生，因为他将来想当軍

官。汉諾和凱伊什么也不知道，在馬洛茨克的記分册里他們俩的分数很慘。

当考查、提問、給分都过去以后，师生双方对化学課的兴趣也失之净尽了。以后馬洛茨克博士开始作一点实驗，弄出噼噼拍拍的几声响儿，又制造出几股带色的烟儿，然而这仿佛只不过是在把这节課剩余的时間塡滿罢了。最后他留了下次要完成的作业。接着下課鈴响了，第三节就也过去了。

除了那个今天不走运的彼得逊以外，所有的人兴致都很高，因为現在要上的是一节开心的課，这节課給人的只是胡鬧和逗笑，誰也用不着害怕。这节課是預备教員摩德尔松教的英文。摩德尔松是个語言学家，已經在这所学校試教了几个星期了，或者，如凱伊·摩侖伯爵說的那样，正在怀着受聘的希望串演了几个星期的戏。然而他接受聘請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在他的課上气氛太活跃了一些……

有的人留在化学教室里，有的人回到上面教室里去，但是誰也用不着到院子里去受冻了，因为这次休息时間作値日的教員是摩德尔松先生，他自己就在上面走廊里，因此也不敢把任何人打发到院子里去。再說，为了迎接他上課，学生也需要小小作些布置……

当第四节課上課的鈴声响了以后，屋子里一点也沒有安靜下来。每个人都在談話、在笑，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这場热鬧。摩侖伯爵两手托着头继續念他的罗德瑞希·烏舍尔，汉諾靜靜地坐着看这出好戏。另外有的人在学各种动物叫。一声鸡鳴划破了教室的空气，瓦色尔渥格坐在最后面学猪叫，声音逼肖，同时他还能不使任何人看出这声音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黑板上用粉笔画着一幅画，一个斜眼睛的人头，这是

那位行吟詩人蒂姆的杰作。当摩德尔松先生走进来的时候，他虽然拚命用力还是关不上門，原来門縫里卡着一个木塞。后来还是阿道尔夫·托騰豪甫把它取走的……

預备教員摩德尔松是个貌不惊人的小个子，愁眉苦脸，走路的时候一个肩膀向前斜着，黑色的髭鬚稀稀落落。他永远是一副窘态毕露的样子。亮晶晶的眼睛眨动着，張着嘴一个劲吸气，仿佛要說什么似的，然而总是找不到必要的言詞。他从門旁走了三步就踩在一个摔炮上，一个特制的摔炮，那响声不亚于炸药爆炸。他吓得往后一跳，接着就惶惑地笑了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站在教室正中一行位子前面。他按照老习惯，上半身向前探着，一只手掌按在最前面的一張桌子的桌面上。可是学生們已經熟悉了他这个老位置，早把桌上塗了墨水，因此摩德尔松先生的这只不太灵巧的小手馬上被弄得墨迹斑斑。他还是装出毫不理会的样子，把这只湿淋淋的、烏黑的小手背在背后，眨了眨眼睛，柔声細气地說："教室的秩序欠佳。"

汉諾·布登勃洛克最喜欢这时候的摩德尔松先生，他目不轉睛地望着他那一籌莫展的可怜的臉相。然而瓦色尔温格的猪叫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像真的了，此外忽然有一把豆子刷地一声打在窗玻璃上，又嘩里拍拉地掉回来。

"下雹子了，"不知是誰大声說了一句，而摩德尔松仿佛也真的相信了，因为他竟然沒有深究就走回讲台去，要过来教室日志。他这样作并不是要記什么，而只是为了根据这个日志随便叫几个名字。他虽然已經給这个班上了五六节課，可是除了少数几个人外，他根本不认識誰是誰。

"費德尔曼，"他說，"請您把詩背一背。"

"沒来！"七八个声音異口同声地說。而費德尔曼这时却端端

正正地坐在自己位子上，正以惊人的熟练往全屋各处彈豆子。

摩德尔松先生眨了眨眼，又拼出另外一个名字来。

“瓦色尔渥格，”他說。

“死了！”彼得逊这时忘了自己的不幸，开玩笑地喊道。在一片頓足、喧笑、怪声怪气地叫声中全班一致重复說，瓦色尔渥格的确死了。

摩德尔松先生又眨了一陣眼睛，他向四周望了望，悲苦地歪了歪嘴，便又看起教室日志来。这次他还用他那只笨拙的小手指着他要念的名字。

“佩尔莱曼，”他不太有信心地喊道。

“这个人不幸瘋了，”凱伊·摩侖伯爵以坚定的語气說；这个回答也在全班人一片有增无已的叫嚣声中証实了。

这时候摩德尔松站起来向那一团喧嚣嘈杂声音喊道：“布登勃洛克，我要罰您多作一份作业。您要是再笑，我就要給您記下来了。”

以后他又坐下了。事实上，布登勃洛克也确实在笑，他听了凱伊的笑話，就低声嘻嘻笑起来，而且一笑就停不下来了。他覚得凱伊的話說得很俏皮，特别是“不幸”两个字使他从心里感到滑稽。但是在摩德尔松先生申斥了他这两句話以后，他就安靜下来，只是阴郁地、一声不响地望着这位預备教員。这一刻钟他把教員身上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看到他那一根一根的稀疏的鬍鬚，那鬍鬚完全掩不住下面的肉皮，他看到他那棕色的、明亮的、而又毫无希望的眼睛，他看到他那笨拙的小胳臂上仿佛是戴着两副袖头，因为他的手腕部分汗衫袖跟袖头一样粗大，他看到他的整个絕望可怜的形态。他也看到他的內心。汉諾·布登勃洛克几乎可以說是唯一一个摩德尔松先生叫得出名字来的

人，而他却恰恰利用了这一点不断地申斥他，不断留給他懲罰性的作业，在他身上作威作福。他之所以认識布登勃洛克是因为布登勃洛克一向以安靜守規則与别的学生不同，而他就偏偏利用汉諾的老实可欺一再让汉諾感受他在别的学生的頑皮吵鬧之前无从建树的威信。“由于人性的卑鄙，在这个世界上連对人表示同情也成为不可能的了，”汉諾一个人思忖着，“别人要弄你，折磨你，我并沒有参加进去，摩德尔松先生，因为我认为这是野蛮、庸俗、可鄙的，而您用什么回答我呢？但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到处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他想着，心里又涌起一陣恐惧和厌恶之感。“而且最不幸的是，我把您整个都看透了！……”

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旣沒有死、又沒有瘋、而且願意把背詩的事承担下来的人。这首让这些大部分立志到海洋、到商业、到生活中严肃的工作上去的年輕人背誦的詩，名字叫“The Monkey”①，是一首非常幼稚的儿歌。

Monkey, little, merry fellow,

Thou art nature's punchinello……②

这首詩包括好几段，卡斯包姆毫不隐蔽地看着书一段一段地往下念。在摩德尔松先生面前是一点也用不着拘束的。这时屋內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厉害了。每只脚都在运动着，都在摩擦着那灰尘僕僕的地板。鸡喔喔地啼，猪哼哼唧唧地叫，豆子滿天飞。二十五个学生完全沉醉在肆无忌憚的笑鬧中，年輕人的獷野的天性从沉睡中被喚醒。猥亵的鉛笔画举起来，来回傳递，不断引起轰笑……

① 英文：《猴子》。

② 英文：“猴子，你这快乐的家伙，你是自然界的滑稽人！”

突然間一切都安静下来。背书的人念到一半就停住了。摩德尔松先生甚至欠起身来傾听着。发生了一件美妙的事。从教室后边傳来一陣清脆的鈴声，甜蜜、温柔、引人思恋地塡滿那突然到来的寂静。这是不知道哪个学生带来的一只玩具钟，正在英文課上了一半的时候奏起《你在我心边》这支曲子来。但是正当这乐声沉寂下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好像一声晴天霹靂，所有的人都被震住，所有的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

門連敲也沒敲就豁然洞开，一个高大、猙獰的人影一下子閃了进来，嘴里咕魯了一声，一个斜跨步就站到課桌正前面……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亲爱的上帝"——校长先生。

摩德尔松先生脸色变得慘白，慌忙把扶手椅从讲台上拉下来，掏出手帕来拂灰。学生們像一个人似地跳了起来。两只胳臂笔挺地垂在身体两旁，欠着脚，低着头，毕恭毕敬地連大气也不敢出。整个教室变得鴉雀无声。偶尔有一个人因为过度紧張而呻吟了一下，但轉瞬一切就又被寂静籠罩住。

烏利克校长审視了一会这一支向他致敬的队伍，然后抬起他一只裹在骯髒的、漏斗形的袖头里的胳臂来，叉叉着指头放下，好像在按鍵盘似的。"你們坐下吧，"他用低音大提琴似的嗓音說。烏利克校长对誰也不說您。

学生們坐到位子上。摩德尔松两手顫顫抖抖地把椅子拉过来，让校长在讲台旁边落了座。"請继續吧，"他說，这句話听去那么可怕，意思不亚于說："咱們看看吧，反正該有人倒霉啦！……"

非常清楚，他为什么要出現在这里。摩德尔松先生应該受他考察一下教授法，应該让他看一下，这一班实科六七年級生在这六七个钟头里从他这里学到了些什么。这对摩德尔松先生說意味着他的整个前途，意味着他的生死关头。当这位預备教員重新

站到讲台上又叫起另外一个学生背誦《猴子》这首詩的时候，他的样子簡直凄慘难言。如果說在这以前受考察的只是学生，那么現在則連先生也被考問了……唉，可惜这两方面进行得都很糟糕。烏利克校长的出現不啻是一次奇襲，除了两三个人以外，全班誰也沒有准备。摩德尔松先生当然不能整节課一直問那无所不知的阿道尔夫•托騰豪甫。由于校长的出現，背誦“The Monkey”的时候，不能再看书了，因之課程进行得很糟，等輪到讲課文《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时候，只有摩侖小伯爵一个人能翻譯几句，这还是由于他私下对这部小說有兴趣的緣故。其余的人无一不是磕磕絆絆、結結巴巴，嗽了半天嗓子，还是毫无办法地卡在那里。汉諾·布登勃洛克也被叫了起来，結果他一行也沒翻譯下去。烏利克校长嗓子里发出个声音，听去就像誰突然間撥动了大提琴的最低的一根弦似的。摩德尔松先生一边絞着他那沾滿墨水的笨拙的小手，一边叹息着說：“本来进行得很好啊！本来进行得很好啊！”

直到下課鈴响了，他还带着一臉絕望的神情一半向着学生一半向着校长嘮叨这句話。然而“亲爱的上帝”这时却已凛然可畏地站起来，叉着胳臂，笔直地站在椅子前边，一边茫然向前凝視着，一边狠狠地点着头……过了一会他命令人把教室日志拿过来，慢条斯理地把所有那些回答得不完全，或者几乎什么也沒答出的学生登記进去。他一下子写了六七个学生的名字，所有的学生都因为懶惰而記了一过。摩德尔松先生的名字当然不能写进去，但是他比誰都糟，他站在那里，臉色慘白，渾身无力。这个人已經完全报廢了。汉諾·布登勃洛克也是被記过的学生之一。——“我要毁掉你們的前途，”烏利克校长还补充了一句。以后他走出了教室。

鈴响了，这一堂課結束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对啊，事情总是这样的。你最害怕的事情倒几乎是很顺利地过去，仿佛对你表示譏誚；你以为平安无事的时候，不料却大禍临头。汉諾在复活节升級的希望如今彻底破灭了。他站起身来，目光呆滞地走出屋子，舌头舐着那只坏了的臼齿。

凱伊走过来，用一只胳臂摟住他。两人夹在激动地議論着刚才发生的这件不平凡的事件的同学中間走到下面院子去。凱伊忧惧而体貼地望着汉諾的臉說："原諒我，汉諾，刚才我翻譯了。我本来应該不作声，让他們把我的名字也記下来的，我眞看不起自己……"

"我以前不是也解释过，'patula jovis arbore glandes' 是什么意思嗎？"汉諾回答說。"事情反正就这样了，凱伊，让它去吧。不要再把它放在心上了。"

"嗯，当然是应該这样。——'亲爱的上帝'說要毁掉你的前途呢！要是他那喜怒无常的意志决定要这样的話，我看你只有无条件服从这一条路，汉諾！前途，多么美丽的字眼！摩德尔松先生的前途这回也算完了。他永远不能轉为正式教員了，不幸的家伙！不錯，学校里既有輔助教員也有正式教員，但是就是沒有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員。这是一件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我看这件事只有成年人和有世故經驗的人才想得透。我看，只說这个人是教員，那个人不是，不就够了嗎？为什么一定要說某人是正式教員呢，我眞不懂。自然了，一个人可以去找'亲爱的上帝'或者馬洛芙克先生，請他們解釋一下。可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們会认为你这是有意侮辱师长，会以叛逆的罪名使你粉身碎骨，尽管你心里非常尊重他們这一切职业，甚至比他們自己还尊重些……算了吧，別談这些人了，他們都是些笨蛋！"

这样他們在院子里散着步，凱伊为了使汉諾忘掉剛才記过的事信口跟他閑扯，而汉諾也确实听得津津有味。

“你看，这里是一扇門，是学校的大門。門是开着的，外面就是大街。咱們溜出去在街上兜个圈子好不好呢？現在是休息，离上課还有六分钟；我們可以在上課前准时赶回来。但是問題是，这是不可能的。你懂不懂我的意思？这里是門，門是敞开的，沒有栅栏，沒有什么障碍物，什么也沒有，这里是門坎。然而我們却一秒钟也不能出去，甚至連这种思想也不能有……好吧，咱們就别作这种非分之想吧！咱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我們說，現在时間大約十一点半左右，听起来就那么荒謬。如果我們說，現在該上地理課了，这就合情合理了！可是誰也禁不住問一句：难道这就叫生活嗎？一切都是顚倒着的……哎，老天爷呀，这地方肯不肯把我們从它的亲爱的怀抱里放出去啊！”

“哼，放出去又怎么样？唉，就这样下去吧，凱伊，放出去也一样。放出去我們又作什么呢？这里我們至少还不要为自己操心。自从我父亲死了以后，施台凡·吉斯登麦克和普灵斯亥姆牧师就把我父亲的一項职責承担下来了，天天逼問我，我长大了作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什么也回答不出。我对什么都害怕……”

“不，你說話怎么这么沮丧！你还有音乐呢……”

“我的音乐又算得了什么，凱伊？音乐一点用也沒有。难道我能到处旅行表演嗎？首先他們就不会允許我这样作，其次我永远也学不到那个地步。我差不多什么也不会，我只能在一个人的时候随意編奏个曲子罢了。再說在我想像中到处游蕩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在你是另外一回事。你比我更有勇气。你在这里能对什么都嘲笑，你有一种能和他們对抗的东西。你

願意写东西、願意給人們說个奇異美妙的故事，这很好，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你将来一定会成名的，你是这样有才干。問題在哪呢？問題在于，你比我愉快开朗。上課的时候我們常常彼此交換个眼色，比如說剛才上曼台尔薩克先生的課，很多人都作弊了，而单单彼得逊被記了一过，那时候咱們就对看了一眼。咱們想的是同一件事，可是你可以作个鬼臉就让它过去了……我却不成。我感到这么厌倦。我想睡覚，想什么都不知道。我想死，凱伊！……哎，我这人一点出息也沒有了。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連成名也不願意。我害怕出名，倒仿佛这中間也含有某些不公正的成分在內似的！你記住我的話吧，我什么大事也作不出来。最近普灵斯亥姆牧师在行过坚信礼之后对人說，誰对我也別存指望了，我是出身于一个沒落的家庭……”

“他真这样說了嗎？”凱伊非常感覚兴趣地問道……

“是的，他指的是我的克利斯蒂安叔叔，克利斯蒂安叔叔現在被关在汉堡一家精神病院里。——他說得很对。人們不应該对我抱有什么希望了。要是他們真能这样，我真是感激不尽！……我有无数煩恼的事，許久都使我痛苦不堪。譬如說，我把手指割了个口子，擦破了块皮……在别人身上，这个伤口，一个星期就会好，而我却要拖一个月，总是不好，它会发起炎来，越来越厉害，給我带来莫大的痛苦……最近有一次布瑞希特先生对我說，我的滿口牙都非常糟，不是牙根坏了，就是磨成了洞，更不要說那些已經拔掉的了。現在就是这种情况了，你想想，等我到三四十岁，我用什么嚼东西呢？我一点希望也沒有了……”

“真的，”凱伊說，脚步加快了一些。“現在跟我說說你彈鋼琴的事吧。我現在打算写个了不起的东西，写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也許过一会我在繪画課上就开始。你今天下午彈琴嗎？”

汉諾沉默了一会。他的目光里流露着一种忧郁、迷惘和熾热的神情。

"是的，我要彈，"他說，"虽然我不应該彈那个。我应該只彈练习曲和奏鳴曲，以后就停止了。但是我还是要彈，我控制不住自己，虽然它会把一切弄得更坏。"

"更坏嗎？"

汉諾沒有作声。

"我知道，你要彈的是什么，"凱伊說。以后两个人都沉默起来。

两个人都是正当青春期。凱伊的脸变得緋紅，眼睛望着他，虽然头并沒有低下来。汉諾則脸色煞白。他的样子非常严肃，一双眼睛迷迷蒙蒙地向一边望去。

以后施雷米尔先生摇起鈴来，他們又走上楼去。

現在是地理課，地理課上要举行一次測驗，一次关于赫斯—拿騷地区的非常重要的測驗。一位蓄着紅鬍子，穿着棕色燕尾服的先生走了进来。这个人脸色蒼白，胳臂上汗毛毛孔一个个生得很大，然而却光秃秃的一根汗毛也沒有。这就是米薩姆博士先生，一位善于詼諧的高年級敎員。他有咯血症的病根，說話总是用一种諷刺的調子，因为他认为自己很会說俏皮話，同时又是深受疾病折磨的人。他家里有一个小型的海涅文献保存所，收集了不少与这位病魔纏身的勇敢詩人有关的文稿和遺物，他进了敎室就把赫斯—拿騷地区图挂在黑板上，接着就带着幽郁和譏嘲的神气笑了笑，下命令說，諸位先生可以在本子上把这一地区的一些特征画下来。他仿佛又想嘲笑学生，又想嘲笑赫斯—拿騷地区；然而这次測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誰都怕得要命。

关于赫斯—拿騷，汉諾·布登勃洛克什么也不知道，或者說

他知道的那一点，跟完全不知道差不了多少。他想看一看阿道尔夫·托腾豪甫的本子，但是“亨利希·海涅”虽然带着一副高傲、受折磨的譏嘲神情，却精神十足地注意着学生的一举一动。他馬上就看到汉諾的动作，开口說，“布登勃洛克先生，我非常想让您把您的书关上，但是我又怕这样作对您不啻是一件善举。継續作吧。”

他說的这两句話包含着两点幽默。第一点是，米薩姆博士称呼汉諾为“先生”，第二点是，他用“善举”这个字。可是汉諾·布登勃洛克却不得不継續俯在本子上絞脑汁，最后还是差不多交了一張白卷。以后他又跟凱伊走出去。

今天所有的关都过去了。那些平安地闖过来，良心上沒有背着記过的包袱的人是幸福的，他們現在可以輕松愉快地上德累根米勒先生的課，可以坐在阳光充足的大厅里画图了……

繪图室又寬敞又明亮。沿着墙放着的案子上摆着很多仿古的石膏像，另外一只柜子里还放着各式各样的木块和玩具桌椅，这都是素描的模型。德累根米勒先生长得矮胖胖的，留着圓形的絡腮鬍子，戴着一副棕色、平滑的廉价假发，在后脑勺那里离开了头，显露出真相。他有两副假发，一副是长发的，一副是短发的；如果他新剃了鬍子，他就戴那副短的……他也有一些喜欢說詼諧話的脾气。譬如說，管“鉛笔”叫“鉛”。此外，他不論在哪儿走，在哪儿站着，身上总散发着一种油和酒精味。有人說他喝汽油。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是代替别人上門别的課。这时他就要大談俾斯麦的政策，一边为加重語气作着奇怪的手势，从鼻子到肩膀不断地划螺旋形。他一談到社会民主党便露出一副又仇恨又畏惧的神情……“我們必須团結起来！”他常常一边抓住坏学生的胳臂，一边对他們說。“社会民主党就站在門外边了！”他

有时会作些神經质的动作。他会坐在一个学生旁边，一边散发着强烈的酒精气，一边用印章戒指敲着那个人的前額，嘴里喊出一串不連貫的字，“透視！”“深影！”“鉛！”“社会民主党！”“团結”，接着又突然走开这里……

凱伊在这节課上写了一堂他的新文学作品，而汉諾則想像着指揮一个大乐队演奏序曲。以后又下課了，大家把东西拿下来。这回学校的大門可以自由通行了，学生們各自走回家去。

汉諾和凱伊同路，一直到城外那所紅色的小别墅两人都夹着书包一起走。过了这个地方摩侖小伯爵还要独自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回到父亲的家里。他身上連大衣也沒穿。

早晨瀰漫在空中的大雾这时已經变成雪了，大片柔軟的雪花紛紛下着，但一落下来便融化了，地上一片泥濘。两人走到布登勃洛克家花园門前分了手；但是一直到汉諾穿过一半花园的时候，凱伊还跑回来一次，用胳臂摟住他的脖子。“不要那么沮丧……最好不要彈那个！”他輕輕地說；以后他那瘦长的，单薄的背影消逝在風雪中了。

汉諾把他的书放在走廊里那只棕熊标本前爪捧着的托盘里，就走进起居間去向他的母亲問候。她这时正坐在躺椅上看一本黃皮的书。当汉諾从地毯上走过来的时候，她抬起一双棕色的、生得比較近的眼睛迎着他看去，她的眼眶照例罩着一圈青影。汉諾在她跟前站住，她用两手捧着他的头，吻了吻他的前額。

他走到楼上自己的屋子，克雷門廷小姐在那里为他預备了一点早飯，他洗了洗臉就开始吃早餐，吃完了以后，他从书桌里拿出一包那种厉害的俄国小紙烟，开始抽起来。这种烟如今对他也不是生疏的东西了。以后他坐在風琴前面，彈了巴哈的一支非常沉重、非常严肃的賦格曲。以后他把手背在脑后，望着窗

外无声地飘落的雪花。那里除了一片迷茫的雪花外什么也看不見。窗戶外面已不是那个有一个琤琮流泉的雅致的小花园了。邻居别墅的一堵灰色山墙把視界擋住。

四点钟吃午飯。只有盖尔达·布登勃洛克，小約翰和克雷門廷小姐三个人。以后汉諾在客厅里作演奏的准备，坐在鋼琴前面等着他的母亲。他們这天彈奏的是貝多芬的第二十四奏鳴曲。提琴演奏柔板时发出的声音像天使歌唱一般幽美。但是盖尔达不滿意地把提琴从自己的下頷拿开，恼怒地望了望它說，音不协調。她沒有拉下去就离开屋子休息去了。

汉諾一个人留在客厅里。他走到通过一座窄小的露台的玻璃門前边，向着外面积雪消融了的花园望了两分钟。忽然他向后退了一步，一下子把門上的奶油色的幔帳拉上，让屋子籠罩在昏黃朦朧的光綫里。以后他走回到鋼琴前边，他又站了一会儿，他的目光僵直地、視而不見地盯着一点，逐渐变得模糊迷离起来……他坐下来开始作一次即兴演奏。

他彈的主題非常簡单，簡直算不得什么主題，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旋律的断片，总共不过一个半小节。当他最初用低沉的声音，以别人无从相信的力量一个音一个音地把它彈奏出来的时候，听起来像是几只长号在威武地齐声宣布一个基調，一个即将誕生未来一切的泉源。这时誰也听不出来他这支曲子的旨趣所在。但是当他用重高音，用一种烏銀似的音色和諧地反复彈奏了几遍以后，人們渐渐听出来，这个主題基本上只包括一个解决，只包括一个不同調性的眷恋的、痛苦的轉換……这本是一个簡单、朴陋的創作，但是由于他彈奏时那样庄严坚定，那样一絲不苟，这个調子便平添了一种奇異的、旣神秘又寓意深长的力量。接着开始了一段生动活潑的部分，切分音不停地出現又复

消失，仿佛在徬徨徘徊，又仿佛在寻找什么，这中間不时被一声惊叫声所撕碎，好像一个灵魂被一个什么不甘沉寂的、只是詢問地、悲叹地、消亡下去却又怀着希望地不断以不同的和音出現的声音弄得惊惧不安似的。切分音变得越来越强，又不断被急促的三連音紧紧促迫着；同时那插进去的恐怖的叫喊也漸漸开始成形，漸漸聚集起来，变成一个旋律，最后像一个热情的、祈求的、用喇叭合奏的曲子一样旣强大又恭順地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些不停地簇拥着的，那些奔騰起伏的，游移徬徨的，滑来滑去的种种音响都被战胜了，都沉寂下来，只剩下这一个鳴咽低沉的、宛如幼儿祈禱般的合唱的声音以极度精确的簡单的旋律嘹亮地响着……最后这声音也在一陣教堂音乐声中結束了。跟着是一个休止符，一段寂靜。忽然間，听啊，那第一个主調又以烏銀的声色輕輕地出現了，那短拙的曲調，那瘖哑的、神秘的短句，那从一个調性甜蜜而又痛苦地向另一个調性的轉渡！这时忽然爆发了一片混乱喧囂，一陣狂野激动，但頃刻又被表示粗獷坚决的号角般的音符控制住。发生了什么事情？酝釀着的究竟是什么？督促人起程的号角长鳴起来，接着仿佛是力量的另一次整頓和蓄集，坚定的节奏連声响着，出現了一个新調子，一段活潑的即兴演奏，一段热情奔放的狩猎之歌。然而这調子并不是快乐的，蘊藏在它的深处的是傲慢的絕望，它发出来的信号不啻是恐怖的叫喊，而在这一切音响中間，那第一个神秘的主題始終反复地以扭曲的、奇異的和音出現，听去令人痛苦、陶醉又甜蜜……这以后出現的是一連串互相递嬗的事件，誰也猜不透他們的意义和性质，是一串音响、节奏与和音的奇思巧构。汉諾完全控制不住自己，这些音响自动地从他的手指下奔流出来，他在前一分钟还不知道下一分钟要彈出来的是什么……他坐在那

里，身体微微地俯在鍵盘上，嘴唇張着，目光遙远、深沉，他的棕色的柔軟的鬈发掩在太阳穴上。发生了什么事？他經历到了什么？是不是可怕的困难被克服了？毒龙被杀死了？是不是攀上了峭壁？游过了急流，穿过了烈火？而那个簡单得无以复加的第一个主題，那个从一个調性到另一个調性的轉变，一直像嘹亮的笑声，像一个不可捉摸的幸福的启示一样在整个音乐中穿来穿去……是的，仿佛它不断地喚出新的、巨大的力量，跟随而来的是一段宛如吶喊般的狂热奔放的八度音，以后开始了一个高漲、一次緩慢的、但是不可抑制的扩張，用半音奏出的狂野的、不可抗拒的恋情的激蕩騰跃。突然間，一声惊吓的、挑逗的輕音把这一切都打断了，仿佛脚下的地面忽然陷下去，仿佛一个人忽然墜入欲望的深淵里……有一个时候，那又像祈求、又像懺悔的最初的和弦好像輕輕地促醒着出現在遙远的地方，但是轉瞬間一片奔騰而起的噪音就掩盖住它，这片噪音时而膨脹起来，涌上前去，时而撕攜着退下去，向下一沉，轉瞬又掙扎着向一个神秘的目标迎上去。这个目标一定要显現出来，在这一刹那就要出現，在音乐已达到可怕的頂峰的这一刻，因为这时那如饥似渴的恋慕之情已經一刻不能再捱了……而它果然来了，它已經无法再控制自己了，渴望的痙攣已經不能再拖延了，它来了，仿佛一块幕布倏地被撕碎，仿佛門一下子被撞开，仿佛荆棘的籬笆被砍倒，一堵火墙塌陷下去……最后的解决終于来了，一切都消溶了，希望得到了酣暢的滿足，所有的声音在一片欢呼声中化成一个和諧的調子，音乐在一片甜美、眷恋声中逐漸緩弱下去，但这时立刻又轉到另外一个調子……轉到那最初的主題上去！現在开始了一个用这一主題編排的节日盛会，一次凱旋，一次放蕩无羈的狂欢；这个調子以各式各样的音色炫耀着自己，通过不同的八

度音出現，它号叫，它顫抖，它歌唱，它欢呼，它鳴咽，它装飾着管弦乐队的一切絢烂的音色胜利地前进：有时像咆哮的風暴，有时像清脆的鈴声，有时像滾滾的珍珠，有时像飞濺的泡沫……演奏者对这个簡短的主题、这个破碎的旋律、这个短短的不过一个半小节的幼稚而和諧的創造表現出瘋狂的崇拜，这种崇拜包含着一种粗野、魯鈍的感情，一种苦行的宗教感，一种类似信仰和自我牺牲的东西……另外，演奏者又是这样毫无节制地、不知饜足地貪享着、发揮着这个主题，几乎給人一种罪恶邪僻的感覚。他是那样貪婪地从中吸尽最后一滴蜜液，直到他感到厌恶、感到反胃、感到体力枯竭，这也給人一种絕望、无可奈何之感，使人看到，他是如何貪恋着幸福和毁灭。最后，在經过一切放蕩之后的疲劳倦怠中，出現了一段緩弱的小調琶音，升高了一个音程，轉成为大調，在跌宕不絕的悲凉的声音中逐漸消失下去。

汉諾继續靜靜地坐了一刻，下巴貼在胸脯上、双手摆在膝上。以后他站起来，关上鋼琴的盖子。他的脸变得蒼白，双膝軟綿綿地沒有一点力气，他的眼睛仿佛在燃燒着。他走到隔壁的屋子，挺着身子躺在一張躺椅上，很久很久他一直一动不动地这样躺着。

以后是吃晚飯，吃过晚飯他和他母亲下了一局棋，結果沒分胜負。但是这天直到午夜以后他仍然点着一支蜡烛坐在自己屋子里的風琴前边。因为这时必須保持安靜，所以他只能在幻想中彈奏，虽然他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打算第二天五点半就起来把最重要的功課准备好。

这就是小約翰生活中的一天。

第三章

伤寒症的发病情况是这样的。

害病的人首先感到的是心情不舒暢，这种情形越来越严重，最后使人的精神一蹶不振。与此同时病人感到身体疲憊无力，不仅肌肉組織如此，而且五臟六腑也无一不如此，胃部尤其厉害，一点食欲也沒有。病人总是沉沉欲睡，但是尽管身体非常疲倦，睡眠却很不安稳，不深沉，絲毫也不能消除疲劳。头部疼痛脹悶，仿佛裹在一层雾里，感到天旋地轉，四肢酸疼。鼻子无緣无故地就会流出血来。这是疾病初起时的情形。

接着病人感到恶寒，全身索索发抖，牙齿咯咯作响，这是高热未来前的預兆。接着热度馬上升到最高点。胸前和肚子上都出現了扁豆大的紅斑，用手指按时，它会暫时褪去，但是手指一离开，紅斑便馬上又出現，脉搏非常快，一分钟可以达到一百下。体温达到四十度。头一个星期就在这种情形下过去。

第二个星期头和四肢都不痛了，但昏厥的次数加多，耳鼓嗡嗡作响，几乎使病人听不見别的声音。病人的面部表情显得非常痴呆。嘴張着，眼睛迷迷蒙蒙的失去了活气。知覚暗淡下去，整日昏沉欲睡，有的时候并不是真睡着，只是昏迷不醒，有的时候却又說譫語，梦中惊叫。病人的委靡困頓的样子使人感到污浊，作嘔。他的齿齦，牙齿和舌头都滿沾着黑块，連呼吸也被弄污了。他一动不动地仰卧着，下半身膨脹起来。他的身子陷在床里，支着膝盖。各个器官，呼吸也好，脉搏也好，运动都是急促的，浮淺的；脉搏这时已經到了每分钟一百二十下。病人的眼皮半閉着，面頰不像最初时燒得通紅，而是轉成一种青灰色。胸口上和肚

皮上的扁豆大的紅斑比以前增多了。体温高达四十一度……

第三个星期衰弱达到了頂峰。病人不再大声說譫語了。誰也不敢肯定，他的灵魂是沉陷在茫茫的暗夜里呢，还是脫离了軀壳正踟躅在遙远深沉的梦境里？他旣不用声音也不用手势透露这个秘密。他的軀体一点知覚也沒有地躺在那里，——这已經是生死关头了。

对某些患者說来，由于一些特別的情况診断变得尤其困难。譬如說，疾病初期的征象：像精神不暢啊，疲憊无力啊，食欲不振啊，睡眠不安啊，头痛啊，大部分都已經出現了，可是病人——他是一家人的希望——却仍然健康如常地来回走动。有的时候即使这些病征突然加剧，也不会有人认为是什么严重反常的事。有眞实本領的高明医生，随便举一个例子，譬如說朗哈尔斯医生，那个有着一对汗毛茂密的小手的漂亮的朗哈尔斯医生，会很快地診断出这是什么病症，等到胸口上和肚皮上出現了那致命的紅斑以后他的判断就更証实无疑了。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施用适当的办法，他会要求把病人放在一間寬敞的、空气流通的房間里，那里的温度不能超过十七度。他会要求环境极端清洁，只要病人的情况还許可——也有一些情况病人已經不能这样作了——被褥要經常更換，以防止病人害褥疮。他会让人用湿手巾不断漱洗病人的口腔。至于药品，他会开碘和碘化鉀混合剂，他会开金鸡納霜、安替比林，而且，由于患者的腸胃受疾病的伤害最厉害，他首先要开一个非常清淡同时又非常富于营养的食譜。他会用洗浴的办法，来对付那消蝕病人体力的高燒，他会让人不分昼夜每三个钟头就把病人浸入浴盆中一次，使病人的体温从脚到头逐漸減低下来。病人每次洗浴之后，他会让病人急速服一些刺激性的东西，例如白兰地或者香檳酒之类。

但是他使用这一切疗法并不按照一定的规程，他只希望这些方法对病人能起些作用，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疗法究竟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因为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他并不知道，直到第三个星期，直到病人的生死关头到临以前，他在这个問題上自己也好像在黑夜中摸索一样，那就是病人究竟活得成活不成。他并不知道，他称之为“伤寒”的这个病症，在这个病人身上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災殃，是受感染后的一个不很愉快的后果呢，还是使病人解脫的一种形式，是死亡本身的一件外衣？如果是前者，那感染本身本来也許就能逃避开，或者即使受了感染，借助科学之力也能把它驅除掉；如果是后者，死亡不論采取哪一副面具出現，任何医药对它都是毫无作用。

伤寒症的病况是这样的：当病人徘徊在那遙远、昏热的梦境和在那昏昏沉沉的境界中时，他听到生命的清晰振奋的召喚。当病人在一条通向阴影、凉爽和平靜的陌生而灼热的路上游蕩时，这声召喚坚定、清醒地傳入他的耳中。病人站住了，他开始傾听这一清亮、振奋、带着些許諷嘲的声音，这声音促醒他回到那他已离开得这么远，已經完全遺忘了的地方去。如果他这时对于自己抛在身后的那些譏嘲的、繁杂的、野蛮的世事还多少存有一些沒能克尽职責的羞愧感，如果他感到自己还会产生力量，还有勇气和兴趣，如果他对世事还喜爱，还不願意背叛，那么尽管他在这条陌生、灼热的小路上已經迷誤了很远，他还会走回来活下去。但是如果他听到生命的召喚声音就害怕地、厌恶地打了个寒战，那么这个喚起他回忆的呼喚，这个快乐的、挑衅似的喊声，只能使他摇一摇头，只能使他伸出抵擋的双臂，只能使他沿着那条逃避一切的路上继續走下去……很清楚，这时病人注定要死了。

第四章

“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是不对的，盖尔达！”这句話卫希布洛特老小姐說了不止有一百遍了，她的語气带着忧伤和責备的意味。这一天晚上在她的老学生的起居間里圍着圓桌坐了一圈人，这里面有盖尔达·布登勃洛克本人，有佩尔曼內德太太，她的女儿伊瑞卡，有可怜的克罗蒂尔德和布来登街布登勃洛克家的三位小姐。卫希布洛特小姐坐在这圈人中間的一張沙发上。她的軟帽上的綠飄带垂在她的瘦小的肩膀上。她的一边肩膀聳得很高，为了使一只胳臂能在桌面上自由地作手势——这位七十五岁的老小姐身体已經抽縮得不成样子了。

“你这样是不对的，让我告訴你，你真不該这样作，盖尔达！”她用激动的、顫抖的声音又重复了一句。“我已經有一条腿埋进土里去了，我活不了多长时候了，而你却要……你却要离开我們，要永远跟我們分手……离开这个地方。要是这只是一次旅行么，只是到阿姆斯特丹去住几天么，倒也罢了……可是你却是永远不回来了！”她的一顆蒼老的鳥儿般的头顱搖动着，棕色的充滿智慧的眼睛变得忧郁起来。“自然了，你失去了很多东西……”

“岂止很多，她什么都失掉了，”佩尔曼內德太太說。“我們不应該太自私，苔瑞斯。盖尔达要走，就让她走吧，这是沒有办法的。二十一年以前她和托馬斯来到这里，我們大家都喜欢她，虽然她一直討厌我們这些人……是的，她一直討厌我們，不要否认这一点吧，盖尔达！可是托馬斯已經不在了，别的人……誰都不在了。我們对她算什么呢？虽然这使我們很痛苦，可是你还是走吧，盖尔达，願上帝保佑你，当年托馬斯去世的时候，你沒有立

刻离开这里，我們已經很感謝你了……”

这是秋天的一个黄昏，吃过晚飯以后；距离小約翰（尤斯图斯·約翰·卡斯帕尔）接受普灵斯亥姆牧师祈福，埋在城外矮树丛边上砂石十字架和家族紋章下面那一天也已經有六个月左右了。房子前边，雨点淅淅瀝瀝地澆在林蔭路两旁树叶一半已經落尽的树上。不时的吹来一陣疾風，把雨水冲到窗玻璃上。八位妇人都穿着黑衣服。

这是一次小小的家庭集会，一次告别会，和盖尔达·布登勃洛克辞别。盖尔达不久就要离开这里，回到阿姆斯特丹去，像从前一样跟她的老父亲一起演二重奏去了。她已經沒有什么义务留在这里了。佩尔曼內德太太对她这个决定并沒有再表示反对。她已經完全让步了，虽然在內心深处她对这件事是感到非常痛心的。如果議員的这位未亡人仍旧留在本城，如果她在社交界仍然保持着她的荣誉地位，不把她的財产移走，那么这一家人的姓氏就还能保留着一点威望……但是不管怎么样，安冬妮太太决定只要她活在世上一天，只要别的人看得到她，她始終要把头抬得高高的。她的祖父曾經坐着四匹馬的馬車周游过全国。……

尽管她过去大半輩子充滿坎坷，尽管胃病不停地折磨着她，她看去却还不像五十岁的人。她的肤色变得有些松軟蒼白，她的上嘴唇上——那是冬妮·布登勃洛克的美丽动人的上嘴唇——也长出一些細汗毛，可是掩在她的孝帽下面的光滑的头发里却仍然一根白发也找不到。

她的表姐妹，可怜的克罗蒂尔德，对于盖尔达的这次远行，正像她对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一样，表現出一副漠然、柔顺的态度。剛才吃飯的时候，她一言不发地足吃了一頓，現在坐在那

里，偶然拉长了声音和和气气地搭一两句話，像往昔一样削瘦，滿臉灰色。

伊瑞卡·威恩申克現在已經三十一岁了，她对于和她的舅母分别这件事也沒有表現什么激动。她經历过更痛苦的事，很早就学会了对世事逆来順受。在她的一对疲憊的水汪汪的藍眼睛里——这是格侖利希先生式的眼睛——流露出一副飽經忧患的、依順屈从的神情，从她那平静的，有时带些哀怨的声音中同样也听得出她这种心情。

讲到三位布登勃洛克小姐，高特霍尔德伯父的三位千金，她們仍旧像往常那样带着一副憤慨、挑剔的表情。两位大姐——弗利德利克和亨利叶特随着年紀的增长变得越来越瘦骨伶仃，而小的一个，五十三岁的菲菲，則显得又矮又胖。

尤斯图斯舅母，老克罗格參議夫人，本来也被邀請了，但是她并沒有来，她身体不舒服，也許还因为穿不出一套像样的衣服来，原因誰也說不定。

大家談論的話題是盖尔达的这次出門远行，她該乘哪趟車走，以及經紀人高什已經承担下来的这座别墅連同家具的出卖的事情，因为盖尔达这次走什么东西都不預备带，正像当初她到这里来一样。

以后佩尔曼內德太太談到了生活，談到生活中一些最严肃的事情，对于过去和未来都发表了一番議論，虽然对于未来本来是沒有什么好說的。

“是的，当我死了以后，伊瑞卡如果願意，也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她說，“可是我自己什么地方也待不了，我活一天，我們就要在这里一块住一天，我們留下来的这几个人……你們每星期到我家里来吃一頓飯……以后我們念一念家庭大事簿——”她

拍了拍摆在她面前的一个皮包。"是的，盖尔达，你把这个东西交給我保存，我很感謝。——就这么决定了……你听見了么，蒂尔达？……虽然由你作东道主来請我們，也一样很好，因为你的情况并不比我們差。事情就是这样的。人家这样忙碌奔走，拚命掙扎……而你却只是坐在这里，耐着性子等現成的。反正你是匹駱駝，蒂尔达，你不要生气我說这句話……"

"瞧你說的，冬妮！"克罗蒂尔德笑着說。

"眞可惜，我沒有能跟克利斯蒂安告别，"盖尔达說，这样話題又轉到克利斯蒂安身上。他很少有希望能从住在里面的那个病院出来了，虽然他的病情并不是严重得連自由行动都不可能。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对他的老婆更合适，正像佩尔曼內德太太說的，她老婆已經和医生勾結起来，看样子克利斯蒂安要在神經病院里度其余年了。

說到这里，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大家低声地犹犹豫豫地轉到新近发生的那件事情上，当小約翰的名字从一个人的嘴里吐出来的时候，屋子里又变得寂靜无声，人們只听到屋子外面唰唰的雨声越来越大。

汉諾最后害的这場病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大家怕談到它就像怕泄漏了一件极大的秘密似的。如果有人压低了声音半吞半吐地談到这件事，大家就都不敢再互相对看。以后他們又想到了最后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那个衣衫不整的小伯爵来探病，他几乎是强行进入病室里来的……汉諾那时虽然什么人也认不出来了，可是当他听見凱伊的声音，臉上却显出了笑容；凱伊一个劲地吻他的双手。

"他吻他的手了么？"三位布登勃洛克小姐問道。

"吻了，吻了好几次。"

这件事引得大家沉思了好一会儿。

忽然佩尔曼內德淌下眼泪来。

“我这样喜欢他，”她嗚嗚咽咽地說……“你們不知道，我多么喜欢他……你們誰也不像我这样喜欢他……嘜，对不起，盖尔达，你是他的母亲……啊，他簡直是个天使……”

“現在他才眞是天使了呢，”塞色密糾正佩尔曼內德太太說。

“汉諾，小汉諾，”佩尔曼內德太太接着說下去，泪水从她的松軟、蒼白的面頰上流下来……“湯姆，父亲，祖父和所有別的人！他們都到哪儿去了？我們再也看不見他們了，哎，这是多么慘酷无情啊！”

“还会見得着的，”弗利德利克·布登勃洛克說，一面把手紧紧在膝头上握着，目光低垂，聳了聳鼻子。

“不錯，人們都这样說……可是，弗利德利克有的时候，什么安慰也不能給人，有的时候——上帝饒恕我这么說——一个人对正义，对善良……对一切都怀疑起来。生活使我們心中許多东西都破灭了，使我們对很多东西失去了信心……再相逢……如果眞能这样……”

可是这时塞色密·卫希布洛特在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尽量站得高高的。她欠起脚尖，仰着脖子，敲着桌面，弄得軟帽在头上微微抖动着。

“一定見得到的！”她使出全副力量喊道，一面挑战似地望着所有在座的人。

这个女教师，她一生中需要不断地同理智产生的种种怀疑作战，如今她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站在那里；她駝着背，枯干瘦小的身軀因为信念坚定而索索地顫抖着，模样活像一个操有懲罰权的神情激动的先知。